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九一冊目次

天中記六十卷（二）（明）陳耀文輯　明萬曆刻本　〇〇一

天中記六十卷（二）

（明）陳耀文輯

明萬曆刻本

天中記二十一卷

確山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眞甫校

美丈夫

美而豔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　左文十六

容冶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王謂玉曰身體容冶口多微辭不亦薄乎玉曰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辭聞之聖人　宋玉風賦

好女　張子房之知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史記

冠玉　陳平少時家貧為人長大美色富人張負獨視偉平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以女與之後沛公以平為亞將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　本傳

如瓠　沛公略地過陽武張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　漢書

甚麗　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上

甚都　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　上

姣好　董偃始與母賣珠為事年十三隨母至館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射御年十八而冠入則侍內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

美麗　董賢字聖卿為太子舍人哀帝時為郎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哀帝望見悅其儀貌拜為黃門郎寵愛日甚出則參乘入御左右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褏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褏而起其恩愛至此

絕人　王商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來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相矣

如玉　陸閎字子春吳縣人揚之子也世為族姓篤行好學聰明有令德欲尚寧平公主辭疾不應建武中為尚書令閎姿容如玉喜著越布單衣光武升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固多佳人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謝承漢書　吳地記

如畫　馬援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　東觀記

偉麗　楊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謝承後漢書

狀異恒人　蔡邕字伯喈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遁逃山東以待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上

傅粉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世說）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魏畧）

倚玉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懐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世說）

積唐 李安國積唐如玉山之將摧（世說上）李豐字安國識別人物海内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黄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魏畧）

龍章鳳姿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别傳）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世說）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鷄群荅曰君未見其父耳（上）

無雙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晉書）

擲果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世說）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語林）

連璧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世說）

玉人 裴楷字叔則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貌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義理時人謂之玉人（晉書）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世說）

風塵外物 王衍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名士傳）總角嘗造山濤濤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晉書）夷甫容貌整麗妙于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王敦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世說）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墻殺之（八王故事）

璧人 衛玠在群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别傳）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世說）王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晉書）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墻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世說）

神仙中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

比神仙中人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桑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上 永和中劉惔謝尚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乂清標令上為後來之英粗可得方諸衛玠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桓彝亦云 江左名士傳 晉書

琳琅珠玉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世說

不復似世人 王濛字世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又酷貧帽敗自以形美乃入帽肆就帽嫗戲乃得新帽 語林 林公道王長史歛襟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長史為中書郎往王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嘆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世說

風槩 桓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鬢如反猬皮眉 眼 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晉書 世說 初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晉書

王舉 劉禹安即道真從子庾琮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 世說

遊雲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上

朝霞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姿神 荀羨字令則七歲隨父崧在石頭蘇峻愛其姿神恒置膝上年十五將擬國婚乃逃長沙監司追尋不得已尚潯陽公主風氣英秀明鬢眉俯仰眄睞容止可則 家傳

濯濯春月柳 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

神仙中人也 晉書

得葛無恨 鄱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聚絲絨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 異苑

兩玉人 宋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黑漆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為恨時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 南史

雙珠 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上

濟濟可觀 王彧字景文幼為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為

一時所推讓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㗖
毀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荅曰景文方謝叔
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宋書
藍田生玉 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
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將軍劉湛曰
藍田生玉豈虛也哉上
荊楚仙人 龔祈字盖道漢壽人也風姿端雅容止可觀
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荊楚之仙人也
風器 庾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虜使兼侍中
上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坐曰杲之為蟬冕所照更
生風采南齊

二雙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
阮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上
方何 褚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
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曰褚彥回
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南史
方嵇 伏曼容字公儀宋明帝好周易集群臣於清暑殿
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每以方嵇叔夜使吳
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梁儒林傳
衛杜在目 何炯字士光白晳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
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上孝行傳
風望 褚向字景政淵之孫翔之父也為侍中風儀端麗

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為衆所瞻望焉卒官外兄謝舉
為製墓銘云弘治推華子嵩慙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
韻者以為擬得其人上
精神之貴 崔㥄字長儒狀貌偉麗善于容止端嶷如神
後生第一 崔贍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采嶷然侍中李
神儁稱有風鑒晚年無子見贍嘆謂邢邵曰昨見崔㥄
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楊愔引為中書侍郎曰
昔裴瓚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于禁門出入宿衛
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愧裴子
二天人 崔子約長八尺餘姿神儁異潛觀梁使劉孝儀
賓從見者駭目武定中與兄子贍俱詣晉陽寄居佛寺

每退朝久立子約憑几對孝儀望俱華儼然相映沙門
竊窺之以為二天人也北史
面似蓮 張易之白晳美姿容與弟昌宗俱侍宮中皆傅
粉施朱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武承嗣等呼易之為
五郎昌宗為六郎楊再思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再
思以為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舊唐
秀整 玄宗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
於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語林
朝廷羽儀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賞歎之嘗謂揆曰
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人
稱為三絕唐書盧杞令揆入蕃既至蕃長曰聞唐家第

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郢人李揆爭肯到此怒
其拘留以此誤之也揆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
也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有所
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销倅看即下世一切
為空何第一之有 林語
王而冠 崔漼舉止秀峙時謂王而冠者子遠文采清麗
風致整俊人皆慕其為人目為衝坐飛言為席上之珍
也 唐宰相傳
生菩薩 薛調李瓆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為生菩薩
瓆俊爽人號為劔調寬恕而瓆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
協其性也劉元章罷江夏入朝以風操自仕一日調謁

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既去謂左右
曰若不見其 缺 也調為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
曰駙馬盍若薛調乎 林語
路巖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
於孔目吏邊咸日以技樂自隨宴于江淮都人士女懷
擲果之美號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巾裹蜀人見必効
之後乃剪紗巾之脚以異于衆也閭巷有眩服倚睿者
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比至[illegible]豚之肆見膾豕者
謂屠生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illegible]之比方良可笑也
端美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除山北節旄京
師咸重之謫曹唐遊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弟
子領東方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 鳳即鳳姿
可知也 北夢
水月觀音 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為祥
瑞號水月觀音 上 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筍班
王界尺 趙逢仕唐及梁卒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
異號曰王界尺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縉紳仰之 北夢
美男 晉獻公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
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
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 秦策
分桃 彌子瑕有寵於衛靈公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刖
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

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
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
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
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 韓子
色交 安陵君 楚人 以顏色美壯得幸于楚共王江乙曰以
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
不敝席寵臣不敝軒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 楚策 說苑 女
寵不敝席男愛不盡輪 真誥
前魚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泣
下以後得大魚而棄前之所得魚喻復得美人而棄已
注魏之陴臣 國 長孫佐輔古宮怨云重遠豈能勲沼鵠

棄前方見泣船魚于武陵長信宮云一從悲畫扇廢
泣前魚是皆作宮人用也似誤

男色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史佞幸傳）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漢書佞）

男寵 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晉志）

專寵 苻堅初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后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後冲進逼長安堅

遺之錦袍曰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載記）

習累 沈約懺悔文云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落淇水上宮誠無云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實生死牢穽和易洗拔（廣弘明集）

别榻 蕭韶字德茂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後為郢州刺史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餚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恥（南史）

柔媚 王義方彈李義府疏 云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階通達（文粹）

美婦人

娃媛 美女為媛（毛詩注） 娃嫿窕豔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曰嫿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窕故吳有館娃宮秦有榛娥臺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或謂之姣趙魏燕代之間曰姝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美狀為窕美色為豔美心為窈奕僷容也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或謂之僷宋衛曰僷陳楚汝潁之間謂之奕訪容麗曰媌形美曰嫿容媚曰姡南楚以好為娃肥骨柔弱曰媆娜頰妍美曰嫵媚容貌曰嬫（服虔通俗）

姣好也詩曰靜女其姣秦晉謂好曰娙娥[redacted]楚之外謂好曰嫷（說文）

有仍 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左昭二十八）

昌容 殷時有仙女名昌容隔窗見骨（帝王世紀）

玉女 紂囚文王于羑里散宜生受命而行究懷條塗之山有玉女三人宜生得之因費仲而獻之于紂以免文王（六韜）

赤烏 赤烏之人獻二女於天子女聽女列為嬖人赤烏氏美人之地也（穆天子傳 卷）

三為粲 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粲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國語

目逆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因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 桓二

驪姬 驪戎之女也晉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如其色必授之情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君子曰知難本矣 國語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 驪姬艾封人之子也 莊子 昔秦穆公與晉獻公共伐驪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驪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子也 成公 驪姬崔本作西施

破舌 獻公欲伐虢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 [illegible] 內美人而虞虢亡晉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韓非內儲

南威 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國策魏

三少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宣九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宣十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以夏姬行遂奔晉 成二 子反怨

之後與子重殺巫臣之族 成七 夏姬內挾伎術老而復壯三為王后七為夫人九為寡婦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鷄皮三少 [illegible]

尤物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 夏姬 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狼子野心竟滅羊舌氏 昭二十八

西施 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者國中得

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吳越）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脩明（卽西施鄭旦之別名）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矣乃嗟而目之若雙鸞之在輕霧沚水之涤[redacted]渠吳王妖惑忘於國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拾遺記）西施越之美女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越絕書）史頻皓齒形姣骨佳不待傅粉芳澤而性可悅者西施陽文也（淮南子脩務）西施之沉其美

也（墨子）嘉興縣南有女兒亭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生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杜牧之詩）西施山下有浣紗石（十道志）西施自窺於井不恃其美猶佐湯沐堯舜自窺於世不恃其美猶須才德冗中庸而距諫嫫母自窺於井以為媸於西施桀紂自窺於世以為賢於堯舜（鹽鐵論）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毛嬙先施哉（戰國策）使先施陽文吳娃傅予之徒嬿服而御（七發）莊齋物厲與西施司馬云夏姬誤

毛嬙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小爾雅）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則見者皆走易以玄錫則行者皆止（管子）

國色 天子誅鄭襄頹而立其弟叔術頹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頹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頹者而以為妻（公羊昭十一）

閭娵 魯君觴于梁惠王曰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戰國策）閭娵子奢夫之媒也（荀子）孫子賦閭姝子奢莫之媒兮（戰國策）謂閭娵為醜惡（楚辭七諫）嫫母與孟娵同宮後語作明娵集韻引荀子閭娵子奢

旋娟 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瓀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拾遺記）

吳娃 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見處女鼓琴（後漢作瑟）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史記）

朝雲 楚襄王遊雲夢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宋玉曰昔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皦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傾對曰我赤帝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陽精魂為草實為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

高丘之咀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
朝視之果如其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襄陽耆舊傳

東家遂登徒子以好色短宋玉於楚王宋玉曰天下之佳
人莫若臣里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
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
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宋玉賦

粉白黛黑張儀之楚見楚王曰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
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王曰楚僻陋之
國寡人未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乃資以珠玉南后鄭
袖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聞君將之晉有金十斤請

天中記　卷二十　十四

供芻秣張子請王觴之王乃南后鄭袖而觴之張子再
拜曰儀有死罪儀行天下遍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
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吾固以為天下莫若兩人
也 秦策

屋角擢且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為陰姬乃謂趙
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至境入
都邑察觀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臣未嘗見人如山中
陰姬者也不知者時以為神人若其眉目準頞權衡犀
角偃月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大悅欲請之
司馬喜歸謂中山君曰趙王非賢王也乃欲請陰姬王
宜立以為后以絕趙王之望中山君遂立為后 上

中相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
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
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
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
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
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
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
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
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
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
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

天中記　卷二十　十八

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
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
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
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郡於
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
負於夫人為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
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
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
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為佐乎君戒念之五
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illegible]嗣者烈王曰諾即召
之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illegible]幽王 越絕書

畫像 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敬
君常居飢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
念其妻遂畫其像向之嘻笑旁人瞻見之以白王王即
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
萬請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惶懼聽許 說苑
圖形 或曰平陳為帝解平城之圍其事秘而不傳予知之
耳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形閒遣人遺閼氏云漢有好
麗美女其容貌天下無有今皇帝困厄已馳使歸迎取
欲進於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
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
閼氏婦女有妬媚之性必惡女美人已說因謂單于曰

漢天子亦有神靈得有土地非能有也於是開其一角
得突出以計鄙秘不傳也 桓譚新論 漢書音義
金屋 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婚后長主還宮武帝
數歲長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
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曰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
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漢武故事 萬花谷作景帝問兒欲得婦誤
自痛不如 尹夫人邢夫人同時并幸武帝有詔不得相
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
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
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
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
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
痛其不如也 史記外戚世家
絕世 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侍武帝起舞歌曰北方有
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
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
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
得幸李夫人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漢書
麗娟 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
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
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

塵垢污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縈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
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
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也 洞冥記
趙飛燕 世祖揚霓拂騎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
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
以卑婢趙飛燕置屬車間豹尾中 晉輿服志
燕趙 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五
以上二十以下年滿三十者出嫁凡諸宮美人選二百
人常從行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恆
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侍尚衣軒者亦如之
漢武故事

玉女武帝在井泉宮有玉女降常與帝圍棊相娛女辛姿端正帝欲悅乃逼之玉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故漢書云避暑井泉宮此其時也洞冥記

臉若芙蓉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司馬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於世西京雜記

昭君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世說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西京雜記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元帝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世說錢蕭娘昭君嘆云早信丹青巧重貨洛陽師千金買蟾鬢百萬寫蛾眉松窗雜錄

飛燕合德馮萬金善歌世事江都王王孫女嫁江都趙曼萬金又事曼因與主通曼有疾不能近婦人主有身恐乃稱疾一產二女歸於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冒姓趙氏宜主聰敏家有彭祖方脉之事善行氣微長而纖腰舉止翩然謂之飛燕帝幸之曰豈若有節柔若可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合德美容體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詞輕緩可聽新沐膏九迴沉水香為卷髮號新興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噴嘖嗟賞淖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既進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謂樊嫕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飛燕外傳

體無疹粟飛燕初居貧與妹合德共被嘗通鄰人羽林射鳥者夜露雪立閉息順氣體無疹粟射鳥者以為神仙上

唾花飛燕與其妹婕妤坐后誤唾其袖合德曰姊唾染人紺碧正似石上花假令尚方為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乃號石華廣袖上

體香趙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荳蔻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嫕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上

昭陽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西京雜記后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漢書

妖態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後漢

身小虎卑私喜與友人燕仲伯欲入武關仲伯以其婦

有姿色恐有强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嘉責怒仲偶
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輒爲求哀言
其病遂脫 東觀漢記
惠而有色 甄后惠而有[illegible]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
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
年破賊正爲奴 世說 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女紹
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
舍 魏略 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
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
復死矣遂納之有寵 魏略 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曹公
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眞謂書

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魏氏春秋
感甄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
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
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時已爲
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
植還度轘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
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
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歡情交集豈常
辭能具爲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覩君
王爾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珮
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

得妾於子建安二年春正月曹操征張繡繡降其季父
濟妻國色也操以爲妾繡由是謀叛襲操七軍大敗之
殺其二子 袁宏漢紀 國志繡濟族子
鍼神 靈芸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芸年十
七容貌絕世時文帝選良家子入宮靈芸別父母歔欷
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即
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色矣帝改靈芸之
名曰夜來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深帷之內不用燈燭
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 拾遺記
四絕 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
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製蟬鬢縹緲如蟬[illegible]故曰

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
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絕 古今注
絳樹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善於宋臈 文帝與繁欽書
神女 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爲
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爲神女敬而遠之有
司聞於吳王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
人寫之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虎魄如意撫按嗟曰此
神女也愁貌尚能惑人況在歡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
于後宮果以姿色見寵
四姬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
之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

名紫華四名洛珍
刻像 孫皓以珠作女為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
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
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從有女否答曰布大
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
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會夫人死皓哀愍思
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為
侍衛 江表
[illegible]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
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
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喭粲粲不哭而神傷嘏

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
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
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 世說
[illegible]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
璅中看見壽說之恒懷有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
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蹻捷絕人踰牆
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
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
月不歇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
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
人脩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

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
女妻壽 別傳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
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贊曰壽字德真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
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 注 騫弟雖與其子娶爭
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從弟以此獲識於世 晉書
章丹陳珠 夏統從父祀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
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吞刀吐火繞
破籥而走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
惋螮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
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

頸陷華父之眼柰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
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
床上被髮而卧不復言 上
六劉 劉聰使大鴻臚李弘拜太保劉殷二女為左右貴
嬪長曰英字麗芳次曰娥字麗華又納殷孫女四人為
貴人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絕世女 [illegible] 且太保於
朕實自不同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 [illegible] 聰大悅
賜弘黃金六十斤於是六劉之寵傾于 [illegible]
二靳 劉聰如中護軍靳準第遂納其二女為左右貴
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 晉
氏有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慙恚自殺

閻薛張天錫疾篤二姬並有國色天錫謂曰吾死
之後汝二人豈可更為他妻皆曰尊若不諱妾請効死供
前誓無他志二人自殺天錫疾瘳追悼二姬贈以夫人
禮
陳玫晉元興末魏郡民陳氏女名玫家在查瀆年十六
笄疾之歲父母相繼死沒唯有一兄傭賃自活女容色
甚豔鄰中士庶見其貧弱競以金帛招要之女乃弁貞
操未嘗有許後有盧循之亂
迴意以被害
化生邢巒在漢中時掠良人為奴婢賞眾與巒有隙與
元暉共計令崔亮劾之巒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

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
大悅乃背景為巒言於世宗遂得不坐魏書
美人石梁石靈寶木餘姚人寓居武康生女有姿容齊
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為武
帝采女生帝為脩容改姓阮氏拜其父為朝請時人
以名其所居之溪曰阮公溪溪中有大青石曰美人石
南史后妃
重臺蓮梁吳興蘇氏女嘗於霅溪西南岸遇道士以小
龜遺之光彩五色曰三年有徵蘇適章景明生女名要
兒為陳霸先後因名其地曰貴涇浦又曰章浦其中生
重臺蓮花識者云主出美人後果生后后生紫光照室

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
每有婦功之服則一爪先折陳書后妃
光彩照映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鬒黑如漆
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閑雅容色端麗每瞻視
眄睞光彩溢目照映左右陳書
司花女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騃
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蔕迎輦花帝命寶兒
持之號曰司花女隋遺錄
秀色一日帝將登鳳舸凭殿腳女吳絳仙肩喜其柔麗
不與群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
不自禁由是殿腳女爭效為長蛾眉帝憑倚簾視絳仙

移時不去顧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餐如絳仙真
可療飢矣時越溪進耀光綾帝獨賜司花女泊絳仙他
人莫預也殿腳女自至廣陵悉用備月觀行宮由是絳
仙不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獻合歡水果
一器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騎馳賜絳仙遇馬急搖解絳
仙拜賜因附紅牋小簡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
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悅顧黃門曰絳
仙如何來辭何怨之深也黃門言其故帝曰絳仙不獨
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何謝左貴嬪乎上
來夢兒煬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方
能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聳支節

然後成寵衍婆名為求長生也日當口誦呪占之帝服
日啓迷懵之題云默默愁役骨節緊病欲成須知治
岳鬒鬚半為多情 七
飲乳侯君集既誅錄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
其狀曰自奇已來常食人乳而不飯又君集之破高昌
得金算二其精御府所無亦隱而不獻云時并得焉 唐曆
語林
花鳥使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艷態者名花鳥
使主宴 天寶
素面朝天 玄宗妃楊太真姿質豐艷知算過人每倩盼
承迎動移上意 唐書 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謔浪巧

天中記 卷二十一 二九

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
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同日拜命皆
月給錢十萬為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衒美艷
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
上馬入宮門却[redacted]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楊妃外傳
明秀 梅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粧雅服而姿態明秀筆
不可描畫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
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
自以為不及 梅妃傳
秀曼都雅 韓弘為汴帥惡李光顏力戰陰圖撓屈遂於
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
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顏
冀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詔朝光顏乃大宴軍士命
使者進妓之至秀曼都雅殆非人間所有一軍驚視光
顏乃謂來使曰令公憐我久離室家捨美妓見贈誠有
以荷德也然今戰卒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獨以
好色為樂因涕泣嗚咽厚酬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
還 唐書
飛鸞輕鳳 寶曆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
曰輕鳳修眉黟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不汗體上琢
玉美容以為二女歌舞之歌聲發如鸞鳳之音及觀
於庭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

天中記 卷二十一 三一

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
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杜陽編
純絕無誠宜宗恩顧特異許以為相令狐綯所忌連從
之鎮皆約綏其入相 此言 也誠思有以結綯在北門得
一姬色非人所有者盛飾珠翠專使獻綯綯一見心為之
動謂其子曰尤物必害人畢太原於吾無分今以是餌
吾將傾吾家族也一見立返之使人不敢停留驛候誠
意誠又遲血書輸啓事於綯綯終不納乃命與貨之東
頭醫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乃舍上
堂坐之玄伯執賤役以事之踰月盡得其歡心焉乃進
於上上見大悅之寵遇之 自是 伏火丹進以市恩

舉止衣作之曜也英宗即位與山人王告道士
處仙是供奉市 東觀奏記
宵娘 李后主宮嬪宵娘纖麗善舞后主作金蓮高六尺
作品色瑞蓮令宵娘以帛纏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
素襪舞蓮中回旋有凌雲態唐鎬詩云蓮中花更好雲
裏月常新因宵娘作也自是人皆效之 道山清話
保儀 後主保儀黃氏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盼擧笑無
不妍好其書皆佚記皆出於天性 江南唐
花蕊夫人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
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宋祖
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
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个是男兒祖悅
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纔數萬爾 後山詩話 花蕊夫人入宮
太祖幸之晉王以為大點一日與宋祖獵于園中射殺
之 鐵圍山叢談

瓊仙 南漢劉鋹才人名瓊仙 五國故事
不如亮 顏亮侍寢加恩不如者長安貧家女悲麗事
昇出入打毬縱獵出入無不從之亮死亦被殺 清異錄
青琴 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閑都靚粧刻飾便
嬛綽約 上林賦 而成青琴被治之林而必候盛飾以增麗
明腸將眞能天才纔朗而實行賢詩以廣智

醜丈夫
醜 耗土之人醜 家語 仳催嫫母倭傀顏頞頞䫉頞顛䫉
也 賈誼
異貌 伏羲牛首女媧蛇軀皐陶鳥喙孔子牛脣 潛夫論
頗惡 禹長頸鳥喙面目顏色亦惡矣天下從賢之 尸子
嫫母 醜男嫫母醜女鍾離春 家語 法琳 以湯文與嫫
母爭麗玉賦與醜鷹較妍 鄒陽集
駘它 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之
與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
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是必有以異乎人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 莊子德充符

鄭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
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
如至惡尤乎愛也 呂氏春秋 去尤
雒糜 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雄顙廣顏色如漆赭
眼鼽鼻長肘而䟴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
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
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
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
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
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交之走於陳
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 呂氏 過

支離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莊子人間世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甕㼜大癭德充符

不相　唐舉相蔡澤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史記　史秦相蔡澤欽頤折頞史記　澤欽頤蹙頞生注　頞鼻莖也

貌陋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六尺面貌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illegible]臣竊行過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子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子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孔叢子

眩名　承宮字少子朝廷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敕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可以示遠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後漢

異貌　汝南周燮顩頤折頞狀醜駭人母欲不舉其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興我宗者必此兒也遂育之汝南先賢傳　後漢書

形陋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荅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世說

貌寢　王粲容狀短小有異才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魏志十一　二　初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搏物記

貌醜　左思貌醜顇不持儀飾續文章志　思貌醜陋而口訥晉書　少中絕醜效潘岳遊遨於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世說

投石　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滿車語林

其醜　劉伶字伯倫長六尺貌甚醜悴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晉書

真猴　宋何尚之與顏延之少相狎好為謔調二人並坐小何嘗謂顏公為猴顏亦以何為猴嘗共遊戲西池顏問路逢二人誰似猴路人指何為似延之大喜人曰彼似猴爾君乃真猴也談藪　宋書

短醜　張融字思光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髂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南齊

陋　小晉安王戍石頭尚從事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

學俱長兼有行皆欲令〻與吾安道處捨曰臣外弟徐摛
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
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為侍讀（梁書）
生犀陸驗為少府丞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
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以驗為生犀（南史陸驗傳）
奇醜昔王沘國有民婿面奇醜婦國色鼻鼾堵乃求媚
此婦終不肯迴顧遂往西而無假名香而燻之遂入其
室婦既聽豈知分香臭哉（金樓子）
無情宋游道使氣黨俠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
斗形惡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李構嘗因遊道會
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

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
之諸然如舊（北齊書）
歷頭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聳膊成
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亦嘲之
曰索頭連背煖漫襠畏肚寒祇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
太宗斂容而笑曰詢此嘲得不為皇后邪（本事詩）貞觀十
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
或指之許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
（舊唐）
許郗許欽明與郗處俊鄉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
而盛飾車馬以游里巷京洛為之語曰衣裳好儀貌惡
不姓許即姓郗（兩京記）
鬼貌盧杞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唐書）
崑崙彥超吐渾部人也父亮彥超即漢高祖之同
產弟也嘗冒姓閻氏體黑面胡故謂之閻崑崙（周史）

醜婦

嫫母黃帝納醜女號嫫母使訓宮人而有淑德奏上德
之帝周游行時元妃嫘祖死于道令次妃嫫母監護
于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為方相氏（軒轅本紀）人之於色也
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
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呂覽）西
施嫫母而不得見今嫫母勤眉而入侍（七諫）軒皇愛嫫母

之醜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賀陽
文之婉姿（劉子）
仳倠腃膝嗁嬌蘧篨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
母仳倠也許仳倠古之醜女（淮南子修務）仳倠醜面也（說文）
蘢蓯琦於鈍案今隴廉與孟娵同宮注云隴廉醜
婦也孟娵好女也（哀時命）
效顰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
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
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
（莊子天運）
傀儡之嫮西施𦐊毀者不能飾其好嫫母倭傀善聚其

不能掩其醜德論子講
[厚送]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
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
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
吐曰吾肉善如量而去吾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
之尚猶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
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韓詩外傳
[卬鼻]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也其爲人極醜無雙臼
頭深目長指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
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於是拂拭短褐自
謁宣王宣王方宴於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曰此天
大口吕　卷三　三二
下強顏女子也宣王召見揚目銜齒謂有四殆宣王胃
然而嘆納之爲后列女傳
[項瘤]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大瘤故號
宿瘤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此奇女
也命後車載之歸告諸夫人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還
其至也宿瘤駭宮中失貌不能自止女與衆言閔王大
感以爲后上
[五逐]齊孤逐女者即墨之女也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
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
王輟食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
禮何足爲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

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見與之語而悅之遂以爲
齊相上
[登徒妻]登徒子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
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好色賦
[允婦]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
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桓範至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
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既欲出
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
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
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
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世說
天甲記　卷二　三十八
[卑下]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
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
而令婦人比蹤英傑上
[酒家婢]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
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皤腹寢惡之
狀舉世所無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前世言宿
瘤蒙愛信不虛也朝野僉載
[美醜]張郎中又新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鄘
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
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
必求之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愜

心腸以笏觸之曰君何太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
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張楊歷
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耶曰然然則我得
醜婦君詎不聞我耶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
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
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本事詩

長人

【骨節】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
聘且問之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
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
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防風

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
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今爲大人客
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
者不過十尺數之極也

【身橫九畝】文公十年冬十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
也第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
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穀梁
十一年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
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 左傳 長
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
春秋考異郵 長狄長蓋五丈餘也

【十尺】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如之
卯望之如斗 春秋演孔圖

【一丈】伍子胥見吳王僚僚望其顏色甚可畏長一丈大
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胥知王好之
每入語倍有勇壯之氣 吳越春秋

【大人十二】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
尺 關中記長白尺身 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天戒若曰
勿大爲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
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賢聖築
長城故大人見於臨洮明禍亂之起 前漢五行志 鑄金狄人十
二各重二十四萬斤立阿房殿前 三輔舊事 昔大人見臨洮

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天下大亂卓身滅抑有
以也餘二人魏明帝欲徙詣洛陽清明門裏載至霸城
重不可致便留之 英雄記 後石季龍徙之鄴苻堅又■入
長安而銷之 關中記 銅人翁仲其名也 漢書

【阮翁仲】翁仲安南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異於常
人少爲縣吏爲督郵所笞歎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
書史秦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
以爲瑞翁仲死遂鑄銅爲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
奴至有見之者猶以爲生

【石渠獻】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六尺 華陽
本紀

巨母霸王莽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母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者也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更其姓曰巨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漢書

長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銚期薦於光武有事精勤遂見親識每

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後歷官司徒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勑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後漢書

魁岸郭太字林宗身長八尺儀貌魁岸善談論聲音如鍾後漢紀

温偉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餘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後漢書

八尺諸葛孔明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蜀志

見襄武咸熙二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二丈餘脚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魏志

長七尺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張靖曰令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妄召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蒲坂津監寇登於河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七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祖沖之述異記

丈八苻堅以乞活夏默為左鎮郎胡人護磨那為右鎮郎命八申香為拂盖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崔鴻前秦錄

二丈敦煌西北大秦國海心無憂遇篝風不經二十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必若

憂患遠離三春士人賢直男女皆長二丈端正國主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前秦錄

骨長丈六神武時盧曹率其徒自蜀入海島得長人骨以觸䐰為馬阜脛長丈六尺以為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壯樂之未幾曹遇疾炯聲聞於外延及海盡為黑遂死北史

身長七尺盧文進幽州人也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至江南李氏封范陽王贈至大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十尺陸游南唐書

長丈二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二日留斗餘行從則倚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頃以之

詔廉之履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攉其聚民乃卧而泛河之至尋仙橋專舟焉 [illegible]

龍伯佻人 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帛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 河圖玉版

朴父 東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腹圍百輔天初立時使夫妻導開百川濊不用意謫其夫妻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彰其牝氣息如人不畏寒暑不飲不食須黃河清復更使其夫妻導百川 神異經

東夷 東夷長人者類長三丈銀牙鉤爪黑毛覆身不衣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

支提 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三足一手當胸手足各三指 神異經

大人 大人國人長丈五尺後得長勝好騎駱駝 外國圖

丈五六 晉永嘉五年有鸞鳥集于始安縣南其里之豫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尺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以一丈五六尺也又平州別駕高會語云倭國人嘗行遭風吹度大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箭殆將從此國來也 述異記

短人

帝舜 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貢短桀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楚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 荀子非相

黑短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二人怒甚詞本山之神晏子謂宋相湯與伊尹也為言其狀湯皙容多髮伊尹黑而短即所夢也景公進軍不聽軍鼓毀公懼散軍伐宋 博物志 晏子 [illegible]

七寸 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劍持刀罵詈瞋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群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荅曰昔秦胡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傷版齒昔李子敖於鳴鵠嗉中游長三寸三分 博物志 有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鵠所吞居鵠腹中三百年不死 神異經

未詳 郭人呂人代鄭滅紀於鄭從鄭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左傳

使楚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宜使楚矣 晏子

眇小 孟嘗君之趙趙人出觀之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
也今視之眇小丈夫耳 史記
短小 齊遣淳于髡到楚爲人短小楚人甚薄之謂曰齊
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
劍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說苑
巨靈 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上疑其山精常
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次何忽
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使臣來告陛
下以吾之法唯在清淨不宜躁擾彼五年與帝會巨靈終
不見 洞冥記
尺二 漢光武時穎川張仲師長一尺二寸 蔡文 沈約問劉
入以尼 卷六 星
杳云何承天纂奇傳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
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宋
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
一如杳言 南史
小吏 張重字仲篤南郡人也明帝永明元年舉孝廉送
京師下月朝于德明殿帝怪其短小問曰何郡小吏答
曰昔子奇十六爲河東太守甘羅十二爲秦相陛下欲
得才耶抑將稱骨度肉也帝嘉其善對賜以金帛 東觀記
上州東名
短陋 周舉字宣光㚣貌短陋有晏子之風 汝南先賢傳 博學
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

後漢
黝歙短人 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
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謡俗論具以事
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
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還本國 宋書
諸夷中天竺下
甚短 山濤子淳字子玄允字叔真並少尪病形甚短小
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
自以尫陋不肯行濤以爲勝已乃表曰臣二子尫病宜
絕人事不敢受命論者稱之 晉書
短軀之用 齊孟業有盛名於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
入口比 卷二 四八
召爲法曹見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其斷決之處乃
謂業曰卿決斷之明可謂有過軀之用 國典略
三短 李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
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北史三十一
短禿 阮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常
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
入室即見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入王家■坐
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周文帝撫然大笑
短人行盾 長孫元同幼有機辯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
衆莫能當高密公主乃云我段家兒郎亦有人物走令
喚取段恪來令對玄同段恪雖微有詞其儀容短小召

至始入門玄同即云爲日已暗公主等並大驚怪云日
始是齋時何爲道暗玄同乃指段恪若不日暗何得短
人行坐中大笑恪面大赤更無以荅（啟顏錄）
功德寳髡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偉
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偉曰既已短肉
又復精光豈不大有功德寳即應聲荅曰公自有大功
德因何道他人問其故寳曰公樂工小來長高又問長高
之意寳曰公身長如許口脣尚甚豈不是長高衆皆大笑
同上
短向上　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
下裴信爲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

向上裴信曰若怪即曳向下衆人皆大笑（國史補）
眇小黑觜　李希烈叛閉播盛稱李元平德宗拜汝州別
駕始至募王棨郭從隍希烈陰使亡命應募縛元平馳
見希烈遺矢于地希烈以其眇小黑觜戲李充淡曰使
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耶因嫚罵曰宰相使汝當我
何待我忽耶（唐書）
七尺　□□偷身短而廣身對鑑自嘆曰七尺之身何如
一人之詔叔皆第同婚四人秦王慕容隙保極戲謂人
曰六尺一簡中人及第以絲輸短陋故謂之半人（世說）
焦僥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五十
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列子湯問篇）周饒國其人

短小冠帶一曰焦僥國（山海經）焦僥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
則偃背風則伏眉目俱足但野宿（林邑國記）有小人國名靖
人（山海經）焦僥極麽諍人唯小四體俱足眉目才了（郭璞贊）周長
安中嘗見有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焦僥
人也（南部新書）
蛺蝶　東方有人其長三尺君長出行尊威儀有若中
國人又有小人如蠖站手撥之滿手得二十枚（鬼齋）
中偷國倭南有侏儒國其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
餘里（□□）
短人國　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二尺衆古多去
康居可萬餘里（外國圖）

陀移　貞齋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廣延之國人
長二尺（拾遺記）
小人　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圍如長朱衣玄冠乘
軺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辛楚終不
爲蟲螫所咋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蟲（神異經）
鵠國　西海之中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自然有禮好經
綸跪拜壽三百歲行人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
畏鵠鵠遇吞之亦壽三百歲在鵠腹不死而鵠一舉千
里（同上）

肥

豬肚　豬大人腹肥多肉也腴腹下肥也（說文）

瑚海吞舟之魚至寶心如脯腊練綃無遺肥膚三尺
孫子
癡肉 楚莊王圍宋子反乘堙而闚宋城見華元曰子之
國何如華元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吾聞
圍國者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
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
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 公羊宣十五
戰勝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美車
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
王之言勝故肥 尸子
義勝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
天中記 卷二十 四十
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
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
之義勝故肥 韓子
食言 魯哀公至自越郭重僕孟武伯惡重曰何肥也公
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公與大夫始有惡 左
食糠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常
縱平遊學平為人長而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
若是其嫂疾平不視家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
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 漢書
如瓠 張蒼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
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 上

副腰 東平憲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日日旨問
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
腰腹矣 後漢
代兄 梁郡車成字子威兄恩為赤眉賊所得欲烹之
成叩頭曰兄瘦我肥欲得代之賊感其義俱放之 謝承書
東觀記臨淄倪萌字子明為赤眉所得事同
代弟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孝
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
如孝肥賊大驚並放之 東觀記
脂流 王允使呂布等誅董卓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
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
天中記 卷二十 五十一
積日 英雄記
飛凱 曹操父嵩在太山操令太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
州陶謙密遣數十騎掩捕嵩家懼穿後垣先出其妾肥
不出乃匿於廁與妾俱被害 世語
不能 郡縣有一人失姓名食噉兼十許人遂肥不能
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被縣令故義共傳食之一二年
中一鄉為儉 博物志
服肥 吳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
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
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
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曹洪王忠亦曰將軍必

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
敢輕我吾斬爾遂罵坐賓案劍肉曹子丹汝非屠机上
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質別傳）
肥奴　司馬懿委免曹爽桓範踰城出為爽畫二策爽不
能用範怒爽曰肥奴曹子丹好人生五六頭肉今桓範
隨卿滅門也（魏志今本無）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豚犢耳（袁氏）
孝秋
千斤荀業為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為千斤武帝為稱之
難貞大乃作一大秤掛壁業入見武帝曰朕欲自秤有
幾斤業答曰陛下欲秤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秤業
果得千斤（語林）

自娛　孫權問諸葛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
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己而已（恪別傳）
食糠　王戎子綏字萬子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
肥愈甚年十九卒（晉書）
肉蟲　司隸校尉高平滿奮字武秋豐肥肉瀆膚裂每至
暑夏輒膏汁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燃照炎灼發於屋
未奮大惡之悉殮而埋之暨永嘉之亂為胡賊所燒皎
若燭光（異苑）
納李　趙伯翁肥大夏日醉臥孫兒緣其腹上戲以李
八九枚內臍中至後日李大爛汁出乃自謂家人曰我
腸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兒所納李子也（笑林）

忽肥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
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
來滓穢日去耳（世說）
八伯　兗州既有八伯之號其後更置四伯大鴻臚陳留
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陳留史疇以大肥為笨
伯散騎常侍高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盧陵太守羊聃
以狠戾為瓚伯蓋擬古之四凶（晉中興書）
狂癡　沈昭畧字茂隆性狂儁使酒仗氣無所推讓嘗醉
晚日負杖携家僮子弟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
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畧耶何乃
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柰何王
約柰汝癡何（南史）

肥婢　明皇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後
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殢
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帝
為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
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
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楊妃外傳）梅妃以楊妃
之寵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召至翠華西閣敘舊愛
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至上匿之遺舄并翠
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
誠恐太真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

也
腹垂過　珪為幽州節度安祿山盜羊事覺守珪
剝坐欲　之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兩蕃邪何為打殺
祿山守珪　其肥白壯其言而釋之令與鄉人史思明
同捉生行必捉獲拔為偏將常嫌其肥以守珪威風素
高畏懼不敢飽食以驍勇聞遂養為子晚年益肥壯腹
垂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
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焉祿山肚大每着
衣帶三四人助之兩人擡起肚猪兒以頭戴之始取裙
褲帶及繫腰帶玄宗寵祿山賜華清宮湯浴皆許猪兒
等人助解着衣服然終見刺者猪兒也錄唐

肥醜　中宗與群臣宴飲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
體肥醜據地搖頭睆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
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新唐
胡明王琪張亢同在南京晏元獻幕張肥大王以太牢
目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有米綱至八百里村
水淺當剝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剝也張曰未若
三千年精矣昆水族謂琪嘗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
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歸田錄
肥喘　脩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
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應於其中石學
士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
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布袋　和尚明州布袋和尚形裁腲脮蹙額皤腹蓋彌勒
化身也雜記
不澤　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適子懷於
赤子　慈母喻於荊情相往來也淮南
氣肥　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論物理
肥腯　梁益之間凡諦其肥盛謂之腯方言
瘦
臞約　臞瘦也臞省約少之言也釋名臞瘠也瘠瘦也
毀行　瘠行之人皆而瘠周禮司徒
堯瘦　神農形顇堯瘦將欲利萬人也文子

羸甚　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
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床
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
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左襄二十一
心憂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
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
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
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
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
雖瘁臞猶未益集林
悲思　和熹鄧后自遭大憂及新野君仍喪諸兒常悲傷

思慕羸瘦骨立不能自勝 東觀漢記

瘦貴 張氏得鈞何氏得笑故三輔舊語曰何氏笑張氏鈞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有肥人輒貴瘦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鈞笑知凶吉以肥瘦知貴賤 錄異傳

瘦甚 楊彪見漢祚將移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後漢書

瘦恨 呂布得脫曹操攻呂布於下邳呂布登白門上城陷士擒以省操布曰明公何瘦操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操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見也 獻帝春秋

雞骨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床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世說

好語 衛玠好言玄理素抱羸疾母恒禁其語 晉書 別傳

更瘦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桓問之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恨於破甑 世說

苦瘦 江崇求務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明干時南平繆士為江安令喪官至其年末崇在廳上忽見一人從外入云繆江安通法崇法崇知士巳亡因問卿貌何故瘦苦曰我生時所行甚不精惡今繫苦役窮極理盡 幽明錄

帶移孔 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武帝終不用乃與徐勉書陳情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請三司之儀帝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梁書

獨瘦 韓休為相當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玄宗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去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唐書 通鑑

說法馬留 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無名子結為一社紀

嘲士大夫無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豬嘴關呂惠卿察訪京東呂質清瘦語話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呼為說法馬留又秦為七字曰說法馬留為恭話社中彌歲不能對一日邵箎因上殿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捲鬚社人名為秦氣獅子仍對曰凌氣獅子作知州惠卿銜之諷部使者發以他事擊社人為羅織 語馬蓋盡優人呼沐猴之名 古今詩話

形體

形體 身伸也可屈伸也形有形象之異也軀區也是眾名之大總若區域也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 釋名

參天地 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道尚由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 文子

像法 人頭圓像天足方法地五藏像五行四肢法四時九竅法九分目法日月肝仁肺義腎志心禮膽斷脾信膀胱共雖髮法星辰節法日歲腸法鈴 孝經援神契

五藏 推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腑何謂五藏情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腑咽喉量入之府胃曰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 韓詩外傳

精氣形者生之舍也精神者所受於天形體所稟於地也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 淮南 文子

生而 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眉如八彩者也其跳者踦也扁者枯也言皆不善也 尚書大傳 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淮南 且

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

參年子 荀子 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皋陶馬口孔子反羽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脇為諸侯霸蘇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仳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 論衡

老子 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疏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 史記

孔子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

顙其頭似堯其項似皐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
及禹者三寸纍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
而嘆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家語 老萊
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
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
曰是丘也 莊子
甘蠅子產月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魚又
角 晉
易貌子思見齊君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
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
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聖舜

身脩八尺有奇面頟無毛亦望為之武及周公勤思
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 骭肝也 不以鬚眉美
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 孔叢子
惟之 寓龜上欲以馬四為相問子順曰四為人梗梗亮
直之丈夫也 願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
者必體方而心圓臣見馬四非不偹其體幹也然甚疑
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謟得罪 上
法貴武帝諱雄字仲雋姓祖第三子帝生長八尺三寸
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連雲鼻
如龜龍口如方器耳如相望法為貴人位過三公不疑
也 晉書 李

奇表 [illegible] 長七尺八寸 [illegible] 八眉左耳有奇表 [illegible]
如冉形手握二公之字 別傳
堂堂韋溫琪少從黃巢為盜巢敗溫琪走滑州顏其狀
魁壯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
援而出之又自經於桑林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
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 五代史
銅筋鐵肋 鄧艾字伯翊秦人也身長八尺雙目有紫稜
開合閃閃如電聲如虎吼以力雄人鄰牛方鬬不可擘
介其斧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弗能舉兩手持之行泰
定末德王為之會丞相格其事撫環視四體歎曰天生
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

也遂入王屋山為道士
人為貴 中黃道君曰天生萬物人為貴也人身包含天
地無所不法故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膽為天子大道君脾
為皇后心為太尉左腎為司徒右腎為司空封八神及
臍為九卿珠樓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為二十
七大夫四肢神為八十一元士合之百二十以法郡縣
也又肺為尚書府肝為蘭臺府 緯五符
三官為道當調三官以為天閱足為地閱手為人閱三
官調則五臟安五臟安則舉身無病 黃帝
精則 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竭則

消妄有名者之謂明之紀

十二官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在兩乳間為海之氣脾胃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凡十一官不得相失脾胃一藏共一官 內經素問

得強 五藏者身之強也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胸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筋將憊矣得強則生失強則死 上

臟神 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明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庭膽神龍曜字威明 黃庭經

五入 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為五入 內經

狀貌無寄 庾曼少聰慧家富于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曼必為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兢江陵卒致餓死時人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南史庾果之傳

天中記二十一卷終

天中記二十二卷

胡濙陳耀文晦伯纂
四明屠隆緯眞甫校

頭

頭 頭獨也處體高而獨尊也首始也 釋名 首頭也

頒顙 大頭也顆小頭也 說文

神居 頭者神所居上圓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其大

頭長 一尺二寸 元命苞

精主 頭者精明之主也 素問

牛首 神農牛首伏羲人頭蛇身 帝系譜

長頭 湯長頭而寡髮 晏子

授棘 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 左傳

沉首 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睹夢見五丈夫倚徒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斬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具在公令厚葬之 晏子

飲器 知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 國策 智伯身死三國分其首以為杯 韓子 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 韓非子 襄子擊知伯斷其頭以為觴 呂覽 智伯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溲器 老子

三頭相咬眉間尺逃楚入山道逢一客客問曰子眉間
尺乎荅曰是也吾能為子報讐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
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耶客曰須子之頭并子之劍
天乃與頭客與王王大賞之即與鑊煑其頭七日七夜
不爛客曰此頭不爛者王親臨之王即看之客於後以
劍斬王頭入鑊中二頭相齧客恐尺不勝自以劍擬頭
入鑊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
湯肉而葬之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名曰三王冢也吳越春秋
梁惠王徙都于宋城號梁王為眉間尺任敬所殺三
人同塋故謂三王陵[illegible]
小頭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
天中記　卷二十二　二
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
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
面銳者敢斷决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
轉者執志彊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
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
從其計戰國策
持頭往謝周末巴國有亂巴國將軍蔓子請師於楚許
以三城楚王與師蔓子既平巴國既而楚遣使請城蔓
子曰吾城許子之君矣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乃自
刎以頭授楚子楚子嘆曰吾得臣若巴蔓子何以城為
乃以上卿禮葬蔓子頭巴國葬其身亦然巴州圖記

物降荊軻謂樊於期曰今得將軍之首與燕地圖奉王
必喜而見軻軻將左手把其袖右手椹其匈則將之積
忿除矣於是起把腕執刀曰是日夜所欲而今同命於
是自刎頭墮背後兩目不瞑以函盛於其首與軻入秦
燕丹子
無頭佳漢武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
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胷
中語曰戰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無頭佳乎
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異苑
敕定長安人至德中從崔光遠入蜀討段子璋有功封
嘉祥縣公後又平賊單騎鏖戰已喪其元猶斷而戍
天中記　卷二十二　三
至蘇下馬沃盥適浣沙女語云無頭何以盥為遂還作
居兵葬之溪上廟祀之杜甫歌咸都猶有花卿亭語
小兒知姓名
懸梁孫敬字文寶好學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寢以繩
繫頭懸屋梁後為當世大儒漢書
觸屏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亢直有異才萬年嘗召咸
於床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謝曰
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上
頭為白岑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
城敕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
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鬢為白東觀漢記

長頭 賈逵自為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
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
祭頭 袁紹辟牽招為督軍從軍紹卒事袁尚後遼東送
尚首懸在馬市牽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魏志
頭生角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建興中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
趙直直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
矣延後果誅楊儀蹋延頭曰庸奴復能作惡不 蜀志
落頭 秦時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
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一婢每夜臥後
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窻中出入以耳為翼將曉
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
天中記 卷二十三
微冷氣息綿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
三度墮地噫咤甚愁而其體氣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
復起附頸有頃手和桓以為巨怪不敢畜乃放遣之 搜神
記 占城國即什書所言王舍城也有尸頭蠻本人家婦
女但眼無瞳人為異夜寢則頭飛去食人家小兒糞尖
被妖氣侵腹必死飛頭回合其體如舊若知而俟頭飛
去移體別處回不能合則死人家有此若不報官除殺
者罪及一家 温陵勝覽
王枕 劉壽少時過相師曰君腦有王枕必至公也後至
太尉 少著 雜傳
照鏡不見 蒼梧太守吳臣據郡邑不恭王命孫權遣步
騭為交州喻臣臣照鏡不見其頭騭因入斬之 王隱晉書
頭在樹上 井卓還襄陽意氣驕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
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 晉 井卓為揚威
將軍歷陽內史郡人陳訓私語人曰井公頭低視仰目
中有赤脉當厄於兵勿為將可也果為王敦所害 上
巾壓杵 泰始元年頭責秦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
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置髮膚置鼻耳
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摛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遊
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踴或稱君侯或言將軍其手
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吾欲告爾以
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蠛蠓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寄
天中記 卷二十三 五
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
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
詡此數子者或謇吃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
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壓杵而
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
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手足沾濡哉 晉書
縮頭 祖廣字淵度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
甚清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上
易頭 河東賈弼之晉義熙[redacted]為琅琊府參軍夜夢一人
面狀甚醜多鬚大鼻闊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君頭
可乎弼曰人各有頭面豈容此理明日又夢意甚惡之

乃于夢中許之明日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藏云那
漢何處來獨取鏡自看方知怪異因還家家人悉驚入
內婦女走藏云那得異男子獨坐自陳說良久併遣至
府檢問亦信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足及口中各捉
一筆俱書辭意皆美皆為異也餘並如矢從而安帝崩
恭帝立 幽明錄

尖頭 古弼為尚書令大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
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
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
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後世祖云筆公必不負我 魏書

范長頭 范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范雲謂人曰諸君

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南史

角出 高祖生馮翊波若寺皇妣抱帝忽見頭上角出遍
身鱗起大駭墜帝於地為人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冒
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 隋紀

三首 三首國其為人一身三首 山海經

九首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上環今來
[illegible]若無上天此一夫九首拔木九千此 楚辭

三台 頭為三台君 洞神經

崑崙 大一流珠安崑崙 黃庭內經 子欲不死修崑崙 上外注
頭為崑崙

廣野 高臺頭為高臺腸為廣野 上

泥丸 一面之神宗泥丸腦神精根字泥丸 黃庭經 腦神名
覺元子字道都 元神經

斷頭易冠 今有人於此斷頭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
惑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殺所飾而要
所以飾則不知所以為矣世之趨利似此亦不知所為
也 呂覽

面

顏面 面顏前也顏眉目之間也頸面不正也頓短面也
頷面黃也顑面瘦淺顑顑也赧面慙赤也 說文

大宅 靈宅既清玉帝游面為靈宅一名尺宅以眉目口
鼻之所居故為宅大洞經云面為尺宅或為赤澤字 黃庭

經 太子陽氣見于眉宇之間浸淫而上幾滿大宅注大
宅面也 莊子

神庭 九華真妃云面者神之庭心悲則面焦姿有童面
之經 真誥

帝面 蒼帝方面赤帝圓面白帝廣面黑帝深面 河圖

如生 晉侯敗狄于箕先軫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
元面如生 左傳 三三

不同 鄭子產曰人心之不同也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
面如吾面乎 襄 卅一

長三 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
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 荀子

得艾楚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
袂掩面而死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及北
門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曰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左傳哀十六
有光孔子謂盜跖曰將軍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
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
恥不取焉莊子
蒙絮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言以至於今死者無
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自刎
死說苑
怒面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
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
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燕丹子
創面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毀給事中薛宣不供養行
喪服薄於骨肉不宜復列封侯使在朝省宣子況為右
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
會司隸缺況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
身八創事下有司況竟減死一等宜坐免為庶人漢書
希見朱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
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
又朱博為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
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
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
禁自知情得乃叩頭服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因親
以為耳目上
[illegible]孔休守新都[illegible]休[illegible]見莽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
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
以滅瘢欲獻其瑑耳
剺面耿秉為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及秉南單于舉
國發哀剺面流血東觀漢記
半面應奉字世叔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
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
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謝承書
堊面徐庶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
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魏略
似驢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
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益[illegible]曰之
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illegible]
炙面真女謝仙女[illegible]孫也吳歸命侯采仙女充後
宮仙女乃炙面服[illegible]以取黃瘢竟得免[illegible]
不沐稽康性復疏懶筋[illegible]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
沐不大悶癢不能沐也[illegible]
瘢面[illegible]孟字長舒[illegible]為書都令史善於[illegible]
之風其面有瘢點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瘢面也晉書

[illegible]琅琊諸葛恪名而拓凡騷劉真長見歎曰鼠乃往
羅究人面乎 郭子

白面 陳郡謝石字石奴少患面創諸治莫愈乃自匈遠止於岩下中宵有物來舐其創隨舐隨除既不見刑黃為是龍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為謝白面 異苑

黥刺 王恭販鳥育於東衍天平之袖梁剌其面 晉書

紫面 劉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

如鐵 劉裕於東府聚摴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唯裕及劉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 上

白面書生 沈慶之謂帝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論事伐問白面書生事何由濟 宋書

如田 明帝大會新亭接勞諸軍王摴蒲昭官李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 上

作面 劉瑀為右衛將軍因求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族叔秀之為丹陽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為多士 南史

如刻 孟萇字長儒狀貌偉麗善于容止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于詩酒正歡甚復到一生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欬高[illegible]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北史

破面 齊東昏即位多行殺戮沈昭畧謂[illegible]同召入省例賜藥酒昭畧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即擲甌投孝嗣面曰使作破面鬼 南齊

馬面 解律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為侯景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解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李人名 北史

狹長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條隨晉後至內史尚書如周面狹長蕭譽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

嘗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惑蹐自陳不謗譽又謂之如物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去華耳如周乃悟

如虎 袁天綱與高提游謂提面如虎當以武處官提書隱太子屬為左衛率 舊唐

似高麗 楊再思為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戲曰公面似高麗 上

黃面 賈餗會曲江按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騎而入御史揚儉孫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 上

白面兒 劉鄩末命遣使者臨督其軍鄩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 上

面部三無 李寔為常侍有門下士姓盧善相狀問之公
如何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塚公有弟子
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居死于池州乘舟歸舟破沉
其骨 金華子

能寒 人面獨能寒何也曰頭者諸陽脉之會也諸陰脉
皆至頸項還不上獨諸陽一脉上頭故面能寒耳 素問
陽之會皆在于面十二經脉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
上于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於目而為睛其別氣
走於耳而為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為臭其濁氣出於
胃走唇舌而為味其氣之津液皆上燻于面而皮又厚
其肉堅故天氣甚寒不能勝之也 靈樞經

飾面 夫心猶面胃也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
思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脩其心惑矣 蔡邕女戒

眉

娥媚 眉媚也有娥娟也 釋名

華蓋 眉號華蓋覆明珠明珠目也 黃庭經

八采 堯眉八采 春秋元命包 有古璩者自云巳[illegible]于歲云見
堯舜禹湯說之了了世云堯眉八彩不然也直兩眉頭
甚豎似八字耳 孔叢子

虎眉 文王虎眉 帝王世紀

十二彩 孔子眉十二彩 闕里誌

一尺 伍子胥眉間廣一尺 吳越春秋 莫邪子赤鼻眉間
尺 列異傳 干將子赤鼻眉廣三寸 列士傳

去眉 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
人而往乞 戰國策

射衡 陳崇奏莽功德曰射衡振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
上曰衡射衡舉眉揚目也 漢書 楊雄謂揚眉曰揚衡 博物志

赤眉 天鳳五年樊崇起兵於莒王莽使平均公廉丹征
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由是號曰
赤眉 後漢書 漢書作赤糜

愁眉 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折要步齲齒笑所
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
者作一邊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

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為京都歙然諸夏皆放
效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
掣頓折其要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 後漢五行志

白眉 馬良字季常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
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
之 蜀書 馬良傳

布置 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於人布置鬚眉亦勝
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世說

多眉 王澄在荊州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郭舒常切
諫之荊土士人宗歆常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歆舒
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

狂邪誑言我醉因遺栢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滄
意少釋而歐遂得免後事王敦敦數曰平子以鄉病
狂故掐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竹曰古之狂也直汲[illegible]
朱雲豈癡乎
陳眉頭 宋王玄謨在雍州人間訛言玄謨欲反玄謨馳啓孝
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
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為笑想足以伸卿眉頭耶
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以此
見戲 宋書
過目 袁天綱常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
復過目文才振于天下

覆眼 毛若虛眉毛覆於眼性殘忍天寶末為武功丞
眉宇 房琯見元德秀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
都盡
通眉 李賀字長吉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 唐書
[illegible] 郭崇韜莊宗思得高樓避暑乃遣王允平營之宦
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 五代史

目

默眼 目默也默而內識也 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 釋名
肝使 目肝之使 春秋元命包
大目 伏犧大目 孝經援神契
四目 蒼頡四目是謂並明 春秋演孔圖

舜眸 舜重瞳子是謂滋涼上應攝提下應三元 元命包
射目 管子縛束於魯鮑叔曰君欲霸王則臣不若管夷
吾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
吾為其君射人君得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君不聽鮑
叔因諫果聽之於是使告魯曰管仲寡人讐也願得而
親加手焉魯許諾乃使吏轉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
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 呂覽
如星 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者當師曰子欲入
耶曰然黯從城上係麻繩鉤子路半城問曰為師乎為君
為君耶曰在君為君在師為師黯因授之折其左股不
死黯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耀黯不能前黯

曰畏子之目頗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之 論語隱義
河目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
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
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 孔叢子
目論 楚王無彊與中國爭強比伐齊齊王使人說于越
王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
智如目之見豪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不
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史記
察毫 [illegible]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illegible]
[illegible] 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illegible]
以目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

鄭君曰有人見君則㛳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鄭
子曰瞽瞍兩目君奚弗殺驅東收齊侯南欺荊王驅之
於眇人瞽也君奚怒乃弗殺 韓子
眥裂沛公詣鴻門謝項羽羽欲殺沛公樊噲帶劍擁盾
入軍門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 史記
重瞳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
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 上 顏回重瞳子 或 王莽重瞳子 本傳
呂光字世明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 晉書
沈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
至二萬卷都下無比 梁書 防魚俱羅 相表異人目有重瞳
言圖數百步陰為煬帝所忌深致真希旨奏殺之 北史 梁
天中記 卷二十二 二六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為當為天子 五代史 李
從重瞳子 唐書
恐珠東方朔上書曰臣朔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如
編貝 漢書
生蛆杜根以和熹鄧后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太后大怒盛
囊撲殺之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 東觀漢記
目盲曹操與丁沖厚善聞其子儀有令才欲以愛女妻
之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
也後儀到與論議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
與女何況但眇 魏略 李翀傳沙丘之戰中眼歷馬而起曰丁
掾力馬劉曰丁掾誤我

刮膜魏武帝病眼令華佗以金篦刮膜
出瞳景王嬰孩將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眼瞳割
去疾而納之傳藥 魏志 納杌司馬師目有瘤疾使醫割之
文鴦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
齧被而左右莫知焉 晉書
青白眼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
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
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俗之士疾之若讎 晉書
爛爛王戎形狀短小瞬子問徹視日而眼照不眩裴楷
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閃閃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
天中記 卷二十二 二七
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
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世說
眈眈石季龍時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
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
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石宣宣於諸
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 晉載記
目痛范甯字武子嘗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因嘲之
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
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
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
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

凡六物熱以神火下以氣從纓於胃中也七升然後納
諸方寸匕之一時近能數其日睫遠視尺撟之餘長服
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書
引刀刺血符生健子祖暴嗜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
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
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
晉書載記十六國春秋
屍瞳明亮符陽周虓字孟威晉康帝中鎮於巴西為苻
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使者道述梁台變陌謂使者云
煩君語賊苻堅何至御煩國士如此又昏時葬堅堅聞
之曰小人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名耳乃若考楚不食

而卒斂已經旬矣怒猶未歇刻棺臨視尸猶廻睜鬚
髮張裂精瞳明亮迴睨瞋堅堅覩而喜稱乃厚加贈賻
異苑
道盼搖江宋袁粲物忤于孝武其母仙乘輿出負磚叩
頭流血棹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盼目者輒
涕泣稱目忌宋史
何出叫曰粲形四支疲貌苦容止時以方何平叔袁粲
曰粲公服臂仍多所謂白虹貫日宋者終此人也上
謎眼景度得王元規諸云通是左右謂丹龍虎從之構
近六知所為謂龍虎口吾憒憒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
解之以什麥問龍虎數樣滿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

貪如豺狼贓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詹亦不以為
諷已困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書
大眼王南弟東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
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
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北史
千里眼楊逸為南秦州刺史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
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以酒食人具身設食
者雖在閒室終不敢進咸曰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
之北史
眇目梁元帝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夢眇目僧人執香爐
稱託生王宮帝初生患眼醫療不瘳武帝自下意療之

遂盲一目南史劉諒字求信好學有文才為湘東王所善
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
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曰卿言眇眇以愁予邪從
此嫌之南史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諱之為湘東王鎮荊州
嘗使博士講論語至于見瞽者必變色語不為隱帝大
怒乃酖殺之南史王偉偉侯景謀臣文檄並偉所製
景敗見禽上五百字詩于元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
多忌乃請視偉作檄文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
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帝大怒殺之南史元帝
曾失一珠元帝時銷竊吞之謂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眼
以厭之信宿之間珠遂便出帝尋一目致眇蓋魚之報

小說對 邵陵王綸賦詩戲之曰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
相思下隻淚垂直有余功
眄遠高澄賈子儒相之曰人有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
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瞻視眄速非帝王
相也果如其言
爽奕琅琊王儼武成帝第三子後主時儼與和士開駱
提皮奢忿二人相謂曰琅琊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
是忌之 北齊書
青睛徐陵目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 南史
眼方眼方者壽千歲陶弘景晚年一眼有時而方 仙書
視日不眩劉炫字光伯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左手畫方

右手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隋書
視遠劉焯字士元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與劉炫結盟為
友以儒學知名世稱二劉
異白瞳敬宗容頷鬚角方瞳子異曰明滋陽帝見之謂
宇文述曰左杖下異色小兒為誰曰蕭山公李寬子密
帝曰箇小兒瞻視異常無令宿衛 唐書
公孔帖以方字帶下讀誤
白眼相公張公素光伊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
相公 唐書
紫光 武攸緒晚年所居殆盡目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
辨數里外語 唐書

目光如火郭子儀身長七尺二寸初在行伍李白客并
州於哥舒翰座上見之曰此壯士目光如火
年當權節度嚴於其刑責訴因署為牙門將後子儀勸
寶安史之亂歷諸道節度及永王璘叛事于李白子儀
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 唐史
四白 婦妻張愕娥相之曰夫人目修緩法曰目有四
白五夫入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發入掖庭
如秋水賀知章見李泌曰此稚子目如秋水必一拜卿
相 鄴侯家傳
鼠目元載李揆為相留晉卿數嘗忤元載于李揆揆輕載
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獐頭鼠目子乃求
官邪後載開衙之及秉政揆流落十六年 唐書

目禁閔損與盧杞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
杞目禁止
眼語朱溫 昭宗東遷次陝至洛昭宗舉酒屬朱溫與建
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
舉觴建曰朱溫及陽陰夫家出謂朱溫曰天下與宮
人眼語幕下有兵伏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
五代史
獨眼龍李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及
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名溢於代北 上王廷奏審知
之養子駘其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後為延鈞所殺 五代史

陽疾　楊行密為吳王其妻兄朱延壽為壽州節統潛以宗姓通于梁祖將覘淮甸行密誅之且慮召之不至乃陽為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凡三年其妻旦夕視其動靜以為信至於私於僕隸悉避餘人唯不避行密一日謂其妻曰吾目疾不瘳矣諸兒且不克省軍府之事當屬於舅汝宜召之其妻自以書召延壽既至行密處正廳潛兵以見之俄而開目曰數年不見舅今且果相覩延壽惶駭遂死舅上執而殺之仍廢其妻焉 五代史 五國故事

去瘴　錢鏐年老一目失明中朝國醫胡某曰可無療此當延五七歲壽若決膜去內障眼即復舊但慮損福鏐

天中記 卷二十一 二十

曰吾得不為一目鬼於地下足矣醫為治之復故凡賂醫金帛計五萬緡未幾鏐卒 錢塘

夜光　張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為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 五代史

瞬如電　吳主昇身長七尺姿貌瓌特目瞬如電語音厚重望之偉人也語可愛 五國故事

鬼眼　陶穀少時夢數吏云奉符換眼吏附耳求錢十萬安第一眼穀不應又云錢五萬安第二眼復不答吏曰上安第三眼即以二彈丸納眼中既覺眼色深碧後有善相道士陳紫陽曰好貴人貴氣禁一雙鬼眼竟不至大位 江南野錄 太祖嘗謂陶穀一雙鬼眼 畫墁錄

大錯　周寶唐立武選以高上擊毬較其能否而寶以至有鐵鉤于毬杖以相擊寶嘗與此選為鐵鉤所摘一目睛失寶取睛吞之後擊毬獲頭籌遂授涇原勅賜木睛以代之 一日後視敵木睛墜水寶之侍姬竊笑寶怒曰院何足笑遂殺之 亦木睛莫知何木置中無所礙視之如真睛矣 大唐新史

眼多白　宋 包拯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吏眼包拯拜參政武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邵氏聞見錄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世說 楚令尹子上

天中記 卷二十一 二十一

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 左傳 文元

抗陽　蔡京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或曰大貴相也陳子翁曰貴則貴矣然區區精神敢抗太陽他日得志必無君為天下患也 詩話 家 奏檢眼有疸少

身鏡　眼者身之鏡耗多則鏡昏妄有磨鏡之石 真誥

眼神　眼神明上字英玄 真誥 日神名虛監生字道童 神仙 元

銀海　有為玉樓銀為銀海 青 記 曰人閣

眼泉　鮑溶詩謂淚曰眼泉 小 言

長目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眾色無損李氏有江南日東書皆用皁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 雜 記

晉侯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傳二十四 五色令人目盲 老 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莊 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 荀 則不能見
晝日之險 淮南
見百步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 子 楚莊王欲
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王曰政亂兵弱杜子曰
臣患知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
之弱亂非越王之下也而欲伐越此知之如目也 韓非子
能察天衢而不能用須頃之間 子
不見太山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
玉石之聲而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
所亡也 淮南
參度參色單穆公曰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
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 國語

耳

心候 耳者心之候也
洗耳 堯聘許由為九州牧由聞之洗耳於河 高士傳
耳長 老子長時人耳長七寸 女耳細而長衆皆言
此天人也 神仙傳
心樞 景公將鑄大鐘單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
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 國語
耳塞 梁亡自亡也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

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 穀梁
三門 老子耳有三門 老君耳長七寸
兔洗 鶡冠子常居深山耳聾 曰吾免為巢由洗
耳青溪
醉耳 燕丹使田光往候荊軻值其醉嚙其耳中軻覺曰
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傳
重聽 黃霸為潁川太守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
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頗重聽何傷且
善助之毋失賢者意 漢
顧耳 其耳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曰玄德卿為上坐客
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虎不得不
急曹公欲緩之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
乎操頷之 信 先主身長七
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 蜀志 方頤大
口垂手過膝顧目見其耳
稱聾 先主定蜀杜微稱聾閉門不出丞相亮領益州
以微為主簿 而致之亮以微不聞人語坐上
於書曰君但以德輔時 其何為汲汲求
去乎
枕流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
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 許由為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冷水

先八日曰向聞貪言貧吾之次 述異記
天柱 太尉劉晝少遇相師曰耳為天柱今君耳有城郭
必世家邦 北史劉晝傳
相望 武皇帝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口如方器
耳如相望位必過二公不疑也 蜀書
必壽 有王導多病每自憂慮覆訓曰公耳聳當有必壽亦
大貴 晉書
嚴弄 齊桂臺卿字少山嘗皆左丞省中以其耳聾戲
弄之卞辭不得理者至大罵蘭卿見其口動謂為自陳
令史又不曉諭詞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為嗤笑 北史
佯聾 王筌不仕佯狂作聾每說話目橫字後隱嵩山南

文帝召不起
三耳 秀才胡兗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一日出州
門逢一黃衣使者曰太山府君呼君為錄事即內慎於
大布囊負之既至府君命坐因與之論天曹疑獄慎舉
張審通自代審通為狀申天曹天符下罰府君府君大
怒審通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却一耳遂無聞審通更
為判申天曹名之府君悅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
兒擘之為一耳安於審通額上既寤數日額角癢遂踴
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踴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
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鷂為三耳秀才者 玄怪錄
耳中天地 鄴君而見二青衣纍纍續出耳二童子曰先
玄國在吾耳中一童子傾耳示君曹乃別有天地花卉
因捫耳投之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瓌麗因作思鄉
賦自童子耳中落 上
耳垢 許公宇文述素好著奇炫耀時人又遇天寒雲定
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挾頭巾令深掩
耳人學之名為許公掩勢述大悅曰雲兒所作必能變
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 北史
無根 宋天綱工相術馬周就之相天綱曰馬侍御伏犀
貫腦兼有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公面色赤
命明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
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 唐書

龜息 李嶠幼有清才請袁天綱綱曰郎君神氣清秀而
壽若不永毋憂之天綱請同於書齋連榻而坐寢袁登
床穩睡李獨不寐至五更忽睡袁通覺視李嶠無喘息
以手候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其出入息乃
在耳中撫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
得今方見之矣郎君必大貴壽 一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
耳後果如其言 定命錄
驢耳 汴州節度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
大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臣耳雖
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上
耳冷 孟弘微對宣宗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

召用帝怒曰朕耳冷不知有鄉翊乃諭輔臣曰此入蝶
妄欲求内相乃黜之
缺左 角成巳生而缺左耳
通人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
己也既聞且聾人道不通故有聞聾之病者莫知事通
豈獨形骸有聞聾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聞聾
之類也 文子
神聽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
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
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
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

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
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 上
豆塞 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
塞耳不聞雷霆道開和否未之聞也 鶡冠子
耳苦 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榮定心管物者則神勞
而形安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戚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
自爾
心候 耳者心之候 元命苞
身牖 九華真妃曰耳者身之牖聽衆則牖閉姿有決滯
之術 真誥
嬌女 耳神空閑字幽田 黃庭經 嬌女窈窕翳霄時 真誥曰
嬌女耳神名
耳門 耳門不容麥百歲 相法 樊氏 耳門小窗而怯 相書
垂肩 珠崖儋耳其東師耳垂肩三寸 後漢
為翼 南方落頭民其頭能飛以耳為翼 博物志
龍虎 木再閒人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虎龍虎初
出之時如繩縷頗手將面如龍虎皆飛去地十餘丈而
雲氣繞龍風吹虎俄而以手一揮龍虎皆還入其耳 王子
年拾遺記

鼻

心門 鼻者心之門 參同契 鼻者肺之使 白虎通
天臺 天中之岳謂鼻也一名天臺 黃庭經

玉壟 鼻神玉壟字靈堅亦曰玉廬 上 鼻神名冲靈玉字
道微 命曆
山源 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山源者一名鬼井一名神
池一名邪根一名魂臺也 真誥
虎鼻 伏羲山準禹虎鼻 援神契 夏禹蛇身人面牛首虎鼻
而有大聖之德 列子
叩鼻 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社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公羊傳
鼻柱 老子鼻柱 琅邪記
彈鼻 蘇子南使齊謂齊王曰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
正亂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像使侍屏匽展其臂
彈其鼻此天下無道而王弗伐王名終不成矣 國策

郢人 莊子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莊子

鼻醜 秦句國之君劓殺其民於是赭衣塞路有鼻者醜步自桂負鬻斂駭不知所歸命 崔寔政論

長身 始皇蜂目長準蓋鼻高起 史記注

隆準 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史記

嶽鼻 衛太子嶽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鼻嶽尚以紙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還 三輔故事

氣戶 太尉鄧壽少遇相師相師曰凡鼻為氣戶君鼻大貴之象也 長沙耆舊傳

廣鼻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河決溜 世說

下鼻音 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及或掩以効之

面山 庾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世說

鮭鼻 宋廢帝嘗入武帝廟指其畫像曰此渠大好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渠大鮭鼻如何不鮭即令畫工鮭鼻 宋書

世齇 王慧龍愉之孫也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避劉裕之難奔魏崔浩弟恬聞其為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信王家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 魏書

易鼻 徐卸中符少夢神人狀若僑手携竹籃其中皆人鼻端視徐曰形相非善但其鼻曲而小吾與若易之遂于籃中擇一鼻先劓徐鼻擲去以所擇鼻安之仍以手指周面四際夢中亦覺痛楚抽笑曰好一正鼻也徐之鼻素隆不正自夢易之後自然端直歷官駕部郎中治平中卒 括異志

息主 劓鼻飴口喪其息主 太玄經

臆鼻 鼻不知是為臆人不知是非為閉 洛書

鼻軫亂刺天 王沉什時論鼻軫亂而刺天謂仰鼻也 上家下先

口

言食 口人之所以言食也 說文

言門 口者言之門 周生烈子

機關 口者機關也所以門閉情意也可以食不可以言 鬼谷子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審駟馬不能追也 說苑

華池 口為華池 養生要 尹氏辨

軍營 軍營之中有甘泉軍營口也甘泉唾也 黃庭經

【口謗】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國語

【不闔】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已聞於國東郭郵至公問之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曰然臣也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視二君在堂上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 管子

【緘】孔子觀周入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誡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說苑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刓腹上有字云磨兜鞬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 浮休閱目集

【方口】季毋碑曰老子方口 [illegible]

【海口】孔子海口言若含擇 援神契

【斗繞】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淵至仁 論語摘輔象

【口銳】哀公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毋取拑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 [illegible] 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 家語

【口臭】越王勾踐入臣於吳吳王病入問病適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奉溲惡以出勾踐以手捧其便與惡而嘗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令左右食岑草以亂其氣 吳越春秋

【天口】齊田駢好談論號天口言不可窮盡 七略

【虎口】秦始皇虎口日角 河圖

【口吃】韓非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史記 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漢書

【期期】周昌為人吃高帝欲廢太子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漢書

【乳臭】漢王擊魏豹謂酈食其曰魏大將者其人為誰曰柏直也漢王曰是口尚乳臭 漢書

【從理入口】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當封侯而餓死亞夫曰既已貴又何說餓死指視我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漢書

【不饑[illegible]】[illegible]安有儒生曰惠莊開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栗須反能爾耶吾終恥溺死溝中遂畏[illegible]

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捐心語人曰吾口不
能劇談此中多有（西京雜記）揚雄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深湛
之思

哆口 王莽為人哆口（漢書）

擇言 馬援在交趾還書誡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
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後漢）

方口 明德馬后身長七尺三寸青白色方口美髮（東觀記）

含香 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耆口臭上出雞舌香使含之
自疑有過賜毒歸舍辭訣欲就便宜賴僚友求問其藥
更為含食意遂解（漢官儀）

大口 孫堅為下邳丞時孫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
異之以為有貴像（江表傳）

艾艾 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魏志）
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
兮鳳兮故是一鳳（世說）

雌黃 王衍善談老莊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更改世號口
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晉書）

食不知口 司馬流與蘇峻戰食不知口處

下動 中郎烈祖常從容問諸侍臣曰夫口以下動乃能
制物鉄鑽為用亦噬嗑之義何從上下何也珝答曰口
之下動上使下也鉄鑽之用上斬下也烈祖稱善（南唐書）

宜飲 謝朏出為吳興郡守弟瀹於送別朏指瀹口曰
此中唯宜飲酒（南史）

度啓公 焦度為人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欲就齊高帝
求州比見竟不涉一語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
人授之自餘言於大衆中欲自陳饒時幸志所教乃大
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與
米百斛（上）

捷給 崔慰祖字悅宗沈約謝朏嘗于吏部省中賓
友俱集各問慰祖地里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
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朏嘆曰假使班馬復生
無以過此（南齊書）

讀謝詩 梁高祖重陳郡謝玄微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
覺口臭（談藪）

吃忿放巳 後周鄭偉姓吃當逐鹿於野失之過牧豎而
問馬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巳遂射殺之其
忿暴如此（傳二十八）

木丸窒 郝象賢為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因事誅
之臨刑極罵乃死自是詔後世刑人必先以木丸窒口
云

口過 宋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
志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恨
有口過耳宋終身慚憤（之問患齒疾口臭也）

鷄吃 唐華原令崔思海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嘲

要柱皆語崔云延業死遺兄作鷄鳴但有所問兄即須
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得遣人驅使若不肯作何
能消之柱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柱私賂柱將一把
穀來崔前去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 朝野僉載 延業
[illegible]

鉗口元載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
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顏真卿上疏
曰明主闢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懲禁急令宰相宣述
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
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漸成孤
立後悔無及矣 唐書

稜等登唐世進士及第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
語一出榜元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嚴厲首冠有故不
至次乃丁稜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則俯而致詞
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頹然干發軸躬折乃曰稜等
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大笑翌日友人
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聽日聞
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箏聲耶 摭言

口吃辯風生孫晟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
風生聽者忘倦 南唐書

口吃王汾口吃劉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
名唯聞艾氣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 [illegible]

[illegible]東[illegible]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在於寡知也故管
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illegible]
口銘神以感通心由口宣情莫多妄口莫多言禍從口
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 [illegible]

脣

脣吻脣緣也口之緣也吻免也入之則碎出則免也又
取歛也漱啜所出恒加歛拭因以為名也 釋名 脣謂之吻

舌藩脣者舌之藩 列子

齒垣脣者齒之垣所以扶神設端若有列星外有限故
曰脣亡齒寒 元命包

五脣仲尼斗脣吐教陳機授度 孝經鉤命決

反脣張湯與顏異有隙人有告異以他事議下湯治異
云異與客語云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
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後有腹誹
之法 漢書

弄脣樊仙頗能弄脣吻實無才畧

兒缺癡詠之字長道生而兒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
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醫能療貧無
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齎數斛米西上
以投殷仲堪仲堪嘉其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
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
亦當療之況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別屋療之詠之[illegible]

閉口不語惟食薄粥其勵志如此 晉書
騰蛇 騰蛇鎖脣梁武饑亡臺城上騰蛇即法令紋也梁
武帝都建康為侯景逼臺城餓腸被景裁損帝憂憤成
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 神異
補脣 今人脣缺有司以為不可與科名進應十餘
舉矣陸君鑑湖後數十年滿許補脣登第既仕矣人號曰
補脣先生人性好傲人嘗與龍丘李主簿飲酌李目有
翳干陂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蛋將喫酒點醬只見門
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吃
酒點醋只見手臂著欄未見口唇開袴 古言

齒

毀齒 亂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
歲而齔 說文
長幼 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乎此也以齒食多者長食少
者幼也 釋名
身寶 夫齒者年也身之寶也歲之所以調諧五味
以安性氣者也 楊泉物理論
秉度 帝嚳駢齒 河圖握矩起 帝嚳駢齒上法日參秉度成紀以
理陰陽 白虎通
駢齒 武王駢齒是謂剛強取象參房誅害以從天心 元命苞
乃為明堂上布政參為大辰主斬刈兼此二者故重
齒為表 注夫子駢齒象鉤星也 孝經鉤命決

承命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將盟遂誣鮑子曰子
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孺子
荼也景公後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拔折其齒也
左傳
指齒 范雎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襄王聞雎
辯賜金及牛酒賈以為雎持魏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以
告魏相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 史記
無齒 張蒼長八尺餘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
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而卒 上
投折 謝鯤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
兩齒時人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

曰猶不廢我嘯歌
齒疾 温嶠先有齒疾因拔中風而卒 晉書
相須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
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
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
委君二賢 世說
狗竇 張玄之年八歲齔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
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之 上
利齒 衛文在殿上行右軍指讓孫體公在後右軍指顧文
孫曰此敢名客館文體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

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
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
亦[illegible]

齒冷 隆昌末樂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
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
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為効尤南史

智牙 齊太上主生齒牙開於尚藥與御醫以對太上
主怒而撻之中書監徐之才拜賀曰此智牙生者聰明
長壽太上悅而賞之北史

齒生 則天春秋高左右不悟其衰俄而二齒生詔改元
長壽李嶠仁賀表云易有四營金牙為壽考之象詩具
天中記 卷三十三
六義王齒載神仙之詮還年而輔車不斷卻老而瓠犀
仍出堅而不詭聞於導養之方落而更生得自靈飛之
散宜示海內仍錄付史官

擊齒 張果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
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
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斷
良久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

妨物 尢退處士年七十三口中無齒每歷楚胡舒疾齒
如刀年少不及常言而今方知齒為妨物

齲齒 張巡每戰大呼齒皆碎及尹子奇視之其齒存
者才三四唐書

晉黃 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嵇康養生論 醫說云晉地多棗
人常置之懷袖中若粤人之啖檳榔味甘傷脾故齒黃
也

黃齒 閩人年五十以上四齒皆落將由地寒多瘴氣也閩州記

黑齒 黑齒移在海外以阜染齒因號黑齒博物志 山梁氏退
於西屠而染其齒正字

護牙 溧水有伍牙山一名護牙輿地廣記云子胥伐楚
還吳經此山故名伍牙建康志云俗傳伍子胥吳齒牙
避楚至此恐為人所識以石擊毀其牙山神為霞護之
不毀因名護牙
天中記 卷三十三

堅齒 問堅齒之道答曰養以華池灌以醴液永不動
永不動次則服靈井散既脫更生抱朴子

舌

舒泄 舌泄也舒泄所當言也釋名

四寸 舌之為言達也鳴於口故舌在口中者長三寸

象斗 玉衡陰谷有四故舌象之從四寸也元命苞

衛 [illegible]

和 [illegible]

隱舌 齊桓公與大臣具飯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
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
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棄身

……棄臣計棄身不知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illegible]

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說苑

老子曰學於常摐見舌而守柔仰視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後文子

尚存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說苑

七重 仲尼舌理七重陳機授度孝經鉤命決

不能為舌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不見夫舌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也孔叢子

舌在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illegible]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張口曰視吾舌尚在否妻曰在也儀曰足矣史記

三寸 平原君既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史記

掉三寸 蒯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上 留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上

吞舌 荊軻見燕太子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燕丹子

舌舉 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莊子

切食 東海公賓就斬王莽傳首更始懸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漢書

咋舌 馬援與隗囂將楊廣書曰豈有知其一[illegible]成而但傴腰咋舌叉手從族乎後漢

流血 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己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誡後世異苑

舌耕 賈逵傳通墳典門徒來學皆口授經文[illegible]獻者積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所得[illegible]所謂舌耕也拾遺記

三妙 [illegible]沈玄字子正冠傳學多所貫綜[illegible]又辯舌[illegible]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illegible]之妙[illegible]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拾遺

[illegible]舌[illegible]誕殺樂爾[illegible]誕於是收[illegible]罵曰卿坐舌先入拔斷撥其舌然後殺之[illegible]傳

斷舌 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
乃截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取舌還合有頃如
故 搜神記
拔舌 溫嶠密啓肅祖陳一敦敦聞曰果為小物所欺表
誅奸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 晉書
舌強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 世說
舌短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言澀 宋書
釘柱 潁川王偉有才學為侯景左僕射景敗被擒送江
陵湘東王欲活之左右妬其才乃曰為作檄文繹視之
大怒釘偉舌於柱 南史
錐刺 賀若弼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宇文護忌而害之

臨刑呼弼謂之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
舌出血戒以慎口 隋書
不可禁 張延賞怙權嫉柳渾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
謹言于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
可禁卒為所擠 唐書
剪舌 夔州進士王法朗舌長呼字不正乃日誦道德經
後夢老君剪舌
生毛 馮延巳鎮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遇舌生
毛明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剃也祖公其未替乎
未已 [illegible]
[illegible] 任公度與[illegible]嘗[illegible]為[illegible]職思同京南同口舌
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
之至鼻間公度大驚即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
生者 [illegible] 同東坡從表兄也
舌端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
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
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 韓詩外傳
舌神 舌神通命字正倫 黃庭經 舌神名始梁峙字道岐

髮

髮神 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 黃庭內經 九華真妃
云髮者腦之華腦衰則髮素妾有還白之法 真誥 髮神名
玄文華字道衡

髮與足齊 帝嚳高辛氏娶於娵氏女女生而髮與足齊
墮地能言乃納於帝 拾遺記
朱髮 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歸藏啓筮
剪髮 殷湯克夏而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剪其髮自
以為犧牲祈福於上帝 呂氏春秋
斷髮 子貢謂太宰嚭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
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 左傳哀七 太伯虞伯知古公欲
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史記
種種 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
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
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 昭三

生白老聃初生而髮白故號老子 帝王世紀
見鬚衞桓公欲逐石圃圃攻公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髠之以為呂姜髢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 左傳哀十七年 髢髮也
進炙髮繞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一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二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韓非子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 上
斷髮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為兄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人用其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我公孫喜必焉 上
遮道張儀蘇秦二人共遮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以竹寫之 拾遺記
衝冠藺相如使秦相如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史記 荊軻入秦取道而歌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 史作指冠
擢髮須賈使秦范雎謂賈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也 史記
被髮上敗彭城薛人丁固追上上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罵而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曰使項羽失天下是子也為人臣兩心非忠也下吏皆之 楚漢春秋
拭白漢元封開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以之拭髮白者皆黑帝坐群臣於井泉殿有髮白以此拭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顧方伯惟願拭肝石
染髮更始元年置百官王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鬚髮 漢書
四起髩馬皇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為四起大髩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髩三匝眉不施黛獨在眉角小[illegible]

補之 如東嘗稱疾而終身得意 東觀漢記
截髮供費樂羊子妻其妻貞義截髮以供其費 列女傳
援劍割髮曹操嘗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操馬騰入麥中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 曹瞞傳
立髮委地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委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 魏氏春秋
垂髮至地初武帝未為世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秀曰中撫軍垂髮至地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王隱晉書
立蔵故中牟令蘇韶字孝先咸寧初亡諸子迎喪至襄

城第九子節夢見鹵簿行列甚盛覺而召曰卿他日鹵簿應
兒刑節俛受剃髮搔頭得斷髮如大指大後又夢見
部截之節素美髮五截而盡 上
長七尺廣陵公陳逵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虎以為
夫人 鄴中記
為髮陶侃少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
孝廉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
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
委地下為二髲賣得數斛米日夕還設精食從者皆無
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及洛遂稱之於羊
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晉書
天中記 卷二十二 四八
髮與身齊劉曜王子微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
三寸髮與身齊 晉書載記
衝冠王遜為寧州刺史李雄將李驤寇寧州遜使姚崇
拒戰大破之遜以崇不窮追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
冠裂夜中卒 晉書
謝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亂而鬚美
頭多戾非令終之相運怒曰學道在心安以貌取邪遠
公而不答後果如所料處猶反遠與之執手言笑知
其可用于靈運而獨于孫如此耶 高僧傳
髮白何長瑜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
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勖以韻語序

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
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 宋書
拔白齊高帝昭業高帝孫相王鎮東府時年五歲戲床前
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
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
擲鏡鑷 南齊書
宿白謝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 南齊書 徐羨嘗有罪係
獄且日原之而髮皓白武帝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
髮變方外當時稱之 上
須鬢如畫簡文帝器宇寬弘尊嚴若神方頤豐下須鬢
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
天中記 卷二十二 四九
如意不相分辨瑪瑙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 南史紀
忌白後梁蕭詧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 隋書
冬月以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
髮光可鑑陳后主張貴妃麗華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
光可鑑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光彩溢目照映左右 南史
身齊高祖太穆皇后竇氏毅之女也后生而髮垂過頸
三歲與身齊周武帝特愛重之養於宮中 唐書
母髮白唐李日知神龍初為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
侍數日鬚髮輒白
引刀斷髮玄宗貴妃楊氏天寶九載妃復得譴還外第
帝威勞輒食詔中人張韜光賜之妃因韜光謝帝曰妾

有罪當爲誅然膚決外皆上所以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一綹髮奏之曰以此留訣當見赦徙遽召入撫遇如初 上

髮動 頞果鄉物果鄉從後狗首于獼猴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曰昔見六宮爲祭後湊歸髮于其異云疑之髮若動云

髮直 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宣宗召禁中問道術能散髮用氣吹其髮條條如鐵綫直 遺事

依髮 天孝山甫美姿容而多髮鬚然長五尺餘學沐後令二婢捧金盆承而梳之有客造焉見理髮梳出疑其婦人山甫連呼之方悟 異聞錄

中虛 穰特有句曜容善用針取人髮斷爲十餘段以針貫聯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酉陽

男女如意 倩都蘇氏其室有十女擇良婿張文成往成談曰子節有才不能富貴得五品官即死時魏知古方及第蘇因此鄙黑小必要以長女妻之女髮長七尺黑光如漆相者云大富貴後知古拜相封夫人

盤髮 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道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脈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歎伏 酉陽雜俎

拳髮 金鈎相士相文天祥云官雖極窮然當受極刑如其故云頂有拳髮此受刑之相也凡人若具此相無得免者 雜志 宋臧質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頹頂拳髮後以與劉邵王義宣同謀敗走被殺依于舂事漆其頭藏于武庫 宋史

須髮爲稍䘵 竟陵劉誕在廣陵有人自眠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稍䘵則覺已失髮矣如此數十人 異記

髭鬚

髭鬚 口上曰髭髭姿也爲姿容之美也頤下曰鬚鬚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鬚生也亦取須體幹長而後生也在頰耳旁曰髯隨口動搖髯髯然也 釋名

委地 商委鬚委地 拾遺 有古犢者自言四千歲敢爲虛言云見堯爲人長大美鬚髮 拾遺

生而有頿 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至於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 十六 不舉

生髭 俗說人十四五乃當生髭鬚今生而有人妨害父母也 謹按周書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亦克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休和安在其有害乎 風俗通

于思 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 思音顋多鬚之貌 左

長鬣 衛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屨既而悔
之昭七
𩬊髭 衛蒯聵亂子羔戚髭鬚太婦人之衣逃得出曰父
子爭國吾何為其間乎說苑
𩬊髭 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識其形子貢𩬊髯為婦
人不知其狀益州 宗炳荅何承天難釋白黑論云顏夭冉
夭由鹽于族賜戚其鬚臣陳之舌不可勝言弘明集
奮鬚 朱博為琅耶太守曹掾史多移病臥博問其故對
「故事二千石新到遣吏致意乃敢就職博奮髯抵几曰
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
郡中大驚李書

鬚為白 岑彭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
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車駕東歸勑彭書曰兩城若
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
一發兵頭鬚為白公
銜鬚 溫序拜謁者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
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
圖也序大怒叱宇因以節檛殺人 宇曰此義士死節可
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
令鬚汚土遂伏劍死上
諸毛繞涿 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為璋從事侍坐其
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郡特多毛姓東西南北
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
上黨潞長遷為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redacted]知
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
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後誅之蜀志
亂鬚 崔琰字季珪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
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嚴憚焉後有白琰怨謗者罰
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
賓客亂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魏志
黃鬚兒 任城王彰為北中郎將討烏桓有功歸太祖喜持
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上 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
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

汝公若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彰鬚黃故以呼之魏略
于氐 黑山黃巾諸帥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白
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
則自稱于氐根多髭者謂之羖公袁宏
美髯 馬超來降關羽與諸葛亮書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荅書曰孟起
當與益德並驅爭先未若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鬚髯
故亮謂之髯蜀志
紫髯 張昭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
馬善射是誰降人荅曰是孫會稽也獻帝春秋
帛纏 張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陸雲見而大笑
不能自已晉書

兩頭抵 鍾毓兄弟並警悟過人每有嘲語未嘗屈躓毓語
會聞安陸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與弟盛飾共載從東
門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
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抵
毓兄弟多鬚故以此調之 語林

赤毫 劉淵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二尺餘當心
有赤毫毛三根長二尺六寸 晉載記

土汚 劉聰以謠讖故誅屠弟曹光光臨刑舉止自若謂
刑者曰取席藉之無令土汚吾鬚鬢 十六國 趙錄

長五尺 劉曜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
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 晉載記

毛蠹 東中郎參軍周稚琰封蠶蠹裁出使僕射之琰曰
射履得此大蠹度必是蠶蛾及毛蠹稚琰饒鬚故曰以
調之也 郭子 語林

內羊闌中 慎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吏共逐嗣嗣
饒鬚乃以嗣內羊闌中始興太守尹虞聞之大怒手拗
功曹 晉書

蝟毛 桓溫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溫眼如紫石
稜鬚以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上

髯參軍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
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須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
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世說

珠毛 有人詣謝益壽云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珠鬚謝
曰正是我家阿瞻瞻多鬚故云爾 語林

過膝 謝靈運鬚美長至過膝臨刑施為南海祇洹寺維
摩詰像鬚寺中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時安樂公主五日
鬥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騎取之又恐為他人所得因
剪棄其餘遂絕 國史異纂

比羊 宋孝武狎侮群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
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吝呼為老慳黃
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
其瞻謝傾跪以為歡笑 宋書

[illegible] 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元護妾姬十餘聲色自娛

疾既甚支骨消削鬚長二尺一時落盡 魏書五

種鬚 李庶以清辯每接梁客徐陵謂其徒曰唯有李庶
可與庶無鬚髯人謂天閹崔諶嘗謂庶何不教弟種鬚
以錐刺而為竅以馬尾插之世傳諸崔多惡疾以諄淹
為崔氏墓田故庶答曰先以方回施貴族然後自有幼
然後種鬚邪邵笑謂諶曰卿不諳李庶何故 北史

[illegible] 許惇為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稱號為入鐵主簿
又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鬣公齊文宣嘗因酒
醉擢惇鬚髯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而不
敢復長時人又號為齊鬚公 三國典略

[illegible] 也梁子[illegible]少事元帝美鬚髯善舉止后以征

長沙不就帝書責之云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
徒勞繞涿（南史）侯景使宋子仙等執梁湘東王世子方諸
及中兵軍長史鮑泉司馬虞預于郢州是日子仙等至
百姓奔告方諸以五色綵辮鮑泉白髯對之雙陸帶
之六也告者既衆方命閉門賊門未下子仙已入城方
諸方蒱戲而鮑泉憒[redacted]床下子仙窺見泉鬚髯間綵辮
懼埋之父其被執莫不驚笑（周異）命閉門賊已入城方
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辮其鬚（南史）
[本出自骨]王頒字景彥僧辯子也痛父為陳武帝所殺
隋開皇中請取陳之策陳平召父時壯士潛發其陵剖
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北史十二）

[禹腰]文中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關吏仇璋問賈瓊
程元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顏頎如也垂而不亢目稜
如也徽而不瞬口敦如也開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
腰參如也是必有異人者也程元曰是王通者也（文中子）
[亂鬚]大宗虯鬚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笴長常箭
一膚射洞門闔（酉陽）
[大好髭鬚]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
房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
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大好髭鬚
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唐書）
[剪鬚和藥]李勣病驗方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鬚
為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
不煩深謝（杜）
[少白]裴泊入相之年才四十四鬚髮盡白（南部新書）
[鬚生若鱗]海州司馬常敖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
於繕生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敖鑷白日貧道
為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復請鑷其半及生色若紫矣
凡三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新鑷者曾以取時稍差拔
後鬚色果帶紫其妙如此
[剃鬚]郭忠恕漢湘陰公辟從事宋太宗之聞其名召入
館于内侍竇神興舍忠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剃去神興驚
問之對曰聊以效顰耳神興怒白之除國子主簿（談苑）

[宦鬚]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屬清閒之燕偶顧問曰卿鬚
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抑置之於外乎君謨無以對
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鬚置之内外悉不安一夕不能
寢蓋無心與有心異也（鐵圍山叢談）
[婦有鬚]李光進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
[怨生鬚]宣和六年都城有酒肆錄豐樂樓酒保朱氏子
之妻年四十餘楚州人怨生鬚長仍六七寸疏秀而美
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為女道士（宋史）
[鄉邁]崔文仲祖思宗人也為徐州刺史嘗獻齊高帝纏
髮繩一枚上納受之（南史）
頰頷

面旁頰面旁也輔頰也說文頰夾也面旁稱也頤養也動
於下止於上上下咀物以養人也輔車其骨强所以輔
持口也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頷頷含也口含物之
車也或曰頰車亦所以載物也釋名牙車俗亦下骨之
名也頰之與輔口旁肌之名也蓋輔車一處分為二名
耳輔為外表車是內骨左傳注
臀有美一人項大且鬠詩傳鬠重頤也注
湘依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
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
虢之謂也左傳
策貫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頰血流至于地
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頰之忘將何為忘哉韓非子
燕頷班超字仲升為人有大志不修小節嘗行詣相者
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
相者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漢
樹頰許[illegible]不平以按樊子昭而抑許文林劉曄
曰[illegible]日實堅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
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插牙樹頰自非文休敵
也[illegible]
益毛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
楷俊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
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世說

拄頰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
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
爽氣世說上
手部
手掌也須也事業之所須也掌言可以排掌也釋名
法天掌圓法天以運動元命苞
五行指五者法五行上
握[illegible]手握褒[illegible]手中有褒字也[illegible]
懷歸致天祚[illegible]
手字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
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
虞史記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
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
是[illegible]之曰男其名曰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
遂以命之[illegible]
唉手[illegible]公北代中山[illegible]曰天下以[illegible]易得
但未得食人肉耳易牙斬其子以食於君[illegible]
管仲曰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illegible]
以慊寡人呂覽
剖指管仲射小白中其鉤白陽僵[illegible]叔剖指血塗之傾
蓋以寶之哭曰吾君死矣[illegible]
虎掌仲尼虎掌是謂威射[illegible]澹臺滅明歧掌是謂正

握文仲子鉤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守握戶是謂手直子游手握丈雅是敏十公冶長握轄是謂習道子貢手握玉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彥惡 上

傷將夫差聞孔子至吳微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國而誅之子胥諫乃止 吳越春秋

姬宮有子姬生而手有文北海子刺掌脩名立 青竟陵子

有若好臥則刺其掌 要論

手拳 孝武帝鉤弋趙婕妤家在河間上巡狩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為其下當有奇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見有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皆拳上令開其手數十人擘之莫能舒上於是自披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生昭帝 漢書

文奇 公孫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數移書中國上賜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 東觀漢記

三公 長七尺八寸多髯鬚手握三公之字 李郃別傳

唾掌 公孫瓚為袁紹所圍曰天下兵起我謂可唾掌而決今視孫之兵華方始不如休兵積穀 九州春秋

手文曰淵 劉淵父豹母呼延氏淵生而左手有文曰淵遂以命之 晉書載記

三十六國春秋 彭神符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符 上

尊拳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晉書

毒手 石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 載記上

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故困欲與梁通和使李襲吉為書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之 五代史

文達中指 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上橫節便絕占者以為此文若過位在無極侃針挑令被血流彈壁乃作公字又取紙裹公迹愈明 晉書

手文曰武 梁武帝母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產帝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頂有浮光身映日無景兩胯駢骨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蹈空而行 南史

偏直 梁劉之遴字思真文範先生虯之子也博綜文史尚書令沈約之深敬器之右手偏直不得屈伸每書則以紙裁筆 典王 然圖

夢落十指 飄注帝之孫圖爾朱榮也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悉都不覺惡之以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徽避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惡乃

是吉祥聞者皆言善 北史三十六

無左 隋文帝未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中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菴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為天子後帝興建此菴為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 獨異志

摸書 隋河間人盧太翼幼稱神童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北史

長尺餘 隋煬帝特楊玄感反餘杭民劉元進起兵應之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表相非常陰有異志 隋書

翟天師名乾祐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胸前 酉陽

好手 唐太宗數引侯君集入內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乘釁以圖之遂贊承乾陰[redacted]不軌常舉手謂承乾曰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 唐書

右手黑子 前天祐誕之夕雉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長尺餘 酉陽

畫圓方 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群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 重二 然名實相須而成形體相應而生故一手獨拍雖疾無聲故曰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則不兩成 韓子

重五斤 陸餘慶善論事而謬於判時人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疾從指入 崔渾御史性至溫恭能書色養父母少不安輒祈幽靈以身代母嘗有疾渾號請無援已有頃覺疾從十指入俄而偏身母所苦遂愈丁父艱水飲不入口哀毀殆死無何不勝哀而卒 顏魯公集

雨霑手 裴諝以手揮而兩手霑濕 陸手

繡迹於衣 莊宗問蜀事嚴對曰蜀可取莊宗欲征蜀何者為先李嚴曰先蜀何所請以木羅箋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李嚴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為榮擢李嚴已去歸而謂梁震曰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 五代史

夢入手 王文公凝每寢必入手而臥慮夢中見先靈也 北夢瑣言

重臏 島游人以人掌臏為珍重以 美民老 南方異物志

足

跖足 跖足也 釋名 蹠無事曰跖陳設曰足 足底也續也言續脛也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腳卻也以其坐時卻在後也 釋名

夔一足 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對曰夔人也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使為樂正 韓子

足文 右足文履巳子 西京記

足下有八卦 老君足下有八卦 抱朴子

不能衛足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則強鉏君子謂強
鉏不能衛其足　左莊
葵衛足　齊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
衛其足　成十七
玉趾　楚使薳啓彊召魯公辭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
君寵靈楚國　昭七
不良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孟縶之
足不良能行　上
縶　衛侯之兄縶何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
縶兩足不能相隨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縶　穀梁
韤登　衛侯輒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

子韤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㱔
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褚師出公[illegible]其手曰必
斷而足　哀二十五
傒足　晉平公與唐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
之公曰吾待唐子股痛足痺而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
子欲貴吾爵子子欲富吾祿子大夫先生無欲也非正
坐吾無以養之　韓子
重繭　申包胥如秦乞師蹦越險阻[illegible]踵膝胝立於秦庭
號哭七日　[illegible]　楚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趍而十日十
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至郢見楚王
斷足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

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
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
見　史記
摩足　張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
疾為謁居摩足　趙王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
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　漢書
足下有毛　[illegible]　足下有毛居[illegible]數有神光照
耀　[illegible]　大傳　漢紀　身足下有毛　書
復膝文　李固郃之子也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
文　後漢

自割申足　留賛字正明會稽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帥

吳桓戰手斬得桓賛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
書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自歎息因呼諸近親
欲割引申足衆皆難之有問賛乃以刀自割
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申
之足申創愈以得蹉步變統奇之乃表薦試用屢立戰
功　吳志
伸脚局　王濟嘗與武帝圍棋濟伸脚在局下因問孫
皓曰聞君生剝人面皮何也皓曰見人臣無禮于君者
則剝之武子大慚遽縮脚　晉書　[illegible]　以剝人
而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　語林
府腿　[illegible]以脚病廢於里巷苻堅滅燕以[illegible]其名

與禪道安俱舉而致焉與語大說以其蹇疾哉堪乎又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得漢南得士一人半耳晉續[illegible]

脚病陶潜無履江州刺史王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潜便於座伸足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來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晉書

蹇疾多忌齊始安王遥光生而蹇疾多忌人有[illegible]者以為咸已大被瘡責劉繪錢云智不及癸亦以忤旨[illegible]

洗足致敗梁陰子春雖無佗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汙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

[illegible]夏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克捷瘤則隆起[illegible]其不勝瘤則低下至石頭之後瘤隱肉中[illegible]

[illegible]安[illegible]山[illegible]仁恩帳下走使之吏仁恩嘗洗脚仁恩[illegible]竊窺之仁恩[illegible]曰[illegible]吾責[illegible]曰某[illegible]足俱有之比將軍者黑而加大不知其何祥[illegible]視足之的為義見而加寵焉[illegible]節二脚左右寸尺[illegible]人或誤[illegible]

天中記二十二卷終

天中記二十三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心

識微　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於心也釋名　心者火之精成於五故人心長五寸元命包

君位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管子

智舍　潔其宫闕其門宫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宫潔之者去好過也上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文子

心欲小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上孫思邈告盧照鄰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

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唐書）

形之主　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蹷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文子）

國心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上）

靈臺　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云心為神靈之臺（莊子庚桑楚）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莊子達生）靈臺鬱藹望横野靈臺心也（黃庭）

天君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荀子天論）

神明之主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曲中心不可劫而使易意（荀子解蔽）

五藏之主　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淮南原道）

衆智之要　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illegible]）

難知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莊子）

精神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叢子）

糞心　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畝利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尹子見御覽）

若鏡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莊子）

為制　目好色耳好[redacted]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而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也（淮南子詮言）

潛心　或問神曰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揚子）

七竅　王子比干諫紂以為妖言妲己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竅有九毛遂剖視之（列女傳）

心蕩　楚武王伐隨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矣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左傳）

心易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魯成公曰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

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國語
【心疾】景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昭二十一
【三心】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晏子

【心齋】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生主
【死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齊物論
【換心】魯公扈趙嬰齊有疾同請扁鵲求治鵲曰公扈志強而氣弱足於謀而寡於斷嬰齊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寤如初於是公扈反嬰齊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不識嬰齊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不識也列子湯問
【心虛】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仲尼
【心醉】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應帝王
阮咸與籍為竹林之遊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嘆焉晉書
【懸旌】蘇秦為趙合從於楚威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史記
【兩心】武帝以任安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有兩心田叔傳

【金石】光武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後漢
【刀開】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之典籍後東歸融曰詩書禮樂皆東矣異苑
【心動】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世說
【如秤】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剗心 杜恕與宋權書曰吾年五十二不見廢興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剗心著地正數片肉相似耳何足有所明耶 篤論

如丹 孫秀詐稱詔斬張華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 晉書

君子心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两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世說

難測地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上

徇心 符朗初過江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是王吏部兄弟乎朗曰非一狗而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而才國寶美而佷故也 秦書

萬箭攢心 梁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

如泥 周興嗣為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韋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開視之心如捻操泥 獨異志 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叙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而賞錫甚厚 劉賓客嘉話

心神 北齊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廣勤學博物夜夢見一人出于其身中謂廣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數日便遇疾積年而終 古今五行記 李廣博覽群書脩史夜夢一人口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辭去俄而廣疾卒 獨異志

如面 傅縡字宜事為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

筆輒成未嘗起[illegible]後為佞倖所銜譖下獄陳后主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后主怒賜死獄中 陳書

山嶽 建成元吉將謀害太宗以書招尉遲敬德仍賜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辭之尋以啓聞太宗曰公之素心鬱如山嶽積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來但取寧須慮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 唐書 新書贈金皿一車

萬事主 張玄素為太子少詹事時承乾居春宮頗以遊畋廢學玄素上書諫曰騎射遊畋酣歌戲玩以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臣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 承乾並

不能尔 上

鐵石 契苾何力討平高昌詔許覲省其母姑臧夫人其部落皆願從薛延陀共執何力置可汗前何力箕踞坐割左耳以明志不奪可汗怒欲殺之為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聞何力之延陀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入延陀猶魚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會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狀太宗泣謂群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 上

鑿心 尹知章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

心疾 竇綬李蟠俱以心疾廢蟠常疑遇毒鎖井而飲李益少而疑病心亦心疾也心靈府也為外物所中終身不全多心慮多疑惑病之本也 國史補

五藏王 心為國主五藏王身有三百六十神心為主不出戶知天下不下堂知四方神以處受心為棲神之宅故為五藏王

赤城童子 黃童黃庭真人一名赤城童子絳宮者赤城中童子所安之處一名紫房一名玉房一名洞房五藏六府與神同歸總御絳宮上下相隨 黃庭經

九原 心為九原真人太一處其中也一名明堂 上

火精 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尚下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為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 白虎通

支徒 目為心視口為心談耳為心聽鼻為心嗅是其支體主也 上

管籥 心有管籥須言而發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其心 傅子

不朽 無咸民食土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復生去王關四萬六千里 博物志

腹

藏總 腹厚也 說文 腹肚也 增韻 腹為五藏之總 書義

空洞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世說

蟬腹 穆珪訴王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飢彪能嚇人處與肉餓鶻不噬誰為落毛 南史

實腹 徐之才造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荅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孝緯云徐郎鸞領有班定遠之相 北史

李洛姬肚 宗道輝好著高翅帽大履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履上冀州人為之語曰頭公鐘宋公鼓道輝履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

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上
手隣安祿山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玄宗戲指其
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
赤心耳 通鑑
腹負東坡嘲子由瘦云十年京國厭肥羜日日餅花壓
紅玉從來此腹負將軍今者固宜安脫粟俗云大將軍
食飽捫腹而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
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慮也 志林 或云定究遊

肝

木藏 肝木藏也生於木魂所藏 說文 肝幹也五行屬木故
其體狀有枝幹也凡物以木為幹也 釋名

肝仁 五藏肝仁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
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
之候 [illegible]
履肝 武王伐紂紂鬬而死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
進蹴之蹈其腹蹙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
帷而守之民搴帷而入以石抵之者猶未止 賈
納肝 衛懿公有臣弘演有所于使翟人攻衛殺懿公盡
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呼天而哭盡哀而
止曰臣請為褾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 呂
公聞之立衛于楚丘 呂
傷肝 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萑蘭心結愲兮傷肝

劉肝生食 會稽太守謝琰拒孫恩敗帳下都督張猛於
後斫馬琰墮地遂殺之高祖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
子混混劉肝生食之 續晉陽秋
全無心肝 陳後主入隋文帝給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
三品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毎預朝集願得
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 南史紀

膽

肝府 膽連肝之府也 說文 膽者肝之府肝者目之精主仁
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仁者有勇故膽斷也肝膽異
處何以知相為府也肝者木精木之為言牧也人怒無

不色青目脹張者是其效也 白虎通
六府精 膽部之宮六府精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為
六府也太平經云精清成精故膽為六府之精也 黃庭經
嘗膽 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
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 史記 愁
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 吳越春秋
膽薄 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諸將以
為不可敵公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土地雖廣
糧食豐適足以為吾奉也 魏志
膽過賁育 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程昱有七百兵守鄄
成太祖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

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太祖從之[illegible]
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一身是膽 趙雲字子龍先主入益州雲留守營曹公爭
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兵隨
忠取米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出圍見忠值曹公揚兵
大出為前鋒所擊雲前突其陳且闘且却公軍散已復
合雲陷敵還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
兵引去雲雷鼓震天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
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
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軍中號雲為虎威將
軍 趙雲別傳

如斗 鍾會既構鄧艾自稱益州牧以叛欲授姜維兵五
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 蜀志 維死時見剖
膽如斗大 世說
明膽 呂子者精義昧道研覈是非以為人有膽可無
明有明便有膽嵇康謂明膽異用不能相生明以見事
膽以決斷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
明膽論
膽破 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為融所賞既欲奉子良
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義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材
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詔準入舍人省詰
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 南史

御承侯景之為逆也東傷人率瑒把兵為賊所執遂執
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刳析心腹破出肝腸膽
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 上
舉身悉膽 王雅周文時從戰邙山時大軍未利諸將皆
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
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北史
膽決 辛諶字雲傑弼弟也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
為周文帝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摧時跨馬運矛
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
將之形貌正自如此周文嗟嘆之謂曰但問膽決如何
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 上

腸

兩府 小腸大腸心肺府也主禮義禮義有分理腸亦大
小相承受也腸為心肺主心為皮體主故為兩府 白虎通
爛腸 殷洪喬云腹中有三斗爛腸 [illegible]
無他 衛綰為中郎將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
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 漢史
九回 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腸一日
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如往 書
懸腸 董卓將兵擊韓遂詔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
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牽挽臣車使不[redacted]羌胡敝

腸狗態臣禁不能止 後漢

[寸腸]高爽辯博多才孫抱為蘭陵縣爽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深爽出從閤下過取筆題鼓面云身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被打未遽央抱體肥壯腰帶十圍故以此激之 南史

[浣腸]比有浣腸之國從口中引腸出而浣濯之更遞易其五臟浣畢噬徵而飛馬 拾遺記

[腸清]欲得長生腸中清欲得不死腸無滓 抱朴子

[五藏]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人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為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為扁危口者脾之

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為北斗主變化者也 白虎通

[五性]五常時翼奉上封事曰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 漢書 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也

[五倉]成帝末年頗好方術谷永說上曰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左道以欺罔世主 漢書 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 上

[仁尸]夫人身並有三尸九蟲人之生也皆寄形於父母胞胎五穀精氣是以人腹中盡有尸蟲為之大害常以

庚申日夜上告天帝記人罪過絕人生籍欲令速死魂杲于蒼天魄入于黃泉唯有蟲尸獨在地上遊走曰鬼或四時八節三牲祭祀不精輒與人作禍害心痛瘡疥伐人性命上尸名彭倨好寶物中尸名彭質好五味下尸名彭矯好色欲三尸之為物常居人脾上尸彭倨名青服中尸彭質名白服下尸彭矯名赤口此三尸狀如小兒或似馬形狀皆有鬚髮毛長三四寸人既死遂出作鬼耳如人生時形象衣服長短親人見之謂是亡人還家實非亡人靈也 中山玉櫃經 欲生則三尸生欲滅則三尸滅去尸成道之速者先外割聲色名利內平喜怒若急慾不斂胃千寢寐食于飲食尸乃千變萬化隨欲而

歸令人世患日深多愚早亡制之法每至庚申日夕不眠以守之令不得訴天帝罪滿五百條其人必死三守庚申三尸振扶七庚申三尸長絕太玄鍊湯煮而死矣爾乃精神安定五臟恬和不復擾擾 上清元始譜錄 上尸一名青姑一本作青石中尸一名白姑一本作白石下尸一名血尸一本作血姑 玉櫃經 二彭者一尸之姓也常居人身中伺人之過欲令人死每以庚申日條列人罪目奏于上天學仙之士不去三尸無由得道徒若無益也 上藏

[三焦]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 白虎通 言三焦者多矣而未的其實益心肝肺三臟之上係管之中為三焦故中

黃經云肺首為三焦當指其所也又焦者熱也言肺
肺頭焦熱之義梁丘子黃庭經注

骨

肉核骨髓之質也肉之核也說文鄭箋骨滑也骨堅而滑也
釋名

食苦益骨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
地之厚有孔竅血脉如川谷也多食苦者有益於肉而
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觔不利多食辛者有益
於觔而氣不利意林

薛燭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巳曰我東北陬之槁骨
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

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文王曰
吾夢中巳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
以夢之故不倍槁骨况於生人乎以是下信其上賈子文
王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新序

無骨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尸子

骨朽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
與骨皆巳朽矣獨其言在耳史記

骨鯁孔鮒謂陳王曰梁人有揚由者伎巧過人骨騰肉
飛孔叢子

指骨戒指以百鍊金為指環照指指骨上惡之以賜倭
兒鳴王耀兖等各四枚雜記

非骨陳寵字昭公為廣漢太守先是雒縣城南每陰雨
常有鬼哭聲寵使吏案行還言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
者多寵乃勅縣葬[redacted]田是即絶東觀漢記

骨青蔣子文漢末為[redacted]陵尉自謂骨青死當為神異苑

似無骨司徒蔡謨親人有王家者單獨常為蔡公所收
養裴長纔五尺似為無骨登床輒令抱上搜神記

奇骨桓温字元子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温嶠見之
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
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晉書

正骨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世說

骨幹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上 書目錄

康伯將肘無風骨上 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語林

顴骨益大呂僧珍勸武帝攻郢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
熱及明而顴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南史

紅潤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潤澤異常尚書故實

鋸骨自若長孫子彦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
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踰於關羽北史
羽為流矢貫左臂後瘡雖愈每陰雨則痛醫曰矢鏃之
毒入骨羽伸臂令醫劈之臂血流離羽割炙飲酒自若
蜀志

鑿頰出鏃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
鏃深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

召一人如前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卜敍面鑿骨置投於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飯不輟 [illegible]

感骨　唐貞觀中侯君集與庶人承乾通謀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録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一骨片狀如魚尾因啽囈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譚賓錄

鏁子　李泌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行屏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人謂之鏁子骨 鄴侯外傳

鑿臂骨　長從簡嘗中流矢鏃入臂骨命工取之工無良

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苦而從簡言笑自若 五代史

古骨長大　蔡京崇寧末以使相就第賜第閶闔門外俗號梁門者爲築之際往往得唐人舊冢誌文皆云葬城西二里大梁實唐汴武節度衙門外知已為墓田矣蓋多得婦人脛骨率長今今時長大男子幾寸焉或謂唐親陝晉間古長平爲秦白起坑趙卒處白骨尚存其脛長大異於唐時也知今人寢[illegible]小釋氏之語或不妄 鐵圍山叢談

骨化　沐胥國術人名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illegible]或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人有除燒其骸骨於糞土之中復還爲人矣 拾遺記

焚骨　頻斯國人死鳥葬或火葬鳥葬者病困便歌舞送郊外有鳥如鵝綠色飛來萬許啄食都盡斂骨焚之沉於海水此必生天上鳥若不食自悲傷乃就火焚取骨埋之 扶南傳

血

漂杵　炎帝黃帝異母兄弟各有天下之半戰於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劉子

血腥　禹堙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五穀以其地爲臺相繇一名相柳 山海經

如江　龍門之下血如江 春秋考異郵　龍門戰在魯桓十三年 宋注

輪殷　齊晉將戰郤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郤至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左傳成二

化碧　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莊子外物　呂覽化爲碧玉

泣盡繼血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哭何悲也曰吾國且亡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故知其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舉家而去之楚居數年楚果伐蔡窺牆者爲司馬見威公縛在

中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
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說苑權謀
衣出血豫讓為知伯報仇欲刺襄子伏于橋下為襄子
所得使兵環之讓願請其衣而擊之襄子義之脫附身
之衣以與之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衣盡出血曰而可
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國策
東史事類
試人血燕太子丹豫求天下之名利匕首得趙人徐夫
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
立死者春秋後語
草色殷赤未央殿東北二里許鍾室故處也有隙地丈

餘草色皆殷赤相傳呂后殺韓淮陰血濺而然地志
至流于公辨東海孝婦之冤而天大雨長老相傳云孝
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立誓於衆
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
刑已其血青黃緣幡竹而上極標又緣幡而下云爾搜神
擿吏流血逢萌隱琅琊勞山非禮不動聚落化之北海
太守遣吏奉謁萌不答太守遣吏捕之民相率以石擿
吏皆流血奔走東觀記
嵇侍中血元康元年河間成都二王舉兵向南都朝廷
北討嵇紹為侍中王旅不振敗績於蕩陰百官侍衛
莫不潰散唯紹以身捍飛兵突御輦飛矢雨集紹遂被
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
血勿去晉書
上柱下流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
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
姓喧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枉上
無血石虎時安定人侯子光自稱佛太子易姓名為李
子揚遊于鄠縣爰聚杜南山稱大黃帝建元曰龍興鎮
西石貴斬之頭無血十餘日面色無異于生載記
流將馮跋誅群僚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
王垂因以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北燕錄
血濺鐙陳顯達為官軍所敗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
於籬側血湧湔籬以淳于伯之被刑也是冬連大雪梟

首於朱雀而[illegible]不集之南齊書
懷血吳明徹殺王琳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哭盡哀收
其血懷之而去陳書
血跡不滅武平中有血點地自咸陽王斛律明月宅而
至于太廟及其殺血流于地剗之迹終不滅北史
白飲變血陳後主嘗進白飲忽變為血又有血霑殿階
流灑然至御榻而國亡
口鼻流血王君廓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
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翔翻
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寶建

德將出戰李勣遏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口鼻耳一時迸
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
帶唐書
舐舌顏真卿盧杞專權忌之欲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
之真卿往見杞辭曰相公先中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
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下
拜而含怨心上
化燐鬪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為燐燐着地及
草木如露畧不可見行人或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
拭便分散無數愈甚有細咤聲如炒豆唯靜住良久乃
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 博物志
傳[illegible]贊定傳物
天中記 卷二十三 二二
王[illegible]儞徐鉉嘗就馬郴謁守維陽後圍遇陰雨即青燄
久起觸近則散曰此燐火兵戰血或牛馬血著土則凝
結為此氣郴掘之皆斷鎗折劍乃古戰地也因贈詩云
空門今日見燐舞 稽神錄
髑髏
髑髏髑髏頂也 說文 [illegible]
髐然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
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
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
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
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
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
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
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
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
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莊子至樂
極大長沙浦圻縣有呂蒙冢冢中有髑髏極大蒙形既長
俗疑即冢髑髏也 荊州記
碎火永嘉五年高榮為高平戍邏主時曹嶷賊亂
人民皆塢壘自固山中火起飛埃絕爛十有餘丈樹巔
久燄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嶷賊上人皆怕懼
天中記 卷二十三 二二
並嚴出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灑人
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往視山中無燃火
處唯有髑髏百頭布散山中 續搜神記
共冢盧循攻廣州風大夜發奔逸者數十而已循除燒
骨數得髑髏三萬餘于江南州上作大坑葬之今名為
共冢 廣州記
赤丁子洛陽牟頂郊外葬一枯髏夢人來拜云我本殭
發為同輩見害感公掩藏 人 來謝君若能容我橫託每
夜祭我我當應君指使及覺試禮之夜又夢鬼曰我已
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 [illegible]
應聲而至也顗遂每潛告令盜人財物無不應 [illegible]

顆見隣婦美色宇畢

至頃遂携之而逃(廣記)

譚事 致蜀呂與叔長安人語長安有安氏者(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有數子得官遂為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破為數片人分一片而去張文潛謂之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雜志)

飲酒 烏滸人得髑髏破之以飲酒(南州異物志)

魂魄

天氣地氣 天氣為魂地氣為魄(淮南)

伝伯 魂魄者何謂也魂猶伝伝行不休也少陽之氣故動不息於外也魄者猶迫迫著於人也此少陰之氣象金石著人不移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水之化須待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陰之氣出入無間(白虎通)

魄白也魂芸也白明白也芸芸動也形有體質取明白為名氣唯嘘吸取芸動為號(孝經說)

罔冥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魄曰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言者獨何為者吾將反吾宗矣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淮南)

物問 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乎(左傳昭七)

精爽 宋叔孫昭子聘于宋宋元公與之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左傳)

招魂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楚辭)

思沛 高祖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也(史記)

埋神 東海王越妃裴氏痛越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為非禮也下詔曰夫冢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晉書)

魂守 宋南平王鑠元凶弑立以鑠為侍中後歸孝武最卑常懷憂懼每於眾中驚恐與人語亦多謬僻語家人云我自覺無復魂守(南史)

拘錄 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為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遠以不聞見之又云難

乎抱朴嵇仙
得失趣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
魂魄者生物皆有之人亦有之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
然天地之間人為貴物之生穀為貴以生人與魂魄無
異也 越絕書
自見師言欲求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
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
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 抱朴子
三魂人有三魂一曰爽靈二曰胎光三曰幽精常呼念
其名則魂安人身也 太微靈書 胎光延生爽靈益祿幽精絕
死 雲笈七
又口訣
七魄第一魄名尸狗二名伏矢三名雀陰四名吞賊五
名非毒六名除穢七名臭肺此七魄之名身中之濁鬼
也 上
九逝 淮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楚辭 抽思
魄兆 惠公改葬共世子臭達于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
報也孰之二七其勿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郭
偃曰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民矣魄形也 晉語
影
愧影 君子猶内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
抱朴
九影 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陵成式嘗試之至六

七而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
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鬼
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 八名亥靈胎九名亀全
食不伴 陽雜
畏影 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
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
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
矣 莊子 漁父
真人無影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舍女為妾一交接
而死後生男大女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父人道一宿
斯須何因有子汝小家淫泆反欲惡我種類乎爭財數
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
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
供解裸之此見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後獨無影遂以
財與之 風俗通
九十七生 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
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
人人告別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 湘東王金樓重異
遂留其號 南史 梁武帝身映日無影
曹日中 郴州古桂陽郡也有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
子名曰曹日中以日中無影為名焉年七十方卒親見
其孫子道士具說曹體無影即其從孫姪亦公的不虛

故知郁吉驗影不虛也 俞敬
相影 寶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
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
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為此古蠼螋短狐踏影蠱皆中人
影為害近日人善炙人影治病者 上
弄影 莊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擬像不知為像所
侮醉者以醉浴者癡疾其勢飆飄其病傾笑而無反者
也 譚子化書

夢

寐覺 夢寐而覺者也寤之言蒙也不明之稱晝則夢
多也 說文
六占 記
三夢 大卜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
夢者人之精神所寤可占者也致夢言夢之所至夏后
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周人作焉觭讀如奇偉之
奇其行也亦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 周禮
發夢 黃帝曰願聞淫邪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
內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
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
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
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
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
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饑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
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
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
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厥氣客于心則
夢見丘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于
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
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
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
衢客于膽則夢鬭訟自刳客于陰器則夢接內客于項
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窌苑
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𦞃則夢溲便凡此十
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靈樞
六夢 記
神交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
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
所交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是以
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
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
憂歌儛者哭故神遇為夢形接為事古之真人其覺自
忘其寢不夢 列子
五旬一覺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
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
照故晝夜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
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 上

陽氣之精者陽氣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illegible]
夢歡喜者旦而哭泣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
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
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
之君乎牧乎固哉上
夢列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
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命爾子虞
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文曰虞因以為名成王滅唐遂以
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
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溱
溱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
夢之此謂[illegible]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

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
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榮小人夢之即為辱此謂人
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
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
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
之夢使人飄翔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
秋冬夢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
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
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
吾所從比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夢而者謂之[illegible]

所思夜夢其[illegible]賢
之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
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
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基
也而決吉凶者多失其類豈人覺為陽人寐為陰陰陽
之務相反故邪論夫
凡夢像者象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
成吉凶驗也夢者語其人預見過失如其賢者知其自
改革也夢者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
喘臭口不言也魂出於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
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為寤告符騐

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書夢
四法 付氏以四法判夢一曰無明無謂二曰雜識遊
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
遊華胥 黃帝十有五年晝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在
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距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
足力之所及其國無帥長民無嗜慾不知樂生不知惡
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
不知向順故無利害帝恬然自得召輔相而告之曰朕
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
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又二十
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列子

姓子之先為天子夢白帝遺吾馬喙子其母為人始作征
嗜曰帝上有雲虎感己生皋陶堯聘索狀如問之如堯
言欲與語明於刑法 玄命
乘龍 昔聖帝明王之時油氣烙然先見故堯夢乘龍上
太山舜夢擊天鼓禹夢其手長湯夢布令天下後世有
天下弟夢疾風壞其宮紂夢大雷擊其手齊桓公夢為大
禽所中秦二世夢虎齧其馬王者夢之皆失天下 夢書
習受登 禹於歷夢眉長與髮等 宋志 成湯夢長眉明數八綵
舜溫 弱子 禪錄
洗河 堯夢白洗於河以手取水飲之 宋志
夢宰 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

鼎為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為吾宰者哉初力牧
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
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為媵
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 帝王世紀
仁中夢摯曰月覺乃不上天夢人九泉窖而不及地
一 高宗得說偶中耳 傳
河邊 文王夢天帝服玄纁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賜
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
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之曰而名
為望乎答曰唯為望文王曰吾如有所於見汝太公言
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

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為卿
夢先王 文王微服而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
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
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
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
王也文王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 莊子
為君為僕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
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
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
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

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
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
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
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
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
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
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
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列子
夢搏 晋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
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左傳僖二十八
河神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

謂巳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 上

涉洹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莫而卒 成十七

夢與日鬬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鬬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

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晏子以公夢告之曰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對公如晏子之言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晏子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呂氏 家語云子貢見之以問孔子

夢覺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莊子

上天 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為趙國且昌之狀也 論衡 自然 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 紀妖上

高唐 楚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崒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煥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漂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焉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魂依草

定爲之逃之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
姬則楚王狡於高唐願薦枕席王因而幸之 襄陽耆舊記
昔上天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
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illegible] 此威
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
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 漢書
蛟龍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西京雜記
獻賦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
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上
想濾玄成爲丞相言孝文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
脩奏可後歲餘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

孝王亦夢焉上召問匡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復上
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脩祀如故 上
五藏出地楊子雲成帝時上甘泉宮召使作賦子雲
爲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内及覺大少
氣病一歲卒 桓譚新論
乘龍上天諸將皆勸光武即位乃召馮異上曰我昨夜
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拜賀曰此天
命發於精神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東觀漢記
夢穗禾蔡茂初在廣漢夢坐太極殿上有穗禾茂
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郭賀賀離席曰大
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其中

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
秩也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爲掾 後漢
陰堂周磐字堅伯嵗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
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
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忽終 上
嵗在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嵗在辰來年嵗在
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上 北齊劉
晝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爲龍巳爲蛇嵗至龍蛇賢人
嗟
天帝賜錢有周擥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卧夢天
公過而哀之勅外有以給與司命案録籍云此人相貧

限不過此惟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
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妻戮力晝夜治生所爲
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常往周擥嘖家傭賃野合
有身滿月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産得兒主人往視
哀其孤寒作糜粥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
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爲車子擥嘖乃悟曰吾昔夢從天
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
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搜神記
牛頭蔣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
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
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蜀志

山上流水 鄧艾當伐蜀夢在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
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蹇蹇繇曰蹇利西南
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
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魏志
三夢不同 嘗有問周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
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
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腳宜戒慎
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
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
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之
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

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餘食也
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腳也芻
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 上
吞爻 虞翻注易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
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
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 翻別傳
夢食鮑 吳興錢乘孫權時曾晝臥火不覺兩吻未出者
數升其母怖而呼之曰適見一老公食以爊筋悵未盡
而呼之乘本疋療既爾之後遂以力聞官至無難督 [illegible]
夢駿 陶法通夢人遺二駿駁鞍吹一馱毋呼覺同向 [illegible]
具炎 吳興曹令史長沙劉惠行病夢人以白越單衫與

之語曰汝著此衫汗即火燒便紫也覺果有衫在牀後
汗便火燒之 列異傳
三馬一槽 魏武帝猜忌晉宣帝父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
三匹馬在一槽中共食意猶惜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
所見並云防理自多無為橫慮帝然之後果害族移器
悉如夢焉 幽明錄
曹人之夢 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京師自廟出見車騎
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以告[illegible]曰
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謐曰爽無叔振
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亡何恃於彊 [illegible]
黑幰繞車 惠帝時陸機為長沙王乂行河東王果夜夢

黑幰繞車撥壁出不得明旦被殺 晉書
想因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
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
啖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
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
無膏肓之疾 世說
車傍斤 楊惟為泰山令與兵相敗城陷為敵所擒杓
槌被執之曰其夜夢與車柱內其旁占曰夫內必有
力也車傍於斤吾其截乎尋為王敦所害 晉書
蔡生城 苻堅將欲南師也夢蔡生城曰明以問於[illegible]
若征[illegible]遠行出難為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illegible]

江右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以之應也堅不從卒敗異苑
孔艾衍堅之遺慕容衍待中樹異諫不聽於是異乃夜
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
墓傍有八墓覺而心惡之乃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
盡也不可行孔子名丘以八配丘此兵字路必有伏兵
深宜慎之於是乃遂別路而進果獲兵遂不能為害晉書
買兒王導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大兒長豫導甚惡之
潛為祈禱者備矣後作屋忽掘得一窖錢料之百萬億
大不歡一皆藏閉俄而長豫卒世說
履跡劉曜末年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
曜拜履其跡太史令任義曰三者歷運之極東為震王

者之始次也今為死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
巡揖讓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為人履跡而行慎不
出疆兵必大起後三年曜為石勒所擒晉載記
初占簡文見讖云晉氏祚盡昌明及孝武之在孕也李
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生東方始
明因以名焉簡文後悟為之流涕晉書
司馬與鎧陶侃為廣州夢有司馬與侃鎧皆長史陳協
以為司馬者國姓也鎧者扞禦之器節下當進位泰興
二年假加平南將軍晉書王廙
白雞謝安石當桓溫之世恒懼不全夜夢乘桓溫輿行十
六里見白雞而止不得復前莫有解此夢及溫亡後果

代居宰相歷十六年而得疾安方悟云十六里者十六
年見雞住者今太歲在酉吾病殆將不起少日而卒幽明
錄
拔目中刺陳留周氏婢名與入山取樵忽夢見一女子
曰吾目中有刺煩為拔之當有厚報此婢乃見朽棺頭
敗草生眼中便為拔草即於某處得一雙金指環述異記
棺糞或問殷浩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
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
而夢穢汚人以為名言晉書索充初夢天上有一棺落充
前索紞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棺者頻再
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
而舉孝廉晉書

妻產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
後如其言矣幽明錄
吞丸劉敬宣素曉天文知晉室當復在齊夢丸土吞之
而於夢中問占者占曰此服土吞也既覺喜曰丸者桓
也桓為吞矣我當復本土旬日間玄敗遂得歸晉安帝紀
白龍夾舫劉穆之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
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夾舫既而至一山峯嶺聳秀林
樹繁密意甚悅之及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
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高祖曰吾亦識
之即馳信召焉宋書

合舫升天劉穆之常渡揚子江宿夢合兩船為舫上施
華蓋儀飾甚盛以升天既曉有一姥問曰君昨夜有佳
夢否穆之乃具說之姥曰君必位居端[illegible]言訖不見後
官至僕射丹陽尹以元功也 異苑
共見爭義崔浩三十九年晝夜無廢尊心思書忘寢與
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
有虛有實矣語者多真亡者少 後魏
東火蘇之亡於崔浩構宗孝順共於前已成[illegible]夢東火滋頃
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
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illegible]投於河路而惡
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
又中記 卷之 四十二
以火爇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已招也尚書曰惡之
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
惡者有終使積不善者無餘慶禍階成矣公其圖之浩
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真君十一年而族
登山無見樂平王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
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
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訊日者董道秀筮之曰
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
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
無民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己福祿方
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之至不亦宜乎

與絹少帝凶暴日甚沈慶之猶盡言諫爭帝遣慶之從子
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匹
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寄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
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 宋書
理鐵徐羨之字宗文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
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鐵二十八
文理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
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
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 南史
移床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晝臥北壁下夢兩童子
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倒壓床 齊書
末中記 卷之 四十三
言讖齊宜都王鏗年七歲出閤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
中甚相接遇後鏗遇害時弘景隱山中夢鏗來恪然言
別曰某今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之以幽
中事多秘不出及覺即使人至都參訪果與夢符弘景
因此著夢記 談藪
[illegible]公拜路孝文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任城王澄侍升
龍舟帝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
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
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
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虐忠諫剖心可謂忠之
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徘徊

毀洛經濼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遣謐紹當是希恩而
感夢帝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
揚忠懿比干嵇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比干禮
畧於嵇紹情有愧然既而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
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魏書
積鹿皮古士瞻字景容出為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
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
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
所莅已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
於郡 南史
兵馬避善傳昭天監十一年為安成內史安成自宋已

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為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
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相與騰虛而逝夢者
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
見軍馬踐蹋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
梁書
父杖夏侯夬字元歧亶遷子也性好酒居喪不戚醉醺
闕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啖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畧
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姪不免飢寒
初亶還知夬好酒不欲傳受國封夬未亡前夢亶見征
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旁人悉見夬心
驚懼謂人曰世寶為官必罰必離我也尋有人云官

呼即遣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
乃醒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
衣濕謂夬曰卿昨夜當大飲溺水如此夬乃具陳所夢
先是何餘秘書監鄭道昭接病卒夬隱謂卓曰人生何
常唯當縱飲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
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
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也 北史
求換曹武字士威為雍州刺史致見錢七千萬皆傖畜
無所餉遺在襄陽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
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
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

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
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爾忘我願
託之言那我兒饑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
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二子澄世宗並豪
柚擢三二年間迭為大郡 南史
術愧趙帝在藩元頃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覆東南
上日月俱破碎隨諸星天地盡闇俄而雲消霧散便有
日出自西南門其明淨云長樂王日暴見莊帝從閶闔
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謁帝唯順
集書省步廊西槐樹下脫衣冠臥既寤告元暉業曰吾
昨夜夢殺我殊自不佳說夢因解之曰黑雲氣之惡者

是此壽之色終當必有北敵以亂京師害二京今歲宇
寮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也以此亡之
京邑其當禍乎昔劉曜破晉室以為禍難亦前之事
得無此乎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下今夢其母后
天子積德必報此必然矣但恨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
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但恨我不見之何者我
夢升槐樹下槐字木傍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此寧不
死乎然亡後乃得三公贈耳皆如其夢 北史

楊元慎意思深長善於解夢孝昌年廣陵王元淵初
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衮衣倚槐樹
而立以為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

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
三公廣陵果為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 伽藍記

此事 酉陽雜俎載之廣記引入夢類按魏書廣陽王
深非知遠為葛榮所殺非廣陵也子淵字士淵襲封
拜太尉時魏都洛已久固不有于以父諱為字者疑
即子和之事而衍之紀聞之誤耳段氏愛奇而忽正
史且以葛榮為尓朱兆誤

索刀 尓朱榮討葛榮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
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己是道武皇帝葛榮乃奉刀
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即知必勝 北史

斷頭 尓朱世隆 魏書 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
去奚氏驚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
我頭持去意殊不適未幾見誅 上

斷舌 沈約齊末建議廢齊和帝後病夢和帝以劍斷其
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
之事不由己出梁武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
卒 梁書

陰毛拂踝 酈範字世則范陽涿人範嘗夜夢陰毛拂踝
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進云豪於齊下矣使
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禄營丘矣範
笑而達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為青州刺史
後魏書

銅柱蓮花 陽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黄河北驛道上行
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
柱趺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趺上以手捉一柱
柱遂右轉休之呪曰若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
止休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榮貴之後所居之宅
覺在其地 北史

犬羊搏御座 大同中太監令朱琨嘗直禁省無何夢犬
羊各一在御坐燬而占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據御座
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 南史

焚書 初太子夢侯景作秦始皇占者云此人復欲焚書
景入太子遂燒東宮圖籍書焚夢則應焉 南史

宣城君大寶三年陳霸先討侯景進次大雷軍人拱得
夢雷池君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牛旗陳甲從騎
下征侯景須臾便還云已殺景竟（陳書）
與廬陵霞字子昇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
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
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
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所處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
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周書）
帝命放歸江陵平梁御史中丞沈炯還長安太祖授儀
同三司甚禮待之炯以太祖愛其文才恆閉門却掃無
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毀棄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

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奏訖其夜炯夢見有
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
惜放卿還幾日可至若一月內見閣出此恐不復由我
寤而異之乃嘗將以為慰恕十餘日便有命放還遂與王
克等並得東歸（北史）
余覆武帝初受禪之日其夜有奉朝請會稽人史普直
省宿夢有人自天而下著朱衣武冠導從數十至太極
殿前北面手持金板板上有字溥視之其文曰陳氏五
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旦日黃門侍郎孔宗範嘆曰
吾事去矣其為子孫憂乎自武帝已後并廢帝五主自
天定初訖禎明末共三十四年（談圃）

騎馬登山侯景敗文帝為吳興太守韜子高勤于侍奉
恆會意旨帝甚寵愛之未嘗離于左右帝嘗夢見騎馬
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
叛逆禎明初蕭巖蕭瓛降後教學士沈君道夢殿前長
人朱衣武冠頭出欄上攘臂怒曰那忽受叛蕭誤人事
後三閣之忌之為故遠散其衆（南史）
洪水毀城隋大帝夢洪水沒城意惡之乃移都大興術
者云洪水即唐高祖之名也（隋唐嘉話）
惜書武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廚所書八千許卷
將載還京師上官魏夢見煬帝大叱云何因輒將我書
向京師于時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調度乃於陝州

下書著大船中欲載往京師於河值風覆沒一卷無遺
上官魏又夢見帝喜云我已得書帝之存也日愛惜書
史雖積如山丘然一字不許外出及崩亡之後神道猶
存之恰接寶廚新書者並大業所秘之書也（大業拾遺）
青衣趙文若開皇初病亡經七日而蘇云其中諸罪中
殺生甚重吏不食肉後因公事至驛忽夢一青衣女子
求哀試問驛吏曰有何物食報云見備一羊甚肥嫩詰
之云青羊也文若曰我不喫肉遂放之（[illegible]）
夢集手上大業中有人嘗夢鳳鳥集手上深以為善徵
往詣蕭吉占之吉曰此極不祥之夢夢者恨之而以為
妄後十餘日夢者母死遣所親往問吉所以吉云鳳

□□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事小將
桐杖之象禮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喪
王大喜集異記陽平宋董為孫氏求官占夢同
雙陸不勝 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
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儆夫陛下因陳
人之所屬宜在太子盧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
方慶相以輔翊之 新唐狄仁傑與方慶同 石
講坐下聽法 中書令崔湜與尚書右丞盧藏用太常
卿崔泌流嶺南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
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於講堂照鏡曰鏡者明象吾
當為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對曰講堂者受法

之所鏡者於文為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
驛中 朝野僉載 謂盧曰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傍
竟也其竟于今日乎 朝野僉載
下體 顧琮為補闕嘗有罪繫詔獄當伏法琮一夕
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侖懼形於顏色流
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
子其免乎問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
吾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蘇稷
表明琮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廣異記
大鳥 □□成曾夢二大烏紫色五彩成文飛
□□□不夫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衛喪父之

類有五其色赤文章鳳也青者鸞也黃者鵷雛也白者
鴻鵠也紫者鸑鷟也此鳥為鳳凰之佐汝當為帝輔也
遂以為名字焉鷟初舉進士至懷州夢慶雲覆其身其
年對策考功員外騫味道以為天下第一又初為岐王
屬夜夢著緋乘驢驢中自怪我衣綠裳乘馬何為衣緋
却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
其應也 朝野僉載
冬絲 給事中陳安平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卧夜
夢十一月養蠶仙藥占曰十一月養蠶冬絲也君必送
東司數日果送吏部 上
井中負日 玄宗夢入井有一男子著緋褌背負而出明

日使中尋訪於苑中見一掌園者緋褌便引見上問汝
亦夜作何夢對曰從井中背負日出登天上覩其形狀
與夢相似乃問汝欲官乎答曰臣不解作官臣家貧遂
敕賜錢五百千 定命錄
鹿渡水死 史朝義與駱悅等謀弑思明其夜思明夢而
驚悟據床惆悵曰吾向夢見水中沙上群鹿渡水而至
鹿死水乾吾畢如廁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水者命也
胡祿命俱盡矣悅令人擒之縊于柳泉驛 薊門紀亂
戕將 李輔國迭擁兵君代宗漸惡之因夜夢登樓見高
力士領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
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也帝覺不敢

人爲國盆所殺帝異之方詰其夢於左右錄異

大理李虛中字常容最深于五行書將疾謂其友韓中
行韓愈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有人曰是所
謂大還者今三年矣虛中既歿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
艮爲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再大歸也告之矣

宣李語

唐大蕭溫字弘貞元五年五月亡于書昌于墻張
後嘗託以後事後嘗曰公苦疾何[illegible]頌令如一夢敬
何言之深溫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夢二黃衣人
賫符來追及渡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壽至大功須萬日
始成今未也遂不涉而寤今萬日矣其可逃乎異聞集

唐中中 又卷三十三 三十三

唐婚後娶太學博士鄭還古婚刑部尚書劉公之女納
吉禮後與道士冠璋宿昭應縣夜夢乘車過小三橋至
一寺後人家就與婚姻其人似房璋學與冠君細言以
紙筆記其事冠君曰新婦偶爲此夢[illegible]甚怪也劉氏許
字後數年向東洛再娶[illegible]氏於昭成寺後假[illegible]於房[illegible]
上二橋字主姓韓[illegible]爲東洛少尹定妻[illegible]逞
蠻之類皆房公主之[illegible]唐詩紀事劉氏作楊氏
是知皆與前狀頃於[illegible]執求小儀[illegible]小秋[illegible]逞
嘗夢人謂曰[illegible]春不及秋[illegible]鄉與皆到後來得此謝貢
杜牧名下筠心嘗不樂將及知命得病自爲墓誌
終[illegible]嘗夢人告曰爾改名畢踰月如自家來告曰炊

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行紙曰皎皎白
駒在彼空谷寤而歎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徵還於
角爲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還舍人木還角足
矣其年以疾終唐書

唐段成式嘗言聞於醫曰藏氣陰多則數夢陽壯
則少夢夢亦不復記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
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爲衙鼓也又
姊婿裴元俗言群從中有悅鄰女者夢妓遺二櫻桃食
之及覺核墜枕側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
中身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
一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聞之騶阜百夕無一夢

又卷三十三 五三

唐[illegible]與呂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於庭夢爲
[illegible]出春明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行辭還其
[illegible]一[illegible]及居而寤甚困言於弟兄而席前果失
[illegible]人[illegible]不橋上追尋得之闕 哥
[illegible]劉仁恭微時嘗夢佛幡於手指飛出占者
曰君[illegible]几以有旗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爲幽帥焉
三[illegible]兒平生有異兆夢上[illegible]
中[illegible]醫餓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青青思平[illegible]
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令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

鬭殺予遂備兵車乃衆至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夫去首爲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爲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明旦遂引兵渡江滅楊氏而有其國改國號曰大理時晉天福二年也 古記

剖腹納星 周王處訥夢人持巨鏡照天列宿燦然滿中刻其腹納之遂通星緯之學 [illegible]

避流星 吳鄂帥王輿少爲小將從軍圍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墜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衆軍攻

城城中矢石如雨輿伏劍倚柵木而避戰柵有大石正中其柵木及輿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輿無傷因歎曰流星正爾耶由是自負 稽神錄 輿攻泗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夢一人撫其[illegible]扶歸寢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聵亦無瘢痕 稽神錄

冊立 徐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涌出獲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 上 知誥在政府嘗一日不說其夫人問之知誥曰昨夢不吉以是爲憂耳夫人曰夢無[illegible]凶在人護之耳知誥因出[illegible]事俄見周宗於庭下乃謂云我昨夢過順天門纔向外抛何也[illegible]拜賀曰此明公宜使人冊立也知誥大悅引宗入內室與夫人同席而飲 五國故事

懷姙 張司直疾病夢懷孕甚惡之兼光筮曰此去得[illegible]申日當差何謂也曰懷孕妊娠也有大福在也以此驗而像之後如其言 張光錄

王真 盧絳字晉卿病痁且死夜夢白衣婦人歌菩薩蠻勸絳酒因謂絳曰子之疾食蔗即愈詰朝求蔗食之疾果差後數夕又夢前白衣麗人曰妾乃王真也他日當與相見於固子坡絳竊不測固子坡之說後入金陵爲宣州節度使唐亡歸宋以襲恆儀事坐誅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即固子坡也婦人姓耿名王真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 唐餘

鐵筵 方金陵之將亡也徐鍇寓疾忽夢巨人持大鐵筵取己及兄鉉并徐游同納筵中筵之錯與游皆墜地而鉉獨否俄鍇游皆以疾卒云 上

筆作御床 後主篡位之初嘗夢一筆作武德殿御床意甚忌之及金陵之陷補闕楊知讓言知府事盛衰之理其明徵歟 南唐近事

九十字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貽鄴之子也自恃貴族服器做誕嘗太廟行香攜妓而往一夕夢一老人責一日取案上筆吃令開手大書九十一字而歷盡日與賓客語及此事自古老人責我是借我此書九十字與我壽至九十也客有封礎譏之曰九十字迺是卒字 [illegible]

亞卿其非吉徵乎不旬日果卒 閱野人新話
吞日月 耶律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搏殺羊拔其角尾既寤
占之術者曰此吉兆也羊去角尾為王字汝後有子
當王 乙辛幼慧黠嘗牧羊至日晏迭剌視之乙辛熟寢
迭剌觸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執日月以
食我我已食月啖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迭剌自是
不令牧羊後遂貴王以事坐皇后事肅然古知其姦狀
伏橋下欲殺之俄暴雨壞橋謀不遂 遼史奸臣傳
理所不容 凡所夢者或反中或異或理所不容或先覺
未兆或假借象類或即事兵無事或作驗不否此皆神
化莊所繇明不測易以約通其用 理檢夢論

喜

喜 喜樂也不言而悅也 說文 徐曰口豈為喜豈者陳樂主
而上見人心之悅則其面目粹然而變知其喜也
兩口銜士 兩口銜士為喜喜得明心意者為喜意天心
春秋[illegible]
天喜 人主有道國有善政則四七從度五星不逆日不
蝕朔月不薄望霜不夏繁雷不冬洩喜瑞並臻災厲寢
滅此則天喜也 [illegible]
憂而喜 羊渥貞子曰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
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
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
可知也 曰莫余毒也已 左傳
喜歸 孫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見有喜何也曰吾言
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
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 晉語
三喜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
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臣郢之登徒直送象牀
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息不足償之足下能
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戌曰諾入見孟嘗君
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以國事累君者悅君之義
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
待君孟嘗君曰善不受 而出孟嘗君召[illegible]之曰今何

舉足之高志之揚也戌曰臣有大喜三[illegible]孟
嘗君曰何謂也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見臣入諫
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 戰國策
七喜 上幸長安祠高廟十一陵歷覽宮館舊處會郡縣
吏給為作樂者有縣三老大言陛下入[illegible]都臣望顏色
儀類似先帝臣一驩喜百官嚴設如舊時二驩喜見吏
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驩喜陛下聽用直諫戰然受之
臣四驩喜陛下至明燭文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驩喜
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驩喜天下太平德合於天臣
七驩喜 東觀漢記
四喜 臣得去幽屏之域獲覩百官之美此一喜也 背第

莠之陋登閶闔之闥此二喜也必以有限之容膺見稷
稷之頻此三喜也將以儔杌之質荷不次聖之割此四
喜也 裴度書啓
泗上亭長高祖謂秦王曰爾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
之 成等因密使人説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
洛皆泗然喜觀其意不復來矣唐書 既往洛陽非常於理
喜見群臣 阿史那社爾破龜茲書聞太宗喜見群臣從
容曰夫樂有數朕嘗言之土城竹馬童兒樂也飾金翠
羅紈婦人樂也貿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
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

矣遂徧觴之 西域
聿建物三宰相就位二人踣折趨而李林甫在中軒然
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鵰挾兩兔少選
詔書出罷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
丞相耶目恚而送乃止 唐書
[illegible]陛賓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
不至上喩軍士曰得賛者賞千金翌日賛謁見上書
[illegible]顏閣其寵待如此 [illegible]
[illegible]呂温得一善輒所嶽擊節揚袂頓足佔客待色舉
[illegible]
[illegible]空者[illegible]柱乎[illegible]之[illegible]位其[illegible]

足音跫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
無並 徐無鬼
瞿然九方歅為子綦相子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索
然流 上
溢美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
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
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人間世
似春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出不訢其入不
距悽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 大宗師
毗陽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
不至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 在宥

鼓舞 夫哀樂喜怒愛憎欲懼人之情也當其哀也則欲
哭泣辟踊也其喜也則欲懽笑鼓舞遇其樂也則欲荒
淫流湎 [illegible]
施舍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哀有哭泣樂有歌
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 昭二十五
收正 君子怒則説之以和喜則收之以正 公孫尼子
見譽 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絶
由去媒讒佞遠矣 説[illegible]中
[illegible]喜[illegible]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
則[illegible]而濫刑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申屈在乎
[illegible]乎喜怒過喜則矜其刑於法中逢怒則求

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求

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 淮南

[喜怒]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 淮南 大憂內崩大怖生狂

[侵犯]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 上

笑

[笑啞]笑也啞大笑也听笑貌也 說文 笑言啞啞 易 啞其笑矣 詩 亡是公听然而笑 上林賦

[褒姒不好笑]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 史記

[輾然而笑]桓公田於澤見鬼焉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臣聞野有委蛇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者殆乎霸桓公輾然而笑曰此寡人所見也不終日而病去 莊子

[笑於房]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左宣十七

[笑於臺]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成元

[粲然]楚靈王圍吳朱方執齊慶封將殺之使人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麇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昭四

[解頤]列子事老商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 列子

[開口]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莊子

[局局]將閭葂屬季徹於魯君季徹局局然笑將閭葂覤然驚 上

[胡盧]子思薦李音於衛君君胡盧大笑 孔叢子

[笑躄]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 跚 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到門曰臣不

卒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
頭平原君應曰諾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
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
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
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
乃復稍稍來史記
目笑平原君與毛遂偕入楚十九人相與目笑之上
仰天威王八年楚大伐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
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上
嫣然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登徒子賦

搏髀東方朔於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曰屈被榜朔曰
南山有木名為柘良工材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擀兒
舍人數窮可不早謝上乃搏髀大笑也朔傳
解頤匡衡字■圭好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匡說詩解人頤漢書
墨丸物桓榮遭倉卒困厄時常與族人桓元卿俱拾
投閒輒誦詩元卿謂榮曰卿但盡氣力當安復施用時
乎榮笑而不應後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子謂曰平
生笑君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此哉
仰天賓戲止人夫之遁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勢
與之浮湛而仰天庭而觀白日也班固賓戲

先列得歆杜預伐吳軍入城至郡督孫歆帳下生將歆
詣預王濬先列得歆頭而預生送歆洛中大笑王隱晉書
笑疾三陸入洛而士龍不詣張公公問士衡云何以不
來機曰有笑疾恐公不悉故未敢自見俄而雲詣華
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士龍
嘗著縗絰上船因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能已幾落
水中世說
大家兒笑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
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
能作大家兒笑上
強笑漁父謂孔子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

動人故強笑者雖悲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莊子強令之
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呂氏功
笑可哀夫歡哀者聞歌聲而泣歡樂者見哭者而笑哀
可樂者笑可哀者歡使然也是故貴虛淮
心悅故口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頰不能不笑子
絕倒有丞郎急詣穆優空室歎謝優刁他日內還但請
光訪人聞之莫不絕倒北夢瑣言李濤令弟婦拜作歇後語
聞者莫不絕倒五代史補絕倒極笑也王府
戊亦服昭儀嘗卻膠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飛燕外傳
王澄每聞衛玠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
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平

丁敦鎮豫章衛玠避亂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平若在當復絕倒上世說

宋陶繼之枉殺大樂伎後陶夢伎入其口仍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絕倒狀若風顛良久方死冤魂志

梁伏挺與張緬[redacted]為上客立談絕倒

李崗梁李膺子也每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魏書

比齊崔瞻聘陳行過彭城讀道傍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還見以為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北史

隋陳孝意為侍御史以父憂去職[redacted]起為鴈門郡丞在郡朝夕哀臨每一夜聲未嘗不絕倒上

則天初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唐書

貞元中盧頊家婢小[redacted]為一婦所批絕倒于地通幽錄

崔鉉與妻李觀家僮戲為婦狀大笑幾至絕倒王子

前人所云絕倒如此後遂誤以為笑相承不改韻府衛玠下云極笑更誤

哭

發于止者以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情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淮南子

哭路 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淮南子

狼戾 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說苑

哭世 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軺車督郵慶嘗與友人談論漢無統嗣幸臣專勢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子伯哭世謝承書

哭館 趙壹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redacted]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其門求陟自強通陟卧未起壹徑上堂臨之曰竊伏西州抱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柰何命也因舉聲哭堂上驚陟延與語大奇之乃與袁

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後漢

四面大哭 于登第騎萬餘直到姚墓嘗下四面大哭哀號動地長心惡之與其衆議亦哭相應朝野僉載

善哭 唐衛應進士及而不第能為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歎傷者讀訖必哭涕泪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衛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聲不樂為之罷會故世稱唐衛善哭唐書

近泣 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殷民聞之流涕史記

沾襟　蘇秦張儀從横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説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説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 論衡

闌干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闌干耳 談藪

泣緒　齊君景山荊公與市孟嘗聞琴馬遷廢史少卿窮塞荀傷子皆泣緒如絲詎能仰視 江淹泣賦

向隅　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説苑

愁

愁城　攻許愁城終不破盪許愁門終不開何物煮愁能得熟何物燒愁能得然閉門欲驅愁愁終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 庾信愁賦

萬斛　誰知一寸心乃有萬斛愁 上

愁鬼　紈觚棄衣帶偏能損面皮謂愁鬼也

看朱成碧　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 王僧孺詩　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得憶君 武后詩

埋憂　欲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仲長統詩

愁緬　愁逐道夜長針漢迴而脉脉哭[illegible]夢殘行雲去以逐

天中記二十四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真甫校

姓

姓　姓人所生也古之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因生以從女女生亦聲也 説文

紀世別類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所以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言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

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下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矣所以勉人為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絶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其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荊公孫胡魯有仲氏孟氏叔氏季氏楚有昭屈景氏齊有高國崔慶氏以知其子孫也王者之子亦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者之孫亦稱王孫刑德做曰克之命表稷契賜姓子姬皐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

德逸刑禹姓姒祖昌意以薏苡生誕姓子氏祖以玄
子也同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白虎
賜姓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曆之去
就省群后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傳稱氏之徵
官百王公之子弟千世能撰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謂
百姓姓有徵品於王謂之千品昔堯賜契姓子賜棄姓
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爲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爲姓
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redacted]諡或氏於爵或氏
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
桓所謂諡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

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
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
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
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潛夫論
胙土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
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
爲展氏左傳
世祿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
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
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
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
謂世祿非不朽也襄二十四
堯姓伊堯母字慶都配高辛氏而生堯因主人伊長孺
爲姓謂之伊三輔[illegible]
嬴氏秦之先曰伯翳佐舜擾馴鳥獸賜姓曰嬴氏其後
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王氏江氏陳留風俗傳
呂氏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
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
故曰呂尚史記
侯姓侯氏侯爵周微官失其守故以侯爵爲姓陳留風俗傳
趙氏費仲生惡來季勝武王伐紂并殺惡來季勝之後

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游西海忘歸於是徐偃
作亂造父御一日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
爲氏潛夫論
張氏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良
散家貲千萬爲韓報仇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椎副車
秦索賊急良乃變姓名亡匿於下邳上
孫氏夏侯嬰初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平
陽公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漢書
灌氏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爲潁陰侯灌嬰
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上

衛氏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同產兄衛長君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 上

馬氏 馬援字文淵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 後漢書 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 上

第五氏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 後漢

賀氏 賀氏慶封之後慶純儒學有重名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避安帝父清河王慶諱改為賀氏 慶純 晉書

是儀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仕郡郡相孔

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 吳志 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譏祖不亦謬哉 許衍集

奚嵇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 晉書

束晳 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疏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改姓焉 上

棘棗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 上

崔陳 崔正熊 為 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 世說

葛王 諸葛令 恢 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能勝馬邪 上

刁韓 刁彝於桓公坐嘲韓伯曰君是韓盧後伯誤應曰君是韓盧後桓公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彝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歎以為佳 晉中興書

徐盧 徐之才聰辯强識尤多劇談公私會聚多相嘲戲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訌近犬則狂加頸足而為馬施

角尾而為羊許無以對又嘗宴賓客時盧元明在座戲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乃未入人之才即嘲元明姓盧字安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成虜配馬成驢嘲元明二字去頭則是元明出頸則是无明减半則是无目變聲則是无盲元明亦無以對 北齊書

封盧 盧思道嘗謁通直郎渤海封孝壽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壽曰卿既姓盧是盧令之裔 北史

麥竇 隋麥鐵杖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竇不殊何忽相怪時人以為敏捷 北史

馬王 隋姓馬王二人嘗聚宴談笑馬遂嘲王曰王是你元來本姓二為你漫走來將丁釘你鼻王曰馬是你元

來本姓回紇你屋子來背上覓王即帳

賜姓 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遲迥後從與迥戰死高祖嘉之將賜姓為金氏及群臣鮑宏曰昔項伯不從項羽漢祖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 隋書

駝李 人魏時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也恐不得預星夜乘明駝倍程入洛而事已定訖故至今謂之駝李焉 [illegible]

牛馬 牛弘為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卧食菓子嘲敞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軥今見隴西牛卧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 上

天中記　卷二十四　六

蟒氏 高宗廢后王氏及蕭良娣皆為庶人因之別院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尋又追改后姓為蟒氏蕭良娣為梟氏 唐書

梟氏 隋煬帝誅楊玄感改為梟氏

虺氏 則天朝博州刺史琅琊王沖據博州起兵沖父豫州刺史越王貞又舉兵於豫州與相應討平之改姓為虺氏 初貞在蔡州於城西水門伐鑿水不見其首 上

蝮氏 乾封元年改武惟良為蝮氏

劉氏 貟半千字榮期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貟 [illegible]

半千狀云本姓劉氏彭城與星人宋宗室營陵侯劉遵考子起部郎中凝之後宋之禪因留北魏太武以忠諫比伍貟改姓貟氏懷遠懷遠六代孫半千 古今姓纂

南史宋有劉凝之因留北魏慕伍貟忠烈改姓貟氏大武帝賜名懷遠 姓譜

宋書營浦侯遵考武帝族弟非營陵也子澄之琨之亦無凝之魏太武盡終于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齊受禪在順帝昇明三年魏孝文之太和三年也相去已二十九年矣南史隱逸傳劉凝之答臨川衡陽二王書曰頓首稱僕不脩民禮卒於元嘉二十五年其史具在可考也乃姓纂謂太武以忠諫比伍貟姓譜謂凝之慕貟改姓著述之家俱相承而莫辨焉然則姓

天中記　卷二十四　七

氏之書詎可憑耶

通志氏族畧謂涼有安夷人貟半千不及唐之半千豈其誤耶

禁門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趙郡隴西二李其族望恥與諸姓為婚也 高士廉傳

以易自筮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 新唐書

矜氏 朴蘊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耶其人俯首不能對

姓胡冒 令狐綯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恡其力

是遠近皆趨之至有以胡冒令者進士温庭筠戲為嘲
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南部）
朱耶　朱耶赤心者或云其先塞上人多以騎獵為業胡
人三十輩於大山中見飛鳥甚衆鵶鵶於一谷中衆胡
就之見一小兒約纔二歲已來衆鳥啣果實而飼之衆
胡異之遂收而衆遞養之成長求姓衆云諸人共育我
大遂以諸耶為姓言朱耶者訛也（上）
復姓　成汭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為浮屠後入蔡賊中為
賊帥假子更姓名郭禹昭宗時為荊南節度使請推官
鄭準為表乞歸本姓云名非霸越乘舟難效于陶朱志
切投秦出境遂稱于張祿成為本姓郭乃冒稱避本犯

禁之辜敢歸司寇別族受封之典誠愧諸侯其表甚為
朝廷所重（五代史補）范禹偁之唐人隨母改適張氏冒姓
張名諤天成中登第始欲歸姓上訴字答曰昔年上第
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歸鄉復作范睢之裔孟知祥以為
蒙陽令永籍為翰林學士（九國志）范仲淹二歲而孤隨母
謝改適長山朱氏遂冒其名說登第既登第後乞還姓表
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
陶朱
陶齊　陶穀本姓唐氏避石敬瑭而改焉小字鐵牛（鹿門先生）
存　字沆出與河中嘗寄陶書云每過中流潛聞令德陶
初不為意久之方悟蓋河中有張燕公鑄條橋鐵牛故

碎石卒字也

也（神閣誌）
敬文　文彥博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姓文）
至漢復姓敬入宋其大父避翼祖諱又更姓文於敬氏
避諱各用其一偏或為文氏或為苟氏然敬氏從苟非
苟也從攴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聞見錄）
何敬容為尚書令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書）署名敬
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戲之
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梁書）
乾符末有客題青龍寺門曰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
沙有沙彌曰敬文不在苟字也（[illegible]）
按敬從苟從文自梁已然矣邵氏作斋音棘毛氏韻
因之豈以陸倕等為誤耶

馮矢　馬宮字游卿師丹薦其行能高以宗後代孔光為司
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漢書）
避難　城陽炅橫被誅四子一守墳姓炅一避難徐州姓
香一居幽州姓桂一居華陽姓炔四字並音桂字各九
畫以避難也（後漢太守陳球碑陰）
謝射　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命為將軍出
征以姓謝名服不祥改為射氏名咸（三輔決錄）
周姬　侯景篡置七廟偽請七世諱景常有知景祖名乙
羽周及篡以周為廟諱改周弘正周名珍姓姬（南史）
魚鄭　鄭注本姓魚冒為鄭故當時號魚鄭乃用事　覆

謂曰水族注敗前菌生所服帶上晴中藥化為蝶數字

飛蠹 新唐書

桑姓 桑維翰舉進士主司惡其姓桑喪同音人勸勿舉進士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五代史

名字

吐情 人必有名何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咳笑與人相更吾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名之於宗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為宗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畧故於燕寢殷以日名子何殷家

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尚書言太甲帝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何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巳也何以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太王名亶甫王季名歷此殷之諸侯也不以子丑為名何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枝也幹為本本質故以甲乙為名也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事旁其形故名或兼或單也依其事者若后稷是也棄之因名之為棄也旁其形者孔子首類魯國尼丘山故名為丘或旁其名為之字者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若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 白虎通

敬成人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illegible]上

名本字末 君之於臣先生之與其門人名之可也至於同官之於僚黨同姓之於昆弟同門之於朋友可以稱其字而不可斥其名故公羊傳曰名不如字者非謂其人之名不如其字尊乃謂為人所字則近乎見尊為人所名則近乎見卑也古之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擇淑令所以祥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幣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遍告內外所以昭其名也書而藏之所以實其名也賤者避焉

所以貴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禮字係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為本故尊為末故卑尊故其禮詳卑故其事畧也且婦人無名故賤於丈夫野人無名故賤於學士名者己之所以尊尊者之所以命己字則己之所以接卑卑者所以稱己未有用之於尊而為卑用之於卑而為尊者也 欽見秦記

制義 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桓二

名有五　桓公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公問名於申
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
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
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
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
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
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是以大
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六上
旌功　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冬十
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以命宣伯文十一得臣因名宣
伯曰僑如以旌其功也

無駭　齊惠之妾蕭桐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
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有狸乳而鸇覆之人見
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為頃公搜神記
待事　魯昭公越乍于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
曰陽州定八欲自比僑如
伯魚　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
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夫子榮君之賜今本
作觀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家語
取馬　衛青生子或有獻騧馬者乃命其子曰騧字叔馬
其後改為登字叔昇西京雜記

猶不名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已
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
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
俠自喜聲聞梁楚間漢書
慕藺　司馬相如名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
更名相如漢書
更名　劉向本名更生恭顯誣譖周堪張猛死更生傷之
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依與古事悼已及同類遂
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
本傳宋郊有譏之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因請更名
嘗移書葉道卿清臣曰為同年葉戲吝云清臣宋郊榜

第六人登第徧閱小錄無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吝詩
云莫驚書錄題臣向便是當時劉更生
元服　袁賀字元服祖父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
會賀賀嚴舊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曰賀字元服
風俗通
臺卿　趙岐字臺卿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漢
元歎　顧雍從蔡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
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
此也江表傳雍字元歎言為蔡雍之所歎因以為字焉吳錄
小同　鄭玄一子名益字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
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妻有遺腹生男玄以太

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又手理與玄相似故名曰小同別傳

依謙王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以玄默沖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魏志

作名字孫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撢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皆字伯明者也孤常哂之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𩅟灣字𧊅迄次子名𩃙觥字𩅉礥次子名壾莽字昷舉次子名𠅨褒字𠅩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度易棄避吳志

國武陳武小字育於臨水令陳君君奇之起義欲易其故字武紅陂因起曰里語有之部字既數[illegible]若語今當易字當有於心嘗聞長御暴蘭相如之行故字相如在鄉里久聞故老之說稱漢使蘇武執忠守志不服單于流於漠北擁節牧羊寄秋鴈以訴心因行雲而託誠高山仰止意竊慕之陳氏嘉其志遂名之曰武又欲令字仰顯其本是胡人而石勒石虎諱胡曰國人故因字之曰國武別傳

慕荀袁粲父濯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愍孫幼慕荀奉倩之為人白孝武求改名為粲不許至明帝立又請改為粲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明帝多忌諱又語袁愍為殞門帝意惡之乃令改焉南史

名世用之字王胡之子茂之茂之子裕之裕之子瓚之瓚之子秀之南史王彪之尚書僕射彬子也彪之子臨之臨之子納之納之子准之准之子輿之輿之子進之上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楨之晉書獻之以兄子靖之嗣靖之之子悅之晉書宋

孫同祖名安同遼東胡人也父屈仕慕容暐長子屈明元時典太倉事北史

改名袁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字千里南史

剛梗游肇字伯始孝文賜名焉博綜經史動存名教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百寮攝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北史

名乾魏鎮東將軍劉乾碑云君諱乾字天金石錄

盜毆莊里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毆盜袴衣出釋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毆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盜幾至于殪劉子

祖父同名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志曰君諱靖字禮襄

陽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監
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勁楷類褚河
南容齋一筆

半千 員半千字榮期始名餘慶舉童子房玄齡異之長
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年
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唐書

易名 姚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時以字
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上

賜名 陸象先元方子也始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
是謂象賢者乃賜名焉上

瓜子 賀知章祕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

別憂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
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為鄉里榮上曰為道之
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人也
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曰上何
謔我耶吳人孚乃瓜下為子豈非呼我為瓜子耶傳信記

名似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父嘗
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
作者刊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
得姓下是鳥偏傍曳腳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
汝不為相即世世名鳥旁而曳腳也鵬舉生鴻漸而名
字亦前定矣況其官與壽乎劉賓客嘉話

神命 李西臺栖筠避暑於青龍寺夢戴白神人云昔
氏相宣王致中興君男亦佐中興之君可以吉甫名之
傳戲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己短為天下士歸重不敢有
所斥稱贊皇公云新唐

索繼 馬燧之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
二義意謂索繼也國史補

同帝王 苗晉卿十子發丕堅粲垂向昌稷望咸粲德宗
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政有
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粲等宜與外官贄為
奏辯帝然之而粲官終不顯新唐趙堯李舜未聞為逆於
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而諱者以此言之可

謂究矣大學衍義

賜舊名 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德宗以張萬福為濠州
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為
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
也復賜名萬福唐書

名子 楊遺直為蘭陵溥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
即大拜發已下皆至丞相發以春為義假以夏為義收
以秋為義嚴以冬為義皆有大學登第上

巖龑 南漢劉龑初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
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龑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
書滅劉氏者龑也龑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名

音儼以名焉 五代史
齊聖 汪台符歙人能屬文烈趄善之而宋齊丘疾其
髙屢爲詆訾台符由是不平齊丘始字超回台符貽書
誚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稱字齊丘大
慚改字子嵩因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沉石城蚵
蚾磯下 南唐書
兩曾參 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
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
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
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
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 戰國策

秋胡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
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而死不
可妻也馳駒曰昔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年休
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
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
于茲未有被辱如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
人妻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返既還乃向所挑之婦也
夫妻並慙妻赴沂水而死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 西京雜記
毛遂 趙有兩毛遂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
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
客也
公孫弘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請西觀秦王昭王聞之而
欲醜之以辭弘言昭王不好士昭王笑而謝焉公孫弘
可謂不侵矣呂不侵公孫侯年六十以賢良對策拜爲
博士後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 漢書 虞延欲辟幽州從
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英而止 後漢書
董仲舒 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 爲群
儒首 漢書贊 齊魚復侯子響武帝四子也爲都督荊州刺史
直閣將軍董蠻粗有氣力上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籍
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
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

遠矣 上稱善 南史
孔安國 孔子十一世孫爲漢武帝博士承詔作書傳又
作古文孝經傳亦作論語訓解 論語正義 孔安國字安國孔
愉子也以儒業顯孝武時甚蒙禮遇安帝時歷尚書左
右僕射 晉書
張禹 張禹字子文宣帝甘露中諸儒薦禹詔蕭望之問
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後代王商爲丞相封安
昌侯 漢書 張禹字伯達性篤厚節儉和帝時爲太傅安帝
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 後漢書
張衡 張衡字平子大將軍鄧騭奇其才崔瑗之稱曰數
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 上 張陵入鵠鳴山自稱天師陵

子樹爲傒師隋張衡殺文帝武后令史張衡官四品
李膺李膺字元禮桓帝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
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後漢書
士李膺字公儼爲浩令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
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
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
嘉其對乃以爲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南史
張說劉璃爲益州張說代之璃去任將佐遮制將還朝
人曰隨我上豈可爲張說作西門客耶宋書張說字道濟
玄宗時爲右丞相中書令開元後不以姓著者曰燕公
云唐書張說之爲丞賁也朝士多詆之王質景文沈瀛子

天中記　卷二十四　二十

壽始俱在庠校有聲既而俱立朝物與亦歸之相與言
吾儕當以諂說爲戒衆皆開其說而壯之已而賀蒼徒
說所肯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憮然明日喧傳清
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焉曾東
李綱李綱字文紀少慷慨尚風節始名嬰慕張綱爲人
改焉仕周及隋入唐爲太子少保帝以綱隋名臣手敕
未宋名賢李綱字伯紀高宗時爲相爲黃潛善王伯彥
所嫉張浚仍劾所打進且飭宥客也以所厚客宋齊愈
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之罪遂罷綱提舉洞霄官宋史
韓翃天寶宰奉進士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德宗批曰
與韓翃時有兩韓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

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
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時
建中初也本事詩時有翰林學士常綬華陰令常綬題點
李益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時人
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而尚書亦焦門
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
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因話錄
漢初張良石虎右僕射張良梁王彭越苻堅平陽將
軍彭越武帝時將軍李廣北齊御史李廣益州刺史
任安蜀秦宓薦儒士任安會稽太守朱買臣梁元時
武昌太守朱買臣昭帝時衛尉王莽後王莽篡漢元

天中記　卷二十四　二十一

成時丞相王商蜀志王商爲嚴君平立祠後漢儒林
張玄吳張紘子玄晉張玄與謝安圍棋張綱埋輪慕
容超尚書郎張綱隆劉裕爲攻其相帝時司空張溫
吳張溫使蜀丹陽車騎張爲盧帝時司空劉弘晉劉弘
武帝時有劉弘晉壯侯張華慕容德黃門侍郎張華成公綏
張華重其文慕容超太史令成公綏晉書不能
端
不違周頌祀文武之樂歌雖曰京周厥後嘵嘵曰駿發
爾私此廟中不諱也春秋傳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
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此臨文不諱也文
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

胡而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詞為祖蝎周禮有昌本之
姐詩有感鍪之詠大誥弗棄基不諱后稷棄字孔子父
叔梁紇而春秋書臧孫紇成王諱誦而吉甫作誦之句
正在其時此詩書不諱也東坡志林

同訓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傳
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
布皓呼腎腸為腎修也顔氏家訓

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禮

辟兵為狂莊子曰宋桓公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
人止之後為狂也司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
侯名辟而前驅呼辟故為狂也史宋世家注　史桓侯名避兵

正征正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于趙因名
為政後以始皇諱故音征正義
史月表二世二年三年俱書端月不云正也又盧生
云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老子天得一以
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巳讀征音矣
又禮緇衣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前書叙傳其在
于京弈世宗正子政博學三世成名

西漢諱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武帝諱徹以
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為孫卿至
唐楊倞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元帝諱奭以奭氏為盛
氏

漢司徒盛允梁國虞人也其先奭氏自漢中葉避
元皇帝諱改姓曰盛水經注

東漢諱明帝諱莊相襲謂莊為嚴莊光為嚴光莊君平
為嚴君平後書君平傳贊亡不適依老子嚴周之指著
書十萬餘言殤帝諱隆以隆慮為林慮安帝父諱慶以
慶氏為賀氏見姓氏

杜度世微名與姓音同者必稱杜度被杜恕篤論云杜
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草書魏時以其名同武帝故隱
而稱字後人見其姓杜字伯度後又削去伯字呼為杜
度明知度非名也竇集

吳諱吳黃龍三年嘉禾生于由拳改縣曰禾興後孫皓

父名和改曰嘉興地志

晉諱司馬師諱師以師保為保傅以京師為京都司馬
昭諱昭以昭穆為韶穆昭君為明君帝昭為帝曜■帝
諱業以建業為建康
李涪云昭本如字為晉諱昭改音韶案說文昭明也
韶樂也自有佋穆字以昭為佋蓋借音耳

梁諱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乃謂銷鍊物為
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烟有諱桐
者呼梧桐樹為白鐵樹便似戲笑耳顔氏家訓

隋諱隋帝諱忠凡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為侍內中書為
內史中廬為次廬魏徵隋書凡忠字皆謂之誠謂死事

之臣爲誠符[?]唐太宗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煬帝諱廣以廣[?]爲長樂廣陵爲江都
唐諱唐高祖之祖諱虎以猛獸代之晋書易石虎以季
龍北史易韓擒虎以韓擒禽虎儀同爲赤彪南史梁紀
作[?]皆仁獸騶虞紀九錫虎賁之士作武賁[?]改作
雲龍神獸門地志武林本名虎林唐因避諱改之 高
祖父諱昞北史丙以景字代之如景子景午景成之類
除[?]鐵券文貞元二年歲次景寅高祖諱淵淵字盡改
爲泉字龍淵爲龍泉晋書劉淵爲元海戴淵爲戴若思
北齊趙文淵爲趙文深太宗諱世民凡言世皆曰代民
皆曰人南史王規傳俊民作俊人柳宗元平淮夷雅曰
示中記 卷十四 宙
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民部曰戶部
太宗諱世民故今睇[?]弃皆去世而從云漏泄緤紲
皆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形相近與[?]葉相近者皆
從云則泄爲洩矣故又從云而變爲曳也民則易而
從氏昬愍泯之類至今循或從氏也 潘官紀聞
高宗諱治凡言治皆曰理章懷云至理之主不代出陸
贄曰與理同道罔不興[?][?]罔理韓文策問垂衣裳而
理爲而理玄宗諱隆基太一神君基民基并改爲其
宇隆州爲閬中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以署預爲署
藥德宗諱适改括州爲處州穆宗諱恒以恒山爲常山
宋諱太祖諱匡胤賈香印者呼鳴鑼仁宗諱禎呼蒸餅

爲炊餅雜[?] 大中祥符有神降自稱宋祖名玄朗詔內
外不許斥犯 事史朝 朗山改爲確山 [redacted] 爲字諱[?]避嬪名
者仍其字而[?]音[?]句字者是也加金字者鈎光祖是也
加絲字者[?]訪是也如草頭者若湖是也改爲句字者
句忠是也增句龍者如淵是也句龍去上一字者大淵
是也 譯畢
后諱呂后諱雉封禪書[?][?]野雞夜雊晋簡文鄭后諱阿
春以春秋爲陽秋富春爲富陽蘄春爲蘄陽武后諱曌
以詔書爲制書[?][?][?][?]中宗太子重照[?][?]淵[?]
金鳳花中都習宮闈嫉語謂鳳兒花光宗后慈懿李氏
之生[?][?]爲[?]儀于黑[?]名曰鳳娘逆正位坤極六宮避鳳
氏中宜 卷三十六 [?]
諱稱曰好兒女花 四朝聞見錄
后家諱天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
華州爲[?]州 [?]
閻王[?][?]緯[?]勒諱羅勒爲蘭香馬勒爲[?][?][?][?][?]王
爲今家留什爲駐仕上蘇州許墅本[?][?][?][?]
錢氏諱鏐因改名[?][?]地楊行密據江淮[?][?]今
以行[?]爲[?][?][?][?]揚州民呼蜜爲蜂糖[?][?][?][?]宋温
改城曰墻又改曰洲如東都州向州北是也 [?][?]
避王審知諱沈氏去水爲尤
行密父名怤與夫同音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御
史大夫爲御史大卿至有吳[?][?]守鍾[?]題詩云金紫光

祿大𦬊御史大及銀青光祿大皆直去夫字
戊字與茂同音俗呼為務吳中術者及北人語多旨
武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
字請改為武以戊類成字也
宋書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世家以張孟談為張孟同季
布傳貴人趙談為趙同與任安書同子參乘袁絲變色
■王羲之祖諱正每書正月為初月或作一月餘則以
政字代之 范曄父名泰後漢書郭林宗為郭太鄭公
業為鄭太■李翱父名楚金故為文皆以今為茲■蘇
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為叙或改作引字
孔氏雜說范曄父諱泰後書以泰為太李翱父楚金
天中記 ■卷二十四
下事文類聚落曄父泰字及下句合璧抄之即以楚
金為肆之父誤甚晉書羲之祖正野語以為父舊歷
翱父楚金野語以為祖俱誤
同官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為侍中表以王瑜名犯私
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
心瞿亦明前詰而禮復云君無所私諱大夫之所有公
諱無私諱王祐名犯父諱聽許換曹蓋是恩出制外耳
夫臭朝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
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 晉書志
晉志 晉東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為越所表遣渡江文
改毗陵為晉陵 輿地志

改門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子鳳字景文
卒於宋世明帝贈始安靜王改華林鳳莊門為望賢門
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為神鳥而改鳳鳥為神雀 南齊書
范諱 殷淳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羨盡勗
云益殷尊羨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筯曰何無忌諱
南史
代 王亮王攸之子為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
有晉陵令沈瓚之性粗疎好犯諱亮不堪遂啓代之
瓚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
為攸字當作㕦傍失猶為犬傍失酋傍失若有心怨傍
心攸乞告示亮不及履下床跣而走瓚之撫掌大笑而
天中記 ■卷二十四
去 南史 今本及通志作無嚴尊傍犬為犬傍無嚴尊
失諱 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為世所譏又臧逢
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
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
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
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並過事也 顏氏家訓
不為照字 劉緬緩縉兄弟並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
為照字惟依爾雅火傍作召耳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
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呂尚之兒如不為上
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 上
覺雅 宗如周以附僚屬前咨至應支尚書嘗有人詐事

於如周謂為經〃。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
州官如周曰尔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秖言如
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周官名如周早知如周官名如周
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鄉自責見傲
反深衆咸服其寬雅 北史。
觸觸生 蕭安生字植之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
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群公哂
之
鏟石 韋皐為西川節度使沒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
凡刻石皆皐名者皆鏟其文尊諱之 唐語林
誤犯 韓僕射皐為京兆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一

一心記公之家諱及稱官銜畢而誤呼先相公名公但
慘然因命重讀亦不之罪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傅膏
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
竟不以為過是得大體矣 因話錄
諱樂 常有翼尚書有重名平生不飲酒不務歡笑為家
諱樂故也 [illegible]
麻胥相公 崔徵五拜相權傾天下陰詬可畏其父慎由
人改呼由為麻胥避其諱時號為麻胥相公
諱石 石昂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為臨淄令習入朝
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
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責彥朗曰內侍

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
即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
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戒 五代史
無寸道 馮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馮相
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
禮可乎李拂衣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
導字何謂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
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慍色 五代史補 道門客講道德首章
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
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illegible]
貫為千 錢元瓘[redacted]浙浙人以一貫為一千 [illegible]

準去十 寇準當軸人避其諱去十為准至今[redacted]書承用
之 [illegible]
漢口兵士 承平時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
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
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
兵士書都下鬨然傳以為笑 老學菴筆記
婢請罰 薛肇明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宣和末
有朝士新買一婢頗熟事用會客命出侑酒偶一客語
及京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得
其才征爵太尉家每見與賓客會飲有犯京字者必
罰平日家人誤犯必加笞罵太尉脫或自犯則自批

其頰以示戒云閒燕常談
良臣為賊錢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遂改去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殊為可笑桯史
墨池皮㮰朝奉郎于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為墨池謂鼓謂皮㮰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一郡有李彥古者以進納得官過郡謁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㮰謹祇候參僧彥一見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倦遊雜錄
二十為念吳主之女名二十而江南人呼二十為念而此人不為之避也書蕉
天中記 卷二十四 三十

聖

加筭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筭三萬六千又賜紀二十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月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風俗
紀符五百載聖紀符雜紀
受圖四千五百六十歲精反物提命乙把河出圖聖鄭思鄭玄注曰聖謂堯也天挺命人當起者河乃出圖堯帝堯舜而思之以受曆數也上
德合天地哀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家語
知通大道哀公曰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illegible]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大戴禮
西方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答曰聖則丘何敢曰三王聖者與答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與答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答曰三皇善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曰然則孰
天中記 卷二十四 二十一
者為聖孔子曰西方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列子
不謀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莊子
利器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上
天行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上
道之管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則可謂聖人矣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

百王之道一是矣 荀子 聖人者道之極也

資陰陽聖人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之理即聖人之盡但盡陰陽之理則玄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于外知而理盡自然知者也 五經鈎沉

生知生而知之者上也問曰孰生而知之乎答曰聖人二儀既判懸象列曜八風有序四氣錯御覽日月而遵陰陽之數消經八節俯仰玄黃彌綸天地之體究竟有生之機贍天為師用聖已心故曰生知不亦審乎 上

民之父母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養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為之城郭以居之為之宮室以處之為之庠

序之學以教誨之為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之謂也 尚書大傳

脩本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見默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 淮南

躬脩聖人內脩其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乎天神之和若然者橫廓六合兼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 上

與道沉浮聖人將養其神和柔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偶百事之變無不應 上

若鏡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上

待時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 原道 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 說山

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 文子

謀府聖人不為名尸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于虛無動於不得已 詮言

足譽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脩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 上

衡聖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上

通分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于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 說山

抱天心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 泰族

九拂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 上

猶赤子聖人之於百姓其猶赤子乎饑者食之寒者衣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說苑

郛郭居政當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郭也 子思子

似水火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愈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揚子問道

知之不用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 五百

齊楚聖人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 桓譚新論

聖神儒者論聖人以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 論衡

知天上天之心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不能知天 上

聲通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調暢萬物 風俗通

無外無內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稟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閎窮品物之情狀穢濁滌出於無外沉微淪於無內 孔融聖人優劣論

王子於天聖人所稟於四時也所稟於元氣也高不可測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此所以稟於天也 姚信士緯

生神川神州何以專生聖人聖人曾不產於絕域乎推此論之明神州者處乾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愷爽源流清暢其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聲音得節性理調良 上

如天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焉 傅子

機杼聖人臨機握杼織成天地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 上

躰道夫躰道者聖游神者哲躰道然後寄意形骸之外遊神然後窮變化之端故寂然不動而萬物為我用塊然玄默而衆機為我運 李康運命論

承照天者為萬物之根本冥然而不言百姓生而不有其功萬物成而不被其勞聖者承天之照用天之業聖宣其道者也 殷仲堪天聖論

無應夫道以至虛順通聖人以忘懷無應 祖台之通論

知要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 尸子 聖人非能盡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察要以致萬物故寡數而多功 劉子上賞

制民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 策書

知石 毋識山石西南大荒中人身長十丈其腹圍九丈

踐蝺蛇戴朱鳥左手馮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
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上人所屬知百穀
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俗曰聖人）一曰哲（俗曰哲人）一曰先（俗曰先知）
一曰通（俗曰通達）一曰無不達凡人令神人
也（神異經）

賢

道足以化　哀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
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
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
病貧此則賢者也（家語）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大戴）
三常　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為常二曰官以任

賢為常三曰士以敬賢為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周書陰符）
不治　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或求賢
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弗能盡此其三也（說苑）
審情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
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
雖貧不受汙君之祿（說苑）
非禮不進　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然而非禮不
進非義不受（孫卿子）
至德為心　夫賢人者至德以為己心行道以為己任處
則不求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為其身不□□君□□
義於朝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藏其君之

德欣欣歌舞其君之德（任子）
達賢傷賢　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
子孫嫉賢者其名不全（黃石公）
為杖　故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
賢為杖（新語陸賈）
託賢　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是故絕江海者託
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說苑）
求賢自輔　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
輔有英俊以治官（上）
國器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
得人故聖主必得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候明主以顯

其德千載一會說論無疑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
若巨魚之縱大壑其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比肩　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謂
之比肩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物理論）
得賢　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
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
以也（呂覽）
積賢　氣之精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
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
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也謙尊自

早者仁賢之所事也能致精則合明而壽能致賢則德
澤洽而國太平 春秋繁露
折衝 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野有螫虫蔾藿爲之不
採國有賢人折衝千里 文子
賢代 以賢代賢謂之順以不肖代不肖謂之亂 桓譚新論
大務 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 [illegible]論
舉賢 文王曰君務舉賢不獲其功何也太公曰舉不察
易文王曰舉賢若何太公曰察賢察名選才考能則得
之也 六韜
禮賢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
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
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 呂覽

恐失 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
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
以國驕人 史記
分職 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
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周
南無美而召南有之 樂動聲儀
未遇 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飯牛於秦傳鬻以
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
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
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
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
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呂覽
賢大夫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
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必遽伯玉
也公曰何以知之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
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惰行今伯玉
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
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反戲之曰非
也夫人進觴再拜賀之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
妾謂衛獨有伯玉耳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

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
語夫人其實焉 列女傳
[illegible]士 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群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之
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者數十人皆令
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況武子之生也不利其家死不
託其孤臣敢以爲賢 韓詩外傳
佐多賢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
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黯曰謀利而得害猶弗
察也今遽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
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
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

不動類 目 召

養賢 獵吾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redacted]而嘆董安于曰敢問何嘆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 王孫子

百福之宗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治道孔子嘆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人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家語

推衣 昔思華子成文子三人相與爲友聞楚成王好士三子相與俱往見之於豪欲巖之間卒遇飄風暴雨俱

伏於空榔之下衣寒糧乏度不俱活三人相視歎曰與其俱死也豈若併衣糧於一人哉二子以苹爲賢推衣讓之 孝子傳

飢渴 晉人有公儀休 治者 祇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孔叢子

進賢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筆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達賢耳衛君曰賢則固寡人之所願也 上

誠用 忠言謂中向曰吾所患者不知賢中向曰人之患不任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郤賢者行也言行相反而欲賢者用不肖者廢不亦難乎人主誠用賢則境內賢者出矣不賢者至矣 呂覽

察賢 尹文子見齊宣王王嘆國家賢尹文子曰使國悉

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不可也尹文子曰不然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尹文子

六翮 桓文漢高歲群賢以爲六翮託豪傑以爲舟楫 崔駰

國紀 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拾遺

處世 賢者之處世猶金玉生於沙礫豫章產乎幽谷下不進之於上則無由而至也 鄧子論

君子 夫君子也者其賢宜君國而德宜子民也宜履此位者惟仁義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 潛夫論

英雄 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代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聰能謀始明以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 人物志

人物雅俗 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洪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矣 子 綱

五品 賢有五品謹敕於家事順悌於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篤行廉平公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於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疏殊於衆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 桓譚新論

受選 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白虎通

英俊 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以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 文子

二十五人 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人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

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聖人者以目眎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眎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 文子 明

行品 擬玄黃之覆載揚明光以表微文照曷而備體達獨見以入神者聖人也蘊高亮之純粹挺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思不惑過而諮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為蹈脩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甚焉營於存亡保髮膚以揚明者孝人也甚刪隱於有生恆恕己以貞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嶮難而一節者忠人也

難覺禍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量理亂以卷舒與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命者雅人也忍廢以勁清節無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操素不染縈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盛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據銳凜以立言辭炳蔚而有文名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驍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覽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鋭巧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哲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為己

任者篤人也縈紋分以守終不逃辱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安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博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疑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探示索於中構智循豫以兆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聲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功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探樂而無懾雖險逼而不沮者毅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謗而晏如不惱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蹈善人之迹者下人也不致禍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慄邪彷以偷苟潔利己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止塗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嫉基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誹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尚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擇

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欲剝地而亡義弃廉耻以苟得者貪人也營鶩進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耻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進雖多為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脩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很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illegible]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瑣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聞事正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歷良規而尊剝者惑人也無濟拯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

人也既疾真所不逮又疾他人之有之者妬人也貪財殺而輕義覩困阨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求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狹而偏黨志唯務於貪利者小人也嗜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戚之異緊快蕩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友于六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脩尚又怠情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之威儀無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須臾而如前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拔淺短而多謬闇於人之臧否者笨人也慢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嚚人也視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蕩道義以趨趄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

天中記 卷二十四 四六

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貴豪如僕虜值衰微而不忠者匪人也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身衣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游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罔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者剌人也 行卷品村

五儀 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哀公曰敢問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聞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所謂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辯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

天中記 卷二十四 四七

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若此則可謂大聖矣 荀子

忠

高行 忠者臣下之高行 管子

三忠 忠之道有三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怨之是謂下忠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 韓詩外傳

忠臣 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

行事以偶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
上臣也 說苑
逆命利君 謂夫子皮對陳成子曰從命利君為之順從
命病君為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 上
純臣 衛州吁弒桓公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
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
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君子曰石碏純臣也
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隱四 左
碎首 宋萬弒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
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
可謂不畏彊禦矣 公羊 莊十二

天中記 卷四十

納肝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
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
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
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
哀而止曰臣請為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
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
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
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
可謂有功矣 呂覽
自刖 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
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

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
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左 莊十九
忠貞 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
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
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
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
貞也 左 僖九
古制 晉惠公卒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
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
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
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

天中記 卷三十

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左 僖二十三
忠於公室 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范文子謂欒武子曰
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成十六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
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
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
忠乎 襄五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
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
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
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
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

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
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
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
夫魯語
民望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
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
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襄十四
贖國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
予我詹鄭伯叔也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
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
人將[redacted]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
天中記 卷二十四 五十
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
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
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
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
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語
刑衛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
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宣十二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
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
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
死之十二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四十
士臣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㝢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

非奪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
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遷
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是君皇安而
椽爵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
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
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
何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乎乃
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晉語
易位䇿之戰晉韓厥逐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使公下
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
天中記 卷二十四 五十一
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
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
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
入三出成二
斷脛決腹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
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
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
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脛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
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戰國
勞身焦思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一
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强敵而

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於是秦出師救楚退吳師復楚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 上

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申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新序

死事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柰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說苑

斷臂　崔杼殺莊公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左襄二十五

崔杼弑莊公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其御止之曰君無道聞

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安得食亂君之祿而死治君之事乎申蒯至門曰請入弔門者以告崔杼杼令勿內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以與門者與示崔杼杼陳八列令其入申蒯投劍呼天鬭殺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 新序

死義　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鬭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上

納諫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

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

不從劫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新序

不事二君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歠賢使人謂歠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歠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歠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歠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說苑

路中大夫 景帝時吳楚七國反齊孝王狐疑城守濟北二國圍齊齊使路中大夫於天子還報曰堅守比至二國圍齊數重無從入二國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大夫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二國誅之 漢書

詐忠 匈奴求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 漢書

疾風勁草 光武爲大司馬以王霸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上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 東觀漢記

宋明帝府尉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者惟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曰卿可謂疾風知勁草 南史

太宗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議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 唐書 李絳論古今以宦官統師等事憲宗怒絳謝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 本傳

禮義之主 鮑永字君長到京兆霸陵過更始冢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辭也遂下車哭盡哀而至西至右扶風推牛上苟諫冢上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時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之 東觀漢記

惠臣子鮑昱字文淵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
降檄上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
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
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上
蜀志忠義傳彤先主退軍斷后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
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僉后
為關中都督景耀中見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
義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
不顧父彤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
為異晉書

易雄長沙瀏陽人為舂陵令聞王敦作逆譙王承

天中記　卷二十四　三十六

檄至雄馳檄遠近列敦罪惡俄而王師敗績敦得雄暴
出於姑孰以檄示之雄曰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
國難安以生為今日即戮得為忠鬼乃其願也晉中興書敦
憚其辭正釋之眾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其
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
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晉書

[illegible]張禕者吳郡人恭帝為琅邪王以禕為郎中令及
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甖付
禕密令酖帝禕歎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人間哉
不如死也自飲之死晉書

烈士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太宗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
至和龍住外舍不入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
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
按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
見逼也與跋往復聲色俱厲然終不撓屈既而跋止什
門什門於群眾之中回身背跋披袴后襠以辱之既是
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
拒而不受和龍人聞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
四年後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
世祖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狂豎肆害勇志壯厲不
為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為上
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魏書

天中記　卷二十四　三十七

賜骨　齊平東雍州刺史傅伏堅守不降帝遣高孝寬將
伏子世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令授上
大將軍武鄉郡公以金馬腦二酒鍾為信公宜急下伏
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忠為子不
孝須即斬以示天下帝又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
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齊主入關哀號良久乃降帝
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代被任華命不
能自死羞見天地帝執其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國
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
以相付授上儀同也北史

排闥　陳霸先誅篡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沈恪勒兵入

宮衞送梁敬帝如別宮恪排闥入見霸先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霸先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

兄弟忠節　武后時許欽寂與契丹戰於崇州軍敗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安東都護裴玄珪在城中欽寂謂曰狂賊天殃滅在旦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弟欽明為涼州都督戰敗爲突厥所執將至靈州令說城中早降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內有美醬乞二升梁米乞二升墨乞一挺時賊營處四面阻泥河惟有一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與其簡兵練將候夜掩襲城中無喻其旨者尋遇害兄弟同年皆死天下論者稱之 唐書

不忘君親　唐明宗召蜀中舊臣賦蜀主降臣唐詩王偕等賦詩獨中丞牛希濟曰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難保舊山川明宗曰希濟不忘君親忠孝也賜絹百段 北夢瑣言

石陂　後唐應順末少帝失位自洛走河與數百騎欲奔鄴將晉高祖自鎮常山亦自鄴詣闕夜與帝遇于獲嘉東見俱入衞郡郵舍中是夜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誅屏人對語方坐於亭應帝家遺卿士石敢袖鐵立其後伏口者俄起左右驚擾敢素有勇力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尋死焉 五代史

忠正　周世宗伐南唐至淮上淮兵大敗諸將或走或降劉仁贍鎮壽州獨堅守不可下 馬令南唐書 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為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周廷構哭于中門又[redacted]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為出涕 陸游南唐書 次年世宗復來伐仁贍病且死其副孫羽等詐為仁贍書以城降[redacted]宗命舁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復使入城養疾世宗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太尉兼中書令 馬令南唐書 仁贍不起以手指口而卒時日陰晦天雨黃沙年五十八 江南野史 州人

皆哭偏裨及上卒自[redacted]以殉者[redacted]十人世宗遣使弔祭追封郡王其夫人不食五日亦死 陸游 元宗聞仁贍卒哭之慟及贈太師焚其誥曰魂兮有知鑒周惠耶歆吾命耶夜夢仁贍拜堦下若受命然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赴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五代史 馬令 仁贍至今廟食壽春不絕 陸游

不負陛下　唐使右僕射孫晟使周給事中王崇質為介晟至汴京謂崇質曰吾觀事勢不生還矣君家百口當別為謀乃白世宗遣崇質歸計事 江南別錄 世宗怒 江南失約召晟責之乃置晟于樓車 江南野史 因口諭將圍壽州久未拔汝能降之當赦汝罪晟至城下見劉仁贍遂呼曰君

受國家旌旄臣節不可奪也且援兵至世宗大怒追至
汴京斬之戕臨刑神色不變南望再拜曰死不負陛下
矣 歐錄 元宗聞戕死流涕贈魯國公 陸
撰碑 南唐後主薨太宗詔侍臣撰碑時有與徐鉉爭名
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為之
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舊主之義[illegible]
敢奏[illegible]太宗許之鉉為碑但推言歷數已盡天命有歸
有曰東鄰構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illegible]
媼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嘆賞
又得所撰吳王挽詞每對宰臣稱鉉忠義挽詞云青松
洛陽陌荒草建康宮東階謂鉉敘也 宋朝類苑

天中記 卷三十四 孝十

孝

務本 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務本莫貴於孝
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
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
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
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 呂覽
五孝 天下孝曰就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
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
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
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為言名也卿大夫言
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 士

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為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
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
含畜為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
獲安故曰畜也 援神契 見唐志
孝感 元宗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
天醇消濊景雲出游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怪草秀
水出神魚 援神契
通神明 天子行孝四夷和平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病則
致其憂蹋鴾消形求賢翼全 上 宋均注曰翼羽翼親者
也 上
愛敬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

天中記 卷卅四 孝一

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
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
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
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
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
不孝 呂覽
弒母 舜耕歷山歲不熟舜耕其母詰鑵無還錢與米問
之子也因衍捐婦扒其父目舜自明究開而妻之 顯舜
離於平陽中父識之乃弒其目以光明
安金 漢中舜為父母淘井取金鉚與父母
不孝 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

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韓詩外傳

感孟母詩王風中園有權陸璣□□□及三蒼皆云孟母也故曾子見孟母而感本草下行於攀樞車引輴者為之上也註曾參行孝枯井湧泉

遺懌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天中記　卷二十四

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呂氏春秋孝行

地中得米楊豔字文端齊人齊末之亂母在賊中採樵栽於地仗取之進母如是非一忽於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云米十斛賜孝子楊豔以資給母冊府

得婦賜藥鄉邑稱江人本姓□以□月□生母泉之於人口來要趙氏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曰汝其兄□告趙□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傭力所得

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遵乃斬衰□□父母絕亡又並齊衰心喪三年趙欲為齋酒米往婦家道逢趙體問忽有一狗直至街邊衣如此者三趙心知異遂婦家逢醉道共舉酌於草中遵乃以擔殺二醉人遂歸得平乃告縣自令宥之乃誓不娶後遇前後忽有一女言姓衛聯忽恨死天神矜愍君無妻故使相報遇其說其狀母尸至衛門外果如言送喪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敘說之主人開棺女有氣息至晚便說且說始末如趙所言遂為夫婦趙卒遵絕復蘇者日數四遇五十嘗病幾死夢神曰君行至孝延歷將得百歲果九十七而卒孝子傳鄒孝順二親得筭二千天司錄所表事

天中記　卷二十四

陽存中功

失棺火燒眾武孝思賦額長沙之臨湘有古物之道始侍父沒而未葬遇鄰火之卒起乃伏棺而長號而暴至而火死又何琦其亦然獨柩屋而全止見晉書

體泉生寵劉鎮就養而不暇常遠汲而力寡苦節感於幽靈體泉生於庭下孝思賦

菴生所渠失母與父仲居性至孝貧無子傭以給父父藹落不能食嘗自嚼之專尊然代其喘息仲遂康休之後更生百餘歲乃卒也蕭廣濟孝子傳

日明吳中書郎盛彥之至孝母王氏失明彥躬自哺婢个母婢乃取蠐螬蒸食之母甚以為美不知是何物還

逕母曰汝行後婢進吾食甚𦫳然非魚肉汝試問之既而明婢婢服曰實是蠐螬彥抱慟哭母自霍然立開 怪志

盡像陳寔子故大鴻臚紀字元方至德絕俗才達過人丞烝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厲風俗焉 汝南先賢傳

咸思程經字謀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哀哀號哭淚出盡瞽鏡則

孝弟王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有至人蘭公家族自餘口精專孝行感動乾坤忽有斗中真人下降蘭公之舍自稱孝弟王云居日中為儀王月中為明王斗中為孝弟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

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吾於上清已下託化人間示陳孝弟之教後世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為衆仙之長因付蘭公至道秘旨 十二真君傳

病從指入 崔衍 侍御史清白溫恭能盡色養父母小不康輒祈幽請以身代母常有疾沉篤請病受已有頃覺病從十指入俄而遍身母所苦遂愈丁父艱勺飲不入口毀瘠骨立無何不勝其哀而卒 朝野僉載

飲酖 覽且言父道沖以伎術得罪竄之嶺南酖於路真言傳令其父拜而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息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代而死明旦其父乃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真言亦自此病覺大和初授太常所話所

肚之婦自云始飲酖志在必死忽然覺毒從五內泛溢而其痛愈於鑽灼摩頂旋踵不可名狀其陰則又甚焉脉其膚及足脛色皆如墨有傍攻出綠膿夜紫迸於臭敗逆搶人鼻逆數十步外唯食啖無減 續定命錄

掘錢 符夢齡傳字子奇平陽岳陽人父瞶嗜酒夜歸里野攜臥途中夢齡見歸號尋迎之父醉負而不勝時冬中冱寒方甚夢脫己衣覆之岳陽山多豺獸有豹視之為之歧道而去父卒自營丘封有白鵲常遊其冢東詔旌

孫師劉楨友華其母入文城西山積柴復營於其東歸母卒哀毀過制縣令京兆常伯倫知之給米粟歸其家焦將葬母貧鬻其子質刹已定其夜夢一人謂曰小舍

東有錢百萬乃自發之及旦躬自舍東手掘之果得錢符吳數馬 紳

血綠幡 朱周青東郡人母疾積年青扶持左右四體羸瘦村里乃斂錢營助湯藥母痊許女周郡周少君少君病疾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許之俄而命終青往為婦十餘年中公姑感之勸令便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并自殺姑女告青害殺縣收拷掠遂以誣款七月刑青於市青謂監殺曰乞村長竿白幡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者血上天血乃緣幡竿上天 王韶之孝子傳 漢書于公辨孝婦之冤相傳孝婦青血上復緣幡而下云 續搜神

天中記二十四卷終

胡陵陳耀文晦伯用纂

四明屠 隆緯眞甫校

德譽

得二 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 易注 賤得二之庶幾 王弼易序

風譽 翩翩宰我首名言語志表義華英辭風譽 王巽字

冰清 原憲玄默冰清玉粹志逸九霄身安陋術 孫綽原憲讚

體二 孟軻荀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 王通論

玉瑩 皎皎屈原玉瑩冰鮮紆米翡袜擒光虹川 淵萬人賈頌

照隣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風雲交感蔚為帝師

夷項定漢大極橫流傳亮伊顏之殆庶 漢論 命張良麿若源泉深不可測 貞知公記序

標的 晉簡文云漢世人物當推子房生標的神明之功玄勝之要莫不與二接俗而不離其道應世而事不嬰玄識遠[illegible]超然獨邁 盛弘之荊州記

嶽峙 淵清李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栢之下 李家傳

龍門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已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 世說 王衍善玄言惟談老莊為事理有所不安即改更朝野翕然謂一世龍門 晉書 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其要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孝綽及陸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雖公貴子孫不得與也 梁書 袁昂在朝謇諤號曰[illegible]臣雅有倫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 上

謖謖 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 世說

劉劉 京師號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劉劉如松下風 青州先賢傳

懸榻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為豫章太守至便 世說 以禮請徐孺子署功曹稺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稺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後漢書 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

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 上

宋郭 石雲考從容謂宋子俊曰吾與子不及郭生辟諸由賜不敢望回也今卿言稱宋郭此河西之人疑卜商於夫子者也吾為曾參之詰何辭以對乎子俊曰魯人謂仲尼東家丘蕩蕩體大民不能名子所明也陳子禽以子貢賢於仲尼淺見之言故宜有定邪吾嘗與杜周甫論林宗之德也清高明雅英逵瑰瑋學問淵深妙有俊才然其豈悌玄澹格量高俊含弘甫恕忠粹篤誠非今之人三代士也漢元以來未見其匹也周甫深以為然此乃宋仲之師表也子何言哉 [illegible] 身長八尺儀貌魁

岸善談論聲音如鍾宵行幽闇必正其衣服家有書五
千卷率多圖緯星曆之事與其等類行展則在前寢則
在後所歷亭傳不處正堂恒止逆旅之下先加糞除而
後處焉及宿止冬讓溫厚夏讓清涼如鄉里或有爾者
父母[redacted]曰欲作郤林宗邪 漢記
松在霄漢郭林宗來游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餘乘李
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
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
之在霄漢 商芸小說
碑頌無愧郭林宗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
如林宗者也及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伯喈爲文

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慚容唯郭有
道碑頌無愧色耳 續漢書 先生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
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于
時嬰緌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形附聆嘉聲而響和
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 伯喈碑
罔然若失黄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同郡戴良才高
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
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
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 上
天授黄憲不矜名以譲持不抗行以矯俗闚其門者莫
敢踐其庭觀其流者不能測其深論者咸曰顔子後生

乎漢代矣而其祖族出自孤鄙父爲牛醫少無度數而
後能傑然秀出可謂天授者也 汝南先賢傳
道周黄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
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范玄平以
爲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
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後書
蹈矩黄憲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 海內先賢傳
懷慕戴良字叔鸞高才倨傲英聲遠播少者懷之長者
慕之鄉里縉紳下至黎庶莫敢有分爭之家 海內先賢行狀
磨鏡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耕耘不遠萬里常事江夏
黄公熒往會其葬家貧無以自供齎磨鏡具自隨每至

所在賃磨取資然後得前既至設祭哭畢而逝陳仲舉
爲豫章太守召之則到饋之則受之但不服事以成其
節 上 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
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
不云乎生芻一束如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後書 綱鑑大
[redacted]成謂穉置生芻于黄瓊墓前殊誤觀者
立亭徐穉亡海內群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參
許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於穉墓首號曰思賢亭
穉別傳
畫像東國宗敬蔡邕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
畫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伯喈別傳 王允欲殺

蔡邕大尉馬日磾馳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不從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豈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中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 後漢

【布衣雄世】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嘆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

斯豈徒然哉 殷芸小說

【君子之望】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 九州春秋

【屬目】容言於何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 宋傳

【三君】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其卒也何進遣使吊祭縉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子紀諶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群豫州百城皆圖畫三君之形像焉 後書行 洪禪

【霜玉比質】孔文舉高志真情其足以勤義槩而忤惟心豈有負固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懔懔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袁羨

【壽土所出】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壽土所當出也 三輔決錄

【汝南管籥】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 海內先賢傳 劭幼時子微便云此賢當持汝南管籥 別傳

【金聲玉色】王基薦管寧曰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絜淵清中平之際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入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始匿景藏光嘉危履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德行卓絕海內無偶 魏志 寧貌甚恭言甚■覩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

熙熙然甚柔而溫其亡也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 傅子

【時棟】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初九龍蟠雅志彌確苟非命世孰掃崇霧揭中林鬱為時棟 袁宏贊

【神祇人精】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于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阜則伊寧彼管晏豈徒

聖宣慷慨屢歎蜀記李興文詔策曰惟君將建殊力于垂致
參伊周之巨勲志彭羕與諸葛書云足下當世伊呂也
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扯察何言哉上
伊呂爭儔孔明包文武之德文以寧內武以折衝其行
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雅規宏闊已有功則讓于下
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于遐
邇也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哉張輔樂葛優劣論
坐起嘆述司馬懿與諸葛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
嘆述足下不去口實蜀記
名士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
人客覘武侯乃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隨其

進止宣王聞而嘆曰可謂名士語林
不見其比桓宣武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餘歲
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答二葛公在時
亦不覺異自葛公歿後不見其比雜記
一時之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也治[redacted]有分御軍有法
積功興業事得其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知蜀本[redacted]而
危故持重以鎮之傅子
半英雄傳巽有知人之鑑在房州目龐統為半英雄後
統附劉備見待次諸葛亮如其言殷芸小說
仲父孫策臨亡以弟權託張昭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
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吳歷

中稱昭為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與伊
岳等齊而乃播植於會稽典略今止傳昭烈記武侯事
英儁張昭張紘並與孫策參謀呂布截徐州擁牧不欲
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紘心惡布恥為
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
在為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儁君子所游見珍何必
本州哉吳志
張公東部初權於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
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江表傳
求賓示人孫策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
第志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

郡吏相待也江表傳策討山越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
地勒策乘馬策曰卿無馬柰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三
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
步隨之吳書策曰卿博學洽聞前欲令卿詣許交見朝士
以折中國[illegible]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子綱不能結
見華歆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
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江表傳
美寶彫摩虞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污良家邪
遂拒不受吳書翻與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
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
會稽之竹箭也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

所優羡賓爲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 志
【該覽奇才】張温使蜀諸葛見而嘆曰江東孫盧中生與
奇才 金陵志
【卓躒】駱統表曰張温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
議之所卓躒冠群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於是
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
諱其議 吳志
【邴鄭】邴原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
寧因夜還鄉里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
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士
原於是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

玄以博學洽聞註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
遠清白頤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
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 別傳
【龍翰鳳翼】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士邴原議郎張範
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 魏志
【秋實】邢顒字子昂田疇曰顒民之先覺也時人稱之曰
德行堂堂邢子昂後爲平原侯植家丞以方正不合庶
子劉楨諫植曰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言少理多真
雅士也無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魏志 蕭琰答晉
安王書云春華之容登坐右而升堂秋實之膏總盛左
而入室

【方中美範】嵇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
於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
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盛業也 別傳
【羨歎百里】羊公還洛郭奕爲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
郭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羊許小
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
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世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上 祜德高一世才
經夷險淵源蒸燭之雅豈喻日月之明也
【璞玉渾金】王戎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
名其器 世說 裴令公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上

【不見喜慍】衛玠字叔寶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
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其喜慍之容 晉中興書
【風恬月朗】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世說 許掾嘗詣簡
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
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
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
未易多有許 上
【輕薄京尹】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
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上
【多多許】簡文道王懷祖述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
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振松籟 曰謝混與從子靈運齊名時人謂混風[illegible]眞爲[illegible]
黍肅肅如寒風振松康樂凜凜如霜雪嘉話 曰當宋史謝
朗朗 卞望之曰叔向朗朗如百間屋說世
豐王荒穀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稚恭爲荒年穀庾家
論云是文康稱公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玉上
蕭散直上 王惠字令明不交遊未嘗有雜事素不與謝
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辨博辭義鋒起惠[illegible]然後言
時荀伯子在坐退人告人云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
有如萬頃陂焉史南
霞明日朗 宋世諸王義恭最優爽識不窮霞明日朗舉
河無竭雨散煙飛論 辨正

飄飄凌雲 齊衡陽王鈞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吳郡
張融清絕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
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
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史南
過江未有 張緒字思曼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比之
樂廣從叔敷云是我輩人袁粲言於宋明帝曰張緒有
正始遺風王儉嘗云緒過江未有此士可求之耳
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否和王融錄緒轉太子詹事
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
緒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illegible]
終日與居莫能測焉書齊

輕薄祭酒 會稽孔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
咸美之儉嘗云廣來使人廢簿領不可來則莫聽
去緒數巾車詣之每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史南
毓德 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閉西孔子
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
玉亭亭高竦不離風塵皆毓德於衛門並馳聲於天地
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劉孝標辨命論
餘館拂席 王肅字恭懿導之後也太和十七年奔魏高
祖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音雅暢辯而有禮
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後爲豫州刺
史尋徵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

歲我勞如何餘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濆
也故復此勑書魏
明鏡懷冰 何點嘗稱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
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
史南
儉稷寒纊 劉孝標稱劉訏超超如半天朱霞劉歊矯矯
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上
標奇 庾曼倩字世華詵子也早有令譽梁元帝在荊州
辟爲王簿每出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荊南信多才子
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書梁
其美 郗惲字文暢立性真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與陳

郡謝瀹隣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梁武帝謂嵇拾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於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南史

江漢英靈抑遐謝舉與語顧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天上人李德林少以才學見知為齊中書侍郎於賓館受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周武帝於雲陽宫作鮮卑語謂群臣云我往日惟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

海内共推虞世基字茂世茘子也幼沉静喜愠不形于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

屬在斯文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后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隋秘書監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内當共推此人非吾儕所及也隋書

關西孔子薛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産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吏部尚書李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孫公矣北史

摸索可識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或謂其聰乃曰卿自難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自可識國史纂異

遺珠狄仁傑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特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法曹

王拜鄭述祖女為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曰鄭尚書風德又貴重風儀汝不得比之北史

中林蕙蘭吳淑字正儀幼有俊才特鍾歐戴潘佑皆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見淑深加器重曰吳正儀中林之蕙蘭也

夙惠

八歲蒲衣子者舜時賢人年八歲而舜師之遂讓以天

下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皇甫士安高士傳

十二爵仲爵稱禹十二為司空尸子

五歲佐禹管仲妾婧云睪子生五歲而佐禹列女傳辯通

契後秦孟後孟即皋陶子也仲長統昌言睪子贊禹井

生相秦李邕李思訓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宋書大

五穉五穉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五窮周書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尸子

十五相荊荊公子年十五而相荊說苑昔者荊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抱朴子任能篇

十八宰阿子奇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之邑

内大化卽顓頊為李固云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稚
齒化阿有聲 說苑
夙角齊有聞丘卬年十八道遂宜王頤仕宜王曰子年
尚稚未有聞角駿驥而能服重致遠者也對曰不然昔
者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由
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裁以俱歸 新序
項橐文信侯欲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
之文信侯叱去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
生十二歲于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乃見張卿說
而行之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 國策 董仲舒策
云此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云項橐也 漢書

橐魯人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 圖經
飛兔齊之辨士田巴辯於徂丘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
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
弟子也魯連謂徐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必不復談
可乎徐劫言之巴曰走弟子年十二然千里駒也願得
代議於前可乎田巴曰可乎連得見曰今楚軍南陽趙
伐高唐燕人十萬在聊國亡在旦暮先生將柰何田巴
曰無柰何魯連曰危不能為安亡不能為存無貴學士
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
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
談也田巴曰謹受教明日見徐劫曰先生之駒乃飛兔

騕褭也豈特千里哉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 魯連子
辨獄 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
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
太子在傍帝遂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
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
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 漢武故事
[illegible] 武帝事吏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 困學紀聞
辨墾 光武時天下墾土多不以實詔下州郡檢覈其事
帝見陳留吏牘上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
問帝詰吏抵言于長壽街得之時明帝為東海公年十

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欲以墾田相妨耳帝曰何故
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
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准詰問如明帝對 後漢書
童烏 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 問神
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算玄經不會子
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擬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
烏曰大人何不曰荷戟入榛 劉向別傳 項子有含德之歎揚
烏有風折之哀 抱朴自叙
不乏季子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為河南太守
祐年十二歲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夫踰
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

兩背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
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東觀
漢記
黃童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
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博覽傳記京師號曰
天下無雙江夏黃童京師貴香慕其聲名更饋衣物上
御覽天下作日下
和親楊孚字仲桓統子也孚母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
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
改意恩養加篤後漢
異才桓驎年十三四在伯父太尉焉坐焉告客曰此吾

弟子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為詩曰甘羅十二楊烏
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驎應聲答曰邈矣甘羅超等
絕群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偏年仰慙二
子俯愧過言文士傳
庭樹宅法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與太原郭林宗游
學同稚還家林宗庭有一樹欲伐去之稚乃問其故林
宗曰為宅之法正方如口口中有木困字不祥也是以
去之稚曰為宅之法正方如口口中有人囚字
豈可居之宗默然無對稚時十一歲
為郎不就黃琬字子琰早而辯慧年十歲祖帝建和初
為祖瓊對日食狀瓊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

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
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
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
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瓊香子也後漢書
了了孔融字文舉桓帝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
妄接士賓客勑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
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為人乃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
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
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
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公累代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
曰異童子也膺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膺曰教

卿為客之禮但讓不須謝主融曰不然公為主之禮
但置食不須問客膺慙乃歎曰吾乃將死不見爾富貴
也融曰公殊未死膺問何故答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向來公所言未有善是故知未
死膺奇之時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
時了了大未必奇融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煒大踧踖
衆坐大笑不已後漢書世說
恨年已過崔琰字季珪清河元方為冀州刺史舉秀才
琰時九歲入其選元方曰不通卿是金枝玉葉但卿年
幼未合此舉琰曰昔項橐八歲為孔子師今之自恨年
已過矣元方曰卿與崔杼近遠琰曰如公與陳恒相似

追與客書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吳書

賦物 張惇子純與張儼及朱桓子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夫騕褭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

據大散悅 文士傳

當今顏淵 陸雲字士龍抗第五子也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為項槖楊烏之儔也年十八刺史周浚命為主簿常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 別傳

童齓不群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吳中書令邵之子操尚高厲童齓不群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建武初為中書令元帝下令曰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 晉書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秀 世說

牽衣入閤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閤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

雞碑 晉戴逵字安道巧藝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 本傳

草翁風必 王絢彧長子也小字童烏字長素早慧年五六歲警敏外祖何尚之嘗異焉嘗教讀論語至周監于二代因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為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偃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偃尚之子也 南史諱偃

女有佳兒 張鎮字義遠憑之祖也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答語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世說

重器 謝朏字敬冲幼聰慧父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攬筆便就琅琊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撫朏背曰真吾家千金宋孝武時姑孰救莊攜朏從駕詔為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雖小重器也

管寧可及 劉獻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

神童 劉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瑯

邢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伯璵儒學
有重名卒無嗣齊武帝詔題為後時年八歲
百不為多 任昉字彥升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
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淵嘗謂遙
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一遍能誦 到沆字茂瀣五歲時父撝于屏風抄古詩沆
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
一不為少 陸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為五言詩
頗有詞彩梁大同末雲公受梁武詔校定碁品到溉朱
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
神童吳言之武帝有勅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

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
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
人中麒驥 徐勉字脩仁年六歲偶霖雨家人祈霽率爾
為文見稱耆舊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
人中之騏驥必致千里
兄弟聚戲 虞荔字山披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
倕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
弟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過寄於門
因嘲之云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辯
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
不是過也 陳書

應答姓 何妥字棲鳳西山人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
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妥應聲答
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為新故之故
東阿非虛 梁簡文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之
信於前面試帝攬筆立成文武帝嘆曰常以東阿為虛
今則信矣 南史
三世幼敏 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
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
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德林
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輩以
此字卿 林傳 李百藥字重規幼而聰敏數歲德林于燈下

教以四聲一聞便解七歲能屬文父友齊陸乂馬元熙
嘗造父德林讌集有誦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
刈琅琊之稻坐客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
鄅人藉稻杜預注云鄅國在琅琊開陽縣乂等驚喜云
此兒神童也 隋書 家實錄 子安期幼聰辨七歲解屬文百
藥大業末出為桂州司馬行至太湖遇賊將加白刃安
期泣請代父命賊哀而什之 上
聳壑昂霄 房元齡幼聰敏五歲能誦毛詩高孝基謂裴
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見
其聳壑昂霄爾 唐書
稱對 賈嘉隱七歲以神童召見李勣於朝堂戲云吾所

何何樹嘉隱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李孫無忌後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曰汝不復能矯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李曰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曰胡頭尚作宰相獠面何廢聰明李狀胡也 唐語林

進烏詩 李義甫八歲舉神童文皇在上林有摘得烏者義甫進烏詩曰日裡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上曰朕以全樹借汝 芝田錄

三珠樹 王勃字子安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勔勮俱稱少俊父友杜易簡嘗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 舊唐

王勃之先文中子見勃弄筆令作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出山傍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踰逢切迈循待安車君王握手何其晚耶 芝田錄

按唐及文中子通隋義寧元年卒楊炯勃文集序陳群稟太丘之訓時不遠焉是勃未及見祖也丁用晦云文中命之作贊蓋誤序及舊唐俱云年二十八蓋貞觀二十二年生也新云二十九亦誤

詠崑崙奴 瓌初未知頲常令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假於廳事頗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云指頭十挺墨耳朵兩張匙客心異之久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際誦其詩并言形貌問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也瓌稍親之有人獻兔懸於廊廡瓌召頲令詠之即應聲曰兔子死闌彈將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大驚奇 開天傳信記

詠枯樹賦 蘇頲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頲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歎異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貴人物志

詠尹字 蘇頲能言有京兆尹過瓌既去瓌命頲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明皇雜錄

自然生知 公神秀穎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無坐臥吟諷未嘗懈怠至于八九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十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 韓休蘇頲集序

一遍鵩賦 宋璟廣平人七歲能屬文一遍誦鵩鳥賦八九歲時嘗夢大鳥啣書吐口中而吞咽之遂乘而直上汶怨驚寤猶若下在胸間自後藻思日深靈標卓爽 事類

[illegible]

國瑞 玄宗封泰山劉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振一時引晏殿內晏坐貴妃膝上親為畫眉總髻宮人遺花枝果東向嘗玄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

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秘書正字年十歲形狀獰劣而聰悟過人玄宗召于樓中簾下貴妃置于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玄宗問晏曰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玄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于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 明皇雜錄

詠方圓動靜 李泌字長源小字爲順生而髮至於眉幼而聰敏書一覽必能誦六十歲學屬文開元十六年玄

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俶年九歲潜求姑備儒服夜升高座詞辯鋒起譚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是因問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捷帝命中使馳召之帝方與張說觀棊中人抱泌至俶與劉晏偕在帝側遂命說試爲詩即令詠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棊局圓如棊子動如棊生靜如棊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其字泌曰隨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仍賜衣物及綵數十疋命其家曰年小恐宜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歸也泌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illegible]它作昇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 鄴侯家傳

斃于父妾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 挺之妾 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即懷女自後相棄其母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言小郎君戲運鎚而致此挺之呼

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

一物四聲 楊綰字公權生聰慧年四歲處群衆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客舉坐中一物以四聲呼之衆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盞柄曲衆咸異之 唐書

神俊 李德裕幼而神俊憲宗賞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辨誇于同列武元衡召之問曰吾子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告吉甫因戲曰公誠大癡耳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禮部成均之職也其[illegible]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慚由是振名 北夢瑣言

變四聲 權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元和初拜尚書同平章事風流醞藉自然可慕正元元和間為縉紳羽儀云 唐書

絕倫 于郢字公楚九歲通春秋能屬文于定幼聰警絕倫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為非道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小字董二人以幼慧多以字稱之 上

善文詠 楊收字藏之七歲而孤居喪有如成人母長[redacted]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通諸經義善于文詠吳人呼為神童兄發戲令詠蛙即曰兒邊分玉樹籠底躍銅儀會當同鼓[redacted]不復問官私又令詠筆仍賦鑽字即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舜長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為詩什觀者壁敗其籓接朔曰爾幸無羸角何用觸吾籓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 上

絕乳能詩 李弇始河南人楊牢有至行弇以書薦于尹曰牢絕乳即能詩洛陽兒曹壯于牢者皆出其下[redacted]弘農楊牢幼孤六歲時就學歸誤入人家乃父友也二丈人獵恭欠見楊氏子戲之曰爾能為丈人詠此局否楊即詠詩曰魁形下方天頂[redacted]二十四寸窓中月丈人驚撫其首遺以梨栗曰爾後必有文名年十八一上中春官選蝶之田

詠鷹 崔鉉元略之子也為童兒時隨父訪韓滉滉見而憐之元略云此子邇來詩道頗長滉乃指架上鷹令詠焉遂命茂筆略無停思于是進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絛人滉益奇之歎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 南楚新聞

識之無字 白居易與元稹書云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昔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 長慶集

拔萃 韋甫温字弘育綬子也七歲時日念毛詩一卷年十一歲應兩經舉登第以書判拔萃補校書郎時綬致仕田園聞温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群士之上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席於廷自出判目試兩節温命筆即成綬喜曰此殆偶也 唐書

辯古銘 張同居洛陽凌若[redacted]古冢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同以為奇其子策年十三跽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曹丕受禪又改黃初元年無二月銘何謬也同大異之 五代史

天授 王元之內翰五歲已能詩因太守賞句遂俾言於太守召而吟一絕云昨夜三更裏嫦娥墮玉簪馮夷不

敢受捧出碧波心又云佳人方素面對鏡理新粧守歲
天授也 古今詩話
不應神童科黃廷堅年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
人言六經何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廷堅曰是何言也既曰經
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父庶喜其敏悟
欲令習神童科黎廷堅竊聞之乃笑曰是甚做處庶尤
愛重之時有鄉人赴南宮試庶率同舍餞飲皆作詩送
行或令廷堅亦賦詩頃刻而成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
若問舊時黃廷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道山清話 送君歸去明
主前云云 西清詩話
遊崩字鄂州別駕黃泳字宋永年三歲書一過目輒成

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赴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
之壽之句以發誦詠應聲曰不騫不崩上以崩字為[illegible]
對曰詩人之言不識忌諱臣安敢復道上大觀乃[redacted]歷
見後嬪爭遺以金錢稟餌越明年賜五經及第 [illegible]志
童子科高宗時小校子劉𣏌年五歲善騎射補校尉朱
虎臣浮梁人能排陣步射及誦七書補承信郎召見賜
金帶孝宗朝童子呂嗣興衢州人四歲能誦書切韻學
四聲畫八卦召見面試吟詩授台從政郎賜錢三百緡
朝野雜記 吳泳首冠撫州何正臣名占臨江皆童子舉 [illegible]
女神童淳熙元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
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封孺人 朝野雜記

聰敏
五行並下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
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
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
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 續漢書
亭長飲漿應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訓
自發鄉里在路晝頓暮宿所見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
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
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 謝承書
半面識應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
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
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上

[illegible]袁高字叔堅南陽人聾人也篤欲寫左氏傳
[illegible]與以廢歲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粮盡
辭歸與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與問之
歎曰嗟呼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
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先賢行狀
分別姓名吳郡陸績初任郡戶曹史飢荒太守君與使
績於都亭賦民饘粥績悉簡閱其人訊以名氏事畢與
問所發因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字無有誤謬 謝承書
援筆書碑禰衡字正平黃射作章陵太守衡俱有所之
見蔡伯喈所為碑正平一過視之歎之言好後各歸章

廢自恨不令史寫之正平曰吾雖一過皆識其所言惟
第四行中石盡磨滅兩字不分明因援筆書之初無遺
失惟兩字不著別傳蔡伯喈薦衡疏云衡初涉藝文升堂
覩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
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後漢
闇誦張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
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楊脩深器之白
公辟松公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晏飲之間一
看便闇誦脩以此益奇之益部耆舊記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
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

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
道魏志
夏侯榮字幼權淵子也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
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
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
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世語
練究沈瑛字道真林子少子也童孺時神意閑審有異
於衆年十許歲智慶便有大成之姿好學不倦善屬文
時有憶識之功尤練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宋書
方王懿邢邵字子才十歲能屬文聰明強記日誦萬餘
言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畧能遍之後因飲謔倦方

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
聽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
伯茂從兄果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
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
郡皆為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
人方之王粲
比衡裴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
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
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
見之於裴生矣
郭面楊愔字遵彥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

單稱姓或單稱名或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
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
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人謂之曰
名以定體愔果自不虛北史
千言三遍郴慶字貞興僧習子也幼聰敏有器量博涉
群書不治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二因戲書僧習
謂慶曰汝雖聰敏吾未經抒試乃令慶於雜賦集中取
賦一篇千有餘言慶立讀三徧便即誦之無所遺漏周書
耳見口誦長孫紹遠字師魏上黨王稚子也稚好墳籍
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稚管記王
碩聞紹遠強記心以為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illegible]心

之姿發于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既陛世罕有
穎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徧誦之若
流頑乃歎伏 罰書
日下燦爛 裴漢字仲霄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
覽便誦大統五年為丞相府墨曹參軍善尺牘尤善簿領
理識明贍斷剖如流相府為之語曰日下粲爛有裴漢
上
手不執本 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嘗奏度支物數千言
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杜正倫齎本仁師對唱一無差
殊太宗太奇之 唐書
一遍千言 開元初路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遍

通五經上書自舉云一遍誦千言十遍誦萬言乎對曰
未曾自試燕公遂出書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遍
誦之敬忠危坐而讀每遍畫地為記讀七遍起曰此誦
已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若十遍即是十遍誦得
今七遍已得何要滿十燕公執本觀覽不暇而敬忠誦
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嗟嘆 談錄
一聞能記 開元中有李幼奇者以藝干柳芳會有韻詩
方便語其題之於壁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
徐問其數耳此吾所念詩也因謂幼奇更念[illegible]所者文
章皆一遍能記 上
才格高下 蕭穎士四歲屬文覩書一覽即誦嘗與李華
陸據莊洛龍門共讀誦路傍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之
再閱據三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唐書
一閱 李衡至遠子也初為汜水主簿處事敏速有舉稱
雖村童廝養之輩一閱之後無不知其姓名者 上
千人無差 顏真卿謫犀浦主簿嘗送徒益州亡其籍至
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援筆倒寫 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
百言奉古言此舊文援筆倒寫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到
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
[illegible] 挺竝汴州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耶他日持簿目令
示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挺驚起曰仕宦且四十年未

嘗見此
天下奇才 張方平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
無書嘗借人三史旬日輒還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
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人曰天下奇才 墓誌

捷悟

聽微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
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入乎周公曰請入客曰立
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坐乎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
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言乎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興
師而誅管蔡故[illegible]以不言之[illegible]聽不言之說
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illegible]人也微其救人

之急也韓詩外傳
茅經哭井楚子伐蕭還無社與司卯言號申叔展
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
目於[illegible]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乃已明日蕭潰申叔
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左宣十二還齊大夫卯申楚
大夫麦麴麴窮所以御濕
微言響應騶忌子見威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
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髡曰
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忌曰謹受令請謹受令前髡曰狶
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謹受令請
謹事左右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

疏罅忌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髡曰狐裘雖敝不
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
其間髡曰大車不較不能成其五音忌曰謹受令請謹
脩法律而督姦吏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
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
矣史記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
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
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
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
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如何
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髡等三人共伐一
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忌曰敬諾減吏省員
無擾民也于髡等三稱忌三知之如應響于髡等辭屈
而去忌之禮倨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耶者貴
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
乎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
美林也新序
應對雋出武帝時東方朔射覆連中時有幸倡郭舍人
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
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
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
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寠數上

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朔笑之曰咄口無毛
聲警警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
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上曰
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哺鷇也
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
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
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
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伊優亞者辭未定
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
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漢東
觀相佩刀王尋還東平[illegible]以至親驕奢不

秦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
發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
前誦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
尊亦趨出就舍乃召教于廐長節王出入馳驅后尊朝
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
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
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
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
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耶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
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 上

絕妙好辭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
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
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
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
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
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
乃覺三十里 世說 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
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群
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
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異苑
楊脩有才知魏文為世子歷陳太丘碑過見碑題曰
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魏文思之不解問德祖卿答曰
陳寔之碁蔡邕之辭鍾繇之書此絕妙好辭也魏文
曰才與不才相校四十里也魏武殺脩曰芳爾當門
不得不除 典略
劉孝標云魏武楊脩未嘗過江意當以此為正
人啖一口 人餉魏武一桮酪魏武啖少許蓋頭上題合
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啖曰公教人啖一
口也復何疑 世說
竹片椑楯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
數寸衆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
為竹椑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
與帝心同衆伏其辯悟 上

門題活字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搆椽桷
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
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上
雞肋 夏侯淵為黃忠所殺操自漢中至陽平欲攻劉玄
德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乃出令曰雞肋官屬不聽
所謂楊脩便自嚴裝人驚問脩何以知之脩曰何以知
之脩曰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公欲
還也俄操迴師時人伏其幾決 九州春秋
柰柰在前 王東亭作宣武王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
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
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

皆以從官唯東亭柰柰在前其悟捷如此

一詣主簿　桓公陰懷犯順追蜀人知星者問以國家運祚脩短星人云大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决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由是大忤溫旨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與之星人乃馳詣習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以買棺耳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習鑿齒之言對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讀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解習字　東魏孝文帝嘗宴群臣酒酣歡極帝因舉卮酒屬群臣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辯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瓨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紬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人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臺洛陽伽

與上人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亦不可乎　南史

青十二月　則天時裴炎與徐敬業[illegible]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合謀惟有青鵝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僉載

細辨古銘　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自言五世祖仕梁為大常大同四年於鍾山下獲古銘有小篆文云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鍾啓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錄示史官姚訾并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因緘其銘誡諸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昇之雅聞鄭欽悅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授篤

於長樂驛得銘而繹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則釋然悟復書曰屬在途路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為絕代之賢藏往知來隱昭之預識龔使無以過也謹稽諸曆術測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巳巳是初圯壙之日是日巳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二六

千二百浹辰交也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未言四百則
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杪
癸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巳巳杪地計一十八萬六
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地也其所言者但說年
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甸服黃鍾言月則
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
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地從三上庚至於
七中巳識曆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則月日但差一數
則不相照會矣李吉甫閱其事下李巽以質于欽悅子
克鈞克鈞自云亡其草吉甫甚惜之後吉甫貶明州長
史得此書于既者張玄陽朴逾發寶為著論曰夫一五

之土無情也遇雨而地偶然也窮象者已懸定於十八
萬六千四百日之前判於理亂之運窮達之命聖賢不
逢乎臣偶合則美乎得璜而尚父仲尼無鳳而旅人傳
說夢奠於楹甚于房神接於四上亦此定之符也然而
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去齊而
接淅罔道湘而投吊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於
性命之理歟將殉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歟
唐書云任昉得此銘按昉天監六年卒巳卅九年矣
己酉日魁元利十三年裴度擊吳元濟封人濬池滌得
石名以獻又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雞未肥酒未
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漢令從事擁其義有一卒賀曰吳
元濟成擒矣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言天步誠由
行間一卒乃擁十萬兵為一方紏且喻其榮者雞未肥
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為巴字也酒未熟者言與水
也以酉去水為酉字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
謂只還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則己酉日當擒也度奇其
辯是冬李愬生得元濟果己酉日於是度擢卒為裨
將宣室志

石壁道語 太和中有郗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
懼入山巷中下有泉水味若井醴光飲之而醉遂偃于
榻見崖石壁有彫刻文字遂寫置袖中曰武之在卯堯
土八季我弃其發我去其泉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謂

由今之後百餘祀郗焰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兒小首
元是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
乎其壁與乎其義人誰以辨其東平子光閱而異之遂
行出徑數十步回望其室盡亡見矣光究之不得有昌
生者視而解之曰此乃得道者語也夫唐仍建號武德
二年其歲己卯則武之在卯者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
高祖諡神堯也曰八季者亦二年也弃發去泉者言其
尖逝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人不吾謂者言其隱
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相去二
百年也郗焰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焰者火南方丙丁之
位也和和其始謂今上太和元年也東方有兒小首元

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兜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青元尾是光字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㮚而窺言君之止也刻予其座與乎其義誰人以辯其東平子謂其義與而獨吾能辯之東平郡之邑也即其信矣 上

忠州尉吳劉蘷古太和四年節度東川借人千餘編書忽一卷水大足書畫為孤劉令縣人得周易正義一軸其卷末有題云上元二年二月十一日因讀周易著此正義從頭易讀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瓢務因得舒展朦朦衛闕道士李德仍劉開題笑見召審掾示之有學書記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太和凡十三

改號一人八千口者蓋太和字也然則萬物之不能逃下至數也久矣 宣室志

旭日寺鬱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水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雙鉤兩日全諸賓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寸土非寺字乎點去水旁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燃無字添却雙鉤兩日全比字乃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衆皆悅然曰黄絹之奇智亦何異哉 桂苑叢談

鍾樓漆字 洛京北邙太清觀鍾樓唐咸通中忽然推捲有屋棟一條其中空虛道士李威儀破之於其間得一黑漆板上有陷金之字曰山水誰無言元年遇福重修道士資呈洛中諸官皆不能詳之後李福罷鎮西川歸洛見此題文乃歎四曰嶽以俸餘之金再力完葺之洎觀成或請其由福曰山水誰無言者今上御名也遇鎧元年遇福者福改元之初以領護俸而觀福其不遇後將何人者哉 [illegible]

合寺有字 花符未有客詣青龍寺寺僧不為禮客起題門而去詞曰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能詳有沙彌曰龕龍去矣有合字

時日隱有寺字敬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沙卒字也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無蹤由客去沙彌乃懿皇帝明文皓供奉 [illegible]

許碑重立 義興縣有後漢許供誠廟碑碑即許邵祠碑久字多漫滅唐元和中許氏之孫重刻之碑陰題入字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人莫能曉邑宰徐延休鈥之父也一見解之云談馬即言午言午許字礪畢即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乃六一六一立字

獨眠孤館 陶穀使於南唐因畫川十二字於官舍壁間曰西川狗百姓眠馬包兒御廚餃子朱齊丘解云十二字包四字云獨眠孤館 [illegible]互見驛門

越絶 越絶書末叙云記陳厥說畧其有人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為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麤畧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韋叔越絶者為會稽袁康渕色之者河邦吳平耳論衡會稽吳君高之越紐錄

參同契 參同契者參即三同即相契所謂委時去害與鬼為鄰委鬼魏字百一之下遨遊人間百一之下為百人乃其旁之立人今之則伯字湯遭厄際水旱隔蓬湯遭旱而無水湯字此自解為事合之則陽字此自解魏伯陽三字南部新書

傳學

俞兒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未敢發也謂左右曰事其不濟乎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者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管子

駮象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管子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蝟蝟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

實沈臺駘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

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
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
不及君身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
辰之神又何為焉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晉侯聞子
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左傳

金簡 吳王伐石以治宮室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
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
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
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
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
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越絕書 抱朴子 互見山部

言古聖狀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
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
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
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
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
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
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
子俯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
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
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
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
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
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
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
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
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
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晏子

勞薪 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火云昔
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 隋書

亥豕 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
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
衛以子夏為聖 家語弟子解

怪哉 漢武帝幸甘泉坂馳道有蟲騙而覆地赤如生肝
頭目口鼻耳齒盡具先驅旋頭馳還以聞上使視之莫
知也時東方朔在屬車帝令往視之還對曰此蟲名怪
哉上曰何謂對曰秦始皇拘係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愁
怨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蓋憤氣之所生也此地必秦之
故獄處也詔丞相公孫弘按地圖果秦獄也上曰善當
何以去之朔曰凡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於
是使人取蟲置酒中須臾糜爛上笑曰東方生真先生
賜帛百匹後屬車上載酒為此也 東方朔傳 武帝東行至函
谷關有物當道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
土動而不徙百官驚懼東方朔乃請酒灌之數十斛而

消帝問其故曰此名為患憂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
地不然罪人徒作聚地也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
博物之士至于此乎 [illegible]
鐘鳴 漢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二日三夜不
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
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
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
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
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 [illegible]
巫雀 漢武祠中[illegible]時有神雀下群臣皆上壽東方朔獨
不賀帝曰朔何不賀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或有巫

者為國作害卒有巫蠱之事果應 上
異鳥 武帝時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東方朔
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
曰出山海經 [illegible] 武帝時晉有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為
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
因敕廷臣皆習山海經云西荒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
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名自叫見則其
邑有譌火 [illegible]
劫灰 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無復土問東方朔朔云
不知可問西域胡人明帝時竺法蘭入來洛陽時有憶
方朔言者乃追以問之蘭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
燒此燒劫之餘灰也乃知朔言有徵信者甚衆 高僧傳
藻廉 武帝與近臣宴會于未央殿忽聞人語良久梁上
見一老翁長八九寸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仰
頭視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帝駭謂方朔以告朔曰
其名為藻廉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
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視殿宇名未
央訴陛下方侵其居宅未央也俯指陛下腳者足也願
陛下宮室足於此不復更造也帝感之息役后帝幸瓠
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須臾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
[illegible]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變皮而出或有挾樂器者
[illegible]命列坐帝前帝問曰聞水底奏樂為是君耶得

[illegible]樂來安敢不奏其歌長人使鼓絃而歌歌
[illegible]人清徹繞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
[illegible]翁等[illegible]拜受賜各歐數赤
[illegible]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闇無
以識此物東方生知君耳君可更以珍異賜之老翁顧
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
珠徑數寸明曜絕世帝甚弄玩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
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
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
以脂塗面便白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
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

莫此事又以五十萬錢賜朔取其珠置于内庫出洞冥記
騶牙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
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群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
方朔視朔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
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大歲所
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
甚多史東方生咲鐵之獸食鐵大荒之籍矣行 怪 村
寶露壇高辛時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至堯時
猶存舜遷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有寶露壇舜于壇
下起月館以望夕月又遷于零陵之上舜崩甕淪于地
下秦始皇掘地得赤玉甕於舜廟堂前後人不知年月

東方朔識之乃作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月起於月館
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拾遺記
太乙星武帝府藏中有日者奏太乙星不見帝召東方
朔問其由朔奏曰是星不見則遊於世爲居民福壽旁
曰何以驗之朔曰陛下使人於異方江海之濱設壇祭
而迎之或乘丹或控鶴特異於常者則爲驗見則所竹
建壇祭之帝如奏朔曰迎之是月果有會稽太守奏
海中有人了角而如玉色美髭髯而腰蔽攔葉乘一葉
紅蓮約長丈餘偃臥其中手持一黃書自東海浮來臣
等焚香迎拜俯及百步俄而雲霧所遮後霧散不知所
之遂失黃書瀛至帝側進於帝帝令朔驗之曰此上界

火珠經也或曰連珠漢史 遺
一角五蹄終軍字子雲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
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共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
二物博謀群臣軍上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
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
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殆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
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
者前漢
豹文鼠武帝時得豹文鼠群臣無知者孝廉郎終軍曰
是名鼮鼠以爾雅對賜絹百疋爾雅 竇攸事同見鼠部
七車張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

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
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
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作女人見益部耆舊
傳世俗云七車張
三篋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張安世
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
財張安世傳
髭鬉武帝時有彭權為侍中問髭鬉義權答曰秦時有
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髭頭帝乃令虎賁之士
戴之以衛左右摯虞決疑要注録異傳秦文公以梓樹青牛置
髭頭與此不同具牛部

貳負二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
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在開題西北郭
璞注云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
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群臣莫能知劉向按此言對之
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山海經注）董仲舒睹重常
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論衡）

宣帝時有人於疏屬山石蓋下得二人俱被桎梏將
至長安乃變為石宣帝集群臣問之無一知者劉向
對曰此是黃帝時窫窳國負貳之臣犯罪大逆黃帝
不忍誅流之疏屬山若有明君當時出外帝不信謂
其妖言收向繫獄其子歆自出應募以救其父曰須

七歲女子以乳之即復變帝復女子乳於是復為人
便能言語應答如劉向之言帝大悅拜向大中大夫
歆為宗正卿詔曰何以知之歆曰出山海經（獨異志）

本傳 [illegible] 宣帝時為諫大夫以偽鑄黃金伏法踰冬減
死後復拜為郎中還諫大夫給事中不為大中大夫
歆以少能為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去
宣時三十餘年亦未為宗正卿疑此說妄也

輶車使 林閭字公孺臨卭人也善古學古者天子有輶
車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惟
閭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
同主海內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揚雄）

關術師之因此作左雄台（華陽國志）

神雀 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
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賈逵博物多識帝召
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
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
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同校秘書應對左右（後漢）

銅人 安帝見銅人以問侍中張陵對曰昔秦始皇時有
大人十二身長五丈履六尺被夷狄之服見于臨洮此
天將亡秦之證而始皇誤喜以為瑞乃鑄銅人以為像
上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傳載亦其人背上有銘（張璠漢紀）

礬石 王粲在荊州從劉表登鄣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

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氣蒸于外故
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大墓有礬石滿塋一說粲從魏
武北征蹋頓床嶺眺矚而見此異曹操之平烏桓粲猶
在江南（述異記）

閱書殿 魏文帝為閱書觀其書千卷者登此觀觀者六
人而已（[illegible]）

埋寶 胡綜博物多識孫權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
寸以琉璃為蓋開鎖之有雲母于其上開之得一白玉
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時莫能識其所由者權
以綜多悉往事使人問之綜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
有天子氣乃改諸名并掘鑿江湖平諸山阜處處埋寶

物[illegible]王氣事見于秦記此蓋是乎衆人咸歎其[illegible]
而[illegible]然自[illegible] 別傳
傒囊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
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因去故地即死衆以爲恠問其
故以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
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故地則死
諸人莫之見也 搜神記
彭侯 孫權時陸敬叔為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
數斧忽有血出至樹斷有物人頭狗身從樹中出敬叔
曰此名彭侯可烹食之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
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上

比子產 張華强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
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
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 晉書
銅盤鳴 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
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
應可鑢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小說
仙館玉漿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度百姓歲時每
遊觀其上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
投食于穴墮者得之為糧乃緣穴而行計可十許日忽
見明又有草屋一區二人對坐圍棊下有一杯飲[illegible]
告以飢渴棊者曰可飲此墮者飲之氣力十倍棊者曰
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棊者曰汝從西行數十步
有一井其中多怪物慎勿畏但投身入井當得出若餓
即可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其言井多蛟龍然見墮者
輒避其路墮者緣井而行井中有物若青泥墮者食之
了不復飢可半年許乃出蜀中因歸洛下問張華華曰
此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illegible] 述異
博物志 張華讀三十車書[illegible]四百卷奏於武帝
帝以為繁令芟截浮疑分為十卷即於御前賜于闐青
鐵硯遼西麟角筆南越側理紙萬番帝常以博物志
十卷置於函中暇日覽焉 拾遺記 晉書
顯陵策文 時有人於嵩高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

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束晳晳曰此漢明
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晉書
狄泉 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永嘉中
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出焉蒼者飛去
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
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後胡當入洛
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 王隱晉書
燒轄擬鏡 王獻失鏡鏡在罌中罌口纔數寸而鏡尺餘
以問郭璞曰此乃邪魅所為使燒車轄以擬鏡鏡即出
焉 搜神記
鼎銘奸奘 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

人莫能識乃以示釋道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
鑄乃寫為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
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升低者為合梁一頭為籥籥同
黃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
自舜皇龍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
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故京兆為之語
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 高僧傳

威斗何承天博覽古今為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
遇古冢得一銅斗有柄文帝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
斗也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三台居
江左者惟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

天中記 卷五十 五十七

先訪之信命相望于道 宋書 王莽四年八月鑄之南郊鑄
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

服匿陸澄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方腹而底
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
子良後詳視器底髣髴有字可識如澄所言 南齊書

大力王摛少以博學知名王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
之探索皆窮唯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色箋白團扇
憲坐簟執扇意氣甚得摛後至僕射以所隸示摛語之
曰卿能奪之不摛操筆便成事既奧僻亦華美舉坐
擊賞儉命左右抽憲簟攜手自擊取扇登車而去儉笑
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南史

焦明建武三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身備
五采赤色居多案樂緯叶圖徵云焦明鳥質赤至則水
之感也 南齊志

錞于或自蜀得古禮器以示人莫能識始興王憺曰此錞于也
遂依干寶周禮注為之以手拊之其聲極清發乃歎服 南史

砭石王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
石僧孺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
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
為砭石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
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南史

周譜王僧孺被敕撰譜訪劉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

天中記 卷五十 五十八

論云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
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 南史

犧樽劉杳字士深少好學博綜群書沈約任昉以下每
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
答張逸謂為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
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
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
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
又得此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
約大以為然 上

紫荷橐周捨問劉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illegible]

何所出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
年帝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晁也
撰字書音訓又以為其博識强記皆此類也上
趙充國傳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
充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見謂忠
謹按此實國非張湯子安國也云安國傳訛而梁書
南史俱不為改正
蓋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九尺銳下平蓋如
合焉中得劍一瓮具數十餘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罍
蓋也葬則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
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語在江左雜事 史系
天中記 卷二十五 梁九
學府簿照以書記為樂雜者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
魏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誦之無所遺失世
稱為學府 南史
策事劉峻字孝標博極群書安成王秀雅重之秀遷荊
州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武帝每
集文士策經史事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
會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問劉峻峻時貧[illegible]冗散忽
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亦不復
引見及峻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高之
竟不見用上
百六公張纂弘策子也字世卿少與兄續纘名相亞王

纘嘗之百事縮對闕其六號百六公上
涼州著能魏崔浩博覽經史無不該盡帝將討河西
李順以其地無水草不可以軍浩曰漢地理志稱涼州
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終不
石經王肅之奔魏也高祖時作願目劉芳未
及相見嘗發群臣於禮古者唯婦人有笄
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
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
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
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
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
天中記 卷三十五 六十
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縰笄總
以此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
言為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廣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
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皆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
故時人號為劉石經 北史 陸乂於五經最精館中謂之石
經人為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上
著腳御覽顧野王字休倫仕陳武帝為門下侍郎傳綜
群書蒐搜經籍撰梁瑞應圖七十卷御覽三百六十卷
官人各念一卷常隨駕行內人謂之著腳御覽 隋陸廣微吳地記
三人 隋大業四年從幸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
曇於藍田山得一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履奏

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顒答曰漢文以前未有此讚即是大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鄭大司農盧氏撰嵩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寸或隱或出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德天順人定鼎嵩洛殊祥自見臣敢稱慶百官畢賀上大悅賜絹二百疋隋書

羊腸坂 崔賾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賾曰何處有羊腸坂賾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問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上

行秘書 唐太宗令虞世南寫列女傳屏風已裝未及求

天中記　卷二十九　六十一

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唐書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世南在此行秘書也隋唐嘉話

佛齒 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于是士女奔湊其處如市傅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縢甚嚴固求良久乃得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國史纂異

肉譜 秦王府參軍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為肉譜許敬宗謂虞世南曰昔任彥升善談經籍時稱為五經笥宜改倉曹為人物志隋唐嘉話

無脂肥羊 光祿寺卿常某頂無脂肥羊肉五十口不知所從得乃就侍中郝處俊宅問之俊曰上好生必不為此事乃進狀自奏其無脂肥羊肉須五十口肥羊一一對前殺之其羊怖懼破脂並入肉中取最後一羊則極肥而無脂也上不忍為乃止賞時服處俊之博識也僉載

藥金 孟詵平昌人也少舉明經拜學官詵少敏悟博學多奇舉無與比鳳閣侍郎劉禕之臥疾詵候問之曰留飫以金椀贈酪詵視之驚曰此藥金也非石中所出者禕之曰主上見賜當非假金詵曰金藥仙方所資不為假也禕之曰何以知之詵曰藥金燒之其上有五色氣擾燒之果然禕之以聞則天以其近臣不當傍稽異

天中記　卷二十九　六十二

術左授台州司馬

闕壁殘記 蔣乂字德源七歲時誦庾信哀江南賦數篇而成誦在口以聰悟強力聞于親黨德宗嘗登凌煙閣見左壁頹剝上有殘缺文記每行可辨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即令召乂至對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也即于御前口誦以補其缺不失一字上嘆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唐書

息壤 元和初裴宙鎮荊掘之六尺得一石如城樓櫓悉倣荊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長工緻命徙之蕭離間是春霪雨四月不止湫漲莫遏人謂為然之者會歐獻巢君夢止之問之對以棄追瘞石弗及今陶築為江陵城

內扃六尺八寸樓堞門闔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
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昔人所填從之既塞癸之
夕復陰起獻乃洛中道士傳學多聞（江陵洪錄）息壤記云
禹堙洪水茲有海眼泛濫無恒禹乃鐫石造龍之宮室
寘于穴中以塞其水脉（玉堂閒話）
【禁物】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鐵斧時李章武遊東
平郎古示之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十驗之而信
（酉陽）
【華夷圖】賈耽好地理學四方之使及使番虜來者皆與
之坐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三十年所聞既備因撰
海內華夷圖以問其郡人皆得其實事無虛詞（廣記）

天中記　卷二十五　二十一

【報時鐵】段成式同學傳開精通三教復强記每披閱文
字雖千萬言一覽略無遺漏嘗于私地鑿一池工人于
土下獲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求獻成式命尺周而量之
笑而不言乃特静一室懸鐵日中之時繫巳而泥户
但開一牖方纔數寸亦緘鑰之所與近親闚牖窺之則
有金字兩字以報十二時也其博識如此（南楚新聞）
【蓮囊】宋大彭郡郡王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城掘得
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校問之或曰地
囊曰飛廉或曰金神七殺獨留源曰此是寃氣所結
殺戮之地或有焉昔王世充據洛陽作河南府
此物而遠祖瀝之乃冤死囚人精魂入地凝為
此物經百萬年凝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請眞以醇醪
或可消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俊命具酒饌
祝酹復瘞之是年有拔城背主之事乃驗之矣余季
茂貞地（賓退錄 外史檮杌）
【海眼】孟蜀廣政中判南郊太王公以務丁夫入蜀諸書
工李文才寫興義門兩雙石井其欲其故實云何也不道
告道士范德昭皆云真味堆其式云是海眼不容輒是
德昭曰吾聞諸至人斯乃蕃羲啟國鎮蜀之碑也以鐵
柱貫之下以横石相埋于地際上有文字云廣成子鎮
儉兵華水火之事諸葛曾掘驗之真珠樓基海眼皆非
也蜀人少知云出方圓記（書錄 成州名）

天中記　卷二十五　六十七

【𧕿】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
有毗謂之怪傳識之曰蟒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
其鼻後驗之可類于雲別一鼠曼前識驗（虞鼎錄 光）
【幕府書廚】朱延慶事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攜書辭南
貫奔楚王待之甚薄杜門却掃諸與士游為文章先問
古今首末於延慶時人號為幕府書廚（紀年 圖）
【海馬骨】徐鉉七江南日嘗直澄心堂後披入直至飛虹
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之流血制轄抑立鉉窘書以
問僧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灌以
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斷之去土又餘果得巨骨上疑
可長五尺膝以下長三尺腦骨若

勳以爲糟線滙之遂闌馬 玉堂閒話

畫牛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知諤獻後主煜持貢闕下太宗稱後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挾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隱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 青箱雜志

狼星直日　嗣主知南都既數日詰旦殿庭忽見殘缺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使往詢陳陶陶

曰此兆乃狼星直日故爾嗣主嘆曰真鶉仙矣 江南野史

墨知星名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强記受知定陵凡有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侍殿帷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知星名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秘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板尋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湘山野錄

石浮於江　黃晞字晁卿錢塘人師事孫適天禧末錢塘有巨石浮於江太守問適適以問晁卿乃按洪範五行去以應曰其當在兩乘乎未幾真宗上仙蓋今宮人服果卿之闕而始知其子有奇書也

天中記二十五卷終

天中記二十六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眞甫校

言語

言語　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說文 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也 釋名

心聲　揚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嚱嚱者矣如言故言心聲也 揚子問神

四術　言有四術言敬以莊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弁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賈誼新書

善言　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荀子榮辱 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 非相

身之文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 傳僖二十四

愼辭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曰何故侵小

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
國一同自是以衰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
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 語家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
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襄二十五
釋辭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
好而歸之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
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對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
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一三十
利溥 景公繁于刑晏子言踊貴屨賤景公為是省于刑
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昭三

一言而善 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
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方飲酒聞之曰必鬷明
也下執其手以上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 昭二十八
九言 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
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定四
送言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
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今本無此三句 辭去而老子送之曰
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
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
人之非也溥辯宏達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
子者無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 史記 家語無以有己
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子者
衣帛 林既衣帛而朝齊景公景公曰君子之服也小人
之服也林既作色曰夫服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荊為長
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傑之冠管仲隰朋
出焉越文身剪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
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
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
為勇悍矣 說苑
正言 趙良見商君商君請得交於良良曰僕請終日正

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
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
將事子 史記
下說 窟中蘇秦物與張儀俱習從横之術于鬼谷先生
十一年皆通六藝百家之言鬼谷先生弟子五百餘人
為作土窟窖深二丈先生曰有能獨下說窟中令我泣
出者則能分人主之地矣久之蘇秦下說窟中鬼谷先
生泣下沾襟張儀繼下說窟中鬼谷先生泣亦沾襟曰
蘇秦辭說與張儀一體也 上見御覽鬼谷同
主說 奪地鄴郭之北有蘇秦侯者蘇秦往說之大侯送
以黃金百鎰其家丞諫曰君侯之與客無故舊而送之

百金其勢可得聞耶蘇大侯曰客天下辨士也立談
之間再奪吾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直百金耶蘇秦
戒子東方朔將仙戒其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
哉遊哉與道相從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
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朴集
聽者竦然樓護字君卿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
聽之者竦然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
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漢書
如流邦宏為上計吏朝廷問宏潁川風俗所尚土地所
出及先賢將相儒林文學之士宏援經以對陳事答問
出言如浮引識如流漢書

郡名非實明帝問張重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重曰
臣聞鴈門郡不見壘鴈為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為城雲
中郡不見中天而居東海郡不見宮室在於水中臣辨
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東觀記文川名上從互見日詞
如雲浚儀行融幅巾奮褎談詞如雲李膺每捧手歎息
上如雲者奔歸而出也注
噓枯孔公緒也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後漢鄭太傳
辨出問表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辨
對咸出問表非汝南應劭亦歸于劭因自贊曰故太山
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
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傳

答曰秦次陽妻者扶風馬季長之女也下車禮畢
曰為婦之道貞順而已何輜軿僮婢數十斛截資
珮之飾耶夫人答曰女有三從之義在家從於父母情
愛無已欲其豐麗故不敢逆命今君欲擬鮑子都之風
不受婦家之送此乃清高異行也妾亦欲察君志操還
所有以成君之高不亦可乎陽又問曰弟先兄舉猶以
為鄙高士不為也賢姊未嫁而新婦先行有何汲汲乎
答曰家姊有宋伯姬之[illegible]梁高之行行符操於青雲
介潔於白日家君處妾之配舜孔子妻公治長之義世
乏此財故踏蹐同所不才遺人則可慨哉然悵恨外
聽者曰使君努力如何為婦所困列女傳陽又問曰南郡

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
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
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矣注
蜀俗張裔為郡閣送于吳孫權之使吳孔明令芝言於
可從權嘲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
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
氏之寡女猶賢于買臣之妻權又問裔曰君還必用事
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
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僥倖得全首領五十八以前
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
裔之色裔出閣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推果追之

及蜀志
受兵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詣宗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
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
受耶時預為屯騎尉芝為車騎將軍
不敬書生 吳趙咨字伯度使魏魏主謂咨曰吳王頗
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
經略雖有餘閑博覽經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
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
國有備禦之固丕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
池何難之有丕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
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吳志

衛故主吳平後晉侍中庾峻嘗問時侍中李仁曰聞吳
主剝人面刖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
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
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時為一
國之宗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
受誅者不能無怨受旌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
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
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袷以下視
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
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
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迂是乃禮所[illegible]

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
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 吳志 七
何人陸遜聞車浚令名請與相見謂曰早欽風彩何至
龍蟠鳳峙不肯降顧邪答曰誠知公侯敦公旦之博納
同尼父之善誘然蜥蜴不能假重雲以升鴻鵠雀不能
從激風以飛揚是以無因躬將坐上賓客多是吳人皆
相顧謂曰武陵蠻夷君乃有此士人也浚曰吳太伯端
委之化以斷被髮文身之俗今乃上擬聖主下生賢佐
亦何常之有遜歎曰國其昌也乃有斯人 小說載氏
開識 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
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
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世說

得一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
既不說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群
臣歎服
異才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群公辟命求英
奇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
異才而應斯舉洪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
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
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
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世說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
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
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竹上
[illegible]
九牛毛 或謂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
理乎譚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
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晉書
言談林藪 裴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周弼見而歎曰頠
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樂廣嘗有頠清言欲以
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答時人謂頠而言談
之林藪上

崔陳 崔正熊詣都郡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
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
王敦 衛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物不干外擅相
附於時矣敦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琅琊王平子丞高
氣不群適世猶後衛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
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
談道平子三倒玠別傳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玠避亂從
洛投敦至武昌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
屬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
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
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上

此云阿平即前所云平子也晉書云何平叔若在當
復絕倒[illegible]按何劭王弼傳云弼字輔嗣何晏為吏部
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
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議用弼
丁謐與之以弼補臺郎與曹爽論道移時無所他及
爽以此嗤之並無絕倒字晉書云云豈阿何字誤耶
通志畧因之似亦欠審
佳言如屑 胡毋輔之字彥國少擅高名王澄嘗與人書
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
晉書
泠若琴瑟 裴遐字叔道綽子也善言玄理音辭清暢泠

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歎服上
天下為家 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
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亳無定處
九鼎遷洛邑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三十萬石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
作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
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
已為太老說世
故物 庾翼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
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
聽其聲稚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

帝左右

使次 補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授縣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不貪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晉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甚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天中記 卷二六

北人物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苻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知見有餘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苻堅所制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以虎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王彌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錫以其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要捷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猷次子……謝安賞其機捷辨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嘆其要捷 晉陽秋

劭令 王濛能清言談道實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許之……性有高致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 續晉陽秋

神王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 世說 孫綽為懷誄敘云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天中記 卷二六

好語既取 晉孝武帝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辭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既取語於是為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既取

材跡

已老 謝晦為荊州將之鎮詣從叔瞻別晦色自矜瞻問晦年答曰三十五瞻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愧色

日始可中 文帝冀重蓋道之恐設會親而眾御于地從下食良久眾咸疑日晚帝問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言始中何得非中眾咸嘆其機警……

嚴 宋武帝微時嘗……從……受命藏貴嘗

宅以遺後元嘉中文帝幸舊宅見而色慚近侍進曰大
舜耕于歷山伯禹親事土水陛下不覩列聖之遺物何
以知稼穡之艱難先帝之至德乎
命明帝爲宋大明中再遣鼎于時新誅司空劉誕孝
武問以蔿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
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王問曰卿此命當緣上留無
相諭者耶答曰聰明特達果決成性比吳之明又無下
僕晏子所謂香國善惡故再辱此旋
賜劍孝武嘗賜謝莊寶劍劍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
致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竊爲陛下杜郵
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 宋史

城內婚姻沈攸之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沈沒倉曹參
軍崔靈女先適鄰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粮
要急而君不以在意由與城內婚姻耶靈鳳答曰樂廣
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歡然意解 南齊書
名遺子孫裴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
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
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 南史 都世隆性清素
唯營事墳典或問曰觀君與羣當以清名遺子孫鄉
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
也不如一經 上 徐勉雖居顯位不營產業門人故舊或
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淸白子
孫才也則且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爲他有 梁書
不老 劉懷珍爲豫章王子尚車騎吳掌毋憂去職服闋
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
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 南齊書
太刀欲齊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係作部
帝謂伯玉曰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在加責謂
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即釋
之卒爲忠信士 南史
齊武帝嘗與朝臣商略酒後謂群臣曰我後當得
何謚群臣莫有答者王儉因目庾杲之從容曰陛下壽
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量

時人推歎其辯答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
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
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
沐浴唐風齊王儉爲吏部尚書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
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
儉賞其善據本得職焉帝嘗幸樂遊宴集群臣奏樂帝
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對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
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 南史
發口成句周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
句賓友啞語辭韻如流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
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

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人生如花 齊竟陵王子良招賓客范縝與焉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于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于糞溷之中墮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梁書

爲仁由己 阮孝緒嘗與吳郡范元琰同從不起陳郡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

栖遁耶居士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

不妄爲名 梁武代齊末不屈后梁以爲民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illegible]不妄有名 梁書

上環 梁武帝起兵柳惔舉漢中應之武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金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illegible]玉環是新亭所贈惔對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謹銘之無斁帝因勸之酒帝又嘗謂惔曰徐元瑜違命嶺南[illegible]書答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已放其諸子如何惔曰罰不及嗣賞延于世今便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 上

莫對 梁武帝物有虎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群臣群臣莫對尚書令王瑩在御筵乃斂板答曰昔韓子有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

靜壇 梁侍中周捨立壇于鍾山下武帝問其壇如何對曰風不鳴條雲無膚寸[illegible]巾黃被其多白簡朱衣畢至因名靜壇 金陵志

公庭私禮 魏遣李道固來使齊帝讌之深于御筵舉酒勸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深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授

酒 梁書

兩敵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於蕭何

未央門災 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災高祖謂群臣曰此門制卑狀我始欲構遂遭天火並相顧未有以答何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弗違時以爲名對 梁書

[illegible]指傳梁至石頭武帝遣其上客如[illegible]寶按之曰今陛王氣兆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帝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于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乃是俳諧亦何足道

多士如林　梁武覩劉孝諧曰魏晉人士德行四科之徒
比有數人諧對曰多士如林無以備啓武帝曰武王有
亂臣十人雖人物之盛豈得頓如卿言諧曰愚謂周
稱十人太宰左命至於濟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
[illegible]二才足與同人有競 [illegible]
[illegible]雀劭至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何[illegible]及
一僧[illegible]接至浮屠中傍有執枚帚者僧謂[illegible]曰此
是[illegible]人罪[illegible]曰便是僧之鹿狐後入一堂佛前
有[illegible]本中然燈劭曰可謂日月出矣爝火不息 [illegible]
[illegible]武帝嘗從容謂蕭子顯云我造通史此書若成
[illegible]少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
[illegible] 卷三十六 云
丘聖製符同復在今日時以為名對 [illegible]
四聲　沙門重公嘗謁梁高祖問曰聞在外有四聲何者
為是重公應聲答曰天保寺刹既出奉劉縚說以為能
[illegible]曰何知道天子萬福 [illegible]
引論易老 [illegible] 後為著
作即獻文屢引與論易老 [illegible] 十
有一 [illegible] 日昔太公既老 [illegible]
驗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出軍婦人 [illegible] 簡肆於辭令湘東王 [illegible]
有人從婦人從者王曰才混李陵未能先詠 [illegible]

孫武殘欲戰婦人君宥應聲曰項不敢壯士猶有 [illegible]
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 南史
日暉粉澀　釋寶海 [illegible] 梁武陵王紀作鎮井絡欲要無
巳 [illegible]
似滅中風動刹餘 [illegible] 王馬復唳鳴
海曰[illegible]看蓋動 [illegible] 定龍樹相與
歡笑而出 高僧傳
贈迅　梁孝元 [illegible] 及還使 [illegible] 紀知不為巳
用乃厚贈而遣之 [illegible] 贈 [illegible] 曰想見物
思人對曰敢不奉揚威靈克翦好究 [illegible]
[illegible] 史 [illegible] 耳 [illegible] 後 [illegible] 於路微自掖陳
天 [illegible] 卷三十六
楊各曰 [illegible] 設官成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謝
[illegible] 天 [illegible] 豈得言不
知 [illegible] 曰此言 [illegible] 不須多語數日除霍 [illegible]
[illegible] 南史
毛羽　陳 [illegible] 帝嘗做■ [illegible] 名曰此子勢翩翩
[illegible] 之欲飛 [illegible] 其毛羽耳帝又謂引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曰此陛下不遑恕
[illegible] 此 [illegible]
孝 [illegible] 孝貞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illegible] 陸昂 [illegible] 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
曰 [illegible] 子擢子曰士固不妄有名吾 [illegible]

必當處王㬺貢後遷袞州刺史民安之自此不復措
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候馬而過矣
吾去䝉筋力已衰寧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 南史
龍因雲出 隋太子勇毀雲定興女生也初誕帝曰此
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盧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
出時人以為敏對 北史
金剛努目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
僧曰金剛何為努目菩薩何為低眉僧荅曰金剛努目
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不
能對
子舊太公 辛郁舊名太公弱冠遇太宗於行所問何人

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
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宗命直史
館 御史臺記
回天 太宗欲脩洛陽宮張玄素上書諫之歎曰吾思之
不熟乃至於此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
可謂仁人之言哉 本傳
切理 馬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摧
引事援揚搉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
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本傳
以伐可汗 鄭元璹尚文辭突厥攻上命元璹持節往勞
塞以不信咎中國元璹隨語折責無所屈因謂頡利曰
今掠財貨劫人口皆入所部豈若收族接好則金帛盡
幣一歸可汗口伐可汗如約厥何惜金石賜公此語乎
一言賢十萬衆 馮盎或告盎叛太宗詔藺謨發江淮甲
卒將討之魏徵諫曰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不武
不勝為辱盎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
散騎常侍韋叔諧喻盎盎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
於十萬衆 上
姑姪 則天以武承嗣為太子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
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
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
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之能容使其便可乘御

寶位其處安乎且陛下為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
委重權於姪手事之去矣則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即日
罷承嗣政事 大唐新語
自託 蕭至忠素有雅望自託于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刑
部尚書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傅
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 唐書
下坂走丸 張九齡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日滔滔不
竭如下坂走丸也時人服其辨 天寶遺事
梨花 李白天才俊逸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
藻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梨花之論 上
[illegible] 唐蜀洛陽人盧坦字保衡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

尹召坦立堂下問其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聚之坦曰
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是
如一係善不見天富不道之家不…其不…人…
人黃…是…加厚也
皇王道盡…字…
黃叔度也劉安…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令
折文臣訓注之樹宦者氣盛…可…議…中宮
必引訓注以折文臣李石曰京…亂始自訓注訓注
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勞稍抑說世
一片文章李建勳字致…理論宋齊丘
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
天…卷二十六　五
必黜色自是一片文章矣南唐事
真道嫉惡楊文公危言真道獨立一世嫉惡如讎在翰
苑日有新幸近臣意欲援入其黨中因問…公曰君子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
不畏不義幸臣大沮心切嗤之竟以事中公深之楊億
剖紫箭宋焦守節真宗時奉使契丹館伴丁求說指遠
山謂曰此黃龍府也守節應聲曰不知燕然山去此幾
許求說赧服宋史
頌贊頌聲之奇字頡叔既貴頂上大贅每與人視之為六
路人…晉至金山寺榴了元與蔣穎叔…一日見穎即…
其…惡之子元徐曰此卿在前穎叔在後…

…不附小也
慈聖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
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冲卿為上相瘰生頸
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
可…矣
獨夫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獨夫
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言也獨夫受洪惟
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可還視君如寇仇
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
高宗大喜
融結孝宗嘗謂王過問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對曰天地
文…卷二十六　三
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
次山也上大喜…
非色一發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故
惡言不出口苟聲不入耳此謂君子也…
多言何益子禽問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
鳴舌乾擗然而不聽今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
何益唯其言之時也墨子
正閑明君治國三寸之機運而天下定方寸之謀正而
天下治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由子
揣摩鬼谷先生曰蘇秦張儀一體也然其鑄是…
不…輔儀不如秦…能分人主之地也…

義烈

重義 智者出於義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先以天下與
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爲寶曰生乎
義乎曰義故務光投水而死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
易義尸子

高義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
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田基曰吾聞之曰義死不避斧
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
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
取之聞田基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基曰不可也一人
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

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
歸人不道吾去矣遂之楚說苑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說苑

知命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
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
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
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之
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
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新序
白公勝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爲王王子
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
而後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
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
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
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
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
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之不可
遂殺之葉公高率衆誅白公

成義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將爲難乃告子蘭
子曰吾將與大事於國願與子子蘭子曰我事子
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
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新序

持斧置車 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便持釜

置車中行三百里臨別取釜不相問亦不謝後車家業
獄當死釜主往往篡之穿壁未達曰檻車者怒不肯
出釜主意欲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齊君義而原
之風俗通

理畢就烹 欒布梁人也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
後布爲人略賣爲奴于燕爲其主家報仇燕王臧荼舉
以爲都尉荼爲燕王布爲將燕反漢擊燕虜布越聞之
贖布爲梁大夫使於齊未反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
族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
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令趣烹之布理越畢請
就烹上赦之拜爲都尉漢書

【冷鑪】東翼字春卿廬江舒人少行到盧鄉見道邊有一馬傍有一病人呼曰我是長安魏公卿欲歸廬江業未達今病不能復前倘可相扶翼扶歸未視積日病困曰有金十餅素二十匹死則賣以殯斂餘并主人既死翼賣素四匹衣衾殯葬以金五餅置棺下騎馬出入后其兄長公卿乘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卿頭以金五餅投其門中翼還不受還之翼後為曹陽尉縣曹陽令尉廬江七賢傳

【亘亮不容】平陵云敞在吳章門下時往好所人過以為輕薄世人皆以為然章後為王莽所殺人無敢有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為司徒掾獨稱吳

天中記　卷三十四　二十四

章弟子□葬其屍方知直道者不見容於瓦輦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嶺上 西京雜記

漢書云敞字幼孺

【去臨】廣范受業事博士薛漢後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由是顯名 後漢

【遺孫還金】剛敞字子張平輿人仕郡為五官掾時太守第五常被徵臨發倉卒有奉錢百三十萬留付敞敞埋著堂上遠遇世倉卒道路斷絕敞年老飢死其妻曰第五府君所寄錢可取自給敞不從後債之敞曰亡老何用當有用故君之財耶遭遇當送飢寒何負宿嚴所遺孫妻子皆死常病臨困性不孤孫年九歲常告之曰吾寄故五官掾平輿周敞錢三十萬後絕後孫年長大步擔至汝南問敞敞見之悲喜與之能發穿錢百三十萬孤孫曰亡祖臨終言有二十萬耳今乃百三十萬不敢當也敞曰府君病困氣索故言誤耳即無疑也 出汝南先賢傳

天中記　卷三十六　三五

【腳攣】楊彪字文先建安時日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年及曹丕受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惜新之朝遂固辭 後漢

【撫哭】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與少府孔融親善曹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欒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 魏略

【義士】曹操引軍攻袁譚於南皮王脩時運糧在樂安聞

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
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觀
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
後就戮無所恨操嘉其義聽之三國志 曹公既誅袁譚梟
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
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
遂造其首而哭之哀慟三軍軍正白行其戮操曰義士
也赦之子書
感義司馬昭弒魏主髦收王經誅之故吏向雄哭之哀
動一市鍾會誅雄復收葬之昭聞召而責之曰往者王
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
天中記　卷二十六　二六
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王誅既加於法已
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
時殿下讎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
仁賢所掩哉昭悅與宴談而遣之漢晉春秋
衷其亡葬恤下後臨淮臧均衣乞收葬曰昔項籍受瘞
葬之恩經信復收斂之恩[illegible]則未為發神明之祭也樂
布縞人之趙臣竊聞之乃為請[illegible]而身名以肆情其
得不許宥焉耳也
荀長妃嫟守士遠歷陽太守淑州武據臨亡以家後不
立蕭下蕭賢許瞻危乞接為厲衣人以殯屍有若骨肉
少出陸機兄弟親善機一門被誅瞻復相營恤機文為

嫁之由是稱其篤義晉中興書
代廷江都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孝聞于良孫
及弟從子為啖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
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孫
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晉書十六
高祖從石勒謂右長史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
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將軍若任
之以鄴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拜魏郡太守彭至泣
而辭曰臣往曾策名晉室食其祿矣且受人榮寵復事
二姓者臣志所不為且豈愚臣之猶志恐亦明公之許
有死而已未敢聞命若賜其餘年令臣一介之願者則
天中記　卷二十六　二十七
明公大造也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秩[illegible]
不屈驃騎遠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
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驃號哭奔赴殯送
以譴縱後設宴延驃不獲已而至樂奏驃流涕起曰北
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
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則驃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縱
既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驃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
堅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元嘉二十四年刺史
陸徵上表曰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周苛之肆罵楚王
方之於驃蔑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貴烈宋書
小過徐廣字野人今之八表從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

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
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
同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
乃更歔欷因辭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
代兄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
至棘詣郡辭引已為家長令弟不行罪當在己乞以
身代薩薩又辭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
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氏
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大家臨亡以
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
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 宋書

不畏死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晉安王子勛所知子勛
起人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
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去遣參
以昌義欲因得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
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
身不僵玄謨嘉其節厚為殯斂周又助衆權未出戶楣
[illegible]墜壓其頭折即死聞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南史
高節明帝上不豫南康王琳於第賜死獨江泌守戶靈
從號泣悲動路人于時諸王或見讒害故舊無敢瞻看
唯泌及衡陽王子峻侍讀[illegible]為營理喪事時人高
其節泌字士清濟陽人也 南史 齊春秋 族人兗州中從事泌

黃門郎愈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泌以別之
欒王魏神龜末清河王元懌領太尉[illegible]郎
僑懌被害元叉秉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僚莫
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為懌所厚者彌不自安以官被
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
嘆曰雖欒布王脩無以尚也君子哉若人 本傳
書求葬首梁王琳舉義為陳將吳明徹所殺傳首建康
懸之於市琳故吏朱瑒致書陳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
以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
忠臣梁故建寧公琳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徒薀包胥之
念終遘萇弘之眚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身首異處

封樹靡卜瑒早逢末僚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
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
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
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莅壽陽曾游江右願歸
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蟻豈碑式樹
時留隕淚之人近故舊王绾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
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營域叔孫云亡仍葬
陵而樹檟禮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
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
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并為啟陳之詔
許之 南史

散米 徐陵字孝穆性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之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 陳書

忠貞 司馬申字文舉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多故太子疾殞失所爲以宮室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欒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即勅荊州以禮安厝 上

至行 王元規字正範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

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孤姪入船元規自執楫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 上

不發 景建緒性清亮直時高祖有舊及爲丞相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 隋

祖孫伏義 李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爲參軍宣帝將害憲召僚屬證成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詞及憲遇害露車載屍而出故吏皆散唯綱撫棺號哭躬自埋瘞哭拜而去 唐書 憲女孀居于立綱自以齊王故吏贍恤甚厚及綱卒其女被髮號哭如喪所生焉 上 綱□□安仁承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師于陳邸宮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涕泣拜辭而去朝野義之 上

篤義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謇傲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爲頴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焉徒不前計無所出義方解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爲太子校書無何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爲儋州吉安丞貞觀二十三年以□□□□時□□□子□□□在□州來依義

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與□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敏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身獨步從而還先之原武葬敏告祭張亮送敏妻子歸其家而往洹水 上

濟大事 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爲友時有家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爲學糧忽有縗服者扣門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遷窆乞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爲薛趙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焉其年糧絕竟不成舉 摭言

至行 李紡爲兵部員外郎□□□公□之子□□疾□□□

表背江化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見以二
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
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特約
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為
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口行皆此類也尚書故實
□吾林洲公勉崔桓事正同
則雜徐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授櫟陽尉皆自楊憑
所薦及憑得罪貶臨賀尉交親無敢視送者獨晦送至
藍田與憑言別故相權德輿與晦交分最深知晦之行
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晦曰晦
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爭忍無言而別如他日

相公為奸邪所譖失意於外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嘉
其貞懇大稱之於朝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
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識公門公何取信而見獎拔夷
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
□德裕相柳仲郢字諭蒙為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
無私奏為京兆尹仲郢謝曰自古不期太尉恩獎及
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仲郢
崇成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特
取德裕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
宅令狐綯為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
自慚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
又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感歎矣從所□
員言續世
張讀奏論呂兗為滄州節度判官劉守光攻陷舍州兗
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玉者幽薊義士也
父游兗門見琦臨危紿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
幸無濫焉乃引之俱去琦病足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
變姓名乞食於路乃免於禍琦常以玉免己於難欲厚
報之玉遇疾琦親為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
事玉之子曰文度既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
進士第尋升寵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非玉之義不能
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唯仁義二公

得之燕胤之下流為矣哉
徒步遊送人多題門下士方種英蘇冠者平生最器重
之後罪之後寓客雲散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矣後
易名放即明遠冠易名易簡魁天下為參知政事□□
□蔡京宅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士人
邵民瞻從學於坡為坡買一宅為緡五百坡傾囊僅能
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
人哭聲極哀坡從倚聽之與邵推扉而入則嫗問為哀
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
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
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所得者也坡□□

謂曰嫗不必深悲儻以是屋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
之呼其子命[illegible]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
毗陵不復歸[illegible]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歲七月坡
竟殁于借居[illegible]

方上

縮屋 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
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於
平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避嫌之不審矣若其
審者若魯人然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
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
釐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

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
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
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
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
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 [illegible]

不與席 光武嘗問宋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
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
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
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
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
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

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
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
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臣
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 漢書

不私 祭遵從征河北為軍市令上舍中兒犯法遵格殺
之上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整齊今遵
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上乃貰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
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即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東觀漢記

松父友 馬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
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

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
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 後漢

不仕 [illegible]世[illegible]為郎託疾不就詔問實病著
為[illegible]對曰[illegible]不病耶以羸瘠為令史耳世祖怒使
虎[illegible]十[illegible]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
能[illegible]臣也詔出之為郎[illegible]

大人 今蘇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illegible]士友咸憚
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
輔號為大人 後漢

[illegible]邕徙朔方及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illegible]
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中常侍王[illegible]

恭貴驕傲於賓客語邕曰徒何敢輕我邕拂衣而去[illegible]
衛此客告邕怨於因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
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上
歌舞不盻盧植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
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
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上
前坐有呂子義當世清賢士也有舊人往存省嫌其設
酒食饌乾糒而往主人索其降巳乃盛為饌義出懷中
乾糒求一杯冷水而食之為爽更令有人就之宿非其
度數之內子義然燭危坐通曉目不轉睛膝不移處
物四
當

不揖役之役也陳群[illegible]時亦在布之軍見曹操皆拜
袁安獨高揖不為禮操甚[illegible]之 世說
[illegible]高貴鄉公之[illegible]司馬昭召朝臣[illegible]故
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illegible]以可不來曰世之
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
垂涕而入昭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illegible]泰
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昭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
上未見其下[illegible]泰嘔血死 魏氏春秋
給卓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
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後公車來嶠便[illegible]
前[illegible]不從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得去監令各給車[illegible]

始 世說
不迎劉喬字[illegible]南陽人齊王冏為大司馬初稱[illegible]
冏所重每下當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懼
孫秀故不敢受財物[illegible]紹今[illegible]故為裴家[illegible]
張家奴婢耶樂彥輔來公未嘗下床何獨加敬于紹冏
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
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
然 晉書
傀子 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
如卿於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
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

知鬼子敢爾 世說
結髮 王導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
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 上
俎上 蘇峻事平王[illegible]更諸公欲用孔坦為丹陽亂離
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床
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坦疏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
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
而去諸公亦止 上
不遂 郭璞[illegible]欲為[illegible]舍[illegible]年在[illegible]大憒
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illegible]
無夢書樓

時議以王導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
頗至合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
宜耳人愚矣不當時務既而言人吾聞代國不問仁人
向爲相閱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 晉書
［雅量］蔡克字子尼祖睦蔡邕孫也克少好學有雅
尚體貌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恃才而
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嘗遇蔡子尼在坐終
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晉］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更蕭 晉書
［充虛］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
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
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世說
天中記 卷三十八
［移鎮］桓溫議移都洛陽［illegible］王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
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
先事鑾駕溫不能奪
［登栽］周顗爲謝安主簿［illegible］長廢禮崇尚老莊脫落名教
時莊眞伯領中正不通［illegible］品爲之叢曰拜下之敬猶違
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以此伯爲登
世所不能登栽世所不能栽 上
［尖］沈入初在陵內史虞兆子妻裴以尺牘辨利濵服
食［illegible］衣黃本狀若學道者司馬遂子常延之［illegible］世
悅［illegible］與百官飲宴裴亦預焉悉令與賓客
皆爲荊州王恭辭曰恭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未聞

姻之中有夫行婦人一坐嫌然隨不［illegible］
［作士人］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遵務事外中書舍人
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
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弘如旨往王球舉扇曰
卿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太祖曰我便無如此何
［務］張敷爲正員中書郎時舍人秋當周赳並管要務
以敷同省名家嘗欲詣之周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
往秋言我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
床去壁三四尺許二客就席敷呼左右移我遠客周
等失色而退 宋書
［跪］狀中書舍人阮佃夫在合下請假東歸客勸王僧虔
天中記 卷三十八
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
於佃若見臨當拂衣而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因而
免官 齊書
［雅尚］袁粲字景倩初名愍孫早以操行見知後于儀範
廢帝保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素寡往來門無雜賓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
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 南史
［乞作士大夫］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於
世祖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
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
曰此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

敬登榻坐定僧真顧命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而
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上
稱字沈文季風采善于進止司徒褚淵彦回當時貴望
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宮置宴朝臣
以文季數舉酒勸彦回回甚不平語武帝曰沈文季謂淵
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豈知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上
昇階長揖游雅云宗愛之任勢也威震四海嘗召百司
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允獨昇階長揖由此觀
之汲長孺可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北史
不同流俗裴粲字文亮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

一時一時朝士見者皆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
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上
拒境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袁昂獨拒境帝手書
喻之曰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
俱盡將欲何依昂答曰一飡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
祿而頓忘一旦[illegible]懷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南史
不食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
數日而卒武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
士大夫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南史
[illegible]昭明與名士游玄圃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宜
奏女樂昭明不答直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

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南史
無私徐勉爲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
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
人服其無私上
不屈尉聿字成興性耿介北齊武帝時爲武衛將軍是時領
軍元乂秉權百寮莫不致敬而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爲
平西將軍東凉州刺史凉州緋色天下之最乂送白綾
二千疋令聿染拒而不許北史
不爲身計蕭引字叔休爲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璡及
宦官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
密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

小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改
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璡竟作飛書李蔡譖之坐
免官南史
陳次風袁憲字德章君正子昂之孫也大同時生從對
策舉行賄賂門客岑文豪請與東修君正曰我豈能用
錢爲兒買第耶學司衞七舉策高第[illegible]尚簡文
南沙公主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户曹[illegible]長揖
中書令王勱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illegible]不
應致拜衛尉甚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illegible]風
太建三年遷御史中丞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illegible]長
人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illegible]

閣賓退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設宴終日
帝謂俊曰袁家故為有人後主欲廢太子知憲有規諫
之事各曰袁德章實骨鯁臣即日詔為尚書僕射領明
三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
散走朝士各藏匿憲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
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栢後凋也非惟由我
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及至長安隋文帝嘉其雅操
下詔以為江表稱首 南史
形䟽 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僭號封
其子為漢王署德明為師就其家將行束脩之禮德明
恥之因服巴豆散臥東壁下玄之子入跪床下德明佯
天中記 類書三十六 四十一
給之遺前竟不與語遂移病成皐及入唐太宗引為文
學館學士使閻立本寫真形褚亮為之讃曰經術為貴
玄風可師勵學非遠通儒在茲 唐書
真宰相 安石為納言甚為張易之武三思等所忌嘗
於內殿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前博戲安
石跪奏曰蜀商等賤類不合預此宴因顧左右令逐
出之座者皆為失色則天以安石辭直深慰勉之時鳳
閣侍郎陸元方在座退而告人曰此真宰相非吾等所
及也 舊唐書
高士圖 張易之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李嶠蘇味
道等十八人形象號為高士圖每引朱敬則預其事固

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
託腹痛 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
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
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
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知聖旨上
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
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未敢舉箸待
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
歸 舊唐書 時毛仲恩寵莫二每入侍讌賞與諸王姜皎等
御幄前連榻而坐玄宗或時不見則悄然如有所失見
之則歡洽連宵有至日晏其妻已邑號國夫人賜妻李
天中記 類書三十六 四十三
氏又為國夫人每入內朝謁二夫人同承賜賚 舊唐書
不與交言 宋璟為廣府都督玄宗思之使內臣楊思勗
馳驛往追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
倖殿中訴于玄宗上嗟嘆良久拜刑部尚書 唐書 舊唐書
公直 魏元忠男昇娶滎陽鄭遠女昇與節愍太子誅
武三思廢韋庶人不克為亂兵所害元忠坐繫獄遠以
此乃就元忠求離書今日得離書明日改醮殿中侍御
史麻察不平之草狀彈遠曰鄭遠納錢五百萬將女易
官既連婚國相父子崇赫逆元忠下獄遂誘私離今日
得書明日改醮若言齊鄭非偶不合結褵既冰弄交歡
而理無同穴下山之夫未忘御輪之壻已周無聞寄死

託以見危授命斯所謂滓穢流品辱衣冠名教所宜
埋貧懲革請裁以憲綱禁錮終身十一從此廢弃朝野感
貫繇之公五 唐語林
敕正安定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降崔詵先
安及公主薨同皎子繇爲駙馬請與其父合葬敕
許之給事中夏侯銛駮曰公主初昔降婣梧桐半死逮
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殞謝之
日合從後夫禮葬今[illegible]所請却祔舊塋但恐魂而
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尚存之魂而可作崔詵必訴於玄天
禮有典章事難踰越銛忝駁正敢廢司存請傍移櫬
舊以承指定朝廷咸壯之 上

鍾繇讓四句皇甫松讀牛羊日曆援之以譏牛僧孺
家嗣書乃云主義絕王廟鬼或崇室迺有有知同皎
抑詵諸泉銑或訴于帝乃止其文識省于前矣可云
作史邪且尚壞直可云泉邪
李[illegible]附字弘憲貞元十九年爲饒州刺史先是郡
[illegible]失[illegible]敬故府發者七稔公至任後命啓籥剪荊
[illegible]以有胜堅請公曰神好正直守直則神
[illegible]不勝德失德則妖與居之在人 唐語林
建[illegible]爲相也政事堂有會食之[illegible]文人相傳
一則宰臣當罷不遷者五十年公曰[illegible]會食[illegible]
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不除俗言如忌何足聽也以此

獲免今之額馬令撒而焚之其下鏈去聚壞十四[illegible]
者稍正焉 [illegible]
不信術數裴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
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illegible]
耳[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得[illegible]守正[illegible]度[illegible]元入
觀至逢吉不欲使度入中書京兆尹劉栖楚逢吉黨也
栖楚等十餘人攢眉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
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矯求度之歡附耳而語
咸嫉其矯激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吏耳語度
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 唐書
鬬死不爲長安中多爲碑若市賈大官薨其門如市至

有爭競不由喪家棄均之子令銘於貴賈之家萬足
郡之曰寧餓死不苟爲之 國史補
不[illegible]與人交常不易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
焉然然不顧穆宗以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
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之 唐書
閣[illegible]李師中字承之[illegible]其父緯之功於
朝[illegible]不自許編含以洪白韓魏公公曰君果讀書
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也承之云先人功罪未辯深
恐先大局[illegible]以見於地下故忍恥自言若欲求官
[illegible]第二人及第固不難魏公王堯臣榜第二人登
科承之故云公聞其語[illegible]然或云魏公德量照一世猶

於承之終身不能平承之既登第官漸顯益有[illegible]
王安石相神宗以三不足畏為述承之深詆之[illegible]
可中丞死承之以詩哭之有好進賢須退忠臣死國[illegible]
吾生竟何益顯卜九泉遊之句安石之黨呂惠卿[illegible]
之終其身不至大用 [illegible]
遠慮 王安石初參大政一日因閱晏元獻小詞笑曰
為宰相何詞作小詞王安國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顧
其事業亦不止此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
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
佞人呂大慚 東軒筆錄
不受謁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
云曰見 卷二十八 二十六
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
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
何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
怍而退

雅量

絕纓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之
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纓絕者王曰
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
群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懽而罷居三年
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得勝之
莊王怪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 說苑

隱過 張安世字子孺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
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
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
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 漢書
汙車 丙吉字少卿宣帝時為丞相於官屬掾吏務掩
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
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
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
也 上
優容 何武字君公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
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
天中記 卷二十八 二十七
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
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
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盜得
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
聖慙服 上
差彊人意 吳漢字子顏往蠻方每從征伐諸將見戰陳
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
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
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漢書
隱馬 卓茂為丞相史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失馬
幾日對曰月餘矣茂曰然此馬爲已數年遂解馬與

之曰卿非所失華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傳
自得馬馳詣茂叩頭謝之 東觀
長者 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
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乃謝曰慚負長者
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致謝 後漢
擲杯 郭林宗嘗不睡夜問命作粥魏德公為之進焉林
宗一歠以杯擲地怒而呵之曰為粥不加味如何可食
如此之進一呵德公無變色 別傳
隱几 孔融領青州刺史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
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
若 後漢

[illegible]司馬徽[illegible]人倫[illegible]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
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
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
佳 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
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
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徽
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
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且去[illegible]可吾甚羞之此
[illegible]周[illegible]知之耳 別傳
[illegible]文偉魏軍次于興勢假偉節[illegible]之
[illegible]大夫來敏至禕許別[illegible]羽檄[illegible]大
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illegible]
卿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illegible]
[illegible]僚 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
自[illegible]小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
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
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illegible]
眼光出牛背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
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
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
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世說
白眼兒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

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己欲以分謗王
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 上
如意拄頰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皙慢戲之流殷甚
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
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
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上
麤食致飽 宗愨字元幹少任氣好武不為鄉曲所稱孝
建中累遷豫州刺史臨五州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
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愨至設以菜菹粟飯謂客
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愨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愨長史帶
梁郡愨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 宋書

不記 劉訏字彥度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
氊絮訏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
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
之逆而愧服南史
不動心 梁武帝開講於同泰寺會者數萬人南越所
獻馴象忽在進衆皆駭散惟臧盾裴之禮嶷然不動帝
甚加焉說梁史
殺鵠不罪梁史 成王秀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
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
在京師旦臨公事廚人進食誤而覆之去而登車竟朝
不飯亦不之詰也梁書
天中記　卷二十六　五十
把詔還 溫子昇字鵬舉莊帝殺尔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
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子
昇顏色不變曰勑榮不視之北史
執杖笑 崔㥄帝母極令時甄琛為長史嘗曰公事言
戲之間以拳擊琛墮床琛以本縣長笑而不校北齊書
讓田 元文遙字德遠初自洛遷鄴惟有地十餘頃家貧
所資衣食賴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
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撫
慰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北齊書
薦人 崔暹字季倫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
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
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
不為嫌也北史
嗣虛 韋夐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
林泉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為居士焉至有慕
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夐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子瓘
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
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夐神色自若謂之曰
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周書
射牛不問 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
弘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
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云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
天中記　卷二十六　五十一
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隋書
僮誤不言 唐臨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
物嘗欲弔喪令家僮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
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
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
悶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唐書
還犀 裴行儉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
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勑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驟
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
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瓌寶番
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遍出歷示有瑪瑙盤廣二

尽餘文彩殊絶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趍進誤躡衣見
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
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顔色唐書韓琦走碎玉盞同
[illegible]不[illegible]盧承慶緫章初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
失米盧考之曰監運失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
言而退盧心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
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可中上唐國史
[illegible]其[illegible]婁師德樸忠沉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入相也
師德寔薦之及為同列頗輕師德頻擠之外使師德知
之而不憾則天覺之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
守賢則臣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聞

天中記 卷二十八

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
因命左右取筐篋得十許通薦表以賜仁傑仁傑大慙
既而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乃不窺其際也吾不逮
遠矣新唐書三日薦冠進帝問
恐汙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小筆德曰容我
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恐筆曰墨汙爾
恐殺孫子宋則家奴執弩誤殺其子則不之罪
乃父懷李勉字玄卿為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
蠱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瘞于其壠或以告勉曰為
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唐書
拱手不動武元衡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
衡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
衣終不令散宴舊唐書
以米易酒陽城嘗絶糧遣奴糴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
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奴痛咎
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唐書房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為
吏部郎中時霖雨絶糧遣婢糴米因以逃竄三四日方
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北史
僮折馬足歸登寛博容物嘗使僮飼馬馬蹄趹僮怒擊折
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
云先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毒幾死方訊云未之嘗
他人為之恐登視之無慍常某陸象先之為人論者亦

天中記 卷二十八

以為近之唐書
別貯柳公權字誠懸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勳戚家碑
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
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
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筆硯圖畫
自扃鐍之上
盜飲王潜夜宴盜入其家盡取飲具吏明方知笑曰
亦好飲耶竟不問九國志
血紙覆食吳越王錢俶在國日嘗大會賓客食[redacted]而
庖人因刃傷手以紙濡血紙隨食器而俶得之藏于袖
問顧左右曰無令宰庖者知家王

歷朝不聞王崇文任兼將相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
曠○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
皆至聞者莫知所為崇文指麾號令訖事不失常度[illegible]
本[illegible]居紀聞 排[illegible]
[滑稽]謂[illegible]嘲人一滑稽俳弄也說文
[滑稽]謂能亂也稽同也以言辭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
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注
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
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
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

天中記　卷二十六

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
出故云滑稽也
[靳之]宋萬歸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
愛子矣萬病之遂弒閔公左莊十一 御覽散作愛注戲而相
愧曰靳 占帖御覽作戲而相狎
[持狹欲奢]齊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
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
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
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
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
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illegible]

壁軍馬邑祖德閣之夜引兵去史記
[人中八寸]漢武帝對群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
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
臣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
年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
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illegible]
[滑稽之雄]東方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
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
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漢書
[見齊夷]武帝見畫伯夷叔齊形像問東方朔此何人

天中記　卷二十六

曰古之愚夫帝曰天下廉士何為愚夫耶對曰賢者居
世與時推移不凝滯於物何不汎汎然如水中之鳧與
波俱逝何自苦於首陽乎朔傳
[邪揄]光武令王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王郎市中人
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懼而還注說文歋歈手相笑也
[三牲備身]漢有牛通為隴西主簿馬文淵為太守牛喜
為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通風俗
妲己賜周公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
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孔融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
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

當然耳後漢孔融傳桓又嘲之曰以婦卑迷征旅施注
昔肅愼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羊可并案也唐書
釋具 簡雍字憲和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
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
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
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
原欲釀者蜀志
嘲詞流速 張裔須留府長史北詣諸葛亮詠事送者數
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
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其談嘲流速皆此類也上

蜀吳 蜀張奉使吳於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
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
犬為蜀橫目勾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耶綜
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
衆坐大笑吳志費禕聘吳諸葛恪云有水者濁無水者蜀
云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江表傳
向天穿針 諸葛恪對南陽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詰之
曰向人子前呼其父字為是禮也恪笑而答曰向天穿
針而不見者非睢子天意有所在乎孫權使太子嘲恪
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恪答曰臣得戲君子得戲臣
答明太子未敢上曰可恪曰乞太子食雞卵三百枚
聞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卿令人食雞卵何也恪答曰所
出同耳吳主大笑吳錄
父名 鍾毓為黃門郎有識警在司馬師坐燕飲時陳群
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師曰皐繇何如人
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
不黨世說
五伯市魁 賈充嘗宴朝士而庾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
居人前今何以在後庾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
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五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
此相譏焉晉書
俗物敗人意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

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耶世說
勿作常語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
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
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
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騤騤定是山鹿野
麋獸弱弩強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風至塵飛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
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蓴羮未下鹽鼓耳機
在坐嵇安仁至陸便起去安仁曰清風至塵飛揚陸應
聲答曰衆鳥集鳳凰翔語林
繇動須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

育晉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
可使卿有勲邪
聚溷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
就而視之其根則群狐所託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條拂
青天不以為高群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
所保何足自稱
圖作佛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
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
圖數千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
忘食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閒左
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

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
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羽化斷乘 顧愷之見嵇萬因論神仙顧問云仙者以何乘
或乎或鹿使君當乘何物耶對曰居家者過粉所不御
華郡藥中客也 顧氏家傳
溺弓箭 晉羅友家貧乞祿桓温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
誕穢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温為坐席
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温問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門
於中路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
汝上郡友始怖終慚不覺成淒緩之罪温笑其滑稽頗
顧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 宮者人事靈學顧

牽船 劉道眞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相劉
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其杼因甚傍河採相嫗答曰丈夫
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一人共飲索餅
草舍中食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看青衣劉周之曰青
羊將兩羔嫗答曰兩豬共一槽道眞無以對 語林
祖士言與鍾雅相嘲鍾云我汝穎之士利如錐卿
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
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鍾遂屈 語林
王母 羊恭節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
應答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恭節答曰在西不見
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太愧 語林

一物二稱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
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
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
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
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
亦極有會
更相推前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
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
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
在後
著紫桂 劉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

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
荊棘中觸地挂閡
禁臠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
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
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王曰卿莫
近禁臠
刻畫無鹽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
樂謂樂毅邪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
唐突西子也
彈棊發八勢 王裕之字敬弘桓玄姊夫也形狀短而起
坐端方桓玄謂之彈棊發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
天口記 [illegible]秦王共 [illegible]
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 南史
姊母 何承天徐廣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遲諸佐郎
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姊母何曰卿當
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姊母耶 宋書 晉穆帝昇平四年鳳凰
將九雛見于豐城
賞古物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與朝來之侍中何
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木平常出行于道中
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云承
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宋書
父諱 殷淳字粹遠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嘗共登
[illegible]勗云[illegible]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illegible]曰

何無忌諱 南史
流涵 謝瀹字義潔莊子也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
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涵千日
悛甚慙無言悛劉勔子也 上
連璧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
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
與韓非同傳 南齊書 上
許而不與 張融嘗乞假還武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無
屋舟居無水上未解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
居止權牽小船上岸住在其間上大笑太祖嘗面許融
為司徒長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太祖曰卿馬何
六帖記 六帖二十六
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
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融與弟寶積俱謁太祖融
與鄉前放氣寶積起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
須臾食至融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同食
融曰臣不能與凌氣之口同盤上大笑 南史
執鍮 釋寶海嘗因講經執鍮石香爐梁武帝曰法師雖
斷慳貪香爐非鍮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帽簪
非貂不戴帝大悅衆咸驚嘆 高僧傳
盜泉 周捨學通內外兼有口才謂沙門法云曰孔子
不飲盜泉之水法師何以捉鍮石香爐答曰檀越既能
[illegible]貧道何為不執鍮 續高僧傳

不遊高座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葺高座寺，多在彼宴
息。法雲師亦治莊嚴寺，日夕各遊此二寺，隣接而不相往
來。孝嗣嘗謂法雲曰：法師常在高座，而不遊高座寺。答
曰：檀越既事莊嚴，何不至莊嚴寺。〔談藪〕

學作貴人　劉洵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
不允，厭輒相執。或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
人。初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南史〕到洽
一日問劉孝綽：吾甚欲買東鄰地以益宅，而其主難之，
柰何？綽曰：但多輦糞於其旁以苦之。洽怨，竟因事害之，
劾免之。

一目角鷹　濟州長史李肴常為主人，朝士咸集，幽州長

史陸仁惠不來，肴甚銜之。周彥淵曰：一目之羅，豈能獲
鳥？肴謂一一目陸號角鷹。又崔儦謂彥淵曰：我拙于書，不
能傳于史，好彥淵曰：正可長牽人脚，斜纏塵尾。〔談藪〕

使知寒暑　徐陵字孝穆，摛子也。太清二年使魏，魏人授
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
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
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南史〕

殷紂之餘　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諧郊勞，過朝歌城，晏子曰：
紂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永嘉南渡，盡在江外。〔談藪〕

不林下立　盧思道初拜祭酒，日中立，內史李德林謂之
曰：何不就樹陰？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酉陽〕

少飯少人　齊盧思道嘗設宴，思回語
士人云：稍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譏之。又食於
廨，故有此句。思道即續之曰：共餓分炊飯，同鑄各煮羹。
謂南人無義，同炊異饌也。吳人愧之。〔談藪〕

觀世音語　隋令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誄思道
曰：是何商人，賚持重寶？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
惡風，漂墮羅剎鬼國。陳主大慙。〔啓顏錄〕

毗舍闍鬼　隋薛道衡為聘南使，時南朝一僧甚辯捷，道
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盤荼
鬼今在門外。道衡即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毗舍闍鬼
乃在其中。僧徒愧服。〔上〕

枷中坐　隋河間郡劉焯與從弟炫並有儒學，嘗俱犯法
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咸與之枷。焯曰：終日枷中坐
而不見家。炫曰：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上〕

陽貨杜伯　隋京兆杜公瞻，衛尉卿臺卿猶子也。嘗送楊玠
還宅，酒酣，因而嘲玠，公瞻謂曰：既姓陽，陽貨實辱孔子。
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嘗射宣王，殿內非無隨世子乎？
答曰：嘗謂玠曰：君羊有玠，恐不任廚。玠曰：君
既克正，可烹宰。又見玠食蕎麪，曰：君身名玠，何得復
啖芥蒩？玠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啓顏錄〕
嘗任雲龍門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
寶何名芥？玠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才子滋

馬齊陵蕭詡爽俊有才辯嘗謂玠曰流共工於幽州北
也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於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操刀霸長侯白捷辯楊素與相善素因中人白山東人
素嘗卒難之欲其無對而問中下俚人言旨謂水爲霸
山東亦言擎將去爲操刀素戲白曰山東國多仁義
借一而得兩曰若爲得兩曰有人從某借弓者乃曰操
刀去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問
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曰日有人問比來多雨渭水漲
否答曰霸長豈非問一知二素伏其辯捷啟顏錄
蝟上橡侯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
日即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

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
不覆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　而見一刺蝟仰臥
謂是肉臠便欲銜之忽被蝟卷著鼻驚走不知休息直
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
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旦來遭見賢
尊却須君且避道上
問疾裴玄本好諧謔爲户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
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
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看玄齡笑曰裴郎中來
玄齡不死也唐新語
卷耳齊慶本女選爲妃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

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
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白模其耳而卷
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群居解頤
賢室相諳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之孫安平公
百藥之子性機警嘗有選人被放訴云遠見來路安期
問從何關來曰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選者
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應不笑又一選
人引銓安期看判曰弟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
曰損足何廢好書爲讀判曰向看書判非但傷足兼以
内損其人慙而去啟顏錄解頤李迥秀事同
佩人崔行功與敬播相逐播帶櫚木霸刀子行功問播

云此是何木播對曰是栟櫚木行功曰惟問刀子不問
佩人解頤
先典雜李尚書巽性嚴毅不好戲笑時周愿知江西
鉄留後事將至李公戎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幸諸賢
從以待之及愿至數燕李公寮吏外亦與之言周亦無
由得發一日錄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
啓拓不達李公追問措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國上當有名
者悉云實郎李貴司郎君未官家貧應當從身何至書
籍古貴破除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屢不與生當尚
書此又在否其子慚懼不敢言實云濟付與錢愿忽言
曰此尚書大監李公忘郎先拒其之事遂問曰

書何也愿曰已遣兒典舜又披此兒即典之李公與於
之類大閧 兩錄 語
十二相屬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爲趨
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愈曰大蟲老鼠俱爲十
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於長安中 國史補
堂印 李程在夏口日有過客辭焉李相留更住三兩日
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程曰但相信住那漢口
不足信其客盧胡掩口而退程又因與從祖弟丞相留
守石欽石誤收骰子糾者罰以大白石曰何罰之有程
曰汝向忙鬧時把他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酒家謂重四
爲堂印蓋譏石太和九年冬因李訓之亂倉卒登庸也
天中記 卷三六
書語 又嘗問石汝曾服鍾乳否曰近服之甚覺得力程曰
吾全不得汝力蓋譏石在相府無急難之效也 語林 書錄
於死人面 劉玄佐鎮汴嘗以詭怒欲殺軍將……內
外家之然無敢辨若處上鄭涉能諧隱……名抵
言將辭曰聞程行恭……令所由付……佐
怪問之對曰嘗聞在死人面一生未識故……佐
稍悟乃免 普詩集
窮兵獨舞 于頔開幕……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
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幕
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諷頔爲衰帥暴雷人舞
爲衰樣節度 國史補

白澤釘門 羅隱與顧雲同謁韋南高駢雲爲人素雅重
而隱性傲睨高公留雲而遠隱隱欲歸武陵與賓幕酌
餞于雲亭時盛暑青蠅入座高命扇驅之因謔隱云青
蠅被扇扇離席隱見白澤圖釘在門上即應聲曰白澤
圖釘在門上即應聲曰白澤遭釘釘在門盡譏雲也
錄 鄴閣閑談謂足貌豹斑觀
得好詩 歌于建在汴下嘗坐事遭徒但無數痕爾及據
蜀得馬消爲從事湄好詆訐建恐爲所譏因問曰窮閻
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湄對曰有之建將命杖痕
且對衆因袒背以示湄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
肉如是耶湄知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奇當時何處得
天中記 卷二六
此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湄晏然 五代史補
手爲蓋 僧貫休有機辨杜光庭欲挫其鋒每相見必伺
其舉措以戲調一旦因舞轡於通衢而貫休馬忽墜糞
光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
丹耳
頭陀 左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霄俱辨捷每相嘲謔江
素足肥會暑相露霄忽見之曰僧錄琵琶腿江曰先生
威栗頭又見駱駝數頭霄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
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以次則先生皆非頭陀也
學姓從容處質字子徵性好詼諧爲荆宗晉記會
專玄補太小府寺學……所司請稱質立草之未句云

既德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徽宗覽之[illegible]
何代無賢湖南馬希聲聞梁朱溫嗜食鷄牧之效亦嗜
[illegible]隱居其父武穆王喪發引之夕頓食鷄臛數器
部侍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水字大王李茂貞子從曮爲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
[illegible]盤便隨而多鬚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魏博戲云今
日不幸與水字大王接坐秦鳳曰夫人無多言四座皆
笑 五代史補
滑稽大太保 天笑學士徐仲雅有清才性好滑稽周行逢
素聞名召爲節度判官初王逵之起兵也知設官有輕
重權欲得其衆苟能應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
天下書 卷三十八
武陵村落鄙市豪橫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算 [illegible] 行
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四鄰
亦[redacted]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彈天太和偏也司空四鄰
那得不畏 [illegible]
陝西竊盜 虜定中西戎犯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
得謝同列就第爲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時得
君告老於家當天下無一事之辰可謂太平宰民也石
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滿座大笑 [illegible]
別開太湖 王荊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至有願乾太
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荊公因與客話及之
時劉貢父在座[illegible]對曰此易爲也荊公曰何也貢父曰
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公大笑 東窗雜錄
太湖作梁山泊
拆名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爲故舊介甫嘗戲拆貢父名
曰劉攽不直分文謂其名也貢父遂拆介甫名曰失女
便成宕無亠真是妬下交亂真如上頭誤當宁介甫大
慙而心銜之 王氏雜記[redacted]
漢無子雲 王介甫論揚子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
之作亦後人誣子雲也曰與東坡論及此東坡曰軾亦
疑一事荊公曰疑何事東坡云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
聞者皆大笑 [illegible]
六眼龜 東坡謁呂微仲佐[illegible]之方出見便坐有昌
天下書 卷三十六 二九
蒲盆畜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
問六眼龜出何處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嘗進
六眼龜敬新磨在殿下獻口號云不要鬧聽取這龜
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東皋雜錄
千里更生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
一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
金剛經問你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更生謂方曰古人
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汝五
千里一千里三千里 [illegible]
名字之謔 張[illegible]延平人入太學[illegible]齋長其人眇小而勁以
奇[illegible]前田林叔[illegible]輕薄士也乃以其名字作

詩賦嘲之其賦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内空
虛乏劉義一點之墨其詩云中分文兩段風使十枝斜
文上全無分人前强出此聞者絶倒齊東野語

死後佳　葉衡罷相歸金華里居常召布衣交日飲一日
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
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顧問曰何以知之使死
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
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楷孝玉觀之云

駿馬價錢　故事邊郡納粟三千斛授本州助教岐山王
生納粟授官以厚價市駿馬猶不愜意毎以爲恨嘗府
過市醫工李生盛稱壯徒以爲價錢王怪問之李曰馱

得一石穀豈非壯徒耶幕府燕閒錄
大註輪下派通民爲豚處鐵所縣既而復得爲民借小
官實人君與而出曾子固見之曰好一隻史註橘子林志
午嶺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廣陵郡選歐陽伯樂或請
之曰有客從東自吉州姓名挑在標上頭雖知汝是歐
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夷堅支春

風之始　吳給事文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
也歩年感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
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夫凡有所感者
皆以風之始爲口實遼拾異集傳求錄

天中記二十六卷終

天中記二十七卷

明　朗陵陳耀文晦伯纂
四明屠隆緯眞甫校

清廉

清廉　清靑也去濁遠穢色如靑也廉斂也自檢斂也釋名

不貪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
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
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
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左襄十五

幅利　慶氏亡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
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
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
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
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
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
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襄二十八

貴仁　景公以五十乘魚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
之手曰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
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
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晏子春秋

反相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

子居之高視之下觀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illegible]
有欠不交常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
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
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韓詩外傳）
立廉　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尸子）
改節　子路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則改節乎孔子曰改節
則何以稱廉仁哉（家語）
折轅　布囊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
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
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
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
嘆息（東觀漢記）

糶鹽　司空宋弘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
弘怒悉賤糶不與爭利（上）
清白吏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
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
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為東萊太守
道經昌邑邑令王密故所舉茂才夜懷金十斤以遺震
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
天知神知何謂無知（上范書天知神知子知我知）
委珠　鍾離意為尚書交趾太守張恢居官貪亂坐論于
金[illegible]乃[illegible]石錄[illegible]簿入司農詔悉以班賜諸
尚書[illegible]意獨委珠璣於地不拜受明帝問其故
也對曰愚聞孔子忍渴不飲盜泉之水曾子迴車不入
勝母之閭惡其名也今陛下以贓珠賜忠臣以故臣不
拜受耳（[illegible]）
石前　廉范年十五至蜀迎祖母喪及到葭萌船沒幾死
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
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東觀記）
還囊　黃向字文章為性廉潔常步行於路中得金囊一
囊可直二百餘萬募求得其主還之（謝承後漢書）
清高　范丹字史雲外黃人西入關學為萊蕪長去官於
市賣卜妻紡績以自給辟公府步行無相橐自隨常使
兒[illegible]麥尋丘穀鄉人遺之一斛屬兒曰莫令尊君知兒
歸不敢不道丹即令并送六斛（一云麥已雜）遂不敢丹弟
子讓見丹蓄不完載柴將蓄之府行還怒勑子投
柴載還之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
萊蕪自以性急為吏常佩韋以自緩丹姊病往看之
姊設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門留二百錢姊使人追索還
之丹不得已受之閭里中芻藁僮僕更相怒曰言汝清
高豈是史雲輩而云不肯受子丹聞之曰吾之微志
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錢去（後漢書下丹姊妹）
投錢　水中[illegible]龍川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於水中（[illegible]）安
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以償之（三輔決錄）

死後知清 洛陽令董宣死詔使視之閑擧一乘車馬二
疋帝曰董宣之清死乃知之（續漢書）
售奴 徐偉奴善辯知識欲爲備售之偉曰不得奴往當
得還上豈可虛受其價廉平義正若此（集傳）
義不受食 程堅字祟甫南陽武陰人仁孝清素居貧無
糧嘗饑餓自給不受人施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
相謂曰汝非程祟甫何爲不食人食（典略）
世清 胡質爲荊州刺史甚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
已（晉紀）威字伯虎少有志尚清白歷位牽收武帝賜見嘆
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
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
天中記 卷下
臣不如也（[illegible]）
[illegible]
懸魚 [illegible]爲[illegible]太守[illegible]判延以當庭磬懸遺山
壽張[illegible]令壽不欲與衆異乃受之命懸之梁後投事露按
驗衆曹吏至盡于梁上得紙已數年塵埃封印如物
[illegible]
范宣 [illegible]宣年八歲常行廉約歸豫章（[illegible]）
[illegible]不受[illegible]從不受如是[illegible]遂至一匹既終
韓與後[illegible]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
褌邪范笑而受之（世說）
[illegible] 中宗令曰太常賀循水清[illegible]行爲儀表[illegible]造
其所居室服物周身而已賜床褥錢二十萬（晉紀）

神知 范陸爲太尉常有所薦留何美官皆於朝中
陰陸數而責之言其人曰不知也謹不敢漏泄父母
弟陸曰神已知矣其可取耶遂絕之（魯國先賢傳）
故絮甑酒 王敦籍周顗家笥簏中有故絮故甑酒五甕
米數斛在位者服其清（鄧粲晉紀）
還餉 晉湯字道淵尋陽人篤行[illegible]始安太守干寶與
湯通家遣船餉之勅吏翟公廉襄卿致書記便委船還
湯無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贊本以惠而反
煩之益愧嘆焉（晉中興書）
作賈客 孔顗字思遠不尚矯飾服用粗疏終不改易時
吳郡顧顗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illegible]其陋者宋世言
天中記 卷二十七
清約稱此二人顗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
東還顗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顗
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
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
耶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宋書）
正路 顏延之廷誥曰清者人之正路
罷郡無宅 裴昭明宋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
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
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
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時爲始安內史郡
甚貧罄世祖曰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

古人中誰可比之

還金 甄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
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
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府有事不
得終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
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
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為益
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
人帝誡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
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 上

牙 曾為費沱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為長城令時
卷三五 六
有稜好市籍至數十年經貿遂不改易在晉陵為郡守
以簡以為費
侍郎有明 事脩字叔 為尚書郎十年未
史十 之儲 尚書 每十省中 歲
呼事脩為清 太守 少卿出使
時邢邵為剌史別後遺 為信事脩不受
書云今日仰過 行 心不 責邢
解 書云一日之贈 不忍違承來旨吾
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一時 幸術字懷 刺史及所部
郡守與犯大辟 以其 以及 三

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云昔
鍾離意云孔子忍渴于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
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上
飲太 城王收自滄州召還父老相率具饌曰殿下唯
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依為食一口
叙政之本是使清慎 公從弟伯鳳世 為 相
府佐笑之曰人生仕宦須身名俱大清苦如此竟欲何
為使云清者蒞政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吾幸以兒庸虛
蒙殊遇困其窮困非藥名也志在自脩懼辱先也翻被
辱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而退 十七 後周二
安身非貨 文舉字道裕為益州總管蜀土沃饒商
卷七
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為 莫若
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為非求諸也齊公
宇文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恆自謙遜辭多受
少
失行 字 性 不以 為心家人嘗賣物
與人而利得絹一疋 後知之乃曰 之陰不可
暫息盜泉之水無容誤飲得謝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
還之 上
清徹 宋世良為河清太守及代至傾城相送有老人
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
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

酌水趙軌隋文時爲齊州别駕犇年鄰有桑椹落其
第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
非機杼物不願侵人尔等宜以爲戒後詔入朝父老送
者各揮涕曰别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盃
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壹盃水奉餞軌受飲之上五十八
清水明鏡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江陽尉
與謙畴舊餉鏡一面謙集寮吏遍視之曰此張公所致
也吾與之有舊吾効官以俸祿自守豈私受益哉昌言
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至於此復書於使
者乃歸之唐書

天中記　卷二十七

辭紙埋金杜暹舉明經補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
紙萬餘張以贈之暹惟受一百餘悉還之特州寮别者
見而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累遷監察御史往
磧西覆屯蕃人賚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
絶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幕下旣去出境
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驚度磧追之不及而止上
贈簾必書左丞李廣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
嘗造廣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乃令潛度廣狭以竹
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廣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國史
清白自貽長源爲汝州太守儉約無儲而清白自將
後去州送車千乘乃嘆曰五相罷麾州有車一乘而圖
書半之不及先人遠矣本傳
使不受幣馬伉爲侍讀李花真卒伉持節臨弔歸之帛
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
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
遺金還子杜佑太歷中有故人遺黄金百兩後三十年
爲淮節度使子其來投佑取且黄金還緘封如故本傳
酌泉投香蕭倣清譽德將所往伏嘗於戊子番禺有
酌泉投香之器唐史倣字思道任公廉爲嶺南節度使
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嘗病醫工治
疾須烏梅左右於公厨取之倣知而命還但買於市南
海地多穀紙倣敕子弟繕寫缺落文史子廉白曰家書

天中記　卷二十七　九

缺者誠宜補益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齎首須
從筒人覩羔乘謂是貨財古人蓋戒之嫌得亦識依
曰吾不之思也唐書
非順四知李尚隱遷廣州都督仍充五府經畧使及去
任有懷金以贈之者尚隱固辭之曰吾自性分不可改
易非爲慎四知也竟不受之上
綠輿青衣杜師古跋扈悍杜黄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命
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亦近直千緡使者
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
人皆青衣縵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白師
古師古乃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尚賢故事

知古人　閻晋八郁[illegible]仙遊令有邑客遺果辭之客曰某家新果人衆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歷夫教章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illegible]來者知是僭于古人也客慙而退[illegible]

名教宗主　范光逢五代時爲平章事時女真寄黄金一函於其室值亂離餘二十年[illegible]所歸命河南尹張全義奏分諸宮觀其清介如此故以光逢爲名教宗主五代史

仁人之行　幽州從事温捷燕人也以儒學舉與馮道幼相善經兵亂有賣澡盤[illegible]于市者捷以錢[illegible]遂教欲買之男曰家人用鐵盥[illegible]因拂拭乃知銀也[illegible]觀之[illegible]不敢喜惟捷憫然曰非義之物安可留之[illegible]其

天中記　卷十七

賣主而還之主亦不受捷固還之乃拜受而去[illegible]五爲將其半謝之捷終不納遂施僧寺[illegible]捷之[illegible]也將其[illegible]其有仁人之行[illegible]

古人之風　仲廷預爲蜀嘉王教授諸子雖通墳典常乏飢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以僧火爐[illegible]學院廷預方偏坐太息以筯撥灰撥灰中得一雙金火筯遂求見王[illegible]其有別所求也強見之[illegible]預乃出金筯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illegible]示真有古人之風乃厚贈之[illegible]以賓介相遇[illegible]爲授業州錄事參軍[illegible]

慎

慎微　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illegible]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垌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劉子

好恭　曾有恭士名曰機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illegible]食之間三起不虛見衣裘褐之[illegible]則爲之禮[illegible]君問[illegible]年其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illegible]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氾所謂[illegible]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illegible]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

天中記　卷十七

十常恐[illegible]質之加於氾者何釋恭爲說苑

處危　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韓非

兄弟謹慎　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誤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illegible]

不失尺寸　霍光字子孟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

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漢書〉

日不忤視 金日磾字翁叔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

溫室樹 孔光字子夏周密謹慎未嘗有過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上韓昭儀與宗族公謀而終夜獨寢處處言露於妻子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退言之泄於左右也〈漢書〉省中之樹訪循不

宋申錫 卷十

言事前之馬數而後對〈梁九齡傳〉

十二

至慎 晉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白為本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李秉家誡〉

世說司馬昭稱阮籍云

勤

無暖席 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是故聖人蒙恥辱以干世王者非以貪祿慕位也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淮修務〉

甲夜讀書 則常行部署不同尋常事夜讀畏書乙夜盡乃寢夕乃以起恒常如此〈東觀記〉

味經 力耕在家則夜味經術老少勤力理治公家之事無不為〈自敘〉

星行 夏統字仲御永與人與兄弟居恆星行夜歸採柏求食母老病不綜家事仲御四鼓起洒掃庭內繼火炊爨之後徑便入野〈晉書〉

禾中記 卷十七

十三

惜陰 陶侃少長勤於自强不忘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晉書〉

設籤 宣帝明察儉約日昃勤勞一夜內判閱取外事令納諸前後相繼無雜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乃勅進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鏘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也〈陳書〉

性無倦 杜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辨而伏其博〈唐書〉

警枕 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倦則用圓木小枕觸

熟則欹由是得悟名曰警枕久鎮撫二國至于木石無
夕列侍女戒之曰外有報事當[illegible]屏以爲警自是開韝
即啎而遺 吳越備史

儉

菲飲露輿 大禹制百品之羞而菲薄厨殽湯寐簋黃屋
駕而乘露輿 通紀伯
高柱周明堂茅茨高杜上階三等以示節儉晃 文王疾
召太子發曰吾柏材茅茨益爲民愛也 周書
令德夏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
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
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二桓
長中記 天養三卅七 前
共德春刻其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
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莊二十四
魚飧晉靈公無道以熊蹯不熟殺膳宰趙盾曰嘻趙而
入公望見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
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
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
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
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
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
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illegible]頸而死 宣六 公羊
擇不取費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illegible]門無患吳矣昔
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
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哀元
躬案 第五倫性儉節雖爲二千石長衣布躬率妻養馬妻
炊爨飲食受俸祿常取赤米 東觀漢記 君子儉不僭上儉
不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
以中和言也 後漢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爲御史中丞遷
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
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
帳什物 上
妻負薪 王良爲大司徒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
伏中記 八卷三十七 遺
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候其家而良妻布
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授書欲見
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東觀漢記
補袍 靈帝將欲附羊續爲三公而中官求其助續出補
袍以示使者 古今書言
藤果一篋 ... 大夫有遺伊翁蓋數顆果只一篋 言
鹿食也 ...
不受官薪 陳僧字奉先遷爲豫章太守性清潔恭儉
月二次不給官薪 ...
闌茨自給 是儀字子羽事上勤勤人... 不治產業
施惠爲屋 ... 自家 ... 有起大宅者孫權出望見

問是代宰若誰左右對曰以是儉家也權曰儀儉必非
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
貧困家無儲蓄權聞之乃儀舍求視竟饋親嘗之對之
嘆息云云
蔬食 王廙為母立屋過制中宗流涕諫之帝所幸
鄭夫人抱粟文綉其恭儉率下如此 晉中興書
不執珠 晉共子伯陵人少以清厲顯名口不言
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嘗讌公卿以琉璃鍾行酒
酒及共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恐有執玉不趣之義故耳
然實其常性故爲然說 荀綽晉書
蒸餅四片 太官進食有裹蒸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
天中記 卷二十六 五六
片破之餘充晚食 齊書
竹筋 齊明帝嘗飲食捉竹筋謂衛尉蕭昭光曰卿解我
用竹筋意否荅曰昔夏禹衣惡往誥流言象物裘服告
哲齊識今陛下情沖素清風反古太平之跡唯竹筋而已
二十七種 庾杲之字景行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
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爲駕部郎清
貧自業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
爲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南史
十八種 李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下僮僕千人
而性多儉悋惡衣麤食亦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客

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
二韭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即以為譏焉 洛陽伽藍記
比晏嬰 魏司空長孫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
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嘗
宅畢陋出鎮之後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乃切
責子弟令毀其宅太武命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
廉如道生 北史
等農 文景字永昌敏學博通知名海內景入參近侍出
爲牧坊居室貧儉事等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滿架所著
文集數百篇給事封瑞作序行於世 北齊書
天中記 卷二十六 十二
弊衣 隋柳抃字仲睛性累人開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
改操人或譏之抃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故孜孜營
求從容度耳 北史
素業 唐虞世南時兄世基當朝貴盛妻孥被服擬於王
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 唐書
席蔽風雨 盧懷慎清慎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
儉陋奉身之具家一布囊耳每臥病宋璟盧從愿嘗相
與訪焉懷慎卧于弊簀單席門無箔簾每風雨至則以
席蔽焉常器重璟及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
有蒸豆兩甌菜數莖而已既沒家無留儲惟奪頭自
以給喪事 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
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情儉而潔廉塞進而謙

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納貨山積
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胄分公復生左右
以夫人之言啓陳懼慎曰理宜不同矣司有三十嬬日
夕丟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竝哉言訖復絕 獨異
惜 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
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
不懌肅宗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柳氏史
爛蒸去毛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
會食衆皆驚朝僚以故相望重皆淩晨詣之至日高餘
慶方出閒話移時諸人皆嚣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廚
天中記 卷三十七 二八
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為必蒸鵝鴨之類
逡巡舁臺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
米飯一椀蒸胡蘆一枚相國餐美諸人彊進而罷 盧氏雜說

識鑒

暗夜燭燎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
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
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
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
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
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
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
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
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呂覽精諭
將祭亡牲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
氏比及二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
亡牲夫子曰比及二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
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
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
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說苑
伐樹隱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
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
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
天中記 卷三十一 十九
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
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
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韓非
徒亡奔衛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
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
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人迎之曰車過五乘慎
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說苑
悔索車中 秦昭王使王稽於魏載范雎入秦至湖
關望見穰侯車騎東行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
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
勞王稽因立車而語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

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君去范睢曰
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
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
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睢後代穰侯為
丞相 記史
解衣 陳平去楚間行杖劍亡度河船人
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寶器金玉目之
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遂
止 上 遂至脩武降漢 漢書
父子去職 陳咸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
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

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
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
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
閉門不出 上
出錄 魏桓字仲英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
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志也今後宮千數豈可損乎
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
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
身不出 後漢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游於洛陽名震京
師 後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

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
應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
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
袁閎得免焉 上
自同傭人 申屠蟠字子龍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
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
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
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
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
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蟠確然免於疑論 上
避地 許劭汝南平輿人物為郡功曹後司空楊彪辟舉

方正敦樸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
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
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
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
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果誅害寓士 上
始矣 衛茲陳留人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曹操之初至
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且言與之興事自公始
矣 汗龍
一方之主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
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
險足為一方之主 三國志

俊士 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
家門京師俊士曰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上

侏儒一節 洪伷訪諸夷叛淄濬請以五千兵擒伷孫權
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
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
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權大笑即遣濬往果討平之

才多識寡 孫登字公和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
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蕭然嘆息將別請曰先生竟
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
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
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
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
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
文士傳

辭疾 常忠字子節某頃為僕射數言之於張華華辟之
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蒼賤士本無宦情且武
帝而不實某頗然而無風弃典禮而附某若此豈
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楷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
波見某可踐尾閭而窺沃焦哉

莼鱸 張翰字季鷹吳人為齊王冏大司馬東曹掾冏
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亂未已夫有四
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
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
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
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
要名爵乎遂命駕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人皆謂之知
機

能抗同異 王敦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
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敦平素與江州云何而
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
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慈愍荊州守文
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
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 晉書

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死若鄧寄責友
見戎兒返見蝟以求安舒非人矣 注 秦孝公使商鞅
伐魏鞅欺公子卬而虜之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鞅
之行亡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也
鄭平於秦王國也其於衛侯交也欺交反主爲利故
也去秦將入魏趙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
窮奚待趙急求李款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於公孫
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續經以
仕趙五大夫人莫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交公孫鞅

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里相國以仕秦王大夫劝
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部人況乎無此其功而有
行乎 姜呂 經 四事與鄭寄事同因附此
晃定難制復異錯終自表以子闡容之求為代請廷慮其
不從命未知所達乃共議用桓溫說世時簡文輔政然之
劉惔曰溫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須大王自
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策
也 志文 豆
蒲傳必得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
承籍累葉且形據上流二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
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 說世

戒兄未脫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曰兄荷
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
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
晏曰方啖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曰
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
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
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異內相
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揣於自謀而
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
勸人自殺旬日晏見禍 書齊
雖槃衣裾徐勉字脩仁琅琊王融一時才儁特相慕
悅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敝衣
裾踟後果陷於法以此見推識鑒 上
不受熱官王晞字叔朗昭帝欲以為侍中苦辭不受或
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屈少時
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
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齊北
不治產業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以父素與高祖不
睦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或勸之治產業者智積曰
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
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
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

也後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常而智積每不自安及
遇疾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
於地矣 書隋
知幾房喬字玄齡幼聰敏嘗從其父至京師時天下寧
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
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為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
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家國今
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而異之 書唐
勸主溺愛杜克構為戶部郎中族子紹陽城公主子也
尚永平公主紹之將婚也克顗以公才寵盛深憂之以
問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由來故事若以恭順行之亦

何懼也然室有傲婦善士所惡故諺曰娶婦得公主平地買官府遠則平陽蓋主妖孽致敗近則新城晉安爲時所誡吾聞新城以病而卒夫子受其戮辱晉安之醜迹上聞有勑推案其事汴州司法李思禎右司樂獨狐元康等以穢汚之狀同科配流決杖者十有一人惟彥彰濁亦如此者非夫天資淑德以配君子欲求無患者難矣哉覬雖大懼而竟不敢言 紀聞

死姚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誡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殁之後以吾嘗同寮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

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礱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殁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叙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加刊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筭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 明皇雜錄

無不爲亂突厥平溫彥博請遷於朔方以實空虛之地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魏徵以爲袁不察再北狄常之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六胡反叛其地 空林

知敗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大理卿欲詰郢其姑婿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爲非分妄求至忠不納蔣退而歎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哀也哉至忠既至拜中書令成餘敗

向火乞兒張九齡見朝之文武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惟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九齡於識者議曰今時之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東屍裂骨棄於溝壑中禍不遠矣嘗因祿山之亂附炎者皆罪累族滅不可勝數向火乞附炎也 開元遺事

擬亂高駢鎮蜀日因巡邊至濛中郡對郡山頂有開元寺黃昏僧衆禮佛且讚唄進命軍候悉捻執之來晨皆遂召將吏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作亂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見鬼兵號大王據此寺爲寨凌脅州將果叶其言 西林得於書

還山許寂少有山水之好久棲西明山不求聞達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殿內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筆篥帝以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在歷蘇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懼或失之今不敢以事自求其工君從此冀請還山 北夢

璽入相韓熙載字叔言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遷中書
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
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姦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
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耶周人果以精兵
入侵熙載性忽細謹老而益甚畜妓四十餘縱其出
與賓客雜物議闐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為此以自污
避入相耳老矣不能為千古笑端 南唐
品藻
闕聽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
奈社稷何公 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
為不能聽勿 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

以公叔之 而令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
公孫鞅西 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強魏果用弱非公
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為悖 戰國
持守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
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
武安君小頭而面銳者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
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
不轉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
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王從其計 將敘
智人揚子曰莊周何人哉袁子曰大而不偷重而畏
智人也 袁子正書
高光魏武晉簡文云漢世祖雄豪之中最有俊令之體
賢達之風高祖則倜儻踈達魏武則猜忌狭恙 晉文談匯
漢高祖度濶而網踈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數一而網
密故後世守常而禮義魏武帝紀亂以尚猛天下備法
而貴理 傅子
漢興未有 王公子問揚子雲何人曰才知開通能入聖
道漢興以來未有此人 桓譚新論
角立傑出桓帝問陳蕃曰徐稺袁閎韋著孰為先後蕃
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
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稺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

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上
宗仰 郭泰秀立高峙澹然淵停九州之士悉凜
宗仰以為儀表蔡伯喈告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為天下
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慚唯為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
世說 互見德業
失論功德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
不能定其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強於犯上元禮
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
居八俊之上 上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
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
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姚信士緯

多情衛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
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皆呵減價乃取林
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
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 郭林宗別傳
借面監厨 禰衡建安初來游許下是時許都新建賢士
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
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
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
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
碌莫足數也 後漢書衡傳
驕矜 陳矯字季弼詣許還廣陵告太守陳登曰聞遠近
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
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
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强記奇逸卓犖吾
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
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上同
一鼠垂纓以爲省爲連翩之徒或從許文休之儁也
亡家繁飾阮瑀陳琳路粹諸人文言亦皆責人何以
不其見用當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
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
□徒以脂燭自煎糜也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
淥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 典略

名重鄉國 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羣
羣子泰四世於漢魏晉朝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故時
爲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陳泰傳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
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已
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世說 李載山璪代
業士常呼處張以以猥不肯仕生子栖筠爲御史大夫
磊落可觀而□不及其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國八年多
智而柔懦公□□□□蓋近之矣 國史補
九州被 邊讓才辯俊逸孔北海等爲於曹操曰邊讓爲
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後漢
湖海士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
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
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昔
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
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而求田問
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
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表大笑 蜀志
三反 王朗字子雍見直多聞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
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
不悅儒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上 下望之云鄒公體
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借詩
書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世說 李嶠有三戾性好

悉憎人鼻造性好文章憎人才華性好貪濁……
路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鮮禁人食肉性愛……
人之婦性好淫縱憎人畜婬色此亦李公之徒也
吳蔚遊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
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
仲將有之鳴鵠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
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
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
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
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
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幕行仁義為室宇脩道德為
廣宅 世說

卷二十七

問宣 王濬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為大郡名有
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
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
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
問人不謂問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若名此
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 書
八雋 羊曼字祖延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
鑒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壺為裁伯陳
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
號伯凡八人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 上

四凶 羊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
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
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
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聃以狼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
凶 上
思古 晉羊祜與祜秘書……日悲感從此
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鳳雛之聲北
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
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
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 上
方外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
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世說

卷二十七

方外廊廟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
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上
既逝皆百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強正吾
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生氣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
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
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貉啖盡注言人皆如曹李
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五無所讓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
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

何劭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
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
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
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
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上 撫君簡
文帝也

宴行有得 張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蕩難將軍校書
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
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
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
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庶無遺漏矣 晉書

一代偉人 始興以亮髮倖植外有陽武之敗內有侯景
之亂逆其尚書郎常宗來覲梁傳粒與宗論六國縱橫
之術三家戰爭之畧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
變洪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
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
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
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為多也 載記

一代英雄 王謐字稚遠劭子也初劉裕為布衣衆未之
識也唯謐獨奇貴之嘗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
劭傳

以浩言於明元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
之治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
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先帝何如
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
四海自與羲農舜禹齊烈臣豈敢仰名語至中夜賜浩
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
與卿同味 書魏

常慕汲崔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少有其志氣常慕
汲黯崔琰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二子曰琰字季
珪湛後為丹陽尹光祿大夫 史南

將來津梁 封軌字廣度沉謹好學博通經傳深為郭祚

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
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為此二公非直為國進
賢亦為汝等將來之津梁也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
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
往來惟軌竟不詣肇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
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魏書

比蹤昔人 王筠初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
居郎署者或勸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 機 東南之秀王
文度 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
職 書梁

古賢莫比 陶弘景字通明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

除吏朝請後辭祿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梁天監[illegible]
居積金東間深慕張良之為人云古賢莫比
讀太玄司馬膺之字仲慶好讀太玄經注揚雄蜀都賦
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illegible]
人之師裴寬字長寬親沒撫諸弟以篤孝稱平陽郡
穆嘗謂其從弟文旨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獨遠人之師
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illegible]
待賢未足祖孝徵為侍中物李德林器量深沉時人未
能測惟任城王喈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
言無所不及孝徵入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彥深出為兗
州刺史朝士有先為孝徵所待遇者問德林云見彥深
[illegible]記 [illegible] 三六
當無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彥
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
妄說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
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與機密性重慎嘗云古
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而楊師道為侍中性周慎謹密
未嘗漏洩內事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
樹每欽餘風[illegible]
拜占為患鄴城內豐人陸撥大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
周德已盡楊氏必興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邢州將遷
望擬為天子非在路聽仰定是不疑[illegible]何而釋
後歲當來觀耳其所親曰爾無輕言有貴人處之[illegible]

天之所命安可害也李德林天命論
非常人高祖鎮太原劉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
結託又竊觀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
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illegible]
亂世雄傑楊玄感戰敗李密亡命[illegible]石以教授
有同郡雅先生戲之曰觀君氣沮而目亂[illegible]而語
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illegible]定語偷
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
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君無
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吾嘗望氣汾
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起遂旋
[illegible]記 [illegible] 三七
燕生比[illegible]洛陽而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illegible]首
尾三年[illegible]敗覆追思魏生之言即日還歸於唐乃授
司[illegible]之官後復桃林之叛[illegible]
船沒不死封倫字德彝在隋見重於楊素乃以從妹
[illegible]而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壽宮引倫為土木監官
成文帝大怒曰楊素殫百姓之力[illegible]宮為吾結怨
於天下素懼[illegible]倫曰公勿[illegible]皇后至必有恩
賞明日果召素良久及入對[illegible]皇后勞之曰公大用
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室豈非孝順
當甚厚素問倫何以知之對曰[illegible]
見而[illegible]是好后[illegible]

殺所以知耳素歎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特敬焉
位略不少下唯激賞倫撫其床曰封郎后此必據吾此
座[illegible]後討遼東封公船沒衆皆謂死楊素曰封郎當
得僕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板沒於大海中
力盡欲放之忽憶楊公之言復施力恭之宵前為板所
摩擊肉破至骨衆接救得免後果官至僕射定命錄
選將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
其故對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君子以為知言
[illegible]錄
恐變風猶貞觀十九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考張
昌齡王公瑾策下太宗嘆曰二人咸有詞華對曰體性

輕薄文絶浮艷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變陛下風
雅帝以為名言後如其言也上
相不遂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
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
獵命敬業入林趁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
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illegible]
高宗時蠻群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為刺史
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
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
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懼賊
方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閑營[illegible]敬業直

[illegible]云國家知汝等為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
悉歸田[illegible]後捕者為賊唯召其魁首責以不早降各杖數
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略曰吾不
辦此然破家者必此兒也國史異纂
和嶠之徒狄仁傑粗覽經史薄閑文筆然規切諫有古
人之風剪[redacted]逢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緇膽
氣堅剛明而能斷所謂錢府和嶠之徒與[illegible]
識於行伍李白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
伍間為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
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illegible]
三賢李華字遐叔兄事元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作三

賢論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
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及於才之門則
達者其流也元據師保之席瞻形容而見其仁劉被卿
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illegible]要參乎元精
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剛不可[illegible]與去惡之
際一生一死之門可後見其大節[illegible]蕭之[illegible]可以
為師[illegible]扶父[illegible]作[illegible]有司[illegible]佐從使換
成之[illegible]性[illegible]發[illegible]自洛至[illegible]已[illegible]一
涕下[illegible]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才資天下[illegible]敬吾
由是得罪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illegible]乎太尉房琯每
見魯山則終日嘆息謂予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

宋蘇源明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全
衰俗所、不者識元紫芝劉在京下嘗寢疾務公時論
扶風蘇預連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柄卿若不起無復有
神道尚書劉寔每有勝理必請與談數日忘返退而歎
曰聞公識清言見皇王之理之際非散賢名知人見迅嘆
曰今黃叔度也不其心能登山終于陰渾劉遐地逝于
安康蕭歸葬先人致其涉南二賢不登其位不享下壽
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也 唐書吳筆
風流上賀知章陸象先族姪子也陸與知章特相友善
嘗謂人曰賀兄言論倜態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
離闊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都生矣 唐書

天中記 卷三十七 四

楊穆貞元中楊氏穆氏弟兄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
楊氏弟兄賓客皆同穆氏弟兄賓客皆殊以此優劣穆
氏弟兄四人贊質員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
而多仁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 唐國史
六籍奴婢劉貢父嘗於儒術中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
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以遜道客因文中子於六籍何如
貢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
世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 宋朝
顧視非常張戩便周及歸元宗歷問周之所相照
戴曰趙熙檢履視非常殊難測也 南唐
鐵狄狄青為小校時坐法當斬狄賞之 宋史

淵耕秉义即岳飛犯法當刑宗前一見奇之曰此將材
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
敗金人而還 宋史宗澤傳
預知忌記漢高知吳王濞必亂東南許劭知曹操為亂
世蘇惟孔愉及齊王攸識劉淵必亂王衍識石勒將為
天下患潘滔知樹王敦江外為見賊張九齡識安祿山
必亂戚州王叔文知劉闢必亂蜀呂晦知王安石必誤
天下陳瓘識蔡京為國家賊天下之大蠹

智察

知姦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
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

天中記 卷三十七 四十一

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
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
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韓子 韓滉在潤州事同 楊
知吏貪黃霸為揚州刺史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
行為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
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
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
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
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
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
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 漢書

爭兒　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數月皆懷妊長婦胎傷因閉匿之產期同至到乳母舍弟婦生男夜因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放之而心甚悽愴長婦甚喜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伏　風俗通

遺劍　沛郡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纔數歲失其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困呼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與兒乃訟之大守司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害其兒且寄與女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伸理其用意深遠如是乃悉奪財還子　漢書

爭縑　漢時臨淮有一人持一疋縑到市賣之道遇雨以縑披覆後一人至求庇蔭授與一頭雨霽當別因互爭各云我縑詣府自言丞相薛宣令斷縑各與一半使騎吏聽之後人濫受因前報之縑主稱冤宣然後呼責之其服　風俗通

燒夫　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妻拒而不承舉遂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果伏罪　異書

辨劫　符融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　晉書

辨絲　傅琰字季珪為山陰令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核縛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　南史

擔薪　李惠為雍州刺史有負鹽負薪者

同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群下以為戲言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　魏書

擒盜　彭城王浟字子深為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擒姦如神若獲得此賊定神矣浟乃詐為上符市牛皮倍酬價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浟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術為當時第一　北齊書

爭牛字仲文字次武然安固大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决益州長史韋仲儁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决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群去乃放所認者牛竟向任氏群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乃訶詰杜氏服罪而去 北史

詐敕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遂私將潛藏云敕追入内行廉不知乃進狀奉敕推詰峻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卧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勒項送置街中忠怛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

王璥引就房内推問不承璥先令一人于案褥中伏聽令一人走報長使喚璥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璥至開門案下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 朝野僉載

辨僧李德裕出鎮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用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者隱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鞫成具獄伏罪昭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引虜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而之見人乃具實以臨下詰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群衆以其孤立不雜欲乘此擠之因流涕不勝其冤公乃憫而謂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咸遣坐兜子中下簾子畢指揮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令摸前後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段竟摸不成公怒令劾前數輩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疑獄集

斷縊許宗裔典劒州民不敵冦者燈下認識暴客衣服告兇其賊不禁拷掠遂肯其罪因而送州宗裔引詰之因與被劫之家各有詞說宗裔促命兩家縲絏車又各寫

細繰時皆以線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解下細線見杏核與囚款同仍以兩家衫帶比其長短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因罪妄認者與撫諭吏 王讜

擇郎辨傷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鬪者甲强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偽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偽者不硬耳

辨教

[illegible]以明也疑[illegible]欲[illegible]之也

[illegible]如[illegible]之[illegible]別[illegible]

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illegible]
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 [illegible] 治大灌[illegible]
[illegible]觀[illegible]歙讀作協
[illegible]贊辨[illegible]見其[illegible]力過人手格猛獸 史記
能倒曳九牛[illegible]易[illegible]也
齊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
晏子曰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
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 晏子
〔君子之勇〕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
鬬[illegible]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
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

夫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
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
[illegible]望顏色不變此陶匠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
[illegible]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
[illegible]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以血濺君矣
[illegible]管仲曰許與之盟夫曹劌匹夫一怒而劫齊侯
[illegible]此君子之勇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
[illegible]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悦稱善[illegible]
[illegible]從而請為弟子焉 胡非
〔殺黿〕[illegible]梁氏女公子親之園人[illegible]
般[illegible]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illegible]

投孟于稷門[illegible]二走而自投捷其屋[illegible]
〔賈勇〕晉郤克及齊侯戰於鞍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
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
餘勇 [illegible] 周武帝勞宇文慶曰卿餘勇可以賈人也 [illegible]
〔懸門〕晉伐偪陽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
[illegible]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
[illegible]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illegible]紇孔子父
〔雄〕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
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
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
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二子者譬於

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襄二十一
[illegible]人莫當 公子慶忌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
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闔閭嘗追之於江駟馬
馳不及射之闔接矢不可中 吳越
〔門關〕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illegible]
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 呂氏 孔子之通
知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菟力招城關能亦
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 淮南 [illegible]
〔匡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
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夫水行不避
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

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
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
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
也請辭而退莊子
勇忠恕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智而不主智畜勇而
不主勇晉治齊桓公脅於魯勞而歸地百里句踐脅於
會稽而身宦之三年襄子脅於智伯而以顏為婦其卒
桓公臣魯君句踐滅吳襄子以智伯為戮此謂勇而能
怯者也尸子
尚力襄楷上書云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
休宋萬之徒任鄙之徒生於其時後漢烏獲任鄙之力
天中記卷二十七
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史記
鐵杖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鴆衣
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
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呂覽
夏育王子淵洞簫賦云狀若䣙僊頭雖注云賁夏
育也慱申慱也陸機夏育贊云夏育之猛千載所希申
慱角勇臨難奮權語蔡澤曰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
然而身死于庸夫史記夏育衛人力舉千鈞
索隱曰二人勇者夏育賁育也似誤
孟賁孟賁齊人生拔牛角帝王世紀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
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

此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也勇
士呼三軍皆辟易士之誠也夫勇士孟賁水行不避
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至其死矣頭
身殊絕夫不用仁而用武當時雖快身必無後是以孔
子勤勤行仁新序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擾
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
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
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呂覽
成荊祿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主
而周人皆畏呂覽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
所行其威淮南
天中記卷二十七
烏獲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
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臏而死史記今本無龍文字見武王
好多力之士烏獲孟賁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
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帝王世紀孟賁豈即孟說之誤耶
勇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
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
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燕丹子秦舞陽
者燕國人也年十二以勇氣聞人犯必殺之莫有
視劉劭荊軻傳
相啖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
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

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 於是具染而已因抽
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 呂氏當務
不辱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
丹績之絢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
惕然而寤寺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
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
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
不得却而自殁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
有可以加乎 上德
扛鼎 項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 史記 韓信云項
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 漢書 楚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

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
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
走還入壁不敢復出 史記 信傳
禦寇 祭遵為征虜將軍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賊合戰
中弩矢入口洞出衆廢掩口血流衆中衆見遵傷稍退
遵呼叱吏士吏士進戰皆一人當十大破之 東觀漢記
男同 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
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
恐懼入室閉户牽被覆頭相戒半日稍稍出面觀之明側
立而聽二日往出户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鬭
語子緒曰勇可習[illegible]

覓蛟 荆州上明江浦常有蛟 以者[illegible]不既歲[illegible]
陳郡鄧遐字應遠素勇健憤而入水覓蛟得便舉即
負著岸欲斫殺母語云蛟是神物宜勿殺之今可呪令
勿復見害遐呪而放焉自茲迄今絕於此患 異苑 互見蛟
陷陣 兗州刺史蔡[illegible]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
入室[illegible]拊林一呼而盜俱陷 以單鋒馬
逸材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illegible]漂氣跳走如飛高
祖南伐李沖典選征官大眼求焉沖不許大眼曰尚書
不見知為尚書出一技便以繩長三丈繫髻而走繩直
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嘆沖曰千載已來未有逸
材若此者遂用為軍主 所經戰皆武冠六軍大眼妻

潘氏善射諸軍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氏亦戎裝
齊鑣並驅乃還營同坐幕下對諸賓佐言笑自得大
眼時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淮泗之間童兒啼者恐之
云楊大眼至無不立止
神力 羊侃字祖忻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
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
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
皆破碎大通三年至建鄴初仕魏為尚書郎以力聞魏
帝謂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
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南史 十二
指蹠 羊胄魏孝文帝宏少善射有膂力年十[illegible]以指

彈姓荏禪骨射禽獸莫不隨行所至而斃北史

挾石御踰牆東魏孝靜帝善見好文美容儀能挾石獅
子以踰牆射無不中 上

神力 神武起兵范陽盧曹以勇力稱為尓朱擬薊曹身
長九尺鬚面甚堆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嘗卧疾牀
車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
投弓於外群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為神
力唯曹與之角焉曇讚開叫聲則勝 北史

截腸 彭樂勇猛無雙時神武率衆十餘萬人於沙苑
與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醉深入被刺肝腸俱出內之
不盡截去復入戰護兵遂敗相枕籍死者三萬餘人

志 樂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
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諭以戒之 北史

投井躍出 權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
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上

言聞百步 魚俱羅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
數百步 上

肉飛仙 沈光字總持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初建
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
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口銜拍竿而上
直上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
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後應徵
從煬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
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
于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
與語大悅恒致左右江都之難光與麥孟才錢傑
陰圖宇文化及為帝復讎事洩化及命其黨攻之遣司
馬德戡遣騎持弩射之光身無甲冑遂為所害麾
下數百人皆鬬而死一無降者北士聞之莫不為之隕
涕 北史

拳捷 崔弘度膂力絕人儀貌魁岸常與宇文護子訓登
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
何足畏欻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之 上

娃能緣綵弟共有材力輕矯迅捷踴身而上挺然若飛
十餘步乃止嘗著吉莫靴走上礡城且至女牆手無攀
引又以足躡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旋百尺樓閣了
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為外宮帥人
號為壁龍 朝野僉載

觸牛 唐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
近令文以闘之令文問知其故遂袒裼而入牛來角向
前令文接兩角拉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
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為太學以一手挾講堂
柱起以同房生衣柱下壓之重設乃為之出令文有三
子長之問有文次之懸善書次之悌有勇之悌後左降

朱𤣥曾賊破雖州以之悌為總管擊之募壯士得八人
之悌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傑賊動即死賊七
百人一時俱坐大破之 上
【曳車】彭博通者河間人也身長八尺曾於講堂上臨
堵戶立取鞋一緉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
博通腳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
步橫拔巨轍深二尺皆縱橫[illegible]以步汀有急風
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 上 博通[illegible]嘗於長
安與壯士魏弘宋令文馮師本角力[illegible]命三人
奪其枕三人力極未腳畫折而枕不動觀者[illegible]生人壞
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與客同飲[illegible]許[illegible]麻階

階就月于庭酒俎之類略無傾瀉矣 [illegible]
賞等身金鄰玼鎖鎗渾鎖勇敢傷敵蕃振虜庭在邊三
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剝劓而歸蕃將蕃人畏之如神嘗
贊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鄰玼者賞之以等身金嘗中見
啼者呼玼名以怖之 [illegible]
壢搜石御續溪縣太微村西北五里有汪節塚其母避
疾於村前[illegible]田寺金階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
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指而
告人曰吾能擲此而獅之眾不信之節遂提獅子投之
於[illegible]後數十人不能動之遂以絡請節節[illegible]
[illegible]而然以故地節而為入 [illegible] 補神策軍將當對御[illegible]

引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上又置一床上坐龜
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惜之
累有賞賜雖拔山曳牛之力不能過也 [illegible]
【擲擣帛石】棋客楊河者身形魁偉咸通中游江表寺中
着棋傳曰聞隨軍有膂力能角抵願借樹以觀之河只
脫寬衣以腳蹴起庭中擣帛石再蹴手接擲高復接如
擎鞠焉 [illegible] 河一作汀
【指畫石痕】咸通中京兆左軍有張季弘勇而多力嘗經
勝業坊遇泥濘深溢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
弘怒之因提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驚駭後
於襄州暮泊商山逆旅有媼謂其子曰惡人歸矣既

而愁嘆感有所罹弘問媼以新婦悖逆勇壯無敵對
弘笑曰當為除之日暮婦人荷薪而歸狀貌有礙石弘
坐其上召而數之婦人謂弘曰只如其背日如某事豈
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于弘石上以中指畫之隨
手作痕深可數寸弘流汗神駭俱言道[illegible]不錯閉扉假
寐伺晨而發及回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illegible]
拔巨樹耿結耳者為南唐[illegible]僕射知膂力過人後出家
于廬山開元寺為禅者號狎勇力奮作拔歐其僧自
念推挫而止猶對諸普僧前將巨樹拔其根擘其支幹
褫其皮如是數株而止其僧逃匿 上
【武一谷】武行德初以採薪為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

以畫質鄉里謂之武一谷 五代史 漢祖因出獵行德者
城蔚持見其𧿹岸所負之薪令左右數人不能舉其
力勿張下後至節帥
操刺 契丹耶律德光送為征至潞州臨決指劉知遠曰
此都軍甚操刺無大後勿[illegible] 謂勇猛為操刺
弄石 盧鄴好淨有才[illegible]鉉娶鄴妹鉉
嘗受後主旨撰文數日不能就[illegible]鄴曰願試為之
因弄百鈞石以較力少頃引酒[illegible]如初若是
者數四鉉視之曰非吾徒也其何[illegible]試詰之鄴曰
既就矣命筆吏[illegible]而書之鉉大驚遂以鄴文進後主
謂鉉曰語勢雄健似非卿作鉉以實對鄴由是知名

金剛對偈 王忌子者揚州人少小時嘗與金剛對舁
物似木簡如是兩時因覺有力遂好相撲[illegible]有偶對偈
呈揚氏武義中卒
三勇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
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
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
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
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
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
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illegible]然之情
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 荀子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
君子之勇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
眾強悴悴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為事利爭
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悴悴然唯利之見是
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
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
橈是士君子之勇也 荀子
勇悍 林既曰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
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
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
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

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
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
所以為勇悍也 說苑
兵勇 兵有三勇主愛其民民皆勇有威形者勇賞信於
民勇敢仁愛加於下則人必死之民
力聞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
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
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
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
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
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

□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
其力故也 列子

拔稍 長沙威王晃少有武力為太祖所愛世祖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蘖上使三台數人引之緪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太祖嘗曰此我家任城也 南齊書

送弓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齊置義陽招誘邊人康生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窗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為狂弩米武聞其能引強弓故特作大弓兩張送之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為希世絕倫之弓命長送置之武庫 魏書

弄稍 十九嚴姓韋氏弱冠雄武過人大業末為武賁中郎將從李密往拒王世充其大將馬俱全以槍刺地環騎而去嚴躍馬以腋挾槍而去次嚴以槍刺地彼搖弄三不動乃下馬交刃遂生擒之 唐書

好尚

嗜菖 文王嗜菖蒲葅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 呂覽

逐臭 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去 呂覽

嗜蝛蛦 宋明帝嗜蜜漬鱁鮧每啖數升 南史

嗜痂 劉邕穆之之孫也性嗜食瘡痂以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床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好潔 庾仲文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床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 宋書

易柱 王思微性好潔淨左右提衣悉令白紙[illegible]手指在宅有犬汙柱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不已便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南史

服精 潤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思郎中任正亦有此病 朝野僉載

刻石 顏太師真卿刻姓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 唐書

好食臭蟲 劍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虫每散衙令人採食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熱水中以洩其氣盡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實佳

禮部入 長慶末前知福建院盧長孺祀事流貶後將詣
闕 福行郡公飲餞于禪智精舍江士將傳知長孺
有嗜人爪癖乃於步健及諸傔保處薄給酬直得數兩
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紙裹候其酒酣進曰代御遠行
無以錢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視之忻然有喜
色如千金之惠涎流於吻連撮噉合坐驚異 上

聚書杜兼嘗聚書萬卷每卷後必自題云清俸寫來手
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為不孝 唐書

異饌李衛公德裕嘗見未聞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
鮀頭以為珍美杜豳公悰每早食饋餕乾脯崔侍中安
潛好看鬪牛 [illegible]

好鬼神宋明帝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
疑似之言應回避者犯即加戮改騧馬字為馬邊瓜以
騧字似禍故也宜陽門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不祥諱之
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移床修壁
先祭土神使文士為祝策如大祭饗 南史

惡見婦人後梁宣帝督不拘小節不好聲色尤惡見婦
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又
竊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以避之 周書

天中記二十七卷終

天中記二十八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假譎

御僞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故殺
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
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
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為小白
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
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
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 呂覽

遺書叔向之讒萇弘也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為我
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
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為賣周也乃誅萇弘
而殺之 韓子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
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
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說苑

設壇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書其
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
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為內難也
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上

[illegible]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

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
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
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
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
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
境吏恐而赦之戰國策韓子吳子俗同
不死藥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
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
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
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

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
也乃不殺韓非子
爰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
盎患之兄子種為常侍騎說盎曰君眾辱之後雖惡君
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
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
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漢書
帳中鼓箏 呂布詣袁紹紹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被
甲迎布使著帳邊臥布知之使於帳中鼓箏諸兵臥布
出帳而兵不覺也英雄記

人從天下 晉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小國來欺人言我
數百歲玄知其詐後會眾坐玄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
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驚矚良久見着
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年幾
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長跪答曰無狀實年七
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慚遂不
知所之神仙傳
鞭拂 晉元帝叔父東安王繇為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
帝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雨
騶宜遊者散帝乘間得脫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
典後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禁貴人而汝亦被拘

耶因大笑由是被釋晉書
偽醉 溫嶠知王敦不可復諫乃潛謀戒之先夙夜綜其
府事而附其欲錢鳳敦所信也嶠謂人曰錢世儀精神
滿腹密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結好於嶠會丹陽
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之公宜
自選其才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
然裁之在公敦思惟良久無復勝君嶠即苦辭敦不從
表補丹陽君猶懼錢鳳為之奸謀因敦置酒與嶠別嶠
曰違離宇下情戀不已頑自起行酒以展岐路之心行
酒至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
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鳳不悅敦以為醉

所稱之明日鳳曰嶠與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或懷忿嫌
宜更思之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也豈得以此便相譏
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得還都 上
辟邪 王允之年在總角敦深知之謂為似己入則共寢
嘗夜飲辭曰醉先眠敦將錢鳳計逆允之悉聞慮敦或
疑於眠處大吐敦果照視見眠吐中不復疑之 上
嫁女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
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
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
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
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
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
詐 世說

引神為誓 齊王敬則為暨陽令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
為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令出首皆得申論劫下廟
神前盟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欲負劫帥既
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劫帥於坐收縛之曰吾啓神若
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遂斬諸劫
百姓悅之 南史
夜讀史 范雲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為
主簿王未之知後冠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
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

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
登山子良命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
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以為
上賓自是寵冠府朝 上
生太子 永安三年逆賊尒朱兆囚莊帝於寺時太原王
位極心驕功高意侈與奪臧否肆意帝恐謂左右曰朕
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乃謀討于城陽王徽
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
孕於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徽曰婦生產子有延月
者有少月者不足為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特
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

徽脫榮帽權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遂歷
內外權呼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
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
行事榮穆既誅拜徽太師司馬 洛陽伽藍記
不言 尒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崩于晉陽之明二年長廣
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卑遠政行
無聞逼禪與廣陵王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為黃
門侍郎見元叉秉權政歸近習遂佯啞不語不預世事
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
恭奸詐夜遣人盜掠衣物復拔刀劍欲煞之恭張口以
手指舌竟乃不言莊帝信其真患放令歸第恭常懷寶

華寺上至是世隆将誅褒立恐實不語乃令王所親申
諆意且兼迫脅王遂答曰天何言哉北史於是即皇帝位
改號曰普泰黄門侍郎邢子才為赦文叙述𡎺帝枉煞
太原王之狀廣陵王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為失德直以
天未厭亂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将詔來朕自作之直言
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兹大慶肆眚之
科一依恒式廣陵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内庶士咸稱
聖君記
易衣尔朱敞字乾羅榮之族子也父彥伯齊神武韓陵
之捷盡誅尔朱氏敞小随母養于宫中及年十二自竇
而走至于大街見童兒群戲者敞解所着綺羅金翠

服易衣而直進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
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北史
犀板換竹齊文襄疑文宣偽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
以問崔暹暹曰嘗與二郎偶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
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諦視之以是
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既謀還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
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
力釋而勞之北史
籠東宇文泰與侯景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
泰墮地東魏兵追及從左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擊泰
罵之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
以馬授泰與俱逸上
觀射隋天元末楨使騎射為南豫州刺史太胡山蠻時時
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楨乃設宴[illegible]蠻
酋三十餘人伎樂武戲於州内居止之[illegible]則是遣
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誤自發數箭皆中然後令左右
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引限命
射不中楨即奇而斬之蠻魁等相見股慄又預教左右
取死囚十人皆着蠻衣云是鈔賊乃詰出於他縣因瞻
天微有風動楨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
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楨
告諸蠻曰尔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

合萬死楨即斬之乃遣蠻還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
魏書
五君詠張說謫岳州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辯才略
互相排擯蘇頲方大用說與瓌善謂因為五君詠致書
封其詩以貽頲誡其使曰當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逝
暮弔客至多說先公故舊頲覽詩嗚咽流涕翌日上封
大陳說忠正謇諤人望所屬不宜淪滯遐方上因降璽
書勞問錄俄遷荊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韋嗣立張庭珪賈
曾皆以譴逐例加甄敘頲以父之執友事之甚謹
唐詩紀事詩曰[illegible]不[illegible]所[illegible]慶在玄誠
卑騎入破蜀宗時成都篡華詔下南梁起卬上万千人

太令趙鶻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圍其拒命者嚴餘
憲宗深以為患京兆尹温造請以騎往至其界梁人見
止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下敕安存一無所問
然與帥負過出入者皆了衙署伏兵亦不誠之他日犒
場中設樂三軍并赴乃於長廊下就食坐定所臨皆南
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
而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力擡舉其索則刀劍去地
三尺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閉戶而斬之南
梁人自尔累世不敢復叛 王氏見聞
佛汗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遽命駕
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
天官記 門客字入
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為簿書以籍
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知
匿名 王鍔為淮南節度使嘗聽理有遺匿名書于前者
左右取以授鍔鍔納之鞾中鞾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
吏退鍔探取他書焚之人言其所匿者焚也既歸省其
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同鞫拘驗之以
誑整下吏以為神明 國史補
定米 定價令狄從除守交州境方旱米價甚高遣吏至
公署問米價幾何州人幾倉問訖屏揖獨語曰舊價若
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
右聽之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方平人心欣
然得錄 錄 田
互物交談 張濬唐昭宗朝親總庶務六師往討太原遂
失律陷其副帥侍郎孫揆師路由平陽牧守
姓張即蒲帥王珂之枝珂發非難則復慮軍旅經過
落其詭計濬乃先數程而行后于平陽之傳舍六軍相
次由陰地關而進濬深忌晉牧及張邢迎既駐郵亭濬
令張使君升廳茶酒設食留至張燈乃許辭去自旦及
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遑觀一如交談之狀珂性多
疑動有警察覘偵事者已密報之珂果疑召張問之曰
相國與尔自旦至暮所語何對云並不交言王殊不信
天中記 會王人
謂其不誠戮之六師乃假途歸京了無纖慮后判邦計
謹直各致詩詠之類並不受之乃命專人面付之曰爾
述吾意以此改充軍行所費之物鍋幕布槽鞍馬藥出
產所共之物咸請備之於是皆蓄於然奉之以至軍行
萬所需無闕朱温深忌之令刺客殺之於長水莊上
玉堂閑話
為人 李克用遣人入魏博覘云有旗幟來往晉王曰
劉鄩一步一計更令探審果縛芻為人縛旗于上以驢
負之循堞而行鄩軍已去二日矣 北夢瑣言
僧遣 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闕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為
郡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

鴆呼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場焚身其當於使宅
齋一道通連俟火作即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
聞抱貞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
燈梵唄雜作抱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
執鑪對衆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
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駢填捨財億計滿七日
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鍾念佛抱貞密已遣人塞地
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藉所得貨財畢入軍資
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出玉泉子

國君黃雲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
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粧梳服飾
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
群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唐餘錄

兩面錢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
之南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
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
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
矣於是衆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
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
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
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

錢也

叛亡　曹瑋知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
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塞堤　天雄軍豪家芻茭亘野時訪姦人穴官堤為姦咸
平中趙昌言為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昌
言命丞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官堤為
姦出宋史

築陂　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為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
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
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之民使之
完築自是無盜決者

致梁　种世衡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
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輕鈠對於馬
前云欲當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
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移下山共舉
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涑水紀聞

禁中賜酒　秦檜一日見高宗不悴奏云何事上勞聖慮
上云卻被匹帛缺五萬匹檜云臣為陛下任此事忽一
日奏云乞禁中賜臣酒四金壺將其日宣賜秦約張韓
二將來議事自早至午未得入謁但見中使宣賜御酒
本心愈疑二將移時秦與張韓進並不發一語忽云御

前勝酒同飲一杯張韓恢危戰慄不敢飲秦先取酒飲
一杓少定綫云上人要與二將各假一千萬緡以犒軍
祭畢後撥賜張韓謹奏令奏知高廟得旨正五百萬
緡 宋賈耳
殿內紫幕 建炎之物啓陵攜至云使來必須百官郊迎
其書在廷失色秦檜恬不爲意直造部省吏人迎之朝
見使人必要避位此非所以之籍是日檜令制以殿廷
之內皆以紫幕鋪滿北人無辭而退 上
鑄錢 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檜呼一鑄
工撥髮以五千當二錢鑄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
使用了鑄工親得鈞旨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間京
天中記 卷四十 十三
下見錢頓出此宰相燮天下之小術耳 檜在相位頓指
上下無敢弗從時都下貨重之見錢市塵大鬧府尹以
聞檜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從者絡繹奔而來
之已遣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錢
不用約半年專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者
出窖藏市金粟物價太昂泉流市既而罷錢止省枉
鯉間矣
進青魚 秦檜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 人
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
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
這婆子村果然 王照新志

反儉 奢侈張也反儉曰奢從大者言誇大於人也 說文
女樂 三萬 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晨譟於端門樂聞
於三衢 無不服文綉衣裳者 管子
丹楹 丹桓公之楹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
無乃不可乎 莊二十四年
車美 人齊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
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
何爲 襄二十七 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
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襄二十八
天中記 卷二十八 十三
亡家之主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
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
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
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昭二十 心
自敗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illegible]今聞夫差次有臺
榭陂池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illegible]所欲必成玩好必
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差先
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哀五
崇飾土木 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
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又別立春宵
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illegible]大池池中造青龍舟

有十字交樂日與西池為水戲又于宮中作海靈館碇
娃閣閣甬玉檻宮之檻檻皆珠玉飾之述異記
擬齊楚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
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
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
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臣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
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
不必致之猶藩墻之物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
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
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
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

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
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
葬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
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列子

金彈 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
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逐
之望丸之所落而輒拾取焉西京雜記

夫妻競 梁冀為大將軍權震中外其四方調發歲時
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乃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
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奥室連房洞
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
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駭鷄犀
夜光璧充實帑藏名駒龍馬林於內廄與妻乘輦青蓋車
張羽葆飾以金玉琥珀每遊觀池亭及第內多從倡優
鳴鍾鼓吹竽笙醉謳竟路日夜相繼及桓帝誅冀收其貲
產以實國庫詔減天下一歲租稅之半後漢

侈靡 劉琰字威碩為車騎將軍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
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蜀志

示奢 甘寧好游俠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
從被文繡所加光道路住止常以贈錦維舟去或割棄
以示奢也吳書

侈靡居最 石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與馬僭擬王者庖
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而絲竹
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
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羨
以為不及也晉書

傲衣火浣 石崇為荊州刺史好俠無頼遣使劫遠使商
客致家大富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illegible]
[illegible]武帝舅王愷奢靡相[illegible]
作錦[illegible]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illegible]
赤石脂塗屋崇以椒塗之武帝助愷[illegible]
尺[illegible]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不[illegible]

取六七株還之惠帝知僞無以誚之時外國進火浣
天下更無帝爲衫來幸崇家崇奴僕五十人皆衣火浣
布衫抵承帝大慙 晉書
金埒 王濟字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于時人多地貴濟
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帀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 世說
日食萬錢 何曾字穎考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
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
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
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勑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
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子劭字敬祖驕
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

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
過之 晉書
□王愷字元褒既失職乃縱酒躭樂極滋味以
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日乃
□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 上
獸炭 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琇驕奢乃擣小炭爲
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劭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炎爇
既猛獸皆張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晉書
美人何氏 徐湛之字孝源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室宇園
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

□□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
日暮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
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 南史 奢豪與湛之以
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
之二人兼何孟 南史
于石不足 宋阮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
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
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効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
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
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
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

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
王石不能過也 宋書
床腳 福壽魚弘有眼床一張皆饜栢四面周匝無一有
異通用銀鏤金花福壽兩重爲腳 南史 爲湘東王鎮西司
馬述職西上逢勑迎瑞像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
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爲人所慕舍經夏首李抗學
其爲人抗晏元法曾開之杖抗三百 上
南勝徐 徐君蒨字懷簡孝嗣孫緄子也幼聰朗好學尤
長丁部書問無不對善絃歌爲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
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以是以人之飲
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

有特敢安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
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謡曰北路
魚南路徐緄其服玩次于弘也上

織成戲襪梁時勲豪子弟多縱恣以蹙蹈居紋爲業父
祖不能制尉羅不能禁康限牛馬號門朝路繁山爲
牛羣之金帖織成戟襪直七百萬西豐侯正德樂山侯
正則是潮溝董當門子世謂之東宫子者也不得
其死上

藏入供餉夏侯道遷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
有於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
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因秩歲入三千餘
華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
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魏書

豪侈 崇僑未有高陽丁雜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
於帝宮白殿丹楹窈窕連亘飛簷反宇轇轕周通僮僕
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
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鐃吹響發笳
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
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
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
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日敵我千日洛陽伽藍記

豪侈 魏時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
饒爭脩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
重樓起霧高臺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
不桃李夏緑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
陽爭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
績爲繩諸王服其豪富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
猶能雉頭狐腋畫卵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
迎風館於後園窗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
佩素奈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
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瓮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自餘酒
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
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
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繡纈紬綾絲
綵越葛錢絹等不可數計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
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
第宅多題爲寺壽丘里閭列刹相望祗洹鬱起寶塔高
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
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
蹇產石磴礁嶢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樹出
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上

侈 魏崔鴻臨終戒其二子曰夫奢侈之興微漸之
機乘福與者侵以康休陷禍攖者忽而傾覆可不誡歟
北史

萬錢恨儉　晉明好游宴所經歷賓客一集輒費萬錢

萬錢猶恨儉率（此餘）

一時勝賞　孫瑒字德璉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絶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南史）

七寶水殿　陳後主盛治宮室窮極侈麗後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纂鏤又為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其上（隋書）

龍舟　隋煬帝幸廣陵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綵纜窮極侈靡舟前為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即蒲澤國所進以負山蛟睫紉蓮根絲貫小珠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楫號為殿脚女（隋遺錄）

大行殿　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匈奴啓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識者云大行殿者不祥之兆也是非天子輕車之比此定天心非關人事也（[illegible]）

中國神仙　隋煬帝字弘大帝至東都炬以觀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戚徼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文物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番率蕃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蕃夷嗟嘆謂中國為神仙（隋書）

飛樓　許敬宗奢豪嘗造飛樓七十間令妓女走馬于其上以為戲樂（[illegible]異）

七寶帳　張易之為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床織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蟁之氈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為席阿臧與鳳閣侍郎李迥秀畏其盛權甚者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與不覺迥秀為恒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宮迥秀被坐降為衛州長史（朝野僉載）

沉杯池　安樂公主改為悖逆庶人奪百姓莊田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為山以象華岳引水為澗以象天津飛閣步簷斜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為九曲流杯池作石蓮花臺泉于臺中流出窮天下之壯麗言之難盡悖逆之敗配入司農每日士女遊觀車馬填咽奉敕輒到者坐人解見存凡人決一頓乃止（上）

油灑毬場　景龍中妃主家競為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以油灑地築毬場（[illegible]）

從幸驪山　玄宗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為一

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
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
以黃金爲銜勒組繡爲障泥共會于國忠宅將同入禁
中炳煥照燭觀者如堵自國忠宅至于城東南隅僕御
車馬塡委其間羅國每入禁中帝乘驄馬使小黃門御
紫驄之俊徒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 明皇雜錄
萬花谷楊貴妃得寵兄銛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亙
治錦繡珠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華清
宮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隊合照映如
萬花煥發川谷成錦繡遺鈿墮舃瑟瑟珠翠狼籍于道
香聞數十里 舊唐上

馬羽擇米帝陵逍遙公性奢縱喜飾服馬侍兒閣童列
左右常數十倍于王宮王第窮治饌庖擇膏腴地藝蔬
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所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
公侯家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箸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
侍婢主之其拔合接意而已 隋本
進食天寶九年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
藝爲可檢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
之產 續世
富窟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銀疊爲屋壁上以紅
泥泥之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檀爲軒檻以碔砆甃
地面以錦文石爲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
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故時人呼爲
王家富窟 天寶遺事
林氏香童元寶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僭於王公
而四方之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床前雕矮童二人
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 上
冠絕元載於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
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帳帷什器皆如宿設儲不
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
亦一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 唐
韞秀以載妻王韞秀王縉女也初縉鎮北京以女嫁載
歲久而見輕怠親戚以爲乞兒皆衆薄之載遂游秦晚

判宗屬陳時務肅宗擢拜中書及代宗朝爲宰相貴盛
鎮北太原內外親屬來求賀韞秀安置于閒院忽因
天晴之景以青紫絲條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紈
綺繡之飾每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至
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閑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
今日相公與夫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索
兒婦還有兩事蓋形體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辭去
杜陽編
三府不誰杜亞爲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繡帆之戲
費金數十萬于頔爲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
昌夔在荆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

千人皆着紅紫綉襖子及錦鞍韉此三府亦因而以成
傳載

煉炭　乾竹中東洛有貴家子弟承藉勲蔭錦衣玉食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有李使君出牧羅郡感其恩舊託門僧聖剛者選日廣求珍異然亦至日兄弟列坐符彥每至會不入口主人揖之對一唯沾果食而已李宅究其由明日使聖剛往問之曰凡以炭炊饌先燒令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煙氣李宅炭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曰非所知及巢寇陷洛昆仲與聖剛同竄不食者三日步至河橋僧以囊中數錢買脫粟餐於土杯中同食僧笑而謂之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堪與郎君吃否皆低頭無詞　錄異記

一燭數萬　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錦帳貯馬　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幬護之　雜說

飼馬銀槽　石晉史谷濬爲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上

九龍殿　馬希範性奢侈好以誇大爲尚其從兄伏而罕國制度皆擬乘輿所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構九龍殿以沉香爲八龍各長百尺抱柱相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幞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凌晨將坐先令人焚香於龍腹中煙氣鬱然而出若[illegible]自古以來諸侯王奢侈未有如此之盛也　上

綵山　蜀主王衍奢縱無度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爲綵山不下山首窮游通宵中[illegible]夜則令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畫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上

造大第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以香柏爲椽文梓爲梁花石甃池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錠物

或勸阻不以大奢多費不聽後被召適家乘燭周覽室宇而嘆家人不能居爲世所譏

地仙　張筠粉代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掠其家貲又於李彥宮掘地得金玉寶玩爲出帝時居洛陽以酒色聲妓自娛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五代史

肉臺盤　南唐孫晟爲右僕射家富[illegible]食不用几案令女伎各執一器環侍號肉臺盤　楊國忠事同又冬月令妓女圍之曰肉屏風　[illegible]

寶器　宋太祖伐蜀蜀主昶降舉族至汴帝見昶溺器以七寶裝飾命撞碎之曰溺器以此飾之當以何器貯食耶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續綱

吝嗇

惜錢 [illegible]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史記

晋錢平陵太孫奮貲至一億七十萬富聞京師而性儉吝从子瑞隨母與楊昏送絹五疋食以乾魚曾宿客舍顧錢直甚少主曰君惜錢如此欲作此孫景卿耶三輔決錄

不敢自用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侵晨而起夜而息營理産業聚斂[illegible]厭而不敢自用或從之求丐者不得已入内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才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効而求老人俄死田資没入内帑笑林

[illegible]吳沈峻字叔山性儉吝張温使蜀將詣沈別沈入良久出語温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温佳其無隱又嘗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枚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吳録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戶下人謂為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懽從子將婚戎與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晋書

[illegible]和嶠字長輿家[illegible]富擬於[illegible]獲譏於世杜預以為嶠有錢癖晋書

甘果不散 王導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世說

破慳 太元十二年外國道人有幻術既至國中有一家巨富而性慳悋語檀人曰吾試為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升罌中終不可破便語主人君作百人廚以周窮之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旦其公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粧器忽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守請之其人云當更作千餘人食飴百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床上靈鬼志

權貴富尚貴令狐[illegible]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常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后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太快人為之語曰不為權輿富寧作雅貧[illegible]

此酒難遇 王琨儉于財用設酒不過兩盌輒云此酒難遇苞鼓薹蒜之屬並掛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内外有求琨手自賦之南史

良無重肴 費虎為右衛將軍晚節好貨賄吝嗇在雍州得見錢五千萬伎女食不兼味無重肴每好風景輒開戶張向之東昏以虎舊將欲利其財殺之南齊書

夜[illegible]數[illegible]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逢佑人牙不相識道

過相對共食羅布殊品予差與馬差曰君遠行商估徒
不在豊何為損尒珍羞美食佑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為
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進其味乎終不如飽江鄧生
平生不用為守錢奴耳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守戢食動
筋骸骨哽其喉而死 廣五行記
尉珍[illegible]棄梁朱异及諸子自湖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
臺池玩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
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
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南史
虞[illegible]姑衣夏侯亶性儉率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
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

書為夏侯妓衣 梁書二十二
齊王筠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舫
金性儉嗇外服麤[illegible]所乘[illegible]常飼以青草及遇
盜所攻墜井卒家人十二口同遇害棄尸空井中
西陽有人爲生吳寧性殊儉吝冬至日女婿詣之
乃設一鍋甌酒數鹿臠肉婿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
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
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遂兄弟[illegible] 顏氏家訓
元微性多嫉妬又恡惜財用自家及國於是有所
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之後追徙有所[illegible]恩不

封述字君義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
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物論甚鄙之前妻河內司馬
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
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為誓士元笑曰封
公何處常得應急像質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
述又經府訴云送騾乃嫌腳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
嫌古廢皆為恡嗇所及每致紛紜 北史
崔儦比齊庫狄伏連性鄙恡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
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illegible]有飢
色積年賜物藏在別庫一坪專掌管鑰每入庫檢閱必
語妻子此官物不可輒用至死時惟著敝褌而積絹至

二萬疋簿錄並歸天府 北史
宋劉沔衆約孫也性恡嗇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
然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
將提冠履求定二年蕭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
衣芒屩以麻繩為帶又攜乾魚蔬菜裹麥飯餅獨噉之
[illegible]共誚其所為 談[illegible]
雙米秤薪每頗讀書數米而炊秤新而爨炙少一臠
而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斂以時服斯剝以故席裹
昇繢訖擧其席而歸其慳忿也嗚咽不自勝惟慳吝不

[illegible]食奴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蟲在下未嘗瀝口[illegible]
客出門奴盜食醬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illegible]
又錄野[illegible]
[illegible]初充腸天寶中相州王叟諸家郡城爲有財物唯夫
妻長男無兒女積粟近至萬斛而夫妻儉嗇頗甚常食
陳物與以充腸不求豐厚莊宅尤廣客二百餘戶叟嘗
巡行客坊忽見一客方食盤餐豐腴叟問其業客云唯
[illegible]雜粉香藥而已叟疑其作盜問汝有幾而衣食過[illegible]
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
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歸謂妻曰彼人小得而
衣便以充身可謂達理吾今積財巨萬而衣食陳敗天
[illegible]記[illegible]
無子息將以遺誰遂發倉庫廣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
月夫妻俱喪爲人所錄枷鎖禁繫鞭撻俱至云此人[illegible]
破車載夫妻並卒[illegible]安慶詣于相州盡出其[illegible]
[illegible]胡訥聞見錄梓州民陳氏事同
啖肉封殘餘登尚書[illegible]嗇常爛一羊胛旋割旋啖
封其殘者一日登妻誤於封處割食登不見元封大怒
其妻自是終身不食肉登每浴必屏左右或有自外竊
之乃巨龜也[illegible]
[illegible]屢聘表司徒瓌姪蘄州[illegible]江西日凡什器置曆
[illegible]其數關屋附之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即於朝士
借[illegible]

孫鈐衣[illegible]郎將郎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不[illegible]
子自係鑰匙于衣下如環珮焉郎成入京師允造佛
深井之上於樂而墜[illegible]
儲酒漢帝思在上黨五年無令舉可稱唯以聚飲爲事
性又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食之會有從事欲求謁見
者思覽刺而怒曰必是來覓酒也命與客者飲而遣之
其鄙吝如此　上
種珠記類[illegible]緒善自[illegible]尹拜少尹致仕留於資產性
鄙俗列墅林池未嘗[illegible]跡[illegible]又[illegible]嗇性自
奉以錙銖理小爾成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稱[illegible]狀布土壤
之間既頻[illegible]拾而復[illegible]以此鄙[illegible]
天中記[illegible]
出鐵[illegible]元宗[illegible]時爲中書舍人性吝嗇歲發賜
[illegible]未嘗分也[illegible]人其妻牟氏有賢行嘗語允章
曰[illegible]家無[illegible]作此[illegible]用一錢尚且接
往[illegible]今賓貴盈室而又路據[illegible]雖富且貴何是尚也
乃止[illegible]以示允章允章大慚自是稍揮散矣[illegible]
杯水飲客[illegible]范禹[illegible]爲翰林學士性吝嗇[illegible]財
輸錢數千緡三舉貢舉[illegible]厚者登高科向許[illegible]
[illegible]允章見[illegible]不放登第後從
相[illegible]燭腹卿有門生自陽城至相見甚[illegible]延話終
日乃曰吾近發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杯竟不設席其
人鄙嗇如此[illegible]

貪

張眼視錢馬援平交趾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
目討賊怯於戰功宜加切勅後定果下獄東觀漢記
關軒載歸羊元群死陵人漢桓帝時罷北海郡臣
新部舍有好廁制作奇巧亦載以歸河南尹李膺
生羅元群學臣宦官膺竟反坐輸作左校
府記欲錢李盛為蜀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曰
何豬笳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陽志
黃魚收稻交州刺史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
作收史侵害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
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縣吳志薛綜傳

取吳半東門魚歷吳郡濟陰太守所在貪濁謠曰東門
魚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續晉書
動手高則任廩丘尉性貪濁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
舞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
府亦動手惟有一個又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
朝曰令丞俱動手縣尉止回身語林
貪餘石參軍周雅為館陶令盜官絹數百疋下獄後
與俳兒著介幘絹單衣優問曰汝為何官
在我俳中曰本館陶令計贓三千數單衣曰致坐是耳
故入笫中以為大笑趙書
賜人負米該字宣弘為右長史太祖會群僚以

貪致賜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
辱之晉書
變土殷仲文性貪吝多納貨賄桓玄為劉裕所敗仲文
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晉書
佳驢庾炳之字仲文領選頗通貨賄諸見人有物鮮或
不求關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牧乞之劉伯
龍大慷慨仲文所行有人送張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
負錢三十萬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
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
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在尚書中令奴沽
都酒利共百十亦是立學開所無詠止云仲文

賦雞鄧琬孝武初為吳興以雞邪賦人收雞數千及
真節不全為清議所少南史
貪惏齊武帝嚴為太子時性貪惏常謂人曰惟崔惠景知
我貪嘗至其益州刺史劉悛宅晝臥覺悛自捧金澡盤
四廣三天愛姬執金澡灌受四升以充沃盥因以奉獻
致納之劉悛傳劉悛為益州貪暴刺至富浴盆以金為
之弁粉稱是事露齊王貫死禁錮終身
錢庫梁臨川王蕭宏性愛錢百萬為一聚黃榜標之千
萬為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
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黃屑
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無財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

賓貞吝遂為歲恩諭其文甚切帝知以激[illegible]與
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illegible]
崗之縣獄稍改南史
[illegible]元修乂為齊州刺史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
[illegible]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
[illegible]居者有[illegible]先叙去黨郡缺居遂[illegible]之脩義私已許人
[illegible]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illegible]之[illegible]大衆
[illegible]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illegible]居指脩義曰
[illegible]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illegible]師白劫此非大
賊也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北史
[illegible]曹魏右衛軍將元暉與侍中盧昶皆有寵於魏主而
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饑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
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遞減其半餘官
皆有等差選者謂之市曹北史
不拘宮來魏河間嗣王琛字曇寶世宗時拜定州刺史
恩恃內外多所受納貪婪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
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
用由是遂廢于家後以金寶巨萬計賂劉騰得為秦州
[illegible]史死都督既總軍省求欲無厭百姓患害有甚虎狼
十錢主簿元慶智安州刺史法壽子也性貪鄙為太尉
主簿事無大小得物[illegible]後判或十[illegible]誠或二十[illegible]得便

取之庭中號為十錢主簿北史
[illegible]商為兒字[illegible]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
商大賈皆息接之呼之為兒隋書
[illegible]江王元祥高祖子也高宗時歷金鄜鄭三州刺史
性貪鄙多聚金寶營求無厭為人吏所患時滕元王嬰
蔣王惲虢王鳳亦稱貪暴有授得其所官者以比嶺南
惡處為之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唐書滕王
嬰蔣王惲皆不能肅慎大帝賜諸王帛各五十惟不及
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絕萬條
以為錢貫二王大慙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為贓污
有終身為官莫敢犯者僉載
鷄鄉金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鷄子
一錢幾顆曰參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
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鷄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
長成令便與我賣卻一鷄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萬又
問竹筍一錢幾莖[illegible]一錢[illegible]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
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筍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illegible]一
莖一錢遂成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僉載
[illegible]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illegible]
有一騾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千不賣[illegible]
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買單絲[illegible]
問[illegible]絲對曰五兩愔令豎子取五兩絲[illegible]

與十錢子功之[illegible]

百錢不行 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贓污狼籍有選人[illegible]百錢於靴帶上愔[illegible]何故吞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然不言

翹關負米 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自訴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兵部選吞曰外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

守鞋人 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少奴告以鞋穿凱曰阿公為汝經營難有項門夫著新鞋者凱隱前樹上有鵲窠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徒跣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沉船 江夏李邕之為海州也日本國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邕見之舍於館厚給所須禁其出入夜中盡取所載而沉其船既明訊所館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漂失不知所在於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國邕既具舟及水工使者未發水工辭邕邕曰日本路遙海中風浪安能卻返前路任汝便宜從事送人喜行數日知其無備夜盡殺之遂歸邕又好客養亡命數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則殺之後竟不得死且坐此告盜也 闕紀

[illegible] 福建鹽錢院官盧昂坐贓三十萬簡辭按之於其家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昭愍見之曰此宮中所無而盧昂為吏可知也 簡辭按鞫累月乃得以進召市人估之或云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真瑟瑟也

曰塘 衛中行自福察有贓流於播州會赦北還死于播之館署于曰塘中南[illegible]淺死無棺槨之具[illegible]埋米釜中昔入舟以為曰土人呼為門塘

萬錢 [illegible]在中書除吏多納貨賄有肆謗者[illegible]朝京師逢吉以承吉[illegible]家世王[illegible]當有奇貨使人告承吉許以一州而求其[illegible]王玉帶承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賓承吉償之前客者使王鈞自晉求使楚至是遷

[illegible]得美[illegible]路遺人求之許以一州鈞快快以是[illegible]而皆不得州史五代

殺盜 [illegible]州刺史申貴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為[illegible]以納其賂[illegible]獄門曰此吾家錢窟被斲下[illegible]州司戶至厚[illegible]賜死民家[illegible]

打草驚蛇 王魯為當塗宰頗以資產為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賂於縣尹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甚調好事者口實焉 南唐近事

拔釘錢 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日制移鎮永興百姓忻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謂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

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勳臣詔許之在禮𢚩是命吏
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於家號曰拔釘
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租賦之不
若也是歲獲錢百萬（五代史補）

掠地皮 魏王徐知訓為宣州帥苛政斂下百姓苦之因
入覲賜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神鬼狀者然而
出傍一人問曰何為者綠衣人對曰吾宣州土地神也
問汝來何為曰王入覲和地皮掠來故其因至於此上
（江南近事）

渠伊將隨 張崇帥廬州好為不法士庶苦之常入覲江
都廬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復歸

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之議人不敢
指實道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嘗因燕
次一伶人假為死者被譴當作水族[illegible]主者主
者曰云焦湖百里一任作獺崇因大慙（[illegible]）

同上 為質家 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
掊斂[illegible]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抒廁行丐之人不免
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王思與俳優數
人往為賀客得銀數鋌而返（通鑑後漢紀）

[illegible]衆生日 [illegible]中神泉縣令張某者[illegible]官外以廣[illegible]
[illegible]貪黷自奉其剝甚多一日[illegible]縣云某月某
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外與給使諸色人不得輒有獻
送[illegible]一[illegible]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忘今我等亦
也言不獻送譏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續壽
衣宰一無所拒咸領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
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嗟者得之於神泉進士黃鳳將王
函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似鶴下處欲尋魚寂為中
的（鑑誡錄）

賊宣 宋禮部員外王子韶倚說文畢作進書表以示同
舍龐元英云前漢藝文志稗官之說亦自可用有一士
人忽云當丞相曾用此故事衆問其故曰貪以敗官衆
共笑之（[illegible]錄）

[illegible]辭吉不屬清節守汾州有約黍之署倘言有黍

納聲也（雞肋）為沿貪酷之響帝頗聞之（[illegible]）

酷吏

刻深 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斧鉞之誅步過六尺者
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水而論囚七百餘人
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illegible]）

貪酷 郅都遷為中尉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
酷政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
鷹（漢書本傳）

私忿 寧成事景帝好氣為少吏必陵其長為人上操下
急如束溼薪狀任威（史記）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公孫弘
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illegible]

成[illegible]可令治民上置[illegible]為關都尉歲餘關吏[illegible]
司[illegible]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寧成之怒[illegible]
虐擊 義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
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鞠
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
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illegible]治尚寬
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illegible]
[illegible]嚴延年少學法律為涿郡太守吏皆股弁[illegible]不拾
遺遷河南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
內號曰屠伯張敞以書諭之延年報曰若盛[illegible]不可
不除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適見報囚母大驚
[illegible]記 [illegible]
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
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
敗 荀悌為青州[illegible]佐韓易守令以嚴刻立
功日加斬截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及弟純代
領青州刑殺更甚[illegible]于大荀 書
虎穴 尹賞字子心[illegible]長安令修治長安獄穿
地方深各數丈[illegible]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
收[illegible]少年[illegible]
置其中[illegible]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
[illegible]死書
李[illegible]為郡護軍 法深刻人歌之曰雖可御[illegible]

甲[illegible]
古今所無 羊聃元帝時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恃國戚
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illegible]
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鎖復百餘庾亮執之[illegible]
郡罪當死以羊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至
今所無何八議之有其賜命獄所羊后入殿叩頭請命
王導為整原之除名頃之遇疾恒見簡良等為祟身卒
而死 晉書
殺具 苻生[illegible]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錐鉗鋸鑿
所可為殺人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自公卿已下至
于僕隸殺五百餘人 晉書中載記苻生事
天寶記 [illegible]
殺王孫 郭靡[illegible]地之際王孫八人年幼悉隨乳母先在東
[illegible]營還盡枝王孫於鋒刃之上或枝分節解飲血盟[illegible]
觀者無不掩目寒心而靡意氣修然 京州記
置劍 赫連勃勃凶殘好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
嫌忿手自戮之群臣仵視者毀目笑者決脣諫者截其
舌而斬之 夏載記
動用軍法 宗越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
法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
不逢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宋書
無度 [illegible]大明中[illegible]人功而苛虐無道動
加捶撲[illegible]不堪命[illegible]

人從闇酷斷度如就刑戮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朴
並及踝脛民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吳度枷又
相戲曰勿反顧付吳度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顧
度刻虐為百姓所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倡諾即日宣旨
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也
卧虎宋孝武帝時[illegible]試過人嘗三千沙門一聞
其名遂無所失拜益州刺史嚴用威刑蜀人號曰卧虎
尚董宣為洛陽令京師號為卧虎
拳擊木人汝陽太守王[illegible]遣標下縣作木人二枚高八尺
竪著郡門有犯事者使[illegible]木人令倒倒者以罪力鞭
者手本傷[illegible]
天中記
罷封汝南王悅好[illegible]史後[illegible]於中而更好
男色輕忿[illegible]至加捶[illegible]中除司州牧
為大州[illegible]罪於州[illegible]其手殺[illegible]畏之而暫
患[illegible]
又何[illegible]字寶祐魏宣武帝時自宮[illegible]不擇[illegible]
廷尉自於[illegible]令[illegible]好暴[illegible]名頗為深文所經之
人號天狗丁及出將臨州[illegible]人患其嚴虐
[illegible]文雲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為家尤甚子姪
[illegible]虎肉[illegible]
[illegible]嚴酷以為[illegible]得乃為木手擊

其[illegible]枚擊脊絕而復屬者時有馬又猗汾州[illegible]
[illegible]鞭面殺之及寢病體上往往創潰[illegible]
猫尾青魏宋雛為河陰令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猫尾
青及雛為縣上吏請焚之雛曰且置於南墻下以待豪
家後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猫尾青以
鏁之殆是威振京師[illegible]
睢虎[illegible]一日而性甚殘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為
名時人號曰睢虎[illegible]
於事[illegible]麗裴字子章性殘忍以強斷知名齊天保中京畿
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
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盛
天中記　卷四十八
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餘伺察官人
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迹屏氣皆目之為校
事裴與李庶俱被杖死獄中
刺眼[illegible]賛俱羅[illegible]也性[illegible]暴[illegible]其部下[illegible]左右失肉遇
不中意以鐵刺[illegible]其眼[illegible]不適口者立斷其舌
試杖燕榮隋文帝時除幽州總管嚴酷有威察鞭笞左
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啗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荊
堪為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
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
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榜捶如舊
[illegible]元弘嗣文帝時為幽州總管長史因多以酷

羅[illegible]以[illegible]極[illegible]其下莫敢隱情莫不屏息
時謂[illegible]羅[illegible]中[illegible]仕燕榮隋文帝時遷朔州總管時塞北
盛興[illegible]仲卿總管之[illegible]者仲卿即召主掌旋
其胃背或[illegible]
生羅剎張[illegible]思[illegible]必[illegible]鐵挺[illegible]
困苦備極因從見者破膽號魂號生羅剎其妻從爭
男女四人臨產即悶絕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鎖手腳
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後為縣令坐法杖死出廣古今大業
中有卒酷暴諸囚復生一子有上有若肉枷無頭五行記
飲醋灸艾　崔弘度性嚴酷為襄州總管吏人戴栗時有
屈突蓋者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

弘度寧灸三斗艾不逢屈突蓋蓋兄通為左衛將軍治
官勁正時語曰寧食三斗蔥不逢屈突通兩書楊德幹歷
剌史立威人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唐書
噉人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
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
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
即勒所部有略得婦人小兒皆烹之分給軍士乃稅諸
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後遣使詣隋降高祖令段確
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
嗜酒之人正似糟藏豬肉確怒慢罵曰狂賊入朝後一
頭奴耳更得噉人乎粲懼於坐收確及從者數十人[illegible]

[illegible]王世充[illegible]
[illegible]流血洛州都督竇軌太穆皇后三從兄性剛嚴
彼為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其部眾無貴賤少長不
恭命即立斬之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
不重足股栗軌初入蜀將其甥以為心腹嘗夜出呼之
不以時至怒而斬之每誡家僮不得出外嘗遣奴就官
廚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誠使汝要當斬汝頭以明法
耳遣其部將收奴斬之其奴稱冤監刑者猶豫未決軌
怒俱斬之行臺郎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箠歲
至數百上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為甚
怨言有人餉瓜或來左右報之冬月無瓜軌曰一盤好

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軌曰從我償
命又曰撲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死廣記
羅網　周唐革命將相陰謀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往往事
泄多被論告差使推勘獲實即酬官賞由是告密之輩
推覈之徒因相誣構共行深刻新開推監之內洛州牧
院之中遂成祕獄互為峻網塞窗塞戶麤杖大枷[illegible]
搶捉匪朝伊夕炬火圍宅刀棒[illegible]苦楚榜掠非承不
放來俊臣既便決雲孔嗣亦手刃[illegible]孔霸傳李
思徵之首王弘義亦為毛玄素之[illegible]野[illegible]氣逆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則天稱制懼天下不服欲制以威潛引酷吏務在

深文以案刑獄時周興來俊臣等相次受制推究大獄
乃于都城麗景門內別置推事院俊臣推勘必獲專令
俊臣等按鞫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
王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
上朱[illegible]臣傳

十號來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
或盛之于甕以火圜遶炙之兼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
以啖之者其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
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
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
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每有制書寬宥因徒俊臣必

先遣獄卒盡殺重罪然後宣示上後俊臣將羅告武氏
諸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忠發之則天屢保持
而諸武及公主恐懼共發之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皆怨
[illegible]剮其肉斯須而盡則天降敕曰來俊臣諸王等雖
[illegible]公朝陵致南北衙文武將相咸擬傾危宜加赤
族以雪蒼生之憤既族之無問士庶男女相慶[illegible]御史
曰自此後卧乃得著床不畏朝不謀夕矣
八年抉目擿肝醢其肉法吏盡以馬踐其骨無孑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取囚與拷縛罪人有仙鶴[illegible]胡孫[illegible]
[illegible]獄[illegible]時人呼為牛頭夜叉作牛頭阿婆[illegible]

索元禮周推事使索元禮將人號為索使太后得告密
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或以椽關手足而轉
之號為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
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
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
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
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
誣 僉載

來索索元禮以酷毒轉甚則天收人望而殺之天下之
人謂之來索言酷毒之極又首按制獄也 載初元年十
月周矩上疏諫曰頃者小人告訐習以為常推劾之吏

皆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虛泥耳籠頭枷研
楔摺膺籤爪懸髮熏耳卧鄰穢溺曾不聊生號為獄持
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
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illegible]

狼毒野葛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
氈褥遭之者斷須氣絕矣苟自誣引則易於他房與俊
臣常行移牒州縣懾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野
葛也 [illegible]

設乃自縊郭弘霸嘗推芳州刺史李思徵搒掠[illegible]不
勝而死聖曆中屢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遇鬼令家
人[illegible]近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上[illegible]

曰汝枉殺我我今取汝覇周章惶怖援刀自割其腹斷
取腸爛矣是日閭里亦見兵馬數十騎駐于門少頃不
復見矣上 時洛陽橋壞行李艱之至是而成自春大旱
至覇死而足則天嘗問群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
元一素滑稽對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
代之利二慶郭覇身死百姓皆歡三慶也天后笑曰覇
見憎如此耶 朝野僉載 唐書

鬼遮截 侍御史萬國俊令史出身殘忍為懷義壽是
務奏六道使誅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萬歲至天津橋
南有鬼滿路遮截馬足不得前進口云叩頭緩我連索
忍痛而據鞍舌長數尺遍身青腫與至宅夜半而卒
[illegible]

三豹 監察御史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為三豹
為烏赤[illegible]豹交為白額豹旭為黑豹皆很害慘刻每訊
囚必鋪棘卧削竹簽指方梁壓髁碎死搭膝造作獨拱
枷上麥索下鬬暴人不聊生因皆乞死京人相要作
咒曰若[illegible]心[illegible]狄樵盡[illegible]其宮也如此 朝野僉載
人以男行[illegible]全交[illegible]以羅織為業堂中號為人頭
羅刹殿中王旭號為鬼面夜叉 上

酷吏 御史魏[illegible]上言[illegible]臣聞郭弘覇自制而唱血匍匐
[illegible]後進而還士[illegible]可歸終勝於頃李[illegible]死者
至於勝皆衆鬼滿庭群妖橫道雅[illegible]
枉人誰不為虛說 志

枉殺尸起 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揚州徐敬業反被羅
酷吏周興等枉奏殺之斬於東都都亭驛前融將被誅
請奏事引見興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
被殺死不捨汝遂斬之尸乃激揚而起蹭蹬十餘步行刑
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
何周興死 朝野僉載

人妖 楊務廉孝和時奏開陝州三門鑿山燒石巖側施
棧道牽船河流湍急其牽船夫皆令繫二鈲于胷背落
棧者石百無一存道路悲號聲動山谷皆稱楊務廉為
人妖天生此妖以破殘百姓 上

[illegible] 開元九年有王鈞為洛陽尉十八年有嚴安
之為河南丞皆性毒虐笞罰人畏其不死皆杖訖不放
出其瘡潰徐乃重杖之懊血流地苦楚欲死鈞與安
之始眉目喜暢故人吏爲之語[illegible]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
諠隘不得奏金吾白挺加宣語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
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
安之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
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illegible]

羅鉗吉網 吉溫[illegible]林甫將起刑獄除
不附己者引之於門[illegible]鍛鍊詔獄時稱羅鉗
吉網惡其深刻也 [illegible]

取媚成獄 吉溫[illegible]

與張瑄同臺情意素厚乃取媚於權王誣瑄與妖[illegible]
其郡圖讖持之為驢駒拔橛以成其獄及被貶為[illegible]
長史在郡忽見瑄乃與以云端公何得不乞命不自由
鉉須臾而卒

貶鞭檢校 肅宗時為[illegible]御史以苛刻見委任作大
枷有鉤籠[illegible]檢[illegible]夕臥[illegible]以門關[illegible]
腹號為肉鏁然掘地為坑實以棘[illegible]
臨坑詔之必墜其中為料攢之[illegible]前王珍[illegible]不[illegible]
詔羽鞫之[illegible]遂羅於建索[illegible]枷之[illegible]之
具以繞之[illegible]宿成獄珍坐死

毛敬裴畢 敬羽與毛若虛在學若虛眉[illegible]覆於服[illegible]
天口記 卷[illegible]
殘忍五六年間臺中因禁不絕又有裴昇畢曜同為御
史皆恭毒人之陷刑當時有毛敬裴畢之稱裴畢尋又
流黔中羽寶應元年貶為道州刺史尋有詔殺之 上

深文陷獄 肅宗收復兩都崔器為三司使性刻樂禍陰
忍[illegible]深文奏陷賊官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
皆抵死[illegible]執奏乃以六等定罪 上 後為御史大夫上
元元年病腳[illegible]月餘[illegible]瞑目即見達奚珣但口稱叩
頭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良久答曰達奚尹訴冤我求
之[illegible]如此經三月不止而死 錄[illegible]

濕梢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未陷驅百姓婦女[illegible]
望以實壕塹謂之濕梢 [illegible]

襄樣節度 襄陽人善為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illegible]
司空為帥多暴[illegible]鄭元鎮河中亦暴[illegible]近呼為襄樣節度
補國史

枷有三脫 王悅為[illegible]令[illegible]而枷之百日
乃脫未及百日而脫[illegible]脫尔死則脫天子
之命則脫由是秋毫無犯 上 王悅為[illegible]令殺錄事李
之而不辜之既死長子作靈語曰王悅不道枉殺予
必報其聲甚厲經數日悅晝坐廳事[illegible]其腰間者
[illegible]頓無人既暮[illegible]微腫焉[illegible]其口李之男又
[illegible]吾已擊王悅正中要害處即當[illegible]之悅疾甚則至
[illegible]郡謁醫不愈未死之前日李之命其家造數人饌仍
言曰吾與[illegible]人至蜀郡錄王悅食畢當行明日而悅死
天[illegible]記 卷[illegible]
[illegible]遺處正當右腎即李之所為也

一部鼓吹 [illegible]李[illegible]為少府監性殘刻一日不斷刑則
慘然不樂常聞捶楚之聲謂人曰此吾一部肉鼓吹臨
終[illegible]吾平生殺數十條道以此享壽八十二及臨盜伐
其家斷其四支及殘刑之報也

合歡杖 劉銖漢高祖時為[illegible]與軍節度使用法亦自為
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
謂之隨年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illegible]
[illegible]出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 五代史
[illegible]錢[illegible]宋仁宗時知定州李[illegible]

東平不仁至燒銅鐵灼臂脛濟取婦人所生兒割宮中
械婦人縱視兒死其慘毒多此類 宋史
乳虎 韓絳字玉汝神宗時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傅
勍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絳怒命軍校以鐵裹杖
箠殺之勍妻持血衣撾登聞鼓訴坐落職分司南京
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 上
黑殺 李稷字長卿神宗時為陝西轉運使秦民作舍道
傍者創使納侵街錢一路騷然與李察皆以苛暴著稱
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

諂佞

四其 張埴為劉嘉作奏曰今天下聞劉崇之死也咸欲
搴衣手劒而叱之其先至者剷拂其頸衝其胸刃其脾
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墻夷其屋焚其器應聲
覆地則霸亦劒而宗社尤甚言必切齒馬何則以其背
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 唐 王叢 郭霸初舉集召見
于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
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拜殿中侍御史時人號為
四其御史 唐書
義孝 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
興等並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其限對孝哭入哭
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之
之下 亦知而大怒 北史

嘗遊 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士曾參士開疾醫
者云須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參曰此物甚易王不為
疑我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深感其意為之強服遂
得汗病愈 北史
嗅膿 趙元楷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侯君集為元帥
君集馬病蚛顙元楷以指沾其膿而嗅之以諫君集為
御史所劾左遷栝州刺史 唐書
譽樹 太宗嘗指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譽之
不容口太宗正色謂之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
佞人為誰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及果然士及叩頭
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爭陛下常不舉手今臣幸在左
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天子復何聊乎太宗怒乃解
大唐
以身代犧 武后有疾詔遣祭神廟以祈福消災閻朝隱
皆少室山時為給事中因起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
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
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
亦鄙其為人 朝野僉載
嘗便液 郭弘霸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
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示便液即染指嘗驗之
輕重喜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即當瘳矣喜甚元忠
其媚暴語于朝 唐書

承遂天后時張岌諂事薛師掌擎黃幞隨薛師[illegible]
旁伏地承薛師馬鐙侍御史郭霸嘗求俊臣糞穢宋之
問捧溺器並偷媚取容實名教之罪人也朝野僉載
舐痔折肢太平少宗薛稷[illegible]長史李晉中書令崔湜
蕭至忠岑羲[illegible]皆外飾忠鯁內[illegible]有舐痔[illegible]
痔折肢阿附太平公主[illegible]三[illegible]貞觀上
背插幞頭車題[illegible]為司農卿[illegible]
安樂公主為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
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褰紫衫為公主背挽金犢車
險詖皆此類伏逆黨之際上御承天門[illegible]詠舞蹈
稱萬歲上令斬之刀劍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臠骨肉
俱盡上

天中記 卷二十八 五十四

突厥舞張說前為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
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悅于天雄軍大宴酒酣恩
敕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拜謝訖便把
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上
為人吮痔宦官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遂毋度左金吾
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力士母喪前
披髮[illegible]
閹宦[illegible]大理正吳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也[illegible]

奇既出崇惡其諛媚謂其子勇曰此深亦殺[illegible]
茲不復接遇唐史新語
阿爹竇懷貞傾巧進用累遷晉用長史[illegible]中貴書得
其權心常處人乳母王氏本蠻[illegible]為妻封
莒國夫人俗為妳母之婿曰阿爹懷貞[illegible]及進
奏表狀列其官次署曰翊聖皇后阿爹時人鄙之呼為
國爹懷貞欣然其得意安人敗遂斬其妻持首以獻居憲
臺及京尹每視事見無鬚者誤以為中官必曲加承接
至有士人無鬚而懷貞誤為之揖者睿宗踐祚懷忠位
極人臣遣諛不悛以至放逐先天中玄宗戡內難懷貞
投水死唐新語

天中記 卷二十八 五十五

封還詔書敬宗時李逢吉用事私怨龐嚴逐貶之于敖
為給事中封還詔書時人以為鯁挈相之怒以辯朋友
之非皇其仁大矣及駁奏出乃是論嚴貶太輕中外無
不大噱敖即遷工部侍郎[illegible]
來蘇隊杜邠公守揚州耽於游宴宣宗除崔鉉為代以
詩送之曰一方獄市遊來蘇揚州押衙偉希閱御詩即
教習來蘇隊舞以迎崔公杜頗銜之至歸洛舟過維揚
人必問曰來蘇未否謂偉希金華子
善佞大曆中荊州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見鼠穴亦佞
嘗到長林訪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
初入縣[illegible]虎狼相尾西去有項村吏來報夜[illegible]

人令戲詰之嫣還曰是必掠食便溺

【得寶歌詞】韋堅廣運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作得寶歌詞白衣缺胯綠衫錦半臂偏袒膊紅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婦人百餘人和之 唐世

【滑八】中書主書滑渙與內官[illegible]劉光琦相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佑呼為滑八 上

【父事內官】崔元略戶部侍郎出於宜授時諫官有疏指內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元略上章自辯上詔答云朕所命官奚恤人言然終不能逃父事內官之名 上

【拜伏】李輔國權盛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上

【畫日筆】蘇循莊宗將即位張承業意未欲莊宗遽稱尊號人亦無敢贊成者循自河中來入衙城見府廨即拜謂之拜殿見莊宗即呼萬歲舞抃泣而稱臣[illegible]又獻大筆三十管謂之畫日筆莊宗大悅承業[illegible]

【千億落】鍾傳起於[illegible]元重學士[illegible]赫赫者十條形於[illegible]以投之[illegible]傳緘嘆每一字以一千錢[illegible]王千[illegible]

【石玉蓮花】嘉祐中有王丞[illegible]者發宗女求[illegible]繪得監金耀門書庫奉年嘗置酒[illegible]繪出[illegible]

妻以右手[illegible]酒以飲[illegible]繪謂之白玉蓮花盃

九章[illegible]用事時其誕日高以孫獻詩九章[illegible]用一錫字求蔥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 宋史

朱萬拜賈似道柄國時[illegible]朱[illegible]每有劄子稟事必稱其萬拜覆將人謂之朱萬拜[illegible]曾孫也 記 蘇學

簡傲

【傲世主】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孔叢子

【貧賤驕人】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說苑

【分坐】[illegible]霍字元叔恃才倨傲為鄉里所[illegible]

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数百人皆拜
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
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
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
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
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
後漢書
罵黃祖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船上大會賓客設黍臛禰衡
年少在坐黍臛至衡先自飽食鄉不顧衆賓嘲棱以
祖遂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嘲之曰禮教云何而食
之江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
[illegible] 卷二 卷二八
同濮和寧閑車前馬價祖呵之衡熟視祖罵曰死鍛錫
公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殺黃
射來救無所復及慢愴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
州不殺大人柰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柰何
不殺[illegible]鍛錫苑作死公云[illegible]道
兵子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葛亮謂巴
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
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
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
一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大甚備曰君令子初[illegible]
以從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illegible]

獨揖簡雍字憲和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為昭德將
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
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
所為屈 蜀志
不交丘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嵆康鍾要于時賢儁
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
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
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世説
題鳳嵆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
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
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上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
笑巾記 卷七 王丸
喜拭席而待之弟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
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 干寶晉紀
輕府主孫楚字子荊才藻卓絶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
鄉曲之譽後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
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
構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晉書
為桓王子猷作桓沖騎兵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府事
桓問曰卿何署荅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
桓又問官有幾馬荅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
死多少荅曰未知生焉知死 世説
[illegible]所輕嘗謂[illegible]

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
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倮身
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
關癡人事 南史

何謝超宗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
是何府超宗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
府政應爲司驢爲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 上

臥不即起張敷求扔初遷秘書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
亮貴寵權要聞其好學過候之敷臥不即起亮怪而去
宋書

倨不肯辭江夏王義恭嘗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

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
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悅 南史

爲異王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將扶不前融亦
舉手呼儉曰歎曰王前儉不得已握之融曰使融不
爲異勢而令君爲趙七豈不善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
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
戢遇適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
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 上

登瞻王曇宇明遠負氣傲俗好臧否人物仕宋爲王府
大將軍謂劉彥節直疑懷曰君侯是公理侯是公子
滿俗勝唯余二人彥節不悅 南史

胡床黃門郎路瓊之太后之兄慶之之孫也與王僧達
鄰居盛車服以詣僧達僧達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
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涕訴
於孝武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見辱乃其宜
爾 上

揮扇蔡興宗子顗自負才氣爲吏部尚書見先流賓客不與
交言但舉扇一揮而已衣冠嗟恨 上

投幘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
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者政爲此幘耳
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
去 上 延之彬父也續世說作彬誤

輕蔑朱异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寒士
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
尤甚我是以先之 上

凌忽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凌忽無所於朝集會同公卿
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酒本科臨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
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猴讌出之湘鎮
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綸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
曰吳規此席寧汝得坐今安規再起還其子翁孺見父
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繼動規以
病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殞

人謂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上
鮑遊左鯢象為通直侍郎嘗乘高幰車從數十騎蓋服
玩甚精遥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象從
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
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豪華人
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上
不與鴈行庾喬子喬為荊州別駕時元帝為荊州刺史
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為州主簿又皇太
子令汲之故元帝勸喬隨與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
賀喬不肯就列曰庚喬忝為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
為鴈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停興話羞慚還家憤卒上
天中記　卷三十八　六十一
文蘊陳庭暄之子也文才俊逸嗜酒無節陳太康中徐
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
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諳爵里直上
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
怍容作書誚陵陵甚病之後主即位侍游宴為狎客甚
[illegible]之嘗倒懸于渠臨之以刃而傲弄轉甚後
[illegible]文為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于
[illegible]所弄之釋椰莊嬌赦之數引出經數日暄
[illegible]迎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
[illegible]史崔恒定沖逆食侍羣吟差別食[illegible]

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贈食使往造
焉取不與交言又不命之筯裴坐觀贈食罷而退明日
自攜匕筯恣情飲啖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
語遂能不拘此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是
君宗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北史
唐白崔儦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同志友善每以讀
書為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
入此室為散騎常侍聘陳還以事常得無事一醉輙入
曰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儦門地為子玄縱娶其女
為妻娉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儦故
衣以待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儦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
天中記　卷三十八　六十二
然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
授易州刺史或言其失合乃追停儦語人曰易州刺史
何以勝道哉上
狂詩於江都世翼負兄有盛名故以言辭忤物稱為輕
薄時崔信明矜其門第頗蹇傲自伐多所受謗常賦詩
吟嘯自謂文章獨步過于李百藥世翼遇諸江中謂之
曰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有餘篇世翼覽之未
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於江信明不能對擁檝而去
舊唐書
不肯拜揖王績性簡傲刺史崔喜請相見曰奈何坐召
嚴君平耶杜之松請講禮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新唐書

死 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爲時輩所[illegible]
[illegible]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
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矣又嘗謂
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
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唐書
續世說乾封作登封何氏語林因之俱誤
替人 杜審言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將死謂
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illegible]
恨不見替人 新
人 崔郤仁表涓之子也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illegible]
士薄之自謂門第人物文章俱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
[illegible] 叁江八 [illegible] 六十四
人常有郤仁表劉鄴少時投於泊仁表兄弟嗤邪
[illegible]未郤爲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 上
[illegible]宣皇微行温庭筠遇於逆旅温不識龍顔傲然
而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
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尉 [illegible]
[illegible]恃才傲物落第契潤東絳黃毓事平明賢
[illegible]之嵩貽範且之曰[illegible]與之同舟而載雖未相
識於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笮可以
敵得數輩必若是有道籍吾從爲粗擲也由是不畀召

天中記二十八卷終

天中記二十九卷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企羡

九京 與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
吾誰與歸叔向曰[illegible]子乎[illegible]嗜不失其友
事君不援而[illegible]不阿[illegible]
[illegible]晏[illegible]莊公尸哭之[illegible]後去豈所謂見義
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
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
焉 [illegible]
[illegible]
得見與游 人或傳韓非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
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
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
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殺之 上
新語 陸賈爲漢高帝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
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illegible]韓非之書傳於
秦庭始皇歎以爲不得與此人同時[illegible]每奏一
篇高祖左右稱以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其[illegible]
空爲歲誠見其美憧氣發於内也 [illegible]
前席 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illegible]今至夜
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illegible]之今不

及也廣前
不同時 前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
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
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為天
子游獵賦賦成奏之[illegible]後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
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illegible]史記[illegible]賦[illegible]虛之賦徵司馬
長卿[illegible]成[illegible]弄衆[illegible]之多[illegible]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
從故曰[illegible]楊子雲之篇縱於君千石之官拔相君仙之
書當於積符損之財 論衡佚文
棄印[illegible]趙咨字文楚舜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
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為晉暠

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
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
時人所[illegible]此類
[illegible]楊子公超通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
百人[illegible]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馬車馬填街徒從
無[illegible]貴戚[illegible]家皆起舍於次以候[illegible]客[illegible]之
列[illegible]此輒從遊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
小[illegible]有公超市 上
領[illegible]膺字元禮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
寔為師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
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上 膺[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二

十日乃一詣客唯陳仲弓來輒乘轝出門 上[illegible]廣
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恒有四五百人膺[illegible]文
出手門下共爭之不得墮地陳仲弓初令大兒元方來
見膺與言語訖遣[illegible]方[illegible]以為合意當復見
焉 小說商芸
奧士 郭太字林宗始至京師[illegible]人符融見而嘆曰高
雅奇偉達見清理行不苟合[illegible]不[illegible]此異士也言之
於河南尹李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
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友明
親之[illegible]陳留人韓卓有知人之鑒融見原以巳言告之卓
曰此太原士也他日又以泰言告之卓曰四海內士也

吾將見之於是與見泰謂融曰此子神氣沖和言合規
矩高才妙識罕見其倫 後漢
同舟 郭太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
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
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
焉 後漢
顏子後生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
後主而族出孤鄙父為牛醫潁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
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
高曰卿見吾叔度耶 世說
郡[illegible]黃叔度[illegible]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illegible]

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 [illegible]
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 後漢
[叔度陂]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去[illegible]不輟
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或問其故林宗曰奉高
之器譬諸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
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世說
[下坐爲貴]庾乘字世遊少給事縣庭爲門士林宗見而
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以能善論自以卑第每處
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諮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 後漢
[北海豈知]孔融爲北海相黃巾賊管亥攻融乃出屯都
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

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
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 上
[天際真人]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
莫輕道仁祖企腳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世說
[不似世人]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
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
復似世中人 上
[貧與周旋]王司州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爲長
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
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上

[畫象銘壁]宋纖字令艾敦煌人少有遠操沈靜不與世
交隱居酒泉南山不應辟命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
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
見名不可求太守馬岌造焉纖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
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
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
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晉書
[千載盛美]王弘之字方平家貧性好山水義熙中辟召
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依
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
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至若弘之

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
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若遣
一簡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南史
[陵霄鸞鳳]袁顗圖凝稱於[illegible]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
鸞鳳顗與義嘉同叛 見明帝紀 宋書
[千無所恨]王訓字懷範小字文殊年十六召見文德殿
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補
國子生問謁師袁昂昂曰久籍高名有勞虛想及覩容
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數曰我兒出
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 南史
[閑居鬥劍]劉瓛字子珪茂灌少孤貧與兄沼弟舍傭保[illegible]

安任昉大相賞好從攜溉洽二人與為厥儀不盡效
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之遊昉還為御史中
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
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
聚一偶贈昉詩云和風雖美入下有真人遊狀矣蕭文
琰戴陳夫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儁任君本達識
張復清修溉有絕塵劉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任君
此泛之三君則溉兄弟也上
望塵阮孝緒字士宗屏居一室未嘗出戶親友呼為居
士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
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為名流所欽尚如此自
六君 卷二九
是欽慕風與春莫不傾劉歆衽望塵而息上
校試諸謠錯錦頭宗字茂親性剛直有才學沙門法撫三
齊時悟常與頭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
即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頭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
今生平以來唯服郎耳
神人李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撫普過元叉門下
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
李諧也問之果然諧與盧元明聘梁梁武使朱异覘客
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
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此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
謂异曰過卿所談北

誦騷佳器盧元明字幼章風采閑潤善自標置不妄交
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少時常從鄉還
過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
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遂留之數日
贈帛及馬而別上
傾服陽休之字子烈早得才名為人物所傾服外如疎
放內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為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
衿期好游賞太常卿盧元明所交接非一
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為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
酒會同相得甚歡鄉曲人士莫不企羨焉上
津梁封軌字廣度深為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
挨出眾 卷二九
執二人註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
此二人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之津梁其見
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拜
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
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上
懷古雷玄字子真太武徵召天下儒儁以玄為首崔浩
每與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上
羞對軒冕袁叔德候李僧伽先誡僕從然後入門曰見
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心醉崔元義字文若少有才學時輩莫及侍中
見或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

世胡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爲名時人爲之語
定審愛分尚書郎范陽盧道將吏部清河崔休皆立
人才擧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
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卿末若
南備員方或安制閒裕吐發流靡琅邪王誦有名人世
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或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
與或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
自以比荀文若可名或以取定體相倫之美魏書
杯屬元凱奏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
爲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北史
曹陸復生邕子昇字鵬舉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梁使張

天□□ 〈卷二十九〉 八

皐寫其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于
北□□我詞人數窮百六魏書
嚴鄰陸慶少好學節操甚高仕梁爲晏令陳永陽王爲
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
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之王
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
以尚焉南史
爲異代交蕭允字叔佐爲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
設薪祭之爲詩爲異代之交爲詩以叙意辭理清典後
主嘗問蔡徵曰蕭世與蕭允相知此公志操何如徵曰
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

以對後主嗟賞久之陳書
□□□闕立本家代善畫至荊州張僧繇舊迹曰定
虛□□耳明日更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
其下十日不能去唐嘉話
□□□宰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
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
宿其傍三日而後去上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持國
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曰脈脈廣川
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
公望之若神仙異聞史

刊□□ 〈卷二十九〉 九

□□□也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不十年掌貢擧遷三登
宰輔年始三十六崔之初執政也方十七□□止端雅
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自吟詩□上林
花滿洛陽城張說嘗爲工部侍郎望之□而嘆曰
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盧氏雜說
□□開元中朝廷選用群官必推精當文物既盛英賢
出入皆薄具外任雖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員而授時以
爲左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路由大
梁倪若水爲郡守西郊盛設祖席宴罷景倩登舟若水
望其行塵謂掾吏曰班公是行何異登仙乎爲之騶殿
良所甘心默然良久方整回駕既而爲詩投相府以道

其誠其詞為當時所稱賞 明皇雜錄
眉目有異李邕自刺史入計京師邕素負才名頗被貶
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剥落在
外人聞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看以為古人
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
新文 譚賓錄
謫仙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
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
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為謫仙人白自幼好酒於兖州習
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搆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其上
少有醒時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重而加敬焉 本事詩

識荊李白與韓荊州書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
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
耶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
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
收名定價於君侯
名利心盡房琯每見元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
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
恥者識元紫芝也 唐書
景星鳳鳥李渤字濬之與兄涉偕隱廬山更涉少室元
和初以右拾遺召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
敦喻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
覩之為快想冠帶就車惠然肯來利加于時名垂將來
踴躍懷企頃刻以冀 上
泰山北斗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
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
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上
思其風烈裴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
占對既有功名夐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
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
用常為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
思其風烈 上

佳壻獨孤郁權相之子壻也歷掌內外綸誥有美名憲
宗歎曰我女壻不如德輿女壻 國史補 五年召充翰林學
士郁以婦公辭內職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壻 舊唐
城下水陸鴻漸名羽少事竟陵禪師師去世作寄情歌
云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
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 國史補事載
劉九經宣州當塗隱居山巖有僧名彥範俗姓劉雖為
沙門而通儒學邑人呼為劉九經執經受業者數十人
年八十猶强健能飲穆兵部贄事之最謹有得其遺彥
範書云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都
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侍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術

復逮此乎遥聽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壽於滋味深於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褱憂戀其誠切如此日月之下稱門人姓名狀和尚前林語

爵祿盡受 上元瓦官寺僧守亮通周易李衛公鎮浙西以南朝舊寺多名僧求知易者帖下諸寺令擇送至府守亮請行既至公初見未之敬及與言論分條析理出沒幽賾公乃欲質疑亮已演其意公不覺前席命其靈寺設館舍自於府中陳講席命從事以下皆橫經聽之逾年方畢既而請再講講將半函請歸其靈既至命浴浴畢整巾綫白公云大限今至不及固辭言訖而終公

聞驚異明日率賓客致祭適有南海使送西國異香公於龕前焚之其煙如弦穿屋而上觀者悲敬公自草祭文謂舉世官爵俸祿皆加於亮亮盡受之可以無愧林語

勤三事 李襲譽好讀書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歿之後爾曹但勤此三事何羨於人唐世說

畫像書室 承暉貞祐初拜尚書右丞妻子留滄州滄州破妻子皆死宣宗遷汴與皇太子留守中都元兵至中都不守仰藥死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金史

任誕

荒耽 子產相鄭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事之悔吝室內之有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暱絕交游逃于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以為戚造鄧析謀之析曰子奚不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析之言因閒以謁而告之朝穆曰凡生之難遇

而[illegible]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失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illegible]交適若欲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列子楊朱

何貪須臾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若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桓譚新論

天下俱偶 戴良字叔鸞少誕節母憙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

不能牽之足才既高邁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
季琴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
魯大夫吾四卷獨步天下誰與為偶 後漢
化土為酒 鄭泉字文淵陳邑人博學有奇志而性耆酒
其閒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
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餚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
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
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吳書
醉眠婦側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
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
他意 世說

哭鄰女 阮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
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王隱晉書
求步兵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
步兵校尉 世說
臨喪飲酒 阮籍性至孝母將死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
籍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
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
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
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 晉書 籍遭母喪在晉文王
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
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

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
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 世說 魏晉
之閒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
為之也 干寶晉紀
通達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
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
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
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 王隱晉書
窮途輒哭 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
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
成名 晉書

遺形骸 劉伶字伯倫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
心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
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
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晉書
裸形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客有譏者
見而譏之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褌衣諸
君自不當入我褌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illegible]
作達 阮渾字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
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 世說
同器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杯
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illegible]

去上便共飲之上

名教樂地王平子晉胡母輔之與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上

字父胡母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為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闚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為如此晉書

驅戚胡母彥國至湘州爾時二伐中彥國坐正衙擬扇規事其子子光從容顧語曰彥國復何為自貽伊戚

八達光逸字孟祖以世難避亂渡江依胡母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

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晉書

江東步兵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世說

不以前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上

金貂換酒阮孚字遙集渡江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元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無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率端拱嘯詠以樂當年嘗以金貂換酒為所司彈劾帝宥之上

露醜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奏免顗官詔特原之晉紀

方外司馬謝奕字無奕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王

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弈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晉書

[illegible]尹云孫承公狂士也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乃求鄞縣遣心細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歷覽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晉書

白羊肉美羅友作荊州從事桓溫為王洽餞別友進坐良久辭出溫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了無慚色世說

[illegible]王忱字元達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

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悒乘醉弔之婦父慟哭悅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 晉書

自娛 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衣冠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獨情義無所不可為聊復以自娛且昔黎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為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議感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

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酉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天下之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 晉書之 安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 安傳

稱名士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世說

為情死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上

酣肆挽歌 文帝嘗召顏延之傳詔頻日尋覓不值文帝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旨訪覓果見延之在酒肆裸身自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往 南史顏延之

游行經旬 謝靈運以文帝不甚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堇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賜假東歸與族弟惠連何長瑜荀雍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 宋書

好游獵 王僧達為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陀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近 南史

遺行滄洲 袁粲領丹陽尹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 上

游俠處士 何點字子晳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游人間不簪不

帶以人此並高飾所與座大言誤據公卿數十人小柴
專擅至務忘心所自致滯而歸放世論以然為孝除之
高流為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以游
傲題士 上

晉小相 逸王裕之字敬弘為臨川王道規諮議參軍時
府主寧宋暢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
敬弘因醉失禮為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款
以右嘗使二老婢女裁五條辦青紋袴耀飾以朱粉
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
尚之不在因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婦女
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

是移於他室焉

閑東新婦譜景宗字子震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
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為人自是尚勝每作書字
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馬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
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
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
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
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
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
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
邑使人無氣為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虖逐

除適往人家乞酒食 晉錄

三獨對飲 謝幾卿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晏
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
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
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嘑為有司糾奏坐免官居宅
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
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
歷遊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上

肆意酣飲 山縣侯蕭恭性尚華侈而尤好賓友酣晏終
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蕃頗事聲譽勤心著
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

不好懽興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
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
水肆意酣歌也 南史

蓬室草筵 胡叟字倫許自涼歸魏賜爵始復男家於密
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
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尋婦家不治產業常
苦饑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
之門恒乘一牸牛敝常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飲
啖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
如也 魏書

放達常醉 李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

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放雞種果藥
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散里閭每吉學
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
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
其十餘問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
爾勿傳討時宜勿飲酒耽
不波故紙錦晉明執子也有狹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
心學問好酒放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
儉率朝廷處之貴要之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
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返披故紙乎北齊傳九
陳輸詩頭高季式字子通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

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
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之朝
廷知而容之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
神武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飲留宿旦日重
竝閉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
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
使索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
力俱脫車輪更留一宿及消難出方具言之北史傳
引客為戲李孝基字元操仕齊為給事中隋初以字行
為蒙州刺史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
十之年倏然而過鬢鬚素髮筋已衰宦情文意一時盡

矣悲夫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史
不須名位劉舍度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與名為高一時
嘗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惜取目前所
樂
行樂後期韓朝宗嘗為山南采訪使評孟浩然深開詩
律賓諸周行必詠穆如之公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於
朝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友生方酣講好甚或曰子
與韓公諾而怠之無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
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孟浩然傳
四明狂客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
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

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
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唐書
酒中八仙李白待詔翰林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有
感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肆中矣召入以水
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首帝頗加之嘗沉醉令高
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飲侍御史崔
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相得嘗月夜乘舟採石達金
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唐書白酷
好酒知章因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
釣鰲客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版上題曰海上釣鰲
客李白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為鉤線白

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虹蜺爲絲明月爲鉤又問
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時相悚然 遺張
祐以謁李紳自稱釣巨鼇客李益怒因詰之曰以何爲
竿曰以虹爲竿問以何爲鉤曰以月爲鉤又問以何爲
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 摭言 一事
跨馬入市 杜佑字君卿在維揚日嘗語賓幕曰我致政
後買一小駟布襴衫跨小馬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後致
政果如其言褒官覷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此自無意
正欲爾

酌器填懷 裴鈞僕射鎮襄州大宴廵官裴弘泰後至鈞
不悅弘泰曰請在座銀器盡酌酒滿之隨飲以賜弘泰

可乎鈞許之遂揭座上小爵至觥船凡飲皆竭隨即填
于懷有銀海受一斗以上以手捧而飲盡踏其海捲抱
之索馬而去鈞使人視弘泰方箕踞而坐秤所得銀器
二百餘兩不覺大笑 干饌

敗窯 唐馬郁事武莊世宗 權遇甚厚累官至秘書監
監軍張承業權貴任事與賓僚宴集出珍菓陳列於前
客無敢先嘗者當郁前者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者曰
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異日
韡中出一鐵楇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之勿敗
吾案其俊率如此 續世說

習恍敵人 何承裕韶州曲江人有逸才爲小詞尤工與

陶穀素不叶周世宗欲以爲知制誥穀奏[illegible]已何
知之及陶之判銓一旦方偃息何自外抗聲唱喏而
入陶甚驚駭承裕曰尚書豈長生不死者耶乎甚無恙
聞其一兩曲又何妨陶無以抗及知商州有舉人投卷
初甚欣慰及覽其詩有日暮猿啼旅思悽之句遽曰足
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對偶未切本爲改之何不云曉來
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旅思悽舉人大慙而去 五代史補

跨牛趨府 何承裕晉天福中舉進士有清才而嗜酒狂
誕爲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
超以其名士而容之然爲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
牒訴必戲判以諭曲直訴者多心伏引去往往召豪吏

接坐引滿吏固辭捘私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見罔也
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其無檢多類此 宋史文苑傳

三絕 焉吉字惟一道子也性滑稽無操行周顯德中爲
太常少卿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
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
其俊逸謂之三絕 上

風月主人 歐陽彬孟昶以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
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蜀檮杌

不作仙 范純仁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
在人間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猶見城郭人民皆
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輕詆
劉表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衡衡蚩之言
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
表嘗作上事極以為快衡見之便蹴投地曰作此筆者
為食飯不
欲作老吏筓舉少便恬靜常笑鄧原雖款有仕宦意及
華為司徒上書讓鄧寧聞之歎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
榮之耳
眉子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
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何充 阮裕聞何充為宰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
天中記 卷二十九 二十六
市井 袁真為監軍時范玄平作吏部尚書大坐
語袁和此還不失為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寒門 謝幼輿謂周顗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
就而視之其根則群狐所託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條拂
青天不以為高群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
所保何足自稱
論議更克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
軍為論議更克孔巖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
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非吏非隱 孫興公綽少與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嘗鄙山
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

門為龍津則當點額
怪鳥 孫盛字安國與桓溫俱伐蜀還與桓嶸所請盲放
蕩稱川遺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
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
狗面 江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請之沙門法
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
人面狗心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
虎㹠虎犢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
㹠虎犢還其所如
作面向人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言次及劉
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
天中記 卷二十九 二十七
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
標同伐異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
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
驅馳邪
比肩何辱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
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
比肩亦何辱如之
何物真豬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
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攄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
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宿言欵雜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

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
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世說
塵垢囊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
道王云著膩顏帢𦆭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
是何物塵垢囊 上
宋敦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為高
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
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失鷹師王與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 上 世說
狗放無處王僧虔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後歷朝命於
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虔曰願郎且放
鷹犬勿復遊獵僧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
還吳尚之失色 南史
[illegible]何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
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
[illegible]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
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
有慚色 上
終後無繼孟顗背就徐羨之因叙關洛中事顗歎劉穆
之終後更無繼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張
郃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郃死何關興廢顗不悅衆賓笑
而釋之 南史

顏公顏延之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於路中遙呼延之
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惟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
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 南史
委巷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巷
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
劉言苦句何長瑜為臨川王義慶參軍嘗于江陵寄書
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陸展等而輕薄
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劉言苦句
其文流行義慶大怒除為增城令 宋書謝靈運傳
[illegible]褚彥回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
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褚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
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露濕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

曰有天謫馬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
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
免寒士前後言誚稍布朝野 南史
羞面見人劉祥字顯徵少好文學性剛疏輕言肆行
不避高下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
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
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中作連珠有以啟上者令
仕聞奏稱飲酒無度言語闕逸非可稱紙寫上敕曰卿
位[illegible]分非屈何意輕肆口[illegible]
[illegible]以貶裁為口實[illegible]議朝廷不避尊賢肆口極辭彰

暴物聽近見卿影連珠寄意將侵擾不可長書
侫人用為大明時皇太子冠上讌宴東宮與顗師伯都
元景大慶之等並揮掃惡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惡孫
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侫人周旋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
惡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不逢朕員外郎
未以待也而敢寒士過物將手刃之命引下席惡孫色
不變沈柳並起謝久之得釋南史
沈豈問張暢以陷南譙王義宣兒原李武宴朝陽暢亦
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保
答身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
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為元凶司空義師至
茶中記 卷二十九 二十
至林門生皆逃為之父子與婢妾共往黃閤故暢譏之
華林熱閤張歎兒拜問府儀同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
回為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熱閤也敬則甚
恨焉南史
神滅論范縝字子真不信因果著神滅論出朝野諠譁子
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縝曰嗚呼
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縝後對縝又對曰
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
食言皆此類也上
賃宋南齊榮字長倩為右衞率領直頗攬權經倨不為
時輩所平右衞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榮曰卿何得為

作領軍面向人初高熙為太僕卿而兄子槊為左衞率
號以常快快謂人曰高槊已落驊騮前朝廷是能用才
不識者頗以此鬪之
形名柳津字元舉慶遠子也雖之風華性甚強直人或
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
衞定張纘字伯緒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褒俟祇無學
術頗有文性與兄緬山俟恭供為皇太子愛賞時纘從
兄諡事並不學問惟又兄愚矣祇嘗預東宮盛集太子
戲纘曰大人諡事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諡事亦殿下
之衞定太子色愁或云纘從兄事及鄉愚短湘東王在
坐問纘曰丈人二從事鄉愚短何如纘曰下官從弟雖
元白記 卷二十九 二十
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衞定舉坐愕然南史
脫衣胡叟於高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
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
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
失色北史
精騎廉李孫搴字彥舉又行尚書部郎謂曰卿更須
搴書孫曰我精騎二千數萬嘗服棘刺
丸李諧嘲之曰卿應自服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北史
稚狐華義雲家富於財恐情驕傲閨門穢雜為朝野
所鄙時魏左丞宋遊道因公事忿競遊道廝之云雄
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一無所答

師公徐之才父雄祖成伯並善醫術世傳其業且孝徵
戲之呼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復為汝公在三之義
頓居其兩之才嘗以劇談調魏收收熟視之曰面似小
家方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又嘲徐之才聰辯強識尤好劇談李諧於廣坐因稱
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耳又曰卿此言於
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
何以不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illegible]
[illegible]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
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為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
玉中記 卷二十九
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遐口曰
借君齒其不逆如此
嘲魏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illegible]然收常
所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
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
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
繼伯之子[illegible]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illegible]所
[illegible]收忽以季景方之不[illegible]多如此
[illegible]且孝徵珽所乘老馬自稱騧騮又與寡婦王氏姦
通[illegible]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嘗於衆中嘲珽
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姦耳順上猶

娘子于時喧然傳之
嗚吹聒耳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
枯樹賦以示於衆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
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惟
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其
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illegible]劉晝字孔昭制一首以六合為名自謂絶倫
[illegible]首勞而[illegible]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
門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
文[illegible]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illegible]騎驢
伏而無嫵媚書帚自謂犢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
[illegible]
[illegible]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
[illegible]動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蘇
[illegible]先嘗[illegible]武功要秦云今當官
[illegible]傳試之佗自負傳藏滑水
[illegible]大[illegible]之二
[illegible]安更相[illegible]曰無何安不震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於乃為作枯樹賦以刺林甫云握[illegible]之瑣[illegible]

而自芘洎群林而非擾專朝廷之右地雖先覆之或蕭
置和羹之正味其任準不匯皆此類也〈[illegible]〉類士開元二
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無與比常自擕一壺逐勝郊
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吟會有風雨暴至有紫衣老人
領一小豎避雨於此類士見之散冗傾肆陵侮逡巡風
定雨霽車馬至紫衣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
左右曰吏部王尚書丘類士常造門未之面極驚愕明
日持長牋造門謝丘命引至廡下坐責之且曰所恨與
子非親属當庭訓之耳頃曰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
止於一第乎頴士終楊州功曹

〈[illegible]〉評事審已有才華恃氣故蕩不羈解褐鹽亭尉

〈[illegible]〉 八〈卷二十九〉 二二四

評事皇甫冉考為録事參軍所撰評謂刺史曰録事御
紀曹之座當要官之地為其[illegible]亦
本[illegible]即書録事
考曰怯懦大按好句小猪自隨[illegible]所爲
[illegible]休徒奧因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為就笑之最

〈[illegible]〉

向門館人論十八給直是太輕專謂李二十六程曰某
與丞相崔大群同年往還自是[illegible]過人李曰何處是
過人者[illegible]曰其[illegible]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著文章此
豈不是敎督過人也

楚[illegible]制舍人席夔詞之詞曰早登
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多言曰席無令子弟豈
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耶韓曰席十八矣不潔太
遲人謂之曰何也曰出語不是蓋忿其言辭云亦有趣
名耳〈嘉話録〉

兒錄 裴勛容貌么麼而性尤率易慈恩寺連接曲江及
京輦諸境每歲新得第者畢列姓名于此勛步與親識
游見其父及諸家牓率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録也〈紀〉
牛不勝載湊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
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儀
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見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
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北夢瑣言〉

〈[illegible]〉 八〈卷二十九〉 二二五

中書將軍宜宗愛唱菩薩蠻詞狐楚假溫庭筠新撰密
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溫亦有言云中
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北夢瑣言〉

俗傳 諺大中中孝太尉三貶至未崖時在两制者皆為
擬制往往有俗傳之制云犯用兩頭紙撰大尾鼻不正
而身其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伉家[illegible]也〈新書〉

短 當葛能會昌間進士自負過爲代卑[illegible]川日爲短
諸葛功業為詩曰[illegible]許可[illegible]又云焚却
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繼李白曰我生若在開
元日爭遣名爲李翰林又曰李白終無取陶潛固不刊
自[illegible]其集云詩源何代失澄清四方聯絡盡蛙聲

子弟三變成延中荆州書生號唐五經學識精博常謂
人曰吾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莊而食也
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賣奴
婢以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北夢瑣言
同年大榮張曙與杜荀鶴同年嘗於[illegible]中謔荀鶴曰杜十
三大榮荀鶴曰何榮曙曰與張五十郎同年爭不榮
耶荀鶴答曰是公榮小[illegible]得榮曙笑曰何也荀鶴
曰天下祗知有杜荀鶴阿[illegible]知有張五十郎[illegible]
咸通[illegible]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後[illegible]洛河朔為樂彥禎從
事多怨朝廷之執政嘗有詩云勸君不用誇頭夢囊藏
輸物未真[illegible]

册砂九光　蔣儋以册砂授善和常中令張讜吳人
有文而不貪或刺之曰飛鵲只消千馱絹蔣儋唯用一
舟[illegible]

貢鐵簫　漢賈緯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狷儕類不平
之目之為賈鐵簫受詔脩高祖實錄緯秉筆翰身沒之
[illegible]有白金八千鋌又以所撰日曆示監修王峻言娛擊
[illegible]貞濶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
[illegible]門賈給事家有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
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為平盧行軍司
馬[illegible]

賓[illegible]年過八十求進不休衆[illegible]

素有貯積性好于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illegible]
耳醫藥成不供侍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貢學死有送
曹地府興老朽豈放爾耶為縉紳之笑端北夢瑣言

細如濺線　韓昭仕王[illegible]至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士韓
有文章至於琴棋書[illegible]以此承恩於後
主有朝士李台嘏[illegible]無一條長
時人譏之[illegible]以為文思殿學
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illegible]如僧剃髮無有
寸長[illegible]

臭穢　宋齊丘自署碑碣每求韓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
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穢南唐書

上盃盛饌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與馮延巳並相元宗晟
[illegible]以延巳為人嘗曰金碗玉盃而盛狗屎可乎南唐書忌鄙延
巳謂人曰玉巵象簡盛猴鴟樹鳳池棲集梟翟遂[illegible]罷
相江南野史

落韻詩　唐介為臺官時[illegible]文潞公[illegible]獻張貴妃事
上怒甚謫春州李承之送以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
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不死奸諛骨已寒之
句後介用潞公薦官於朝廷無所言承之以書從介索
所送詩介無以報取詩還之曰我固不用落韻詩也以
山寒二字韻不同故云[illegible]

不可寒請　劉貢父為給事中時[illegible]謝表事甚

仕狀過門下省劉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狀尚[illegible]荅者曰鄭年七十三矣劉遽云慎不可[illegible]故也劉曰且留取件八十四底時潞公年八十四再起或云潞公聞之甚不懌 明道雜志

眉飛揚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必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貢父默然無言但戚愴而已 事林廣記

父子犯罪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汙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指荊公父子也 書王集

信物一角 司馬溫公薨肆程正叔以臆說斂之正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 雜說 吳堯卿為高駢知揚州燕撫羅使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及廣陵城陷軍人識堯卿咸請啗之夜堯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為他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大王時人以為笑端 廣陵妖亂志

謬誤

誤造 劉臻字宣摯性恍惚耽悅經事世事多[illegible]忘時有劉訥者與臻俱為儀同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謂曰汝亦來耶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因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北史

棠霜失馬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嘗從文宣北伐乘赤馬旦棠霜氣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為求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此是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北史

誤稱 鄭昂與常陟交善因話國朝宰相誰最無德昂誤

對曰常安石也已而驚走而去逢吉溫於街中溫問何故荅惶如此荅曰適與常尚書語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言常安石既言又鞭馬而走抵房琯之第琯執手慰問之復以前事為對昂有時稱忽一日犯三人舉朝嗟嘆惟常陟遂與之[illegible] 唐史

熱風 貞元中給事中鄭雲逵與王彥伯隣居嘗有[illegible]倪求醫誤造雲逵雲逵為診之曰熱風頗甚又請藥方雲逵曰某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倪既覺失錯驚遽趨出是時京師有乖儀者曰熱風而已

縣官不和 裴子羽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吏人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

長官稱雨贊府即道贍贊府稱贍長官即道雨絡日如此不知 封氏見聞記

以姓相弄 陽伯儔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他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漆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故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令大笑曰人各有姓何如此復令其婦出 封氏見聞記

想夫憐 唐司空于頔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為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乃不改 國史補

下馬陵 舊說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語訛為蝦蟇陵今荊襄之人呼提為提留絳之人呼釜為付亦訛謬所習也 上

方口尖口 唐之進士有姓單者就試有司訝呼為單生訴曰姓則隨宗然姓氏不欲為人所輕易乞改正之有司曰方口尖口亦何足辨單生曰若不足辨則台州吳兒縣改作呂州矣兒縣可乎主司無以應 佳話

馬皇蛭 有一野廟中繪后稷母踐巨人跡及生稷棄之及收擬種樹長乃教種於神農神農使馬皇載穀種賜之乃[illegible]蛭數為野牟也水蛭一名馬蝗 爾雅翼

一字王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王字而什子附會為一字王佛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閔之狀如杜甫之作十姨天下如是者並不可勝 [illegible]

五髭鬚 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為一廟 問杜十姨為誰曰杜拾遺也五髭鬚為誰曰五子胥也 [illegible] 南山有一泉多有桂葉汎出因名泛桂泉後乃立屋其上為漢祖廟而祠之又有胥廟者其像分其鬚謂之五髭鬚亦有靈應也 國史補 江陵有村民事伍子胥神誤呼五髭鬚乃書五大夫皆祝呼之祭云一髭鬚二髭鬚至五髭鬚 此記

牛王 有自中原來者北方有牛王廟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問牛王為何人乃冉伯牛也伯牛乃為牛王 瑣碎

父甫餅 襄州漢高祖廟本為交甫解珮於漢之義今為高祖誤也 藏海

流桂泉 河南廣武山有流桂泉史思明於其上立漢高廟 上

陰平路 文州有橋曰陰平淳熙初有為郡守者大書立石於橋下曰鄧艾取蜀路還者笑之 學記

吳發蹶 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遂謂其處曰此大王惡發殿也 上

澎邪小姑江南有大小山巋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
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小
姑婿也小孤山廟像一婦人粉頞爲聖母廟西京龍門
山夾伊水上方滿闕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
有竊謂之闕口闕其像甚高手持刀捺膝而坐曰豁口
九二十二

兇險

陸操與孔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搆成其罪遂令
路粹枉狀奏融曰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
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
必卯金刀又融爲九列不遵朝議禿巾微行唐突宮掖

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
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
缻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
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
市後漢書

清潔鍾會爲司馬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嵇康名而
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
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魏氏春秋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
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
見而去世說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
鍾會便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隨之

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
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
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
清潔王道於是錄康上

趣舍不同成都王穎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
黃門孟玖求爲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持爲左司馬
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譖搆日至
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
機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
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者尤之及機雲見害三
族無遺晉書上

不宜酒色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於帝帝欲
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與珣坐至
已國寶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
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
然其言心以爲忠遂不見珣世說

屏人論事王緒數譖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
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
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
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
已有隱果情好日疏讒言以息上

因輕見詆……江祏爲人……因言有一詩

呼之不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從後不忘所以為經
已後祏及弟祀劉渢劉麥吳俊沈眺謂祏曰可試帝二
江之變沉以嘲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統論
門第曰吾為沈公為三代史亦不得見沒矣
其愛泉石給撰梁武帝問以經史百家未論舉故撰商
皆以慣意答之如響帝加敬異寵遇日隆朱异不悅謂所
親曰我愛若人而害我新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乃奏聞
上宗曰所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帝謂欲從之乃召
詐曰卿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臥此郡
遂出為新安太守 上
天中記 卷三十九 四十四
覽以享道武寵侍李順政無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
順凡使涼州十二回太武稱其能而崇遜數與順將宴
頗有悖言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崇遜罪索得
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右涼州詔追之順受
蒙遜金將殺之浩密言於帝帝未之太延五年議征涼
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為宜征帝從
浩言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群臣嫌順後謂浩
曰知涼州之言今果驗矣卿涼州被圍受崇遜命而聽其
接之甚悖濫罪情之後以遜群臣得歸崇紳士第不平
京川人徐業發其事浩又毀之帝大怒賜順死於城西順
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太武知重稱中國書及浩
誅帝怨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語甚求未至此

曰浩還殺卿從兄北史浩構李順事互見豪部
[redacted]彭城王勰有功于國尚書令高肇生忌欲以其兄女
入為夫人順皇后崩帝欲以為后勰固執以為不可肇
憾之引魏偃高祖珍共造謀示平信之召勰宴于禁
中酖殺之云過醉而薨勰妃李氏司空沖之女也號哭
曰高肇枉害忠良如使天道有靈汝亦行當如我及肇
之後於此室論若知有報應焉 魏書
誣罪殄戮高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三司崔季舒
以結婚姻不果太傅咸陽王坦集同如此從恨怨乘於
刺史元晏請託不遂並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
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北史
天中記 卷三十九 四十五
台當道譖蕭穎楊帝所親倖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
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間隙多所譖毀時人謂之
治葛 隋書
譖無綱紀 李靖破突厥禽頡利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
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
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為
懷 唐書
行伊霍 太宗自與遼還發定州在道不康劉洎與中
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傳問起居洎曰聖體
患癰極可憂懼遂良誣奏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
當輔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

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周對
與洎同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唐書
宗廟深憂許敬宗既助立武后遂誅除異己無忌遣人
上封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無忌交通謀反帝令敬宗
鞫之敬宗云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衆人服其智作宰
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振一呼同命同惡必為宗廟
深憂又引漢文帝誅薄昭事帝聽其說流黔州敬宗又遣
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無忌令
自縊唐書 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固執不可后立
左遷遂良為潭州都督轉桂州都督許敬宗李義府奏
言長孫無忌所構逆謀並遂良扇動唐書 又希皇后之旨
天中記 卷二十九 四十六
奏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故授遂良桂州刺
史實以為外援於是更貶為愛州刺史唐書 長孫無忌
褚遂良與江夏王道宗有宿怨誣與房遺愛善流象州
道宗死焉無忌以吳王恪地親望高中外所向以遺愛事
誣殺之以絕人望恪曰使社稷有靈無忌族滅遂良亦
譖殺劉洎後高宗欲立武氏無忌遂良不從無忌貶黔
州自縊遂良貶愛州而卒事具新唐書
逵逸兔 唐宗室吳國公孝逸有破徐敬業之功時望益
重武承嗣深忌之使人誣告孝逸自云逵逸兔兔常在
月中月既近天合有天分則天以孝逸常有功減死配
徙儋州尋卒朝野僉載

召客擇人 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
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
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
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
擇人 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上
召弟叙舊 嚴挺之為絳郡太守玄宗欲進用之李林甫
忌嫉召挺之弟損之至門叙故舊云當以子為員外郎
又云聖人待賢兄極深須作一計入京既見當有大用
令損之取絳郡一狀云有少風氣乞入京師就醫林甫
持狀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風氣且授與一閒官玄宗歎
咤久之林甫奏授員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
天中記 卷二十九 四十七
為請行 盧杞忌張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西
邊杞乃偽請行上固以為不可因薦鎰以中書侍郎為
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竟為亂兵所殺唐書
僕疑在閣 殿中侍御史鄭詹與張鎰善每伺杞晝眠輒
詣鎰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佯熟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
遽至鎰閣中詹趨避杞杞遽言密事鎰曰殿中鄭侍御
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時三司使方
按詹鄭獄未具而奏殺詹貶鄭為驩州刺史鎰尋罷相
出鎰鳳翔上
養俠 王清者竇參女奴也參流驩州沒入家資名械六
後在德宗左右問曰竇參之罪不止養俠刺蕪亦其力

有賦汙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曰參自御史中
丞歷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實賜不知紀極適者
郴州所送納官銀器皆是恩賜當部録日妾在郴州親
見州縣希陸贄恩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
姓名誣為贓物伏乞下驗之於是宣索竇參沒官銀器
覆視其刮字處皆如清言 時貞元十年 德宗又問蓄俠刺事
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為之德宗至是
大悟因怒陸贄曰老獠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着又
常呼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
他及至權入伊手其為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竇參
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得恣行媒孽聞攻之贄竟受

譴不回後上清特敕削丹書度為女道士終嫁為金忠
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世不敢傳說故此
事絕無人知 異聞集
歸其綬 李晟平朱泚之亂德宗覧收城露布曰臣已肅
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
右六宮皆嗚咽露布乃于公異之辭也議者以朝廷捷
書露布無如此者公異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謹
賜孝經一卷放歸坎坷而終 國史 人士惜其才惡贄之褊
急 國史補
辨謗略 唐次無故貶斥久滯蠻荒孤心抑鬱乃采自古
忠賢遭罹放逐雖至殺身而君猶不悟者書三篇謂之
辨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古
之昏主憲宗即位召還累官至中書舍人憲宗因閱書
禁中得次所上三篇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上
辨謗略人君宜時觀覽朕欲編錄未盡命傳師廣為十
卷號元和辨謗略其序曰聖德先辨謗何由興 續世說
結不逞 李逢吉字虛舟天與姦回妬賢傷善結朝臣之
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李紳嘗度厚殺辭
逢吉結王守澄澄言於敬宗誣紳曾請立深王為太子
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
張權輿劉棲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
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 上

揮汗旅揖 李逢吉惡李紳張又新李續之劉棲楚為之
鷹犬同謀紳貶端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賀宰相
及門門者止之云張補闕在相公齋內饒而又新揮汗
而出旅揖群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
畏之與續之等時號八關十六子 續世說
合勢 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皇甫鎛心疾之與李逢吉
令狐楚合勢擠度出鎮太原崔群有公望為搢紳所重
嘗言時政之弊仰楚之門議憲宗尊號乃奏曰昨群臣
議上徽號崔群於陛下惜孝德兩字憲宗怒默群為湖
南觀察使 唐書 韓愈至潮州上表帝感悔欲復用之佞者
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 唐書

遠游

貝齊人傳桓公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妻姑姊妹七人
負歸之而朝諸侯仲告諸侯吾君皆有痈創不得婦
人創不衰愈管桓公宮中女市七百國人非之管
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戰國策
衣裳踰夏姬者陳大夫御叔母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
三三為王后諸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公與孔寧儀父
皆通焉或衣其衣或裝其幅衵服以戲於朝傳列女
魏大為綵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
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
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

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
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
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戰國策
下地叩頭晉劉寶字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修虔劉聊
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
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語林
盡之壁床頭[illegible]之有安婦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愚寵
晉濟陽延之寧床致損姜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
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
以杖延之延之驚墜地因病卒
鸚鵡為台　王鸚鵡東陽公主應閣婢也初公主有奴陳

天與鸚鵡養以為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與並與嚴道
劭坐蠱事公主堯劭慮言語泄嫁與始興王濬府佐沈
懷遠為妾後事泄上驚說即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皆
咀呪巫蠱之言劭行弒逆既敗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
刑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
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
鵡為后也懷遠坐納鸚鵡孝武徒之廣州元懷文因此
失調為治書侍御史南史懷文傳劉鵡娥知嘉紅鏡前眉
椽自新宮稍教得似紅兒歌不嫁南部沈侍中比紅兒詩
衆暮畜伎張瓌字祖逸還吳後居宅家畜伎妾盛房或
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

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南史
明月入懷　元魏孝武帝之在洛也從姊不嫁者三一曰
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清
河王懌女也三曰蒺藜亦封公主帝內宴令諸婦人詠
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
懷帝既以明月入關蒺藜自縊宇文太使元氏諸王取
明月殺之北史
殺婢葬代神武欲至洛陽京兆王昂弟仲景遂棄妻子
逃歸至長安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爾朱天
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
狀乾氏自洛陽間行至也列遂徙居異宅久之オ

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乃殺一婢實其兄頭
面斬以代焉後謀殺表於奴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詔若
仲景一百也列以自告而遂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
者詔重笞一百官爵盡除仲景仍通焉後周文泰復官
爵也列表絕於是同居 北史

自俳俗異 琅琊公主名玉儀魏高陽王斌庶生妹也文
襄遇諸途悅而納之遂被殊寵奏魏帝封焉文襄謂崔
季舒曰爾由來為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暹
必當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諧事文襄不復假以
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此為暹悚
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見焉季舒語入

曰崔暹常忿吾癡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
作體佞乃體過於吾 主儀同產姊靜儀先適黃門郎崔
括文襄亦幸之皆封公主括父子因此超授賞賜甚厚
焉 上

賜為琵琶高洋兒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之解之抱
其股為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獨志 其 文宣薛嬪
本倡家女也年十四五時為清河王岳所好其父求
內宮中大被嬖寵其姊亦俱進御文宣後知先與岳通
又為其父乞司徒公帝大怒先鋸殺其姊薛嬪當時有
寵遇後亦殺戮 北史
子窗檢娳館賀王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姦

之燒殺其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
燒死檢取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為柳夫人生
二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 南史

龍頭 罷錦裝又甚酷暴殘忍有學子華為與其侍婢姦
通榜掠無數為其著龍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
乃付之夜中又雲被賊害即蕭昭所娛刀也 北史

奉宸 天后時張昌宗得幸又薦其兄易之傳粉施朱衣
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置奉宸府以易之為令令選美
少年為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上疏云陛下內
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舍奉御
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

陽道壯偉過於懷義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
聽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易之傳

醉順 妃欲聞上王騰納金吾使尚保殷為賢妃有
殊色騰娶之騰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北史

恐隨 虞集夫過時為許衛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館
許每往不知病之因書於簡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
可以吾而知上將時乎何許子之不憚煩許明日
久之乃朝爛許虞相去甚遠蓋誤

嗤鄙
不知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豹
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

歛為賦相鼠亦不知也次年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左傳

不知嚌肺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也麻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說苑

得鐘掩耳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呂覽自知

刻舟求劍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上

齊王三副齊湣王亡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呂覽自

暴布人人之目以照見之也瞭者目無由接而言見詭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淮南

關鹿欄牛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貴錢千萬願載於法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

得妄載論衡

不知移中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不知論衡

謁見傲漢司徒有烈掾上黨鮑堅為掾將謁見自憂不還問先到者儀適有參者曰隨典儀口唱既謁見曰可拜堅亦曰可拜讚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著履上坐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讚者曰著腳堅亦曰履著腳也笑林

奏載龔名後漢葛龔字元甫善文奏或有人請龔奏予

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忘自載其名并寫龔名以進時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笑林

鑽火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又參問之口責人當以其方也笑林

墳墓不思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

泣而荅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如
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
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三國志
自謂侯身毛嘉魏明帝毛后父也封博平鄉侯嘉本典
虞車工卒報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
動甚蚩騃語輙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三國志　胡廣字文
亮靈太后族孫也為左僕射度瑣褻每與人言自稱僕
射時人方之毛嘉北史
索米作傳陳壽將為國志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
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時論以此
少論梁州敬禮子也晉書

有情癡任育長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
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
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
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
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
情癡世說
熏鼠謂虎子採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
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
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
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
引己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上

鬼兵相助王凝之羲之子也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
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
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
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晉書
妙畫通靈顧愷之字長康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
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
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
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上
戲弄覓顛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
又為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
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redacted]於月

下長詠瞻每遙讚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
己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晉書
星入井秦苻生時太白犯東井有司奏東井秦之分
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
渴耳何所怪乎載記
妖惑狂語南燕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於太
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號父固為太上皇號兄休為
征東將軍太為征西將軍假署公卿誑動百姓德遣車
騎將軍慕容鎮討擒之將斬於馬市有人謂之曰何為
妖妄自貽族滅父及兄弟何在答曰太上皇蒙塵在外
征東征西為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

怒曰君在坐此口以至於死如何臨刑猶自不革始答
曰皇后不違天命自古迄今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
哉行刑者以刀鋸築其口始曰朕今為爾所苦崩即崩
矣終當不易尊號徳聞而笑謂左右曰吳蕆之人死猶
狂語何可不殺 前十六國春秋

圖畫 劉韞字彥文道欣子也人才凡鄙特為明帝所
寵任湘州雍州使身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
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
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其庸底
類如此 南史

聚麀 劉韞弟述字彥思亦甚庸劣從子俁疾危篤父彥

節毋肅對之泣述嘗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俁進之
皆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
新有緦慘或詣之問其母安否述曰唯有愁悴父訪其
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廳為憂也 上

不識士衡 劉義恭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
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
恭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庸塞皆然

[illegible]彭城王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
[illegible]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
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
無為作才語見向其淺陋若此 上

忘誤 云劉義宣之敗還江陵也帶甲尚萬餘人宗當
跳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誡使撫慰衆賓以
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
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
敗衆咸掩口而笑 宋書

稱覓鳳毛 謝超宗鳳子也好學有文辭選補新安王子
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
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
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
罄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
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

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南史

還合朔 阮佃夫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
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耶其不稽古如此

不識太傅 張敬兒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留喜繼
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
不識

孫學記 張敬兒始不識書又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
論語初徵為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與作讓答對並
[illegible]所折妾侍竊視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妾[illegible]我拜貴[illegible]
[illegible]黃閤因口自為鼓聲後得鼓吹羞便奏之於新林
[illegible]次析子稅相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

猪狗子 梁武丁貴嬪父道遷初為歷陽太守廬陵王續王武帝謂之賢女復育一男答曰莫道猪狗子世人以為笑

七廟 不識侯景之先也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敕太常具祝文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啖是衆咸笑之

鼓吹自娛 胡僧祐梁元時拜領軍將軍專自封殖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出遊亦以自隨人士笑之

自謂辭工 胡僧祐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文辭鄙野多被嘲謔而自謂實工矜伐愈甚此齊并州有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輕薄邢魏諸公或共嘲弄虛相稱讚必擊牛釃酒延之其妻明鑒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顏氏訓

七識 何令貴勢傾朝野筆迹蹤屬尚書十識之書彼人恭拜忽曰永歲答人借車屐自不具本兩傅合朝任辱是其第七識也庾元威書

芋羊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為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繹方知如此顏氏家訓

龍見 源師字踐言為尚書郎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録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整容云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師出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北史 北齊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隋傳何乃于星宿

使鬼 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後主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元行恭是誰家行恭戲之曰林宗家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北史

七十世碑 熊安生字植之在山東時嘗感於諸從之者傾都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讙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入河南將宜衷無此號訴非理記安生手其族向冢而號北史

髻中巨羅 祖孝徵疏放縱不羈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又魏神武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為深恥孝徵怡然

穿錐　厙狄干爲太宰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
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后成其
外二人至子孫始並知書北齊
孟勞多力　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呼曰孟
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
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主國所資顏氏家訓
野狀　大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爲
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歷以歷爲碓磨之磨上
王莽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謂以僞亂眞
顏之推共人讀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
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

寒蟬　尉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意在引接名流而不知
別好學吳人握唇振足爲人所哂見人好笑時論比之
寒蟬又少威儀子德載以蕭鞭責之便自投井瑾自館
井上呼云兒出聞者皆笑北史
繁紆　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
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郎茂以爲繁紆
不急奏罷之隋書
不識皮弁　李子雄明辨有器幹煬帝甚任之新羅嘗遣
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
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曰中國
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以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
憲司以子雄失詞劾奏其事竟坐免隋書
自撻呼走　蘇世長初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
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五伯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
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爲笑議者方譏其詐唐書
孟堅非固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
中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
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是班孟堅
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
王僧儒集蓋僧孺也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
亦買得佛袍集倍勝僧儒集由古竟不之覺唐新語
坊州杜若　楊恭爲雍州長史尹伊任坊州司戶尚藥奏

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州採杜若乃
委坊州貢之尹君判申云坊州本無杜若應由讀謝朓
詩誤華省名郎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耶
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御史臺記及國史補
國忌聚戲　司考功令史袁琰國忌衆人聚會充錄事
嘗判曰曹司繁閙無時暫閑不因國忌之辰無以展
其歡笑合坐嗤之朝野僉載
改元多感　權龍襄景龍中爲瀛州刺史新過歲京中人
附書云改年多感敬想同之乃牒判司以下云有
恩改年號多感元年衆人大笑龍襄後倒聽怪赦書
來遲寢不知忌諱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

假獨坐房中不出衆至日于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衆
大怒曰衝破我思日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思日談者
笑之 載僉
披圖入櫃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
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
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
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
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子在我衣帶上彼將何
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載僉
求少學 蘇良嗣高宗時為荊州刺史有河東寺本蕭詧
為兄河東王所建良嗣見而驚曰此在江漢之間與河
大中記 卷二十九 六一四
東有何干涉遂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 譚藪
登墻決事 賀知章風流文雅而不達吏事知禮部取舍
非允為衆喧訴知章乃以梯登牆頭出決事人大笑之
芋已從蘿蔔 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
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
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
注釋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
向外說無不掩口大笑 大唐新語 同
杕杜 李林甫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
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闒茸者代為題尺林甫
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杕杜二字者林甫不識
林甫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杕杜何也陟俛首不敢
言 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
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雜錄
伏獵侍郎 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嘗與嚴挺之同
行慶弔客次有禮記蕭炅讀之曰蒸嘗伏獵炅早從官
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炅對如初挺
之白張九齡曰省中豈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為岐州刺
史林甫深恨之 上
金銀陣 端杲乃黎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
集賢校理史傳有說金銀處皆颳斷之曰豈其誤耶必
金銀車也悉改根為銀字至除拾遺果為諫議不受所
大中記 卷二十九 六一五
謂馬不落鄭若作校書何如郎私書何不應矣 魚子尚書
譚賓 改字名
矜門地 唐有姓房人好矜門地但有姓房為官必認云
亦屬知識親疾其如此乃謂之曰豐邑公相 豐邑坊在上都是賣
棺出方 是君何親曰是某乙再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多
相姓兒只堪嚇鬼 啓顏錄
不易了 鄭珏同光元年莊宗敗王彥章於中都長驅襲
汴梁帝聞王師將至召宰相李振敬翔鄭珏等號哭謀所向
皆猶豫不決珏對曰有一策可以緩外寇不知陛下能
行乎梁帝曰卿意如何珏曰須得陛下傳國寶懷之以
入晉軍可以緩其師以俟援兵梁帝曰事急矣此物固

何以卿此行得事了否卿更籌之珏俛首曰了則不
易左右縮首竊笑翌日莊宗入汴州珏率百官馬前
仰○是日責授萊州司戶（薛史）

【露布書布】李克用檄劉仁恭父子命掌書記王緘草露
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續世說）

【斕兮】石晉康福鎮天水嘗有疾衆客謁問福擁錦衾
而坐客有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
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為斕奚因叱出
之（世說）党進吾正契丹何奚之有脚患小瘡邪至於斕蓋
謂奚之種賤也（談苑）

【銀靴】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幸每

曰我富貴為爾置銀靴保大初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
鞠極歡頒賚有等因語及前事即日賜銀三十斤以代
銀靴遂命工鍛靴着之人皆笑焉（南唐近事）

【三頭兩面】党進過市見縛构欄者問汝誦何言優者曰
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三頭
兩面之人即命杖之（談苑）

【金眼】党進命畫工寫真寫成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
畫大蟲猶用金箔貼眼我豈消不得一對金眼睛（志雅）

【刺地】宋庠留守西都同年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
蓺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以畝試之自旦至暮
不能遍又值蝗災科民畜一雞云不惟去蝗之害亦可
自養令□□呈所畜鷄既集紛然而鬭莫能間止百姓
喧閙□□其觀兩鷄相鬭罷之（史學）

【人面起草】有朝士陳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
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
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
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
字再黥之頗為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參
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
者乎（東軒筆錄）

【撚冰】汴渠舊例十月閉口則舟楫不行王介甫欲通冬
運遂不令閉口水既淺澁舟不可行而流冰頗損舟楫

於是以船脚數千前設巨碓以搥流冰而役夫苦寒死
者甚衆京師有謗曰昔有磨法磨平凝水今見巨碓搥
冬凌上

【昭執】程覃尹京日有治聲唯不甚知字嘗有追民狀牒
云執狀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其人白云合是照執今
是昭執乃禍四點爾覃取筆於執字下加四點乃為照
熟庠舍諸生作傳以譏之

【易下各字】知晉州焦敏寡謂國子監印本九經不真
張言此雖起於五代群儒猶較固為真本敏曰公殊
不細看只如周易各字却搭卜（文昌雜錄）

天中記二十九卷終

明陵陳耀文晦伯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封爵

五等 五等之制始於黃帝郡縣之治創自秦漢發謀肯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治也 王導諸侯論

三光 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 白虎通

重民 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足以教道照幽隱必復封諸侯何重民之至也善惡比而易知故擇賢而封之使治其民以著其德極其才上以尊天子備蕃輔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開賢者之路謙不自專故列土封賢因而象之象賢重民也 上

陽德 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以封諸侯盛養賢也封立人君陽德之盛者也 上

襃功 尊賢襃功之王致太平之美群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乃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襃大功也盛德之上亦封之所以尊有德封者必試之為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凡士有功者亦為附庸失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里 上

象雷 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為陰南面賞罰為陰法雷也 上

公 爵有五等公者無私也故文背私為公 環齋 伯能移善于衆與百姓同謂之公 周書 什名云公貢也才德無於人人成貢薦于王而用之也 爾雅 曰公直也取其正直無私也字從八從厶八音背厶古私字背厶則為公 韓非 厶背也八猶背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為私背私為公 說文 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 白虎通 爵位盛大以誠私為德者公也 孟子正義 立制及衆曰公 謚法

侯 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群謂之君 周書 侯候也所以守藩也 說文 侯者候也候順逆也 白虎通 侯應八方曰侯 太玄 斥候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 正義

伯 伯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 周書 伯把也持政事也 要略 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也 風俗通 體人足以長人者伯也 正義

子 子猶孳孳也孳孳恤下之稱也 要略 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 白虎通 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養於善故曰子也 正義

男 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為君也 要略 男者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曰男也 正義

蕭衛 下宰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襃有

衛。八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数
百而同姓五十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
史記
親親 百官表注記曰王者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上
大夫 卿 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周室興隆三聖
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親親建國則周公宅魯康叔
啓衛 賢賢 表德則太公封齊
去五等爵 春秋鄭莊公封母弟於京祭仲曰都城過制
國之害也其後卒相攻伐國内大亂故踰度則有強臣
之禍鄙小則有微弱之憂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自
以由諸侯而起之也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

親子母弟皆為匹夫及其政衰一夫呼而天下去及至
漢家見亡秦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
廓地千里自關巳東皆為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
國之難 子書
社壇 漢雜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者取
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有所封方之色以立社於其國
故謂之受茅土漢興惟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臣
以戶賦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功臣封侯 東觀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
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
故利易建侯取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

開國功臣地多而滅也
夜衣至國 武王巳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
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
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
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史記世家 太公封於齊宿於逆旅主
人晨起有一人謂曰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
起即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關遂止 異稱志 鄭桓公東會
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 同上 說苑十三
上功上恩 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
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
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

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
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
亡 呂氏春秋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
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
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
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
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 史記 齊之所以不如
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
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
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
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

內儲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衆以
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
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說苑
險阻山高 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
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
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
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
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以語南宮括
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
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
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

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
無道哉小人哉寬也固妄誹旹豈不悲哉說苑 辛櫟見
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周公擇地而封曲阜
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
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
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
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公卜居成周也其
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
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
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
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
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
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
也說苑
知微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
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
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
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
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循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
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韓詩
無驕士 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
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

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
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
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
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
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
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
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
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
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
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
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

享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謂乎
其無以魯國驕士矣（說苑敬慎）
人上　直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
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
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
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
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
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說苑）
桐珪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
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

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
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
叔虞于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
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呂覽）史作史佚見[illegible]王
三公宰相
[illegible]天子三公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
為官名後世宰相兼三公之事[illegible]
開元占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
天柱三公之位也有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
符也晉書三台一名三能（天文）鄭司農云三能三階也[illegible]
[illegible]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次

二星曰中台為司中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所以昭德
塞違也（晉書志）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
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武陵太守星傳）
帝佐　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　三公象五岳九卿
法四年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為
帝佐以臣綱紀（春秋漢含孳）
三公之任　三公者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
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
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
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
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辨明其隱
此三公之任也（韓詩外傳）

論道之官　三公論道之官蓋以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
無所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其官（漢六典）
三公　三公者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師天子所尊也傅助王
保安也保王身也凡此皆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
事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要覽）
五星實行　其官同爵共立別職與人降化幽贊神明者
謂之太尉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萬國咸寧者謂
之司徒使與國相禮法錯刑清簡[illegible]者謂之司空
君仁義之路開升平之氣通則五星所行緯咸應[illegible]

三公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訓護天子導以德義夫子
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矣漢制保傅在三公上
號曰上公自後常然宋書
四佐明由戟升級必六符受稅俗成傳受古諸闐丘受羅
嬉台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物象語抄
六佐金提主化俗鳥明主建福祿默主災惡紀通為中
賦仲起為海陸陽侯為江海　右伏羲六佐六佐出世
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
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受準斥　右黃帝七
輔州選舉翼佐帝德上
配三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
天台紀晉書三十九
謂之三公其餘知天地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
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帝王世紀三公設三台黃帝以風后
云配下台宮氏錄黃帝置三公之秩以總黎元晉志
六相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太常而察於地
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辨於南方得太封而
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
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
使為廩者奢龍辨乎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
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
使為李管子五行通典奢龍作蒼龍
五名易通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

三名注三名公卿大夫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易緯
犧因之故元耀鈎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論語撰考云
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必
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周禮疏
九佐顓頊云堯有九佐宋均注我國堯之佐九人禹皋稷契夷
垂益夔龍南
圖讖大麓赤龍負圖以出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二十
臣集發藏大麓春秋運斗樞　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皇
授圖圖會識
堯三公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
注三公之官子文
大功記尚書五十
十六相高陽氏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
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
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
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
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
十而為天子左傳十八
契舜舉契為司徒百姓和親舜賓客遠人必至尚書
刑德放勳曰益為司馬禹為司空聖帝即位
三公象三能矣刑德放
五丞顓頊曰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宋均注國
湯五輔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

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尚書洪範）三公者所以參大夫
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
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說苑）
其道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
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
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
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
失四時通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能通不
通利如此者故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
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
人事[illegible]不[illegible]於言[illegible]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
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
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當居
[illegible]而供[illegible]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
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
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
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
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
大順也（上）
中輔諸侯外藩三公為中輔（春秋孔圖）今尚書夏侯歐陽
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地為山川古周禮說

十一

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
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為之副曰少師少傅
少保是謂三孤家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
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石臣謹案周公
為傳召公為保太公為師周公六公無為司徒司空文
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
（許慎五經異義）古周禮說天子無爵三公無官屬號於天子
之名參職於天子何官之稱（上）
神化冊青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illegible]
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冊青也上有輔明主之[illegible]
下有遂聖人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群生使百
姓[illegible]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
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閎夭
九卿之人（[illegible]）淮南齊俗日月之所照認此記字誤
司衛皷時有阿衡伊摯佐之太甲改為保衡皆三公官
也有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孤副助三公者也孤
者不掌[illegible]然孤特（[illegible]）後漢朱祐馬武傳論或任以
阿衡之地阿倚也衡平也
使能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
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禮記）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
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
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

十二

郊其爵視卿其祿視大國之君尚書大傳
四輔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
應問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
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
充天子之志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
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
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
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
四聖維之是以慮无失計而舉無過事大戴保傅篇道者有疑
則問或謂之疑疑亦或謂之輔注
三公之職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
天中記 卷三十 十三
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
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
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大戴
九棘三槐周禮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
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
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
賜也不過九命春秋九命作伯尊公曰宰言於海內無
不宰統焉馬融
三事無正大夫刺幽之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箋三
公也書周官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漢書韋
玄成詩於赫三事匪俊匪作又云三事惟艱莫我肯矜

三吏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使委于三吏左傳三
吏三公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擯于天子也曰天
子之吏鄭玄曰謂三公也左注
左右相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以樗里疾甘茂為
左右丞相史記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
統文德高祖定天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整
武事為二府焉物理論
一言取相車千秋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
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
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
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
天中記 卷三十 十四
如是漢置[illegible]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漢書
知人丞相丙吉病自上臨問曰君有不諱誰可代者吉
曰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此三人
皆在臣右惟上察之後三人居位皆稱職皆稱吉知人
上同
柱石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何不建白太后
更選賢而立之霍光傳前丞相王商者內行篤有威重位歷
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風委曲為
衆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元后傳後陸凱疏曰宰相國之
本也不可不得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

壹統顯下奏劾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位三公典
五常九德以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
顯等專權擅勢不時白奏與大臣輔政之義本傳
則三光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
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宜
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武本傳
之奏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
咎在臣等本
鼎足王莽秉政專權彭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
不任則覆亂美臣年齒老眊昏亂遺忘願乞骸骨歸
賓薦塋本傳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詔曰鼎象三公豈

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後紀
通明相丞相官缺群臣多舉翟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
方進丞相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
律號爲通明相本傳夫以韓宣翟方之操爲漢之明宰然
猶不能振一貧賢爲一孤上又況其下者乎後漢鄭興傳
帝元始中賜馬宮策曰入稱四輔出備三公四
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宥
無以居位本傳
儒宗居位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
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
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

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
任乎匡衡等贊
腹心哀帝策免師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善相
過匡弼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腹心
如此謂咎何所諉於二人同心之對焉將何以率示
群下附親遠方本
鼎輔後漢荊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
公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府而排終刺舉之吏朱
浮上疏曰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
任後漢崔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
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

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
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志魏
譴責策免仲長統昌言法誡篇云光武矯枉過直政不
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
已政有不理猶加譴責策免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
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
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
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仲長統本傳
公台胡廣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其
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
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上

上應台階 郎顗拜章曰三公上應台階同元首政失其
道則寒陰反節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選舉牧守多非
三府本傳
下象 永象山岳 陳忠疏薦劉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
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
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
上司缺職未議其人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
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 陳忠傳
三九 郎顗七事曰創舟楫以濟江海也聘賢選佐
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
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陛下踐祚
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
四國未寧 本傳 孫皓每於會因百辟䜩令侍臣朝請公卿
以爲笑樂萬或既爲左丞相王蕃嘲或曰魚潛於淵出
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出自谿谷
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
養孫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
之門無駑鈍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於日
月之名乎其不知量耳 錄異
運動樞極 順帝之世梁商稱爲輔夫宰相運動樞極
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物務則難乎御物
本傳

汝中記 卷三十 十七

尊重 李固奏記梁商理王龔曰夫三公尊重承天象
未有詰理訴冤之義 上
國楨 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金大司農李固
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并以固爲太尉 續漢書
輸禮 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 續漢書曰舊拜三公者皆輸禮
錢千萬續以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有惟此而已遂不
代虞 續漢書
台相 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
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 伏湛 造次急於鄉射之
禮君房 侯霸 入朝先奏見大之令 論 伏湛等傳
上司 楊震爲太尉每諫争中常侍樊豐等譖之收印綬
遣歸本郡到城西夕陽都亭顧謂子及門生曰吾蒙恩
居上司姦臣狡猾而不能誅嬖女傾亂而不能禁帝藏
空虛賞賜不節而不能實何面目復見日月遂飲酖而
死 續漢記
名公 賢宰 楊秉字叔節爲太尉奏中常侍侯覽具瑗曰
鄭彥來而閒亂四佞放而衆服若斯之人非恩所宥書
奏尚書召對秉掾屬詰故事秉使對曰漢世故事三公
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
酒色財也 本 天下稱爲名公 漢紀 陳蕃楊秉世稱賢宰
王暢李膺彌縫衮闕 左傳 華嶠
三葉 楊賜卒策曰司空賜華岳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

汝中記 卷三十 十八

相輔國以忠五登袞職弭難乂寧本延光之闕嚴爲生
相抗直方以臨權疏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
節識所任之體矣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先世常平反名義失論漢興惟韋平父子至
宰相韋賢子玄成平當子晏
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
諱彪誠匪忒晉楊震
上袞年融經明才高明帝歎美以爲才堪宰相明年
爲司空衆動方重甚得大臣節傳弟公簡帝身終上袞
袁上
其選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荀勗勗曰三公具瞻所

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
魏賈詡文帝即位首登上司魏志
任天地人太康七年正旦日蝕詔公卿大臣各上封事
咎其安在汝南王亮與司徒魏舒司空衛瓘上言三司
之任天地人也乾道不普故水旱爲災人物失所故奸
究不禁乃者荊州之城妖災仍興任城魯郡水災變亦
延三朝之始日有蝕之孟陽節過水未消臣等不才
聽便爲位可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實宜顯戮以答天
意謹免官徙既上所假章綬大陰陽失序謬于天道刑
政失中之所致也其使冠履勿復道八王故事
上清三元摯虞甄王爲太尉冊曰朕惟君行爲時表規
則宗臣論道經邦保乂皇家是用進登上台君其上
三元下寧九域式正其範以康濟宇宙敬哉上
翼宣皇極武帝詔曰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
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哲裴秀思心通遠勳德茂著
宜正位居休以康庶績其以秀爲司空晉書
上應天心武帝詔以鄭袤爲司空曰宜登三階之曜補
袞職之闕遣國坦就第拜授袤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
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詣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
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
也終於不就遼大雅君子之迹可不務乎上

光飪鼎實懷帝以劉寔爲太尉固辭不許劉坦上言曰
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厲廉高之風太
尉寔國之碩老邦之宗模年踰九十命在日制聖詔必
使正位上台光飪鼎實臣謂宜聽所守上
傾棟梁時三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陸玩
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爲
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爲知言休範司空有人
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祝曰當今乏才
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笑曰戢卿良箴世說
風流宰相王儉字仲寶冊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
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
家國事儉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

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盍自况也南史茹法亮
呂文度並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
權寄豈及茹公上
拍張高帝宴集使各効伎藝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
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
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名答上
台首豫章王嶷永明初啓上曰叨授台首心魂如失臣
節生如浮質標空素任君門右已移氣亡南史
六貴明帝顧命群公而蕭齊多在江祏兄弟來元初江
兄弟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更日
帖敕時呼為六貴皆宰相也南史梁武使張弘策陳計
天中記 卷三十 二十一
於兄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力難九興外寇三
作今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始安欲為趙倫形迹已見
蹇人上天信無此理祏怯而無斷暄躬而不才折鼎覆
餗翹足可待蕭坦之胸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
杖石不聽人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南史
南史紀弘策陳計語在懿傳懿傳無之載弘策傳中
英宰英宰傳戎元梁時參[redacted]大啓南東吳登中鉉一雅
出經子衮司而任淦于百辟晉沖青叹授朝端晉王珣傳
王導宗昭曰實賴英亮深謀晉中興書謝石疏曰刁素朝端
恩焉五載上惠帝詔曰總百揆之任夫晉王政之開塞
常右之職也其以王戎為尚書令

黃𢖍少師郭祚以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師祚曾從世
東宮明帝幼祚持一黃𢖍出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
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
謗祚者號為桃弓僕射黃𢖍少師北史
文武因種來恆及第濟相次知政事時以為宗初濟父
謗兄居陛為猛將而恆濟俱以學行見稱時虞世南子
昶既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累各工作之司籍
初升相位許敬宗歎曰士之登庸不繫世業權須則為
才冠失緒則為匠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
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唐書自武德已來稱賢相首房杜
姚宋四公皆遺無賴子翁汀埋先業張說二子均垍務
天中記 卷三十 二十二
求夫節賊庭非獨燕國之不世也上
摸稜蘇味道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
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
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
號為蘇摸稜上
伴食宰相盧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
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金甌覆名玄宗善八分書凡命將相皆先以御札書其
名置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
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誰耶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
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之乃賜卮酒是時琳與從愿

皆有宰相望玄宗将倚為相者數矣竟以宗族繁彦
記者豫平不用柳氏舊聞

燒尾 景龍三年蘇瓌除尚書右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計獻食名曰燒尾瓌因侍內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善邪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譚賓錄

紅巾 李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芭藏安忍時已寢疾猶扶疾從幸華清宮數日增劇巫言一見聖人差減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勅林甫出於庭中上登降聖閣遙視

舉紅巾招慰之林甫不能興使人代拜於席翌日尋卒書志

玄宗幸蜀裴士淹從駕馬上商較當時卿相士淹曰姚元之如何上曰才而徒者也宋璟如何答曰賢而泥者也論及數十人皆當其目未問李林甫如何上曰妬賢嫉能古今無比士淹曰若此陛下如之何委用如是之深也上俛首而無言[illegible]

不才賊平大寶戒隨兩京玄宗西幸肅宗即位明皇馬上顧裴士淹曰有新相士淹問為誰上曰房琯然亦不是滅賊手士淹曰陛下不須言之上小慚[illegible]

清德坐鎮 楊綰字公權元載伏誅綰拜相綰久積公輔之望及詔出朝野相賀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四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綰凡所知友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辭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深德生鎮雅俗時比之揚震邴吉山濤謝安之儔也唐書史臣曰楊綰入相數日而

致移風易俗周召伊傅蕭張房杜歷代為相之顯者亦聞斯道也嘗讀諸集嘗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媿色矣

姦邪 盧杞自新州員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以杞邪佞蠹政貶未塞責停詔此表求授澧州別駕他日上謂李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卿知其狀乎李勉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為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上嘗從容問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李勉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類

眞卿使希烈其害忠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
之而相闕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天也帝曰卿言
誠有之唐書
能說家門張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弘靖三代掌書命在
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畗賢不到
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因話錄
前定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眞宰乎未微中盧齊卿
卒亡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爲宣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
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爲宰相吏曰太曹符
巳下數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而拜宰相
果百日罷嘉話錄

紗籠李藩字叔翰嘗寓東洛妻庶子崔譏女年近三十
未有名宦多寄托崔氏待之不甚禮李甚足瘡欲挈
家居揚州甚愁悶延諸中橋問卜胡蘆生生曰公在兩
紗籠中豈是此迍厄更遠亦可李問紗籠事終不復言
遂往揚州居參佐橋左近有高員外素相善一旦來詣
既去際晚又至云朝來看公歸困就寢夢見舊使座客
卒巳十年其間汝安得在此見陰吏從左與李三郎
當自知員外與二郎往還故此祗候其曰三郎安得如
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特報此好消息李笑而
謝之數年張建封鎮揚州奏爲巡官會有新羅僧能相
人言張不得爲宰相因令使院看諸判官曰並無及李
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巡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且不及
張大喜因問紗籠事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
爲異物所擾餘官則不得也方悟胡盧生及高所說李
公竟爲相原化記史同上
金榜太和中從紹恭死爲所事一字天王救免後坐云
入一樓門滿壁悉是金榜銀榜備列人問貴人姓名將
相二色名列金榜將相巳下書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
州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榜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謝世
者則隨所注落籍玄怪錄兩京記
命相重事大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文宗欲拜德裕平
章事巳上麻詔曰命相絕是重事適看曆日日辰非便

且宜停二十八日放下宣布獻替記
沙堤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塡路自私第至於子
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問疾百僚就第有司設幕次
排班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五六百炬
謂之火城宰相火將至則皆撲滅以避國史補李德裕
作相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衞兵本無德裕初作相兩
街使請准例每早朝令兵衞送予判云在具瞻之地自
有國容當無事之時何勞武備衞送宜停獻替記
及父年李德裕自潤州年五十四除揚州五十八再入
相皆及吉甫之年縉紳榮之感定錄
事決於子令狐綯在相每朝廷大事一取決於子滈如

元載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德裕唐書
歇後作相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恒鄭綮每形於詩
告而朝之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蘊籍謂有
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
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
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
來日制下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
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北夢瑣言
朱相非相光化中朱朴自丞詩博士猥𣂏而朴恃其口
辯謂可立致太平由藩王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命對
敭之日而陳言數條每言臣必為陛下致之洎操大柄

殊無所成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宴日俳優穆刀
綾作念經行者至前朗諷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
出宮北夢瑣言
三不開廢帝時馬胤孫為相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為
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
延士大夫也五代史　胤孫入相謝絕親舊未嘗延接時號三不
開相公入朝印不開見客口不開歸宅門不開舊史異
呪蟣蠅轉明宗入朝安重誨用事取媒十姓僧相互
稱說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慕崔協而
任圜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為無字碑有李
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誠
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李琪而相崔協如棄蘇合之丸
取蛣蜣之轉也重誨欠而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帝
謂馮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競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
命而捨李琪識者惜之北夢瑣言
閣下生麻梁相國鄭珏與李相國愚同為學士忽一日
鄭之閣下有一麻生李曰承旨入相矣指麻示之曰此
天命也須得當制以盡荒虛時允陽既久其麻益茂高
丈餘若雨露之偏滋焉及霜降成實取而視之真白麻
也是夜制出果鄭登庸而李復寓直得不為乾坤之命
明友之分乎鄭年十九赴舉凡十九年登第又十九年
入相時人謂之三九相公李嘗僦居忽遇暴雨一夜傾

白沙公甚惡之及薨葬于伊闕得吉地于白沙里時
人謂之白沙相公皆前定也中朝故事
粥飯僧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以李
愚為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目宰相
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五代史
琉璃瓶廢帝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及
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
焚香呪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五代史
曲子相公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洎
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為豔
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

死而後語馬僦孫用廢頹中卒于洛陽其家婢有為僦
孫語者約崔鉉為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宿[illegible]
語其家僦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而不能言死而後語
云 五代史
乘馬入宣德門王安石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
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
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
卒為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 宋史
無名詩王荊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
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嗟咨怨相公惟
有蝗虫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荊公一日餞客至亭
天中記 宋三十 三九
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為何人也
譏荊王介甫先封舒公改封荊公詩曰戎狄是膺荊舒
是懲議者云宰相不學之過也 揮麈[illegible]
三旨宰相王珪神宗時自執政至相凡十六年無所建
明率多諛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
聖旨上可否訖云得聖旨退諭禀事者云已得聖旨 [illegible]
聖相秦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
和誤國忘讐斁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競進之徒
獻媚納交無所不至台州曾惇獻詩稱聖相靜江有驛
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
秉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

然祭事之卒布甚府城小涉譏謗即捕治中以深文
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
一至上前者每事與帝爭勝嘗夠言水瀑詔逐之檜陰
為從官周葵從上口梁汝嘉揚不待帝口即改除之檜為
帝崋其第問焉帝眾宮命沈虛中草檜久益制並令致
仕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 宋史
真宰相唐侍中中書令是真宰相餘官非宰相者亦
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
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政事之名者並為宰相亦謂
行水相事之名也總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謂之政事
堂至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
天中記 宋三十 三一
政事堂合在中書省開元十一年張說奏
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 輟耕
僕射右首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曰僕射僕射者僕
役於射事也秦世有左右曹諸吏官無職事將軍大夫
以下皆得加此官 官志 嗣後職務漸重專令左右二僕射
因前代本副尚書令自尚書令廢闕二僕射則為宰相
後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洞開耳目訪
求賢才見大宰相弘叢之道 史通
堂老 年相呼為堂老 國史
無迹江總自叙曰歷升清顯不涉權要嘗太息曰位
登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為上計吏光平列郡 識

翰林院

待詔所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 百官志

登瀛洲 翰林院前代即無稱名貞觀中秘書監虞世南等一十八人或秦府故寮或當時才彥皆以弘文館學士會于禁中內參謀猷延引講習出侍輿輦入陪宴私十數年間多至公輔當時號為十八學士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 翰林故事

北門學士 乾封中劉懿之劉禕之兄弟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皆以文詞召入待詔常於北門候進止 舊書禕之傳

天中記 卷三十 三十一

上元中禕之遷弘文館直學士與著作郎元萬頃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韓楚賓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 凡千餘卷 時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禕之兄懿之時為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美之 舊書

視草 玄宗即位以萬機委積詔誥悉由中書或慮當劇而不周務速而時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 翰林志 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垍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王者尊極一日萬機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嘗簡當代士人以備顧問 舊書

翰林學士 太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別建學士院俾專內命於是太常少卿張垍起居舍人劉光謙等居之而集賢所掌於此悉罷自後李白等在翰林院但假其名並無所職 翰林故事

賜女壻 張垍說子也以主壻玄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賞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垍曰此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也 舊書

御手調羹 李白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

天中記 卷三十 三十二

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 李陽冰序 本集

承旨 至德已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尤擇名曰翰林學士德充選者文士為榮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 上

召對 德宗雅尚文學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玉堂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詩賦唱和或旬日不出吳通微昆季同時擢用與陸贄爭恩不叶甚於水火天下醜之 翰林志

內相　陸贄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為內相唐書

兄弟禁林　吳通玄父道瓘德宗為東宮師也通玄兄弟恆侍太子游貞元初召充翰林學士與兄通微同職禁林人士榮之昭德王后崩命李紓為謚冊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為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召通玄重撰凡中旨撰述非通玄之筆無不慊然重之如此通玄傳

天子私人　吳通玄充翰林學士知制誥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等同視草贄富于詞藻特承德宗重顧屢艱難通玄兄弟又以東宮侍上由是爭寵頗相嫉恨贄性

褊急屢於上前短通玄陸贄傳　贄既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浸衰御製贊又上疏曰國朝典故詔令合由中書如先是制施行所司不須承受蓋以示王者無私之義為國家不易之規貞觀中有學士十八人太宗但與講論墳籍務悉不相干玄宗末方置翰林張垍因親承寵然上問私批答樞密署不與知肅宗奔播之時翰林始掌書詔因循迄今漸逾職分物議不平皆云天子私人侵敗綱紀致使聖代虧至公之休宰相有備位之名制書職分宜歸中書學士之名宜從前奏德宗以贄指斥微玄故不可其奏翰林志

伉為常袞德宗時以左補闕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遠帝嫌其院常妃從會綴方寒學士鄭絪欲融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襭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唐書

八甎學士　李程為翰林學士以堦前甎日影為入候程性懶每入必踰八甎故號為八甎學士程傳

內相　唐之貴文至矣後王纂承多以關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號是釋筆視而操化權者十嘗八九翰林故事記

內庭老　順宗不懌儲位未立王叔文起於非類竊學士之名內連牛美人李忠言外結姦黨取兵柄長神器天下震駭是時鄭絪為內庭之老首定大計憲宗即位操綸中書侍郎平章事翰林志　德宗昇遐時東宮疾恙方甚

倉卒召學士鄭絪等至金鑾殿中人或云內中商量所立未定眾人未對衛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內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未已絪等隨而唱之眾議方定唐書

草制不言　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與裴垍同直裴垍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垍揮翰而不相知至暮吉甫有歎惋之聲垍終不言書麻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及明院中使學士遂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翰林志

院長　沈傳師入翰林為學士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於宰相臣自

知必不能顧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翰
三俊李紳字公垂能為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
元和初登進士第穆宗召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
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唐書三人以學識才名相
類情頗款密唐書
大手筆李德裕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充學士帝在東宮
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
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紫之服唐書
鈴有聲李德裕鎮蜀時請蔡賓客絢云翰林院有懸鈴
以備夜直警急文書出入皆引之以代傳呼也長慶中
予為學士時河北用兵一夜鈴有聲如人引其索者使

視之則無人後往往如此使人待棒潛伺於下終無所
覩而斂斂鳴動不已院中諸公私共准其鳴時皆應用
兵處耗聲則急緩亦如之角其之差衆咸異之元相詩
云沖撼引鈴索中文藏續翰林故事
蓬池鱠李德裕述夢詩曰荷淨蓬池鱠冰寒郢水醪注
翰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萊池魚鱠夏至後賜及頒燒
香酒以酒味稍濃亦和水而飲焉禁中郢水酒坊也編一
集上文饒詩也事文類聚乃云李白詩白詩注豈未見
本集耶抑止抄謄故然耶合璧因之殊誤觀者
門客我后憐詞客吾儕亞傷髦注先朝曾宣諭卿等是
我門客上事文作唐武后朝云云亦李衛公詩話誤

請益崔郾字廣略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敬宗即位擢
翰林侍講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
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間
當請益唐書
三侍文宗召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為侍講
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為書學士每有疑義即召學士
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為常謂之三侍學士恩寵異等
東頭學士熊望登進士第粗有文學而務進不已時京
兆尹劉栖楚以不次躐居清貫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
填委不息望出入栖楚之門有同家厩陰計密事人無
知者敬宗嬉遊之隙學為歌詩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

褻狎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令採卑官才
堪任學士者為之栖楚以望名薦送事未行而昭愍崩
文宗即位韋處厚輔政大去奸黨既逐栖楚流望漳州
司戶舊書
華炬送院令狐綯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
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
唐書
禁中頗牧畢諴太和中進士擢第為翰林學士自大中
末党項羌叛屢擾河西懿宗召學士對邊事諴即援引
古今論列破羌之狀上悅曰吾方擇能帥安集河西不
期頗牧在吾禁署卿為朕行乎諴忻然從命即用諴為

邠寧節度等使舊傳

不草制韋貽範於鳳翔圍城中遭李茂貞起復作相偓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以授翰林院學士使中人馬從皓語偓曰學士無以性命爲戲偓不答扃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諭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偓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illegible]姚垍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請

龍鳳燭韓寅亮偓之子也嘗[illegible]館之日[illegible]陵帥閫其家藏籍頗多而緘滕上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珎玩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香猶鬱有老僕泫然而言曰公爲學士日常視草金鑾內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妓秉燭炬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延平家有老尼說斯事與寅亮之言同尼即偓之妾云[illegible]

詔偓見惡於朱全忠貶榮懿尉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唐書

試五題昭宗召韓偓入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拜昌言詩武臣授東川節度制答佛誓國王進貢書批三功臣繡圖形表謝狀云臣才不逮群器非拔俗待價既殊於握玉射策有偶於籯金遭遇清時涵濡霈澤叨冠[illegible]佩已廢象闕之班祇筆和鉛更辱金門之詔[illegible]纂組非工撫己循涯以榮爲懼[illegible]是與元年翰林學士劉瑊奏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皆試麻制答蕃書批答各一道詩賦各一首號曰試五題[illegible]

斯文不墜陸扆字祥文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嘗金鑾作賦命學士和扆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曰朕聞貞元時有陸贄吳通玄兄弟能作內廷文書後來絕不相繼今吾得卿斯文不墜矣舊唐

光院錢陸扆拔學士承旨同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宴舊僚內署即無斯例扆拜輔相之月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署榮之

光院例陸扆撰光院例榜于院壁[illegible]時能視草之煩勞權出碧幢釋援毫之羈束同人臣之[illegible]亦翰院之榮華至於案風俗於一方賞貲泉于三使其爲盛也抑又次焉各請出錢用光玉署[illegible]

下水船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船梁朱溫受禪爲泊爲學士嘗從容問及廷裕行止泊對曰須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上曰頗知其人搆思甚捷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上應聲謂泊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泊微笑深有慙色議者以泊爲急灘頭上水船也[illegible]

座主門生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

命人翰林為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澁及試五
題不勝困奬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識者為座主辱門生
同光初致仕北夢瑣言
學士將運後唐同光中賜承旨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旌
授節制河中王道詩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
將軍時人榮之翰林志
開閣取玩李澣為翰林學士常陪敬侍宴澣衣綠左右
揖令退澣吒之遂賜緋與生主和凝同任學士會凝入
相澣嘗草制命開凝閣盡取器玩圖書以歸其縱率如
此會廢學士院出為吏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知制誥
復置翰林選中書舍人再為學士時濤在西掖稽留累

之分紀
五代南唐李璟即位馮延巳喜形於色璟未聽政延巳
晏入白事璟不悦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不
俾煩也俄拜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復結魏岑侵損時
政與其弟延魯及陳覺查文徽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
五鬼九國志
宿儒建隆元年學士王著以酒失容家以請求官貶官
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
儀清介重厚然頃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禁中非此人
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分紀宋史
恨不得為淳化四年以張洎錄若水為翰林學士洎等

赴上帝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
得之故事學士赴生有敕設久罷其事當令設之學
召樞密直學士及知制誥預坐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
每上有著述或賜近臣詩什洎必上表援引經傳以將
順其意上因賜詩褒美有翰長老儒臣之句後判吏部
銓嘗引對選人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當有文學至今
尚若學江東士人之冠也上
洎字師黯南唐為清輝殿學士入宋與蘇易簡同在
禁林甚被寵顧與蘇易簡不協事文引作張垍置之
劉禕之郝公權之闕撰
玉堂署太宗以玉堂之設其來尚矣但虛得其號而無

正名乃於紅綃上御書飛白四字題曰玉堂之署以賜
蘇易簡易簡公捧歸私第以慶其親擇日懸掛仍具
向舖于玉堂之上自待詔院吏而下咸列賀于庭公曰
自唐置學士來幾三百年今日方知貴矣即口詔宰執
暨兩制司臣就院敕設宴帳仍各賦長韻詩以紀其盛
其詩目曰禁林讌會集分紀
仙職太宗至上林春融千花萬卉妍麗絕上必曲宴
宰衛數番召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鉤舉觴賦詩終日
而罷上嘗謂近臣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郟日凡所進
詩悉迴御毫屬和以賜焉分紀
然燈玉堂東承旨閣子窗格上有火然太宗嘗夜幸玉

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還起無燭具水宛宮嬪自簾帷
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翰林故事
禁禁宋白賈黃中皆先達鉅儒同在禁署翰林故事李衛公詩
畫壁看飛鶴傑圖見巨鼇注內署垣壁北畫松鶴先是
西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曾欲臨幸中復惧而塗焉
色時補制凡入兩府許為館職誠出身任監司者各一
員頗相王公德用白圍田復召入長寿密有千萬館職
王曰以君才進士登科所為應格矣然其武人素不閱
書恐未為州色時矣世以為知言盡令人以事理不相
當為色時史奏
名且冀州城南有張耳冢在送客亭北契丹使者林牙

以翰林學士使宋問知州王仲平不知張耳何代人其
大使耶律防謂曰契丹家翰林學士名目而已
職雜翰林樞機肖密之地翰林志夫發揮大猷崇飾上命
變篇片削可以動乎人神風行四方萬里如覩故議定
於內而事備於外言發於上而肯服於人微乎斯文百
度閒矣況比院之置尤為近切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晨
趨瑣闥夕宿嚴衞密之至也駿鑣得御廐之駿出入有
內司之導豐餚潔膳取給大官衾裯服御資於中庫恩
之厚也備行顧問辯駁是非典持綸綍受遣群務凡一
以一得失動為藏否職之重也非夫格謹而有立秉貞而
遠理俾義樞要簡乎宸心言不及温樹之名慎不遺帳

駒之數處其職者不亦難乎翰林故事
六如建中以來備拔尤重故必密如孔光博如延州文
如御雲學如向歆器如黃顏直如史魚然後得內第士
之游心處已景行於六如者而又飾之以寶球璆之行
貫金石之誠雖潛藩歷迹莫能脫乎漢時始建置尚書
郎五人平天下奏議分直建禮含香握蘭居錦帳食大
官則今之翰林名異而實同也時論以為登玉清翔紫
霄豈蓬山瀛州而足喻乎翰林盛事翰林壁記亦曰玉署玉堂焉
翰林志
位學士上唐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
參會第班以官為上下憲宗末貞元年始命鄭絪為承

旨位在諸學士上居東第一閣承旨院記凡內宴坐次於宰
相坐居一品班之上翰林志後唐明宗勅今後學士入院
並以先後為定惟承旨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
士上其年十一月勅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綸闈
久司史筆曾居憲府累陞貳卿今既擢在禁林所宜別
宜班序其立位宜次崔梲五代會要
三昧學士每下直出門相謂謂之小三昧出銀臺乘馬
謂之大三昧如釋氏之去縛而自在也翰林志
歎老李梅亭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推
紙稍背而行忽見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
暢哉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大學士 上欲以張燕公太 夫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
中宗欲以崇寵大臣修文館乃有大學士之名如臣等
學劾陛下規模豈敢首以大爲稱辭再三從之集賢註記
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
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脩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
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脩珠英當時學士亦不品
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唐書
錢充食本舊注時又賜錢一千貫文以充食本時院內供擬
稍厚中書舍人陸堅亦充翰林供奉每日入院堅以學
士咸非其人而所司祇候供擬優厚將爲糜費嘗曰此
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建議請一切罷之燕公聞

之曰吾聞自古帝王功成理定則有奢縱之失或造池
臺或翫聲色豈如今日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校
圖書詳延學者今日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求代措
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爲達
也上聞其言堅之恩眷漸減初也集賢注記
獻詩賜贊 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贊以褒美之勅
曰得所進詩甚有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並賜才能
略爲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上自於五色牋八分書
之贊付院散付學士 張說德重和鼎功踰濟川詞林
秀發翰苑光鮮 徐堅校文天祿論經石渠華詞宛麗
抑揚 賀知章禮樂之司文章之兆學優藝博

高思遠 趙冬曦白簡端嚴青史良直清詞雅韻博
強識 康子元才識清遠言談幽祕四科文學八儒
義 侯行果洪鐘伫叩明鏡不疲理窮精奧動中微
言忝職參山甫詩纂玄成六藝述作四始
眞名乃負迹惟契道樞衣講習師範莫其涯 趙玄默
才北方明學兼儒墨叙述微妙洞論道德 東方顥
逸天祿門刷滑稽三冬足用六藝所參 李子釗于下
源慶指樹貽芳良謨遠闢啓發篇章 呂向族茂洋然
才方班馬考李篇籍抑揚風雅 毋煚軒轅之任諫諍
之職開詩開禮有才有識 陸去泰才光於晉價重於
張州擬斯爲文翰允長 咸廙業郁郁文英

持我刑憲是稱諒直 余欽文章兩贍才術兼茂思在
學經學通舊史 孫季良蓬山之秀芸閣之英雄詞卓
標雅思縱橫 尋勅寫真人親學士等欲畫像書贊
於含象亭備東駕東行竟不果記上
新讌賜頭十三年三月因奏封禪儀注勅學士等賜
宴於集仙殿上制詩序君臣賦詩上於坐上口詔改爲
集賢殿時預宴者宰臣源乾曜張說公學士徐堅賀
知章康子元趙冬曦侯行果敬會真趙玄默韋述李子
釗陸去泰呂向咸廙業毋煚余欽孫季良馮朝隱等時
新進櫻桃上令寫於席上散布各領諸官拾取之飲以
醲醑清酤之酒酒明皇雜錄內出彩箋令燕公賦宮韻群臣

賦詩尤出彩羅令擲雙陸頭子得重彩者分之宴衣
銀盤涯緣有差 上
文儒之美張燕公常謂人曰學士者文儒之美稱昔源
詔物特授並合因循自名時賀知章從太常少卿遷禮
部侍郎兼授學士一日併謝詎謂宰臣源侍中曰賀公
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加二榮命並為學士之光輝雖然
學士與侍郎二者孰為美燕公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為
衣冠之華選自非復歷清要望實具美者無以居之雖
然終是具員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
為搢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
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愈也 上
東中記

十八學士張說前後三入相三十餘年掌文學之任為
唐文宗上嘗為文引於禁中令說視草說亦善用已為
引文儒侍從之臣以左右王化天子始以經術之道開
集賢院殿置十八學士以修太宗之政當時號文之士
始尚古風上之好文自說始也 紀分
固辭加大李泌為相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
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
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故而辭
月蝕東壁貞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
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說
說由是以亡久可免乎明年果卒 上

學士兩人後唐天成元年命馮道趙鳳充端明殿學士
非舊號也馮道舊記云天下儒生僅餘萬數殿前學士
只有兩人 時輩榮之
集賢是家南唐徐鍇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由此
鍇齋群籍不復問家事常言即賢苑即是吾家指所居
曰此寄住之所爾 九國志 鍇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於
江左鍇兄弟俱參近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
云 南唐書
夢筆為蜀學士實遜夢掌中抽筆古者曰君必遷翰
林學士未幾果然
五鳳齊飛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
人皆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
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至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
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
賜詩真宗作歌一首賜新授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
陳彭年因謂向敏中等曰頃命學士宰臣賜歌詩因曰
彭年詞學優長搢居清近久益慎密多聞好學鮮有偕
者平居寫萬餘言後精詳典禮深明法令人或請益應
答如流皆有依據常令檢討典故質正文義每一事具
載經史子籍所出備而後已自非強記何由至此敏中
曰彭年全才也豈止於文雅雍容侍從而已至如參酌
時務詳求物理皆出人意表上然之因曰詳定所事

大小皆俟彭年裁制而後定此一句不可廢也往者參
酌典禮雖徧歷攸司而所見皆出胥吏今以為式[illegible]
寡合見譖 楊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剛寡合有惡之
者因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
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
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大年惶恐
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
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禮甚厚亦由此也
歸田錄

不樂求解 楊億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真
宗既進真宗自注其側曰朽壤鼠壤億遽改為隣境明旦

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
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性氣 上

地勢清切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
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為
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
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
筆談

自後乃得判他局 東軒筆錄

夢宣召對 蔡子直誠英宗于藩邸為最舊既即位久之
以樞密直學士知泰州英宗上仙不及見一日夢宣召
賜對又賜茶既而辭出固留之曰只住此更毋得去寤
而既憶乃靈駕發引日因大慟哭遂得疾即日中而卒其

[illegible]感有如此焉 東軒筆錄

夢同禁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
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
為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院為學士
者一作侍國維一除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
並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糸始悟兄弟之說

擬謝表 蘇子瞻年十餘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
召赴學士院仍賜對衣并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
云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有
他日當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益之云
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
進 侯鯖錄

金蓮燭送 蘇子瞻為學士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時
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對授以除目
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
旨畢宣仁忽謂官家在此子瞻曰適已起居矣宣仁曰
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子瞻曰汝州團練副
使曰今為何官曰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子瞻
曰遭遇陛下曰不干老身事子瞻曰必出自官家曰亦
不關官家子瞻曰豈大臣薦論邪曰亦不關大臣事子
瞻驚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
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謂內人曰

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稱之曰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至失聲宣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賜坐與茶曰官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撤金蓮燭送歸院宋史本傳宣仁高氏英宗后也

慈聖曹后一日見神宗不悅問其所以神宗答曰廷臣有護訕朝廷者欲議施行慈聖曰莫非軾轍也老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二文士問是誰曰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東坡始有黃州之謫賞耳集慈聖仁宗后也

禿髮翁張廷建中靖國間例復官職有請十首一曰陽城論事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君要真學士

喚取濟州禿髮翁謂東坡也笑林

神仙中人周麟之為學士姿儀洒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笋望之者意神仙中人詩話行麟之受召撰張循王碑文成奏御天筆批其後十八字曰誌銘敘事辭盡造語簡要披閱數四但有歎嘉士林傳說以為寵

特賜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熙寧末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彥振亦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國朝以來不由科第除者此二人翰苑群書按韓省試中以兄儀加以不就廷試後為館者以至兩制未嘗賜第也同上

戒子李昉素病心悸每數歲一發常語諸子曰我典誥命三十年勞役憂思而致是疾爾曹當戒之

侍讀

唐玄宗開元三年制曰朕聽政之暇常覽史書但閣理有實所留心中有闕疑時須咨問宜選耆儒博碩一人每日入內侍讀公卿薦光祿卿馬懷素因拜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入侍讀唐

師資馬懷素為秘監兼昭文館學士性篤學手不釋卷謙恭謹慎深為玄宗所禮令與左散騎常侍褚無量同為侍讀每次閣門則令乘肩輿以進上居別館以路遠則命宮中乘馬或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上

顧待甚厚褚無量景雲中初玄宗在春宮拜業兼皇太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皇太子降書嘉勞賞絹丁

尋解職服闋復為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出入特許緩行又為造腰輿令內給使舁於內殿中無量與馬懷素俱為侍讀親待甚厚及無量等卒後秘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講雖屢加賞賜而禮遇不逮諸馬

有古人風白履忠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時人號為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而歸開元中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身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徵赴京師及至履忠辭以老病不任職事上詔拜朝散大夫乞還乎詔許遊京師徐返里閭履忠留數月乃去

稽古之力　王廻質開元十年拜集賢院學士仍以諸廻賀山東宿儒褐衣召拜既入侍讀仍令侍皇太子諸書及壽王通孝經賜束帛酒饌及床褥衣被等令廻質坐床上羅列所賜物金吾奉歸其家里巷觀者如堵家人□門歡譁皆歎曰稽古之力信不虛也唐書

獻龍樓箴　順宗為太子歸崇敬與登父子侍讀及即位登為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

戲言取悅　韋綬字子章元和中充太子諸王侍讀時穆宗在東宮方幼好戲綬嘗書之紫頗以鄙詞悅之嘗密務家所造食入宮餉太子憲宗嘗召對綬奏曰太子學書至依字輒去旁人臣問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

下奏事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子之賢賜緋錦綬無威儀時以人間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太子因入侍遣綬語憲宗不悅謂侍臣曰凡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軌物而綬語及此何望那乃罷侍讀出為虔州刺史穆宗即位以師友之恩召為尚書右丞兼集賢院學士甚承恩顧出入禁中嘗引納言乾封中為都水監上簿以漢書授沛王賢及賢爲太子累遷太子洗馬兼充侍讀嘗撰俳諧集十五卷以進太子及東宮廢高宗見而怒之曰劉納言自府入□又淹歲月朝夕處竟無匡贊虧忠孝之良規進諛諧之鄙說儲宮敗德抑有所由配流振州而死上

固辭相位　薛放登進士第性端厚寡言憲宗以儲宮書求端士輔導經義選充皇太子侍讀及穆宗嗣位欲聽政閑放多在左右密參機命穆宗嘗謂放曰小子[illegible]承大寶懼不克荷先生宜為相以匡不逮放叩頭曰臣實庸愚侍先帝闕不足猥塵大位補弼之任自有賢能其言無矯飾皆此類也穆宗深嘉其誠因召對思政殿賜以金紫之服唐書

[illegible]箴　侍讀韋溫綬子也為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換知制誥初兼莊恪太子侍讀晨詣宮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雞鳴蚤作問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辭侍讀見聽太子得罪詔諭群臣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唐書

綬貫之兄也與前條韋綬同名耳

十訓　丁公著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及諸王十訓十卷穆宗立遷工部侍郎寵青宮之舊也唐書

當世仲尼　王起字舉之文宗好文尚古學時鄭覃以經義起長於博洽俱引入翰林講論經史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斁當世無[illegible]目為[illegible]以太子登儲欲令儒者授經乃以兵部尚書兼太子侍讀為太子廣五運圖及文場秀句獻之帝數訪逮時政題詩太子勿以賜詔書衆便號當世仲尼

敷升時事　邢昺字叔明真宗始置翰林侍讀學士首以命昺即於便坐令講左氏春秋昺嘗講孝經禮記論語易詩援傳疏敷引之多及時事眞宗甚奇之宋史本傳

敷暢經旨　仁宗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錫敷暢經旨義論該洽上嘉賞之錫時年六十七鬚髮皓然上曰卿老矣何聞不衰乃以飛白書侍學字賜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愼刑賞者治平之本也時貴妃被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矣國史

旋閱經史　夏竦之子安期除侍讀學士經術不甚深而登進經筵日夕旋閱經史以備顧問自厭之乃懇求外補帥延州

侍講

諫申韓　庾亮字元規與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以留心太子甚納焉晉書

受經講業　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左氏春秋好屬文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畧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為晉王詔德言受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讀唐書

學有師法　呂處厚字德載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徽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讀學士還拿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所召非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其聖靈乃令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綵帛銀器仍賜金紫與司封員外郎史館修撰路隨並充翰林侍講學士召入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亂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風之道從容開納賜酒果而罷

經史要錄　鄭澣餘慶子也文宗初擢為翰林侍講學士上命撰經史要錄二十卷書成上喜其精博因以才充書詔頻上親自發問澣應對無滯錫以金紫唐書

抄撮六經　崔郾敬宗即位選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奏曰陛下用臣為侍講半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媿厚恩帝曰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郾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加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綵二百疋

迭處禁密　高元裕自侍講為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是少逸議諫大夫代元裕為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

應宣　王起開成三年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文宗或錫宣疑事令中使口宣起具榜子附使者上凡十篇號曰

復召鄭覃太和三年充翰林侍講學士覃長於經學稽
古守正文宗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以覃與李德裕善
忌覃禁中言事奏為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上好經義
心頗思之六年二月復召為侍講學士七年德裕作相
上嘗于延英謂宰相曰殷侑通經學為人頗似鄭覃宗
閔曰覃誠有經學於議論不足聽覽德裕曰殷鄭之言
他人不欲聞惟陛下切欲聞之覃嘗嫉人朋黨為宗閔
所薄故也唐書

流人補李訓太和八年自流人補四門助教召入內殿
面賜緋魚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
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兩省諫官鄭肅高元裕等
伏閤切諫言訓姦邪海內聞知不宜令侍宸扆帝終不
從

藥術進鄭注始以藥術游長安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
效乃守澄神其術太和八年注進藥方一卷上令守澄
召對浴堂門賜金紫召對之夕彗出東方九年充翰林
侍講學士召自太仙門南面賜告身時李訓附注以進
已在禁庭一人相洽日侍君側講貫太平之術以為朝
夕可致昇平兩姦合從天子溺惑其說既得行其志生
死恩讎絲毫必報朝士相繼斥逐班列為之一空後敗
籍沒其家財得絹一百萬匹他貨稱是

給事太子詹事秦官掌皇后皇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
給也言給事太子

卮酒進上竇嬰景帝初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
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
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
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
后由此憎嬰漢書

掌東宮晉以保傅位尊不宜親細務武帝咸寧初用黃
門侍郎楊珧為詹事掌東宮之任珧遷為少傅晉六

清貞陸曄字士光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
不乏公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以清貞著稱晉書

雅望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世祖同年
相善謂世祖曰後當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
祖踐阼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晉書

公家後王謝琰字瑗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琅琊氏[illegible]
征虜左僕射領詹事[illegible]漢朝選德[illegible]儀[illegible]
當代任實光華歸於謝琰[illegible]

總司武帝以王恭為丹陽尹領詹事恭讓表曰今皇儲
始建四方是式總司之任崇替所由宜妙簡才賢以總
時之勝是豈庸所可叨忝晉起居注太原王恭為中書令
領詹事學問清操過人中興書

裁斷卞壼為世子師前後居師征之任盡匡輔之節
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侍講東宮遷太子
詹事世稱卞壼裁斷切直敷實忠於事上也晉書
北凱 江夷為右僕射上上欲用領詹事語王淮卿可竟
比例淮對曰臣當出外尋訪淮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
卿已得例未淮曰謝球右僕射領詹事球即謝公之子
恐夷亦其例事遂不行說郛
彈射詹事彈肅一宮如尚書令中丞矣王隱晉書 彈遮是
屬官肅事於東朝王珣詩 惇望斷機之規與情僉屬承華
彈射之寄任賢斯在謝朏 李寶
審丞 宋殷景仁不為文而斂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

天中記 卷三十 三七

至於國典朝章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
之志也宋少帝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為侍中
以風力局幹冠晃一時同汴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中丁
母憂起為領軍將軍固辭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
劉湛代為領軍後以劉湛等毀停家養病者五年雖不
見上而密為表來日中以十數後將收湛上召入華林
園誅湛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為楊州刺史南史
風素 孔稚珪字德璋少學涉有美譽宋明中歷中庶子
永元中遷太子詹事辭表曰太子霞蒙肯殿日光春宫
餐紫谷之英懷洛笙之響自非器上白雲韻同明月何
以廷芳芝苑插羽瓊條齊繫戚貴於西京陸曄風素於

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叅冒也
儲端 陸倕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晝夜讀書如此者數
歲所讀一遍必誦于口舉秀才高祖雅愛倕才遷太子
庶子除詹事免讓表曰儲端華重實異恒司南章馬宮
已釋伊始賓寔許商爰取姻戚自茲已降名器日隆歷
選才賢若何叨越也
宮端 孔奐為吏部尚書陳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為
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
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為恨乃自
言於帝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
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

天中記 卷三十 三八

君輔導帝曰誰可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
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宜
為太子詹事奐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
詹事後王固爭之帝以總為詹事由是忤旨陳書 總性
溫和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宮端與太子
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總家宣帝
怒免之 十七
宮諭 李綱武德初為太子詹事隱太子建成初甚禮遇
之後成常往溫湯綱疾不從有進生魚者將召饔人作鱠
時唐儉趙元楷自替其能建成從之既而謂曰飛丁
詡和平公 實有之至於審諭翊讚因屬於李綱

諫宅衛官于志寧為太子詹事太子承乾所為多
令狐德棻在左右諫之及承乾敗太宗謂志寧曰知
數有諫諍深嘉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章皆
坐免貴唐書

諫諍既張玄素為少詹事轉右庶子時承乾居春宮頗
以遊畋廢學玄素上書諫曰弘道在于學古學古必資
師訓殿下地居儲兩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
以主斯鬯又諫曰殿下零資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
表守如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
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諭今增曜睿德而雕蟲
小伎之流秪可時命追隨以代博奕耳承乾並不能納

邵階資高宗為皇太子轉李勣為太子詹事太宗謂曰
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令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
屈階資可勿怪也上

宮尹龍朔二年以詹事府改曰端尹府詹事曰端尹少
詹事曰少尹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宮尹府詹事曰宮尹
少詹曰少尹中宗還東宮豆盧欽望為宮尹會要六典

衣錦還鄉張行成為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皇太子於
定州監國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曰今者送公衣
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唐書

將兼劉瑞景興初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甚被禮
穀實殿下儲副非以尋章摘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

褚亮經明行修宜召問以察其言上

指床龜張說女嫁盧氏嘗為舅盧公求官候父下朝而
問焉父不語但指搘床龜而示之女歸告其夫曰舅得
詹事矣

班位失序蘇弁德宗時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
序貽中侍御史鄭儒立對仗彈之於金吾待罪數刻特
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卿之下貞元三年御
史中丞竇參叙定班位移詹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
乃引舊班制立於宮詰之仍給云已白宰相請依舊故
為儕立彈之唐書

禮上文宗時馮定改太子詹事宰臣鄭覃拜太子太師

欲於尚書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
於都省禮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上

庶子

主宮中庶子主宮中并諸吏之適子及支庶在版籍者
也行其秩序作其徒役授入次入舍之職以徹候要
肅敬王商字子威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漢書
古義規諫霍弋字紹先竣之子也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
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
得切磋之体蜀志

流俗異趣武帝咸寧初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
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為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

疾帝矜雖不奪其志晉書
顯職齊王攸與山濤書曰太子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侍
接左右誠宜得篤梓有行檢之人想悉在尊意必允衆
望也上
俊茂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留徵陽城太
守石崇恭謹不審可有合聖意者不小公事
陪臣鄭默字思元袁子也考覈信文刪省浮穢武帝受
禪與太原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
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
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晉書
獻替臣箴溫嶠元帝時遷太子中庶子在東宮深見寵

遇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
侍臣箴甚有弘益上
取正明帝之在東宮孔衍領太子中庶子于時中
興肇建庶事草創衍經學淵博該識舊典朝儀軌制多
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上
管總門下王珣啓以桓謙為中庶子曰東宮之選中庶
子管總門下也不可不得其才也上
正始遺風袁粲言於帝曰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宮職
復轉中庶子齊書
又留承華王瑒父沖嘗為瑒辭領中庶子世宗顧謂沖
曰所以又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陳書

教絃歌劉行本拜太子左庶子皇太子虛衿敬憚時唐
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
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
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隋書
弄臣劉行本為庶子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
昵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
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于庶子之
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
慙而止行本卒後而太子勇廢文帝曰若使劉行本在
勇當不及於此上
去留薛元超永隆二年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

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元超以侍太子帝臨行
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閑庶務關西
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默爾唐書
諫獵賈曾為左庶子玄宗東封在路多射獵競諫曰陛
下發自洛邑將告禪岱宗行經數州屢以畋獵為事誠
外方之瞻非致禮之所急況登封告成禮容甚大畋遊
之事克損威儀又正觀時太宗文皇帝在九成行則博選
識達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代興亡之地皆論其
所由用為鑒誡伏願陛下遵而行之則與夫騁奔馬於
澗谷要狡獸於叢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馭朽之變不
可同日而論也職官分紀

坊事晉王珉曰中庶子稱坊詹事稱寺寺同於九卿
如天朝之稱臺

洗馬

清道徐邈問王珉漢制洗馬冠高山冠職如謁者中朝
新制洗馬進賢冠出則在馬前清道故曰洗馬 職官分紀
執干戈勾踐入官於吳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
差於姑蘇 韓子
善宦汲黯字長孺孝景時為太子洗馬黯姊子司馬安
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 漢書
不空有名李密晉武徵為太子洗馬詔累下郡縣逼遣
密上數疏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嘉其誠款賜奴

婢二人郡縣供其祖母奉膳後劉終後以洗馬徵 華陽國志
兄弟同任解系字少連次弟結字仲連次弟育字稚連
各有鼻絜已仕皆為洗馬州里榮焉 王隱晉書
上五事江統字應元為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
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五事諫
之晉紀統召補洗馬每有疑滯大事章奏表議輒為同官
所推常為之作草 文士傳
廊廟才裴松之字世期宋武帝北伐領司州刺史既尅
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敕
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為太子洗
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 南史

甲族才望庾於陵字子介天監中為太子洗馬舊事
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
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
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為美 梁書
江庶子罪李綱字文紀開皇末為太子洗馬皇太子勇
嘗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
媚娘之曲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宮僚職當調護乃於宴
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
豈不累於殿下臣請舉正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
多事綱趨而出 隋書
掌圖籍唐司經局洗馬掌經籍出入侍從圖書上東宮

者受而藏之龍朔二年改洗馬曰司經大夫三年改司
經局為桂坊以洗馬為桂坊大夫六科正違失 唐六典
經局長官常袞為相先是百官俸料寡薄袞與楊綰宰相楊
綰奏請加之時韓滉判度支袞與滉各騁私意所加俸
料厚薄由己惡國子司業張參袞惡太子詹事趙惎
其官少給之太子洗馬實司經局長官文學為之貳袞
有意抑任文學者乃給十二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
任情如此 舊唐書
秦景通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
之常云景通為大秦君暐為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指
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景通貞觀中為洗馬

中允

朝請起居漢制太子五日一朝其非朝日即遣僕[illegible]允入朝問起居隋有内允貞觀初曰中允掌侍從[illegible]駁正啓奏總司經皇太子出則版奏外辦中嚴入則解嚴龍朔元年改門下坊曰左春坊中允曰左贊善大夫通典

王珪孔穎達杜㫿陸德明王維為中允

疾風勁草裴諝字士明少舉明經為史思明捕得皆既賊知長以聞賊平除太子中允代宗居陜赴行在上見而謂之曰疾風知勁草果信矣舊唐書

諭德

諭道德左右諭德掌諭太子以道德也皇太子朝宮臣則列侍於左右階出入則騎從於正道之左右其内外有可為規諷者隨事而贊諭焉通典

[illegible]員半千武后時入弘文館為學士武三思用事以所見忌出豪蘄二州刺史半千不願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為太子右諭德仍學士職唐書

諭德韋承慶字延休弱冠舉進士辭藻之美擢于一時累遷太子司議郎太子賢監國不近聲色承慶上書諫曰殿下岳峙淵渟金貞玉裕百僚仰重雅之聲萬姓聞游雷之響若褻服玩必循節儉畋獵遊娛不為[illegible]則可以克享終吉長保利貞又嘗為諭善箴以獻太子太子賜丁甚厚久之以病免改授太子諭德上

東察德宗拜崔芊為諭德芊對東宮曰臣不識朝[illegible]改見殿下今淵臣不來宮曰卿是東察自合知也上

贊善

翊贊左右贊善大夫龍朔二年初置左贊善大夫贊中允置右贊善大夫贊中舍人咸亨元年中允復舊而贊善大夫別自為官皆掌侍從翊贊太子以規諷也皇太子出入動靜苟非其道則必史古以箴焉通典六典

經業歸崇敬字正禮少勤學以經業擢第天寶末對策高第授左拾遺改秘書郎遷起居郎贊善大夫兼史館修撰舊唐

新名貞元十六年以山人崔䒥為右贊善大夫充太子侍直新名也

先諫官言白居易授左贊善大夫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寘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王涯上疏論之貶江州司馬上

賓客

賓初上選太子賓客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而先後焉[illegible]太子有賓客宴會則為之上齒六典

立傅望苑漢書高祖欲廢太子呂氏用張良計致商山四皓以為賓客又孝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則其義也若有宴賜諸司長官太子賓客則皆預焉上

太子為拜揚元琰與張柬之等定計誅張易之兄弟俄而柬之等為武三思所搆琰竟以先覺獲全睿宗即位三遷刑部尚書開元初拜太子賓客詔設位東宮太子為拜唐書新史四十五

苑慢政官李固言太和五年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苑慢罰俸仍改官為太子賓客制出固言封還曰東宮調護之地不可令苑慢被罰之人處之改為均王傅舊唐

促天節鄭肅開成二年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侍太子言論典正復令兼太子賓客為東宮受經既而太子失寵上不悅有廢斥意肅因召見深陳邦國大本君臣父子之義上改容嘉之而太子竟以楊妃故得罪武宗思太子永之無罪盡誅陷永之黨朝議稱肅忠正假貸有大臣之節上

修撰

名始武德中秘書丞令狐德棻請修五代史詔蕭瑀等分修之歷年不就貞觀三年復勑修撰乃令德棻仍總知類會諸史武德以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會詔改撰晉書房玄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棻為首其体例多取決焉舊唐

修國史唐史館修撰掌修國史天寶後他官兼史職者曰史館修撰元和中宰相裴垍建議登朝官領史職者為修撰以官高一人判館事志

父子同職歸登字沖之崇敬子也充皇子侍讀尋加史館修撰順宗初以東朝舊恩賜金紫尋加史館修撰上

蔣乂字德源博通群籍史才尤長貞元中史館修撰居史任二十年好學不倦老而弥篤子係太和中拜史館修撰典實有父風伸太中初入朝右補闕史館修撰召入為翰林學士偕有史才以父任歷官左拾遺史館修撰蔣氏世以儒史稱與柳氏沈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錄時推良史京師云蔣氏日曆士族靡不家藏焉舊唐

兩宮恩顧徐岱字處仁貞元初史館修撰並依舊侍讀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未嘗洩禁中語亦不談人之短南唐

正執李翱轉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臣謬秉筆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今善惡皆取行狀諡議蓋行狀多是其門生故吏欲虛美于受恩之地今請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紀其諫諍之辭足以為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若考視行狀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諡從之上

兼職賈緯充史館修撰晉桑維翰為相監修侍

之甚舛反爲翰傳言翰死有白金八千鋌學士徐鉉
以爲孚誣備乃更爲數百餘類不平目爲賈鐵帶五代史
修唐書慶曆四年賈昌朝建言修唐書命王堯臣宋祁
楊察張方平爲修撰曾公亮趙概宋敏求呂夏卿爲編
修其後相繼出外獨宋祁秉筆十餘年夏卿博敏強記而於
歷代史尤該洽東都事略

編修

始立宋太平興國八年八月以國子監主簿楊文舉爲
國子監丞史館編修
貌閑吟苦天聖中修國史五安簡謝楊安李邯鄲黃庠
卿爲編修官安簡神清冲澹庠卿刻意篇什謝安嘗戲

爲句曰王貌閑如鶴瘦吟苦似猿
不負公議表樞字樞仲爲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之子
孚家以同里宛轉求[illegible]其事公曰吾爲史官書法不隱
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寧相趙雄總史
事歎曰無愧古之良史行狀

檢討

檢討淳化二年以殿中丞郭延澤太子右贊善大夫董
元亨並爲史館檢討
父子同典李燾權同修國史先是子塾兼國史編修實
錄檢討與校書郎父子同典史事搢紳榮之言行錄

朝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尚書

省案 韋昭辯釋名曰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辯云
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尚食
尚方亦然
納言 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
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漢官儀漢明帝詔
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
慎歟上唐虞曰納言周官爲內史機事所揔號令攸發

漢官解詁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尚猶主也書主
大麓 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
矣宜得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桓譚新論
文昌 尚書令總攝諸曹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
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
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百官表注通典
司會 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周禮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
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之尚書鄭玄注文昌政本司會化
經陳後主授江總尚書令冊文
三獨坐 尚書令主贊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
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

八座古者重武事貴射御取其捷御如僕各置一人尚
書六人謂之八座叅揔百揆出内王命古元凱之任也
晉書謝靈運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
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 魏書官氏志
三臺尚書漢因秦置之故尚書為中臺謁者為外臺御
史為憲臺謂之三臺唐光宅元年改為文昌臺垂拱元
年又改為都臺神龍初復舊為尚書省亦謂之南省
明習故事侯霸字君房光時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
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録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
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
皆霸所建也 後漢書
天下樞要 韋彪字孟達肅宗時上疏曰夫欲急人所務
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
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
者雖當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 上
喉舌 陽嘉二年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
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
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
若不平心災眚必至 後漢 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
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 ▯▯ 天有北斗所以斟酌
元氣帝有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
安萬機不治則天下以亂 後漢紀

閑舊典 太尉李固薦張淮累世服事臺閣既閑練舊典
且有幹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固罷免官尚書令陳蕃
表淮行狀復徵為尚書
匡弼 左雄字伯豪順帝即位虞詡薦之曰雄有王臣蹇
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
之益 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 後漢書
詰孝 兼左雄為尚書令奏崇經術郡國耆儒年六十已
上為郎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茂才異行不拘年齒帝
從之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
詔書曰有如顏子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
郎不能詰雄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
邪淑不能對乃譴却郡自是牧守莫敢輕舉自雄在尚
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 上 雄為尚書令
限年四十九先試經然後舉孝廉故雄為令在位者各
肅清時稱曰左伯豪為尚書天下皆慎選舉 後漢紀
韓厥之舉 初左雄薦周舉宣光為尚書又舉馮直為將
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雄雄悅曰吾曾事馮直
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韓厥之舉也由是天
下服 後漢書
奏章為故事 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奏章臺閣以
為故事 上
為故事 陳忠為尚書令數進忠言辭旨弘麗前後

所奏悉從於宮闕以為故事上
周歷三臺董卓為司空聞蔡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
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
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
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
臺 後漢書
才力相懸費禕字文偉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戰國多
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
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
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
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斆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
天白界 卷三二 四
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
聽事終日猶有不暇尔
三民望尚書令李衛遷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將軍羊祜
体儀王立可以整肅朝廷征南將軍衛瓘貞正靜一中
書監荀勗達于事物三人皆民望不審可參舉否 山濤啓事
揔事三省昔六官所掌冢宰為首秦公卿賛以丞相御
史為選今者尚書令揔事此三者非臣鶩闇所宜忝竊
荀勗集
揔叅機衡武帝詔曰尚書令百揆之首揔叅機衡出納
朝政治績之所由也車騎將軍賈充忠允清正通理經
遠迪文武謨勲弘著其以充守尚書令 晉起居注

九錫爲劉頌為尚書孫秀等推崇趙倫功宜加九錫百
寮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
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昔周
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
之命亂猶典而習權変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所無
施 晉書
八座之任蔡謨為尚書上疏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
後所用名賢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卜素有名
望臣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踰等級上亂
聖朝貫魚之次下違群士準平之論豈唯微臣斯亡之
誠實貽聖政維塵之累 晉中興書
天白界 卷三二 五
萬事本尚書萬事之本朕所責成也而廩秩儉薄甚非
治體今雖軍國多費不為元凱惜禄其依令僕給尚書
各親信五十人廩賜 晉康帝起居注
牽奏辞疾卞壼明帝時為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
轉幼主成帝即位群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壼正
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
是人臣辞疾之時專任無敬事寢不行衆勒憚之 晉中興書
揔括百揆謝石為尚書令上疏遜位曰尚書令國之冢
司揔括百揆憲範天下式是群辟故必簡德而授量才
而受 晉紀 王恭嘗寓于司馬道子室尚書令謝石為吏歌
恭曰居端右之重集宰相之坐而放流俗之音事仆之

題色北夢

並省詞訴 徐湛之為尚書僕射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redacted]諸詞訴絕不科省湛之亦以尚書令敷奏出納事無不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特無所問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詞訴尚之雖為令而朝事悉歸湛之 宋南史

坐右銘 王儉處為尚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明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質弘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實以光坐右銘 上

百官元本 宋孝建元年詔曰尚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樞機丞郎列曹局司有任自頃事無巨細悉歸令僕非所以為能齊紊也更可明體制責歸成也 南史

奏事 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成糠粃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趍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又詔尚書[illegible]疑事先於朝堂參議然後啓聞 南史

端揆 尚書令為端揆之官武德初太宗為秦王時嘗居之其後人臣莫敢當至廣德中郭子儀勳以功大既盛乃特拜為子儀以文皇帝故讓不敢受 六典 通典

德望 玄宗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古之納言有唐以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貴之地妙選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擢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 新唐

彈八座 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萬機之會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 傅咸詩序

賀雅 賀琛字國寶為尚書左丞兼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 梁書

清正無私 劉覽字孝智為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

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 上

銀窟 郎茂字蔚之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萃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自然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illegible]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左轄 元壽字長壽為尚書左丞開府蕭摩訶妾患

奏遣其子向江南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彈奏劾之曰人倫之義仇儷為重資愛之道烏鳥弗勸摩訶遠今賓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悩之母為聚斂之行一言絕發名教頓盡而侍御史韓徵之等親所聞見竟不糾彈治書侍御史劉本行職攝憲臺虧失憲体臣忝居左轄糾容寬黜 上

方管轄 劉洎上疏曰尚書萬機寔為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苟非稱職竊位興譏貞觀之初左丞戴冑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回避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更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者非其任功勢相傾將故茲弊且宜

精簡得人自然綱維畧舉亦當矯正趍競豈惟息其稽帯哉書奏未幾拜洎為尚書右丞

肅機 肯在右丞掌分尚書諸司糾駁唐因隋制龍朔二年改為左右肅機其年有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付尚書臣其家親族亦衆多為言者所司之理至于勾留右肅機楊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滞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羇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大唐新語

綰綮 儀鳳四年常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畧無留事朝廷肅然後分置左右肅政臺後以思謙為右肅政大夫 新唐書

先謁陵廟 顏真卿為尚書右丞東都自陝将還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 唐書

百職綱紀 勅虞承宗尚書右丞剳昔我太宗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冑魏徵及杜正倫劉洎輩繼領是職分居左右官脩事理

人到于今稱之故吾前命崔戎持左綱今命承宣操右轄承宣端諒勤敏周知典故必能為我紐有條之綱振妄動之輪坐曹得出入郎官亦朝得奏彈御史會昭決要扶樹理本無俾蔽經劉杜專美於貞觀中 樊川集

名教倚賴 崔弘景為尚書左丞駮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賢於是綱紀丁公著杜郾復皆李偉郎吏蕭然望風僚暨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與御史詰辨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邪虞卿多冏眆自謂以見納及是惶恐去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公當時風稜所倚賴為長慶名卿 唐書 弘景先為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貞幹惮其嚴不敢恩以私

吏部尚書
統均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大宰之職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周禮冢大也宰者官也天地日濟
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氏宰變冢言大者
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宰列職於王則謂之
太宰宰主也建立也邦理王所居之邦國佐循助也周
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以佐王理邦國唐武后遂以吏
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為春官兵部為夏官刑部
為秋官工部為冬官以承周六曹官之制與禹唐虞建官
法天地四時以分職義和天地之官也四岳四時之官
也夏因虞制其皆召六卿是也殷大宰至司寇乃屬之
天口記　卷三十二　十
六官也
六官總治閔子騫為費宰問古之為政子曰古之御天
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
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
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納天
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而與三公為執六
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
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
之禮則國安以之義則國義此御政之術故官屬不理
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而
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

散口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
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
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
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
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
職主陰陽尭命羲和使主陰陽之職義和司天即天官
也后稷伏事虞夏敎授民時尊稷為天官夏衰稷後不
窋失官出是歷官殷以其官為冢宰周公在酆為太宰
召公又居之齊
建邦理太宰於殷為六太於周為六卿亦曰冢宰周武
王時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理
天口記　卷三十二　十一
貳王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貳謂副貳也一曰
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illegible]萬姓三曰禮典以諧萬
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
以生萬姓也[illegible]仲
求令安定梁鵠善八分書初為吏部尚書太祖求
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避地荊州太祖定荊州求
鵠鵠自以書贖死乃令書行帳宮門是
易風俗晉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
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
易在不難矣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格其典選舉拔
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要何

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絜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之先賢行狀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魏志

天下稱平崔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先賢行狀

畫地作餅盧毓為吏部尚書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

譽有四窗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黄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魏志

心精体密薛綜字敬文為選曹尚書固讓顧譚心精体密貫道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吳錄

甄錄得才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衆人以此服之權擢為選曹尚書選舉號為得才步騭傳吳書

三賢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二童是誰曰裴王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爾時天下無復滯才世說

官人致化山濤為太常遭母喪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耶其以濤為吏部尚書晉書

啓事山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上

舉無失才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世說

戶調門選王戎為左僕射領吏部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為人與時浮沉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

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晉書
一字正人蔡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尚進之徒望風虔
憚初克未仕時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
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
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晉志
無功而美樂廣為吏部尚書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每
去職遺愛為人所思論人必先引其長居其所短不明
而自顯人有訾過先盡容弘恕而後善惡自著值世多
難清白自將交無內外任誠保真人莫見其際者是以
能自全當世以此多之王隱晉書樂彥輔雍容自守當時假
其寔譽山巨源意在拔奇不免與世沉浮張載

人中市井袁貞為監軍范玄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
卿此段選不失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語林
人倫之職山濤曰臣欲以郗詵為溫令詔可尋又啟曰
訪聞詵葬母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
請更選之詔曰君為管人倫之職此輩應為清議與不
便當裁處之故事
擢崔郁無初為吏部尚書與郎姚範清心虛求搜揚
俊乂內外稱之以帝姚揚雅毛崔鴻春秋
署紙尾宋廢帝時徵豫章大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至
因北地傅隆以聞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下然不
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
以委蔡吾徒不能曆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
我不能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
黃紙錄尚書與吏部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南史
方嚴能荷蔡興宗廓之少子也為左戶尚書轉掌吏部
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如獵
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媟尚書僕射顏師伯謂
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
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
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上
事與意同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以王
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

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即拜事異而意
同也南史
令史留宿庾炳之字仲文為吏部尚書為人強急而不
耐煩賓客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吏部令史錢泰能
琵琶主客令史周伯齊善歌詣炳之宅諮事因留宿尚
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
所司奏免官宋書
六代五人光祿大夫謝莊子朏朏子瀹瀹子覽覽弟舉
六代五人前為吏部尚書並有文集梁書覽字景滌朏之
弟瀹之子覽弟舉字言揚並掌吏部尚書舉祖莊宋代
再典選至舉又三為此職前代未有也上

明贍范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
其宿構爲吏部尚書寄任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應
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莫不服其
明贍梁書

止談風月徐勉字修仁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
序旣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
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常與門人夜集客
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
宜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上

奬擢人倫楊愔字遵彥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
尚書典選二十餘年奬擢人倫以爲己任然取士多以
失中北史

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音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
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
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
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謂之曰名
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爲
琛士深自言愔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自尚公主後衣
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爲恥謂曰我此衣服都
是內裁旣見子將不能無愧北齊 東魏以楊愔典選嘗六
十人爲一甲愔令其自敘說不省文簿使次第呼之所
誤[illegible]爲長孫一人而已三國典略

銓衡折衷辛術字懷哲遷吏部尚書遷鄴以後大選之
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
奬者踈夷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
士失於浮華惟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
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
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北史

廉平常世康爲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後復拜
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嘗因休
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
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
立官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上下
天中記

選舉爲最年弘字里仁爲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後
文才[illegible]在審愼雖致緩滯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
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淸愼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
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貞推心任委隋之選舉
於斯爲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上

宰臣知選魏知古先天二年冬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
事深以爲稱職手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選官人之委
情寄尤切遂能端本革弊忘私徇公正色而行措心不
撓鑑已淸則妍媸必鑒銜已舉則輕重固邀朕遠聞之
益用[illegible]知古風標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爲吏部
尚書知東都選知古嘗爲姚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

憑獲詩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
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
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爲隱
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
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
知古罷爲工部尚書唐書
資格唐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主者將視其人覈之吏
事始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斷决而觀其能否此判之
始焉後日月淹久選人滋多案牘淺近不足爲准乃採
經籍古義以爲問目其後官員不充選人益衆乃徵僻
書隱義以試之唯懼選人之能知也道麗者號爲高等

拙弱者號爲藍羅至今以爲故事開元中裴光庭爲吏
部始循資格以一賢愚遵平緣者書其始常負材用者
受其抑屈宋璟固争不得唐書　選人非負譴者皆有升
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唐書
朱筆點頭開元十八年蘇晉爲吏部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
過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榜
選院門下點頭者更注擬光庭以爲侮己不悅唐會要初
裴光庭與蕭嵩爭權不協及爲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
選限至正月三十日畢其流外行者署亦令門下省之
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爲
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爲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

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
手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
之道建議謚爲克平人以爲希嵩意旨上聞而特下詔
賜謚曰忠獻唐書
頻伸裴均加吏部尚書初均與竇太素俱事中人竇文
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卧內自屛則待已至學徐觀後揭
有頻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還相之諫官李
約上疏斥均爲文場養子不可汙台輔乃止唐書
負天下神龍初崔巨源爲吏部尚書時要官數執政以
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
將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

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
不屈貴門張纘字伯緒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後門
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
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南史
注唱天寶十年楊國忠兼吏部尚書故事吏部三銓三
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終其事國忠使胥吏於私第暗定
官員集百寮於尚書省對注唱一日令畢以誇神速資
格差謬無復倫序唐書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帷女兄弟
觀之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胡者湖州文學簾中
大笑聲徹于外唐會要其所昵京兆尹鮮于仲通中書舍
人竇華御史鄭昂諷選人鄭愔等二十余人率錢

于勤政樓設齋薦焉國忠立碑于尚書省南以頌國忠
銓綜之能舊唐書詔仲通為頌帝為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
處舊唐書所注吏部三銓選人事務鞅掌不能躬親皆委典
及令史孔目官為之國忠但押一字猶不可遍會要

侍郎

貳尚書隋煬帝即位於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
尚書之職舊唐書今之侍郎其置自此始也通典
司列少常晉宋以來吏部尚書資位尤重龍朔二年改
吏部尚書為司列太常伯侍郎為司列少常伯天寶十
一年改為文部通典
選別隋彥師為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

天中記　八卷三十二　二十

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隋書
知人之鑒高構字孝基煬帝仍為吏部侍郎時為吏部
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
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
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
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
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
構今所取試衡天日不歎伏所擢杜如晦房玄齡等
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上
疏利注擬武德仍因隋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即
停至貞觀二年劉林甫為吏部侍郎以選限促多不空

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為便會要時天下初
定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盡來赴集將
萬餘人林甫隨才銓擢咸得其宜時人以林甫典選比
隋之高孝基通典
辯詰貞觀元年温彥博為吏部郎中知選意在沙汰多
所損抑而退者不伏囂訟盈庭彥博惟騁辯與之相詰
終日喧擾頗為識者所嗤上
紿欺貞觀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銓
問何方穩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云親老先
住江南即唱之隴右論者莫測其意有一信都人希河
朔因紿云願得江淮即注與河北一尉由是大被選人

天中記　八卷三十二　二十一

紿言欺之
賜鏡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綜時
稱允愜至十八年於東都獨知選事上賜金鏡一面以
表清鑒上
越局貞觀二十二年二月吏部侍郎盧承慶兼檢校兵
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五品選事職在尚書
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
信也舊唐
處狼共筆龍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楊思玄恃外戚貴待
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為選者夏侯彪所訟御史中
丞郎餘慶彈奏免官時中書令許敬宗曰必知楊吏部

之敗戎問之對曰一麁一狼共肴一羊不敗何待 會要
延譽 咸亨二年有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咸為延譽引以示裴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 上
強記 李敬玄總章二年檢校司列少常伯典選累年銓綜有序自永徽以後選人轉多當其任者罕聞稱職及敬玄掌選天下稱其能預選者歲有萬餘人每於街衢見之多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訴者即口陳其書判失錯乃身貌殿累略無差殊時咸服其強記莫之敢欺 唐書
無私 證聖元年劉奇為吏部侍郎注張文長司馬鍠為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之奇正色曰舉賢本自

無私二君何為見謝 上
鄧渴 弘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銓綜人畢放長榜遂出得留人名於是街路喧嘩大為冬集人援引指摘貶為太子中允遂以中書舍人鄧玄挺替焉又無藻鑒之目又患消渴選人因號鄧渴 上
丁王 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為丁王改為士擬授官後即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內以為神明 上
平配 天后以許子儒為天官侍郎儒不以藻鏡為意委補官悉委令史句直時謂勾直曰平配後崔玄暐為之介然自守絕於請謁為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選司令史乃設齋自慶武太后聞之復拜為天官侍郎 唐書
裴馬盧李 景雲元年盧從愿為侍郎精心條理大稱平允其有冒名偽選虛增功狀之類皆能擿發其事典選六年頗有聲稱時人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裴即行儉馬謂載李謂朝隱 會要
布棘 防史姜晦為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為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為不可竟銓綜得

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 唐語林
振理風俗 馬載為吏部侍郎時考功員外劉思立子憲為河內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咨嗟以為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冬集朝廷咸曰真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也其人比出選門為衆目所視衆口所謂趑趄失步 上
闕待淹滯 崔湜為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名接腳竊授闕員既以取士良難可謂者被擯偽集者冒進陸剛毅嫉惡風采嚴正凡選人校其有瑕按聲盤詰無不首伏黜罷皆賂得數百員闕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陸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 唐書

推其強直常陟曾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必
判之曰青壇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臥時人推
其強直政能 唐新語
無蹊徑 李又字尚貞為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
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制敕不便
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肅宗曰朕非有靳頋吝人不可
過耳 唐書
王崔 王丘為吏部侍郎典選累年其稱平允擢用山陰
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
稱一時之秀 唐書 崔沔分掌吏部十銓事以清直歷秘書
監上時為語曰丘山岌岌連天峻沔水澄澄徹底清 分紀

四代選部 房穎叔拜天官侍郎自其高祖景伯至穎叔
四代咸居選部時論榮之
士多附 李季卿拜吏部侍郎俄而兼御史大夫奉使河
南江淮宣撫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在銓衡數
年季卿有宏量性識博達與善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
以進賢為務士以此多附之
江南典選 興元初劉滋為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
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翔貴選人不能赴價調乃
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
貳職 太和四年吏部奏吏部為文昌首曹侍郎為尚書
貳職銓庭所宜順序聽事故有等衰 會要

郎中

郎位 太微五星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哀烏郎位 漢書 一
十五星蔚然曰郎位 史記 郎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坐東北
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議郎此三署郎中是今
之尚書郎占欲其大小均耀光潤有之吉也 正義 一曰依
烏郎府也 晉書
下大夫 周官太宰屬官有下大夫盖郎中之任也秦有
郎中以其為郎侍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尚書郎初從
三署郎次補之初入尚書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故郎
中之名猶因三署舊號也 六典
稱號不同 漢魏以來尚書屬或有侍郎或有郎中或曰

尚書郎或曰某曹郎或則兩置或為互名雖稱號不同
其職一也皆今郎中之任 通典
握蘭 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女以丹朱
漆地故謂之丹墀尚書郎握蘭含雞舌香以其奏事荅
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奏事則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
郎稱已聞乃出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
六典 通典 隃麋今沂陽縣出墨
不聽所私 趙戩字叔茂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
愛恤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
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
為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

夷而謝之 典略

明雅 山濤為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涖事明雅遵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縑百斤穀二百斛 晉書

正人 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偽又難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己而已乃當能正人議郎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淮皆有意正人其次不審有可用者不 山濤啓事 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 通典

真素寡欲 阮咸為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山濤薦阮咸曰真素寡欲深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 山濤啓事

佳吏部 徐寧字安期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輿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護軍庾亮每屬之訪一佳吏部郎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彝訪之云輿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彝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本傳晉書 世說本事

褰帷 王蘊字叔仁為吏部郎欲使時無屈滯會下鼓急出日遂乃至家去臺數里高褰車帷先後與語不得進也一官缺求者十輩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擢遷輒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不得者甘心無怨 本傳 列傳

夷曠似王 吏部郎中溫嶷字元甫世論以其為人夷曠似王 宋書官名

名士 既放與從弟孚齊名為吏部郎銓官之任其有稱譽性清約不理產業為郎不免飢乏王導庾亮以其名士供給衣食放由是得仕 晉中興書

送吏部郎 何尚之字彥德以操立見稱為陳郡謝混所知與之遊處為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荅曰

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南史

與書辭塵 王微字景玄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君平生云揚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樂何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 宋書

任已獨行 陸慧曉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稱之曰江東裴樂也齊高帝輔政除為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耶還吏部郎

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
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郎令史
歷政來諳執選事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
儁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謂景儁曰六
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
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
止南史
江漢崇望庾果之字景行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
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遷吏部郎泰
大選上
庭植嘉樹梁顧憲之字士思爲吏部郎初其祖凱之嘗

爲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
果爲此官然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通典
才望兼允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群臣曰
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
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孝
明親政仍兼吏部郎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决
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北史
欣得宋繇字體業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
卷鹽米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
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後魏書
鬻官定價皇甫瑒光兄椿齡子也位吏部郎性貪婪多

所受納瑒爲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婿
爲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北史
齊裴叔業之歸魏也衣冠之士預叔業勲者安定皇
甫光者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閻慶胤河東柳僧
習等魏書此見本傳北史同杜氏通典乃以爲韋璿盖
見傳中有伯昕名而誤耳御覽因之以爲韋璿職官
分紀亦以爲瑒俱誤
銓衡庶品銓衡庶品歷選賓僚阮咸貞素屢薦未登陸
亮忠心裁居貶職自非李重清識李毅恬正何以區分
管庫式鑒賢吏陸杜拜吏部郎表
設長名榜吏部郎中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列銓注期限

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爲故事長名榜自此
始也選舉志
先捧紫泥柳公綽字起之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
俱爲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爲吏部郎度以詩餞別
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分紀
登第集部李建爲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
使僕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於吏部使尉緊縣既罷復
集稍尉望縣既罷乃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
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
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翔以守常限無紛競以來奔捷
下曹得其循舉上位得其更歷款而古之其利甚博議

者多之（隋史）
掄選有序吳王潛吳（或是）遷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譜諜靡散（臣）簿涅沒真偽相紊潛雍容欵接坐客常滿隨才而接人人自以為得徐知誥相吳掄選有序潛之力也或亡失官諜才無可用者多稟給之（九國志）
風稜劉昌清泰中為吏部郎中薦侍御史知雜事昌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五代史）

員外郎

省眼吏部郎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舊說吏部為省眼（分紀）

吏事第一裴遵度遷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湊會府每歲吏部選人盈萬遵度敏識強記精覈文牘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
判析有條李栖筠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栖筠判析有條奸吏氣奪號為神明（唐書）
南宮冐目鄔涉字商衡為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宮為冐目在選士為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劉禹錫撰神道碑）
銓敘稱美崔鄲姿質秀偉神清重雅人望而愛之為吏部員外郎奸吏不敢孤寒無援者不至留滯銓敘之美為時所稱（唐書）

材幹無累令羲長安中為廣武令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鳳閣侍郎韋嗣立薦羲自代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為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後遷吏部侍郎時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鄭愔大理少卿李尤恭分掌選事皆以贓貨聞羲獨守正時議美之（舊唐書）
尚氣[illegible]負[illegible]忠曾之父也累轉吏部員外郎李敬玄兼尚書言忠尚氣及主選不能下貶邵州司馬失武懿宗意下獄幾死（唐書）
滌除宿弊劉崇望字希從轉吏部員外郎崔安潛為吏部尚書崇望判南曹滌除宿弊復請選部（唐書）

矜遣李迥秀任考功員外郎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章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曰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須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何畏必須進士再三喻而遣之聞者莫不大噱（唐書）
典舉得士席豫開元中累官主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大稱得士為時所稱入為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卿已前為考功職事平允故有此授預典選六年復有令譽
明無權周墀輔政以崔璵為考功員外郎墀初作相私謂璵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璵曰荷公重知願公無權足矣墀悵然不諭其指璵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之類不以喜怒憎愛行之但令有司百官各舉其職則公

欽雅以簡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推耶揖深然之止
不避推出　以穆宗即位召爲考功員外郎校元宗寵
考不避推舉皆行黜奏曰三品官考先具如前其四
品以下官績具聞奏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
自宜上疏論列而越職釣奇非盡事君之道也上

戶部尚書

地官　戶部尚書局之地官卿也周禮曰地官司徒帥其
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應劭云徒衆也司徒主
人衆也張璠云虞書五教實委司徒之班周禮六卿是
爲地官之位
祝鳩　郯子曰祝鳩氏司徒也昭十七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則責司徒尚書大傳
素王司徒　仲尼爲素王顏淵爲司徒論語摘輔象
銅臭　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烈子
均字孔平亦有特名烈問曰吾作公天下人謂何如對
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爲公今登其位海內嫌其
銅臭烈怒舉杖擊之均走烈曰死卒父撾而走可謂孝乎
均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而走不陷父於不義烈
曰爾以吾爲瞽瞍耶司馬彪九州春秋
陛下請奏　吳孫休初即位戶部尚書陛下請奏通典
備物濟時　當陽侯杜元凱爲度支尚書內以利民外以
救邊備物置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晉書

度支要揔　咸寧五年詔一拜不妝使公私供貢不惟天
時乃人事有不盡故也要揔者正在度支尚書也其以
散騎常侍中書令張華爲度支尚書晉起居注
量計運漕　初帝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以爲不可唯
華贊成其策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
決定廟筭及吳滅詔褒其勳進封爲廣武縣侯晉書
坐無氈席　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篷爲屏風坐無氈
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改每月所得祿才留身糧餘悉
分賑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
身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祿上
示有朝章　到溉字茂灌爲左民尚書溉長八尺眉目如

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答所莅以清白自脩
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
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
朝章而已梁書　到洽爲御史中丞兄溉爲左民尚書舊制
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
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
也上　到溉到洽梁書自有傳南史見到彥之傳分紀錯
書作劉溉而事文合璧似因之誤以到姓稍異遂承
其誤耶殊誤觀者
白衣尚書　何佩爲左民尚書後辭官隱於若耶山雲門寺詔
給白衣尚書祿佩固辭梁書

拜官令呈蔡景歷字茂世入守度支尚書旋以拜官舊
年後景歷拜日直逢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宣帝
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 南史
義倉 長孫平字處均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
水旱百姓不給奏令 隋氏 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
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自是州里豐衍民
多頼焉 隋書
民部 開皇三年改度支為民部國家修隋志謂之戶部
蓋以廟諱故也唐永徽初復改民部為戶部廟諱故也
顯慶元年改戶部為度支龍朔二年改度支尚書為司
元太常伯初戶部居禮部之後武太后改置天地四時

之官以戶部為地官由是遂禮部前 通典
按 通典云國家杜祐為唐言也通考因之不改何耶
正身奉法 鄭善果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正身奉法
甚有善績制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及侍立並令升殿
與從兄元璹在其數時以為榮 北分
內外 王琚從明皇平內難為戶部尚書帝於琚眷委特
異諸大政事咸內外相 本傳
凶官 楊綮戶部尚書開元四年遇疾上手疏方以賜
之時議戶部尚書為凶官遽改授太子詹事與有疾瘳
璹卒 紀分
版使 崔異辭判戶部歸謂甥姪曰已讓版使矣 國史補

侍郎
司元少常伯 周官小司徒中大夫之任也隋煬帝始置民
部侍郎唐因之後改為戶部龍朔二年改為司元少常
伯 通典
問歷代戶口 盧承慶思道孫也美風儀有才幹太宗奇
其明辨累拜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戶口多少之數
承慶叙夏殷以後迄于周隋皆有依據太宗嗟賞久之
唐書
精擇 開元十三年戶部侍郎楊瑒白知楨坐支度失所
皆出為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擇堪為戶部者
多有薦元紘者將擢以戶部尚書時執政以其資淺未

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戶部侍郎元紘因條奏人間利害
及時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悅因賜衣絹 上
議戶版 楊瑒為戶部侍郎帝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
版延英殿瑒言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
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噤默唯唯獨瑒抗議故
出為華州刺史 唐書
無儲獻 李絳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
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對曰將戶部錢獻入內
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 唐書
不受賂 牛僧孺拜戶部侍郎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
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

之右悉受其遺賂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為鄉黨縉紳所命中人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籍其貝人納賂之所可於倚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卻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倚孺之名上

自稱老奴張平叔長慶中為戶部侍郎狡險大言因王播以奸以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便私使倖多仰之既有寵於上進退便僻雜以優諧或自稱老奴復無大臣之體常奏事畢降階復升又有論奏作溫輕脫上每為笑容之在班列間玩押郎吏謔肆無忌奕權監法請宰相為之使因以自求樞機之任每有內制出輒疑授己整衣冠以俟後人多笑之上 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折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況師旅未息調食方急倚成取濟非爾而誰非智能則事不可成非諒直則吾難近憲職局之外得不思稱官望而厭我心乎

[illegible]氏

年未四十潘孟陽父炎禮部侍郎母劉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賓從故得美用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數稱孟陽之才因拜戶部侍郎憲宗初命孟陽巡江淮且察東南鎮之政理時孟陽以氣豪權重領行從三四百人所歷鎮府但務遊賞與婦女為夜飲至鹽鐵轉運院並納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大失人望罷為大理卿

拜戶侍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侈憲宗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竹性喜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侍特怒者不一俄以風緩不能行憲宗毋事求理常發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鄭敬奉使辭上誡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唯賑卹貧民無所計矣卿經明行修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奉使所至但務酣飲遊山寺而已唐書 初孟陽為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才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唐書

僥首父題盧汝弼簡求子也從昭宗遷後至太原李克用累奏戶部侍郎太原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為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僥首而已舊唐書

郎中

下大夫周官司徒屬官有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魏六有農部郎中與通魏為左民右民後又為民部民曹皆戶部也 上吳張溫為戶曹郎辯方

詞理惬當為構字孝東微拜比部侍郎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惬當意所不能

及也賜米百石由是名知唐書

二妙　韋維少嘗業儒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遷戶部郎中善於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為戶部有二妙唐書　初維為郎時鄭于廷及虛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欽容自叔前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上

湊字彥宗祖叔諧貞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讓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上

論事風彩　武儒衡累遷戶部郎中時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剕下以媚上無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論列鎛密訴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卿將報怨耶鎛不復言儒衡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群邪尤惡之唐書

土山頭　晉宋以還尚書省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唐朝事彌重其選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選謂之土山頭景龍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遂涉為員外乃戲詠之曰員外從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隨時設金罏任意薰唯慙員外置不應列星文譚錄

賚本　封曾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黃門侍郎杜正倫賚本仁師讀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大奇之唐書

無愧　盧昌衡字子均為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尚明矣唐書

受命　[illegible]誠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倉部為二曹居之者不悅惟誠受命恬然恭遜口無異言執政多之唐書

員外郎

俊拔　呂太乙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戶部令牆宇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唐新語

聞其理行　裴向字傃仁為京兆府戶曹轉櫟陽渭南縣令奏課皆第一朝廷亟聞其理行擢為戶部員外郎唐書

正色挺然　長慶中孟簡遷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驟為戶部侍郎簡為其屬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心忌而不敢退黜言於宰相韋執誼換刑部員外郎唐書上

貪猥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綠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為蔽之不欲人彈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舉不失賢則獎之自然易得其人何必容隱唐書

獻粮餉　張濬為度支員外郎黃巢將逼關輔濬託疾請

告侍其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衞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糧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問之曰卿為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為塵吏安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

禮部尚書

春官禮部尚書周之春官也唐虞之時秩宗典三禮周禮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通典主賓契為司徒百姓和親夔主賓客遠人必至典略昔舜命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至周并為宗伯之任今禮部尚書盡其任也南齊禮志

綰攝二曹宋弁字義和文帝征馬圈留弁以官宮兼祠

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恩遇亞於李冲北史

司禮太常伯東晉宋齊梁陳皆有祠部尚書隋置禮部尚書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太常伯光宅元年改禮部為春官通典

令讓陳叔達字子聰太宗時拜禮部尚書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也唐書

祝蝠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附時務博碩肥腯頑滯多疑臺中小吏號之為蝠蝠者肉塊無七竅崇瓌公時野人得之僉載

穰災祈福韋綬字子章轉禮部尚書穆宗嘗問穰災祈福其可必乎綬對曰昔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帝除秘祝每於祠祭盡敬而已言無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而二君卒能變巳變之災享自致之福著於史傳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災為媚神以祈福至神者有知當因以致譴非祈禳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

祀郊之典典服三禮大舜委於美夷分勑六卿成王任於彤伯建茲歲首寔曰春官敦叙九族之親欽若五常

之教祀天郊地之典舉其宏綱朝日月月之儀提其樞要蕭撰集

侍郎

小宗伯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周禮禮部侍郎周之春官小宗伯也六典大宗伯亦曰春卿小宗伯亦曰秋宗

令侍郎隋煬帝置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少常伯

先責舊文韋陟為禮部侍郎陟好接後輩尤鑒于文雖辭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覈片善無遺美聲聞於[illegible]唐書

以悌登塔賀知章遷禮部侍郎屬惠文太子薨有詔選
部選挽郎賀知章取舍非允門蔭子弟諠訴盈庭乃以
梯登牆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侍郎
勢傾當時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開元二十三年考
功員外郎李昂為進士李權所訴朝議以考功位輕不
足以臨多士至二十四年遂以禮部侍郎掌焉開元天
寶之中昇平既久群士務進天下髦彥由其取舍故勢
傾當時資與吏部侍郎等同典通
美聲上聞李揆字端卿乾元初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
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
宰者文史之囿亦不能摘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
天中記 卷三十一 四十二
士文章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床而引貢
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請恣尋檢由是數
月之閒美聲上聞唐書
聞所未聞鮑防進禮部侍郎得穆質等時比歲旱衆問
陰陽祲沴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
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愐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
未聞不亦善乎卒致質高第帝見策嘉擢唐書為侍郎時
嘗遇知雜侍御史竇參於通衢道騶不時引避僕人為
參所鞭及參秉政處令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
子齒而與昕同日懸車非朽邁之致以餘忿見廢防文
學舊人歷職中外不因罪戾而為俗吏所擯竟以憤終

衆傾側防而咎參故參之敗不旋踵非不幸也唐書
魏幽抑華高郢字公楚為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
更相譽為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絶請謁顓
行藝司貢部[illegible]三歲魏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為衰唐書
抑浮先實韋貫之名純為禮部侍郎所取士抑孚華先
行實于時流競為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
憲宗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illegible]陛下柬宰相者
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上
姦人建中初令狐峘為禮部侍郎宰相楊炎出故宰相
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峘峘謝使者曰得
公手署峘得以識炎不疑著送之峘即日奏言宰相迫
天中記 卷三十一 四十三
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所
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可柰何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
衢州別駕上
為託不行錢徽字蔚章長慶元年為禮部侍郎時宰相
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
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蹟在
書斷書品者兼而有之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
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
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牓出渾之
漢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
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逕以徼進遂宗閔亦

急取二人爰有嫌隙楊汝士與徵有舊是歲宗閔子婿
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
[illegible]日内殿面奏言徵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
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學士元稹李
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
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内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
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尋貶徵為江州刺史中書舍人
李宗閔劍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貶徵宗
閔汝士令徵以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徵曰不
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
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徵長者既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
舊唐

避是非失職王起字舉之代錢徽為禮部侍郎掌貢二
年得士尤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
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
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
送中書令宰臣閲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牓從之議者
以為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上

擢第為高鍇開成元年為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
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牓出後勅曰進士每歲四十人
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宦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年限
放二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鍇選擢頗多得實才

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上

兩都試舉賈至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歲歉舉人
赴省者奏請兩都分試從之兩都試舉人自此始也唐書

詭隨德宗貶劉太真為信州刺史太真為禮部侍郎性
怯懦詭隨其掌貢舉宰臣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
嘗叙陳少遊勳勣擬之桓文大招物議因斯貶上

不迎門生後唐同光初裴皥拜禮部侍郎前後三知貢
舉晉高祖時宰相桑維翰亦成名於皥牓下嘗謁皥於
私第皥不迎不送或問之荅曰皥見維翰於中書則庶
寮也維翰見皥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之有人亦重於
耿介五代史

郎中

儀曹闕職孔湯字世遠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
為齊臺尚書儀曹郎儀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
湯真所謂儀曹不忝厥職也南史

大儀專委劉杳字士深博綜群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
遺忘皆訪問焉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大
儀專委杳焉上

詳練故事梁武帝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
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以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
自晉宋起居注誦畧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尚書
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建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

機斷汝曾無疑滯吏部任昉嘗謂之孔獨揚上

三世祠部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為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之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裌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為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為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上時吳郡顧越弱冠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與文發相抒故都下謂之發越焉上

員外郎

撰定儀注 常叔夏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別受制與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衆咸推服之唐

令式駁許孟容字公範為濠州刺史德宗知其才召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公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遷本曹郎中上

清廟器 李珏字待價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為殿中侍御史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上

名德為首 崔彥舉止秀峙累遷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為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為大龍甲消蒙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彥與焉上

瑞錦窠 舊說員外郎為瑞錦窠

碎廢印 員外郎廳前有大石諸州府納到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闕寫祥瑞亦員外廳所掌令狐楚元和初任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

氷廳 祠部呼為氷廳言其清且冷也語

南省舍人 舊說吏部為省眼禮部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廿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為都公省中語曰後行祠走不博中行都門

中行禮部不博前行駕庫國史補 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唐職林 宋神宗與宰執議吏官制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可除劉摯王鞏聞見錄

兵部尚書

司馬 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傳校人牧師職方司兵之屬即今兵部之任也通典 尚書大司馬亦曰夏卿職林 大司馬馬武也大總武事也大司馬掌軍旅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韋昭辯釋名 訓馬為武者取其建行釋名 夏官謂之大司馬後周

統六師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書 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唐書 大

睢鳩　睢鳩氏司馬也注大司馬其在少昊則睢鳩氏
任顓頊以司馬主火帝命羲叔為司馬夏官也虞夏并
代以司夏官棄居其職周成王以畢公高為司馬楚漢
之際曹無咎周殷始居其職 齊已上之職儀
司戎　隋有兵部尚書蓋因後周兵部之名兼前代五兵
之職龍朔二年改兵部尚書為司戎太常伯侍郎為少
常伯光宅元年改為夏官 通典
乘款段馬　李懷遠中宗時為兵部尚書雖久居榮位而
彌尚簡率園林宅室無所改作常乘款段馬左僕射豆
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荅曰此馬
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 唐書

軍容不整　郭震字元振為兵部尚書玄宗初即位十一
月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
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以徇劉幽求張說於馬前諫曰
元振有翊贊大功雖有罪當從原宥乃赦之流於新州
尋又思其舊功起為饒州司馬 同上
方鎮參衙　令狐楚撿校兵部尚書奏諸道新授節度使
等鞬弓弩帶器仗就尚書省兵部參辭伏以軍國異容
古今定制事不由舊斯為改常未聞省閣之門忽內弓
刀之器鄭注外蒙恩寵內蓄兇狂首創姦謀將興亂兆
致王璠郭行餘之輩敢驅將吏直詣闕庭震驚乘輿驚
動京國雖既往不咎而其源尚開伏乞速令停罷如須

參謝即具公服從之 舊唐
嚴整儀衛　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為鹵簿
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城儀衛甚肅已而乘
車至景靈宮東櫺星門外忽有赭蓋犢車十餘兩衝突
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
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婆婆某國大長公主也
東坡曰可以狀來比至青城諭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
伯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宮不敢言
東坡曰軾當自奏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
申敕有司嚴整仗衛 談記

侍郎

小司馬　兵部侍郎夏官小司馬中大夫之任也 六典
有家風　太宗有事遼東以楊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
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
駐蹕之陣所向摧破大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
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
有家風矣 舊唐
諷諫　楊弘武為司戎少常伯高宗謂云某人何因輒授
此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以此人見囑臣若不從恐
有後患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 隋唐嘉話 新唐
父子同省　崔湜為兵部侍郎父挹為禮部侍郎父子同
為南省副貳有唐已來未之有也 舊唐

勲不限格 衛次公字從周為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名在黜中次公召而謂之曰子之祖先勲在王府豈限常格並優秩而遣之 唐書

同直召見 常袞字子斐遷兵部侍郎與同寮蕭賁深為宣宗所遇每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與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旨多從之

不以死諫 常處厚字德載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臣前為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為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二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 上

緯繼門風 盧元輔字子望杞子也為兵部侍郎元輔自祖至曾以名節著於史冊元輔簡絜貞方緯繼門風歷踐清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為累人士歸美 上

力詆和議 兵部侍郎張燾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上欲以公為直院宜早出燾大駭曰愈不敢出矣若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也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檜不能奪遂止 中興小曆

郎中

詭對伏數 顧琛字弘瑋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之 南史

固辭不拜 江智深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 上

閱對無遺 馮子琮字子琮皇建初為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閱對無有遺失 北史

剖析若流 姚崇遷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州兵機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超遷夏官侍郎 唐書

所歷有聲 盧奕懷慎之子與兄奐齊名開元中任京兆司錄參軍天寶初為鄠縣令兵部郎中所歷有聲皆如兵之所治也 上

吏幹有稱 李憕懷歷兵部郎中憕有吏幹明於凡案甚有能官之稱 上

父代視印 蕭恕宰相俛之子性淳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為兵部郎中日掌告身印恕思之次頗怠職事父俛為吏部尚書代恕視印案其散率如此 五代史

職方觀圖嘗執誼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為
郎嘗詣職方欲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為相
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為不
祥惡之果貶死 唐書

員外郎

古今雜匹柱 正倫太宗聞其名令直秦府文學館魏徵
表薦正倫以為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
曰朕今令舉行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能益
於百姓也朕於宗親及以勲舊無行能者終不任之以
卿忠直朕今擧卿卿宜勉稱所擧 唐書
廷無稽牒 張嘉貞字嘉貞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凡

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
人 唐書
家畜聲伎 王翰字子羽并州人長史張嘉貞奇遇之翰
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擧自如張說至禮益加擧超
拔群類擢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
人莫不惡之
農圃之本 李渤字濬之擢為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
政務剝下佐用度渤上言渭南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
閿鄉戶三千今纔一千他州縣大抵類此其敝始於攤
逃人之賦願下詔賜蒜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
圃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
死憲宗覽疏驚異即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內諸驛 唐書
郎官清選 常溫字弘育姚勗知河陰院嘗雪冤獄鹽鐵
使崔珙奏加酬獎乃令權知職方員外郎制出令勗省
上溫執奏曰國朝已來郎官最為清選不可以賞能吏
上令中使宣諭言勗能官且放入省溫堅執不奉詔乃
改勗檢校禮部郎中翌日帝謂楊嗣復曰常溫不放姚
勗入省有故事否嗣復對曰常溫志在銓擇清流然姚
勗士行無玷梁公元崇之孫自殿中判鹽鐵案陛下奬
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為陛下當煩劇者此
衰晉之風也上素重溫亦不奪其操 上

刑部尚書

秋官 周之秋官卿也唐虞之時士官以正五刑 周禮秋
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其任也 通典
爽鳩 郯子曰爽鳩氏司寇也 左 國之二柄在德與刑邦
之三典惟清與慎大舜有欽恤之言穆王有哀矜之教
爽鳩之為司寇務在擇人皋陶之作士師期於致理 晉書
賊曹尚書 二曹論曰劉道眞問孫令長在吳何官答曰
為吏部尚書問曰吳待吏部何如餘曹答曰並通高選
吏部特一時之後劉曰晉魏以來俱爾獨謂漢氏重賊
曹為是吳晉重吏部為非 薛君曰入座秩同班等其選
並清宜同一揆若人才或多或少選例難精如不得已
吏部職掌人物人物難明謂吳晉為得而君何是古而

非令劉難曰令吏部非多能刋虛名舉沉朴者敎錄以成人位處三者聽如權公論而用之耳無須乎聰明賊曹職典刑獄刑獄難精究以重之答曰令之賊曹不能聽聲觀色以別真偽縣不能斷讞之尚書也夫在獄者率小人在朝者率君子小人易檢君子難精但不得已吏部宜重賊曹宜輕也朱書

美其貞正羊侃為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游造左衞蘭欽同侍宮宴謂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宜適朱時在席後宦者張僧徹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南史

貞上息妖徐孝克陳禎明元年入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宮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中門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開閉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袄變皆息時人咸以為貞正所致

司刑隋初有都官尚書開皇三年改為刑部尚書唐龍朔三年改刑部尚書為司刑大常伯侍郎為少常伯武后改刑部為秋官天寶初改為憲部通典

覆獄歔欷劉祥道為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欷累欷奏決之日為之再不食唐書

庭無留事李適之拜刑部尚書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上

不屈仙客崔隱甫絜介自守以強正稱為刑部尚書帝欲相之也牛仙客可與語卿嘗見否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皆是不得相彼亦各申志也唐書

朝堂流涕李師之紀閒播與盧杞等從駕奉天既而

盧杞白志貞趙贊等並貶黜播尚知政事中外囂然以為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尚書大臣常倫等泣於朝曰宰相不能[redacted]啟胡贊以至今日而尚為尚書天下何由致理可痛心也聞者敬伸之舊唐書

刑浙斌死柳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毆姑婦致死者府劾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且其子在以妻而戕其母非教也竟減死唐書

侍郎

小司寇周之秋官小司寇中大夫也六典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周禮

大三司使唐有大獄即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

充謂之大三司使 唐語林

妙擇其人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為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事太宗既盛怒竟斬于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當時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唐語林

閱案得實奚陟字殷卿遷刑部侍郎裴延齡惡京兆尹李充有能政專意陷害之誣奏充結陸贄數厚賂遺金帛充既貶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錢穀至多請

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充留與贄也詔許之元翰曲附延齡劾治府史府史到者雖無過犯皆笞決以立威時論喧然陟遞躬自閱視府案具得其實具獄上充既免元翰既不遂其志因此憤恚而卒 上

詳決如神王播字明敭轉刑部侍郎播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誑欺無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當時僚佐歎服不暇 上

裒集敕令劉瑑 字 刑部侍郎乃裒集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枏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 唐書

郎中

須有素行李林甫開元中遷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為侍中乾曜之男絜曰其父曰李林甫求為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哥奴林甫小字也

滯郎位蔣沇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允以故滯郎位不得調衮代相問士議恨沇屈故擢御史中丞 唐書

元[illegible]制為宿字拱之為都官員外郎崔德平除比部郎中制詞曰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礙恕縱則生姦唯是四者持刑之難 唐書孔帖

承官正秩鄭谷為都官郎中作詩自賀且為序云故許昌薛尚書能嘗為都官郎中後數歲故建州李員外頻自處府內翊拜都官員外郎皆一時騷雅宗師都官之曹振盛於此余早年請益實受深知今忝此官復是正秩 分契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高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讖後遂果然斯可嘆也

員外郎

小三司使 唐大獄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夫大理寺官為之以決獄謂之小三司使（職林）

放情事外 武元衡為華原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務功者多撓吏民元衡苦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沈浮觴詠者久之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員外郎

至閣草冊 劉迺大曆十二年召拜司門員外郎十四年崔祐甫秉政素與迺友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冊禮久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冊文未稱旨召迺至閣草之立就詞義典裁祐甫歎賞久之遂擢為給事中

請獨按鞫 德宗時盧南史坐事貶信州司馬至郡准例得聽吏一人每月請紙筆錢一千文刺史姚驥劾奏以

（天中記）（冊府卷二十二）（卷五十八）

為贓又劾南史買鉛燒黃丹德宗遣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同往按鞫裴澥獨奏曰臣按姚驥奏狀事非巨蠹上曰燒鉛何如澥曰燒鉛為丹格令不禁今忽錄此小事令三司使往恐遠方聞之各懷憂懼臣堪任此行即請獨往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

諫厚山陵 令狐峘大曆中改刑部員外郎德宗即位將厚奉元陵峘上疏諫畧曰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諭王者山陵之誡良史稱歎萬古芬芳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卿聞見該通識度弘遠深知不可形於至言非惟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獲不子之名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之遺直何以加焉

羨得比 杜牧嘗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奏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工部尚書

冬官 工部尚書周之冬官卿也（晏殊類要）尚書大司空亦曰

冬卿（白帖）

爽鳩 爽鳩氏司空也（左傳）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空主水金守之天下憂水（春秋元命苞）

下理上和 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應劭漢官儀）溝瀆壅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尚書大傳）

（天中記）（卷三十）（五十九）

主土 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空空尚主之況於實乎（白虎通）

通冬官 司空掌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壁宅器械監百工（環濟要略）

決九州 禹為司空按九山通九澤決九州使各以其職來貢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典略）位當玄武之宮職在司空之任虞舜之代伯禹統其班周成之朝毛公處其地（杜佑通典）宋以武公之諱改司空為司成楚改司空為莫敖秦置御史大夫皆司空職（通典）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為司空（尚書緯）

別五土 孔子中任為中都宰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家語）

赤伏符云梁孙為野王令世祖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衛文君自濮陽徙於野王）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後漢書）

司平　晉宋以來有起部尚書陳沈衆為起部尚書后周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隋有工部尚書因後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職龍朔二年改工部尚書司平太常伯侍郎為司平少常伯武后改為冬官（唐書）

名稱職　長孫平字處均為工部尚書名為稱職時有人吉都督郎紹非毀朝廷為憒之者上怒將斬之平諫曰川澤納汚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

至願陛下以山海之量茂寛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隋書）

兄弟代為　閻立本顯慶中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時人榮之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　唐時立本為右相姜恪為左相立本無他才識時以善畫稱之恪嘗累為將軍立功塞外是歲京師飢旱弘文崇賢司成三館學生並放歸本貫當時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唐選）右相馳譽丹云明經以來使身者可為炯戒（如語）時人以千文為語曰左相云丹青于時左相云

丹青之嘲　唐事與工書稱于立本事三書不同附之

侍郎

有宰相望　李栖筠字貞一為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撤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唐書）

出使不辱　胡証字啓中太和中以校檢工部尚書為回鶻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覿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貲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省費以絶濫官之濫次漠南虜人欲屈辱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便道疾驅者証固不從以唐官儀自將詭不人命還拜工部侍郎証膂力絶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為武士所

窘証闖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欏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為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上）

判戟　柳彧字幼文為屯田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内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伏（隋書）通典云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子故置侍郎郎中之間

郎中

能賦詩裴讓之字士禮吳兒田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與楊愔友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中北史

宣撫之才沈扶為屯田郎中充山南道宣撫使至鄧州奏內鄉縣行布黃澗兩場倉督鄧琬等先主掌湖南江西運到糙米至淅川縣於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九石裛爛成灰塵處支牒徵元掌所由自貞元二年鄧琬父子兄弟至元孫相成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孫及元孫見在枷禁勑曰如聞監鐵度支

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產全資納禁繫三代處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疏放天下州府監院如此類不得禁經三年已上速便疏理以聞議嘉扶有宣撫之才唐書

員外郎六典六部主事隋煬帝置唐以後無事可見

政令張又擢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為戶部侍郎舊制兄弟不許並居臺閣遂出為雲陽令舊唐

不數省中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閒簡無事時諺曰司門水部入省不數人角觝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及虞部令史相見忽然俱到悶絕良久云冷熱相激兩部

諸郎

天官陳蕃上書云昔明帝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左右問之帝曰郎天官也以當叙德何可妄與人郎令陛下以郎比一把菜臣以為反側也汝南先賢傳

用第二人王坦之郎中少年時江彪為僕射領選擬之尚書郎人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以擬我聞之而止世說

兄弟同省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為郎然官格令不載亦無正勑正觀二年常叔謹除刑部員外郎三年常季武除庫部郎郎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近任尚書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避稍侵資也其後同省者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即須相回避也通典

前行後行尚書郎自兩漢已來則聯選其人唐武德貞觀已來尤重其職吏兵部為前行最為要劇自後行改入皆為美選考功員外專掌試貢舉人員外郎之最望者司門都門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後行閑簡無事先天中王上客為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妙當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悒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蹭蹬却落省牆東膳部在省中最東北隅故有此句兩京新記

省官必華早擢高名在宦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備至而入仕三十年方霑省官身在郎署

天中記三十一卷終

天中記三十二卷

朗陵陳燿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御史臺

上卿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漢百官表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云[illegible]初學記位次上卿御覽同

寺御史大夫寺在司馬門內門無塾其門署用梓板不雘色題曰御史大夫寺漢舊儀

副丞相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曰薛貢常匡迭為宰相薛宣常賢匡衡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為御史大夫通典

蘭臺御史大夫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上

中司御史臺率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出為二千石漢舊儀

秘書為鄰初漢御史中丞掌蘭臺秘書圖籍故歷代置鄰邑是臺省以秘書與御史為鄰六典注

弄印漢高祖以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王相曰吾極知其左遷吾私憂趙念非公毋可者於是徙昌為趙王相既行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毋以易堯遂拜堯御史大夫始堯為呂符璽御史人謂昌曰君之史趙堯奇才必代君為相昌笑曰堯刀筆小吏何至是乎後果然史記

長者張歐字叔武帝時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漢書

上知人武帝將封禪拜倪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夫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上

舞文張湯為御史大夫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上

居父府杜周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子延年字幼公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上

白去副封魏相字弱翁宣帝即位遷御史大夫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上

不發丞相司直緐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知御史有

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任使護視家
事少史冠法冠為吏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
三千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讓 丞請逮捕係治上 于是
策免望之黃霸代為御史大夫上
數言得失貢禹字少翁元帝時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
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
上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今天下奢侈官亂
民貧盜賊並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
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
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黥劓而
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

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
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
上嘉其質直之意上
九卿之右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
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
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
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乃下其事問公卿匡衡對
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
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
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
舉疑有姦心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上

綜理天下諸宣字贛君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
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錄三
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自累分
明由是知名累遷少府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
疏曰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
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闕竊
見少府宣才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
下不吐剛茹柔考績功課簡在兩府文[illegible]足以謀王體
斷國論臣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
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
相府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 成帝時何武為

九卿建言依古置三公改御史大夫為司空是時御史
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及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
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
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高皇置御
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
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
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
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為百寮率哀帝從之遷更拜
博為御史大夫上 師古曰史言井竭烏去著御史大夫
之職當休廢也
後謂御史臺為栢臺烏臺者皆此事也事文類聚後

府下刂此又云成帝時御史臺有烏集故謂之烏臺
誤合聲復因之訛謬
門北闢北齊楊楞伽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南
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斯事久矣今東都臺門所以不
北向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龍朔中
改司經局為桂坊置司直為東宮之憲府亦開北門以
象御史臺其例明矣或云隋初移長安城造御史臺時
以兵部尚書李員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
開北門此說則非也 通典
無為地常挺拜御史大夫太宗嘗謂挺曰卿之任御史
大夫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為卿地者卿勉之哉挺陳

謝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陛下高位且臣非勳非舊而超
處晷郎故帝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不許 唐書
見坐不起常挺為御史大夫見侍御史坐不起時馬周
為監察常恃性使氣畧於知人馬以才幹特達至於秦
事常猶作常人相處及常為太常卿馬累遷中書舍人
太宗嘗欲復用常在門下馬密陳其傲狼非宰相器遂
寢十九年征遼擇運糧人馬云常挺中麄使上然之竟
以此敗 分紀二唐稱馬
憲臺後周曰司憲隋及大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
為憲臺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
雄峻莫之比焉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 通典

被辱安孚劉仁軌為給事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
為青州刺史時有事遼海義府逼仁軌運糧果票沒勅
御史袁異式按之異式希義府意遇仁軌不以禮或對
之猥淺曰公與當朝誰者為雠何不引決仁軌曰劉仁
軌豈失節死耶坐此除名大將軍劉仁願赴百濟奏以
為帶方州刺史仁願凱旋高宗謂之曰卿將家子處置
補置皆稱朕意何也仁願拜謝曰非臣能為乃前青州
刺史教臣耳遽發詔徵之至則拜大司憲御史大夫也
初仁軌被徵次于萊州驛舍於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
驛人曰西廳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誰吞曰帶方州刺
史命移仁軌於東廳既拜大夫此御史及異式俱在臺

內不自安仁軌慰之曰公何瘦也無以昔事不安耶知
君為勢家所逼仁軌豈不如韓安國但恨公對仁軌臥
而洩耳又謂諸御史曰諸公出使當舉冤滯發明耳目
興行禮儀無為煩擾州縣而自重其猜指行中御史曰
只如某御史夜到驛驛中東廳西廳復有何異乎吾移
乃公就東廳豈忠恕之道也願諸公不為也 唐語林 仁軌
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特嘗為御史袁異式
所劾侵辱之虐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
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
後既執政薦為司元大夫 新唐書
坐受其拜常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

之荅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抑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也則天光宅元年分置左右肅政臺復以思謙為右肅政大夫大夫舊與御史抗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為辭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差等奈何以姑息為事耶 舊唐

朝彈暮黜 韋登本名謙光景雲中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反為太平公主所構出為岐州刺史 上

臺無長官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御史彈事不咨大夫禮乎衆不敢對監察御史蕭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則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黙然 會要 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權豈有奏事先咨大夫臺無此例 新記

競為官政 崔隱甫開元十四年代程行諶為御史大夫在職強正無所迴避自貞觀年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別置臺獄有所訊劾便繫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已下各自禁人牢扉常滿隱甫引故事奏以為不便遂掘去之又憲司故事大夫已下至監察御史競為官政畧無承禀隱甫一切督責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殆半群寮側目帝嘗謂曰卿為御史大夫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也 舊唐

抗禮 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韋思謙除左肅政大夫遂坐受拜其後大夫又與之抗禮至開元十八年有勑申明隔品致敬其禮由之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適之為大夫又坐受拜其後與之抗禮至今不改 典函

副相 尹思貞睿宗朝為將作大匠時左僕射竇懷貞興造金仙玉真兩觀調發夫匠思貞常節減之懷貞怒頻詰責思貞思貞曰公職居端揆任重鹽梅不能翼贊聖明光宣大化而乃盛興土木害及黎元豈不愧也又受

小人之譖輕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請從此辭拂衣而去闔門累日上聞而特令視事其年懷貞伏誅乃下制曰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匪邦直孰司天憲將作大匠尹思貞剛不讓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於色難犯徵先生之體要救難必陳折佞臣之詁權拂衣而謝故以事聞海內名動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必能條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志可御史大夫 舊唐

兄弟並拜 肅宗幸靈武李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郡太守兼御史大夫既收京師拜禮部尚書兼京兆尹復兼御史大夫時峴兄峘為戶部尚書兼成都尹乾元初玄

宗還京亟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自國
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時長安士庶皆賦美
之上
先細務李朝隱代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
望每大夫闕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
務由是名少衰唐書
方拱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
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即召李栖
筠與河南尹張延賞擇可為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
會李少良陸珽等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
疾不敢鞫少良珽覆得罪死帝殊失望出延賞為淮南

天中記　三十二卷　九

節度使引拜栖筠為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
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眙
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怤以優補長
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怤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為
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真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
瓌貨數十萬餉載而濟方為京兆邕吏部侍郎三人者
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上
不待由江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顯雜侍栖筠以
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為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
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上
排為盛門李叔明字晉族兄仲通字向叔明與仲通俱

尹京兆及兼秋御史中丞並節制劍南又與子昇俱兼
大夫蜀人推為盛門上
繩治如平日顏真卿還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
而真卿繩治如平日侍郎崔漪諫議李何忌皆被劾斥
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
桂核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
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
躄卿姑容之百官肅然上
脂常在列李元素徵拜御史大夫自貞元中位缺久難
其人至是元素以名稱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條
舉但規求作相久之寖不得志見客必曰無以其官散

天中記　三十二卷　十

相疎也見屬官必先拜脂常在列大失人情唐書
論元載為崔渙博綜經術長論議遷御史大夫元載輔
政與中官董秀盛結固寵渙疾之因此見擯然論載姦
代宗曰載雖非重厚然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對曰
和之為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焉得和今千牛青
定品物思又載為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怙權
樹黨毀法為通罔恩為怨附下罔上乃幽國罪主術臣
所未喻帝默然渙玄暐孫也子縱德宗時為御史大夫
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訟付成僚屬而已舊書
尋蓋李景讓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侍御史
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栯威望當朝為大夫三月蔣伸輔

政景讓名素出仲右而宣宗擇相盡書群臣當選者以
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出世謂
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悒悒不作平
見宰相自陳考滿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
諫抑外戚 李景讓轉御史大夫正色立朝言無避忌時
宣宗皇舅鄭光卒詔贈司徒罷朝三日景讓曰國舅雖
親朝典有素無容過越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強盛
故西漢有呂氏之後變滅劉氏國朝有則天之纂殆革
唐命蓋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光輟朝日數
與親王公主同設使陛下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
示其昇降有差恩禮無僭優詔報之乃罷朝兩日 唐書

制百司 大中元年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詔制百司糾
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 唐會要
雄班 避車要秩非德靡拜專席雄班惟賢是屬 侍中楊
再思投水陳謨遍漢朝之三傑露砂作相掩虞日之五
臣佇因献替無肅權豪宜分務於鸞扃俾効能於烏署
峻秩 烏臺峻秩簉抱鐵冠簪佩崇班威高石室蘇珝詞
吞楚岸量湛黃陂西京展驥道掩題輿右輔憑熊風超
露晃朱帷霧撤初停州縣之勞白簡霜凝宜屏權豪之
氣 偶中制
職司天憲 御史臺事摠朝綱職司天憲 五代會要
大憲 吳武義元年改御史大夫為御史大憲 九國志

正班序 御史臺御史大夫一人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
之班序監察御史糾舉不如法者 百官志

中丞

休有光烈 御史大夫本有兩丞其一曰御
史中丞謂之中者以其別在殿中掌蘭臺秘書外督部
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章奏糾察百僚休有光烈 漢官
糾察百寮 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遷侍御史高第執憲中
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 蔡質漢儀
臺率 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
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因別留中為御史臺
率 後漢志 漢官尚書御史謁者為三臺自漢罷御史大夫而

憲臺猶置以丞為臺主中丞[redacted] [illegible] 晉書
居殿中 釋名曰御史中丞居中丞相者也辯云此中丞
自御史大夫下丞有二其一別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
丞 書辯 [illegible] 中丞有石室以藏秘書圖讖之屬以其居殿中
故曰中丞 [illegible] 殿中蘭臺秘書圖籍在焉而中丞居之
宋志
微文深詆 減宣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
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
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 史記
敬憚 陳咸字子康沛郡人為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
諸刺史執法殿中公卿已下皆敬憚之 漢書

權次尚書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入侍蘭臺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人以總之此官得舉非法其權次尚書 漢官解詁注

三獨坐 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東觀記

清識尚亮 陳逵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法奉憲多所糾正為百寮所敬尚書選舉序位旌賢常詣閤謙自陳善雖與為宰相論議褒貶每往質疑皆服其清識高亮 [illegible] 後漢書

奉法察舉 馬嚴字威卿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嚴舉劾案章惠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僚憚之 續漢書

宮正 鮑勛字叔業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群僕射司馬懿並舉勛為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 魏志

分路 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士士多丞捕不欲稽留也 魏氏春秋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有司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illegible]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並合分道 通典注

正繩 周處字子隱為御史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肜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 王隱晉書

不憚權勢 熊遠字孝文為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綝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不迴協令威儀牽捽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初遠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 晉書

初學記遠遷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云云豈要其官之所至云然耶御覽合璧等俱因之欠審

奏彈夜警譏 王恬字元愉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理罪明日溫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器局在朝憚之 晉中興書

恬晉宗室也初學記此云王恬誤

白官避路 江左拜御史中丞不得復入尚書省中丞鹵簿至百官避路隘淖排濟溝中但得鹵簿者雖皆清道而中丞尤嚴

四世中丞 王准之字元魯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宋臺建除

御史中丞爲衆所憚准之父紡之祖翰之曾祖
至之四世一台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嘲之
解彈書自之正色吞猶差卿世載雄狐 宋書
司直 鄭鮮之字道子宋武起義兵遷御史中丞性剛直
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
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 南史
立朝正色 荀伯子遷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
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或延及
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 宋書
臨憲[illegible]臺 孔琳之字彥琳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
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

憲中記 三十三卷 十五

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
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
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群僚震肅莫敢
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illegible]殊加臨幸 上
不阿權戚 蕭惠開拜御史中丞世祖與璽秀之詔曰今
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眼額已自殊有所震
及在任百餘日彈之八十年入爲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
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上
南史不載後授中丞已失記事之實鄭樵通志畧因
之豈于宋書不一經目耶乃詆班固高至武帝六世
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至平資于遷歆不以
爲恥爲非自道也哉
畏其筆端 劉瑀字茂琳孝武初爲御史中丞瑀使氣尚
人爲憲司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彈
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上
白簡 顏延之爲御史中丞何尚之與延之書曰絳騶清
路白簡深刻取之仲容或有愧邪 典通 永明八年沈約爲
中丞奏彈王源云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奏白簡以聞 選
名士不樂 王球甚矜曹地遇從弟僧朗除御史中丞球
謂曰汝爲此官不復成膏粱矣 典通 江左中丞雖亦一時
髦彥然膏粱名士猶不樂 上
憲臺試爲 王僧虔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

憲中記 三十三卷 十六

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
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 南史 僧虔曾
首子也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
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
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 上
兄弟司直 沈沖字景綽與兄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
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
多結怨永明中深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
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績父在微白幰車免官輿
錮中丞孔氏在東鄉家失火疑爲人所焚燹大呼曰我
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碎耳

俱楚鈔　上
近世獨步江淹為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
在尚書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
以震肅百僚也淹於是彈中書令謝朏等及二千石大
縣官長多被奏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
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上
南司何敬容為宰相後妾弟費惠明為導倉丞夜盜官
米為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將軍敬容以
書解惠明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即封書以奏帝大怒
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
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
天中記　二十三卷　二十
畫形張緬字元長為御史中丞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
望號為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執憲直繩張綰字孝卿少與兄纘齊名為宣城王長史
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為國之
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
廓兼以侍中為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望重故
有此旨焉
兄弟迭臨舊例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大同四年元
日大會綰為中丞兄纘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
導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　梁書
不畏強禦陸杲字明霞為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傾望

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
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杲答
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
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
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
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貸
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號不畏強禦　南史
木手擊脅後魏改中丞為中尉　官氏志　李彪字道固為御
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
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為李生從容謂群臣曰
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始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
天中記　三十三卷　十六
姦款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脅腋氣絕而後屬者時有焉
又慈谿分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
往往創潰痛毒備極　北史
益利清直高恭之字道穆莊宗時為御史中尉外執直
繩內參機密凡是益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爭盡言
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僕射尒朱世隆當朝
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
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輦
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
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
犯深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後

介[illegible]各死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謂曰今當得[illegible]
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為御史故有此請
魏書通典以為比齊誤
嚴猛御史中尉酈道元字善長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
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
念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
請全之勅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 魏書
令僕側目宋游道神武啓以為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
部郎中崔暹為御史中尉以游道為尚書左丞文襄謂
暹游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比省當使天下肅然
游道入省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

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 北史
彈劾不避崔暹字季倫為御史中尉文襄與諸公出之
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為赤棒所擊文襄回馬避之魏帝
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
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
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
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 上 莊宗時崔
暹字元欽累遷瀛州刺史 上酷吏傳
赤棒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兼為御史中丞
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遣住
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

自都鄴後此儀寖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依舊制儼從
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
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 [illegible] 帝與胡后在華林園
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
入自言奉勅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入墜帝大笑以為
善更勅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 北齊
朝廷肅然徐陵字孝穆為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
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illegible]假王威權抑塞
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為奏彈導從南臺官屬
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
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

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
朝廷肅然 陳書 子儉為御史中丞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
令江總望重一時亦為儉所糾劾後主深委任焉 上
法無私宋璟為左御史臺中丞張易之與弟昌宗縱恣
益横傾朝附之昌宗私引相工李弘泰觀占吉凶言涉
不順為飛書所告璟廷奏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
已自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情在難恕
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勘當以明國法
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禍從然義激
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 御覽引作[illegible] 恐忤旨
遽宣勅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

守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加鞫問俄有
特敕原之仍令易之等詣璟辭謝璟拒而不見曰公事
當公言之若私見則法無私也（唐書）
〔三世清節〕盧奕懷慎之少子也與兄奐齊名天寶十一
年為御史中丞始懷慎及奐並為此官父子三人為中
丞清節不易時人美之
〔退位〕盧坦字保衡為御史中丞裴均為僕射右班踰位
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均曰仲
南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為右
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格詔輸獻〕盧坦遷中丞劾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

為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
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晟濟美曰白衣待罪
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
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柰何以小信
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柰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
下之德帝納之（唐書）
〔辱侍臣〕温造字簡輿為御史中丞性剛褊人或激觸不
顧貴勢以氣凌籍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
祗承人各十下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朝
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温造蔑朝廷典
禮凌陛下侍臣恣行胷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關分

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
下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
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
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元和
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
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勅曰憲官之職在
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
道路相高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途即
祗揖而過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唐書）
〔紫宸對〕韓皐為御史中丞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殿對
百寮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於此不盡

可來延英當與卿從容或無違事親友或謂皐曰自乾
元已來群臣啓事皆詣延英方得詳盡公何獨於外庭
對衆官以陳之無失於慎密乎皐曰御史天下之持平
也權剛直枉唯在公共所言之事貴人知之柰何求請
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肅宗皇
帝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之後來臣寮得詣便殿多
以私自售希求恩寵欲盡其身柰何以此為望哉（傳載）
〔朝廷綱紀〕狄兼謨仁傑曾孫為御史中丞謝日文宗顧
謂之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則
天下理凡執法者大抵以畏忌顧望為心職業由茲不
舉卿梁公之後自有家法豈復為常常之心哉兼謨謝

曰朝法〻〻不得中臣固惡心彈奏唐書

合笏以為魏謨語誤

紀綱之〻〻魏謨字申之魏徵五代孫也為御史中丞劾日面賜金紫之服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贓罪貴戚憚之兼戶部侍郎判本司事謨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redacted]戶部公事從之謨儀容興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謨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謨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重之上

憲長之長中丞為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當為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國子司業京兆少尹等並省寺之貳皆為四品惟御史中丞官業雖至品秩未崇望昇為從四品會昌品集

奏進羨餘歸融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違勅進羨餘錢十萬貫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財賦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輒陳小利妄說異端入財貨以市恩待朝廷而何淺臣恐天下放效以羨餘為名因緣刻剝生人受弊請行重責以例列藩

歷五院臺儀自大夫以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歷踐五院者共三人馬李尚隱張延賞溫造也尚書故實

辟三院憲府故事三院御史臺中大夫中丞自辟請命于朝獨孤朗為御史中丞時崔沔鄭居中不由憲長而除授皆丞相之條舊也勅命雖行朗拒而不敢納還以太常博士居中分司東臺宰相銜之

里巷毆擊李傑本名務光代宋璟為御史大夫時皇后妹壻尚衣奉御長孫昕與其妹壻楊仙王因於里巷遇傑遂毆擊之上大怒令斬昕等散騎常侍馬懷素以為陽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情乃下勅決殺之以謝百察唐書

持憲平直南唐江文蔚保太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宰相馮延巳弟延魯與魏岑陳覺竊弄威權及代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畧曰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雪宗

社之羞宜臨姦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群情盡去四凶方袪衆怒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丘救解復皆不死延巳雖暫罷旋復柄用方宜延巳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蔚疏耳逾年召還九國志陸游南唐書文蔚當為御史中丞國朝自王義方後曠數百年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故排右振竦朝野喧騰騰寫彈文為之紙貴徐騎省馬志

馬令南唐書云文蔚居諫職時宋齊丘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文蔚上表其言曰今公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江侯事亡豈其四凶

九國志及塗書所載君章事甚詳此云諫官不云中
丞且云後事亡何耶

横挺　侍賢御史臺有蘭吏隷臺中四十年歷諳之時以所執之挺待中丞賢否賢則横其挺不賢則直其挺凡為中丞惟恐其立時范諷為中丞一日視其挺直范問曰爾挺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論屈人造食指揮昔数四去又数戒之数四大凡役人者撓以法觀其成何俟喋喋之繁若使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其心邪之不知杖之直也范大笑慚明日視之挺復横矣東軒筆錄

持書　御史中丞舊持書御史中丞也初漢宣帝元鳳中

天中記　三十二卷　二十五

感路温舒尚德緩刑之言秋季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决事令侍史二人持書持書御史起于此也魏

糺繩　蘭臺梁眺為持書侍御史時京師饑上令禁酒劉昉使妾任屋當鑪酤酒眺劾奏昉曰臣聞慶賞明威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郡公秩高庶尹肅將利久享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錙銖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既酒徒家為逋藪若不糺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謝罪不得志南書

當朝正色　柳彧字幼文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婞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右僕射楊素當朝顯貴百寮慴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床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勑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隋書

侍御

熒惑　火精熒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糺正黄石公陰謀秘法

柱下史　周官宗伯屬官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之者受法令焉以其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老聃嘗為之秦改為侍御史史記張蒼自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即其任也冠法冠一名柱後惠文冠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也法冠者秦事云始

天中記　三十二卷　二十六

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亦名獬豸冠以獬豸獸主觸不直故執憲者以為冠六典

繡衣　武帝時侍御史又有繡衣直指者出討姦猾理大獄而不常置注直指而行無阿私也衣以繡者尊寵之也漢表

衆劾　奢僭　江充字次倩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黄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漢書

盜賊 賀字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
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
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
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
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
興乎元后傳 御覽作王禁誤

威振州郡 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
衣繡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誅不從命威振州郡

劾專廢立 嚴延年字次卿少學法律舉侍御史是時大
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
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 漢書本傳

議法依輕 陳寵曾祖父咸哀平間以明律為侍御史王
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
書壁藏之以俟聖主咸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于
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 東觀記

持節觀風 漢玄為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
所至專行誅賞 後漢書

埋輪 張綱字文紀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
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
之難雖生吾不願也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
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
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
貍 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
恩專為封豕長蛇貪叨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
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
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 上

驄馬 桓典字公雅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
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
馬御史 上

横劍當車 种暠字景伯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承
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勅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
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褒 後漢書作杜喬 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闕
門暠去暠至横劍當車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
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姦邪今
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 後漢書

朝賀不整 陳翔字子麟少知名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
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
人奇之 漢代

自稱不堪 帝約字季明司徒則愷甚敬重之謂曰君以
輕於去就失位不齊今歲垂盡選御史實欲煩君約曰
犬馬齒盡既無膂力又無考課所以躊躇戀慕者以明
公禮遇隆崇未能自割因稱素有風疾眩冒不堪久侍
貴之跪趣出公追不及 三輔決錄

問事 楊仁字文義明帝引見問當代政治之事仁

對上大奇之拜侍御史明帝崩是時諸馬貴盛各爭入
宮仁被甲持戟嚴勑宮門不得令入章帝既立諸馬更
譖仁刻峻於是上善之 陳留耆舊傳
簪白筆 魏當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坐帝問左
右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
當如今者直備位但毦筆耳 魏畧
直言公論 呂岱字定公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
知其可成賜巾褠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
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
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
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
美之 吳志 御覽以德淵為岱字誤
決獄 庾峻字山甫魏高貴鄉公時為祕書丞遍觀古
今見聞益廣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
朝野稱慶 王隱晉書
截角 劉暾字長升毅子也正直有父風為侍御史武庫
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
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
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
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
務從簡素 晉書
習事 詔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琳限滿久習內事才宜殿

中侍御史須空補之不審可否詔曰可 山公啓事
清要 李素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
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
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
官清而復要 舊唐書 宣宗欲與甯宙好官拜侍御史 唐語林
雄職 李義甫執權用事有洛州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
事係大理義甫聞而悅之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為別宅
婦特為雪其罪御寶寶玄疑其故處以狀聞高宗勑給
事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重案其事正義惶懼自縊而死
高宗特原義甫之罪侍御史王義方彈奏曰臣去歲冬
初雲陽下縣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郎極文學
之清選未幾又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顧視生涯
隕首非報惟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伏以李義甫枉殺
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應更有鞫問但陛下撫育萬邦
蠻陬夷落猶懼疎網況輦轂咫尺姦臣肆虐足使忠臣
憤抗又士扼腕縱令正義自縊不可容便是畏義甫
之權勢能殺身以成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
之柄下移佞寵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因言其初案
親爲劉洎馬周所舉由此得進請重鞫正義死由雪冤
氣于幽泉誅姦臣于白日對仗叱義甫令下義甫直視
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甫趨出高宗以義方毀辱
大臣言辭不遜出正義為萊州司戶而不問義甫姦濫

之罪義甫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仲
尼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
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上
佯失告狀李靖為岐州刺史人或私有告其謀反高祖
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
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
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
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
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請不坐亡御史名
氏惜哉唐新語
小事不足介意唐臨初為殿中侍御史大夫韋挺以朝

列不整責臨臨曰此為小事不足介意請今之後革之
明日江夏王道宗自以貴戚共韋挺對立私語臨趨至曰
王亂班臨彈王江夏答曰共公大夫語何至於是臨曰
大夫亦自亂班韋失色而退諸人莫不悚動
授職欣然徐有功起為左臺侍御史則天特褒異之時
遠近聞有功授職皆欣然相賀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
氏為奴誣告云夜解祈福則天令給事中薛季昶鞫之
季昶鍛鍊成其罪龐氏當坐斬有功獨明其無罪而季
昶等遞陷有功黨援惡逆奏付法法司結刑當棄市有
功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
不死耶乃徐起而歸則天覽奏召有功詰之曰卿比斷
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
願陛下弘大德則天下幸甚則天默然於是龐氏減死
流於嶺表有功除名為庶人
雉權韋仁約字思謙授監察御史嘗謂人曰御史出都
若不動搖山岳震慴州縣誠曠職耳時中書令褚遂良
賤市中書譯語人地思謙劾奏其事因出為清水令謂
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雉權觸機便發固宜為身災也
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
碌碌之臣保妻子耳舊
歎彼棄此魏元忠遷監察御史高宗嘗從容曰外以朕
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

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
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顯
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
默然慙唐新語
抑人為妾劉藏器方侍御史時衛尉卿尉遲寶琳抑人
為妾藏器請還其父母帝既可之寶琳私奏乞之帝
從之藏器復執奏帝又可之寶琳又請如是再三藏器
進言曰法者海內之懸衡上下之所共若刑罰不中則
人無所措手足陛下若用含恣情愛憎由己則國之刑
憲何所施陳今寶琳請陛下從之臣所執奏陛下亦從
之今日從之明日又改之欲令下人何以遵奉夫人無

信不立匹夫匹婦尚不可失信況為天子安可戲言今陛二三其言處分不定臣恐四海之内無所適從帝意從藏器所奏

供奉赤墀上官儀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戶參軍常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爾爾御史供奉赤墀不接武鸞龍遙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為清言

朝廷肅然狄仁傑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惜之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柰何臣願先斥為群臣戒本立抵罪由是朝廷肅然

伸難抑躁陽嶠長安中左右御史中丞桓彥範袁恕己爭取為御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其意不樂彈事為語彥範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為右臺侍御史

白兎詰吏王弘義為左臺侍御史弘義嘗於鄉里傍舍求瓜主恡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兎縣官命人捕逐斯須園苗盡矣内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兎御史

四其郭弘霸杙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拜左臺監察御史時人號為四其御史

和事天子崔琬為監察御史彈奏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等驕恣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俯僂趨出待罪朝堂楚客瞋目作色稱以忠鯁被誣中宗令琬與楚客約為兄弟時人切歎焉兩解之謂帝為和事天子　唐書

皁鵰王志愔神龍中為左臺侍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皁鵰言其顧瞻人吏皆如鵰鶚之視燕雀也

南憲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刑部尚書趙彥昭太子賓客韋嗣立青州刺史韋安石曰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為諸姑潛相影援既因提挈乃踐台階驅車造

門著婦人之服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于時南憲直臣劾以霜憲雖加微貶旋登寵秩同惡相濟一至於此請付紫微黃門準法處分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為男甥神龍之初已合誅死天網疎漏屢領誤全與安石阿韋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制太皇輔立之制定阿韋臨朝之策此背朝野危懼人神恐憤臣忝司濟憲敢不糾彈彥昭等並請准法處分於是並貶官

不斬逆賊蘇環宗問鄭普思其妻有寵於韋庶人特敕令對御辯析上嚴抑環而伸普思侍御史范獻忠歷階而前曰臣請先斬蘇環上問其故獻忠曰蘇環國之大臣荷恩貴久矣不斬逆賊而後聞奏今使眩惑天聰提

動刑爲而晉思反狀昭露陛下曲爲申理此則王嘉不
死今□躬萬福豈有兩天子耶臣請先死終不能事普
思上意乃解獄遂定

朝廷知尊 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勲臣恃寵多
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
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
廷之尊

賜瓷 温造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
臣阻而不行李祐自貢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
十疋造正衙彈奏祐脉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踰蔡州
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温御史吁可畏哉

兄弟憲府 楊假楊收並遺直之子假自浙西觀察判官
入爲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爲監察兄弟並居憲府
時爲新例

呈身 高澳字子斐性貞退寡慾大和六年登第後十年
不仕伯兄温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爲御
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
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
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均御史職 唐法殿中侍御史遷拜及職事與侍御史均
職林

端公 侍御史之職有四謂推（推者掌推鞫也）彈（彈者掌彈舉）公廨（公廨者

雜事（臺事雜判）定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
事悉主之號爲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
之雜端最爲雄劇食坐之南設横榻謂之南床殿中監
察不得坐（亦謂之寵床言其上者皆驕傲自得使人如蹴足故謂之寵床）凡侍御史
之例不出累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爲南床（通典）

烘堂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分班
入閤則侍御史監奏蓋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其次
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花磚緑衣用紫案
衙之類號爲七貴監察院長與同院禮隔語曰事長如
事端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大笑則合座皆笑
謂之烘堂烘堂不罰（國史補）

大熱有毒 戶部郎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曰大熱
有毒又朱書云大熱有毒主除邪佞（杜奸）宂滞止違濫
尤攻貪濁無大小皆搏之殿尉鑠爲之相畏走使冤暴
直忌按權豪出於雍洛州諸縣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
炙乾硬者爲良服之長精神減姿媚久服令人冷峭（獻食）

監察本草 賈言忠撰監察本草云服之心憂多驚悸生
白髮侍義云裹行及試員外者爲合口椒最有毒監察
爲開口椒毒微殿中爲蘿蔔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
爲患侍御史爲脆梨漸入佳味遷員外郎爲甘子可久
服或謂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觸之則發亦無
常性唯拜員外郎號爲摘去毒歡悵相半喜遷之惜其

拘局不樂鄉渾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
渾性放曠不甚檢束察長拘局忿其踈縱渾不樂乞外
任執政惜其才奏為左補闕 唐書

名望素高 吳揚廷式為侍御史知雜事廷式强立忠直
名望素高及為憲職人皆局望雖功臣武將亦嚴憚之
徐知誥輔政漸革貪鄙張崇為廬州刺史好聚歛會廬
江民訟其縣令棓刻者時誥以崇難制使■式往按之
廷式謂知誥曰雜端推事其成至重職宗人可不行也
知誥曰君將若何廷式曰將械繫張崇使往金陵舜
責都統知誥曰所劾者縣令爾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

卑官也今取於民皆張崇使為之轉以獻都統尔其可
捨其大而詰其細乎知誥俛首謝之曰吾知小事不足
仰煩乃止遷大理司直 十國志

識面臺官 皇祐中詔委御史中丞孫抃舉御史抃舉太
常博士吳中復或云公平生不識中復何由知之抃曰
聞中復知犍為縣廢淫祠以禁民之非開河灘以通民
之利又嘉州舊有紫竹桶榻瓌木等任于蜀者競採之
以為器民甚若之中復作廣陽四詠詩以悼之及替還
與中並不載嘉陽一物其愛民清謹知此使之立朝必
不苟且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我豈爲識面臺官遂除
殿中侍御史言宰臣劉沆之過出知州州召還為侍御

中書舍人

直宿 漢尚書郎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為
詔誥出語為誥令乃今中書舍人也 通典

忠慎 劉超遷中書舍人時臺省初建內外多事出內書
命以忠慎稱加以治身清苦衣不重帛每上所賜皆固
辭曰凡陋小臣横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必至上益嘉
之 晉中興書

備顧問 徐邈字景山東莞姑幕人也少有學問尤善經傳
時烈宗始覺典籍招延理學之士謝安舉邈補中書舍
人在西省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每預顧問輙有獻

替多所補益烈宗甚愛之 上

掌制詔 通事舍人自晉宋以來唯掌呈奏宣王言甚用
事至梁用人殊重多以尊官兼領並入閣內始專掌中
書詔誥其後除通事一字直曰中書舍人陳及北朝皆
因之掌制詔 杜佑

四戶 永明元年熒惑入紫微時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各
住一省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會玄象失度太
史奏宜修禳之太尉王儉謂帝曰天文乖忤此由四
戶仍共舍人王文明等奏之 齊書

古人風 明帝踐祚引傅昭為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
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

挿燭板休明帝聞之賜漆合燭槃曰卿有古人之風故
賜卿古人之物上
勢利之職茹法亮久為中書通事舍人後出為大司農
中書勢利之職法亮戀之垂涕而去上
絕饋遺顧協字正禮少清介有志操為舍人同官者皆
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
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
因此事者絕於饋遺南史
醜舍人前士遜好學有思理為文有清典見賞知音世
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
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
天中記 卷三十二 三十九
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北齊書
營外飲酒顏之推字介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為中書舍
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
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之推聰穎機
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俄領中書舍人帝時
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
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
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顧
遇逾厚為勳要者所嫉上
三才魏收兼中書舍人與溫子昇邢子才齊名世號三
才北史

海內推虞世基為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
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
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隋書
藥石之言貞觀中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章曰特已平
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
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
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未有坦平之懷副聖
明之旨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人敦有素俗革澆
浮家識孝慈人知廉恥抑其利欲之心敦以清淳之化
自然家富國肥禍亂何由而作太宗善之特賜鍾乳
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報之也唐書
天中記 卷三十二 四十
工冊奏顏籀字師古唐初為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專
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
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舊唐書
隨口並寫岑文本字景仁才名既著李靖復稱薦之擢
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文
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
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時中書
侍郎顏師古以譴免職溫彥博奏曰師古諳練時
事長於文誥時無及者冀蒙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
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上
不見便恩馬周字賓王太宗將拜給事中轉中書舍

周有機辯兹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
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
見馬君事論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
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亡倦昔
蘇張終賈正應此耳 上

中舍相待 朱子奢武德四年隨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
教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兵數年不解新羅遣
使告急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諭可以釋三國
之憾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三國王皆上表謝罪賜
遺甚厚初子奢之出使也太宗謂曰海夷頗重學問卿
為大國使必勿藉其束修為之講說使還稱旨當以中

書舍人待卿子奢至其國欲悅夷虜之情遂為發春秋
左傳題又納其美女之贈使還太宗責其違旨猶惜其
才不至深譴 上

文士極選 中書舍人唐初為內史舍人至武德三年改
為中書舍人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舍人之名不易專
掌詔誥侍從署敕宣旨勞問授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判
省事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
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
比焉 [illegible] 龍朔改西臺舍人光宅改鳳閣舍人開元改紫
微舍人又曰紫微省 會要

口授八人 武后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
出閣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僚在列方
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勮立召小吏五人
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
伏 舊唐書

鳳閣舍人樣 徐堅西臺舍人齊聃子也少好學徧覽經
史聖曆中車駕在三陽宮御史大夫楊再思左庶子王
方慶為東都留守引堅為判官表奏專以委之方慶賞
其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誥之選也再思亦曰此鳳閣
舍人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 上 齊聃少善屬文高宗時
累遷蘭臺舍人善於文誥甚為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
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劇仍勅間日來往焉 文苑 堅

長姑為太宗充容次姑為高宗婕妤並有文藻堅父子
以詞學著聞議者方之漢世班氏 唐書堅

不裁一言 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草詔餘慶回
惑至晚竟不能裁一言由是轉左司郎中 上

一人辦事 蕭處約為中書舍人累年中令杜正倫奏請
更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
我事何須多也 會要

兄弟代爲 常承慶字延休仁約子也補雍王府參軍府
中文翰皆出于承慶辭藻之美擅於一時長壽中累遷
鳳閣舍人爲文迅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
弟嗣立與承慶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代承慶為鳳閣

思如湧泉 蘇頲神龍中拜中書舍人尋而頲父同中書
門下三品父子同掌樞密時以為榮機事填委文誥
出頲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
上 景龍四年朸定內難惟中書舍人頲在太極殿後文
詔填委動以萬計而手操口對無毫厘差誤主書韓禮
談子陽轉書詔草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
腕將廢
鳳閣王家 王徽曾祖擇從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
第從弟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
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人號鳳閣王家 上

一時之秀 許景先轉中書舍人自開元初景先與中書
舍人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
書令張說嘗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嶄絕之
勢然屬辭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也 上
王言之最 孫逖開元十年登文藻宏麗科二十四年拜
中書舍人制勅所出為時流歎服議者以為自開元以
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許景先及逖為王言之最逖尤
善思文理精練加之謙退不伐人多稱之 上 張九齡視
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 新
一朝大手 武德及開元中有頲侍郎陳叔達蘇頲云大
手筆掌書王命故一朝言語煥成文章 唐語林

盛有[illegible] 蕭嵩開元初為中書舍人與崔琳王丘齊澣
同列皆以嵩寡學術未異之而紫微令姚崇許其致遠
眷之特深 上 玄宗欲命蘇頲為相前一日上祕密不欲
令人知逮夜艾方令草詔謂侍臣曰外庭直宿者誰遂
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手以頲姓名授之
既成其詞曰國之瓌寶上謂嵩曰頲瓌之子朕不斥其
父名卿當為刊削嵩久之復献上以前詞非工謂況思
既久必當精密不覺前席及觀惟改曰國之珍寶上擲
其草於地上曰虛有其表尔左右皆笑嵩顧大多鬚故
上有是言

一代辭宗 韋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與弟斌文華當代俱
有盛名于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陟唱和
游處廣平宋公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張九齡
一代辭宗為中書令引陟為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
掌文誥時人以為美談斌天寶初轉國子司業徐安貞
王維崔顥當代辭人特為推挹天寶中拜中舍兄陟先
為中舍未幾遷禮部侍郎陟在南省斌又掌文誥 唐書
解事舍人 齊澣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舍
人論駁及告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諮之時號解
事舍人
斵窓舍人 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
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斵窓取得之時人號為斵窓舍人

蘇賈 賈曾授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議者以為
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
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為蘇賈子至
天寶末為中書舍人祿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即
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為傳位冊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
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
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
矣至伏於御前嗚咽感涕唐書
常楊 楊炎字公南父播隱居不仕肅宗賜號玄靜先生
炎美鬚眉風骨峻峙文藻雄麗汧隴之間號為小楊山
人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為
德音自開元已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楊焉上
綸音 除中書舍人李文為學士制云綸省推高文館記
焚制草 高郢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人皆留制草
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唐書
請改制辭 憲宗元和十二年七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
裴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等州
觀察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其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令
狐楚所草也度以是行既兼招撫請改其辭中未剪其
類為未革其志又以韓弘已為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為
近轂樞軸又改煩我台席為授以成算憲宗皆從之乃

罷為內職守中書舍人舊唐 冊府
不接私覿 路隨敬宗初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
錫金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卻之曰吾以公事
接私覿耶終無所受舊唐
文字首選 白居易穆宗時為中書舍人朝廷文字之
職無不首居其選然多為排擯不得用其才時天子荒
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
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除杭州刺史
賜宮錦 封敖字碩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
理勝不務奇澀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
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 李德裕
在相位定策破迴鶻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或有不可
之言唯德裕籌計指畫竟立奇功武宗賞之封衛國公
守太尉 制語有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逮積
盜兵 開壺鑠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
惑 二叛從度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
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帶以
所賜玉帶以遺敖深禮重之
非代言才 殷鵬姿類若婦人而性巧媚晉天福中拜中
書舍人同職馬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詞旨多託鵬為
之玉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則以辜負字示玉玉以為
之當時以為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纖佞過之

詐其高岸陳義長與中自舍人御命冊公主於大
即帝后也帝深待之但詐其高岸人或有獻言於義曰
一謳頌以稱帝之美可邀其異待耳義曰人生貧富咸
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遠禮以求利興損陶綱且虧士
行義今生所不為也聞者無不嘉之 史當

明不分遺馬希廣杪襲位有其弟希萼叛於朗州鍾允章
碑湖南還晟問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允章曰馬公
兄弟為梗天論絶以臣觀之敗亡可待兄能寄我晟於
是發兵復昭賀之地楚人果不能救囙授允章中書舍
人性吝嗇歲獲賜賚甚厚然未嘗分遺故人其妻李氏
有賢行常語允章曰妾昔事君子家無釜鬵烹茶作糜

止用一銚尚且接待朋友金寶貨盈室而義路榛塞雖
富且貴何足尚也乃出銚以示允章允章大慙自是稍
揮散矣

字作金聲王翃乾寧初拜中書舍人賜金魚紫四年丈
德殿成著作郎陳光又獻賦襲賜珠數斤翃見之色動
後南詔獻朱鬃馬南宮白龍見昭陽殿成翃皆獻賦頌
每賜予稍緩必於同列颺言曰吾賦字字作金聲何受
賜之晚也聞之大笑

仁而狗公王延為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有崔頎者協之
子也授以師薄策其卑屑棄去數年應進士延將入
院見僕指吏部尚書盧文紀素與協不睦謂延曰今

以[illegible]典闈于時所以老夫去冬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
然此一途取事者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
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
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徵泅之類也舍人富才實以
副公望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為崔頎也縱與其父不
睨致意何至此耶亨春以頎登甲科其仁而狗公皆此
類也 史閏

偏下之甚閩王昶立晉高祖遣散騎常侍冊封昶閩王
昶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盛
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
舍人何偏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 家世

有元和風南唐韓熙載為和州司馬久之召為中書舍
人乃始親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 九國志

失却君房真宗時日本國入貢來本國神光寺記舍人
辭不工令學士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板垣
求之不得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楊大年為閑忙
令云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號
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 湘山野錄

六押本朝以給舍分司押事故舍人謂之六押 李昫傳

宰相判官中舍時目為宰相判官 盧氏雜說

一佛出世太宗嘗云朝廷每除一舍人六親相賀諺云
一佛出世 中國

黃門夢 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然則黃門郎給事黃闥之內故曰黃門郎 輿服志

名儒國親 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為之掌左右顧問 漢舊儀

給事中常侍從左右無員位次侍中常侍或名儒或以親 漢官

夕郎 黃門郎屬黃門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漢舊儀 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 鄉子日說

受事 尚書郎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其邊以丹漆地故曰丹墀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其下奏事黃門

侍郎對揖跪受上

賜帛 東方朔為中郎賜帛百疋給事中 東方朔記 胡伯始曰給事常侍從或名儒或國親東方朔中郎為給事中劉向諫議大夫為給事中 後漢胡廣傳

能臣 蕭望之漢元帝詔曰望之傅朕八年厥功茂焉可賜爵關內侯給事中贊曰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本傳

有言 而治陳紀父寔寔子群魏使持節給事中文帝曰卿何如祖父群曰臣父有言而治臣有言而不治 梁東王

孝子傳

軒軒 煦煦 王黎為黃門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 子傳

忠篤 晉武帝太康七年詔曰郎中張碇忠篤履素為江表夫所稱宜在中朝其以建為給事中 晉起居注

清貞 廉慤 陳邵字節良太始六年詔曰燕王師邵清貞廉慤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古人風 太子竊於東宮遺徐文景造乘輿御物文景父陶仁時為給事中謂文景曰汝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後太子費事泄文景賜死陶仁遂不罹時人以為有古人風 南史 太子長懋齊武帝長子

駁正 給事中凡百司奏抄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凡制勑宣行大事則稱揚德澤褒美功業覆奏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頒之凡文武六品已下授職

所司奏擬則校其任歷深淺功狀殿最訪其德行量其才藝若官非其人理失其事則白侍中而退量焉其弘文館圖書繕寫讎校亦課而察之凡天下冤滯未申及官吏刻害者必聽其訟與御史及中書舍人同計其事宜而申理之 六典

塗歸 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弘文館繕寫校讎之課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勑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季終奏駁正之目 百官志

臣下爭功 張行成遷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欲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宮菲食者正為蒼生耳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

名曰廣可旦得兼曲謨彰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契
伊呂可以致安此事脫並兼之行成退而上封事曰陛
下聖哲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兼將相何用臨
朝對衆與其校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太宗深
納之唐書

東臺給事中龍朔二年改爲東臺舍人六典劉伯芻除給
事制曰東閣實掌駮議白集崔琰除給事制曰左省駮議
不畏強禦之杜牧集

覆獄列狂李嶠高宗時遷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
狄仁傑李嗣眞裴宣禮等三家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
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

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爲申
理哉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爲潤州司馬
詔入轉鳳閣舍人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
特令嶠爲之唐書

斂取儲物薛登幽州范陽人也景龍二年遷給事中時
節愍太子初立崇庶人以非己所生深加忌嫉勑中宗
下勑令太子却取衛府封物每年以供服用登駮奏曰
皇太子處繼明之重當主鬯之尊歲時服用自可百司
供擬又攙周官諸應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應
用物並不會此則儲君之貴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
齊衡入封其所謂害亭在昔舊法將來者也以謂請宜
勑除服用所資自當廣支庫物不可長存請封詔從之
上

駁贈號盧粲遷給事中時安樂公主壻武崇訓爲節
愍太子所殺特追封爲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溫監護
葬事李溫諷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故事爲崇訓造陵
詔從其請粲駮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
等自皇家已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
承恩特葬事越常途不應假以爲名請比貞觀以來諸
王舊例足得豐厚手勑荅曰安樂公主與永泰無異同
穴之義右令不殊魯王緣此特爲陵制不須固執粲又
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屬王公已下且魯王

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守禮雍王之墓尚不稱
陵魯王則不可因上公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
方冊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
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絕於傍碁蓋爲不獨親
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他及其夫贈賵
之儀哀榮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成帝竟
依粲所奏上

凝碧詩王維字摩詰天寶末爲給事中祿山陷兩都玄
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祿山宴其徒於凝碧宮
其樂工皆梨園弟子教坊工人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
户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

碧池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詩聞肅宗
嘉之特宥之

惡其異已 給事中駁正制勑定其是非開元中李乂多
駁正姚崇惡其異已薦為紫微侍郎實去其権自後唯
署字牘而已 宰輔 姚氏家

駁詞頭 袁高為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為饒州刺史命
高草詔書高執詞頭謂宰相曰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陰
賊以斥忠良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宰相不悅命
舍人草之詔出執之不下乃奏論之 史舊

宰相器 李藩為給事中制勑有不可遂於黃勑後批之
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勑耶

裴垍言於帝以為有宰相器 唐書

復為給事 憲宗以同州刺史呂元膺為給事中勑元
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及入謝上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
奏詞甚激切上嘉其剴正翌日謂宰臣曰呂元膺讜言
直氣今欲留在左右使拾遺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
垍進賀曰陛下納諫超越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
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救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
今請以元膺復為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 上

擇辰 敬宗李暹為給事中嘗論時政以為事君之義有
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啓奏乃候隻日是
晝晚臣下睹天顏賦可否能幾何上嘉而納之 上

屢有封駁 韋弘景為給事中屢有封駁時有劉士涇以
駙馬交通邪倖自檢校官用為太僕卿弘景執奏不可
中人宣諭再三弘景不為之廻穆宗怒令弘景使安西
邑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 上

繼有封駁 郭承嘏為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為華州刺史
詔方下兩省送詣中書求承嘏出處之由給事中盧載
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
在瑣闈妝守之才易為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
黃扉欲優其祿俸暫令典郡近聞而諫列拜章惜其稱
職甚美事也乃復為給事中 上

封還詔書 狄兼謨長慶大和中歷鄭州刺史以治行稱

入為給事中開成初度支左藏庫妄破漬污縑帛等贓
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兼謨封還勑書文宗召而諭
之曰嘉卿舉職然朕已赦其長官典吏亦宜在宥然事
或不可卿勿以封勑為疑 上

補闕 左右補闕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
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
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典六

不待授闕 補闕唐垂拱中所置言國家有過闕而補正
之故以名官焉詩云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取此義
後漢伏湛出入禁闈拾遺補闕魏志文帝勑侍臣曰公
卿等宜拾朕之遺補朕之闕晉武帝詔曰公卿等宜補朕

拾遺獻可替否晉職官志御登殿侍中居左散騎常侍
居右。南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後魏孝文帝令侍中常侍
補闕左右垂拱中因其義而創立其才可則登不拘階
叙又置內供奉無員數才識相當不待闕而授其資望
亦與正官同上
左右拾遺垂拱中所置言國家有遺事拾而拾之故以
名官史記汲黯曰臣願為中郎署長出入禁闥補過
拾遺漢書元帝初立給事中劉向侍中金敞拾遺於左
右後漢張衡為侍中恒居帷幄從諫議拾遺左右後漢
初置內侍長主拾遺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又孝文帝
令侍中並惟拾遺左右垂拱中因其義而創立上

遷為諫官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
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
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
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
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
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
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不願不狂其名不彰若不
如此後代何稱也唐書
見用妖人中宗即位以妖人鄭普思為秘書監李邕上
書諫曰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
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

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
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
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
以普思可致鬼道則墨翟干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主
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
妄歷代無効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上
拔自草澤竇群隱居毗陵以節槩聞著書三十四卷號
史記名臣疏貞元中蘇州刺史韋夏卿以闕士薦其爲
官以其書不報後為群召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
使判官群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十年始自草澤擢
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

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之復為侍御史
為補諫官元和中以左拾遺杜從郁為秘書丞從郁司
徒佑之子也初自司議即為左補闕崔群韋貫之左拾
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為宰相之子不合為諫諍之官於
是降為左拾遺群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
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而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
使子論父於是改授之上
疏諫禁軍王源忠字正蒙遷左補闕時典禁軍者不循
法度至有臺府人吏皆為追擒源忠上疏其畧曰夫臺
憲者紀綱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有司
安有北軍勢重於南衙輦下推傾於仗內令還法司處

守職分憲宗可其請
孜孜獻納 裴垍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
遺轉補闕及恭謝之際垍延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
孜孜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
異於斯恥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恧而退
幾處無過 文宗以魏謩爲補闕上嘗言於宰臣曰太宗
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雖成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
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於無過
之地命授謩左補闕於狀内備述諫諍激切詔中書著
爲之詞
諫職得人 王直方開成中爲右補闕上疏曰陛下即位

之始宜徽教坊悉令停減人數聞近來稍不如此樂工
子弟賜與至廣每有此事向外流傳傷陛下聖德宜審
易也臣以爲鄭聲娛人音樂動聽能使人情迷性亂捨
棄萬事而爲樂不足也臣伏以聖體未安加以聲色之
敗侵蠹聖祚得不憂乎帝覽奏嘉歎賜帛百匹并以表
示宰臣令宣付史官 冊府
秩卑選重 白居易上疏云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
學士謹按六典云云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
有由也大凡之人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
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言之，
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不足惜身未足愛以

以[illegible]上旨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夫位未足惜
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
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
譏禁內官 元稹爲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
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户稹襪而走廳後士元追
之以箠擊傷稹面執政以稹年少後輩務作威福貶爲
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爲拾遺上疏云聞士元蹋破
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
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
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
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

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
不避雷霆 常溫爲右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溫昌
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
也吾輩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哉
之外耶因率同列伏閤切爭之由是知名
諫上尊號 常溫爲右補闕内史群臣上尊號益上號曰
德如二皇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徽號之稱乃聖王
之末事今歲二川水災江淮旱歉恐非崇飾徽稱之時
帝深嘉之
闕句把麻 通事舍人宣詔舊命拾遺闕句把麻者蓋爲
者不知書多失句度故用拾遺低摘聲句以助之及呂

溫君山 秋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者
自号ち也 時柳宗元戲呂云卑識一文半字何不與把
把也 哲
迎諫軒轅 天中十一年右補闕陳㬅左拾遺王譜右拾
遺薛廷傑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曰
朕以萬機事繁躬親庶務訪聞羅浮山處士軒轅集養
能攝生年齡亦壽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
覩前史見秦皇漢武為方士所惑常以之為誡卿等位
當論列職在諫司聞示來章深納誠意仍謂崔慎由曰
為吾言於諫官雖少翁欒大復生不能相惑如聞軒轅
生高士欲與之一言耳 續唐紀
諫人命蹇 白居易與元稹書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
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之名又欲竊
時之富貴使已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況詩人命蹇如
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屯剝至死 書
陳子昂 陳子昂轉右拾
遺數上疏陳事詞皆典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
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
家傭力候師韞手刃殺之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
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以正國法然後旌
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為是 舊唐書
車載斗量 天授三年舉人無賢愚咸加擢用高者試鳳
閣侍郎給事中次或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
郎當時頗為濫雜者於謠誦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
斗量把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
諫議大夫 諫議大夫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凡諫有五
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規諫四曰致諫五曰直諫 六典
五義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
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
其風諫乎 家語
五常之性 諫者何諫間也因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
行也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謂諷諫順諫闚諫指諫伯諫
諷者智也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此智性也
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闚諫者禮
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
也指諫者信也指質相其事也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
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
義之性也 白虎通
諫官補郡 宣帝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
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
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
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
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
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
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

遺□後□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漢書
耆老久次 蓋寬饒字子雲以耆老久次轉為諫議大夫□
免復召為諫議大夫家至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
事者載餚酒以從遊學上
篤行 江革轉諫議大夫賜告歸天子思革篤行詔齊相
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者百行
之冠衆善之始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
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後漢
作賦 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楊雄之才明帝召
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賦銘拜諫議大夫書
□稱諫議 張普惠字洪賑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
天口笈 三十二卷 六二
禮義喜春秋百家之說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僚
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
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
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太后覽
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
與相問答又令侍中元又中常侍賈璨監觀得失太后
復遣元義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向召卿與群臣對議
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
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
勿得難言普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
騶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忽怖涕泣普□□

曰我□□□□□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
諫吾□□□□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
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
甚時中山杜琊□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
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
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
始縈魯門之柝裁警終使□□巡序寮拱默雖不見
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
是其此書每為口實魏書
不諤 不顧晴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已若而諱亡
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
天中記 卷六十二 六十二
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訕己
即除名蕭瑀諫無伐遼出為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
都就獄賜死自是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
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絕為天下笑唐書隋紀
與聞 政事王珪為諫議大夫嘗有論諫太宗稱善遂詔
□品宰相入內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唐書
四匭 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匭以受四
方之書乃鑄銅匭四區共為一室列於朝堂東方春色
青有能告以養人及勸農可投書於青匭銘之曰延恩
南方夏色赤有能正諫論時政之得失可投書於丹匭
銘之曰招諫西方秋色白有能自陳抑屈可投書於素

匭銘之曰申完北方水色玄有謀智者可投書於玄匭銘之曰通玄令宣正諫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人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即進 天寶九載玄宗以匭聲近鬼改理匭使為獻納使 上

朝有直臣 楊城為諫議大夫裴延齡讒諸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敢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不可使天子殺無罪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論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唐

直士杜口 李絳見浴堂殿憲宗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懼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故詶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上

不卹國事 鄭覃以父蔭累遷諫議大夫穆宗不卹國事[illegible]等廷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荒宴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但候中國假令緩急[illegible]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固[illegible]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予稍節用之毋令有司重斂百姓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有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閤下殊不款款後有為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閤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 上

忠良腹心 憲宗皇后郭氏武宗喜畋游他日問后起居從容謂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朴等不復橫賜矣

請廣諫員 牛叢任補闕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為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

昇櫬極諫 閩王曦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昇櫬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絕 五代史

受諫湯高 敖周呂桀紂之對晉武受劉毅桓靈之譏 [illegible]

天中記二十二卷終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卿

卿章 卿慶也言萬物皆慶賴之又卿章也言貴盛章著也釋名 卿彰也明也言當背邪向正彰有道德也漢官 卿之為言彰也章善明治也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古今辯然否謂之士白虎通

高位 齊侯使敬仲陳公子完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故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左莊二十二

內外必平 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刑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晉語

三珪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莊子讓王 注三旌三公位也司馬本作三珪云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者

虞卿再說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史記 虞卿躡步擔簦說趙君一說賜金百鎰再說以為上卿古考史

巧宦 汲黯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漢書 潘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閒居賦

再至 濮陽段宏始事蓋侯王信信任宏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汲黯傳

九列 韋玄成作詩戒示子孫曰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寘恤我九列注九列卿之位漢書

下括河海 更始時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豫章李淑上書諫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敗財傷錦所宜至慮後漢

位亞三事 順帝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左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上

考課 王杲課事云卿考課一曰掌建邦國以考制治二曰九卿時叙以考事典三曰經綸國體以考奏議四曰其屬衆職以考總攝五曰明愼用刑以考留獄也 太史

九卿 古者天子諸侯皆名執政大臣曰正卿自周以來始有三公九卿之號漢世雖號九卿其官無卿字至梁始加卿字梁又象四時置十二卿後魏依南齊以前置九卿又各加少卿焉唐龍朔二年加正卿以別少卿 初學記 五代史百官志

徇虛志實 麟德二年將有事於泰山有司議依舊禮皆以太常卿爲亞獻光祿卿爲終獻劉祥道駁曰昔在三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皆爲

天中記 二十三卷 三

常伯屬官今登封大禮不以八座行事而用九卿無乃徇虛名而忘事實乎高宗從其議竟以司徒徐王元禮爲亞獻祥道爲終獻 舊唐

名卿 常洪京以京兆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賴爲長慶名卿 本傳

列棘 九卿位爲列棘作事成務 南史

寒暑 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 晉志

主治萬事 公坐上星門九卿內坐主治萬事 隋志

君戚鄙[redacted]義殷良 杼敗 而立太叔 敗 門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曰無昭惡也 襄二十二

歸嚮 卿嚮也言爲人所歸嚮也 海了

太常卿

太常 昔舜攝帝位命伯夷作秩宗掌三禮即其任也周時曰宗伯是爲春官掌禮樂秦改曰奉常漢更名曰太常應劭曰欲令國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稱太常前漢常 了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後漢不必列侯也 宋志

奉常 應劭曰常典也掌典三禮也師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後改爲太常尊大之義也 漢書

九卿之首 太常社稷郊時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 篇詁

賜金 高祖滅秦已登尊號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祖患之於是叔孫通進說遂設綿蕞野外習之

天中記 二十三卷 四

月餘通曰可試觀上使行禮畢復置法酒無敢讙譁失禮者高祖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賜金五百斤 史紀 通起朝儀帝拜爲奉常 叔孫通傳 惠帝即位徙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漢書

文學 鼂錯以文學爲太常掌故

不事權貴 杜業有才能遷爲太常數上書言得失不事權貴

供具恩禮 桓榮拜爲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

學之為夫乃共之歲明帝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嘗幸太
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
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特執經生避位
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
其恩禮若此

父子太常桓榮子郁永元四年代丁鴻為太常初榮受
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減其煩辭後郁又刪之由是有
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果敢直言周澤字穉都少脩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
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
常果敢直言數有據爭朝廷嘉其清廉 東觀漢記

清節張奐字然明拜太常卿奐有清節可否之間強禦
不可奪也該覽群籍古今詳備 後漢書

雅經侃侃劉毅為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
曰說經侃侃劉太常 華嶠後漢書

貞亮忠恪咸熙五年詔曰華表字偉容清貞履道內貞
外沖履信忠恪言行不玷其以表為太常卿 晉書武紀

簡篤攝事安帝二年太常臨川王寶啓府舍衰陋不足
移家母鍾年高遠離靡寧乞還第攝事詔聽之 晉起居注

臨軒作樂蔡謨字道明拜太常咸康四年臨軒門下奏
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謨奏宜有金石顯宗納焉臨軒
作樂自此始也 中興書

行為俗表賀循字彥先元帝以循為太常而散騎常侍
如故循以元卿舊不加官唯拜太常而已中宗踐祚下
令曰循水清玉潔行為俗表加以位處上卿居身服物
蓋身而已屋裁庇風雨孤常造其廬特以為賜以六尺
床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 上

妙簡時望建元元年詔曰太常職典天地兼掌宗廟其
為任可謂重矣是以古今選建未嘗不妙簡時望兼收儒
雅會稽王淑履尚清虛志道無倦優游誕議朕所欽仰
其以王領太常本官如故 上

漢武粉飾建元文景守無會稽王此晉康帝建元元
年詔也萬卷菁華云前漢武帝本紀合璧云漢武帝
制俱誤

闕識張環以雍州刺史拜太常自謂闕識武帝曰卿業
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復欲委去之環曰陛下御臣
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廄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為散
騎常侍 晉書

鳴鐸長孫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制樂器土木絲竹各
得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為意常因退朝經韓使
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
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 周書

鎛于斛斯徵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
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于者

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
錞于也衆弗之信徵依于寶周禮注以芊筒將之其聲
極振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 上 互見博學
後求太常 李元忠為侍中雖處要任殊不以務物干懷
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
種果藥親朋尋詣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遨遊里閈每
言寧無食不可使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元忠嘗為太常
卿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
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
其子閶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謂作僕射不勝飲酒樂你
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北史

提筆賦詩 楊師道字景猷為太常卿師道善草隸工詩
每與有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為擬諷嗟賞後
賜宴帝曰聞公每酬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為朕為
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 唐書
聲伎入流 竇璡為太常奏用音聲博士皆為大樂鼓吹
官僚於後彈胡琵琶胡人白胡達竹伯夷積勞計考並
至入官自是以聲伎入流品者蓋以百數 舊唐
親導母輿 崔邠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
樂於官署觀者縱馬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
者皆避道都人榮之 上
儒怯 趙宗儒為太常卿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
會朝聘饗不作幼君荒誕伶官縱肆中人掌教坊者移
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
何必關白以宗儒懦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師 上
尚書裹行 崔日知遷太常卿自以歷任年久每朝士恭
集常與尚書同列時人號為尚書裹行遂為口實 國史補
互見樓
該洽 江南陳彭年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于
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為該
洽常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
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問 筆談
宗官 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漢之太常是也 杜氏

宗卿 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已降莫非素範辯爵則
桓郁振奮議封則丁鴻劉愷潘泥之文雅純深華表之
從容退嘿自此它該風流縱軌 梁陸倕表
學徒 儒林太常卿位任特隆學徒儒林藝通禮樂者可
以居之 職員令
秩宗 太常寺古曰秩宗 唐志
容臺 太常曰容臺 要錄
禮寺 唐曰司禮寺 唐志 又曰禮院 崔牧之行杜蔣制
清選 立國之本禮樂為先今之太常兼掌其事歷代迄
今謂之清選 白居易制

禮樂之司〔晉〕賓客為杜佑謝男師損等授官表云太常
寔禮樂之司非儒者勿授〔本集〕
〔禮樂之司〕本寺禮儀禮樂之司官屬亦妙選才也〔內京記林〕
〔念為贊德與墨理〕

少卿

〔清選〕景明初班職令太常少卿第一清選明禮為大文
陰陽者為之〔後魏書〕
〔孝感〕元順為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歐血身自負
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
為孝感所致上
〔脩謹〕帝使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樂伎不進教

被譴王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
樂又責譴之天下其以士輕乎〔唐書〕
〔恭定〕張文收尤善音律太宗將創制禮樂召文收於太
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
其七餘者古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
響徹時人服其妙上
〔諷讓中令〕薛稷為太常少卿睿宗以鍾紹京為中書令
稷諷令讓表因入言於睿宗曰紹京素無才望出自胥吏
雖有功勳未聞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師長百寮臣恐清
濁同貫失於聖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紹京表讓遂
為戶部尚書上

〔稱職〕常萬石頗有學業而特善音律上元中自吏部郎
中遷太常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燕會雜樂皆萬石與
太史令姚玄辯增損之時人以為稱職上
〔就決疑議〕鄭肅太和六年轉太常少卿肅能為古文長
於經學左丘明三禮儀注疑議博士已下必就肅決之
時魯王永有寵文宗擇名儒為其府屬以肅本官兼長
史由是知名後魯王為太子以楊妃故得罪會昌初武
宗思太子永之無罪坐誅陷永之宮朝議稱肅忠正有
大臣之節召拜太常卿上
〔端凝若植〕馮定字介夫儀貌壯偉與兄宿俱有文學而
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太和

九年為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
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
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
學士李玨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
句者耶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
因錫禁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獻尋遷諫議
大夫知匭事上

寺丞

〔定禮決疑〕陶穀之子孫宗為太常丞凡宗廟疑議多所
決定時人為之語曰定禮決疑問陶穀〔陶氏家傳〕
〔閑曲〕光宅中改太常為司禮天后時李[illegible]共為司禮丞

聞東夷三曲一遍援胡琴彈之無一差遺忘（朴）
聞曲知難作事嗣真字承冑擢太常丞知五禮儀常曰
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撓堂堂
之謠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從事皆决中宮持權
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
為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唐書）
沽洗編鍾宋沈為太常丞嘗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
聞塔上風鐸聲傾聽久之朝迴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
上人塔鈴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沈曰其間有一是古
製某請一登塔循金索試歷扣以辨之可乎僧初難後
許乃扣而辨焉在寺之人即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

聞非此耶沈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縣鍾而應之固執
摘取而觀之曰此沽洗之編鍾耳請且獨掇於僧庭縣
太常令樂工與僧同臨之約其時彼知本懸此果應遂
購而獲焉又嘗送客出通化門逢度支運乘駐馬俄頃
忽草草揖客別乃隨乘行認一鈴言亦編鍾也他人但
覺鏗鏘獨工不與衆者蔑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
其度異乎此亦識微在金奏者與（[illegible]）

博士

辨五禮太常博士掌辨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適
變隨時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禮則與卿導贊其
儀凡王公已下擬謚皆跡其功德而為之褒貶（六典）

詢度大典博士之職端委係王朝之大典必於詢度當
以正道克厭人望然後為可（晉中興書）
勃窣理窟張憑舉孝廉詣劉真長還船須臾真長遣傳
張孝廉船同旅愕然既同載俱詣撫軍劉真長謂撫軍
曰今日為公得一太平博士之選既前撫軍與之言
咨嗟稱善乃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世說）
圖釋象經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其旨
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為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
不通乃召呂才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
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累遷
太常博士初溫彥博奏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

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請令考之太宗即
徵才令直弘文館（舊唐）
儒而不俚呂才為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
偽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可用
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
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
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
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新）
立議咸服韋叔夏除太常博士後屬高宗崩山陵舊儀
多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太常博士裴守真等草
創撰定由是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饗明堂皆

別受制共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允立識
衆咸推服之中宗復位轉太常少卿 上
引誼固爭唐紹為博士中宗時始郊祝欽明知韋后能
制天子欲迎謟之即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紹
以為非禮引誼固爭 唐書 博士蔣欽緒抗言不可諸儒壯
其節 上
准君為僭中宗將為韋后父鄷王陵廟各置五品令太
常博士楊孚曰興寧永康陵尚置七品令鄷王不可上
踰先帝又勅武氏崇恩廟齋郎以五品子充孚曰太廟
齋郎尚取七品以下子武氏不宜取五品也上曰太廟
可准崇恩置孚曰崇恩為太廟之臣太廟為崇恩之君

以臣准君猶為僭逆以君准臣柰天下何事皆寢 [illegible]
賜物褒利正高宗時為博士上疏諫以為前殿踏門舞
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帝納之傳詔曰卿奏由忠蹇
能抗所規朕之失乃賜物百段 [illegible]
請為別廟陳貞節遷太常博士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
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為後故殷盤庚不序
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
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為別廟又言兄弟
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
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
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為別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

[illegible]宗則祧廟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
為 [illegible] 唐書
[illegible]裴寬為太常博士禮部擬國忌之辰變廟用
樂丁太常寬深達禮節特建新意以為廟尊忌卑則登
歌廟卑忌尊則去籥中書令張說謂寬明識舉而行之
[illegible]開元中以太常禮儀聲樂之司屬亦擇才博士尤
為清雅 唐書 [illegible]
不習胥吏陸亘字景山拜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孟真久
於其事凡吉凶大儀禮官不能達率訪真真亦倚以倨
橫賴是頓要元和七年冊皇太子將撰儀注真恭議偃
蹇亘台之胥吏失色由是國忌饗禮不專於胥吏 唐書

元和新禮王彥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
禮無由自達元和中遊京師求為太常散吏部卿知其
書生補為檢討官彥威於禮閣掇拾自隋已來朝廷沿
革吉凶五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
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 上
問無不通崔龜從字玄告太和二年改太常博士龜從
長於禮學精歷代沿革問無不通時饗宗廟於敬宗室
祝板稱皇帝孝弟龜從議曰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義
本主於子孫理雖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
哀兄弟曰某於祖禰則理宜稱名於伯仲則止可稱名
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辭於孝子孫者則不稱傍親

直言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為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傍親之丈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又以祀九宮壇舊是大祠龜從議曰九宮貴神經典不載詳其闕法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獨越常禮請降為中祠制從之龜從又以大臣薨謝不於聞哀日輟朝奏議曰伏以廢朝輟悼義重自頃已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既殁其夕為罷警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閔悼之意不宜過時縱有機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朝無奏事體從之唐書

入相崔龜從記曰博士重官也由此選者繼登三事而入並時同位者相望元和初權德輿李吉甫同在相位長慶中竇易直在中書杜元穎捉印使西蜀令僕射相公始與鄭肅中與崔琮同居中書余後叨重委因志所聞以遺他日亦以知博士之選為重焉時令狐綯父楚亦以博士入相時人榮之續尚故

集禮院令狐綯守兵侍以下充事其日南省上事故事送上而同列必先集於少府監時白敏中崔龜從皆為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乃改集太常禮院因改為集禮院龜從手筆志其事

詳曲臺以令狐楚曰杖源見起居典於桴鼓之中自比以還鴻生碩儒若賈誼董仲舒公孫洪稀不以此進私常詔丞相御史明於古今通達國體故為博士今行能在臣右者知其班末祿寡莫不以博士為愧臣獨以為榮詳曲臺之儀法致庶僚之功行太常三卿始由事博士無參集之禮要公要録

藏斿常楊收字藏之裴休作相以收深于禮學用為太常博士建言漢制總群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斿常今斿常因車飾隸太僕非是唐書

大理卿

廷尉 廷尉古官以尉尉人心也凡掌賊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罰也言以兵獄羅罰姦非也猶刺史刺舉不法也昭帝紀釋名辨王者置廷尉讞疑刑者官之平下之信也尉者尉民心撫其實也安立字士垂一人詰屈折著為廷示戴尸首以寸者為言寸度治法數之分示帷尸稽於寸舍則法有分故為尉示與尸寸米均注曰士事也垂係也屍人死也人死不可無乃戴之者示天下不可無死也春秋元命包

平星 平星主建廷尉主平天下之獄事若今廷尉之象故星讚曰平星執法正綱紀也天文志

作士 齊職儀云大理古官也唐虞以皐陶作士士理官也秦置廷尉漢景帝改曰大理王莽改曰作士物原

過聽請死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
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
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
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
不受命君甲子必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
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為
理今過聽殺無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
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
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
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
聞之曰忠矣乎 韓詩外傳

廷理楚令尹文子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
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
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
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
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
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
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
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於吾生不以義不若
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
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
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

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一也吾黨何
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
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說苑
社稷臣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
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
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
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
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
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
拜請死 上

不敢失法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
王使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還反
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
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
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
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
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頸而死
于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 新序
樹德季羔為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
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
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

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顔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家語

天下之平　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嘗行有人從渭橋下出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奏其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所與天下公共也方是時上誅之則已今已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人安所措其手足乎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令族之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釋之曰法如是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如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漢書

決疑平法　于定國爲廷尉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上　潘岳楊荊州誄曰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蒞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皋尚儀侔于張[illegible]

皐　皐陶也虞書曰帝曰皐陶汝作士明于五刑呂侯爲周王司寇周書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號稱詳平　孔光爲廷尉光久與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等議迺始等於法無以解請論光以爲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絶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illegible]

決生子　范延壽宣帝時爲廷尉時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聞于縣縣不能決斷讞之于廷尉於是延壽決之以爲悖逆人倫比之禽獸生子屬其母以子並付母尸三男于市奏免郡

太守令長等無師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謝承後漢書

稱有恩　盛吉字君達爲廷尉性多哀憐其妻謂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殃及子孫其因無徵嗣者令其妻妾得入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稱有恩會稽典錄

世掌法　郭躬字仲孫元和三年爲廷尉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躬弟子鎮自廷尉左監遷廷尉凡郭氏爲廷尉者七人後漢

奏附經典　永元六年陳寵代郭躬爲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又鉤校律

令條法盈於甬刑書除之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上
法名家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
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
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
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上

施恩開慈　范堅字子常爲廷尉奏王與吏鄧廣盜官條
合布四十疋依律棄市廣息雲宗二人自沒爲官奴婢
以贖父尚書議可特聽堅駁之曰此爲施一恩於今開
爲慈於後顯宗從之
正處刑　晉中書
職刑名文帝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虞思道奏曰省有
駕部寺留太僕省本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産而賤
刑名也　晉書

所斷無言　唐臨爲大理卿初涖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
者十餘人皆他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
斷死囚稱寃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怪之問其
故因對曰唐卿斷臣必無枉臨所以絶意太宗歎息久
之曰爲獄固當若是因遂見原太宗親爲之考詞曰形
若死灰心如鐵石[illegible]新唐白述其考云
抵罪無死　張文瓘遷大理卿至官旬日決遣疑事四百
餘條無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文瓘嘗有
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其執法平恕以
比戴胄上元二年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大理諸囚聞文
瓘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唐書大理卿袁仁敬暴
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悲歌曰天不恤寃人兮何奪我慈
親兮有理無申兮痛哉安訴陳兮[illegible]

詳刑　龍朔二年改大理爲詳刑光宅元年改爲司刑省

中外推重　王正雅字光謙穆宗時爲大理卿會宋申錫
事起獄自內出卒無證驗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震注之
寵勢熾安相重臣無敢顯言其事者唯正雅與京兆尹
崔縱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考驗其事別具狀聞由是
獄情稍緩申錫止於貶官中外翕然推重之上

欽奏　張仁愿開運初爲大理卿隰州刺史王瀲犯贓朝
廷以功臣子欲宥之仁愿執奏竟伏法議者賞之

執方　廷尉卿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改爲廷尉
有正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冠玄
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方一寸謂
之執方[illegible]

大理少卿

明刑　職虔廷尉少卿第四品上第二請用恩理平斷明
刑職者[illegible]

二絶　宋世軌爲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
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影宋世
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絶卒官廷尉御史諸囚皆哭曰宋
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也北史

執法一心趙綽為大理少卿時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良久乃釋之他日又令斬二人綽曰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置臣法司欲誤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冀撼天心何論撼木上乃止時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隋書

正人戴胄有幹局明法令太宗常謂侍臣曰大理之職

人命所懸當須妙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戴胄者乃以為大理少卿唐語 新胄性既強正處斷明速議者以為法官稱職事無冤濫武德以來一人而已書

人命所係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轉司刑少卿襄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新嘗謂所親曰今身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為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焉或曰君獄官皆然刑措何遠舊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為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文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於危數犯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新符愍徐公辭氣之精世皆紛偽不改吾清唐書

兄弟守正崔昇兄玄暐知政事先是來俊臣周興等誣陷良善冀圖爵賞因緣籍沒者數百家玄暐固陳其枉狀則天乃感悟咸從雪免則天季年宋璟劾奏張昌宗謀為不軌玄暐亦屢有讜言則天乃令法司正斷其罪玄暐弟昇時為司刑少卿又請實以大辟其兄弟守正如此書

詰責無懼桓彥範為司刑少卿凡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懼爭之愈厲又嘗謂所親曰今既躬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上

守法一定太和四年大理少卿崔杞奏大理寺即陛下守法之司一定之制不可搖動若朝示而暮改同罪而異刑則人何所措其手足哉會要

寺丞

守法權善才高宗朝為將軍中郎將范懷義宿衛昭陵有飛騎犯法善才繩之飛騎因番請見先涕泣不自勝言善才等伐陵柏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勝命殺之大

理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正免官高宗大怒命促行刑仁
傑曰法是陛下法臣但守之柰何以數株小栢而殺兩
臣請不奉詔高宗涕泣曰善才斫我父陵上栢我爲子
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終須死仁傑固諫侍
中張文瓘以笏築令出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雖不
死朕之恨深矣須法外殺之仁傑曰陛下作法懸諸象
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豈有罪非極刑特令賜死法既
無恒萬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今日爲始
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編入史又曰仁
傑爲善才正朕豈不能爲朕正天下耶授詩御史大唐新語
司刑丞杜景儉徐有功並爲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正

同制獄人稱之曰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通典
活法死法李日知爲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
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遣府吏謂曰
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
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唐新語

寺正

何公茂陵何比干漢武時丞相公孫弘舉爲廷尉右平
獄無冤民號曰何公三輔決錄注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武帝
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
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漢何敞傳比干字
少卿何敞六世祖也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爲汝陰縣獄

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
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
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
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出
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
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
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
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何氏家傳
府中都平黃霸字次公昭帝時從吏尚嚴酷以爲能而
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
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
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
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迺出漢書
南土秀望顧榮字彥先入洛以南土秀望累遷廷尉正
晉中興書
憚其清嚴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
薄寺卿蔡法度欲解溥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
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
之南史
推察得情蘇瓊爲廷尉正時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
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

最□□坐按始自於瓊也北史
應正論　王志愔為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
則人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員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寬恕
以守文為苛刻遂上應正論以見志唐書
評事
始置　宣帝詔曰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為置
廷史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
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獄刑號為
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
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
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

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
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
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宣帝始置左右而決錄注云
何比于漢武帝為廷尉右平謬矣漢書通典
據家傳則與前後書俱不同
行能高　梁馬宮字游卿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
高絜遷廷尉平漢書
黎者其罪頗紫惑遷廷尉平時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
官屬下廷尉議罪榮具明刑理不宜廣濫倫意解賴榮
濟者甚衆晉書
上便宜事　何攀字惠興居心下允位宜整肅為滎陽令
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沖以
攀蜀士輕之及斷疑獄沖始歎服晉書
羅織　則天時左臺御史中丞來俊臣司刑評事康暐衛
遂忠等同惡相濟招集無賴數百人令其告事共為羅
織千里響應唐書
詰對五六　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詿誤坐者四百餘人
將隸餘于司農未即路繫在州獄大理評事敬昭道援
赦文判而免之時宰相切責大理奈何免反者家口大
理及正等失色引昭道以見執政執政怒而責之昭道
曰赦云見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並繫在州獄此即見
禁也反覆詰對至于五六執政無以奪之詿誤者悉免

唐新語
擢拜理評　杜暹授鄭尉以清節見知華州司馬楊孚公
直士也深賞重之孚遷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司結罪
孚謂人曰若此尉得罪則公清之士何以勸矣特薦之
於執政由是擢拜大理評事
三紫　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才望清高標格秀者
署為之俗號三紫官拾遺立紫以其行立在北省之次
獻可替否也評事出紫以其銜恩按覆彈射不法也赤
尉坐紫以劇縣決遣權豪畏威也入仕之路歷是三官
者時輩共以為榮也冊府雜記
北寺　評刑北寺鵷鴻之政無聞陳子昂集然加天寵職察雲

司上大理曰大棘 鄭氏談苑 用進丞於棘路往治讞於竹刑
明文 進丞讞寺上進丞法局上進丞卿讞上台讞之丞
泰上法卿貴丞上 性司李法之讞上棘寺劭衙命 書

太僕卿

太正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 伯冏命曰命汝作大正
正于群僕侍御之臣 書 太僕長太御中大夫 孔注 太僕穆
王所置也蓋太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 漢注 太僕掌車馬
天子出入大駕則奉小駕則御 續漢書
奉車夏侯嬰高祖為沛公為太僕常奉車竟高祖世以
太僕事惠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
嬰與東牟侯入清宮以天子法駕迎代王共立文帝復為

太僕 漢書 藝文作灌嬰誤
數馬 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
手曰六馬慶於兄弟中最為簡易然猶如此 漢書
子代父為 公孫賀字子叔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武帝
初為太僕後八歲代石慶為丞相子敬聲代為太僕父
子並居公卿位 上 元封三年武帝作柏梁臺詔群臣賦
詩太僕賀曰修飾輿馬待駕來 古文苑 上林賦孫叔奉轡
衛公參乘鄭玄曰孫叔者太僕賀也 選
善事人 陳萬年字幼公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
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
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

丞出謁謁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及吉病甚上自
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
代定國為御史大夫 漢書
禦侮 祭形字次孫幼有志節建武中拜遼東太守形有
膂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
後徵為太僕形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
功又美形清□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
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形常歎息以為可屬
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
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東觀漢記
宣揚恩命 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獻帝時

為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為
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恩命所到郡縣百姓
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 後漢 獻帝以岐為太僕持
節安慰天下 後漢書 宜與御輦俱同
牧馬充牣 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畜是以牧馬充牣其
後征吳得以濟事 晉諸公贊
司僕 王莽改太僕為太御 唐龍朔二年改曰司馭武后
光宅元年改曰司僕 唐典
還鄉 張暐為殿中監太僕卿天寶初暐還鄉拜掃
特賜絹襖綵衣御賜詩以寵異之乘傳來往勅郡縣供
擬暐□髮華皓在輿中子弟車馬迎接數里衣冠榮之

封還詔書帝弘景憂給事中劉士經以駙馬交通邪倖穆宗用為太僕卿弘景與給事薛存慶封還詔書論士經曰伏以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唯月屬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愿陳萬年之行絜皆踐斯職謂之大寮令士經戚里常人班叙數秩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聲名不在於上林行義無聞於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常以親則人物未賢以勳則寵待常厚令叨顯任誠謂謬官其劉士經新除太僕卿勅未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諭弘景等固執如前宰臣不得已改衛尉少卿（唐書）

丞張敦字子高為太僕丞（漢書）

光祿卿

郎中令 秦置郎中令掌宮殿門戶及主諸郎之在殿中侍衛故曰郎中令（齊職儀）謂之郎中令者言領諸郎而為之令長（漢書）漢武帝更名光祿勳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言光祿典郎謁者虎賁羽林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勳應劭鄭玄並云勳御閽也今光祿勳則古閽之職（後漢志）

陰重 不世間文者名仁景帝拜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絜清以是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秘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景帝再自幸其家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漢書）

屏人恣言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以不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史記）

白馬生 張湛字子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後漢書）

周密敦慎 杜林字伯山從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代郭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敦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上）

問祥蜺 楊賜字伯獻拜光祿勳光和元年嘉德殿前有青赤氣帝惡之遣中使問賜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傳學明儒故密詔問宜極陳其意賜上疏陳請案春秋讖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今妾媵閹尹共專國朝之所致也（謝承書）

斷靷 郭憲字子橫為光祿勳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眾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

復言詔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
郭子橫竟不虛也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後漢
二稚 孫堪字子稚為光祿勳以清廉稱與周澤相類漢
字稚都京師號為二稚上 東觀記作二雅
九烈 陳蕃字仲舉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
乃上疏諫曰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
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今
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
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誠欲陛下從是
而止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曰安平之
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㐫哉田野空朝廷
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
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
觀乎上
曜穀 袁渙字曜卿閎之孫滂之子也時有傳劉備死者
群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令官太祖為之流
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
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
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魏志
發甲 王肅字子雍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
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辨之曰魚生于淵而亢于屋
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illegible]

有[illegible]敗上
至純 孟宗為光祿勳大會宗先少酒偶有强者飲
之一杯便吐傳詔司察宗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歎息
曰至德清純如此別傳
不見為恨 鄭袤字林叔高貴鄉公時為光祿勳毌丘儉
作亂景帝時為大將軍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袤
疾病不任會上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以不見鄭光祿為
恨肅以語袤袤自輿追及於近道上笑曰故知侯生必
來也遂與袤共載問以計謀王隱晉書 袤父泰字公業與華
歆荀攸善見袤曰鄭公業為不亡矣晉陽秋
居世之難 鄭默字思元袤子也轉光祿勳默寬沖博愛
謙虛溫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
廝養不加聲色而猶有嫌怨故士君子以為居世之難
晉書
擢奇 王惠字令明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
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
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南史

少卿

船漏不沒 邢虬字神虎為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
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虬得一小船而渡船漏滿不
沒時人異之北史 分紀虬字神寶神寶產字也誤
授職毋戚 柳亨拜光祿少卿太宗毋戚之曰與卿舊親

情素無宿卿為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節
好射獵有嗜酒之名比後頗自剋勵杜絕賓客約身節
儉勤於職事太宗亦以此稱之唐書
太官令魯國陳正字叔方為太官令黄門侍郎與正有
隙因進御食以髮貫炙中光武噉炙見髮怒勑斬正正
曰臣罪有當死者三黑山出炭增冶吐炎鑠骨爛肉而
髮不銷臣罪一也匣出佩刀匠石砥礪斷肌截骨曾不
能斷髮臣罪二也臣朝月晝暈奏側光讀經書見臨御
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齊視曾不如黄門兩目臣罪三
也詔乃捨黄門而釋正謝承後漢書
九列貫庾木用樂誤詔草曰光祿九列之首旦職典吏

署選貢惟允其以前散騎常侍誤為光祿勲本集
鴻臚卿
釋名鴻臚旗口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也昔
唐虞賓于四門此則禮賓之制與鴻臚之任亦同漢書辭話
劉熙曰腹前肥者曰臚言以京師為心腹王侯外國為
四体以養之也辯云鴻臚本故典客掌賓禮鴻大也臚
陳序也欲大以禮陳序賓客也釋名鴻臚卿漢官也周
禮大行人掌賓客及諸侯朝覲事即其任也漢官云秦
置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
改曰大鴻臚初秦又有典屬國亦掌蠻夷降者漢亦因
之成帝并入大鴻臚王莽改鴻臚為典樂初學記

不公費黄由字子騏望之子也為陳留太守元嘉
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
還歸故官漢書雜事
金穴郭況光武郭皇后弟也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
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
況家為金穴後紀
與帝通夢習郁為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
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
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
嶺山為鹿門山襄陽耆舊傳
靜嘿杜瓊字伯瑜後主立為大鴻臚太常為人靜嘿少

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蜀志
移書燉煌崔林為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
其遠至褒賞其王西域胡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
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
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為夷
狄所笑此曩時之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
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魏志
大鴻臚小鴻臚韓宣明帝時為大鴻臚宣前後當官在
能否之間然善以已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州
為大鴻臚暨為賢人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
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有出[illegible] 張儼弱冠知名早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
鴻臚使〻晉吳主孫皓謂儼曰南北通好以君不[illegible]之
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無古人延譽
之美磨鋅滓鍔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
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 吳錄志記
才任專對 晉使者俞歸至張重華識張鑒才任專對拜
典客令歸責鑒禮供給㺨鑒曰獘國僻小隔絕皇風行
臺撫臨萬里傾羅令大義未崇先存口實非昭德示訓
之謂也歸改容謝之 前涼錄
典客李安世 天安初爲主客令齊使劉纘來聘安世美
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
天口卫 [illegible]卷三十三 廿七
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得以
古秦之官稱于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
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明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欽影
響文武而殷勤古秦 魏書
異名大鴻臚梁加卿字曰鴻臚卿除大字 五代史百官志 隋唐
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同文卿光宅初改曰司賓卿 六典
[illegible]劉世龍高祖時從平京師累轉鴻臚卿時草創之
始傾竭府藏以賜勳人而國用不足世龍進計曰今義
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
樹爲樵以易布帛歲收數十萬疋立可致也又藏內缺
[illegible]陷之使申截取剩物以供雜費動盈十餘萬[illegible]

高祖並從之大收其利 唐書 義節本名世龍或言世龍子
名鳳昌父子非人臣兆高祖不聽更賜今名 新
有祿能否 王敦爲鴻臚卿謂阮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
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 晉書 脩字宣子

少卿

雅學達理 鴻臚少卿請用雅學詳審明樞達理者 後魏職令
令望 蘇夔字伯尼煬帝方勤遠略蠻夷朝貢前後相屬
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
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
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 隋書
職業稱 裴光庭開元中權兵部郎中鴻臚少卿性靜默
天中記 [illegible]卷三十三 三十八
寡交游雖驟歷臺省人未之許既而以職業稱譽者更
推之 唐書
典屬國 昭帝始元六年春以移中監蘇武爲典屬國 漢書
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
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于無能對
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任官也本旁多文
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
貳負難哉 論衡 分紀以武爲典屬國誤
習外國事 常惠代蘇武爲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
有功甘露中爲右將軍典屬國如故 漢書
掌蠻夷降者 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河平元年省併大

鴻臚 上

尚寶

符寶郎 周官地官有掌節春官又有典瑞並其任也秦
漢以來有符節郎掌符節餘皆號符爲寶即璽也秦爲符璽
令史記云始皇出遊會稽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從
高兼行符璽令事是也漢因秦置符節令 六典

璽不可得 霍光字子孟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
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
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
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漢書

符節令 符節令掌天子璽符及節麾幢有銅虎竹使符

中分二人留其半付受爲信 續漢書

從璽文 唐因隋置符璽郎天后更名符寶郎授命及神
璽等八璽八並琢爲寶字神龍初復爲符璽郎開元初
又爲符寶郎從璽文也 六典

掌寶 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
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 唐志

宗正

宗正 宗正卿周官也宋百官春秋云周既命封建宗盟
周時有同姓之國五十有五始選其中之長而董正之謂
之宗正成王時彤伯入爲宗正掌王親屬是也秦漢因
之平帝更名宗伯王莽改爲秩宗東漢復爲宗正晉同

大宗正 後魏以後皆同姓爲之晉以後或用庶姓爲之 至梁加卿字除大字曰宗
正卿 記初 孝 唐武德二年置宗師一人後省龍朔二年改
宗正寺 曰司宗寺武后光宅元年曰司屬寺 百官志

千里駒 劉德字路叔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時事
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爲宗正丞後爲
宗正卿德妻死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娶畏盛滿
也 漢書

忠直有行 劉向字子叔本名更生德子也元帝初太傅
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甚見尊任更生年少于望
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爲宗正
上

修身行義 劉平字公子本名曠明帝初鍾離意薦其修
身行義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 後漢書

恤族 劉般字伯興建中初遷宗正般在位數言政事其
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 上

世掌 劉軫字君文梁孝王徹爲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
焉 上

至行貞素 王覽字玄通孝友恭恪名亞于祥咸寧元年
大中大夫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
彌固其以覽爲宗正卿 晉書

忠篤 宮孚字子祐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欽不審
可轉作否 山公啓事

器貌瓌雅杜銓字士衡杓容太后父豹喪在濮陽世祖
欲命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浩
對京兆爲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
長老一人以爲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
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於今爲諸杜之最即可取
之詔召見銓器貌瓌雅世祖感悦謂浩曰此真吾所欲
也以爲宗正 魏書
序昭穆 宗正卿之職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
之序紀親疎之列 六典 九廟之子孫繼統爲宗餘曰族 唐志
昏忘失對 實誕杭子也貞觀初爲宗正卿太宗嘗與之
言昏忘不能對乃手詔曰朕聞爲官擇人者治爲人擇

官者亂實誕比來精神衰耗殊異常時知不肖而任之
觀尸禄而不退非唯傷風亂政亦恐爲君不明考績黜
陟古今常典誕可光禄大夫還第 舊書
整劉屬族 杜牧李文舉制取自遠藩擢爲宗正大則提
衆群吏酒掃守奉次則整訓屬族次第昭穆 樊集
第其賢能 元稹李從易宗正丞敕昔劉氏子孫在屬籍
者十餘萬我唐光有天下二百餘年伯仲叔季幼子童
孫可勝道哉第其賢能以次序昭穆皆吾宗寺之職也
秩序宗幼 元稹李拭授宗正卿等制明皇而下其屬未
遠諸王在閤朕得其寒溫睿宗而上五十餘族長幼秩
序盡委之於大宗正苟非能賢不敢輕授

國子祭酒
祭先 劉熙曰祭酒者謂祭六神以酒酹之也辯云凡會
同衆議必尊長先用酒以祭先故曰祭酒漢時吳王年
長以爲劉氏祭酒是也 名物釋 胡廣曰官名祭酒者皆一
位之元長者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
以祭於地舊說以爲示有先 後漢志 應劭曰禮飲酒必祭
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時惟尊長者
以酒沃酹 漢注
三爲祭酒 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襄王時而荀卿
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 史記
三爲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

位而皆爲其所尊故云三爲祭酒 注
明習故事 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宣帝
以武節著名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 漢書
分紀優寵之後加年老不拜迎以安車二句事文因
之似誤
總領綱紀 建武初置五經博士太常差以有聰明威重
者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 續漢志
仲父 秦宓爲師友祭酒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第舍纂
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談宓卧如故益
州辟宓爲從事祭酒 蜀志
奏立太學 裴頠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開講堂築

門賦刻石寫五經傳銘誌公讚
忠蹇 劉毅字仲雄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武帝受禪為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咸寧初復為博士祭酒晉書 白帖云漢擢荀卿晉選劉毅並為祭酒也以荀為漢人誤合毀門之又誤

國學始興 袁瓌字山甫為國子祭酒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曰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頹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啓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晉書

執經問義 杜夷字行齊世以儒學稱元帝為丞相主教

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遐遠確然絶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為祭酒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上

東庠西庠 建元七年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以碩學著儒尤精二禮堅以通為禮記祭酒居于東庠祥為儀禮祭酒處于西庠堅每月朔旦率百寮親臨講論崔鴻前燕錄

清官 張緒字思曼清簡寡欲建元元年為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未易永明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為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南史

虎闈 王元長曲水詩序入虎闈而齒胄注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門闈之學翰曰虎闈教國子之學所也選

朱服 何胤字子季為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南史

不給兵力 韓子熙累遷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也論者高之魏書

儒宗 盧誕本名恭祖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命卿為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勑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又以誕儒宗學府為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周書

珍果遺母 徐孝克陵弟也性至孝宣帝嘉其操行後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

取珍果納紳帶中賊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是以
遺母賊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陳書
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
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
南史大建中國子祭酒徐孝克開講侍貴縱辯衆莫敢當
陸德明始弱冠往參焉便與抗對合朝賞歎唐書
三世國師王承字安期爲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並居
此職三代爲國師前代未之有當時以爲榮南史
國老民宗周弘正字思行陳宣帝時領國子祭酒尋勑
侍東宮講讀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焉卒
于官詔曰弘正識宇凝深藝業通備辭林義府國老民
宗道映庠門望高禮閣卒然殂殞朕用惻然陳書賀德仁
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爲語曰學行可
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諸
敷陳義理元善周武帝時賜爵江陽縣公隋初遷國子
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
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隋書
論難不屈楊汪字元度爲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
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
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疋上
從朕於官許後儒常侍太宗講後爲睦州刺史因入朝
乞骸骨太宗召問曰朕與卿刺史資以自養何謂即求

致仕後儒對曰年老筋力不逮望得私第時見闕庭太
宗曰卿氣力猶強欲何官也後儒陳謝不敢太宗曰朕
昔從卿讀書卿今日從朕求官但言所欲不相違也時
國子祭酒缺後儒奏言之因授國子祭酒唐書
撰經正義太宗以孔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拜國子祭
酒仍侍講東宮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穎達講孝經既
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先是與顏師古等諸儒受
詔撰定五經正義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
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寔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
又敕圖形於凌煙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
開摛辭飆起上

舌無留語趙弘智篤孝通書傳父事兄弘安永徽初爲
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諸儒更詰辨隨問酬悉舌無留
語高宗喜曰試爲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
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二
百名馬一進國子祭酒弘安亦終國子祭酒新
濫授三道則天稱制以權臨下不恤官爵取悅當時其
國子祭酒多授諸王駙馬都尉唯貞觀故事祭酒孔穎
達等上上日皆講五經題至是諸王與駙馬都尉赴上
惟判祥瑞三道而已至與博上助教雖有學官之名多
非儒雅之實上
官不擇才桓彥範爲侍中俄墨敕以方術人鄭普思爲

秘書監秉靜能為國子祭酒彥範著言不可帝曰既要用之無容使止彥範曰陛下自復位制詔軍國皆用故事正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秘書監以孔穎達為祭酒如韋能方使庸流豈足以比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濫以天秩加於私愛不納上

腐儒 祝欽明為國子祭酒景龍三年中宗將親祀南郊欽明與郭山惲希旨奏言皇后亦合助祭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曰欽明等本自腐儒素無操行崇班列爵實為叨忝而涓塵莫効諂佞為能遂使曲臺之禮圜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隳失所謂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才遂至於此臣請並從黜放以肅周行於是欽明左授饒州刺史上

處以散地 楊綰字公權肅宗元載秉政公卿多附之綰孤立中道清貞自守未嘗私謁載以綰雅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實疏忌會魚朝恩死載以朝恩嘗判國子監事塵汚太學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為國子祭酒實欲以散地處之上

教本 蕭昕字中明為國子祭酒建請崇太學以樹教本帝嘉其言詔群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肄業者聽補生員上

琢碑 馮審為國子祭酒國子監有孔子碑睿宗篆額如大周兩字蓋武后時篆也審請琢去偽號復大唐二字從之上

監不寂寞 韓愈拜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 李翱行狀

宰相領 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官例賜祿粟從之又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 唐書 天成中祭酒闕中書奏祭酒之資歷朝所貴望令宰相兼判 續通典

終身不恨 丘靈鞠齊武帝初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 南史

師道尊 切以庠均義重振古所崇師貴道尊有來攸尚況日臨並峙變入室之情不自朱藍何遷素絲之質 子贈為王僕射國子祭酒表

敷暢流化 臣閱實鈍木破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無銜石之勢況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於敷教東序流化上庠曠官何仰 溫子昇為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

師氏 國子周之舊名周官有師氏之職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又有保氏而養國子以道教之大義也 晉武帝時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隸梁號為國師隋煬帝改國子學為國子監龍朔二年改為司成館又改祭酒為大司

成光宅初改為成均監置祭酒一人掌監學之政皇(文)子受業則執經講說皆以儒學優重者為之 通典
兼侍郎五代時田敏任祭酒兼侍郎 分紀

司業

少司成煬帝大業三年於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禮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因以為名龍朔二年改為少司成
凡祭酒司業皆儒重之官非其人不居 通典
試六學凡六學生每歲有業成上于監者以其業與祭酒司業試之 隋志
三世司業孔穎達字仲達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為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唐書 合璧云穎達子志終志終子惠元誤類聚新集[illegible]州之失不讀本傳固也亦未見孔氏白帖耶
知禮儀韋叔夏安石兄也少而精通三禮遷成均司業久視元年特下制曰吉凶禮儀國家所重司禮博士未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夏太子率更令祝欽明等博涉禮經多所該練委以參掌冀弘典式自今司禮所修儀注並委叔夏等刊定訖然後進奏 舊唐
請誦古詩郭山惲少通三禮景龍中遷國子司業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効伎藝以為笑樂餘臣各有所陳金吾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中書舍盧藏用効道士上章山惲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怒為忤旨遽止之翌日帝嘉山惲之意詔曰郭山惲業優經史識貫古今因其預遊潛申規諷謇謇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逾明宜示褒揚美茲鯁直賜時服一副 上
有儒者風陽嶠景龍末轉國子司業嶠恭謹好學有儒者之風又勤於政理循循善誘及在學司時人以為稱職奏修先聖廟及講堂因建碑前庭以紀崇儒之事睿宗初為國子祭酒薦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等為學官皆稱名儒時學徒漸弛嶠課率經業稍行鞭箠學生怨之頗有喧謗乃相率乘夜於街中毆之上聞而令所由杖殺無理者由是始息 上
改名歸崇敬字正禮大曆中授國子司業時皇太子欲以仲秋之月於國學行齒胄之禮崇敬以國學及官名不稱請改國子監為辟雍省又以祭酒之名非學官所宜按周禮師氏掌以義詔王教國子請改祭酒為太師氏又司業者義在禮記云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版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鐘磬之栒虡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則無所取請改司業一為左師一為右師詔下議者以為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禮代掌其職者曰氏國學非代官不宜曰太師氏其餘大抵以習俗所久

重難改作其事不行
生徒斤斤 陽城字亢宗德宗時為諫議大夫裴延齡誣
逐陸贄等城上疏極論其罪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
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
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
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
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唐書 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郊季
償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
上 唐書 惟茲陽公履道蹤醇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
滯宣明德教進退作則動言是傚雅厲貪婪待公頓之
欺偽譎詐待公信之今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
天中記 三十三卷 五二
首帝闕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 柳遺愛碣
嘗寫九經 張參為國子司業年老嘗手寫九經以為讀
書不如寫書

監丞

彩纓 國子監丞東朝東帶銀榜增華西序彩纓環林盎
潤 唐張燕公集
上書八千言 趙雋為相斯先是國子監丞張戒上書幾
八千言自謂恐忤聖意上謂宰執曰朕熟覽之其憂國
愛君之心誠可嘉朕大開言路以防壅蔽自欲聞之趙
雋不吝沈與求曰陛下如此何患不聞盡言 言行錄
參事務 殺屬成均參聲政令庶事之務惟丞是司 [illegible]

博士

百官自正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為魯相無所變更百官
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 史記
秦官 博士秦官也掌通古今 表 百官 博者博通古今士者
辯於然否 漢官儀
藏書 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秦時禁書伏生壁藏
之 漢書
說對 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
世召博士諸儒生問及狀通獨諂對不及拜為博士通
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
免虎口 上
天中記 三十三卷 五十二
通諸家書 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
時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
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
悅之 上
吏稱先生 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通行修博識多藝曉古
今爾雅能屬文章者為之朝賀位次中都官吏稱先生
不得言君其子弟稱門人 漢官儀
待詔金馬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公孫弘年
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射對者
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
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漢書

傳贊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與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至元平時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贊

世爲博士 孔子之後孔順生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生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延年生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霸生光經學尤明成帝初即位舉爲博士官至丞相 上

鄒魯大儒 韋賢字長孺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理尚書以時教授時人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 上

儒林之官 成帝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 紀

有經章句 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 論衡

家法教授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先訪儒雅自是衛宏桓榮之徒紐經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 後漢

橫卷 翟酺字子超爲大匠時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 上

天下宗師 朱浮爲太僕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天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先建太學造立橫舍爲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 上

得生幾晚 桓榮字春卿少學長安十五年不窺家園年六十餘光武召令說尚書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博士缺拜爲博士

通儒 董鈞字文伯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

多見從用當世稱爲通儒

八世博士 歐陽歙其先伯和從伏生受尚書至于歙八世皆爲博士歙於經學恭儉好禮 東觀記 後以贓罪下獄平原禮震年十七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贓咎當伏重辜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 後漢

倚席 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 上 李綠請崇國學疏云博士有倚席之譏

遷之 魏志 高柔字文惠明帝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今博士皆明經

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 謝志

五業並授 樂詳字文載少好學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具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教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 魏略

敦化隆俗 永安元年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也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

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吳志

行為世表 荀崧字景猷元帝時方脩學校簡省博士崧以為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泰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興其過廢寧與過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 晉書

勵俗 虞■字仲寧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任旭虞喜並絜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通其更以博士徵之 上

賜席 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還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嘉之曰學不當如是耶 殷氏世傳

拜于床下 姚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親詣省病拜于床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 載記

通儒 嚴植之字孝源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

人 南史

解析經理 崔靈恩少篤學徧習五經仕魏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為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僉生徒亦數百人三為五經博士 上

秘惜不傳 戚袞字公文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隨屍而殯為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 上

領答如流戚袞為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嘗置宴集玄
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
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以荅抗諸儒懾氣時袞說
朝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領荅如流 上
徧該經藝顧越徧該經藝傍通異義特善老莊尤長論
難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徐勉舉越論義越於首
而請音響若鐘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除五經博士 上
特命崔景儁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雅為高祖所知重
興名為逸還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
特命自逸始 書魏
執手同坐熊安生字植之博通五經阿請中陽休之特

奏為國子博士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講周禮
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
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
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
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
戰況陛下龔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
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
百姓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
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
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
略為優帝大悅賞賜優厚令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

北史

諸儒推慕權會字理正少受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
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天保時為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
教授不闕性甚儒愞似不能言及臨機荅難酬報如響
由是為諸儒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
或寄宿隣家晝夜承問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
怠 上
立五后何妥字栖鳳江陵平入周仕為太學博士宣帝
初立五后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
宜有五妥駮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 上
推其通博房暉遠字崇儒世傳儒學恒以教授為務簡

牛弘每稱為五經庫文帝初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
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
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
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
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
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
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
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
能及也文帝嘗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
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
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

南書北史合璧誤以為唐事文尾復以為唐書更誤

儒稱博物　王頍字景文江陵陷入關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顒所責怒乃感激讀書數口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大為儒者所稱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頍所為而頍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為博物開皇年令於國子講授會為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

八儒　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馬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 隋書

剖析疑滯　馬光字榮伯少好學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開皇時嘗因釋奠帝親幸國子學王公已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禮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 上

博綜　徐文遠方正純厚有儒者風竇威楊玄感李密皆從其受學開皇中遷太學博士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舉文遠與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為學官遂擢授文遠國子博士愷等並為太學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氏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為一時之最文遠所講釋多立新義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詰駁諸家又出已意博而且辨聽者忘倦武德六年高祖幸國學觀釋奠遣文遠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蜂起隨方占對皆莫能屈 舊唐書

隨端立義　陸德明為太學博士後高祖親臨釋奠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為之屈高祖善之貞觀初拜國子博士 上

九經庫　谷那律貞觀中遷國子博士淹識群書褚遂良嘗稱為九經庫 新

宣業　龍朔二年改國子博士為司成宣業 通典

助教

醇儒　何佟之字士威仕齊初為國子助教為諸王講喪服結草為經屈手巾為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 南史

執經受業　沈峻字士嵩好學晝夜自課睡則以杖自擊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為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群經源本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群儒劉嵒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勉從之奏峻

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上
在席慓然 張譏字直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
為先輩推服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
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
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
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
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嘗謂
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上
排毀先儒 劉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又明陰陽
博物多識故為儒者所宗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
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後為國子助教

嘗靜坐讀書有叩門者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
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義理長短竟在誰
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
少時患死北史
二人牽隨 權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之日常乘驢
上下其職事多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鍾漏已盡會
唯獨乘一驢忽見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
其廻動輕漂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
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
不覺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家
去家數里上

經明交難 陸德明大業中廣召經明之士四方至者甚衆
遺德明與魯達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交難無出其右
者擢國子助教唐書
冰寒於水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也博涉經史有士君子
之風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其大儒劉焯劉
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亦參焉既論難皆出諸儒意
表抗大奇之問曰蓋生就誰受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
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為師首抗曰可謂冰生於水而
寒於水也武德中受國子助教其宗人文懿亦以儒業
知名當時稱為二蓋馬文懿者貝州宋城人武德初歷
國子助教嘗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萃更相問難文懿

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貞觀中卒於國子博士上
功授 高子貢弱冠遊太學徧涉六經尤精史記與邢文
偉朱敬則為莫逆之交明經舉歷秘書正字弃官而歸
以率鄉曲拒徐敬業弟敬猷之功拜成均助教上
行人
掌使 馬融論語註云行人掌使之官正義云周禮秋官
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
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
之官謂掌其為使之官也疏註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
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
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

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周禮秋官）小行人賓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上）

五善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有禮　北宮文子（傳）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左傳襄三十一）行人公孫揮

習禮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憱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晏子）

天中記三十三卷終

天中記三十四卷

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觀察使

按察　唐景雲二年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置使以豊稔為上考省刑為中考辦稅為下考（唐百官志）

廉察　察以五長綴四國若今之節制也周以十聯率諸侯若今之廉察也（日華）

木偶　署名李勉為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瘞于其隴或以告曰為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唐書）

貨物投江　李勉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至者四千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為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上）

刺史戎服　令狐峘授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行部過吉州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致禮映雖嘗為相然驕達後進峘自恃前輩有以過映不欲以戎服謁入告其妻韋氏恥抹首趨庭謂峘曰卿自視何如

人令句　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戮死我亦無
恨酒曰諾即以客禮謁之映雖不言深以為憾映至州
奏峄糺前政過失鞠之無狀不宜按部臨人貶衢州别
駕上

銀瓶八尺　齊映為江西觀察使常以頃為輔相無大過
而罷冀其復入用乃倍歛貢奉及為大金銀器以希旨
先是銀瓶高者五尺餘李兼為江西觀察使乃進六尺
者至是因帝誕日端午映為瓶高八尺以獻上

配享學宮　常袞建中初起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
學袞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
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其後
閩人春秋配享袞于學官云新

美與凶隨　吳湊德宗初出為福建觀察使政勤清美泰
口陷與宰相竇參有憾參數加短毀又言湊風痺不良
趍走帝召還驗其疾非是繇是不直參擢湊陝虢觀察
使代李翼翼參黨也上

吏稱神人　崔咸字重易陝虢觀察使自旦至暮與賓僚
痛飲酒酣不醒簿領堆積咸夜分省覽部判决斷無毫
釐之差胥吏以為神人上

立祠刻石　韋丹字文明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
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瓦屋
草茨竹椽久燥則戛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
其費為估不取贏利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
斛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
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
首謝及期無敢違大和中裴誼觀察江西上言為丹立
祠堂刻石紀功不報上

清忠恩民　王緯字文卿大曆中與李泌俱為路嗣恭江
西觀察判官泌見惡於元載嗣恭希意欲殺之緯護解
僅免泌執政奏於己有私恩德宗許為泌報故進緯給
事中浙西觀察使缺泌擬緯帝曰是所為君報德者乎
黃門要地獨不留議事耶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清而
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上

愛宣州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有愛尚
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佞工部員外
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illegible]

世官　宣宗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
卓異問宰臣孰為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
使見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
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illegible]閤之奏為侍御史東觀奏記
久之升江西觀察使以簡易南方以為世官宙弟岫字
伯起處樵與進士兩甚岫獨謂擢必大用擢執政岫自
泗州刺史擢福建觀察使云新

蘭亭絕唱　元稹字微之為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

積所以暴職皆當時文士而境湖泰望之遊月三四隅
而跟詠詩什動盈卷帙副使竇鞏海内詩名與稹酬唱
最多至今稱蘭亭絶唱 書
三世觀察崔郾字廣略昭懿時爲陝州觀察使舊弊有
上供不足奪吏俸以益之歲八十萬郾以羨使當用之
直代之居二年政績聞於朝遷鄂岳浙西觀察使至用
寬政安疲人及居鄂渚則峻法嚴刑未嘗貫一死罪江
湖之間萑蒲是叢因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旬月而盡
獲群盜凡三按廉車率由清簡少事財用有餘人遂寧
泰子瑾歷浙西鄂岳觀察使瑾爲湖南觀察使 上
儉於自奉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先是潤州承王國清

兵亂之後前使竇易直傾府藏賞給軍旅寖寖財用殫
竭德裕儉於自奉留州所得盡以贍軍雖施與不豐將
卒無怨二年之後賦輿復集 書
下詔褒揚 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
者舉室棄之而去李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
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按
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
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
政優詔嘉之 上
獻丹扆箴 敬宗荒僻日甚大臣罕得進言李德裕身居
藩鎮傾心王室意在切諫不欲斥言遣使獻丹扆箴六

首以宵衣諷坐朝稀晚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罷
獻諷不求玩好也納誨諷侮棄讜言也辯邪諷信任群
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
韋處厚殷勤荅詔頗嘉納其心焉 上
衎曲江 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荷花盛發同省
名士遊賞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
樓下見數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憩其旁中有黄衣半
酣平昂指顧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
任何官率爾對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反問裴
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
使於是狼狽而走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

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羅江矣宣皇在藩邸聞
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及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廻謂
樞近曰喏即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 劇談錄
憂鄉處 處晦於父朗爲定州節度使時處晦爲工部侍郎
罷早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己爲浙東觀察使經過汴
州而朗爲汴帥留連飲饌仰視屋棟飾以黄土賓從皆
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帝重當書記重將行
處晦以所夢明年次處晦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
朗遣從事迎勞仍致 書令先旋所夢比至汴宴於清
暑亭賓佐悉符夢中 仰視屋棟曰此亦黄土也四座
感歎移時處晦繼爲 反刻爲事以盡思朗之悲 書

京兆尹

京兆尹地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大衆所聚故曰京兆漢書註

河南尹河南尹所治周地也洛陽本成周周之衰微分為東西周秦兼天下置三川洛河伊也漢更名河南武帝更云太守世祖中興徙都洛陽改號為尹尹正也詩云赫赫師尹續漢書百官志

尹不疑字曼倩為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漢書

發姦擿伏趙廣漢字子都為京兆尹以和顏接士推功於掾吏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廣漢精於吏事尤善為鉤距以得民情其發姦擿伏如神冬獄當斷先為請棺皆曰死無所恨後以魏相夫人殺婢事為蕭望之劾奏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百姓追思歌之至今上

發伏禁姦張敞字子高本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以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久者不過三年惟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後以楊惲厚善被劾奏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

撥劇整亂王尊字子贛成帝時南山群盜傰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發軍擊之不能得王鳳薦尊為京兆尹旬月間盜賊清後以劾匡衡被劾左遷為高陵令病免吏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長安宿豪大猾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

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
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
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
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奏書後以尊
為徐州刺史」
以選代王章字仲卿成帝時為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
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
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蝕
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章為鳳所陷罪至大逆
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眾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
駿即王陽子也」

三王王駿為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成帝欲
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
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
後有三王」
搏擊豪強翟方進字子威為丞相司直旬歲間免兩司
隸朝廷由是憚之上以為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
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
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
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名重朝廷袁安字邵公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
臧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

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厲在職
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後漢
三延篤字叔堅為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
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
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
後有邊延二君」
天下愜心楊彪字文先為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
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姦言之
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
恩、安訓李燮字德公為京兆尹時既以貨賂為官詔
書發錢三億以實西園尹上封事陳此橫調并陳
禍敗辭意深切遂止不發尹履紫白之節秉執忠良吏
民愛敬作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母
訓如父、別傳

長揖爭禮董卓廢少帝自公卿已下莫不卑下於卓唯
京兆尹蓋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王允曰欲
得快司隸誰可者允曰唯有蓋京兆可卓曰此人明智
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復出為穎川
太守
執詔不行司馬芝字子華黃初中為河南尹抑強扶弱
私請不行會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
董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群下曰蓋君能設教

不犯吏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敎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
夫諭判而已君之方也犯敎而聞吏之禍也君方於上
吏得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
吏民不自勵魏志
廉慎不撓劉靖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
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加之以明擿幽
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畫拱仰辦雖
昔召發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政務雖如碎密綜
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上
靖馥子也御覽云馥字子靖應璩以書與子靖誤
德教為本傳嘏字蘭石為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

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
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
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
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
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
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楨楚而得
其實不為小惠有所屬建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
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傳注
吏民遮道顏斐尹京兆為十郡最從平原太守吏民號
泣遮道步步稽留日行數十里及卒立碑作頌良吏傳

百郡之首武帝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
宜為遐邇所取以董衆之侍中奉車都尉王尚忠亮篤
誠才兼外內明於治化其以尚為河南尹晉起居注
帝王所都皆曰京兆尹總理衆務晉曰尹南朝曰丹
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齊曰清都尹通典
佞事親昵陶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
導甚為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
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
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
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
之晉書

辭尹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實
唯孔君平可以處之孔固辭二公還諭其旨孔敖然曰
先帝大漸卿輩身侍御床口行詔令孔坦是時正瑣臣
耳何與國家事不可今日喪亂而便見逼在吾俎上
肉任人劊膾截耶庾愧不能答世說晉導庾亮
棠棣碑賈敦頤永徽五年為洛州長史時豪富之室皆
籍外占田敦頤都括獲三千餘頃以給貧乏又發姦摘
伏有若神明弟敦實咸亨元年為洛州長史甚有惠政
初敦頤為洛州刺史百姓共樹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實
去職復刻石頌美立於兄之碑側時人號為棠棣碑唐書
前賈後張張仁愿本名仁亶神龍二年兼檢校洛州長

史并都城縠貴盜竊其衆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秘
屍府門遠近震慴無敢犯者初高宗時賈敦頤為洛州
刺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為之語
曰洛州有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其見稱如此 上

總理衆務唐京兆府本為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
多以長史理人置別駕以領州事永徽中改別駕為長
史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為京兆尹總理衆務 唐志 通典

河南尹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為刺史
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為長史開元元年改洛州為
河南府改長史為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 上

理告子罪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
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
謂寡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
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
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
了矣俄持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
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訊承伏與寡婦私通常為
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
盛之 國史異纂

為政得人李峴遷將作監改京兆尹所在有著聲績天
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己以
雨災歸咎京兆尹乃出為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
貴百姓謌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為政得人也
如此 舊紀

兄弟京兆李叔明字晉兄仲通字向天寶末為京兆尹
叔明乾元中為京兆中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
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新

豪右屏跡李朝隱為河南尹政甚清嚴豪右屏跡時太
子男趙常奴恃勢侵害平人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為
政執而杖之上聞又降勑書慰勉之 舊

具錄李勉字玄卿大曆二年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政
尚簡肅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特寵
含威天寶在舌前尹黎幹寫心候事勤必求媚毋朝恩
入監傾府人吏具數百人之饌以待之及勉莅職旬月
朝恩入監府吏先期有請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
候太學軍容宜厚具主禮勉忝京尹軍容儻惠顧府廷
豈敢不具蔬饌朝恩聞而銜之因不復至太學勉亦尋
受代 舊

政尚簡約張延賞大曆二年為河南尹河洛久當兵衝
閭井丘墟延賞勤身率下政尚簡約疏通河渠修築宮
廟數年間流庸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美焉 上

除延賞鄭珣瑜為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寬
之馬廷差跌不出三五步議者以珣瑜為河南尹可繼
張延賞而重厚堅正前後莫有及 舊

兩京尹貞元十四年春以旱歉貴人多流亡京兆尹
韓皐以政事不理黜官上以吳湊為京兆尹即日令
視事詔宿方下制湊孜孜為理以勤儉為務人渠其政
舊唐德宗以皐撫州司馬詔以京邑為四方之則長史受
親人之寄皐處理無方宜加懲誡上
決斷無滯杓府掾吏以吳湊起自戚當不諳簿領凡有
疑獄難決之事多候湊將出時方呈與案如遇疾病湊
卧倉卒閱視必指其姦倖人從下筆決斷無停留之者
報吏非大過不行笞責而召面教闡諸令而釋之吏尤
畏伏焉庶務咸舉上
張常立閉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為京兆尹便令赴上湊
天中記〔三百四卷〕〔二百〕
先驅諸客至府巳列筵矣或問曰何遽吏曰兩市日有
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饌常可立辨國史補
唐右欽亦許孟容字公範為京兆尹神策吏李昱假貸
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
克日命還之日不及期當死自興元以後禁軍有功又
中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縱橫府縣
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冤訴於上
上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
疏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
抑豪猾錢未畫輸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
豪右斂迹威望大振出為河南尹亦有威名舊

此趙廣漢劉栖楚為京兆尹摧抑豪右不顧患難事無
大小必詰窮極故時人重之或稱其懷愛往往有類於
西漢時趙廣漢者上　栖楚為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
避權勢先是京城惡少及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不遵
府縣法令以陵衣冠奪貧弱為事有罪即逃入軍中無
由追捕劉公為尹一皆窮治至有匿軍中名目自稱百
姓者勿拘內坊市姦偷宿猾摒氣屏跡今嘗與友生入
市市內有一軍人乘醉毀突友生驕矜秀諸少年譟曰
痴男子死日到致近衣冠耶人人似頭上各有一劉尹
憫懾汗懼不敢為非而與屬吏言未曾傷氣不叱責一
官人常謂府縣僚曰諸公各有自了本分公事唯天異
天中記〔三百四卷〕圭
景任恣意游賞勿致拘束因話錄
取則之地柳公綽字起之拜京兆尹將赴府上有神策
軍小將乘馬不避公於衙中杖殺之及因對敬宗正
色詰公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在取則之地臣初授陛
下獎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典法不獨試
臣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打神策軍將上曰卿何不奏
公曰臣只合決不合奏上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
街中本街使合奏若在坊內則左右巡使奏上
乃止　公綽字寬小字起之唐
揮豎為先柳仲郢字諭蒙綽子也李德裕奏為京兆尹
牝于泉新投郢訓陝母湖為禁軍小校仲郢不俟奏

下杖殺爲沘司所譖後出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言事者以爲不類京兆之政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養爲本何取類耶舊仲郢爲京兆者吏入粟違約仲郢杖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再爲河南唐

端肅官清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代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張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何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慙色語林唐正甫字踐方仁而好亮涖官清强居外任所至稱理

[illegible]常李訓之亂宰相京兆尹皆死勑擢仲方爲京兆時軍人横恣仲方脂韋坐不稱職出爲華州刺史李肅孔帖

杖殺禁軍薛元賞代張仲方爲京兆尹元賞常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元賞至則已解衣跽之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通鑑

收杖惡少薛元賞會昌中李德裕當國復拜京兆尹都市多任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奪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元賞長吏事能推言明弊什伍之禁故估[illegible]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暴折戢自姓[illegible]文唐劉

威風甚嚴薛元賞爲京兆尹武宗謂宰相曰威風甚嚴唯屬軍者即令守取勑文李德裕奏京尹若非陛下假借與之作主則無由爲德帝曰灼然紀分

豪右歛手崔澳爲京兆尹豪右歛手國舅鄭光莊不納租澳縶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之上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放否曰尚在限內來日即不得矣澳既出半夜上遽召之曰國舅租今日納足放上否曰澳必放上入告太后曰崔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郡須刻而租足東觀奏記

李摩雲李寧之僖宗末爲河南尹無所不擒之曾縱兵於蒲澤之地有山曰摩雲士人設壘於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取寧之至則下馬自爲李摩雲

京兆[illegible]戡知開封府時有府吏馮士元者狡猾依[illegible]遍結權貴恣爲姦贓自尹而下至于推判官往往[illegible]中權柄多出於士元偷弄威勢以刑禍下人京[illegible]立地京兆戡至窮案其職搜其家得與朝士往

來交易貸賄簿書遂及近臣而權貴多為之請哉供不顧案成流於海島於是府中走吏而下日夕戰汗服慄姦惡遁竄都下肅然東都事畧戢字天休府吏為士元為姦利有告上元受賕藏禁書者戢窮治之辭連中書吕夷簡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事程琳並進謝夷簡子公綽公綽參劾其狀既而士元流海島度琳坐皆又聞士元罷去其餘繫罰者自御史中丞孔道輔天章閣待制龐籍又十餘人朝議畏其激核宋史

笑比河清包孝肅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無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言紛辨不已吏大聲呼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為其所賣卒如所約小人為姦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筆談

范君范仲淹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欲撓以煩劇而不暇他議仲淹明敏通照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驚以為神張文定公方平知開封府府事繁夥尹者皆書牘以記事公獨不用紙記數百以次決遣不遺毫髮吏民驚以為神不敢復欺東坡集

少尹

少尹京兆少尹魏晉以來治中之任隋文帝改為司馬煬帝又改為贊治後又改為丞武德初復為治中永徽元年以太皇諱改為司馬開元元年並改為少尹六典

亞尹故事內史歆未補開亞尹得行大京兆事誠可而即真者往欲有之日少尹然上制雖有忠賢委為尹正承而貳之寔資亞理上去少尹存制大京兆京兆尹也小京兆少尹也亦謂之亞尹

決三輔原李元紘開元初為京兆少尹尋有詔令元紘疏決三輔渠時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立碾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唐書

公直正法李憕為東京少尹特蕭炅為尹依倚權貴蒞事多不法憕以公直正之人用舍頗又通士孫甄生以左道求進託以脩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憕必挫之

副牧務郭行餘擢累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其從繫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為論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為牧故尹為長史司馬即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之不聞道路聞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答

使行聘禮李承勳累遷至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伺其釁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藩

方叉聊之禮謁者曰燕王爲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吾大周使人太原尹是唐帝除授燕土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耶守光聞之不悅拘留於獄數日出而訊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師討守光承勳竟歿於獄中 後唐

刺史

州牧 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爲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

郡守 漢景帝更名郡守爲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

吏民之本 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前漢

學比齊魯 文翁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 上 本興學 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 蜀志 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前漢

張寬字叔文蜀承秦後質文刻野太守文翁遣寬詣博士東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蜀學比於齊魯巴漢亦化之景帝嘉之命天下郡國皆立文學由翁唱其教蜀爲之始也 華陽國志 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永初後堂遇火太守陳留高眹更修立又增造二石室 上 始作禮殿以祀先聖周公畫三皇五帝七十二子及三代兩漢君臣像於殿壁 志

卧治 汲黯爲東海太守治官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其大指而已不細苛黯素多病卧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淮陽太守黯辭之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乃行 上

治道泰甚 黃霸字次公爲潁川太守宣帝詔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識事聰明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 曰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

於行顯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
關內侯上 五鳳三年代邴吉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
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魏于定國功名損於
治郡時上 御覽良哉下有元首明哉句 袁甫曰人各
有能有不能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晉書
宣風化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
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
鹿鳴之聲習而歌之因奏褒有軼材上延徵褒既至詔
褒為聖主得賢臣頌上
帶牛佩犢宣帝時渤海饑亂以龔遂為太守遂對曰海
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

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臣聞治亂民猶治亂
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
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移書勑屬縣悉
罷捕逐盜賊吏亜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
佩犢上
不干以私尹翁歸字子兄 兄 欲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
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
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
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
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以一縣

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
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治如在東海故迹
在東海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
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
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三子皆為郡
守上
少府召信臣字翁卿 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
稱述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
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遷河南太守
治行常為天下第一竟寧中徵為少府非法食物悉奏
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

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
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
為立祠上
馮立字聖卿竟寧中為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
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
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
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
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衆為東海太守下溼病痺天子
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上
杜母杜詩字君公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
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

力少見功多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人為之語曰前
有召父後有杜母 東觀漢記
總大體 馬援字文淵為隴西太守務開寬信恩以待下
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
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
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上
夷朝拜 祭彤為遼東太守彤之威聲揚於北方胡夷
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及彤卒烏桓鮮
卑追思無已每朝京師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上
蒲鞭 劉寬歷典三郡吏民有過蒲鞭示辱 後漢陳王劉
南陽蒲杖 木足比其仁 以蒲鞭責杖示有刑 謝承書子建 銘
天中記 卷二十四
時雨 郭伋為潁川化如時雨 太平御覽 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
為守得父 蜀郡任嘉年三四歲時父勝為諸生於漢中
訛師有盜賊道路斷絕蜀亦覆沒客居長沙為州郡吏
務嘉為長沙太守勝為奏曹掾默知嘉實其子也嘉母
語次謂嘉曰奏曹掾則汝父也但是老耳嘉曰天下
豈獨有一伍夫人何以老吏生疑意母曰出我守養汝
數十年無嫌譏豈以垂沒更失計哉顧實真父不可棄
捐 後嘉問掾聲音可類太守何州里耶掾曰本犍為武
陽人遂轉詬容則此母察審論求識方耳前聲因此抱
持對之流涕嘉自投楊感欲哽咽 風俗通
侯霸字君房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

敗獲保全自守本令 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
弱相携號哭遮使者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
期年民乃誡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
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 上
擒賊 寇恂字子翼為潁川太守郡中政理盜賊不入 東觀
記 代朱浮為執金吾後潁川盜起從駕南征恂從至潁
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
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 後
得邀歌 耿純字伯山鉅鹿人詣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
卿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為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
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為
天中記 卷三十四
東郡太守 東觀漢記
得人心 第五倫字伯魚為會稽太守性節儉雖身居
二千石位常蔬食布衣妻自炊爨拘代到當發百姓老
少闔府門攀車扣馬號呼曰捨我何之其得人心見愛
如此 上
九伯之冠 謝夷吾字堯卿為荊州刺史遷鉅鹿太守所
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司徒第五倫令班固為之曰會稽
謝夷吾出自東土英資挺特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
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遂以荊州威行邦國有功稱為
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還守鉅鹿政令時至
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 後漢

致瑞於豐 宇分 乃榮 後太守為政慎刑重殺罪法辯
訟詳不肯省煩繇不決一斷於口鞭杖不舉無刑戮
僚友有過衫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為談述曰太守所
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同上 宋晛
名子為任 延任延為九真太守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
延乃遣書屬縣各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者
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
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 上 左韓雖
陽令九真吏人生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
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

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後漢
男女名宗 宗慶字叔平為長沙太守民養子者三千餘
人男女皆以宗為名
樂不可支 張堪為漁陽太守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
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
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後 帝嘗召計吏問守令能否蜀計
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
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
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上
五袴 廉范為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
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

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
何暮不禁火民安堵平生無襦今五袴 上 來時我單衣
去時重五袴 華陽志
生獨一時 岑熙為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
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
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
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兄 書
惠及死 陳臨為蒼梧太守有人遺腹子報父怨捕繫
獄臨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得男人歌之曰蒼梧
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因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 冊 蒼
梧府君惠及死能令死人不絕嗣 志

吏皆孝友 張霸字伯饒為會稽太守眾賢士勸請教授
一郡慕化但聞書聲又野無遺寇民語曰城上烏鳴哺
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耆舊傳 書
屢獲豐年 永建中泰山吳資元約為巴郡太守屢獲豐
年民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乎苗我后卹時務我
民以優饒及資遷去民人思慕又曰望遠忽不見惆悵
嘗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 華陽志
令我獨憔 桓帝時河南李燮仲和為郡守貪財重賦國
人刺之曰狗吠何諠諠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
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
可與思往從鄰貸鄰人言已匱錢何難得令我。

悰十
國仙賦人黃香為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
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
新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
種 後漢
二珪 琰 趙瑶字元珪琰字稚珪凡七兄弟雙為太守
宣子也皆以令德著聞瑶少有公望瑶始為緱氏秦趙
二公相與書曰趙瑶在緱氏猛虎歸迹百里均耳叔平
何難遷扶風太守從蜀郡司空張溫謂之曰昔第五伯
魚從蜀郡為司空今掃玉第以待足下矣琰始為青州
刺史部下清肅 華陽志

父子剖符 蔣滿為上黨太守長子萬為北地都尉次子
黼為安定太守滿與俱知名並見徵用時徵為二千石
者十三人俱引見萬退却不敢與父並詔讓問謁者曰
何以不齊左右曰此乃父子也宣帝歎息曰乃父子剖
符耶即先詔曰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
滿為淮陽王相萬為東萊弘農服杜郡其以萬為弘農
太守父子同日拜於前上嘉之 漢雜事
黃堂 郭冊字少卿南陽穰人太守杜詩請為功曹冊薦
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
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冊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
後黃堂太守之廳事 吳郡平江太守所居之堂即春

申君 春侯君之殿也因數失火塗以雌黃故曰黃
堂 吳郡
獨坐 王閎為冀州刺史閎性剛不發私書不容豪英賓
客號曰王獨坐 謝承書
龍安數夷 何祇字君肅汶山夷不安以祇為汶山太守
民夷服信遷廣陵後夷反叛辭曰令得前何府君乃能
安我耳時難復屈祇拔族人為之汶山復得安 益部耆舊
拜官留憩 司馬勝之字興先清尚虛素郡詩察孝廉歷
廣漢新繁令政理尤異以清秀徵以疾辭去職即家拜
漢嘉太守候迎盈門固讓不之官閑居靖靜謐卑自牧
常言世人不務求道德而汲汲於爵祿若吾者可少以

為有餘矣訓化鄉閭以恭敬為先 華陽志
夢刀 王濬字士治為廣漢太守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
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
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
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為益州刺史 晉書 濬嘗夢得
三口刀人以禾益之手持不得以問郡丞吳擇吳莫能
知毅對曰吉祥也三刀者州字而益之禾持不得禾傍
失者秋字明府秋當至益州濬笑曰如卿言當相以為
秀才 華陽志
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甚惡之云云
陸機晉武紀
得菴 吳宗為新[illegible]太守南界有刻石象至其下輒有人

於石下得剪刀者衆咸異之主簿對曰昔長沙桓王崇
飲餞孫洲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當為長沙事果應太
三刀為州今得交刀君亦當為州後果作交州（述異）
吳富春縣有沙漲武烈為郡吏赴府鄉人餞之會於
沙上父老曰此沙狹而長君後當為長沙太守後果
然因名孫洲（吳地郡志）武烈堅也長沙桓王策也（世說註）
以江名子 江祚為安南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名
子（孝經）
以孟為名 孟宗為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
人之生子以孟為名（別傳）
鳴琴 陸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彥遷汲郡太守

都亭侯江夏李茂曾遷平陽太守此二子皆彥先知名
歷職顯要旬月之間繼踵名郡雖險劇之勤就政績之
流祚鳴琴以侯遠政雖別之際各嘆然賦詩（潘尼二李詩序）
惠隆丘阜 應詹字思遠為南平太守時天下分崩詹獨
保境外攘狂狡內除塗炭百姓之情郡人歌曰亂
離既普殆為灰朽侯詹之是賴茲庶石嵗寒不凋孤境
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與陶
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
書莫不歎之遷益州刺史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
若戀所生（晉書）
慈父 祖逖為豫州刺史躬自儉約不畜資財喪亂之餘

白骨未收者為之殯葬其有骨肉恩薄不收斂者加
賻贈由是百姓咸化復觀太平置酒大會郡中老
與流涕而歎曰吾等老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又歌
曰幸哉遺民免豺虎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清醪甘
脯亦何報恩歌且舞（晉書）
剖符作宰 索稜字孟則燉煌人好學博文姚萇甚重之
叔父以稜文章詔檄皆稜之文也後為平原太守以德
化民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廢績允著剖符作宰
實家我思（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
之郡慨嘆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
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

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世說）東陽峴山舊名三丘山
何大除東陽太守意甚不樂嘗登此山悵然流涕郡人
愛之如襄陽之於叔子因名峴山二峯相峙有東峴西
峴唐寶曆中縣令于興宗結亭其下名曰凝碧（圖經勝覽）
統志義熙間殷仲堪為東陽太守嘗登三丘山悵望
後人思之名曰見山後仲堪為荊州云東陽也說
二始 顏延之守延年之守別經當時詩詞書傳亮自以
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為之下亮甚疾焉遷始
安太守謝瞻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
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矣門即殷景仁亦謂之曰前
人惡俗異世疵文雅後後為荊州所恨出為永嘉

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濤王戎以
貴顯被黜詠嵆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
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
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
蓋自序也南史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顔延年一麾乃出守
之句不知其悞也延年謂一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
以麾之麾耳延年贈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
守謂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而武帝不用其後一擠
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托爾後杜牧之
為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
遂為故事詩話古今

徧歴名山 謝靈運好學博覽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自謂
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少帝即位權在大
臣徐羨之等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
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歴諸縣動踰旬朔民
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輙為詩詠以致其意焉宋書

府君王僧達為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
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
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近南史

不省庶事 謝朏字敬沖永明中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
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後
[illegible]弟瀹時為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illegible]酒

與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出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
眾頗譏之亦不屑也子諲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
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上

井中人出 晉陵常朗邵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
中有一人出高長尺許被帶組甲麾伍相應相隨出門
良久乃盡朗兄嶷頗善占筮常云吾子弟當至刺史州
歴青廣二州異苑

蕭頴冑景貞守平昌有惠政常懸一扇[illegible]而未嘗用上

峻谷起臺 夏侯詳為湘州刺史清善吏事在州四載為
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
代由是歴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
挹之志南史

前兄後弟 夏侯夔字季龍詳子也為豫州刺史兄亶字
世龍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
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上

大小南郡 劉之遴字思貞為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
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弟之亨字嘉
會代之遴為南郡太守上聞朱异曰之亨代兄善不兄
弟因稱為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荊
州長史南郡太守皆吳僕射出入今者之亨便是九轉
亦南有異績吏人稱之卒荊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大
小南郡上

人小東陽王丞字安期為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人悅
之丞性剛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
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
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皆為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
東陽耳小東陽即丞弟幼也時唯丞兄弟及褚翔不至
异門世並稱之上
年少太守張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
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為張氏寶方為海內令名也起家
秘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
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
累遷豫章內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

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上 荀羨字令則為
徐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伯未有如羨少者晉中興書
清省任昉為吳興太守在郡所得奉秩五分督一餘者
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為山澤
游及被代至都無衣沈約遣裙衫迎之再為新安太守
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
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
無以為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
南史
三始裴邃字深明為廣陵太守左遷始安太守邃志立
功邊垂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
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
何後為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上
政過名守沈覽字景游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
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
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
不出郡境多劫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竹齊明帝及覽
父憲東海徐孝嗣並為吳興號為名守覽皆過之上
不附上書王規字威明為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
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
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為左戶尚書郡境千餘
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上

勸課教示元淑字買仁膂力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為
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
識耒耜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為之
謠曰泰州河東杼柚代舂元公至止田疇始理有七子
季海字元泉兄弟中最有名譽位洛州刺史季海妻司
空李冲之女莊帝從母也政在尔朱穆雖方始勸季海
孝莊嘗以雖纖介及尔朱之難季海果以在藩得免北史
慈父元孚字秀和少有令譽崔光等咸曰此子當準的
人物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慈父鄰州號口
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
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

號曰八王子[illegible]請入城稽顙致死効力上
十義陸發矣于也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新
臣曰吾嘗欺其父智過其軀是使踰於父矣為相州刺
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强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
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畧如此者十人
號曰十善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
敢劫盜者徵為散騎常侍百姓有留戀者千餘人獻文
不許謂群臣曰啟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啟之代還
由吏人大歛布帛以遺之啟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
此物造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上
不念舊惡房景伯字良暉為清河守郡人劉簡武曾失

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禽
之即署其子為西曹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仁不念舊惡
一時俱下論者稱之上
連璧帝叔裕字孝寬晉泰中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襄
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荊州
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荊部吏人號為連璧上
大小鄭公鄭述祖字恭文少聰敏有風檢為先達所稱
叅天保中為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為巡省使歎曰古人
於[illegible]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之鄭兗州見
[illegible]矣還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為兗州於鄭城南小山起
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illegible]
[illegible]然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
嗚咽悲動群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illegible]
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歎曰大鄭
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上
懷磚李延實莊帝舅也除青州刺史帝謂寔曰懷磚之
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荅曰臣年迫
桑榆氣同朝露夜行罪人哉錦為里謹奉明勅不敢失
墜時門下作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磚之義私問舍人
溫子昇曰聞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
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太守初欲入境皆懷磚叩首以
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磚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

是以京師諺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
惡腹中無憐愁懷磚之義起在於此也伽藍記
五七月寒南安王元楨出為相州刺史五月至鄴上日
暴風大雨凍死者數十人是月疽發背薨孫熙後授相
州以七月上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一十餘人驛馬數
十匹熙闔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後起兵討元叉被殺北史
政於泉房豹字仲幹為樂陵太守風教脩理稱為
政郡瀕海水味多醎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
為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醎上
[illegible]之後居裴俠字嵩和為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illegible]
[illegible]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肥[illegible]

不食一齋公取裴公貞惠為世規況俠嘗與諸生同學
請用天圖之命俠別立綱紀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
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
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為獨立使君 上
神君孔奐字休文除晉陵太守自宋齊以來為大郡雖
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
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
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
以衣氊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
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 陳書
歲時謁謁梁彥光字修芝隋初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
天中記 三十四卷 二十八
相州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
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
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免
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
呼為戴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
加收採臣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
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
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於是
合境大駭 隋書 分紀作戴帽餳後盡誤請臣字耳
不勝贊子孫[illegible]率宗為式威太守以善政聞煬帝詔
曰冀州[illegible]根德化于前張振于後風[illegible]可益清潔

擬於行十[illegible]不[illegible]衆泉豈渝其性 卓氏
[illegible]之曰人道公清[illegible]不干蓋謝[illegible]
言[illegible]是小心不敢[illegible]聽耳[illegible]之口味百餘斛[illegible]
鑿渠刺史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
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
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
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
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
[illegible]俱有美政河北稱為鐺腳刺史 唐書
刺史 神武后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
奏以朝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職比所出守多因貶累
天中記 三十四卷 二十九
非所以澄風俗安爲人臣請擇才於臺閣省寺之中分
典人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察太后乃令
宰相擇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
楊再思等二十人中之皆以本官檢校刺史後二十人
內以政績可稱者獨常州刺史薛光謙徐州刺史司馬
鍾二人而已 典也
選朝臣開元十一年山東旱儉朝議選朝臣為刺史以
撫貧民仍重諸侯之選於是以黃門侍郎王丘為懷州
刺史又以中書侍郎崔沔等數人皆為山東諸州刺史
至任皆無可稱唯丘在職清嚴人吏甚畏慕之 唐書
知損最裴耀卿字煥之開元十三年為濟州刺史其年

東
巡州當大路道里綿長尚户口寡殘擢卿特自
修理置三梁十驛科配得所時大駕所歷凡十餘州
卿稱為知頓之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謂張
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
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它獻我知其不
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
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
或重擾即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
也唐書
清嚴知禮 齊澣字洗心為汴州刺史河南汴為雄郡自
江淮達于河洛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

職唯倪若水與澣皆以清嚴為治民吏歌之玄宗封太
山迴次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橐它亦
動為所頓亘數十里澣列長棚帟幕縣亘上食凡千餘
納先鑰身進膳帝以為知禮喜甚為留三日賜帛上
木禁古權懷恩為宋州刺史以威明御下人皆重足
而立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至是
懷恩路由汴州德幹送之出郊懷恩見新橋中途立木
曰半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為德
幹大慚時議以德不如懷恩也唐書
題賛廳事 盧奐為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玄宗
幸京師次陝城頓知奐有神政御筆賛於廳事曰專城

之重分陝之雄仁惟奐愛性實謙沖亦既利物在乎謹
身斯為國寶不隕家風陝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惡
民相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
有禍福天寶 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
產瓌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
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
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盧奐三人
而已唐書 新書裴伷先為廣州都督舊書廣府清白者有
四謂宋與伷先朝隱及奐此止云三何也
神祇 張開為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暝晦不辨面目唯
聞空中有騶唱之聲相次雲中有衣紫披甲冑者十數

人開問其故對曰荊州內外所主之神父御史君今
名故相率迎引到任謁廟後各致祭謝及建飾廟貌自
此政聲尤著也開元遺事
城守具備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
以霖雨為托脩城浚濠陰料丁壯儲廩食乃陽會多士
泛舟於池飲酒賦詩或譖於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為
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
具備乃使兵司參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
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
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人所為乃如此唐書
理行第一 蕭定字梅臣為袁州刺史歷信湖宋睦五

州刺史所治有政聲大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唯定與常州刺史蕭復豪州刺史張鎰為理行第一其勸農桑均賦稅逋亡歸復戶口增加定又冠焉傳

黃人二歌 唐乾元二年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云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云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元次山集

簡稟衛薛珏字溫如為楚州刺史本州營田使先是州營田宰相遙領使刺史得專達俸錢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員奉厮役者三千戶歲以優授官者復十餘人珏皆條去之十留一二而租入有羨為觀察使誣奏左

授硤州刺史遷陳州刺史建中初上分命使臣黜陟官吏淮南李承以珏楚州之去煩政簡使山南趙贊以珏硤州之廉清使淮南盧翰以珏之肅物皆以治狀聞加秩賜紫傳

以陽名子 陽城字亢宗出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新舊作矮奴

捐大官 王宗鉥為晉州刺史有海客鬻龍腦邀價倍常宗鉥令持錦彼過其客覩之因目從者挈其龍腦餅去又令开漕市二妓年各十六其直三十二緡宗鉥納之叱二老婢詣會上此年已五十直五十千償一妓外尚餘十八千買布㕥辨一幅重十斤令於酒坊取舊麻緡十五斤償之百姓相視而笑宗鉥曰小民得五斤利便喜吏民列訴責維州司戶外史梼杌宗鉥責維州司戶參軍問吏曰參軍何官衣何服吏曰下州判司綠衫槐笏而已宗鉥大笑絕倒曰若頭便斬去吾何能作捐大官耶九國志

風月主人 孟蜀左丞歐陽彬衡山人博學能文泉以為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為二千石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嘉哉蜀梼杌

戟鈴 潭州奏前刺史史延韜離州為軍民遮留不放出城兼截下馬鈴其史延韜經三日後夜開城門越關史彝

祀神虎 謝傑為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為暴人不安居傑一日沐浴謁城隍廟舉酒祝神曰愚民何辜而虎暴之蓋刺史無德化願虎只食刺史無傷愚民因屏左右獨宿殿庭中是夜三鼓廟東南隅忽有物咆哮其聲如雷良久乃止遲明視之斃虎焉九國志

李大蟲 楚李瓊為桂州刺史矯岸多力每食肉十餘斤謂按大聲眈眈然軍中號曰李大蟲先是桂州兒童聚戲樹路忽相驚走口大蟲來至是果應卜

聽人嗢 田元均治成都有善人有訴訟其情弱不能

川作者必委曲問之蜀人謂之照天蠟燭又謂之不錯
事尚書事畧
隨使戶吳越傒鎮永嘉百姓悅慕及移姑蘇溫人有挈
家僞以從者謂之隨使戶史五代
邵父陳母祥符九年邵曄知廣州鑿內河通舟楫不為
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塩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
我二苦
刺舉不法秦兼天下改州牧為刺史朱明之時則出巡
行封部玄英之月則還詣天府來奏刺史言其刺舉不
法者之使也 記玄處
五馬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
天中記　卷二十四　四十四
卿則二千石亦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
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遁齋閒覽與學林云
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 詩話畵子其 昔人
用五馬事多因游遨動出處方用之如老杜賦王閬州
筵蕭遂州云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花其實主出任分
矣又送李梓州五馬何時到贈嚴武五馬舊曾諳小徑
送賈閣老出汝州人生五馬貴太白云五馬莫留連岑
參云門外不須催五馬式昰五馬幾時朝魏闕 千秋子 五
馬助征騑樂天五馬無由入酒家近人於太守安居閒
暇稱五馬於理恐未安也 丹鉛集
隼旟 熊軾隼飛旟上熊伏軾前皂蓋分輝彤幨耀彩 記室

韶州　通發軼隼旟棨參韶試 錄 律
銅虎淳化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漢文
升者分虎出守以叢被見嗤 延千頓帝累政臺郎遂分
符守 唐大詔令
朱轓景帝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
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
六百石朱左轓 紀 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 後漢輿服志
專郡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決訟斷辟興利除
害檢察詐姦舉黜惡誅殺殘暴者也 漢書
郡丞　別駕　治中　長史　司馬
佐守秦置郡丞以佐守在邊為長史掌兵馬 漢 景帝置
天中記　卷二十四　四十五
郡丞黃綬武帝元朔六年改名長史為京兆尹置丞元
帝時丞相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郡
從事 漢官 隋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煬帝罷之而置
郡贊治後又改為丞武德初改曰別駕高宗改為長史
試經請去周防字偉公年十六任郡小吏世祖巡狩汝
南召採史狀經防應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未冠請去
師事徐州刺史蓋豫明經舉孝廉拜郎中 汝南先賢傳
雌伏趙溫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
安能雌伏遂棄官去 後漢
貧務柳儉字道約為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厲大業五年
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

清名天下者一者為誰咸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咸以
潁郡法綯潁川贊務敬肅等二人對帝名陽綯
天下使送至郡郡以旌異焉論者美之 北史
許尚郡綯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煬帝將有事於
遼東以涿郡為衝要訪可任者聞綯有幹局拜涿郡丞
吏人悅服 隋
心如鐵石 敬肅字弘儉少以貞介知名歷長史司馬俱
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
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群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
如鐵石老而彌篤 上

獨統大郡 張允濟為武陽令政績尤異遷高陽郡丞時
在郡將允濟獨統大郡吏人畏悅及賊帥王須拔攻圍
在城中糧盡吏人取槐葉藁節食之無叛者 隋
難解衆事 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揔錄衆事 續漢志
一人行為從事史一人從剌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
之別駕 晉
周景為豫州辟陳蕃為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
陳仲舉坐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 謝承書 以諫爭不
合投傳而去 本
取柙撃柱 陳茂豫州剌史周敞辟為別駕從事與俱行
部到潁川陽翟傳舍傳中有置美酒一柙者敞勑御騶
載酒以行茂見於外取柙撃柱破之敞問茂刺史年老
酒別駕破柙亦何益茂荅曰所過皆有以名使君
何縣載酒非宜也 謝承書
屏星 孔恂字巨卿新塗人也為別駕車前後傳有屛星
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時刺史行部門欲命之恂曰明使
君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屏星不可
省即投而去 謝承列傳
委以心膂 袁紹領冀州以審配為別委以心膂并總幕
府紹又以田豊為別駕曾勸迎天子紹不納及敗曰吾
不用田別駕 後
別駕之功 王祥徐州剌史呂虔檄為別駕祥乃應呂虔
委以州事于時寇盗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

清靖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頼王祥邦國
不空別駕之功 晉書
時選為允 江統字應元太傅東海王越為兗州牧請君
為別駕與君書曰昔王子師作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
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君舉高平郗
遵為賢良陳留阮修為直言濟北程弘叔為方正
皆於時選為允 晉家傳
君孝之卿 顧和字君孝總角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
謂此吾家之騏驥也必振衰族時宗人顧球為揚州別
駕榮謂球曰卿速步公孝如是超卿矣 晉
別駕傳與刺史別乘同宣于化於為里者其任居

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庾亮答郭豫書)
守偏 益州刺史李覬微時居漢川與別駕婁覬餞送
刺史覬忽覩覬曰大丈夫何至守偏也爲婁覬所陵即
不復還家仍附船下自是十五年而鍾梁漢覬猶栖遲
黻爲別駕(晉安帝紀)
江左之秀 羅含字君章桓宣武辟爲別駕以官廨諠擾
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爲林織葦爲席布衣蔬
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
荊楚而已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
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耶(本傳)
見賤輕與 桓玄下都羊孚時爲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

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蘊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
百川以一源桓見牋則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
爲記室參軍(世說)
伐鼓窮歡 王翰爲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
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本傳)
見刺史 孔若思爲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爲州別駕見
刺史驁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
詔別駕見刺史致恭(唐書)
治中 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漢制也
典選 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晉儀)別駕亦同治中從事(白帖)
笞掠無變 陳禕爲州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苛刻受納
賄狀禕當收考竟乃至笞掠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
對無變
展驥 龐統字士元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
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
驥足耳乃以爲治中(蜀志)
交久益親 楊宗字伯騫爲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
所拔從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之語曰得此人金一
笥不如楊伯騫所識(益部耆舊傳)
卑席於地 張彥字伯春爲治中從事刺史每坐高床治
中卑席於地上
當朝正色 唐彬數爲治中別駕忠肅公亮匡救遺闕盡

規諫以納善不顯諫以彰主當朝正色焉(王隱晉書)
車公不樂 車胤字武子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
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
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
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續晉陽秋)
荊州從事 習鑿齒少博學才情秀逸桓溫奇之自州從
事歲中三轉至治中(晉記)鑿齒史才不常溫器之未三十
用爲荊州治中謝牋曰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世說)
綱佐 陸閑字遐業爲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中遙光作
亂以綱佐不去被殺子襄字師卿爲揚州治中襄以終
此官因辭職高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換職居之(梁書)

洛陽主人　趙甫字殷雍洛陽人也早有操行知名於時大統三年從獨孤信東討甫率宗人為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周書

同宣風化　唐以堂吏朱俊燕為華州別駕給事中蕭倣駁曰別駕古為治中從事秩六百石與刺史別乘同宣教化往居刺史之半豈宜以人吏冗副政之名唐書

上佐　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通典

笑謔相對　衛永君長為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世說

為情死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上

別駕　孔休源字慶緒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梁書

誤寵　崔敬嗣為房州刺史中宗為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獨敬嗣以親賢待之供給豐贍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御筆超拜者數四後引與語方知誤寵訪敬嗣已卒乃授其子汪官

不枉不濫　張說字道濟睿宗即位遷中書侍郎雍州長史景雲初譙王重福於東都構逆而死留守捕繫枝黨經時不決睿宗令說往按其獄一宿捕獲重福謀主張靈均鄭愔等盡得其情狀其餘枉被繫禁者一切釋放睿宗勞之曰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如此唐書

幼不孝　李皐字子蘭為溫州長史攝行州事行縣見一媼垂白而泣哀而問之對曰李氏之婦有二子鈞鍔宦遊二十年不歸貧無以自給時鈞為殿中侍御史鍔為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藝登科名重於時皐曰入則孝出則悌行有餘力然可以學文若二子者豈可備於列位由是舉奏並除名勿齒改嚴州別駕行州事以良政聞擢拜衡州刺史上

方外司馬　謝奕字無奕桓溫辟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世說

毗贊　房恭懿為澤州司馬有異績遷德州司馬理為天下之最文帝謂諸州朝集使稱為勸勵之首以為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二蕃善政能官標映倫伍遷海州刺史隋書

善政能官　常安石為水昌令并州司馬則天下制勞之

曰文翀在彼名致表於能官明仁彰於鎮撫如此稱職
長慰朕懷哉拜并州刺史沈佺
天下甲門 泰謚神功中為蘇州刺史嘗因視事司馬清
河張沛通謁沛即侍中文瓘之子泰揖之曰司馬何事
沛曰此州得一長史是隴西李亶天下甲門謚曰司馬
何言之失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為衣冠顧瞻始
可稱舉此老夫是也夫山東人尚於婚媾求於祿利作
時柱石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何可說之以為門戶沛
慚恚而退時人以為口實僉載
將為司馬 有盤工崔懷自淮南小將為黃州司馬勑至
省鄭餘慶執之封還以為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

官是開徼倖之路且無闕可供言或遏理由是稍忤時
補上
謫不介意 白居易為太子左贊善大夫會有素惡居易
者誣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
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寘彼周行執政方
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
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居易儒學之
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卜
五品秩 唐其上州司馬秩五品歲稟月俸官足以庇身
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
責無事憂為國謀則尸素之尤為身謀則祿仕之優

優者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記口
從事長 郡丞秦官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
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
耳故緩轡屏軾下與主簿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爾以
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若起廢者其於政事罕嘗與聞
邪因不空之謠宜其寥寥也記 司 之

通判

監郡 仁宗時中丞孫抃上言通判古監郡之職一州利
害全繫論議與近下僚屬不同乞今後大臣出移藩鎮
不得奏辟通判上曰州郡設通判本與知州同判一郡
之事知州有不法者得舉法之今既辟除自是恩地事

有不可必不執守卿言極是自今只得辟簽判一員記分
水晶燈籠 劉隨待制為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
晶燈籠東軒筆錄
夢告辨獄 胡宿通判宣州有被血以殺人者獄成議法
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畏箠楚不敢言公正衣冠
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
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日將之由縣吏執以赴官不知
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彼毆之婦與吳姓姦姦者殺
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誠格物如此錄
倅貳 王之倅車注倅乃副車今以通判為倅者周禮注
太守之副原

佐治知政郡庶務兵刑郡置倅所以佐郡守之治 通典

貳政紀綱按察曾與

府判通 同紡陸寘疏云寘乃內侍王通之客為明州通判姓通名政稱府判今浙東州軍有呼通判為府判自寘始之 筆談

有蟹無通判 宋初懲藩鎮之弊置通判以貳州事既非官屬故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無所制有錢昆少卿者餘杭人嗜蟹常求補郡人問其所欲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則可至今以為口實 歸田錄

推官

堅正 辭退之武寧節度使張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 唐書 徐州張建封又請為其賓佐

剛正 狄兼謨字汝諧仁傑族孫也元和末辭褒陽推官言行剛正使府知名 舊唐書 辟襄陽府使剛正有祖風 唐

詳獄 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釋褐同州觀察推官錄事有貧富民錢不獲因其女奴亡逐誣父子謀殺而沉其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異若水獨留不決久之得女奴其人傾貲報信為祈福 錄

擊蛇 孔道輔字原魯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殿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州人驚後負不數服 宋史

因以事 蘇子瞻神宗召見直言無隱王安石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幹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上

縣令

縣正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 魯謂之宰仲尼為中都宰是也齊謂之大夫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是也楚謂之尹沈尹戌為方城之外縣尹是也亦謂之公葉公諸梁是也 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 通典

舉不避讎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子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 韓

製錦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往而學焉子產曰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之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左襄三十一

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
使追之曰未至阿及之還之已至勿還也使者及之而
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與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
者之智以少者之決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至阿鑄其
庫兵以為耕器出倉廩以賑貧窮阿縣大化 新序
彈鳴琴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
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
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
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 韓詩
憂臞宓子賤治單父有君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
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君曰

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
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
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
瘁臞猶未有益 說苑
皆所治必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
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
子其子邮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
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
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
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
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

而策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在
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
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 家語
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遺策舉無敗功矣 韓詩
收璽請復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
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
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
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
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
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
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

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 韓非外
晏子治東阿事同 說苑
積儲西門豹為鄴令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兵甲官無計
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往行其縣果若人言文
侯曰翟黃任子治鄴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
於子西門豹曰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府庫今君
欲為霸者也臣敢為積於民君以臣臣請先登之鼓甲兵
粟米可立具也乃登城而鼓之致甲兵弩而出再
鼓服捷載粟米而出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信非一日
積也一舉而欺之其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入城臣
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淮南

曽秩 習帝將蒙人焦貢爲小黄令路不拾遺囹圄空虚
詔遷貢百姓揮涕守闕求索還貢天子聽增貢之秩千石
石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比其風也 風俗 陳留
蝗不入界 卓茂字子康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吏
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
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
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初即位先
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
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
褒德侯 後漢
暴虎成狸 鍾離意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倪直勇悍有力

三日一飯十斤肉五斗米飯便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脱
一發悍好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掾勑謂之云今昔
嘗破三軍之衆不用尺兵嘗縛暴虎不用尺繩但以良
計爲之爾掾之氣勢安若宜慎之因復召直子涉置門
下將將微私出入寺門與所閑白投出鞭之直走之寺
門叱氣大言無上下意勑直能爲子屈者自縛謝令
不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詣曰今前告女曹縛暴虎
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更自縛耶物獄械直父子結連
其頭對榜之欲死掾吏陳諫乃貸之由是相率爲善所
謂上德之政鷹化爲鳩暴虎成狸比之也 別傳
驕送万人 鍾離意爲堂邑令有詔徵公車縣 咱

意到洛陽遷新陽太守郡人吏送與太守執贄張曰明府
之徵邑縣送者萬人男子搴車於路女人號哭於室以
此觀之殆不及也
論冦 彭循字子陽建武二年海賊丁儀等萬人據吳太
守秋君聞循勇謀以守命循與儀相見陳説利害應時
俱散民歌之曰時歲倉卒賊縱横大戟長弩不可當賴
得賢令彭子陽 人録
林澤徙繫 虞延字子大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歳時伏
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
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吏抜史殯于門外
百姓感悦之 後漢

置膏不潤 孔奮字君魚守姑臧長七年詔書以爲奮在
姑臧治有絶迹賜爵關内侯奮素孝供養至謹在姑臧
唯老母極珍膳妻子飯食葱芥時人笑之或嘲奮曰置
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 東觀
政化仁愛 鮑昱字文泉爲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内清浄
邑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
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
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 上
雙鳧 俗説葉令王喬有神術毎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
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 臨至
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

隻舄乃詔　診問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喬卒百姓乃
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録皆先謁拜之吏人祈禱
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
亭下畧無復聲焉 後漢書 風俗通
按左傳葉公子高忍于社稷焉民欣戴白公勝作亂
子西等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與國人攻白公
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於昭宮司退而老于
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于民以勞定國
兼茲二事固祀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
孝明國家長吏之感憑求護告故于上西門城上候

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賜惧有得失所
參之也何有飼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
事哉 風俗通 此皆應劭說也范書愛奇遂其通義後人
據以為縣令事矯誣抑又甚矣
軒 經明帝諸觀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而非尤
其太盛劭去軒綬時僅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請臺因取
賜之下縣遂以為故事 漢官儀
安靜元和二年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
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
異斯亦殆近之矣 紀
三英 魯恭字仲康為中牟令政有三異蝗不犯境也

鳥獸豎子有仁心河南尹袁安美其治以勵屬縣是歲
嘉禾生恭便坐廷中恭謹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
尹以撤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
休徵應行而生母甚嘉之 續漢書
柳栄 王渙字稚子初為河內溫令路不拾遺卧不閉門
民歌之曰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志 郵陽 拜洛陽
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京
師稱嘆以為有神算 後漢書 元興元年卒百姓痛哭二縣弔
祭行人商旅莫不咨嗟之實胡左威遺其清理制服三年
洛陽弦歌之為立祠天子悼惜降下詔書德令必賜後
嗣 志 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

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 後書
號時明宰 羅衡字仲伯為不害茂陵令治化浹洽徙西
城閬中令號時明宰鄉為萬年令路不拾遺人家牛馬
皆繫道邊曰屬羅公三府爭辟拜廣漢長二縣皆為立
祠 華陽志
以有胡君 閻憲字孟度為綿竹令以禮讓為化民莫敢
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布錦二十五疋求其
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歌曰閻尹賦政
既明且和去苛去辟動以禮讓遷屬郡民泣涕送之以
千數 上
方耳斷獄 方儲字聖明為洛陽令功曹寶憲客為憲所

譏訶人斷頭澆徑中置虎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攀死
者得遷罰誰所殺有填曰死人言為功曹所殺收功曹
稽首服誅

治邊欲德 建寧中李翕為沔池令治殽嶔之道有黃龍
白鹿之瑞其後守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人
皆圖畫其像碑翁於之西狹頌側 石錄 南豐金

選穀乞還 繁陽令楊君富波相牧之子處孫也遣叔父
太尉秉表委榮輕舉吏民攀轅守闕上書通敘為斛助
官販貧以乞君還 集古錄

長大勤學 袁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河間張超嘗
薦遺於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

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
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 魏志 曹公稱長大而能勤學者
惟吾與袁伯業耳 英雄記

三河表 胡紹為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受
俸米於閣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強盜問其
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續漢書

諸城首 呂義字季陽遷新都綿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
之為一州諸城之首 華陽國志

無雙 徐弘字聖通為山陰令縣俗剛強大姓兼并弘到
官誅剪姦桀豪右斂手商旅露宿道不拾遺童歌之曰
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姦宄空 會稽典錄

睡寤得何祗字君肅為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領
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姦穢每比人常眠
睡值其覺寤輒得姦詐衆咸畏祗之發擿或以為有術
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

褒美樹碑 荀蕤除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人懷之時有
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太始三年吏人如
其親戚為之樹碑其序曰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
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 蕤碑
就之以下序辭也合璧類聚以為詔詞誤

斗米折腰 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解印

綬去縣 本傳 晉書陶潛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
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
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 林書 即非彭澤令時所
栽人多於縣令事中使五柳誤也白氏六帖縣令門
栽五柳亦誤 南部新書 菁華引本傳令下加門種五柳更
[redacted] 誤 記纂事文類同

責桃人 蕭亮為東莞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木刻作亮
身燒柴投湯火熾桃人自歸逃去 異苑

落落有才 苻秦徐嵩為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
皆考竟請託路絕苻堅甚奇之謂其叔父盛曰
詠嘗歎爾此子少落落有端貳之才

宋世三[illegible]沘傳僧祐潁川陳珉高平張祐並以吏才
知僧祐再為山陰令甚有能名末世令長莫及[illegible]
吳令善發姦伏境內以為神明祐歷臨安武康錢塘令
並著能名世謂之長吏者以三人為首[illegible]
三世山陰山陰東土大縣難為長官僧祐在縣有稱
子琰為武康令遷山陰令允明察又著名二縣皆謂之
傳聖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
以示人時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
一琰子翻代玄明為山陰問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
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
莫飲酒此第一策也南史

疑滯沉決蕭景字子昭齊建武中為永寧令政為百城
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榜
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書
榜父首江介為吳令其父諧為長沙內史諧教治苛
刻僧導道人與諧情款頗諧從郡犯小事饑繫郡獄僧
導製三衣食之既盡而死為有司所奏介治亦深切民
間榜死人髑髏為謐首介棄官而去南史僧遵道下
人字作又字下又云遵道通志因之似誤
求分路元志為洛陽令不畏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
爭路俱入見孝文令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
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illegible]自

彫鏤曰霖析霜[illegible]節非鑠則別其在木技也史
兩縣承儀魏德深還貴鄉長為政清淨不嚴而肅后為
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民聞之相與言及其事
皆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
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貴鄉父
老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貴鄉吏民歌呼滿道互相
稱慶館陶眾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後與
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隋書
政在養人賈敦實咸亨初為洛州長史時洛陽令楊德
幹杖殺人吏以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
生過多雖能亦不足貴也常抑止之德幹亦為之損
減唐書

童幼禱餞蕭景駿神龍中為肥鄉令縣界漳水連年汎
溢景駿審其地勢增築堤防遂無水患開元中為貴鄉
令遷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留連彌
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
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為懇之甚也咸對曰
比聞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
跡竊謂古人不意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新書
魏出宮中字翻隱為長安令有宦官白闕與貴詣縣請託
翻隱命搜出之齊宋聞而嘉歎乃下制以李翻[illegible]
不回清揀自遠品官入縣有中使或八遂能責[illegible]

之以怨昔虞延持皇后之客橫陷輒太平之傳古辦也
直復見于今上加一階用表剛烈 晉
僉擁行車李元紘開元初為好畤令賦役平允不嚴而
治大有能聲遷潤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烏
鵲之類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 御覽 六
罷妖破膽李杲為洛陽令嚴設公正縣務清簡有進士
劉無過其境外周戶外擁諸門李令今古正人也見
其行事令人破膽可於他邑求仙食也兼啟門視之寂
無影響乃知乃邑之妖神也兼後自貢一首於村郵之
從役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録政聲聞於御覽後聞皇
旅其能賜金百兩及章服焉 上
六十記 卷三十四 六二下
擒捕王奴崔皎為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
間以上長兄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
法擒捕群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王懼盡縊殺懸於
街衢境內肅然出為懷州刺史歷任內外咸有聲稱 諸說
三柳 虞城宰公李錫字元勳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
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我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
不改變為甘泉鑿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
則去行路勿剪比于比棠此白為錫去思頌碑也 事
文 文作白為虞城令 說
改名路嗣恭姓名鍁客歷仕郡縣有能名後授神烏令
考績上上為天下最玄宗以其能嗣魯恭賜所其名
攝邑設政 勝遂貞元末為長洲令攝三縣時人歌曰盛
判長洲碁判吳道不拾遺人不孤人謂有得叔輔茗叢
風 諸勝
書名殿柱 宣宗微苑北見樵人數人因留與語涇陽百
姓因問邑宰為誰曰李行言政何如曰性執滯有劫
賊五六人匿軍家取索直不肯與盡殺之上還宮書其
名帖於殿柱上後二年行言領海州中謝上曰曾宰涇
陽否對在涇陽二年上曰賜金紫再謝上曰卿知着紫
衣由否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帖子示之 摭語
鐵舡渡海 閩賈郁性端直不容人吏文過時為仙遊令
王氏初霸閩越郡邑之政皆自賄成郁獨守正奉法吏
天四記 卷三十四 六二七
頗畏之及受代有一吏酣酒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
懲汝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舡渡海也郁聞
之是歲選集所求又蒞是邑乃擢授贊善大夫
復典舊邑府醉吏尹正吏不數月盜官錢於萬下獄具
伏郁批狀讓吏曰鐵舡口鑄造鐵舡而
渡海不留舡時決杖從之 晉書 攝代未幾移治福清
考滿不為御史中丞 徙 閩
夫錢輸絹 子佺字戢趙之蕭山人景祐初為縣令會
歲歉絲每家夫錢一千以濟之期以明年夏輸絹一匹
邑人大受其惠稱為德政孫此當路薦之蓋是時一縑
售價不逾其數爾文忠荊公當國做其法施之天下號

和買父之本錢既不復俵且有折帛之害
鄱陽縣陳希亮字公弼知鄠縣有巫覡歲斂民財祭
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
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
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
衣老人復出矣 宋史
續水平衡葉康直字景溫知光化縣縣多竹民皆編為
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稷
為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
水平如衡 上
十奇嘉祐中京西轉運使陳希亮奏撥河清縣僧道虔

十等狀奏舉留知縣著作郎王元規再任事本司體量
得本官到任軍民歌詠有十奇第一奇民吏不識知縣
界第二奇揭却曹司舊肚皮第三奇買物價例不曾虧
第四奇處斷明白盡絕私第五奇街裏不見兇頑兒第
六奇蝗虫不入境內飛第七奇不敢賒錢怕官知第八
奇不孝不仁不敢為第九奇鄉村不被公人欺第十奇
百姓納稅不勾追如此之類甚得民情上令審官院上
簿記其姓名 紛分
三異於楊君俟英才宜朗明斷決疑易於指掌野有寇
竊帷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懷恨今伏平之
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碧巾示辱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
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級日滿乃釋
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為大恥皆相勸勵無敢僭為賦稅
常先諸縣去官竟不撻一人 封氏聞見記

縣丞

古吏 縣皆有丞尉是為長吏 表 隋唐縣丞為副貳通判
縣事 典通 丞署文書典知倉獄 古今
主刑獄 詔捕淮南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建不
遣 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 注
辭避張玄字君夏還陳倉縣丞清約無欲事心經書動
為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乃門下責之時扶

風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
日相遭真解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後漢
歷佐三縣孫堅字文臺嘗坐鹽瀆丞徙盱眙丞又徙下
邳丞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
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江表傳
令囚歸種唐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
雨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館曰明公若有所疑館請自
當其罪令因請假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
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館由是知名 唐書
酌水而遜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行
至海南舟人以酹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

德酌水而於時冨盛夏風濤烝毒既而開齋南渡吉安蠻俗荒僻苐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奠禮清歌吹籥登降有序蠻酋大喜（上）

真清　晬景倩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清某詠清惟景倩曰真清終藍衣御史（典）

哦松　崔斯立元和中以太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藍田縣丞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君相持水㵝㵝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韓記）

贊府　裴子羽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每論事移時吏人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即道晴贊府稱晴長官即道雨終日如此非不和乎（封談）

与氣九千里之冊鳳自下升高七十日之黃龍從微至著（張衡集）宋玉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翱翔乎窈冥之上藩籬之鷃豈得料其高哉士亦然矣相書占氣要曰日中有黃氣如龍七十日遷為丞也

主簿

關菁諸事　韋昭云主簿者主諸簿書辯云簿普也關普諸事也簿書必有長者錄書總領之名（釋號）主簿上（韓典）職司符印主掌簿書（白作）

忠臣　西部都尉宰晁行吳郡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晁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吏莫敢諫彭脩排閤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晁曰受敎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耶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闌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晁遂原意罰貰獄吏罪（舊志）

枳棘　仇香字季和為書生性謙恭勤恪威儀矜莊貌不盈晝夜易容言不為喜怒哀聲雖齊輩群居必正色後言終身無狎之交以是見憚學通三經然無知名之援鄉里之舉年四十召為縣主簿（續漢書）虞覧字季智一名香初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覧為陳孝孝之道卒成孝子焉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覧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覧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覧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後漢）蒙求皆云他時論道巖廊非主簿而誰引本傳誤

焚燒衣幘　孝宣之子名表宋公令冠端召表為主簿表不樂為吏於寺門中焚燒衣幘端怒收表欲殺之陳仲舉聞之至宋公欲請表先過宣宣問何故來（谷氏九）

令請[illegible]下兒宣曰吾子犯罪罪當死如有白君豈安能人宜此選端追問仲舉仲舉具以語之端乃歎曰李宣烈士也即原之 汝南先賢傳

虎不為害 顏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暴民患之少連命塞阱穿移文獄神虎不為害

諭逆大駕 蘇弁為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倉卒出幸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弁諭之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帝命斬之以徇諸君知其事乎衆心乃安及車駕至迎扈儲峙無闕德宗嘉之就加試大理司直 上

閑官 大中四年勅曰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閑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 會要

簿領之職 王建僭蜀李景上封事以為眉山主簿制曰旌其忠蓋之心委以簿領之職 外史檮杌 記纂云白集試

三傑 宋光庭調萬年主簿稱為明鏡時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亦以武功簿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 淵源錄

尉

仙尉 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 漢書

香尉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為洛陽尉時謂之香尉 述異記

迎尉擲楯 逢萌字子康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 後漢

舞不動手 滿則任廉兵尉為性燕謹縣令丞多貪瀆因宴會次第舞令丞舞訖勸則則把手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唯有一箇更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嘲曰令丞但動手縣尉祇回身因舞為刺史得與屬貧之 [illegible]

應對如神 盧莊道年十六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徒京宰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閱囚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為憂翌日大

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輕重留繫日月應對如神太宗驚歎 [illegible]

開倉賑貧 負羊千上元初授武陟尉屬頭歲旱飢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餓子良不從會子良[illegible]州辛千便發倉粟以給飢人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薛元超為右撫使謂齊宗曰公之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耶遽令釋之 舊唐書

辭薦 [illegible]遷不雜俗好學明法理則天朝補山陰尉巡察使必妄以推薦故人或處以欵而黃蓮固辭不受曰不能受此歸恐毋妻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後為[illegible]後令威化行于浙西著憲問五卷撮刑獄之機要 [illegible]

立身矮屋道中張家奐爲陰尉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
多行不法張生有吏道勤於政每申舉一事則太守公
尹抑而不從張生以大丈夫有凌霄蓋世之志而拘於
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歸遊於嵩
山續事類
細杖空手嚴安之崔譚俱爲赤尉力行猛政譚恐安之
己出己右每事欲先之安之使五伯執大杖引前譚則
益麄其杖安之越麄譚亦轉麄之如此太如椽力不能
舉安之遂令執小杖譚亦益細其杖安之越細譚亦轉
細之如此至杖大如筋不能用安之患其壓己遂都去
其杖使五伯空手而行譚果不能舉封氏見聞

天中記　卷三十四　十四

剝奸擿伏李勉字玄卿授開封尉時昇平日久且汴州
水陸所湊邑居龐雜號爲難理勉與聯尉盧成軌等並
有擿奸擿伏之名唐書
作集劉綺莊毘陵人唐崑山尉研窮今古特著傳記
作集類百卷行於世名崑山編紀中兵要
少公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贊府尉爲少府李白有
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蓋陽曲丞尉石
艾尉也事類
少府李白有贈瑕丘王少府別西河劉少府贈秋浦柳少
府送南昌楊柳少府當是唐時縣尉多稱少府也類說
少仙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爲盡高天日鮮人

未識醫母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
而此稱爲尉有神仙之稱二字與俗呼仙尉不侔矣
誤稱羑黑大曆中湯陰有一尉姓張與數人同行過羑
里城或問是何城張尉曰此是鄴令公圖相州所築或
曰此羑里城紂囚文王之處何關鄴令公築張尉曰其
此在河南不知文王與紂將只得謂令公所築也封氏見聞
鑑中影劉炎少有詞學晚爲求新尉拙於政治嘗有貪
名太守行邑有覬覦之意而炎不悟既行以詩諷炎云
來到桃源時長憶出家景及到桃源了還以鑑中影炎
乃和而復之后因民訴受賄遂按以法炎復有詩云早
知太守如狼虎獵取青衆以鑑之詩話總龜

天中記　卷三十四　十五

王福令人號縣令爲字民簿爲佐覽尉爲捧福有王侍
者頗迷爲尉氏尉呼令爲壽家或謔之曰君知字覽之
義乎縣令必須識字故謂之字簿與令同覽詞狀者也
故謂之覽佐曰然則尉何以爲捧福曰職任雖緊一於
有福人也如足下可謂王福矣侍嘗爲富家土蔵故以
此戲之語林
論界化石澧陽縣西百三十里澧水之南岸有白石雙
立狀類人形相傳昔有充縣左尉與零陵尉共論疆界
因相傷害化爲此石即以爲二縣界首東標零陵西揭
充縣充縣廢省今歸澧縣是其地也荆州圖
天中記三十四卷終

大中記三十五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佛

佛圖 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
也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脩善慈心爲主不殺生
類專務清淨其精進者號爲沙門 沙門 者漢言息也蓋息
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
形所行善惡者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脩道以鍊精神
鍊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佛也佛身長大六尺黃金色
項珮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

濟群生 後漢紀 後漢 初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
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
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
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
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
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
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帀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
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脩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
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子年 有
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爲宏
闊勝大之言所求在於一體之內而所明在於視聽之
表故世俗之人以爲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測故王
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也 紀 漢
般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世說 佛經之行中國
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 云云 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
觀百家之中以相撿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
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
爲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爲
不同魏畧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
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
邪浮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
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墮地能行七步天竺又

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
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
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
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
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
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
騐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
所言四十二章其文今存并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
聞非是時無經也 注 王劭仁壽舍利現瑞記 云漢世
口浮屠即佛陀也猶沙門與桑門語之轉耳

佛生 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

忽然泛漲井水溢出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
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太史蘇由奏曰有大聖人生於
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昭王即勑鐫石記之埋於南
郊天祠前此即佛生之時也穆王於相國呂侯乘騄騮
八駿西行求佛因以禳之至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
日[illegible]木傷折大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
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
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此時佛涅槃也周書異記
[illegible]佛初生時乘白象入母右脅其母摩耶夢懷白
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夢白象必生聖子
菩薩初生大地震動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

天中記 三十五卷 三

光四尋生已四方各行四步為降魔梵發誠實語天上
天下惟我獨尊抱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合掌歎
[illegible]相好明了必為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淨飯
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號師子頰父名淨飯母曰
摩耶代代為輪王姓瞿曇氏復因能事別姓釋迦釋玄則譯
[illegible]菩薩以四月八日化乘白象貫日之精因母晝寢
以示其夢從右脅入夫人夢寤自知身重天獻飲食自
然而至不復樂於人間之味菩薩在胎母無妨礙十月
滿足四月八日夫人將諸綵女遊藍毗尼園攀無憂樹
手時樹下忽出蓮華大如車輪菩薩化從夫人右脅而
生隨彼華上自行七步舉其右手作獅子吼天上天

唯我獨尊時四天王即以天繒接太子身寘於机上帝
釋執蓋梵王持拂左右侍立九龍空中吐清淨水一溫
一涼灌太子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放大光明普照三
千大千世界天龍八部滿虛空中作天伎樂雨妙香花
瓔珞天衣不可稱數所感瑞應三十有二大藏佛于莊王
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星宿合時於嵐毗園波羅樹下
從摩耶夫人右脅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大千世界十
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利益天人度脫
群品至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夜于拘尸城入般
涅槃三寶史錄費長房實錄普曜本行經 沸星下見侍太子生瑞應經
空無雲而雨本行經

天中記 三十五卷 四

瞿曇佛降神兜率之宮誕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曇種稱
刹利俗名悉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其生也
坤形六動方行七步五淨雨華滿國二龍灑水遍空身
[illegible]則金色一丈圓明則白毫五尺開卍字於胸前躡千
輪于足下力格香象氣冠神功歷王城之四門哀老病
之苦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闕於是
以仙林始袖辭之地[illegible]河起苦行之迹沐金流之淨水
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糜座因施草於是十力智圓六
通神足大業克成獨稱為佛法輪則柰園初轉僧寶則
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朋友於是他化宮重
弘十地耆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

不言之旨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含靈福盡法
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智炬消慈雲藏
長夜誰子於是瞻相好於香塔記瑩跡於貝葉二擬受
持四依府處而我師風無隆暨于像運既當徂北稍復
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佇蔡愔之勸遺教之
流漢地創發此焉自後康僧會竺法護佛圖澄鳩摩什
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
徒並能銷聲挂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 辨方 移道
釋經論 南山曰瞿曇星名從星立稱至于後代改姓釋迦惠
恩云釋迦之群望也文句门瞿曇此云純淑應法師翻
為地最勝謂除天外人類中此族最勝 [illegible] 昔王遜位與

弟從學於婆羅門姓曰瞿曇而受之言當解王衣如吾
所服受瞿曇姓謂小瞿曇 釋迦譜
佛與老子入關之于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
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
夜半時剖右脇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
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焉 玄妙
內篇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勤丹青之飾
[illegible] 慧光遐炤挺于因視夜明靈液方津明常以
之神奏 [illegible] 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星隕如雨即周莊王十年也 左傳 即易筮之云西域銅
色人出也所以夜明非中夏之災也 [illegible] 佛法 [illegible]

而典籍亦無間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 [illegible]
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紙衣綿
絺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
年子 什迦出世年月不過以恒星不見為據三代年既不
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若外國用周正耶則四月辛
卯長曆推是五日丁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
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
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為證則日月參差
不可為定若不以此為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 [illegible]
[illegible] 依天竺用正與夏同 [illegible]
佛古聖賢實應聲菩薩名曰伏犧寶吉祥菩薩名曰女

媧 [illegible] 曰 太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即儒童菩薩先遂茲
土權行漸化慈濟五偏宣布五常 [illegible] 佛遣三弟子震
旦教化儒童菩薩 [redacted] 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回摩訶
迦葉彼稱老子 [illegible] 天下大術佛術第一吾師化由天
竺善入泥洹 [illegible] 老氏之師名釋迦文 [illegible] 老子是迦
葉菩薩化遊震旦 [illegible]
闡覺有情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
夢覺故名為佛姓釋迦號牟尼佛 [illegible]
天中天佛小名天中天初為淨梵王太子一日抱出謁
天神廟石為神神像即禮太子足王曰我子於天神中
更為尊勝宜名天中天 [illegible]

王於殷末道成於周初至成王十二年
河記 河即張騫新到之處
經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為延
一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諸
不服衆狀 釋老志
物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
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
賢劫文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即天
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 上
龍鬼□□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
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

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
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弟子迦葉等追共撰述綴為十
二部經 釋老志 涅槃明無還謝及諸苦累也 釋
謚號佛者謚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
元祖神明之宗 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
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
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
光故號為佛也 牟子
齒陀大論云秦言知者 遺言覺也僧肇曰佛者何也蓋
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其道虛玄固已妙絕常境心不
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同萬物之為而居不為

域數之內而止無言之鄉非有而不可為無非無而
不可為有寂寞虛曠物莫能測不知所以名故強謂之
覺 釋論
非生非滅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真
實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
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
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
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實
生滅非實滅也 佛老志
文殊師利佛滅度後二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化五
百仙人說法歸本土放大光明遍照世界入於涅槃 文殊
師利般若經 此云妙德大經云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

名號云共見佛性即具三德不縱不橫故名 妙德 慈恩
上生經疏引經云未來成佛名曰普現 宗鏡
不二法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
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
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
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言語文
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 維摩詰經 支道林造即色論論成
示王坦之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
誰能見賞 世說 一道清淨名為不二法門自性通遊曰門
金粟如來維摩經云毗耶離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生

云維摩詰華言是淨名也〈心經注〉維摩詰者秦言淨名〈注〉
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僧肇注〉淨名大士影從
古金粟如來〈經疏〉維摩詰是金粟如來〈祖庭事苑〉維摩詰者華
言淨名居士也沒於妙喜之國生於毗耶之域大休部
提之子常脩梵行世號白衣居士焉故總妙圓明現身
方大無起無住不去不來空色空而示真空城生城而
求寂滅或歸之於無物或得之於默然邪正於是路殊
語言由其道斷居士之真宗也〈寂音禪師祖英集〉菩薩曰色
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
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
為入不二法門〈維摩經〉

示疾問疾　維摩詰辯才無礙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
方便其以方便現身有疾以其疾故皆往問疾維摩詰
因以身疾廣為說法佛告文殊師利汝詣維摩詰問疾
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
病若一切衆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菩薩為衆生故入
生死菩薩疾者以大悲心起〈維摩經注〉垂裕記云淨即真身
名即應身真即所證之理應即所現之身生〔?〕此云無
垢稱其勝迹五欲超然無染清名遐布故致斯號大經
云威德無垢稱王優婆塞西域記毘摩羅詰唐言無垢
稱舊曰淨名然淨則無垢名則是稱義雖取同名乃有
異〈翻譯〉

普賢　邲輸跋〈陀〉或云三曼跋陀此云普賢悲華云我行
要當勝諸菩薩寶藏佛言以是因緣今改汝字名曰普
賢文句云今明伏道之頂其因周徧曰普斷道之後鄰
于極聖曰賢楞李云行彌法界曰普位鄰極聖曰賢文
殊普賢二聖亦互相融攝二而不二後同果海即是毗
盧遮那是為三聖故此菩薩常為一對〈合〉
賓頭盧　賓頭盧羅漢優填王臣也精勤若行王放出家
得阿羅漢果王後每出城入寺參禮諸徒臣見賓頭盧
不起迎王惡心諫王王欲煞之賓頭盧見王後來入門
便下床七步迎之王怒曰大德由來難動今避席迎何
耶荅曰王前有好心來故不起迎今懷惡心來若不起

迎必當見殺王嘆謝之然賓頭盧記王由僧起迎故却
後七日必失王位被他隣國興兵來提經十二年鎖脚
囚禁〈四分律見光啟僧部注〉今時有作賓頭盧聖僧像立房供養
立房供養亦之一途然須別施空座常置椀鉢至僧食
時令大僧為受不得以僧家盌盂設之以凡聖雖殊俱
不觸僧食器若是俗家則隨俗所設〈翻譯〉
迦葉　摩訶迦葉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
皆默然唯迦葉破顏微笑〈傳燈錄〉
阿難　阿難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
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
竿著〈注〉

馬鳴 馬鳴者北天竺國王餓七疋馬至于六日旦請比丘說法以浮流草與之馬垂淚聽法無念食想於是內外沙門乃知非恒以馬解其音故號為馬鳴(傳本)正法衰微六百歲以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炬(摩訶摩耶經)馬鳴當周顯王時龍樹當秦始皇時

龍樹 龍樹者龍接入海於宮殿中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上妙法授之即得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還送出入南天竺敬奉之其母樹下生之因字阿周陀那阿周陀那樹名也以龍成其道故以龍配字號曰龍樹(傳本)

龍樹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為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迴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衆聞偈頓悟無生([illegible])

十大弟子 舍利弗智慧目犍連神通大迦葉頭陀阿那律天眼須菩提解空富樓那說法迦旃延論義優波離持律羅睺羅密行阿難陀多聞淨名經云今十弟子雖各掌一法何嘗不具十德自有偏長故稱第一(翻譯名義)仲尼之有十哲猶如來之有十大弟子(筆記)

三寶 世尊詣波羅柰國鹿野苑中轉大法輪於是世間始有三寶如來大聖是為佛寶四諦法輪是為法寶五阿羅漢是為僧寶為諸天人第一福田(大藏)

世尊 路迦那他大論云翻世尊成論云具上九號為物欽重故曰世尊天上人間所共尊故無虛妄名如來無與等名無上士為衆生眼名天人師知三聚名佛具茲十德名世間尊(翻譯名義)

如來 多陀阿伽陀後秦翻為如來金剛經云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此以法身釋轉法輪論云第一義諦名如正覺名來此以報身釋成實論云乘如實道來成正覺故名如來此約應身釋(上本)覺為如今覺為來故曰如來([illegible])如者來之體來者如之用(佛書雜說)

三世佛 佛殿中塑三世佛像中尊釋迦當見在賢劫彌勒居左當未來星宿劫迦葉居右當過去莊嚴劫([illegible])

彌勒 西域記云梅怛麗耶唐云慈氏即姓也什曰姓也阿逸多字也南天竺婆羅門子(觀彌勒)下生經云時脩梵摩即與子立字名曰彌勒([illegible])

釋迦牟尼梵云此云能仁寂默寂默故不住生死悲
智故不住涅槃悲智兼運立此嘉稱發軫云本起云明
釋迦爲能仁本行經譯牟尼爲寂默能仁是姓寂默是
字姓從慈悲利物字取智慧冥理以利物故不住涅槃
以冥理故不住生死長水云寂者現相無相默者示說
無說此則即真之應也 翻
菩薩梵曰正音云菩提薩埵菩提佛道名也薩埵秦言
大心衆生有大心入佛道名菩提薩埵安師云開士始
士荊溪釋云心物開故始發心故淨名疏云古本翻爲
高士既異翻不定須留梵音今依大論釋菩提名佛道
薩埵名成衆生天台解云用諸佛道成就衆生故名菩

提薩埵又菩提是自行薩埵是化他自脩佛道又化他
故賢首云菩提此謂之覺薩埵此曰衆生以智上求菩
提用悲下救衆生 上
觀世音阿那婆婁吉低輸此云觀世音能所圓融有無
兼暢照窮正性察其本末故稱觀也世音者是所觀之
境也萬象流動隔別不同類音殊唱俱蒙離苦菩薩弘
慈一時普救皆令解脫故曰觀世音唐奘三藏云觀有
不住有觀空不住空聞名不惑於名見相不沒於相心
不能動境不能隨動隨不亂其真可謂無礙智慧也 上
異口同音舉舊言也真實不虛此其觀自在者也此說
此佛之觀世音也菩薩者佛施而濟衆者也如來之心

猶言賊爲殺也 佛書雜說
阿羅漢大論云阿羅名賊漢名破一切煩惱賊故又阿
名不羅漢名生後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羅漢法華疏云
阿颰經云應真瑞應云真人悉是無生釋羅漢也或言
無翻名含三義無明釋曉後世田中不受生死果報故
云不生九十八使煩惱盡故名殺賊具智斷功德堪爲
人天福田故言應供含此三義故存梵名 翻譯 經云羅漢
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污榮位不能動何必鶡冠雀弁反
拘自縛噓呵嚧氣而稱道哉
應真王喬控鶴以沖天應真飛錫以躡虛 天台 百法論
曰昇及入輦應真僧然應真即羅漢也 注 釋曇論廬山

賦應真凌雲以躡峰殉翳景而入冥 法苑
提婆此云天龍樹弟子波吒釐城僧屈外道經十二年
不聲揵稚提婆重聲摧伏異道提婆因入大自在廟廟
金爲像像高六丈瑠璃爲眼大有威驗求願必得怒目
動睛提婆語曰神則神矣本以精靈訓物而假以黃金
瑠璃成炫於世何斯鄙哉便登梯鑿神眼衆人咸云神
被屈辱婆曰欲知神智人無嘆心神知我心後何屈辱
夜營享供明日祭神神爲肉身而無左眼臨祭歎曰能
此施設真爲希有而我無眼何不施眼提婆即刻已眼
施之隨刻隨出凡施萬眼神大歡喜問求何願答曰我
辭不假他但未信受神曰如願即沒不現袖理交道成

背信伏譯

達摩鬱多羅 此云法尚佛滅八百年出造雜毗曇上

福田 夫云福田者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尊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居本僧為弟子崇斯佛法廣弘明當行篇永平夜夢金人遣使西域尋法迭獲二寶東傳洛陽畫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二來儀是僧寶也上

辟支迦羅 孤山云此翻緣覺觀十二緣而悟道故亦翻獨覺出無佛世無師自悟故今楞嚴云復有無量辟支

天中記　三十五卷　十五

者皆非他方無佛之土大權引實而來此會乎翻譯

三祇百劫 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王象捨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惟就茇枝而儲瑞徵白首而効祥猶螢光與龍燭爭輝魚目共蛇珠並耀廣弘

天慈 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滿於兩河慧日沉於雙樹其六天八國之位法傳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殊方螺髮紅爪顯神功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減非昧芬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亡返喬山之冢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隴空樹上

道濟百靈 夫佛垂化也道濟百靈法傳世也慈育萬有出則釋天前引入乃梵王後隨左輔大將由戒惡以成功右弼金剛用生善而為德三乘賢聖既肅爾以歸投八部鬼神故森然而翊衛譯語

覺名 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真而立像為令因像以悟真非實以施名為令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者所以歸虛非像非真達人所以玄會弘明

精至 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

天中記　三十五卷　十六

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後漢襄楷傳

佛日 客問三教優劣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北史

大悲 人以大覺為歸世之迷人學務妄想而不悟雖生而喪其所以生矣此達者之所哀佛氏之所以有大悲之號也陸書說

南無佛 南無佛者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入天竺教化諸國其道大興自此已南無尊於佛者胡王猶不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當稽首稱南無佛明叢梵言南無此言歸命亦云救我上

湧金蓮花釋迦佛生剎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湧金蓮花年十九欲出家夜有天人名淨居於窗牖中叉手曰太子言出家時至乃於檀特山中脩道當頭罝佛處學非想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伽黎衣傳法與摩訶迦葉並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諸弟子以香薪荼毗之燼後金棺如故高七多羅樹往返空中化火三昧得舍利八斛四斗世尊滅後一千十七年永平中教至中夏

八師經佛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耶句來詣佛所曰吾聞佛道厥義弘深巍巍堂堂猶星

中月神智妙達衆聖中王願開盲瞑什其所疑所事何師天尊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所謂八師者不殺不盜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死 西京雜記

四日照世四日照世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或通宗乎衆典或別釋於一經分照乎四方俱破於群翳 西域記

闢雲見日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吾既覩佛經之說覺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闚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闢雲見白日炬火入冥焉 牟子

佛牙佛有四牙廣半寸長半寸一牙在呵條國王處一在天上又一牙在海龍王宮又一牙在乾陀國王處大臣九人守保之月朝齊擎牙出或放光明香花數十斛散牙上而牙不沒 佛雲記

醍醐醍醐酥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蘇從生蘇出熟蘇熟蘇出醍醐醍醐蘇之精也 涅槃經

黃面黃面夫子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明也哉 宗炳明佛論

晒衣神龜元年冬太后遣宋雲與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二年十二月初入烏場國雲與惠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晒衣處初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王瞋

怒興大風雨佛僧伽梨表裏通濕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晒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於細縷亦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晒衣所並有塔記 伽藍記

豎楊枝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水泥間之不定或長或短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 上

折骨為筆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籠嵸危岫入雲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剝皮為紙折骨為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

脂色肥膩若新上
師子當路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山頂東南有太
子石室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
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為泉水室西三里天帝
釋化為師子當路蹲坐遮媛姑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
悉炳然上
佛頂骨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
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上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用
尺二寸其相仰平形如天蓋佛髑髏蓋如荷葉彝佛眼
圓精狀如㮈許澄淨皎然有佛大衣其色黃赤佛之錫
杖以鐵為環紫檀為笴此五聖迹同在一城法漢
天中記　八　三十五卷　一九
王毫佛放眉間白毫相光遍照東方萬八千世界皆如
金色幽冥衆生悉得相見法華
佛髮晉通六年西域使還獲佛爪髮髮青紺色以物伸
之隨物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螺釋氏通鑑
佛爪陳宣帝太建二年重為孝太妃建靈剎高一十五
丈下安佛爪長二寸闊一寸藏諸寶匣或光飛五色孋
起一尋神變不窮觀者生信上
靈鷲耆闍崛山此譯云靈鷲峯山在摩竭陀國之正中
王舍大城之西北三十餘里其山頂東西長南北狹翠
影相映濃淡分色如來住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
妙法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者釋迦如來於山與文殊師

利彌勒八萬四千大菩薩及餘無量天龍神鬼十六國
王之所說也唐序
涅槃開圓明之界廣納於無邊開常樂之門普該於有
識花嚴經序圓明如來之藏常樂涅槃之界如來世尊既
自證得廣說妙法開方便之門示真實相令諸有情普
皆悟入故金剛經云所有一切衆生之類我皆令入無
餘涅槃而滅度之智度論云涅槃城以空無相無願為
門上拘尸那城北阿利羅跋提河此譯為有金河河畔
有娑羅林如來於此娑羅林中入於涅槃上梵語涅槃
此云無為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之地一切修行之所
依歸佛說施燈文云願一切衆生皆得涅槃微妙光明
天中記　八　三十五卷　三十
至涅槃者乃有微妙光明世人誤認以為死非也
德無不備者謂之為涅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為菩提智
無不周者稱之為佛陀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菩提者
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為也
泥洹又本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
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
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
佛有真應二身權實所知三明八解五眼六通
神力不可思議法蹤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于泥洹
其力也接下凡于苦海
闍維或耶旬正名荼毘此云焚燒西域記云涅疊槃那

稱闍維訛也通慧音義云親聞梵僧未聞闍維之名
阿彌陀 淸淨平等覺經翻無量淸淨佛無量壽經翻[illegible]
量壽佛稱讚淨土經云其中世尊名無量壽及無量光
毗盧遮那 輔行曰此云徧一切處煩惱體淨衆德
悉備身土相稱徧一切處光明玄云法明可軌諸佛軌
之而得成佛故經言諸佛所師所謂法也 上 毗盧教主
功德誰恩普賢主願文殊表信智輔佐毗盧爲教之主
二聖爲因如來爲果因圓果滿三聖圓融爲一無單傳
云此盧遮那佛願力周法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
[illegible] 華嚴序 梵經云毗盧遮那華言是種種光明遍照 集註 成
菩提樹 摩竭陀中印度大國也周萬餘里中有菩提樹

即畢鉢羅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
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
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涅槃之日葉皆
凋落頃之復故 西域記 法苑云釋迦道樹名阿沛多羅
大覺 萬八千歲同臨有截之區土十二君詎識無邊之
義由是人迷四忍輪廻於六趣之中家經五蓋沒溺於
三塗之下及夫鷲嶺西峙象駕東驅慧日法王超四大
而高視中天調御越十地以居尊包括鐵圍延促沙劫
其爲體也則不生不滅其爲相也則無去無來紛處正
勤三十七品爲其行慈悲喜捨四無量法運其心方便
之力難思圓對之機多緒混太空而爲量豈筭數之能

窮入纖芥之微區匪名言之可述無得而稱者其唯大
覺歟 [illegible] 天華經序 大覺妙覺佛也三身圓滿故稱妙覺[illegible]
梵帝 佛亦名梵由與無上梵德相應是故世尊獨應名
梵 顯宗論 梵帝乘時牢籠於萬八千歲 中宗三藏聖教序
梵王 大梵經音義梵迦夷此言淨身初禪梵天淨名疏
云梵是西音此云離欲或云淨行法華疏云除下地繫
上升色界故名離欲亦稱高淨淨名疏云梵王是娑婆
世界主 翻譯名義 葛洪字苑梵潔也 上
大雄 大雄以慈悲致化法王以清淨爲宗 觀心論序 皆謂佛
三身 一切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
報身謂萬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

佛者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蓋化身耳 [illegible]記序
金剛 跋闍羅波膩梁云金剛應法師云跋闍羅此云金
剛波膩此云手謂手執金剛杵以立名乃法意王子據
經唯一人今狀於伽藍之門而爲二像夫應變無方多
亦無咎 [illegible]記
天王 毗沙門 [illegible] 秦言多聞主夜叉及羅刹光明疏
云北水精垣王名毗沙門 [illegible] 玄宗天寶十二載 僧史 元年 西
蕃寇涼州帝命三藏不空祈陰兵救之空誦仁王密
語數番有神介冑而至帝親見之問曰此何神也空曰
此北方毗沙門天王長二子也空誦密語遣之數日涼州
奏有神人被金甲鼓角大鳴蕃寇奔潰斯須城上天王

見形像圖 形上進帝大悅因勅諸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形像佛寺亦別院安置 傳氏通史

淨土 釋迦如來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十惡道故也其國名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 白畫西方緣起 經云西方淨土以七寶裝嚴無地獄餓鬼畜生以至蝡動之類常清淨自然無一切雜穢故名淨土其人生蓮花中長生不老衣食宅宇隨意化成其景序常春無復寒暑大受快樂無一切苦惱故名極樂世界

八十種好 佛者有大神力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六通清徹前知無窮卻睹無極 本起經

八處平滿 佛身七處平滿謂兩手兩肩兩足及頸項 佛表裏八處平滿三峯滿齊知等色好 佛地經

臥佛圖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于津梁時以為名言 世說 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陰婆羅雙樹間入般涅槃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為此像

婆羅門 普門疏云此云淨行劫初種族山野自閑以淨行稱之其人種類自云從梵天口生四姓中勝獨取梵名唯五天竺有餘國即無諸經中梵志即同此名正翻淨裔稱是梵天苗裔也

古佛穴 見京口北固山甘露寺大鐵鑊銘梁天監鑄也

僧

沙門 沙門或云桑門什師云佛法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門肇云出家之都名也後漢書云沙門漢言息心削髮去家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為也瑞應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 譯經 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 瑞應經

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趣涅槃也 羅什 肇師注

佛徒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為佛徒知務源惡故也所以能為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之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為浮屠況屠割也至者符後改為佛圖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喪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桑門僧祐又改為沙門沙門猶沙汰之法不足可稱 三破論 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圖為屠字之誤也 滅惑論 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故云浮圖也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喪者滅也滅廢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桑當為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頓想既滅遍物斯乘故先云滅門後云乘門焉息心達源號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疑反流歸源即沙汰之謂也 僧順析三破論

僧 梵語云僧伽唐言眾僧史略云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蓋從眾之名也亦如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一人□或伴也善覺要覽僧伽大論秦言衆多比丘一處和
合名僧伽譬如大樹叢林是名為林又僧名良福田
者報恩經云衆僧者出三界之福田謂比丘具有戒寶
戒為萬善之根是故世人歸信供養種福如沃壤之田
能生嘉苗故號良福田翻譯
和尚或和闍傳云和尚梵本正名鄔波遮迦傳至于闐
翻為和尚傳到此土什師翻名力生善見云和尚外國
語漢言知有罪知無罪也上
比丘梵語云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
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同上要覽大論云比丘名乞士
清淨活命故復次比名破丘名煩惱能破煩惱故復次

比名怖丘名能能怖魔王及魔人衆乞士者乞是乞求
之名士是清雅之稱翻譯
沙彌此翻息慈謂息世染之情以慈濟群生也又云初
入佛法多存俗情故須息惡行慈也南山行事鈔翻譯七歲至
年十三者皆名驅烏沙彌若年十四至十九名應法沙
彌若年二十已上皆號名字沙彌僧傳寄歸落髮後稱沙彌
也華言為息惡謂去息在慈悲之地也善覺要覽
上人有[illegible]自既名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
上名上人上律云瓶沙王稱佛弟子為上人大品經佛
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散亂是
名上人要覽梵云阿此云無梵語耨多羅此云上並

此云□上語藐此云等梵語菩提此云覺是阿耨是
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謂無上真性也
闍梨或阿祇利寄歸傳云梵語阿遮梨耶唐言軌範今
稱闍梨訛略菩提資糧論云阿遮梨夜隋言正行烏山
鈔云能糾正弟子行故翻譯
頭陀新云杜多此云抖擻亦云修治亦云洮汰垂裕記
云抖擻煩惱故也善住意天子經云頭陀者抖擻貪欲
嗔恚愚癡三界內外六入若不取不捨不修不著我說
彼人名為杜多今訛稱頭陀上
苾蒭尊勝經號僧曰苾蒭之草也而有五義一體性柔
軟喻出家人能折伏身語麤獷故二引蔓旁布喻出家

人傳法度人連延不絕故三馨香遠聞喻出家人戒德
芬馥為衆所聞四能療疼痛喻出家人能斷煩惱毒害
故五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上
大德婆檀陀大論秦言大德毘柰耶律云佛言從今日
後小下苾蒭於長宿處應喚大德
老宿體毘羅此云老宿他毘利此云宿德
上座悉替那此云上座五分律佛言上更無人名上座
道宣新為西明寺上座列寺主維那之上
維那翻山云華論翻為次第謂知僧事之次第寄歸傳
云華梵兼舉也維是綱維華言也那是梵語刪去羯磨
陀三字也僧史畧云梵語羯磨陀那譯為事知亦記

衆智……悟出家報也

沙門之始。明帝夢金人，遣蔡愔秦景等使往大竺尋往
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攝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
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
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高僧傳 時竺法
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既達雒陽，與騰同止，
翻譯四十二章經，可二千餘言。漢地見有諸經，唯此為
始也。上

自漢沙門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吳赤烏初，漂大法風化未
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
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地初見沙

門，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illegible]服非
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為佛，彼之所事，
豈非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
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八萬四
千塔寺[illegible]吳以來舊……也。會乃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
燒香禮請……果獲舍利。權大嗟服，即為建塔，以始
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
法遂興。善孫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
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
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涌而嘉苗出。
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
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
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
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
行惡則有地獄長苦，脩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
沮，不亦大哉！孫綽為之贊曰：會公蕭瑟，寔惟令質，心無
近累，情有餘逸。屬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遠詣，卓矣高
出。高僧傳

辟穀 支遁字道林，陳留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
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隱居餘杭山，
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
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

為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歅之相馬
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表
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王羲之觀遁才藻
驚絕，遂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
近。……深衍構精理，撰其才辭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
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
慚而退焉，乃歎曰：實緇鉢之王何也。郗超後與親友書
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
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卒，超為之序傳，袁宏為之銘贊，
周曇寶為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
以遁方向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

好玄同矣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己求人良不虛矣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 上 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懷懷 [illegible]法師碑序

竺佛圖澄姓帛氏以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劾驗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輙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輙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 上 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黑略見勒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將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石季龍掘而觀之唯有一石而無屍也季龍惡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明年季龍死 高 佛圖澄者得聖之人也乳孔流光不假燈炬之照占鈴映掌坐觀成敗之儀兩主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預啟東儲之武前表石葱之問及葬生妖現諫虎以刑濫法深戀壽不逮 [illegible] 邢州內丘縣西古中丘城寺有碑從述不勸

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太和上佛圖澄願者天竺國所㝠小主之元子本姓溫所以言注者思料理澤彼無外是以號之為溫按高僧傳名僧傳晉書藝術傳佛圖澄並無此姓今云姓溫亦異聞也

留言為識著域者天竺人任性忽俗人莫能測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有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因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為永誡域曰可普會眾人也眾既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眾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未相讎問方知分外降焉 高 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嘗令心偈令執鑪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諸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為名理 杭州 杭州烏窠師答白居易語同

印手菩薩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神性聰敏形貌甚陋至鄴佛圖澄見而異之因事澄為師後避地南投襄陽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

名早以致書通好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
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荅鑿齒與謝安
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恨足下不同
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敘孝武遣使通問并有詔曰
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
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以太元十年卒羅什在西
國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拜之初安生而便左臂
有一皮廣寸許著臂上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
謂之為印手菩薩 高
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衛道安
以為大師之本莫過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

經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懸
與經符遂為永式
〔文〕鳩摩羅什此云童壽神情朗徹傲岸出群應機領
會鮮有其匹西域諸國咸伏其神俊每至講說諸王皆
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苻堅建元中太史奏云有星
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
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將軍呂
光西伐龜茲光與什同來聞堅為姚萇所害遂據西涼
至姚興破西呂迎入長安待以國師之禮奉之若神晤
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倦 高 嘗譯經
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
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鄣須婦人興
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
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
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 晉書 每至講說常先
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華勿取臭泥也 高 天
竺 耶舍至姑臧聞什受秦宮女歎曰什如好綿豈
可使入棘刺中乎什聞耶舍來勸秦王迎之耶舍至王郊
迎別於新省處之供設如王者耶舍一無所受時至分
衛一食而已善誦毗婆沙論而髭赤時號赤髭毗婆沙
〔尼〕孝武中釋慧嵬戒行嚴潔多在山禪定後因寒雪
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姿容婉媚衣服鮮明自稱天女以

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嵬
執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
見試女遂凌雲而逝顧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
人者秉志堅貞 釋氏通鑑
燉煌菩薩 竺法護本姓支氏博覽六經游心七籍雖世
務毀譽未嘗介抱世居燉煌死而道化周洽時人咸謂
燉煌菩薩也 高
天竺王何 道場寺僧覺賢儀軌率素不同華俗而志韻
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𥳑與沙門寶林書曰道場
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
連眉禪師 曇摩蜜多此云法秀沉邃有慧解儀軌詳正

生丕但罥故世號連罥禪師

五百之一　岬山竺法友志業强正博通衆典嘗從竺道潛受阿毗曇一宿便誦潛曰經目則諷見稱昔人茲能仁更興大晉者必取汝為五百之一也

弘道之匠　竺道潛字法深傳[illegible]以為道俗標領支遁與高驪道人書云上坐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illegible]德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綱內外俱瞻弘道之匠也嘗於簡文坐劉恢嘲道人何以游朱門荅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

道播八方　竺法汰少與道安同學下都止瓦官寺簡文深相敬重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樂極

卒後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裔孫綽贊曰凄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作

都維那　竺道壹從汰公受學思徹淵深文鋒富贍內外律行清嚴四遠僧尼咸依附諮稟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玆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榦扶疏汰有弟子曇壹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壹為大壹道壹為小壹名德相繼為時論所宗

朗公谷　竺僧朗與隱士張忠為林下之契共游處太山金輿谷此谷中舊多虎災人常執杖結群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為朗公谷也

道流東國　釋慧遠弱而好書圭璋秀發於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高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覽浩博高悟冥賾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陷振錫南邁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稽首（法苑珠林）

三笑　遠法師每送客不過虎溪道士[illegible]脩靜同淵明入山見師師送之執手共話不覺過虎溪三人相顧大笑今人畫之為廬山三笑圖（通鑑氏）

清風襲人　遠法師居廬山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弟慧持亦有高行社衆數千持居第一座其社衆名跡尤彰著者一十八人俗士則有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法師則有慧永慧持道敬罽賓則有佛馱跋陀羅尊者他如慧叡曇順曇常道昺曇詵類以童稚出家同修淨社最後有竺道生及罽賓佛馱耶舍尊者以義熙十八年方入山則剏社二十六七年矣猶得在十八賢傳列至今清風襲人又陶淵明以山無酒而去謝靈運以心雜不得入社陸脩靜嘗從遠公問道今世傳有二十一人為遠之門德行則又有道祖僧此流並才義英烈　上

登龍門慧持遠公弟也形長六尺風神儁爽伏事道安遍學眾經遊刃五藏隨遠共止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為稱首王珣與范甯書云遠公持公孰愈范荅書云誠為賢兄賢弟也時有沙門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

入定宋政和三年嘉州奏本部路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繞身徽宗勅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東林遠法師之弟慧持因遊峨嵋入定于樹遠師無恙否藏曰遠師晉人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將欲歸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令繪

像頌行偈曰七百年來古老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裹人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傳燈

方袍平叔釋僧肇京兆人學善方等兼通三藏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机挫銳曾不留滯後羅什至姑臧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肇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嘆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遠公遠乃撫機嘆曰未嘗有也因共披尋玩味更存往復六魏太和二十一年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

四海標領釋僧叡虛內敏學與時競精練五門善入六靜姚嵩以為鄴衛之松柏姚興勅見之叡風韻窪隆含上彬蔚興大賞悅後謂嵩曰乃四海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栢

霜下松竹釋慧隆疑心佛法貫涌眾典思徵詮表善於清論凡先舊諸家盤滯之處題發開張使昭然可了汝南周顒目之曰隆公蕭散森疏若霜下之松竹

比山二聖釋法度游學北土備綜眾經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于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號曰比山二聖

言天人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

業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脩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眾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為弘濟耶帝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

之笑乃勑住祇洹寺供給隆厚高周武帝建德六年
僧道猷表請開法事帝曰卿言業不乘聖凡有入聖
期性非常外道有道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詔[illegible]
是則救無凡釋靈宗如是之言形殊道俗徒加剃髮之
飾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薩省
大夫耆年可為上座不用僧頭仁惠為[illegible]假棄
國和尚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即成本人何必受戒
儉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陀潔食至好長齋豈須斷穀放
生去殺何藉解空忘功全過大乘寧希般若文武
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終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
為授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

地獄不指泥犁以民為子可謂大慈四海為家即同法
界治收以理何異臣救安樂百姓寧殊拔苦羣罰殘害
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殊於淨土齊濟
豈謝於迦維御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何處非道
續弘明

大小二生 竺道生偶思奇拔辭清珠玉游長安從什公
受業後還都止青園寺為當時法匠宋文帝設會親同
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
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
衆從之莫不嘆其樞機得衷王弘范泰顏延之並[illegible]
風獻從之問道初生與叡公及慧嚴慧觀同學於什[illegible]

時人語曰生叡發天真嚴■慧觀■慧窪流得[illegible]
遊洲于默塞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為之立傳旌其遺
德近代又有釋惠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典兼
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也高 虎丘千
人坐旁有石點頭十道四蕃志云生公講道于此無信
之者乃聚石為徒與談至理石皆為點頭[illegible]
桎梏誘人 釋道溫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
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張邵鎮襄陽子數聽溫
講邵問溫何如數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測邵
躬往候之方挹其神後復從容謂溫曰法師倘能還俗
當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乃以桎梏誘人高

鎮寺法主 釋道猷吳人初為生公弟子積思參玄宗源
有本孝武勑住新安為鎮寺法主帝舜稱曰生公孤情
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上
手指出水 釋玄高弟子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
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香淨倍異於常
黑衣宰相 沙門惠琳[illegible]論頗毀裁佛法其歸以
為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文帝見論賞之
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輳門車
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方筵七八座上
恆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侔宰輔會稽孔
顗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顗慨然曰遂有黑衣

涌冠履失所矣南史傳

上直獨惠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悖見馳名晚爲廬
山慧遠愚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辨新
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性則生融上首
精難則觀肇第一

咄曇孔子　西秦有高昌國慧嵩法師統解小乘世號咄
曇孔子

白足沙門惠始高僧傳作始初師羅什清河人多宗之宋武滅
秦留子義鎮長安夏赫連屈勾追敗之道俗被坑戮而
惠始被刃無傷屈勾大怒召始於前以佩劍自擊之又
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統萬平惠始到京師多所訓導魏書

元魏太武毀滅佛法境內無復沙門始忽杖錫到宮門有
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于面從門而入帝令依軍法屢
斬不傷遽以白帝帝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
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帝令以
始餧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
太武大驚延始上殿再拜稱謝許之復教始自習禪至
於沒世單坐十餘年未嘗寢臥或時跣行雖履泥塵初
不汙足色愈鮮白世號白足阿練高僧傳

東方聖人　比丘曇謨最善於禪學講涅槃花嚴僧
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
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隸
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
堂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
指讚歎唱言微妙即爲胡書寫之傳之於西域沙門常
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爲東方聖人洛陽伽藍記

秦三千梁　什僧旻吳大帝之後也精神洞出標群獨秀
性極照窮言必典詣自至金陵瑯琊王仲寶吳人張思
光謝朓學冠當時清真獨絕並投分請交申以縞帶天
監中游于郢聲聞甚隆吳郡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
覽未上延請勅給發遣二郡迎候舟檝滿門京師學士
雲陵霧合中途守宰若不郊迎晉陵太守蔡撙出候門
迎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周今旻公素王於梁矣高僧傳

預覩三世　沙門寶公者形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
預覩三世發言似讖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
后問之以世事寶公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
能解建義元年后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亦有洛
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爵否寶公曰大竹箭不須
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法和父喪大
竹者杖東廂屋者倚廬造十二辰歌終如其言也洛陽伽藍記

懸識他心　法師自說姓朱名保誌其生緣乘梓莫能知
之嘗故特進吳人張緒與皇寺僧釋法義並見法師於
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永知
異也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負杖執鏡或被

酒肴或數日不食豫言未兆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
數處(陸倕墓誌)齊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
年忽云門工血汙衣褰裳走過至齊鬱林王見害
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閹人徐龍駒宅而帝頸
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遠近答曰
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為享祚倍宋文之年(南史)晉安王蕭
綱初生日梁武帝使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育幸甚然
寃家亦生盖侯景生於鮮卑懷朔鎮即東昏後身也天
監十三年即化於華林門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
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瑯
琊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歎欽至亡勅令筠

為碑盖先覺也　上沉舟之痛有切皇心爰詔有司式刊
景行辭曰欲化毗城金粟降靈往敷大士權迹帝京衣
盔景像懸此風電慧雲晝歛慧炬夜昏(陸倕誌)伽藍記寶公
與江南者未委是一人也兩人也(廣記)
知命頗傳儼比海人廖師無常人不能測所友劉香明
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拂衣去後忽為沙門栖遲山
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
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軀至夜
而亡時人以為知命
炙手不煖　梁南岳思禪師謂什慧成曰卿一生學問與
吾炙手猶不得煖

壁觀　後魏末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
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付
授達摩齎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
事達摩不說遂折蘆渡江潛回洛陽上嵩山少林寺終
日面壁人謂之壁觀婆羅門時魏氏律師流支三藏僧
中鸞鳳也與師論議是非加毒而卒其年魏使於葱嶺
回見之明帝命啓壙但有衣履而已(舊唐書　傳燈)
無臂　釋僧可遇菩提達磨游化嵩洛一見悅之奉以為
師時有法林在鄴盛講勝鬘及同藏法典可同學於達
磨以四卷楞伽授可可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
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

斫臂叫號通夕可為治裹乞食供林怪可手不便怒之
可曰我亦無臂因相委問方知有功故世云無臂林(續)
神光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祖前祖易名慧可(傳燈)
肉自菩僣傳達含幽識明知名南北禪法一門開世殊
處曾遊梁境誌公遇而告曰達禪師是大福德人也武
帝常云北方鸞法師達禪師肉身菩薩恒北向遙禮
龍象　達摩傳曰波羅提法中龍象　梁簡文慧念法師
銘曰是曰人龍亦號僧象　隋高祖與曇遷禪師詔曰承
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棟梁即人倫之龍象　智度
論曰龍象言其力大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
負荷大法者比之龍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為號不脩
細行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膾與俗人不殊
闍梨渾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處無常所語狂譎然
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人並呼為
闍梨景後被妾召僧通僧通取肉搵鹽以進於景問曰
好不景曰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衆以鹽
五石置屍中送尸于建康市百姓爭屠膾噉食之皆盡
後竟不知所去 廣古今五行記 南史
放達 釋道超姓陸少以勤篤知名游于上京自處獨房
屏絕賓侶内外墳典常擁膝前而手不釋卷加以塵埃
滿屋蟋蟀鳴壁中書郎吳郡張率謂曰蟲鳴聒耳塵土
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聞此聲是代簫管塵
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名實為愧多矣時人高其放達
[illegible] 六 三十五卷 四十二
[illegible] 寶海姓龔梁武自講涅槃命海論佛性義
海昇論榻執論香爐帝曰法師非斷肉食香爐非論
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猶常非肉不載帝大悦
火光三昧 景達禪師得水觀三昧身入定有窺者見
遶水滿室沙門道仙得火光三昧所居之室玄夜大明
釋慧安嘗與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乃
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後附商人入
湘川中路患病令商出置岸側夜見火光從身而出商

試視見死矣濟後言于劉虬虬曰此入火光三昧也 高僧
無上士 釋慧思南精六行冠達五門同學號為無上士
大善知識 智顗禪師眼有重瞳俊朗通悟詣金陵瓦官
寺創弘禪法僕射徐陵等明時貴望學統釋儒並稟禪慧俱
傳香法焉穴慧榮住莊嚴寺道冠吳會世稱義虎辯號
懸河聞顗講法故來設問輕誕自矜揚眉舞扇扇墮地
顗應對事理渙然清顯謂榮曰禪定之力不可難也時
沙門法歲撫榮背曰從來義龍今成伏鹿扇既隨地何
以遮羞榮曰輕敵失勢未可欺也 一日夢巖崖萬重雲
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在於其下又見一僧搖手
伸臂至于坡麓挽顗上山云云顗以夢中所見通告門人
天中記 六 二十五卷 四十四
咸曰此會稽天台山也聖賢之所託矣昔僧光道猷法
蘭曇密晉宋英達無不栖焉同與慧辯等二十餘人隱
淪斯岳先有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慧兼
習蓋神人也顗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
來相就顗至與光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
早年山上搖手相喚不乎顗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
又聞鐘聲滿谷衆咸怪異以為是召集有緣不得住也
陳永陽王伯知躬著願文曰天台闍梨德侔安遠道邁
光猷宣帝求釋門誰為名勝陳暄奏云瓦官禪師德邁
風霜禪鏡淵海昔在京邑群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
東靄願陛下召之乃還都勅立禪衆于靈曜寺末為靈

聯綿屢更求賢得忽夏一人冀從嚴正自稱名云余姓
達也請住二橋顗曰姓達梁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耶
乃移居之卒後枯骸特立端坐如生顗初居臨海民以
滬魚為業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餘所即
以福緣所得金帛買斯海曲為放生之池又表開陳宣
勑禁採捕将還佛壟如常習定忽有黄雀滿空翔翔相
蘼鳴呼山寺三日乃散顗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又居
山有草稿樹皆齊隨採隨出供僧常調顗若他涉草即
不生何斯以談誠貞感矣

希世生 釋曇延弘裕方雅詞辯俊贍有薛居士者學
梵方儒聞而竭之言請相高感題方圓動静四字命延

賦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
静類涅槃室薛驚異絕嘆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
斯人也爾後恒來咨造質疑請義

八能 什貞觀左寶仙又右嶽人字曰流津夜充潤崇府
從幼至終未嘗患渴否文交加狀如羅網八歲通詩禮
和庾尚書林檢之作沙門洪偃才為儒英鈎深釋傑而
相謂曰林高多知耳自有名我有四絕不具八能謂義
導書詩辯說學恭是也學上傳緒嘆曰三千稱首七十
當儔見上人皆當爲師對時人語曰錢塘有偃德當天
下一半

東山法門 初達摩傳慧可慧可常斷其左臂以求法其
法慈可傳粲粲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信周氏黄梅
人初弘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為東山法門
書

玄奘 洛陽人潁川陳仲弓之後鴻車之論落梁竹馬之
歲通玄武具云畢備肆毘尼闍荃蹄予九丘探幽言于
八藏常慨教缺傳匠理翳譯人遂使如意之寶不全雪
山之偈猶半於是杖錫既戾梵境壽若無倦五明四含
之典三藏十二之筌七例八轉之音三聲六釋之句皆
盡其微法師討論一十七周遊覽百有餘國貞觀十九
年迴靶上京（譯經道法師紀 圖紀）時太宗幸東都乃留所得經像
于弘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移晷乃滅遂請駕并將異

方奇物朝謁太宗謂之曰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
小禪院虛静可謂繙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
為太子又作述聖記並勒于碑（南部新書）玄奘往五印取經
西域敬之侍國僧金剛三昧言嘗至中天寺中多畫玄
奘麻屬及匙筋以綵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
輒膜拜焉（酉陽）玄奘在玉華宮翻大般若經畢麟德元年
示滅其夜子時慈恩寺明瑟念誦經行旋遶佛堂忽見
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亘南橫跨東井直勢貫慈恩塔
院歷歷分明甚心怪焉即自念曰昔如來滅度白虹十
二道從西貫于太微於是有雙林之滅今有此相非玉
華法師有無常事耶中旦向衆述其所見衆咸怪之至

九日出問至京正符所見（宋高僧傳）
萬迴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遼陽（安西）久絕
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為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
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
緘封猶濕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回故號
萬回先是玄奘法師向佛國取經見佛龕題柱曰菩薩
萬迴謫向閿鄉地教化奘師馳驛至閿鄉縣問此有萬
迴師無令呼之萬迴至奘師禮之施三衣瓶鉢而去後
則天追入內語事多驗將天后任酷吏羅織位稍隆者
日別妻子神陵王崔玄暉位望俱極其母憂之曰汝可
一迎萬迴此僧寶誌之流可以觀其舉止禍福也及至

母垂泣作禮兼施銀匙筯一雙萬迴忽下堦擲其匙筯
於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謂為不祥一日令上屋取之
匙筯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讖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
司忽即其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夜理
蠱讖入人家經月乃密籍之張易之大起第宅萬迴常指
曰將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誅以其宅為將作監常謂
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曰三郎斫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
三恐帝生變遂鴆之不悟為玄宗所誅也安樂公主玄
宗季妹也附會韋氏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萬迴望見車
騎連聲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滅玄宗潛龍
時與張暐等同謁而見帝曳帝入又為其戶撫帝背曰

五十年太平天子可自愛張暐門外聞其言故傾心焉
（[illegible]南部新書談賓錄兩京記神僧傳）中宗賜號玄通大居士封法雲公（高）
毘尼一人什道宣依知顒律師受業持律精苦三衣皆
紵一食唯𥹦行則策杖坐則倚床蚤風從遊居然除受
土木自得國巳七身嘗築一壇僧尼受戒伐有長眉僧
談道知者其實賓頭盧也復三果梵僧禮壇贊曰自佛
法後像法住世興毘尼法唯師一人矣常夜後行道臨
堦陛跌忽覺有人捧承其足宣顧視之乃一少年也宣
遽問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門
天王子那吒太子也以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已久矣
宣律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

可以作佛事者願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雖
久然頭目猶捨敢不奉獻宣律得之即今崇聖寺佛牙
是也（高僧傳天寶記）律師先所居久在終南故號南山律宗
馬（宋高僧傳）
北宗南宗神秀師事五祖弘忍弘忍深器異之謂其感
解圓照張說嘗問道執弟子之禮退謂人曰禪師威德
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神秀有同學慧能者其行深相埒
住韶州廣果寺神秀奏則天併作書重邀之能以南中
有緣竟不渡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為北宗
慧能為南宗能就法性寺知光律師授滿分戒後返曹
溪雨大法而學者不下千數（[illegible]）忍師歸寂能移住寶

林寺時刺史韋據命出大梵寺苦辭入雙峯曹侯溪矣
宋荷澤神會師西京受戒景隆年中却歸曹谿閱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裹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沉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教乃著顯宗記 傳燈

禪門之傑 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弟子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年人皆仰之 唐書

天師 僧一行姓張氏本名遂少聰敏讀書不再覽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見所撰太衍玄圖甚嗟伏之謂人曰後生顏子也武三思請與結交一行逃匿以避之尋出家為僧隱於嵩山師事沙門普寂盧鴻待其所製導文至寺一覽即無遺誤鴻驚謂寂公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游學一行因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國清寺見門前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僧於庭布筭其聲簌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邇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河南尹裴寬深信佛法師事普寂一日請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息寬止空室見寂正堂端坐忽聞扣門連聲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作禮密語如是者三一行入南堂寂徐命弟子撞鐘一行和尚滅度矣滅度後寬服衰絰徒步出城送葬 宋高僧傳明皇雜錄

三車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神悟精爽為玄奘弟子不斷情慾行駕累載聞輔語曰三車和尚初宣律師以弘律感天厨供饌每嘲基三車之玩不甚為禮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降宣責以過時天神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遐邇皆敬焉先是奘公親搜西域戒賢瑜伽師地論唯識宗而師盡領其妙世謂之慈恩疏 神僧

得法行思 六祖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師既得法歸住青原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 即石頭和尚 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

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
曰我稟遺誡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
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
龕直詣靜居參禮傳燈
南嶽 南嶽懷讓禪師姓杜氏金州人儀鳳二年四月八
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見奏聞
高宗問是何祥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通天二年受
戒後習毗尼藏詣曹谿參六祖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
若寺其入室弟子惣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
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
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

神晤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
馬祖 江西道一禪師姓馬氏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山
中遇讓和尚同參六人唯師密受心印讓之一猶思之
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
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
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馬駒踏殺天
下人厥後江西嗣法布於天下時號馬祖 [illegible]
百丈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姓王氏丱歲離塵三學該
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
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
比祖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師謂之比祖

寒山拾得 豐干師者本居天台國清寺與拾得寒山
子相得歡甚豐干出雲遊適閭丘胤出守台州俄病頭
風師持淨水噀之須臾袪殄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
彼有賢達否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
相寒山文殊遯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又似風狂
在寺庫院走使廚中著火言訖辭去閭丘至任入寺于
廚中見二人拜之寺僧驚訝二人曰豐干饒舌便連臂
而出更不返寺閭丘復往寒岩謁問便縮入岩穴縫中
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于林間并村墅屋壁所抄得
三百餘篇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之句歷然雅體
今岩下有石亭亭而立號幽石焉其拾得當寺僧布薩

時騎牛至堂前撫手大笑時持律首座吒曰風人得白
我不放牛也此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各呼亡僧法號
牛各應聲而過舉衆措愕感吾語[illegible]便服時道翹纂
寒山文句于土地堂壁見拾得偈詞附寒山集中 高
法江 法海太原崇福寺釋宗昉幼而聰穎就師玄奘門
下號爲得意備窮諸典講唱日新衆哲謂之爲法江哲露
其頭角惟神伏同寺浮丘義學當知爲吾謝此品藻不
知法海在乎太原蓋指浮丘爲洛陽世上
帝爲製讚禮德感儀容讓騰犖宗鎔號天皇悅其對男
爲之讚曰河汾之寶山嶽之英早踰俗累夙解塵羅
門仰德緇宰欽聲式亞庶樹爰遵闡鳴上

宇宙高士 釋法慎時賢推服辟振京師黃門侍郎盧藏
用才高名重罕於推挹一見法慎慕味循環不能捨之
退而歎曰宇宙之內信有高人陸象先嚴挺之房琯王
昌齡等僉所瞻奉願同灑掃卒後李華為碑李陽冰題
額

方外高士 徑山法欽德性冰霜淨行林野代宗召至
京師鄭重諮問法要司徒楊綰篤情道樞行出人表一
見欽於衆退而歎曰此實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
名賢執弟子禮者相國崔渙裴晉公度第五琦陳少遊
等自淮而南婦人禮乞號皆目之為功德山焉 高僧傳
圖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

相之所能為公於是有省 高僧傳

摩外摩尼 什神邑非角聰悟過人孔釋二典一讀能誦
公卿藉其風宇追慕者結轍而至著作郎韋子春剛氣
而瞻學與之謝抗于東沂角為座驚服見舍人歎曰聞
釋可謂塵外摩尼論中師子時人以為能言 高僧傳

三宣三一 揚州釋法慎傳于淮甸徘徊之間稱為碩匠
天寶於晉陵義宣往師六毗陵多出名士僧有三宣謂
慧從與義也義時于江都習業與會稽曇一閩川懷一
慶雲靈一同門為朋也晉陵既有三宣慎門復出三一
焉江表賞為美談 宋高僧傳

三上人 杭州靈隱山寺竺道標經行之外尤練詩章辭
[illegible]比之洪劉常侍吳興有晝會稽有靈澈杭州
唱道作並首故人諺曰霅之晝能清秀越之澈洞冰雪
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當四
面之敵所以辭林樂府常采其聲詩景陵子陸羽云夫
日月雲霞為天標山川草木為地標推能歸美為德標
居閑趣寂為道標爾後聲價軼于公卿至今杭州謂之
西崩和尚矣 宋高僧傳

赤眼歸宗 歸宗智常禪師目有重瞳遂用藥手按摩久
而目皆俱赤世號赤眼歸宗李渤洽聞多識號李萬卷
遷江州刺史與白樂天相遇一日同至廬山歸宗寺與
什知常相見李問曰教中有言須彌納芥子乎勃抑不

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常曰人言博士讀書萬卷
還是否李曰忝此虛名常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
向甚處著李俛首無言再思稱歎 上

喫肉是偏 馬祖道一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
即是師曰君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
一百一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 傳燈

黑風吹舫 棠至道通禪師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
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
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 上

住世影響 襄陽龐蘊居士將入滅州牧于公頔問疾士
居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

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肱而化上

三白什元慧俗姓臣氏立志持三白吳會之間謂之三白和尚焉三白者事理二種一白飯白水白鹽事也身不作惡口誦真經意不妄念此三明白非黑業也求此以斎居江陵府釋此師又名青者不與今秋沖以自言其行故覺之矣上

點點釋點點師者孟氏廣政中隱印南七寶山寺多遊鄽市小或與人接必指點而言故因是稱焉上

取尺取寸懿宗時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嘗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傳燈

坐立倒化志閑和尚館陶人早參臨濟晚住灌溪乾寧

二年夏忽問侍者曰坐死者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後鄧隱峯倒立而化傳燈

得得和尚禪月大師貫休以詩謁吳越王錢鏐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語鏐令改作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入蜀以詩投王建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遇之甚厚呼為得得和尚前詩話紀事宋高僧傳

羅雲上人釋常覺後唐天成三載始於東京麗景門之右村小禪坊勅額為普淨院而逐月三八日設門浴其或香湯汲注樵爨失供覺必令撤小屋抽助爨為陶穀為湘東張仲荀序詩贈覺云起後唐天成至漢乾祐無異白月三取八日浴京大衆累歲貫錢可一百三十六萬數計緡千萬矣雖檀施共成實覺公化導之力也嘗大火之下陳留古封周秦已來戰伐之國人物衆而土風尚利舟車會而貨殖惟錯昔梁惠王嘗請孟軻曰何以利吾國是知禮讓之化不勝於好利之心明矣且梁去魯千里而近道猶不同矧十萬八千里乎梁王孟子同世之人也心或有異況瞿曇上人乎彼孟氏屬斯文未喪不能揚素王之道今上人嘗去梁途遠卒能行法王之教苟非三業內淨六塵外清以至公之行化於人孰以至公之心受於化也陶重叙曰自靈

山發貫法海煙流王毫晦而微言絕金杖折而異端作惟上人也色空等觀物我都亡麻麥一齋自同禪悅夾京一納僅類枯形前後王臣欲上章乞以大師為號請以紫染方袍者皆確而推之云云宋高僧傳

寺主摩摩帝此云寺主僧史略云詩其寺主起于東漢白馬寺也東晉以來此職方盛故梁武帝造光宅寺召法雲為寺主創立僧制僧共佛世欽光統衆於靈鷲身子泣事於竹林音義指歸云僧如網假有德之人為綱繩也隋智琳潤州刺史李海游命琳為斷事綱維後寺立三綱上座維那典座也寄歸傳僧中職任也如網之綱如屋之梁梁僧鑒自姚秦立正綱則十錢分

貝庵也則僧録命職五臺山自貞元中智頵始封僧長
夫（安僧頵傳）為晉五臺山真容院光嗣時降龍大師者統領
理歷編伍畏馬為其分散諸寺蘭若衆寡均等時徒僧
堅請嗣主院宣補僧官轄諸臺寺院命曰都綱（上同）

啞羊沙門 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辟如麥田中生稗麥
其形似麥田夫盡謂其好麥後見穗方知非是沙門在
衆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見時謂盡是沙門而彼
癡人實非沙門是名稗沙門

火宅僧 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鄭熊番禺雜記）京師大
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陶穀清異録）

尼

出家 漢明初立佛寺同梵福量時後宮陰夫人王婕妤
等一百九十人出家司空陽城侯劉善峻等二百六十
人出家（法本內傳 釋經圖記）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魯史）

優婆夷 摩曰義名信士男信士女淨名疏云此云清
淨士清淨女亦云善宿男善宿女優婆塞梵語波索
迦唐言近事男優婆夷梵語夷即女聲字也又云鄔波
斯迦唐言近事女言近事者親近承事諸佛法故後漢
書名伊蒲塞注云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為近住言受戒
行法近僧住也（翻譯）

典供 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
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
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illegible]）

道術 栢溫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時有遠方比丘尼名
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次
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晉書）

天女來迎 戌陵中竹林寺尼淨秀見天女持五色迎自
空來迎淨秀空直上所行之路有如虹蜺直屬于天（比丘尼傳）

生兜率天 南齊禪林寺比丘尼釋淨秀聰慧悟于髫齔
靈妙解于當年七歲自然持齋十二便求出家二十九
方落采青園勤修三業夙夜匪懈有關七馬先生者於
青園見上即便記云此尼當生兜率天也宋大明中黃
修儀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寶欽仰德行初置精舍居之

明帝賜號曰禪林上前後違和恒有瑞相天監五年八
月得病若心悶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
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
此是上住處即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好
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檀越勿見遺棄上即答云
法師丈夫又弘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
叵去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為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
上時體已轉惡漸就綿綴久復動轉自云上兜率見
彌勒及諸菩薩皆黃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
可高一尺許以上彌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至曲寺天

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
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婆利疑將還汝依若
令法師有人言令汝師是人中果報那得食天上食不
琮將去自後體中亦轉羸不復能餘事但云有三十二
童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恆來從
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飲食令衆中行之復云空
中聖僧作浮榮闍人耳也[illegible]
尼[illegible]宋元嘉十一年師子國尼鐵索羅等於建康南林
寺壇上為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受戒法事[illegible]
尼講[illegible]晉廢帝太和三年洛陽東寺尼道馨通法華維摩
研窮理味一方宗師[illegible]

先知禍福 爾朱榮之害朝士山儒與儀曹郎袁昇屯田
即李延考外兵郎李兵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僧少
居後略進一尼望之嘆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僧曰
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既而昇等四人皆死河陰竟如
其言[illegible]
戒德尊[illegible]本防有法璦尼南方人不知因緣所出辟穀
食棗栗不著綿帛戒德甚高嚴禪定多所感通會稽恭
子張使君從廣州便供養之隨使君還吳又喧出入尼
自說六日捨命後勿棺斂但以乞鳥鳥至破腹如期而
終使君依旨送林野間停再七日七夕鳥獸不敢侵乃
收殯焉江總祖母就璦尼受戒勒[illegible]

神尼 隋文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同州
般若寺中于時赤光照室流溢外戶紫氣滿庭狀[illegible]若
關色衆人衣內外驚怪妳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
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蒲坂劉氏女
也少出家有戒行和尚失之恐其墮井見在佛屋儼然
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
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
金剛不可壞也又曰此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為養
之太祖乃割宅為寺內通小門以兒委尼不敢名問後
皇妣來抱忽見化而為龍驚惶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
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佛法將滅一切神

明今已西去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
一切神明還來尼沈靜寡言時道成敗吉凶莫不符驗
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內著法衣戒行不改帝後果自
山東入為天子重興佛法每以神尼為言又云我興由
佛法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聲乃命王劭為尼作傳
其龍潛所經四十五州同時悉改為大興國寺般若其
一也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illegible]
除饉女比丘尼經一云除饉女[illegible]法鏡經云凡夫
貪染六塵猶如餓夫食飯不知厭足今聖人斷貪除六情
饑饉故號出家女為除饉女也
到六而化開元中溫州淨居寺尼玄機景雲中得度嘗

背突於巫山大日山石窟中或者云背與兄宿覺同參六祖因者旦明歌與證道歌相表裏後倒立而化此話略以生死顛倒語訶之應聲而仆將舜之夕風雷陰晦林有神物移之越二日有自大日來者云是夕空中有新塔聳錄傳

鎖骨菩薩 昔延州有婦人白皙頗有姿貌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以其無家葬於道左大曆中忽有胡僧見墓遂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嘆數日人見謂曰此以淫縱女子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狥焉此即鎖骨菩薩順緣已盡聖者

云耳請衆開墓視之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鎖狀州人異之為設大齋起塔焉續玄怪記

七衆 謂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此出家五衆優婆塞優婆夷此在家二衆此七衆也式叉摩那此云學法女今之尼長髮也

阿夷 比丘尼稱阿姨師姨梵云阿梨夷此翻尊者聖者

檀越 檀那名要覽云梵語陀那鉢底唐言施主今稱檀那訛陀為檀去鉢底留那也思大乘論云能破慳悋嫉妬及貧窮下賤苦故稱陀後得大富及能引福德資糧故稱那又稱檀越者翻即施也此人行施越貧窮海翻譯

黃眼 支謙字恭明月支人□□□也漢末遊洛該覽經籍及諸伎藝善諸國語細長黑瘦白眼黃睛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高僧傳

青眼 貞觀時雍州牧魏王泰法恭疏云牛行摩千青眼威儀整於赤髭序達摩眼紺青色稱青眼胡僧高僧傳

出香流水 功德直西域人道契既廣壽日新宋大明年到荊州為釋玄暢翻譯暢升座文義詞旨婉密每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翻譯

上首神足 大僧正慧令嘉法門之上首亦總持之神足領等須提之問遂同迦葉之請陸雲御講序

光懷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寵並道秀域中聲高梵表續慧勇傳

文外玄友 什彥琮隋與朝士王劭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情同琴瑟號為文外玄友續

名高十地 唐太宗為秦王時書慰什吉藏曰法師道濟二乘名高十地方當樹德淨土闡教神林豈意灌靈瑞晨業風飄世長辭奈苑遽掩松門續

佛法棟梁 劉孝孫為慧淨詩英華序云挹海不知其淺深學山徒切其峻極明鏡屢照而不疲鴻鐘待扣而斯應誠佛法之棟梁僧徒之領袖者也褚亮為慧淨金剛經文序云鑒窮覽賾予先覺炳慧炬以出重昏援愛河而昇彼岸

法主 宋和時釋慧亮講席有譽顏延歎曰安太山珠玉

於前弒危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絶復興至是於㳙
㳙寺學徒盛集勅亮與弒迭爲法主（禪鑑）
定門秀傑　魏貴君時沙門玄高者定門之秀傑也太子
晃師之（廣弘明辨惑）
振錫息鬪　元和中鄧隱峯之五臺道由淮右蜀吳元濟
阻兵蔡州與官軍戰師曰吾當少解其患乃振錫空中
飛身而過兩軍仰觀歎異鬪心頓息以是官軍得成其
功焉（傳燈）
開士棟梁　釋法琳内該三藏外綜九流辯中觀則龍樹
可期談自然則老莊非遠固以學俾安遠才邁肇生實
開士之棟梁法城之墉壍者也（陳子良辯正論序）

化表玄路　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發蒙俗之幽昏啓化
表之玄路方將以蕪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
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
忠孝沙門者　行超俗表心遊塵外是以捨愛捐親仰衆
聖也搖棄聲色遵梵行也剃除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
質不忘敬也分衛持衣支身命也言無隱尚離邪佞也
和聲怡氣入無諍也吐納安詳愼詞令也世貴莫邪守
貞勁也清虛恬淡順道性也邪相不干住八正也頹下
色欲慈愍衆病也人入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眞取究竟
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辯正論）
天中記三十五卷終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眞甫校

浮圖名義

五禪階級　眞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
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
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
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
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
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
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上）
三藏　夫三藏之義者則内爲戒定慧外爲經律論以陀

羅尼總攝之也陀羅尼者是菩提速疾之輪解脫吉祥
之海三世諸佛生於此門慧照所傳一燈而已（宋高僧傳）
三乘　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
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
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
教故以聲聞爲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
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也菩薩者大道
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眞教則通脩萬善功不爲已
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也（世說注）沙門治心修淨其根
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
至道爲名也（魏書釋老志）釋道安二教論云九流之教教止

其身名為外教三乘之教蕤靜其心名為內教是以新
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
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
則可云儒釋釋教為內儒教為外（弘明廣）大乘者蓋如來
之道場也故緣覺聲聞謂之小乘言法駕之通馳如舟
車之致遠也（李顥大乘賦序）小乘列四果之梯大乘有十等之
位從凡入聖具有經論（顯蕭論）失
三身 一切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
報身謂萬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
佛者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蓋化身耳（法苑珠林）
三歸 佛道其始脩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

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
智信同云奉持之則生天勝處虧犯則墮鬼畜諸苦又
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釋老志）
三昧 此云調直定又云正定亦云正受（肇）疏云不受
諸受名為正受遠法師云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
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
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乃是自然之玄符用一而
致用也（翻譯名義）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三昧其義
通也亡言一即有二還至於三言三即昧在其間反覆存
之而已（備書雜記）
四諦 苦集滅道是也苦謂一切生老病死之類集謂一
切聚集骨肉財帛之類滅謂壞滅道謂修行類此名四
諦諦謂其理審諦非徒說也經云見苦斷集因滅脩道（龍舒）
（心經註）
四果 四果須流即須陀洹為初果一來即斯陀含為二
果不來即阿那含為三果無生即阿羅漢為四果自此
以上獨覺菩提為辟支佛自覺覺他為一切菩薩摩訶
薩行因果圓滿為諸佛無上正等菩提
六通 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
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
曰宅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
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法世佛）

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集注）摩天眼宿命漏盡
為三明（僧肇）
五衍 懸五衍之軾拯溺逝川（注肇）僧肇論曰聘六通之
神驥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
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注）
五蓋 一曰貪婬二曰瞋恚三曰愚癡四曰邪見五曰調
戲別而言之來欲為貪蹤著為婬外發為瞋內結為恚
繫於縛著觸理倒惑為愚癡生死因緣癡為本一切諸
著皆始於癡地獄苦酷多由於恚（奉法要）
六度 一曰施二曰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一心六
曰智慧積而能散潤濟眾生施也謹守十善閑邪以誠

戒也犯而不校當善下人忍辱也勤行所習夙夜匪懈
精進也專心守意以約歡衆一心也凡此五事行以清
心謂之俗度領以兼忘謂之道慧上
〔三惱〕消一無於三惱（台還天藏）三惱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
也言三惱雖殊消令為一同歸於無也御叙與與謝慶
緒書論三惱義曰近論三惱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
更觀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觀於理為長然敬輿之意
以色空及觀為三惱識空及觀亦為三惱生
〔二諦〕一諦者一是真諦一名俗諦真諦亦名第一義俗
諦亦名世諦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
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此依俗諦也真諦

彰本寂之理一性泯然所以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是非
雙泯能所俱亡指萬象為真如會三乘歸實際此依真
諦也（[illegible]）
〔三智〕一曰真智本來寂靜通達無涯二曰內智自覺無
明割斷煩惱三曰外智分別根門識了塵境
〔三報〕大涅槃經明三種報一順現報明王孝慈訓世則
祥雲布壽星現仁君恩德及物則醴泉涌嘉禾秀善既
有徵惡亦可驗樵客指熊而臂落酒客喚魚以皮穿二
順生報今世雖行善惡之因次生方受苦樂之果頓沙
轉報於四天有相改生於六欲三順後報因造今生報
終後世伽吒七反而享餘變那律久劫以受遠報三

種報皆名定業（涅槃）
〔三德〕法身般若解脫是為三常樂我淨是為德無二生
死為常不受二邊為樂具八自在為我三業清淨為淨
（金光明玄義）
〔三緣〕第一為了自己輪回生死二為紹隆三寶三為大
道四生皆令解脫（古德語錄）
〔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彌陀經）
〔六塵〕色聲香味觸法（中論）
四觀觀生如石女之懷兒觀住如陽焰之翻浪觀異同
浮雲之萬變觀死猶狂花之謝空
〔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有者何謂一切有漏法是佛言

若業能令後生相續是有又云生滅故名有陞吾集諦
中是有（婆沙論）
〔四大〕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毛髮爪齒皮肉筋骨髓
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
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
身當在何處（圓覺經）
〔七聖財〕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當護於口甚於猛火猛
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
七聖財口舌皆鑿身之斧也七聖財謂一信二精進三
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
名財（報恩經）

三科法要周識心三界牢獄三科驗定罪
福三道十使十惡此屬乎罪名爲黑業報四惡趣五戒
十善四禪四定此屬於福名曰白業報處人天三乘摩
訶衍此屬乎道感報四聖此則凡聖界分因果事定以
此三科收行盡矣禪林寶訓

五蘊五陰 謂色受想行識也色謂色身有形或黃或白
是也受謂一切受苦受樂受用是也想謂一切思念是
也行謂所行之事識謂曉解世間事五蘊即五陰翻譯名義
五陰是色陰受陰想陰行陰識陰

十善 十善者身不犯殺盜婬意不嫉恚癡口不妄言綺
語兩舌惡口反十善者謂之十惡四過者上之所謂兩

舌惡口妄言綺語也奉法要

八正 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頭陀寺碑 維摩經曰雖行八正
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啓八正之平
路坦衆聖之夷塗大品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
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注

六入 六情一名六衰亦曰六欲謂目受色耳受聲鼻受
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識者即上所謂識陰者也
五陰六入皆生死之源本罪苦之所由奉法要

禪法律 金仙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
空無其教演教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
以誘掖迷滯唐杭州靈隱寺記 白居易問惟寬禪師法何以
法師曰無上菩提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
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
不一水則無二

戒定慧 法要有三曰戒定慧唐宣宗問弘辨禪師曰云
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爲定對曰六
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
照覽無惑名慧五燈

真如 馬師云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
爲三聚淨戒回六賊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
作大智若真如無變易是外道也上 古釋云遠妄曰真
顯理曰如觀法師云無法非真何妄可遣無法不如何
理可顯

三身 六祖謂智通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
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悟三身即名
四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所作智壇經

慧日 雖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頭陀寺碑 劉峻曰菩薩圓
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注

慈雲 如來慈心如彼大雲蔭注世界鶴林 唐太宗手勅
玄奘云慈雲欲卷收之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
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

止觀 止能捨樂觀能離苦止能修心觀能修慧止如鉏
禪判觀如剪剪髮心法雙止也心法雙照觀也

戒求心八疾病中戒為良藥大恐怖中戒為守護人術寳
中、為明燈三惡道中戒為橋梁五怖[redacted]中戒為大船
智度論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梵云阿此云無梵語耨多羅此云上梵語三此云正梵語藐此云等梵語菩提此云覺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謂無上真性也 心經注

波羅蜜多 梵經云波羅蜜多此云到彼岸彼岸者西土俗以營辦諸佛地謂之彼岸衆生輪廻作業之地如在海中謂之此岸則佛地所以謂之彼岸 上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黎者持戒也三曰羼

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絶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 注世尊

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 頭陀碑

阿毗曇 遠法師阿毗曇叙曰阿毗曇者晋言大法也直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

和南 傳家謂合掌作禮曰和南 釋苑清規 口禮者如合掌問訊也觀音義疏云此方以拱手為恭外國以合掌為敬手本二邊今合為一表不散誕專至一心 翻譯 或云那謨婆南要律儀翻為恭敬善見論翻為度[redacted] 法

六宗二派 六宗之後為二派一曰清原思思傳石頭遷其下為曹洞雲門法眼一曰南嶽讓讓傳馬祖其下為臨濟潙仰是為五家宗派道一而已一棒一喝一唱云和機用縱横

諸名義 南無此云歸命信順也佛覺也菩提亦覺也迺之極者稱曰菩提菩提薩埵覺衆生也阿羅漢殺惱賊遠離諸惡堪總供養更不受三界生也釋迦能仁也牟尼寂默也彌勒慈氏也維摩詰淨名也婆羅門梵志也辟支獨覺也比丘乞士也上乞法下乞食也波羅密彼岸也多到也禪那靜慮也般若[redacted]慧也三昧正定也又等持也奢摩它止息也瑜伽相應也阿耨多羅無

上也三藐正也般涅槃般晋也涅出也槃煩惱也窣堵波塔也荼毘亦云闍維焚燒也僧伽藍衆園也娑婆堪忍也懺悔懺謂懺摩請忍也羯磨作法辦事也阿僧祇無數也

方等經 慈悲為佛眼正念為佛頭妙音為佛耳香林為佛鼻甘露為佛口四辯為佛舌六度為佛身四攝為佛首平等為佛指戒定為佛足種智為佛心四門入清凉地即方也所契之理平等大悲即等也

四經 維摩經以不思議為宗金剛經以無住為宗華嚴經以法界為宗涅槃經以佛性為宗

三千大千 千千重數故曰三千二過復千故曰大千世

維羅衛居其中也音度
震旦 悉河以東名爲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
也經疏 琳法師云東方爲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或
曰真丹或曰旃丹翻譯
印度 西域記云天竺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
云印度印度者唐言月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
月照臨五印度之境周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
北廣南狹形如半月劃野區分七十餘國時特暑熱地
多泉濕成光子曰中天竺國東至震旦五萬八千里南
至金地國西至阿拘遮國北至小香山阿耨達亦各五
萬八千里則知彼爲中國矣上互見日

四王 印度常傳贍部一洲四王所治東謂脂那主人王
也西謂波斯主寶王也南謂印度主象王也北謂獫狁
主馬王也皆謂四國藉斯以治集傳
布薩 布薩即說戒也淨住者即布薩之翻名布薩天言
淨住人語或曰增進亦稱長養通道俗俱稟脩行所
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也通宣法門序淨行
鍊神 鍊神者閉情閑照捐神藏切幽靈不亡積習成聖
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什教所以弘也周什達安
論二教 遠辭九宅常羅氏族之拘上
般若航 清京禪師云夫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
燭也

大願船 淨土傳云善導禾大願船住生死海就此世界
呼引衆生上大願舡如是送至西方如有往者無不得
生
理絕人區 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
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佛住不思議菩薩斷
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
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
往來作 西集 傳法
事出天外 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
力舒其五指遂爲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退上
剎那無常 剎那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梁武記注 剎那是天

竺國音也速之極名也九弘明 俱舍云時之極少名剎那
時之極長名爲劫俱舍頌云極微字剎那色名時極少
維年百歲猶若剎那如東道之長夜似西晝之殘照
擊石之星火馳隙之迅駒風裡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
崖之朽樹梁目之電光
天竺重文 鳩摩羅什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工商體
韻以入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嘆
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
大義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更嘔穢也
戒飲 長老莎伽陀降伏菴婆羅提陀惡龍及爲…
能折伏蝦蟆故佛制戒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

惡本酒是魔事界戒所酒肉文
不殺釋善伏云不殺者佛教之都門也不能行之若善
程而爲倨傲耳又勸行六道供以先祖諸亡者無越此
途
八關齋一不殺二不偷盜三不婬邪四不妄語五不飲
酒六不坐高大床七不著花鬘瓔珞不用香油塗身薰
衣八不自歌舞不得輒往聽不過中食受此八戒名八
關齋
五辛修行者不得食五辛言五辛者一葱二薤三韮四
蒜五興渠梵語此云釋慧僧徒多迷五辛中興渠或云雲
薹胡荽或云阿魏唯淨土集小別行書云五辛此土
天竺記　三十六卷　十二
唯有四一蒜二韮三葱四薤闕於興渠梵語稍訛正云
形具餘國不見迴至于闐方得見也根麤如細蔓菁根
而白其臭如蒜彼國人種取根食也于時冬天到彼不
見拔棄薹妄非五辛所食無罪日親見爲驗與唐高僧傳
極樂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
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
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
又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
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淨土文
黎大愚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群迷爲正覺
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爲余擊大昏之牗

關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龍興寺記
懈慢國過此西方十二億那由他有懈慢國快樂
人欲往生阿彌陀佛國者從此國過人多染著即
其中逐不得到阿彌陀佛國若人見此不貪不愛即得
越過至安樂國此懈慢國亦曰疑城人還見此城謂是
極樂便生愛著菩薩處胎經
心燈意藥心燈夜炳意藥晨飛晉安王書
障火魔風障火焚心印魔風飄劫灰
由旬西域記云夫數量之稱踰繕那者舊曰由旬踰繕
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行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印度
國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唯十六里大論云由旬三別
文中記　三十六卷　十三
大者八十里中者六十里下者四十里翻譯
福田供父母曰恩田供佛僧曰敬田供貧病曰悲田摠
名曰福田見法論
鬼宿佛教上屬鬼宿暗則佛教衰尚書故實太子出家時鬼
星與月合諸天唱大聖太子鬼宿已合今時
至矣欲求勝法莫住于此佛本行經
沸星佛以二月八日沸星見時初成等正覺亦以二月
八日沸星出時生以八月八日沸星出時轉法輪以八
月八日沸星出時取般涅槃薩婆多論
底栗車此云畜生婆沙云畜謂畜養謂彼橫生愚不
癡下能自立爲他畜養故名畜生翻譯

戒 白爭飯土言次受八禁清淨齋戒所謂不殺生不
偷盜不婬妷不妄語不飲酒不兩舌不惡口不無義語
又願不貪欲不瞋恚不愚癡不生邪見 本行經

曇摩 曇摩法也曇摩迦羅此云法時曇摩密多此云法
秀曇摩流支此曰法希亦曰法樂曇亦法也曇無竭此
云法勇亦云法上曇無德此云法密 翻譯

達摩 此翻為法唐明濬云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為法在
心為法形言為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 上

達摩流支此云法希

分衛 善見論云此云乞食僧祇律云乞食分施僧尼衛
護令修道業故云

中食 多論云從旦至中其明相出名之為時中後明沒
名為非時今言中食以天中日午時得食僧祇云午時
日影一髮一瞬即是非時毗羅三昧經瓶沙王問佛
何故[redacted]中佛食答云早起諸天食日中三世佛食日西
畜生食日暮鬼神食佛制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食

袈裟 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為福田衣亦名
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錯名忍辱衣能降伏魔軍亦喻蓮
華不染泥塵亦為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為義其至
矣 弘明集 議傳 行 薩婆多云卧具者三衣之名大淨法門經
云袈裟者晉名去穢大集經名離染服賢愚經名出世
服眞諦雜記云袈裟是外國三衣之名名含多義或名
離塵服由斷六塵故或名消瘦服由割煩惱故或名蓮
華服服者離著故或名間色服以三如法色所成故言
三色者律有三種壞色青黑木蘭青謂銅青黑謂雜泥
木蘭即樹皮也應法師云韻作毠毟音加沙葛洪字苑
始改從衣 翻譯 高宗末罽勒國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
裟衣一長二丈餘高宗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
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中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
形俱肅 法苑珠林 蜀金堂縣三學山開照寺夜群盜入寺劫掠
緇徒聲盡寺元有釋迦藕絲袈裟為千載之異物也賊
曹分取與其妻折而易之夫妻當時手指節節墮落鬚
鬢俱墮尋事敗戮於市 儆戒錄

三衣 僧祇云三衣者賢聖沙門之標幟 翻譯 一曰僧伽梨
即大衣也二曰鬱多羅僧即上衣也三曰安陀會即五
條也此是三衣若呼三條編衫裙為三衣誤也 要覽

偏衫 僧祇支西域記云正名僧迦鵄此云覆膊衣用覆
左肩右開左合竺道祖云魏時請僧於內自恣宮人見
僧偏袒不以為善遂作此衣施僧因綴於左邊祇支上
因而受稱即偏衫右邊今隱祇支名通號兩袖曰偏衫

錫杖 陳棄羅此云錫杖由振時作錫錫聲故十誦名聲
杖錫杖經又名智杖亦名德杖彰智行功德故聖人之
標幟賢士之明記道法之幢 翻譯 舒州潛山最奇絕
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因稟武帝帝以

俱□迪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而鶴驚止他所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釋子云遊行僧為飛錫安住僧為掛錫 釋氏要覽

揵椎 聲論翻為磬亦翻鍾增一云阿難升講堂擊揵椎者此是如來信鼓也應法師牟尼鈔云時至應臂吒揵槌梵語臂吒此云打揵槌此云所打之木 翻 又云凡有一箇銅鐵鳴者皆名揵椎又云但是金石板木砧鎚有聲可以集衆者皆名揵椎 要覽

梵唄 梵語云唄者華言止斷外事外事止斷時任為法

事唄者讚詠之聲也善見云聽汝作唄唄言說之辭也清而不濁雄而不猛流而不越凝而不滯遠聽則汪洋峻雅近屬則從容和肅法苑云尋西方之有唄猶東國之有讚讚者從文以結章唄者短偈以流頌比其事義名異實同佛道論衡云陳思王幼含珪章十歲能文每讀經文流連嗟玩以為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游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颺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御莫聞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摹其聲節為梵唄撰文 制 思王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遒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斂襟祇敬便有終焉之志故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擬所造具金言有譯梵綱無聞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而音殊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 高僧傳 珠林齊僧辯能作梵契等音義云契之一字猶言一節一科也 翻

四姓 釋迦者起自秦代釋道安云既存剃染紹繼釋迦子雖其父而姓無殊今者出家宜悉稱釋及翻四含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衆威歎其四姓一剎帝利此是王種二婆羅門是高行人三名毗舍如此土民四名首陀最為卑下如此土皁隸安當晉秦之時剛注群經自

號彌天措摸季葉猶言譯胡為秦此一崑山之一樂未盡美焉 法苑傳記

泥犁耶梵稱泥犁秦言無有無有喜樂無氣味無數無利故云無有或云無者更無赦處婆沙論名不自在謂彼罪人為獄卒阿傍之所拘制不得自在故名地獄又地者底也地最在下獄者局也謂拘局不得自在故名地獄界言寄係城又言閉城也 翻 諸罪人未受罪之間共聚是處乃風所吹隨業輕重受大小身臭風所吹次就罪人醜陋之形香風所吹成就福人微細之体淨度三昧經云有三十地獄有五官主典一者鮮官禁殺二者水官禁盜三者鐵官禁婬四者[redacted]官禁兩舌

官禁酒（法苑）宇文和宋大始中暴死而蘇云被收將
去遍歷地獄後見一城名爲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
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大屋中有數百局
吏對校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蜉蝣朝生暮死（若爲人切常短命）
盜者當作豬羊受人屠割（身屠肉）（劫人）婬逸者作鶴鶩麞麋
兩舌者作鵄梟鵂鶹（人聞惡聲呪令死）捍債者爲驢騾牛馬（業報）
（爲之宜實錄）（張記）

阿鼻此云無間觀佛三昧經云阿言無鼻言拔（翻譯）

摩訶薩梵語摩訶薩者此云大有情即能拔度人也（地持）

孔門亞聖觀音於諸先覺猶孔門之有亞聖其悲智應
用鴻纖億刹常如視諸掌

八関修多羅教函于藏輪周迴八角正道斯陳周迴八
角角覺也佛以眼爲八邪耳爲八患鼻爲八苦舌爲八
難廻八邪爲八覺廻八患爲八解脫廻八苦爲八安樂
廻八難爲八王子指四八爲三十二相由此八關返邪
歸正成佛之境矣止則寂然無用引則轉而不窮動靜
有發靜乃無跡（寸光經藏記）（轉關）梵語修多羅此言經也（什要）

盂蘭盆梵云盂蘭此云救倒懸盆則此方器也華梵雙
舉自目連救母始也（要覽）

鉢塞梵語鉢塞莫此云數珠此是引接下根牽果修業
之具也

伽陀梵言伽陀此言諷誦（翻譯）

法門（　）…後大弟子演聖言而成經傳心印曰法
法云云曰宗宗而分教曰支坐而攝化者勝義宗
空之宗（　）教者推彼鄒山之支也釋子惠習
於像季思流溯源乃學于一支開後群述以爲書如楚
者莫如法門變凡夫者莫如佛土悟照深者莫如散花
故業于淨名深達實相自京師涉漢沔歷鄢郢登熊湘
（劉禹錫送惠上人歸上都）

坐禪夜可山卑濕與籟雜枯木閒吟坐禪偈清絕過於
（玉詩）（貫休）

三坐沙門有三坐禪爲上輩誦經爲中輩助衆爲下輩
（智累爲）

天堂地獄處州刺史李丹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
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
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識者以爲知言（國史補）

四惑含笑作姿呂惑于人婬羅獮綱人皆拔身坐卧行
立四面巧媚薄智愚人爲之心醉執劍向敵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是不可禁毒蛇含毒猶可手捉女情惑人是
不可觸（智度論）

陰府寄庫逸閲藏經無陰府寄庫之說譬如有人不爲
君子之行以交結賢人君子乃寄錢司理院獄子家
其下獄則用錢免罪豈不謬哉（訴儒）

吃栗多梵云吃栗多唐言賤人

【寺】寺司也官府□□故曰寺風俗通　漢永平中佛教初至
洛陽始置寺□□□二德古者官之庭府稱寺者位尊而
尊之兒于曹署比其源也李華杭州開元寺碑　寺者釋名曰寺嗣
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
司移入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翻譯名義　古德寺誥乃有多
名或名道場即無生廷也或名為寺即公廷也或名淨
住舍或名去同舍或名出世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清淨
無極園或名金剛淨刹或名寂滅道場或名遠離惡處
或名親近善處並隨義立各有所表今通俗雖居並得
稱名也法苑

【白馬】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帝夢金神
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以白馬負經
而來因以為名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從後百姓
冢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
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真容
伽藍記　□帝勅使西巡過四十餘國至舍衛都僧云佛久滅
度遂扶摩騰六十萬五千言以白馬馱還所經險陷餘
富皆死白馬轉掘□其神異洛陽立白馬寺焉□□　昔
外國王欲滅佛法宣令毀壞塔寺次招提寺忽有一白
馬從西方來繞塔悲鳴騰躍空中或復下地□□□夜
鳴聲不絕以事啓王王即勅停已毀之塔並更修由
此白馬□□□更興因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之號亦
取是名□□釋明㬋云化流漢朝寺興白馬之號肇流
晉世剎理□□之名高僧傳　劉禹錫集載傳靈徽詩云
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禹錫稱其工金石錄　潘稱彥
綜辨正□□□若開源白馬則寺在洛陽發序赤烏則
言隨康僧會續高僧傳
則天並嚴經序云鷲巖西峙象駕東驅注云謂白象
馱經身于山川紀異云河南府有象莊象至洛陽化
為石今石象猶存據此則白馬之說法苑似是
【龍泉寺】釋慧遠届潯陽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
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棲

止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泉涌出後卒成溪少時潯陽
亢旱遠詣池側讀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
雨歲以有年因號精舍為龍泉寺焉高僧傳
【東林寺】時有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
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而
來者方多貧道所棲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為遠復
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
却負香爐之峯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構清
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煙凝石逕
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既而謹律息心之
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

河東寺 [illegible]寺者晉氏南遷郭璞多聞之士周訪
地相土川剎者僧為子都欲於硤州置之嫌逼山東止
便有宮都之號下至松滋地有面勢都邑之像乃掘坑
秤土將其太輕覆為本坑土又不滿便止曰昔金陵王
氣於今不絕固當經三百年矣便都建業仍於此置河
東寺遷裴薛柳杜四姓居之地在江曲之間類蒲州河
曲故有河東目也有東西二寺（出珠林）

朗公寺 泰山神通寺即南燕主慕容德為僧朗禪師之
所立也上下諸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有餘間三度
廢毀與敢撤欲有犯者朗輙現形以錫杖擿之病困垂
死求悔先過還差如初寺立已來四百餘載佛像鮮榮

天中記　三十六卷　二十二

色如新造衆禽不踐于今儼然古號為朗公寺以其感
靈即目故天下崇焉隋開皇三年文帝以通徵屢感故改
曰神通也（高僧）

安樂寺 釋慧受安樂人來遊京師常修福業嘗行至王
坦之園夜輙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欲就王乞立
一間屋處諳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
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為剎柱受將沙彌試至
新亭江尋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吾所夢
見者也於是僱人牽上豎立為剎架以一層衆僧[illegible]
成歎神異坦之即捨園為寺以受本鄉為名號[illegible]
寺王雅劉闡范甯並施宅以成寺（高僧傳）

靈隱寺 景德靈隱寺在武林山之陰晉咸和元年梵僧
慧理建理曰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
佛在世日多為仙靈所隱今此亦復爾耶因掛錫造靈
隱寺號其峯曰飛來葛洪書扁（杭州志）錢塘縣西有靈隱
山者號曰仙居峯吐蓮花内藏龍穴信江東之秀嶽也
（錢塘志）

禪窟 武林寺元嘉中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
行精[illegible]道俗所推時鬭場寺多禪僧京師為之語曰
鬭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宋書夷蠻傳 天竺下）

延祚寺 金陵延祚寺宋太始中那人所建也唐有靈知
禪師生無雙目號羅睺和尚經綸文字悉能明了時人
號有天眼（金陵志）

天中記　三十六卷　二十三

天安寺 宋大明四年於丹陽中興寺設齋有一沙門容
止獨秀舉衆往目皆莫識焉沙門惠璩往問之答名惠
明又問所住答云從天安寺來語訖忽然不見天下無
此寺名闔堂驚異以為明祥所貴應依闍崇山可觀
更營不逮故上上盛上號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
龍飛之宗意若曰陛下慧燭海縣明華日月故以慧明
為人名繼天興祚式稱興壇故以天安為寺稱乃改中
興曰天安寺（宋書夷蠻傳 天竺迦毗黎國）

棲霞寺 崑山棲霞寺[illegible]沙門惠嚮欲建寺[illegible]
見神請助千工[illegible]夜風雪[illegible]暴作聞喑嗚之聲[illegible]

基或帝暘子寫志
光宅寺 古云……宅造光宅寺未成于小莊嚴寺造無量
佛像……丈九尺未移前淮中估客夜聞橋上數有 修
道路往視不見人俄而像度光彩輝煥
大覺寺 大覺寺廣平王懷捨宅也北瞻芒嶺南眺洛汭
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禪皋顯敞實為勝地是以溫子昇
碑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環所居之堂上置七佛
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
降草則菊吐黃花名僧大德寂以遣煩 伽藍記
長慶寺 陸馥為相州刺史假長慶公有善政其代還也吏
人大斂布帛以遺之馥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

起佛寺焉因名長慶公寺 北史本傳
修梵寺 修梵寺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磨
云得其真相 伽藍記
少林寺 西域沙門跋陀者有深道業周太和所敬重詔
于少室山陰立少林寺以居之公給衣供 唐……
安國寺 義興安國寺陳武所捨基址猶存釋楚琳修理
之寺宇光華門房廣麗故真觀法師製寺碑曰花塼錦
石更累平階夏藻秋菱環延棟塔月臨月殿粉壁照於
金岩雲興雲基畫梁承於王棄是也 續高
仙遊寺 釋童真綜攝玄儒兼猷秀舉抱操懷亮以德王
當時隋文帝勅令往雍州界塔送舍利於終南山仙遊

寺即古傳云秦穆公女名弄玉冒仙升雲之所也 上
四絕寺 齊州靈巖荊州玉泉潤州棲霞台州國清世稱四
絕 要錄 歙溪據二浙上流古為新安郡溪西大平寺舊
號興唐寺李太白嘗留題曰天台國清寺天下爲四絕
今到溪唐游奇寂更無別耕木劃斷雲高僧頂殘雪樹
外一條溪幾回碎明月溪即取太白詩名之也石刻尚
存而集中不載 同前
那爛陀寺 唐云施無厭此伽藍南庵沒羅園中有池其龍
名那爛陀旁建伽藍因取其稱 同上 其寺周圍四十八
里九寺一門是九天王所造西域伽藍無如其高廣矣
常住僧數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萬數皆

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佛說寺為施無厭也中有佛院
備諸聖迹精舍高者二十餘丈佛昔於中四月說法又
有精舍高三十餘丈中諸變態不可名悉置立銅像高
八丈餘六層閣盛莊嚴綺飾即戒日之兄滿胄王造也
續高僧傳
廣教寺 大中間裴休爲宣州刺史建廣教寺其材皆松
羅惟安南有之相傳為黃蘗禪師所募時寺後有二金
雞相聞入井中材皆從井中出寺成餘松羅入株蘗師
植之殿前輙敷榮長茂別有柏二株遇僧有異行者輒
開異花數色今井中斷木尚存 宣州志
一大道場 東海椒岑山即補陀落伽山北云海島上有

寶陀寺唐大中間有西域僧來燔盡十指頂禮洞前親覩菩薩見大人相為說妙法授以七色寶石後日本僧慧鍔誇自五臺得觀音瑞相欲返故國舟抵新螺礁觸礁之曰使我國衆生無緣見佛當從所向立精藍有頃舟行竟泊于潮音洞下有居民張氏目覩斯異亟舍所居雙峯山卓庵奉之俗呼為不肯去觀音院郡聞者迎其像置城中已而有僧即大衆中求嘉木刻像扃戶彌月工竟而僧不見宋元豐三年内殿王舜封使三韓至此有大龜負舟不得去望山作禮忽龜沒而舟行還以其事上之賜額寶陀寺惟大士以三十二應身入諸國土現八萬四千手臂接引群生與五臺之文殊峨眉之普賢為天下三大道場寺志有咀落迦山南海有石天宮毫日在菩薩游舍西域記

伽藍僧伽藍譯為衆園僧史畧云為衆人園圃園圃生植之所佛弟子則生植道芽聖果也名義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造伽藍創立招提之名僧史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高僧傳或云毗阿羅此云遊止處見招提經音義云梵云招鬭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鬭奢二字只稱招提只今十方住持是也西溪叢語唐會要曰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年官賜額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招提菩薩皆古佛號故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寄歸傳

蘭若阿蘭若或名阿練若大論翻遠離處薩婆多論翻閑靜處天台云不作衆事名之為閑無憒鬧故名之為靜或翻無諍謂所居不與世諍即離聚落五里處也摩云忿諍生乎衆婆無諍出乎空閑故佛讚住於阿蘭若應師翻空寂翻譯四分律云空靜處

精舍寺或名精舍釋迦譜云息心所栖故曰精舍靈裕寺誥曰非麤暴者所居故云精舍藝文類云非由其舍精妙良由精練行者所居也或名道場摩師云修道之場隋煬帝勅天下寺院皆名道場止觀云道場清淨境界或名僧坊者別屋謂之坊也翻譯

雞園雞園在摩竭陀國無憂王造小乘大衆出家寺也

佛滅後衆多名德比丘皆住雞園西域記雞頭摩寺號雞雞園引智論云昔有野火燒林林中有雉入水漬羽以救其焚衆要云即雞頭摩寺翻譯

鹿苑在羅奈國佛成道初轉法輪處也鹿園深義

龍宮與說弘明

鷲堂此舍雖於大林為佛作堂形如鷲子一切具足見

鷲嶺耆闍崛山中山形如鷲佛常居此中故號鷲嶺法華

祇園須達多長者白佛言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惟有祇陀太子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尚爭可居白太子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凡千二百區律經異相須達多長者居舍衛國常施孤

獨故曰給孤獨〔上〕祇洹林樹名梵云祇陁洹此云戰勝
即太子名須達長者施園祇陁太子施樹為佛說法之
處故後人曰祇園亦曰給孤園〔金剛經注〕
金地或云金地即舍衛國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陀
太子園建精舍諸佛居之處也〔楞嚴〕五臺佛光寺頌誠治
棲金地攬衍嚴為師〔宋僧傳〕
寶坊給孤長者布黃金地為伽藍故寺宇號為寶坊〔翻譯〕
叢林梵語貧婆此云叢林譬如大樹叢叢故僧聚處得
名叢林〔祖庭事苑〕
方丈吠舍釐國有維摩故宅唐顯慶中王玄策因向印度
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室〔唐高僧傳〕
[illegible]樹林 見二十六卷 [illegible]
紫綃殿碧玉之樓界堂未易紫綃之殿入室為難〔梁元帝〕
緋園〔李白〕緋殿橫江上〔李白〕殿宇餘丹緋〔韋蘇州〕
柰苑菴羅園闡義云菴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或云
似柰此樹開華華生一女國人嘆異以園封之園既屬
女女人守護故言菴羅樹園宿善冥熏見佛歡喜以園
奉佛佛即受之而為所住〔翻譯〕菴羅摩江云柰也柰女經
云維耶梨國梵志園中植此柰樹樹生此女梵志收養
至年十五顏色端正王收為妃女乃以苑地施佛為伽
藍故曰柰苑〔翻譯〕鷲嶺〔八〕三層塔菴園一講堂〔[illegible]〕
香城究香城之妙[illegible]窮金河之奧說〔[illegible]〕 香城金簡能
宮玉牒〔二教論〕鹿樹[illegible]光金河匿曜〔法苑珠林〕

香界佛寺曰香界亦曰香臺因香所生以為香界〔楞嚴〕
高適詩香界泯群有江總詩息舟候香阜帳別在寶材
香宇齊竟陵王三界外樂門頌云燈祇洞遠煙香宇薦
蓮薰[illegible]花界〔蓮花界〕蓮宮〔蓮花宮〕金界〔金[illegible]〕
福界沈佺期從遊中天寺應令曰福界開新草
像法宮時我及眾僧俱出靈鷲山像法之宮寥然可期
〔弘明集引志華經〕
青豆房伏承與駕尋幸伽藍冀於此時得一覩止辨論
青豆之房遺蔵赤華之舍〔廣[illegible]文〕
仁祠楚王英為浮屠齋戒祭祀奉送縑帛以贖愆罪詔
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何嫌何疑〔後漢書〕
天宮 見三十六卷 二十九
上方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方琮曰昏暗
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續高僧傳〕
禪宮釋慧明欲移湖州佛川寺界訓有吳王古祠夜神
謂明曰師欲移寺弟子願捨此處永奉禪宮後果移寺
於祠側獲銅盤之底篆文有慧明二字焉〔高僧傳〕
波羅越〔彼國名鴿〕達嚫國有迦葉佛伽藍穿大石山作之有
五重最下為鴈形第二層作師子形第三層作馬形第
四層作牛形第五層作鴿形名為波羅越〔佛遊天竺本記〕
青鴛須彌山下有青鴛伽藍〔翻譯〕
莊嚴下歷象迹歡喜之地上接[illegible]歌莊嚴之境〔[illegible]〕
二梵世尊說四梵福若能補理故寺是謂一梵之[illegible]

演經 姚興如逍遥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佛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晉書

阿含 此云故涉法師云阿含此云傳所說義唯識論云謂諸如來所說之教長阿含序云阿含者秦言法歸所謂萬法之淵府總持之林苑也 翻

楞伽 正言駿迦佛住南海濱入楞伽國摩羅耶山而說此經 梵語楞伽此云不可往唯神通人方能到也阿跋多羅此云入謂入此山中而說此寶或翻無上謂此經

法是無上寶 上

半字 義是諸大乘經為滿字無欠少之義也小乘諸教悉為半字義未圓故云半字 涅槃經

移坐 張緒為中書令善談玄嘗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還僧達 南齊書

閉閣 張稷出為青冀二州刺史仍不得志嘗閉閣讀佛經 梁書

誦經枷鎖自脫 盧景裕類節閔帝時為國子博士後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虔仲禮據鄉作逆連坐景裕繫晉陽獄景裕至心誦念刑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孫敬德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救生觀世音經覺作如所夢請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勅偏其經廣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 北史魏書 報應記

誦經獲祐 蕭瑀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熲同禁獄寘於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為著至殿前獨宥瑀 報應記

大雲 金仙降旨大雲之偈先彰 則天華嚴經序 北涼三藏曇無讖所譯大方等無相經大雲分云尔時衆中有一天女名曰淨光聞法歡喜供養如來佛即為說宿世因緣乃告之曰汝當來世即以女身當王國土得轉輪王所統領處四分之一得大自在受持五戒作優婆夷守護

法摧伏外道汝於尔時實是菩薩為化衆生現受女身注曰是大雲先彰瀐武后為天子之文也

寶雨 王泰按寶雨之文後及上寶雨經第一卷云佛記日月淨光天子宿種善根以是因緣我涅槃後第四五百年汝於贍部東支那國始以女身為自在主正法治化能於我法廣大住持 云此時更無女主斯言不妄也

懺 懺之始本因齊竟陵王因夜夢往東方普光王如來所聽彼如來說法後因述懺悔之言覺後即賓席梁武王融謝朓沈約共言其事王因茲乃述成竹上篇 凡一萬篇 梁武得佐思書六根罪業

一篇乃召真觀法師惠式遂廣演其文述引諸經而爲
之故第二卷中發菩提心文云慧式不惟允品輕標心
志實由渴仰大乘令人求佛法依倚諸經取譬世事即非
是爲郄后所作今之序文不知何所作與本述不同近
商人新開印本去其慧式二字盖不知本末也 南部

像

像始 漢桓帝於宫中鑄黄金浮圖老子像覆以百寶華
盖身奉祀之由是百姓向化事佛彌盛世人以金銀作
佛像自此而始 釋譜
金瑞像 揚州育王金瑞像者吳孫晧時後園所獲晧使
置穢處以爲笑樂俄得腫疾隱處尤痛太史占曰犯大

神也晧謝之有閒因尔開信像 弘明集
靈寶木像 會稽山陰靈寶寺木像者徵士譙國戴逵所
製東夏製像之妙未有如其工者也道俗瞻仰忽若親
遇高平郗嘉賓撮香呪曰若使有常將復覩聖顔如其
無常願會彌勒之前所捨之香於手自然芳煙直上極
目雲際餘芬徘徊馨盈一寺于時道俗莫不感厲像今
在越州嘉祥寺 法苑
金像行 襄州檀溪寺金像行晉寧康中釋道安所造也
及成就已乃行至萬山明起還寺其夕又出至寺門至
山踼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鎮副長孫哲志性兇暴先
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令力

百人方倒震地哲喜豕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
木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江道安於襄陽
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計
勘年月與廢悉符同馬信知印手聖人崇建容範動發
物心生滅之期世相難改業理之致復何虛矣 續高僧傳
飛越城 秦將呂光伐龜茲將軍杜進憂金像飛越龜茲
之城曰所謂佛神去之胡亡必矣 晉書
夜行坐 陳留王景皓夙善玄言道家之業捨半宅安
置佛徒唱演大乘數部遂進京師大德菩提流支等將
有奉朝請孟仲暉者學兼釋氏恒來造第與沙門論議
時號爲玄宗先生暉遂造人中夾紵像一軀相好端嚴

希世所有置皓前廳須臾彌寶坐永安二年中此像每
夜行遶其坐四面脚跡隱地成文於是士庶咸來觀矚
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而京師遷鄴 伽藍記
生毛 普泰元年臨覺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
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
祥之政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 上
課奴 有沙門曇通於道傍造大漆像教化乞財所得物
咸入常住嘗以杖敲此像號曰出課鳥奴 此
改元大像 王華宫鐵礦瑞像者周武滅法有姜明者督
事夜行每見山上光明且往尋之有卧石狀如像便斷

掘四邑乃是鐵礦不可傷損舉身三丈谷中有趺乃共
村人物舉忽然下流蹤跡趺孔卓然特立以狀聞奏貽
天元和府改元大像初其處為大像寺因開佛法 明文以
出湧襄州峴山華嚴寺盧舍那瑞像者本是周朝右像
法滅藏之得存舟有西祖以沸出為湖所文將崩一鼻
洪州沾污于像今薄剎起難後脩餘望遠如沸貞觀末
年四月內連沸不止塗污胸憶方可尺許太宗亦遐方
觀先兆上

觀音像 西小湖天台教寺舊名觀音教寺相傳唐乾符
中有沉香觀音像泛太湖而來小湖寺僧迎得之有草
像足投之小湖遂生千葉蓮花 蘇州舊志

山記 三十六卷 二十五

育王像 長沙寺有阿育王像相傳是阿育王女所造太
中夜浮至江津漁人見異光如晝而詣寺以千人迎
然不動長沙寺翼法師者操行精苦乃率十僧至
誠祈啓即時就輦至寺未僧常夜行不知者以絮剎之
作銅牌而倒每南朝大事及災疫必先流汗數日自像
教以來最為靈應也 法苑珠林

觀音像有邸姬剗象拾得一銅觀音像父璧安之皆釋
供養姬有子時在潘封軍而月夕現ゝ保其安寧其子
當陣之際倒千萬間聞背上連下三劍似擊銅器聲戰
罷起看身並無所傷其外此日見銅像 在池背上有
三刀痕問知其由至今說其事 開陳錄

事佛

佞佛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
於道二何佞於佛 世說 何充性好佛道崇脩佛寺供給沙
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為遐邇
所譏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晉書 陽秋

讀佛誦經 王恭性鯁抗直而闇於機會自矜貴不聞用
其先信佛道臨刑猶誦經神色無懼 晉書

結法雲齋 竟陵王子良幼含勝慧結志隆雲誠感想
徵少發靈應以永明七年二月八日於西第在內堂法
會見佛從東來威容顯曜文宣整身頂禮因而侍立自
覺已將裁及趺跪佛傍而微笑既而咳唾白如凝雪以

天中記 三十六卷 三十五

手承捧變為玉稱 法苑 子良嘗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
唄新聲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
或躬 其事世頗以為失宰相體武帝不豫子良啓進
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
佛經 使御府以銅為花插御床四角 齊書

施身為奴 梁高祖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
宅立光宅寺皆窮極工巧殫竭財力百姓然苦殆不聊
生自以其身施同泰寺為奴朝廷共斂珍贖之有事佛
精苦者輒加菩薩之號其下書皆云皇帝菩薩 洛陽 高祖
崇重釋侶欣尚靈儀造等身金銀像二軀於重雲殿晨
夕拜敬五十許年初無替廢 續高僧 明略

自暴誦經　後王沈皇后諱婺華身居儉約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為事常遇歲旱自暴而誦經應時雨降陳亡入隋及煬帝崩自廣陵過江於毘陵天静寺為尼名觀音 陳書

令師毀髮　武成帝河清二年帝築壇於内具問道禮儀請上法師授歸戒帝布髮于地令上踐其髮而升座帝授大戒畢欠命入座重臣及妃后咸屬皆授菩薩戒稱報德寺移上法師主之上性倫素雖當大統位國師而壞衣布褐未嘗乘有輿世益以此重之諺曰四海僧望道場法上 釋譜

稱師兒女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曇崇法師道重當時入大内為宮爭業帝每禮接自稱師兒皇后延德又稱師女 師所獲外利盡施伽藍緣身資畜衣鉢而已 上

大中記 八 三十六

俾僧據身　楊希古性酷嗜佛法常置僧于第陳列佛像雜以幡蓋所謂道場者每設齋輒入其内以身俛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内逼如廁必散衣無所有然後島躍以往 下 王 單

送衰服　嚴挺之與裴寬皆奉 中書 元末患又卒挺之服緦麻送于龕所寬為河南尹 作 以卒寬與[redacted]子皆服緦經設次哭臨妻子送喪嵩山採浴之白撫云葬于大照塔側祈其窆祐也 唐紀 之

浮屠　白居易慕節 武 浮屠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及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有興往來白木鳩杖 香山居士臨卒遺命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 唐書後 履道第卒為佛寺 新

匪于闐國　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摩頓悟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文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中持鉢乞食自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自發願願世世為國王弘護佛法後於闐國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其子弟請迎之彼國不允而止 北

躬紉宿贅　李後主酷信浮屠[illegible]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顙至為瘤贅親為桑門削作廁簡子試之腮頰少有澁滯者再為治之其手不輟學佛捏印而行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上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赴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 江南野錄

大中記 八 二 六葉 三十七

僧簿皆飾　釋寶瓊以至德二年卒有詔慰喪事所須隨由資給仍以天子鹵簿伏借為榮飾終[redacted]所希幸也 續高僧

德廻萬乘　漢帝除禮於摩騰吳王屈節於康會曇始延魏君之席道林登晉主之床秦世道安榮齊共輦趙邦澄上寵戀錦衣皆道降枉尊德廻萬乘良有以也 辯正論

贈官賜諡　代宗大曆十年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諡曰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毁佛

鬼道魏世祖忿沙門非法詔毀其虛誕為世費害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雖有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釋老志

殷亂彌內梁武信重釋門寺像崇盛荀濟上表曰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彝倫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黃老以建國相靈祀浮圖闕庭以招權二國由茲內時五胡仍其鳶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殺亂三百年矣唐書 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上

西方俗之謗佛者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而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中利益後世之乙乎為異人也顏氏家訓

不行忠孝釋迦出戎剖腸而誕摩耶遂殂事符梟獍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地節鋼其逆多行紀阤引弓蠻華宗道自誠多多能濟物九十六前此逆

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信至如猫鵜誅釋瞿曇咨左羅之在生親尚不存既殁蹤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亦何尼能照而故縱婬殺便是詐稱慈悲彼能照而不救又是大覺於群生照蓋而天下不覺前

殘胎之鬼北齊劉晝上書言佛法詭誑避役者以為林藪又詆訶淫蕩有尼有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殘胎之鬼也廣弘明

鬼教魏時民多絕戶而為沙門李瑒上言禮以教世法通將來佛捐弃慈孝乖禮戒倫安有弃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以瑒為毀謗佛法泣訴靈太后后責之瑒曰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佛非天非地本出于人應世道俗其道幽隱名之為鬼愚謂非謗本傳

焚經捐廁崔浩不信佛道其族弟蔡陽太守模深所歸向每雖糞土之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魏書 浩非毀佛法其妻郭氏敬信釋典時時誦金剛般若經浩取而焚之捐灰於廁及浩被誅出城內使術士數十人行視其上呼聲噭噭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也

紀齊李公緒見有喪之家憂齋供佛利使門僧

教者厖累父母遺棄帝王捐八親捨稽顙棄衣冠則自
比刑餘妄說眩惑唯利是親陰陽名器雖紛繆奇切
四時節用有取至如玆術則傷化託幽玄為界道悄哉
舉國皆迷彼衆我寡悲哉吾之死也福第一切罪之棄
華即戎有識不許弟跟字季即屬文讀佛經腳指夾之廣弘明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舊唐書傅奕
泥犁人 傅奕自武德貞觀中嘗為太史令性不信佛法
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為塼瓦之用貞觀十四年秋暴疾
卒初奕與同伴傅仁均詳頗仙為太史令顧先負仁均
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頗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因
因問曰先所負錢當付誰人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問

是誰答曰傅奕是也既而寤是日夜少監馮長命又夢
已在一處多見先亡人長命問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
審定有否答曰皆悉有之又問如傅奕者生平不信佛
死受何報答曰罪福定有然傅奕已配越州為泥犁人
矣宣驗記長命旦入殿庭見薛頤說所夢頤又說之二夢
符合唐臨在其側同咲嘆之頤即送錢付奕并說所夢
後數日而奕卒案泥人者謂泥犁中人也泥犁即地獄
之別名矣冥報記
事佛無益 中宗時姚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
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何充苻融
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
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臨終遺令曰佛者覺也在乎方
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平等慈悲行善不行
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損耗生人無
益亡者且如來普慈竟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
之有餘必不然矣萬年縣賦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
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屠於永貴里傾竭府庫廣事莊
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又齊跨山東周據關右周
則多除佛法而修繕兵威齊則廣置僧徒而依憑佛力
及至交戰齊氏滅亡國既不存寺復何有修福之報何
其虔如梁武帝以萬乘為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豈特
身戮名辱皆以亡國破家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

國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張夫人等皆度人
造寺竟術彌街咸不免受戮破家為天下所笑經云求
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刀尋段段壞火坑變成池
比來緣精進得富貴長命者為誰生前易知尚覺無應
身後難究誰見有徵且死者是常古來不免所造經像
何所施為夫釋迦之本法在蒼生之大弊吾亡後必不
得為此弊法唐書
剌血寫經 成都中西川僧法進剌血寫經聚衆教化寺
司申報高燕公判云斷臂既是凶人剌血必非美事見
多棄上不許塵埃俗子身中豈堪腥膩宜令出境無衒
惑人與一繩遞出東界所司不論縲紲賜錢一千送出

東郭幸䤈誤免後卒於荊州玉泉寺出北夢
萬也僖宗時濟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掘地得古碑蓋
昌中狀僧碑也字皆磨滅惟八字獨存云僧[illegible]
昔緣毀僧惡而碎之後有知此改德士漾符其古出宣和雜錄

塔

窣堵波塔者梵名塔婆此云方墳或云支提翻為滅惡生善處西梵正音名為窣堵波此云廟廟者貌也即是靈廟也註於西國浮圖也亦曰浮圖者此翻聚相藏壇圓經云依梵本瘞佛骨所名曰塔婆諸無有舍利者名塔無舍利者名支提此法凡人以塔廟者敬田也執于有為禪寂寞門也得于無物出李邕嵩岳寺碑

八萬四千塔如來在日行化乞食因遇童子戲弄沙土以為衣麵宿福冥會以土麵施佛佛感其善心為受塗壁記此童子吾滅度後一百年滿作王出世號為阿育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切鬼神並皆臣屬且使空中地下四十里內所有鬼神開往前八塔所獲舍利役諸鬼神於一日一夜一億家施一塔廣計八萬四千塔法苑十八三
王殺八萬四千宮人夜聞宮中有哭聲王悔為起八萬四千塔今此震旦亦有在者什提恒因天上造三千偷婆出阿育王經弘明十三廣
晉廬山文殊師利菩薩像者昔傳云育王既統此洲學鬼工制獄酷毒尤甚文殊現處鑊中火熾水清生青蓮華王心感悟即毀獄造八萬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亦介此其一也法苑十三
周共和九年東天竺國阿育王盡收西域諸塔及龍宮舍利夜役鬼神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寶塔命耶舍尊者舒指放光八萬四千道令捷疾鬼各隨一光盡處安置一塔遍娑婆界在此震旦國者一十九所出塔記按此一事而四說不同漢譯胡書恐其假託傳契之言信矣

閣光現塚明帝幸白馬寺問摩騰竺法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illegible]有阜無因而起夜有異光民呼聖塚騰曰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今震旦境中

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駕幸拜之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帝喜曰不遇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識詔塔其上出釋鑑

奇塔崇竦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為江州登山過梁見一公殊儀屢屋崇峻耳目眩目奇塔崇竦莫測是何循遠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出廬山

杖頭作塔謝尚嘗夢其父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衝家厭一金汝宜修福建塔寺可禳之若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可擬之尚悟懼遂刻小塔施杖頭恒置左右後果有異氣遙見西南從天而下

始如東輸漸猶大直衙尚家尚以杖頭指之氣便四散
闍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子遺後遂舍宅為挂嚴
寺宋路太后改為謝鎮西寺 宋畫建康實錄
去地千尺永寧寺靈太后胡氏所立也高九十丈有剎
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遥見之初掘
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千軀太后以為信法之徵是以
營建過度也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
也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
寶鐸含風響出天外自云一百五十歲遍涉諸國而此
寺精絶閻浮所無永熙三年浮圖為火所燒當時雷雨
晦冥雜下霰雪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東萊郡來云見

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
俄然霧起浮圖遂隱至七月中平陽王為侍中斛斯椿
所使奔於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鄴 洛陽伽藍記 景明寺浮圖去
地百仞邢子才碑云俯聞激電旁屬奔星妝飾華麗侔
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 上
雀離乾陀國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
步所謂雀離佛圖也 魏書 健馱邏國有雀離浮圖元魏靈太
后遣沙門道主等資大旛長七百餘尺往彼掛之腳纔
及地 唐玄奘傳 父老云此浮圖天火七燒佛法當滅道榮傳
云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王於四
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

悉在上燒香散花心精神然後以轆轤絞索一舉便到
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塔內佛事悉是金玉旭日始
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為
第一 伽藍記 乾陀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工雀離之起浮
圖四天扶其夜力 廣弘明 釋懷信淮南西靈寺塔同
偷婆 四種人得樹偷婆漢言冢謂輪王羅漢辟支如來
也 法苑 一如來二辟支佛三聲聞四輪王 阿含經
合尖 石敬瑭欲出外藩揖太原陰遣人謝李崧曰為浮
屠者必合其尖蓋欲崧終始成已事也 五代史
天門 俗言塔頂為天門蘇國老有詩云上到天門最高
處不能容物只容身蓋譏在位者 古今詩話

舍利 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有三種一是骨舍利
其色白也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
也菩薩羅漢等亦有三種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
弟子舍利椎擊便破矣 法苑 光明云此舍利者是戒定慧
之所熏修甚難可得最上福田 翻
剎 梵語刹瑟胝此云竿今略名刹即旛柱也輔行云西
域以柱表刹示所居處也長阿含云若沙門於此法中
得一法者便當豎旛以告四遠法苑云阿育王取
金幡懸諸刹上 僧史 今守株桑門迷稽俗士良繢梓
上丹金漆於塔下而謂為福田期以報業 弘明集
頭陀碑列刹相望翰云列刹佛塔也或因之併試

道

道家 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
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
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眉教
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
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
可勝紀其爲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
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所以秦皇漢武甘心
不息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爲禮 魏書釋老志
開劫度人 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每至
天地初開授人秘道謂之開劫度人故有延康赤明龍
天中記 三十六卷 四十六卷
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
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
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命世人莫之與也所說之經亦稟
元一之炁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不滅天地不
壞則蘊而莫傳劫運當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
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
雖諸天仙不能省視乃命天真皇人改轉天音而辨析
之自天真以下至于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
之始授世人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
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
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

勝紀竟無效焉 隋書
萬物之奧 道者盖爲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賾也 隋經籍志
萬物之祖 入道起於無爲爲萬物之祖也 玄妙內篇
出於自然 道之玄妙出於自然生於無生先於無先攝
綸無外布神化氣淡然無上制御諸天 玄宗經
萬物之始 無宗無上而獨能爲萬物之始故名元始運
道一切爲極尊而常處二清出諸天上故稱天尊 太玄真一本際經
元始天尊 太上道君言我無量劫度人無數元始天尊
以我因緣之勲賜我太上道君之號 本行經
世父 女仙王奉仙云夫天尊行化天上數人以道延以
天中記 三十六卷 四十七
以生主宰萬物覆育周徧如世人之父也釋迦行化世
上勸人止惡誘人求福如世人之母也仲尼儒典行於
人間示以常訓以百行如世人之兄也 雲笈
上士 上士中士下士上士學道輔佐帝王好生之德也中士
學道欲度其家下士學道才度其身 太上經
治心 治心之最下底須臾心神乃定定則入道其狀在
外貞其言語懼觸物也節其飲食慮貪生也衣食而静
在素淡也居陋而隱守静篤也恭謹一切避凌辱也不
敢爲先免疾謗也始終淳信潜化淳也進止和光
救也挫銳解紛明道有時也出處變化見神應之
定觀 王[illegible]

氣化生等　八分渾沌溟涬日月未具悠
混沌玄黃乃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
王其中天地既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元始天王在
其中住名曰玉京山山中有宮殿並金玉常呼吸天炁
俯飲地泉忽生太元玉女在石間出能言人形具足天
姿絕妙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招還上宮
元始上真記
無公大道　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
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
在十二天三界之外　上真書等　大霄隱書集
天道天尊　大道天尊治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
天口記　三十六卷　四七
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　神仙五岳圖　五大羅
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　靈書　都
者觀也太上大道道之中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太玄之
都　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宴玉京以樂道君　天尊
高上虛天　道君處太玄都　人上躋三清下包三界
居七寶之房出九宮之上行於有氣造作萬物
四民天　四民天所謂東華南離西靈北貞
行仁孝生東華宮行禮者生南離宮行義者生西靈宮
行德者生北貞宮言三界之內大劫交時有四行
種民王母迎之登上四天為下民種也　論四

八百道君　玉皇諸錄有百八道君群仙隨業以補其職
三善道者聖真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曰仙三
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
有大省宮殿皇帝王公卿大夫史民率以聖呼之如聖
皇聖帝之類是也男女貴賤各有次第上清玄都玉京
七寶紫微宰以真呼之太清有太極宮殿宰以仙呼之
其上清太清之品列位男女次第之統敘與玉清同　太真
道品　此家脈品有三一者老子經為二者神仙餌服三
者符籙禁厭就其章式大作制厭者厭人殺鬼精者
符籙延壽更有青籙受之金帛之後受之則延年益祚
度人受之則輕健少疾　孔子貴知命伯陽去奇尚異
天中記　二十六卷　四九
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必益今佩符道士悉可長
年無蘇生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論二教
教人　與人君言則惠於國與人父言則慈於子與人師
言則愛於眾與人兄言則悌於行與人臣言則忠於上
與人子言則孝於親與人友言則信於交與人婦言則
忠於夫與人夫言則和於室與人弟言則恭於禮與野
人言則勸於農與道士言則正於道與國人言則各守
其城與奴僕言則慎於事　經
法道置官　中黃道君曰天生萬物人為貴也人身包含
天地無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腑為天子大道

脾為皇后心為太尉左腎為司徒右腎為司空封八神及掾為九卿珠樓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為二十七大夫四肢神為八十一元士合之百二十以法郡數也又肺為尚書府肝為蘭臺府五符經

上清 上清者宮名也明乎混沌之表煥乎大羅之天靈妙虛結神奇空生高浮澄淨以上清為名乃眾真之所處大聖之所經也宮有丹青金書玉字上皇寶經皆玄古之道自然之章雲笈

方諸 天仙上真之宮室也高九千丈有大方諸小方諸大方諸對會稽東南七萬里小方諸之上多有奉佛者人皆服五星精讀夏歸藏經用以飛行真誥

真定真惠 天欲脩道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制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皆是真定以無事為真宅有事為應迹不求惠而惠自生此名真惠定觀經

三洞 道門大論云三洞者洞言通也通玄達妙其統有三故云三洞第一洞真第二洞玄第三洞神乃三景之玄旨八會之靈章鳳篆龍書瓊文寶字亦因茲入悟研習者得以還源故玉緯經云三洞經符道之綱紀太虛之玄宗上真之首經矣且中仙之所聞我本行經云若有經文具十二部應三洞者是名洞真以不雜為義洞玄以不滯為名洞神以不測為用名洞通也三洞上下玄義相通洞真者靈秘不雜故得名真洞玄者生天立地功用不滯故得名玄洞神者召制鬼神其功不測故得名神此三法皆能通凡入聖同契太乘故得名洞也雲笈

隱芝 仙宮上下次秩有左右府左右公左右卿左右大夫左右御史明大洞真經者為仙卿服金丹者為大夫服衆芝為御史若得大極隱芝服之便為仙公真人矣

九患 學道者有九患有志無時有時無友有友無志有志不遇其師遇師不覺覺師不勤勤不守道或志不固固不能久皆人之九患也

五難 上元夫人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謂武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術登山祀神亦為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雖獲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鬪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絶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刳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為損性而自勞乎若從今閑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絶五穀去膻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

按而不[illegible]王母[illegible]致法[illegible]之[illegible]迎汝於崑閬之
中住以仙官[illegible]十方子[illegible]之哉漢武內傳
長生之道 武帝問長生之[illegible]王母曰汝能賤榮樂卑躭
虛味[illegible]自復佳耳然汝道恣體欲淫亂過甚殺伐非法
奢侈恣性夫修者裂身之車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殺者
響對奢者心爛積欲則神隕聚穢則命斷以子蕞爾之
身而宅殘形之賊盈尺之材乃攻之者百日欲以解脫
三尸令身永久不可得也有以乘翔之翮纍載天池朝
生之菌而衆春秋者哉若能[illegible]此愛亂[illegible]慎易意保神
氣於絳府閉淫宮而不開靜奢侈於寂室愛衆生而不
危守慈務施鍊氣惜精儻有若斯之事豈無髣髴耶若
不爾者譬如抱石而濟長河耳墉城集仙錄王母傳

七毫七竅 真君則太上也為神明宗極獨在於穹冥之
先高居紫微之上陰騭兆庶詩稱上帝臨汝書曰天監
孔昭[illegible]禍淫不差毫末而迷悟之子日用不知背本
向末欲造於仙道者有七馬沉於仙道亦有七馬當世
之上未能窺妙門洞幽賾雷同以泯滅為真實生成為
假幻但所取者生所爲者形甘之死地乃為常理彼
七毫取此七竅謂之[illegible]陌區出溺金碎禍車登福輿始
可與步神仙之津矣[illegible]
聚[illegible]時見太上告王母曰夫人受天地之氣生氣之來
也[illegible]之精精之精也謂之靈靈之變化之謂神神之化
也之謂魂隨魂往來之謂識隨魂出入之謂魄主管精
魂之謂心心有所從之謂情情有所屬之謂意意有所
指之謂志志有所憶之謂思思而遠慕之謂慮慮而用
事之謂智智者盡此諸見者也[illegible]
三漏 視過其目明不居聽過其耳精泄漏愛過其心神
出去[illegible]
禍車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
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上
多言 何謂為多言然一言而致大凶是為上多言人也
一言而致辱是為中多言人也一言而見窮是為下多
言人也太平經

去欲入無 欲者凶害之根也無者天地之元也莫知其
根莫識其元是故聖人去欲入無以輔其身西昇經
喪德傷生 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藏之使候
也耳目誘於聲色鼻口悅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
一也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靡於趣捨則五藏滔蕩
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曼衍於荒淫之
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illegible]
知足 天下有富貴者[illegible]貴莫大於[illegible]罪莫大於[illegible]憂
富莫大於知足知足之為足天道之祿不知足[illegible]為[illegible]
害乃反已上
五色五味 五色重而天下爽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illegible]

而□以頓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鎚五味者截舌之斧

致道樞要　聖母元君曰功術之秘者惟符藥與氣也符者三光之靈文天真之信也藥者五行之英華池之精液也氣者陰陽之和萬物之靈要也三者致道之機要求仙之所寶也 登真隱訣

學道求生　西城真人謂王子登曰夫學道者諒不可以倉卒期求生者不可以立齋綵子求生雖篤而未見其涯蓋道難動而未啓其門殆猶泛湧波以索鳥巢於長木行訪洪鱗於霧是故子心疲於尋引而朱宮為之衰腎勞於理焉故神舉為之凋落肝勞於視盼而魂精

為之逸索脾竭於守神而丹田為之閉滯腎困於經絡而津液為之不澤膽銳於趣競故四肢為之亂作五藏相攻六府顛覆三焦滯而不瀉八關絕而無續頹飢飯以勁凌身情丹青以固次內齋正可卻衰白之凋折猶不免必死之期會徒有萬年之壽豈足貴乎 真誥

養壽　彭祖告采女曰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資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夫遠思強記傷人憂恚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悲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 神仙傳

九真　九真者九天之元氣結而成也上中下三真生於太清是元始之祭氣五各置宮室次第上清行備之宮太上太道君萬真之主也居玉殿造上帝之章以為寶經於玉清宮中以度後學得真之士 太上正經

中極　中極真人主人命籍九華真人主九幽之上宿對生死太元真人受天地之炁度長夜之魂太極真人治赤城玉洞之府司校大山死生之錄三元真人主紫微行道 登真隱訣

瑤臺　崑崙瑤臺刊定真經之所也上品居上清擬皇帝之尊中品處中道皆公卿之位下品居三元之末並大夫之流三真品經各有條次 登真隱訣

閶闔　閶闔者閶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為九宮太極為太宮諸仙皆是九宮之官僚耳至於真人乃九宮之公卿也 真誥

陽臺　王屋山仙之別所謂陽臺也始得道者皆詣陽臺是清虛之宮也

凌毀　大道真科凡故意凌毀大道及福地靈壇殃流三世

立法二品　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纂張陵太上為宗夫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

而決竊下愚何故知耶貪慕恩天舍識所同故劇荷石
華滴以翻騰好名紲浮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
仙肌革盈虛群生共愛故寶惜涕唾以灌靈根遊洲与
病民之恒患故拆縛兕雉以快愚情悲蟣侍武俗之讐
風故吏兵鉤騎以動戎心至於消災淫術厭勝務方事
合氣無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
恩亂盈晉末餘波所被寔蕃有徒糜費產業蠱惑士女
還忘貝蠍國世平則蠹民弘明集比為論首冠黃巾者畢都之
相也皮革苦頂者莫非華風也販行貪錄者天下邪俗
也搏頰扣齒者倒惑之至也反縛伏地者地獄之貌也
符章合氣者姦狡之窮也戒華論

天中記 三十六卷 五十六

上清經 陸修靜宋明帝太始七年因勅而上上清經目
既云隱在天宮今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見道
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書以飯牛詐言王
母之命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
時始出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事
露而被誅文成飯牛致戮於漢世今之學者又踵其
術又可悲乎滅惑論

去五情 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父母二
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西行上山銳
因漸漸省來老笑曰吾試子心所救非親乃劍耳伏
視七頭為七寶七尸為七劍毒疑反家七親皆化木

仙

僊 老而不死曰仙僊遷也遷入山也故制字人傍山也 釋名

變形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體服九丹化淪與并含精養
神通德三元精液腠理筋骨致堅衆邪闢除正氣常存
累積長久變形而仙 周易參同契

魏伯陽者吳人也好道不
仕修已養高後入山鍊神丹仙去撰參同契其說以
周易爻象論作仙丹之意而世不知神丹之事多作
陰陽注之殊失其旨 三洞珠囊

求仙 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不修而
但務方術終不得長生也行惡行大者司命奪紀小過

天中記 三十六卷 五十七

奪算隨所犯輕重故所奪有多少 抱朴子

三神山 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蓋
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
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
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史記

登雲天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
胡顴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
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顴龍顴拔墮墮黃帝
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顴號故後
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郊祀志 黃帝得道上
雲天 子

木工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噉百草花至堯
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列仙傳
陶正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世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
五色烟積火自燒而隨烟氣或上或下上
食松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
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
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上
食桂彭祖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
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
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上 抱朴子疏云堯封於彭
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列仙傳云歷夏經殷七百九

天中記 卷二十六 五十八

十歲而不衰老後西游之流沙不知其終也故羅隱碑
文云水運降靈始分耀於玄帝仙源啓祚乃襲慶於彭
墟星辰浮濮渚之陽雲鶴度游沙之境也神仙傳 趙次公
云徐州彭城縣以彭祖得名寰宇記云今墓此故邑號
大彭廬山名賢傳云彭鏗曾過彭蠡之濱遊其名嶽今
廬山是也真仙通鑑
弄鳳蕭史者以周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生宣王之末
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史之不及人以史目
之實無名也行第三浪迹入秦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
於庭穆公有女名弄玉善吹笙無和者求得吹笙者以
配焉明為史因召見秦侯問史云善簫曰吾女好笙子
簫也…何史以不稱音退女在屏門呼曰試使吹之
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來女曰是吉
夫也願嫁之史曰女亦且吹笙且三吹之如史所感於
是孟明為媒蹇叔為證仙記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
鳳鳴居十數年吹簫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
臺夫婦止其上不飲不食不下數年一旦弄玉乘鳳蕭
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為作鳳女祠時聞簫聲仙傳拾遺
老子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
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
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
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蓋老子百有

天中記 卷二十六 五十九

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老子隱
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
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
卬太傅因家于齊焉史記 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史記
聃父張重華說聃察于聞陵延講以明經義顏謂宗綴曰
老聃父字為何綴曰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無耳目
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
胎十年乃生老子蔣帝
史記正義百家譜云李者高陽之後…
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聃…

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
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之世既無
李姓何得有聃出為周柱下史乎 辯正論
又上老君有黃中李仲卿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女剖
左腋而生上
案□景裕戴詵韋處玄等集解五千文及梁元帝周
弘政等考義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言
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莊
云時之所賢者為君材不稱世者為臣老子非帝非
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依據輒稱太上耶
世出老子或云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

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
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
為祿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貞
行子殷湯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
史或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皆
見於群書不出神仙正經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
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 神仙傳
陶朱者即范蠡也既事越王勾踐君臣因吳石室嘗
尿飲尿亦以甚矣今舜崇其術不亦昧乎又子孫被戮
於癸何為不行公之術變化而自免乎 笑道論
造天地經老子為幽王皇后服仰胸王之子也身為

柱史即幽王之臣也石審命者幽王為犬戎所殺豈
可不授君父與之不死乎
化胡經云老子在漢為東方朔夫漢武窮兵疲役中
國天下戶口至減太半老子為東方朔者何忍不與
辟兵辟役之術嚴人呪咒之方以護漢國乎罪者觀
斯若此無心取救將非欺誑之謬乎
千歲翁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
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
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
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
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 列仙傳 李

少君字雲翼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
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
即愈乃上言臣能凝頑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服之白
日升天身健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入遐邇乘白
鶴而九陔周宾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食
之遂生奇光命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
於是上甚尊敬為立屋第 漢武內傳 少君言於[illegible]曰臣嘗遊
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
合則見人不合則隱 史記武帝紀 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
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 董仲舒少
君家錄 少君之術[illegible]武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illegible]

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一請少君帝覺以語左
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
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 漢禁中起居注 上士舉
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
後蛻謂之尸解仙 仙經 韓衆告劉根云夫仙道有昇天躡
雲者有遊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尸解而僊者凡
脩僊之要在服藥藥有上下僊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
及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亦不能僊也 神仙傳
大炎雲中淮南王安愛道術之上有八公詣門曰聞王
好士故來相從王乃朝夕朝拜授丹經三十六卷時
雷被伍被乃告王反八公謂王曰可以去矣乃使安登

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
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
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
吠雲中也 上斷道論說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術見
於有畫地成江河撮土為山巖噓吸為寒暑 噴嗽為雨
霧王亦與諸方士俱去 西京雜記
序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
歸家家人問其故曼都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
我共乘龍而昇天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
昱昱眞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飢
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當更自

修積乃可得更後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
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厠三年吾何人哉河東
因號曼都為斥仙 抱朴論衡仙 將我上天居月傍其寒
虛妄之神仙之書道家之言 又云傳說上為辰尾宿歲
星淮南東方朔淮南王安誅 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
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柩空其為虛妄甚矣哉又
世歷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然從化之屬與世人得道
化為仙人乎夫雉入海為蛤雀入海為蜃當其徘徊其
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於化體變乃更與蠢
蠢為群豈復自識翱翔林藪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
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乎變化耶而顧為必

夫所謂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以招弗臣傾産
以供虛求散王爵以寵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
無一効或殁於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
族紛然見笑於天下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弱各有人
焉善養者終之壽聊者半之虛用者夭之其斯之謂歟
辯道論 劉根不覺飢渴或謂能忍飢王仲都當盛夏之
月十爐火炙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桓君山
以為性耐寒暑桓君山以無仙道好奇者為之 博物志
術誕妄源流久矣鑄綸徐福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
偽於漢國叙楚靈弗目睫甚之實古饗霞莫覩寮飢之
信致有徐侯魚蛤之編兆蒸蕭影之談皎桑實祗

非器也磨石四者以姓燕也賤左道者以虛偽也出辨正
絕穀道家潜居斷粮修仙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誡
而無絕穀之訓矣是以嫌餓不食苦子誰重洼蟠穴藏
聖人何貴且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斯
盡乎故舜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有改葬之
篇仲尼有兩楹之奠曾參有啓足之辭顏回有不幸之
歎螭頭鼎湖亡遂嶠山之冢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
隴空樹皇覽云黃帝冢在嶠山老子冢扶風槐里 王 西王
桃實晏熟而靈廷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雲九轉悲
縕烏之暫留飛雪玄霜比薤驅以難固信終尪無大椿
之久蜉蝣翠鷦鷯之年上 夫戕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

長勞議生畏於懸疣猶涸性於王與蓋老莊之談也且
緜緜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繩繩無名老氏則復歸無
物然常存非木皮之鑄無物豈長生之化邪上
【丹臺】周文山遇羨門子爲叩頭乞長生羨門曰子名在
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謂自然泛海將詣蓬
萊下師烏風飄到一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承
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十
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 傳仙
【金格】青童君告九旭曰君宿世有道骨法應仙然名已
在金格相當與吹同氣於紅樓之上撫雲璈于碧落之
中心死可以與生保精可以致神 道經

道【心得】宣平坊賣藥王老善黃白之術賀知章信
重之與夫人持一珠獻之老人自云保惜多時者老人
即付童子市胡餅賀意甚不快老人曰夫道者可
以心得慳惜未止術無由成須山谷勤求非市朝所授
也賀悟謝而去數日失老人所在賀因求入道還鄉
仙壇薛玄真者遊雲泉得長生之道常於五嶺間棲
憩每遇人曰九疑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烟霞勝異
如陽朔之峯巒挺拔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忘也所以
祝融棲神於衡阜虞舜登仙於蒼梧赫胥耀跡於潛峯
黃帝飛輪於鼎湖其餘高真列仙人臣輔相騰翥遐
者無山無之 仙傳拾遺

【兩塵】崔子威耽玩道術叔孫訪使有步卒丁約者周旋
洛勤子威頗私之一日辭欲他適謂子威曰何謂兩塵
對曰佛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善愍此心亦復遐
壽 唐史闕

道士

【行大道】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
理唯道是從從道爲事故稱道士 太霄經
【兆逸】周穆王尚神仙因尹真人草制樓觀遂召幽逸之
人置爲道士 張氏記
【父母師友】凡道士道德爲父神明爲母清淨爲師太和
爲友大戒三百以杜未兆之禍威儀二千以興自然之

福[illegible]志

五道道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高玄皇人之流也二神仙道士杜冲尹軌之例也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比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諶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黄[illegible]經之倫也三洞道科

上座道士有上中下深於道多者名上座老子上德經 朱字鳳文明光玦軒上座玄黄中序天真玄經 真經

三景尸遙三景稱三景弟子巳度三人付師友巳從傳授得稱三景法師太上入素真經

天師張陵字輔漢沛國豊人也本大儒曉學長生之道得九鼎丹經聞蜀中多名山乃入鳴鵠山著道書二十

[illegible]二十六卷 三八

四篇仙去蜀貞張天師道陵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得黄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景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書制命之術記集仙 陵學道於蜀鵠鳴山時蜀中人鬼不分災疾競起感太山老君降授正一盟威祑如分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民受其福有戒鬼壇見在經正一 陵七試弟子與趙昇王長二人皆白日沖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乃沒于雲霄也傳列仙 上清眞符令玉女二人引陵與夫人雍氏于雲臺峯白日昇天仙經 陵得秘籙斬邪劍玉冊玉印授子衡與雍氏上昇上

按一道陵所載紛紛若此故知同世惑衆係風捕影谷永之說信矣

三師漢書曰張陵[illegible]係師衡子魯爲嗣師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爲[illegible]人皆云白日昇天[illegible]道張鎮南在北洞北石壇上焚香禮拜伏而不起遂乃夜解明旦視之形如生此壇今猶存續衛以真人之法付係師與妻盧氏得道陽平山白日飛昇鑑仙操西征魯以手板畫地成河兵不得渡使者以水師至岸魯又以手板蓋其河水中輙出高峯兵不能進曹公遣使封之不受後降謀白日乘龍昇天上

米賊沛國張陵學道於蜀鵠鳴山遊作道書自稱太清玄元以惑百姓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受道者用金帛之物號爲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其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道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

天中記 三十六卷 六十七

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益州牧劉焉之家焉以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焉死子璋立以魯驕恣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因據漢中以鬼道化民自號師君大都與張角相似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曹操征魯魯走巴中弟衛據山[redacted]陽平城以拒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衛大驚恨以爲大軍見襲遂降閻圃說魯降曹公求西歸劉備魯勃然曰寧爲曹公作奴不爲劉備上客遂委質曹公拜鎮南將軍東陽集 世說 蜀志

蛇呻張陵避病丘社中得呪鬼之術書遂解使鬼法尋乎未爲蟒蛇所噏子衡奔出尋屍無所[illegible]清[illegible]之蟻

乃假設神[illegible]化之迹生虛誕足登百崖頂莊事
辨非想[illegible]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
昇玄都[illegible]山術[illegible]漢外雲臺治民等[illegible]拜言
伏聞聖[illegible]都臣等常爵蔭接尸塵方享九出方夜衛
入夕之乃出施稱曰吾旋駕展驅爾各還所治淨心持
行存[illegible]道衛便啓抽遊胥鶴直衛歷空民徐愚頗貪
言[illegible]死利生欺罔天地逆莫過此之甚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後漢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
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
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
天中記 三十五卷 六十八
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于
蜀地尸喜一所在于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歛
租稅米謀為亂階騁彼蛇吞逆豐弟作至孫張魯禍亂
方[illegible]漢中[illegible]于時假託神言黃衣當王魯
因與張角相應合集部衆並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
萬人自[illegible]漢中[illegible]十餘後為曹公所破黃巾始滅[illegible]
論張陵棄婦[illegible]
夫國志等書去陵不遠其三張之偽接于耳目者當
不評也而道書依託詭說流傳不悟焉悲夫
三張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謂遇太上老君[illegible]
張陵去世緜所師授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illegible]

誠二十篇魏曰[illegible]新科清整道教除去
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
事[illegible]道家方術以鼎仙為神因而誣惑偷閑目下昔
徐福欺妄分國於夷冊文成五利妖偽於漢世三張詭
惑於西梁孫恩攙擾於東越此之[illegible]古稱誣[illegible]
[illegible]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
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illegible]並為軍吏初儉至之所
伏苓價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食伏苓飲
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
顧呼吸吐納軍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
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illegible]人嚴峻往從
天中記 三十六卷 六十九
問受遂皆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
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
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
挾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豈復欲觀
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illegible]而[illegible]與棄文
而求飛龍哉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
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怪[illegible]其所行始言本
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投數萬斤於海又
言取鯉魚一双令其一著藥投沸脂中[illegible]奮尾鼓鰓其
遊行沉浮有若處淵其無藥者已熟而可啖余問[illegible]

試不言此藥去此蚧萬里始不自行不能得也站若遺
棄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欒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
惡殺人異代而鋒儀乃如此耶 抱朴子論道
術道相須 張殖遇道士姜玄甫以六丁驅役之術授之
謂曰術之與道相須而行道非術無以自致術非道無
以延長若得術而不得道亦如欲適萬里而足不行也
術者變化之稱隱見未除死籙固當棲心妙域注念丹華
立功以助其外鍊魄以存其內內外齊一然後可適道
可以長存也 仙傳拾遺
三毒 唐陵道士李褐性褊急好陵侮人忽有貧士詣褐
乞食褐不之與加以叱責弗顧數日有乘白馬來者褐

接之曰頗記乎視其貌乃前之貧士也謂褐曰子知
有寒山子耶答曰知曰即吾是矣吾始謂汝可教今不
可也修生之道除嗜去欲嗇神抱和所以無累也內抑
其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也先人後己知柔守謙所以
安身也善推於人不善歸諸身所以積德也功不在大
立之無怠過不在大去而不貳所以積功也然後內行
充而外丹至可以冀道於彷彿耳子之三毒未剪以冠
簪為飾可謂虎豹之鞟而犬豕之質也出門乘馬而去
竟不復見 上
濁穢 道家方術濁穢不清乃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
正所為靈液新老鼠為吾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論衡

婦女為朱門呼丈夫為玉柱口唾為玉液 破邪論
火仙外道名吉波頭水仙外道名夷叔羅
闍人 自黃老風流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譴号闍人者詛
善為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
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自衒玉板逆風
掃地楊枝百束自所自負畚奏章也則銜囚灰獄背負
水匯青對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衙伏比畜生之類 辨正

觀

樓觀 樓觀者昔周康王大夫關令尹喜所立也以其結
草為樓因即為號周穆王西遊秦文東獵並枉駕迴輪
親崇道教始皇建廟於樓南漢武立宮於觀北晉宋謁

板子今尚存 樓觀
玉梁 漢武時王筍山民感山之靈異或禱旱災輒祈之
無不應乃相謂曰可置一觀彰表靈跡權殿闕中梁一
條虹民將選奇材經數旬未獲忽一夜震雷風烈達曙
乃晴天降白玉梁一條可其尺度嚴安其上光彩瑩目
因號為玉梁觀至魏武時遣使取之至其山門去觀數
里亭午之際雷霆大震烈燄飛化為白龍騰煙霧而飛
沒觀之東山下白玉梁飛去後其處莫能近之皆為猛
獸毒蛇所逼 王筍山錄
玉局 成都玉局觀相傳求壽初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
局腳玉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陵說南北斗經既去

而□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王局名之（彭乘記）

陽平沙門號曰道人陽平呼為道士（僧史破論）二凡有二十四治而陽平一治最為大者今道士上章及奏符牒皆稱陽平重其本也以上清為洞玄靈寶為洞真三皇為洞神故曰三皇（蜀記）張守珪有役人將去自云陽平洞諸仙守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否對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里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其中皆有仙王仙官卿相輔佐如世之職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仙返生之士皆居其中以為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真下遊洞天以觀其所為善惡人世生死

興廢水旱風雨預關於洞中焉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為洞府所統二十四化之外青城峨嵋盃昏慈母紫陽嶓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仙傳拾遺）

太清宮亳州真源縣太清宮老君降生之宅也九井三像在府咸通中龐勛擾徐州欲奪宮為營壘有黑氣六井中出昏曀一川勛黨迷道自相蹂踐廣明中黃巢將領欲焚其宮亦有黑霧迴川迷失行路刺史潘稠奏云自大寇犯闕之後群兇誅殄以來大小寇逆前後一十八度欲犯太清宮或迷失道途或龍神示見終挫兇計宮城安然請移真源縣就宮安置（道教靈驗記）

三十六卷終

天中記三十七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經典

經　經徑也典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釋名）

聖制　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因記訓也詁因章句曰註（博物志）賢者著述曰記曰章句曰解曰論曰讀[illegible]

五經作法　五經運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也（春秋孔演圖）

群言之祖　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

刋之鴻教也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可謂太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讚曰性靈鎔匠文章奧府淵哉鑠乎群言之祖（文心雕龍）

道藝之淵　正經為道藝之淵府子書為增深之川流猶景星之佐三辰林薄之裨喬嶽者也（抱朴子）

文章之府　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若遠浩乎文章之淵府也（傳子）

經海　夫五經則四海也傳記則四瀆也諸子則涇渭也至於百川溝洫畎澮苟能通陰陽之氣達水泉之流以四海為歸者皆盈也（陽泉物理論）

府藏 五經爲府藏雜藝爲庖厨[illegible]

庖厨 六經爲庖厨百家爲異饌也 傳粹與文師書

琴笙 退隱之士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鍾鼓百家爲笙簧 抱朴子

嘉論林藪 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古秩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有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二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蓋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 桓譚新論

莫過 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特政莫過乎詩導陰陽下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知

廢興吐辭令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尚書知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術莫過乎商韓截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漢孟軻之徒溷淆其間世人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於是家著一書人書一法雅人君子投筆硯而高視 孫子

不刊之典 穆宗常謂侍臣曰朕欲習學經史何先薛放對曰經者古先聖之至言多仲尼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大本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 唐書

服說 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

[illegible]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謂以爲心乎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孔融與諸卿書

七緯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後漢書

易

三易 按周禮筮人氏掌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辭此不同按杜子春云連山伏羲也歸藏黃帝也難曰按禮記曰我欲觀殷道得坤乾焉今歸藏先以坤後乾則知是殷明矣[illegible]連山理是夏書 金樓子

道論 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爲道苞籥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

區此兩字盡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
乾鑿度 管猶兼也一言而兼此三事以成其道德苞之
贊曰之閒名門户及藏器之管爲鄭玄注
始天地 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
天地有春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
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
澤之象定矣 乾鑿度
象陽法陰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易卦六十四分
而爲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以象陽
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法陰 上
象天叶曆 易者氣之節含精宣律上經象天下經叶曆

文言立符 補象出期節 象陽也出期節者君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光也
彖言變化繫設類迹 春秋題辭
正本邃皇 人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宜其刻白蒼牙通靈 春秋緯
昌之成 文王孔演命明道經靈叢作易仲命德維紀衡 詩緯
四仲之卦 震兌坎離也 四角之卦 艮巽坤乾也 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
百八十四爻以繫王命之瑞故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
豪釐差以千里 易通卦驗
漢馬遷傳序以史記失之豪釐謬以千里注師古曰今
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易緯則有之蓋易彖
之別記者也 今本[illegible]經解引易此語孔穎達疏曰此
易緯辭文也歐陽永叔傳易圖序云余讀經解此

今易緯之書易余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爲全書也
漢書嚴陵上行狀注引易乾鑿度云云
讀易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撾三折漆書三滅 論語讖
史世家韋編三絕抱朴子古強云三絕三折云
九師易者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 七畧 淮南
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漢書藝文志
五子 所校書中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
四卦著之曰辰自甲子至壬子凡五子 劉向別錄
東南之美 虞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
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
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

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 吳志 孔答書曰示所著易
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眾說騁辭曩聞云云
王弼 後漢書引
易道在天 虞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
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
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 虞翻別傳
無體 殷浩與王儉書論立鄭王易注曰易彌天地之道
通萬物之情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蓋無體不
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儉答曰易體微遠
實貫羣籍 微而異闕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 而
傳依舊存 竊謂可同來說 南齊書

不讀易 虞世南云不讀易不可為宰相 中鑒注

以注易 五鹿充宗與諸儒講而朱雲折之何晏不了九事而伏曼容輕之王弼訓注於六爻變化五氣相推多所撰略而孫盛短之周洪正於講席辨析名理而張譏屈之 玉海

書

上帝之書 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其期運明命授之際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凡百二篇第次委曲尚者上也上帝之書也 春秋說 鄭玄書贊云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 玉海引上篇

大訓 孔安國尚書序云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

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也謹按此書多錄正事堪為國訓宋之軌則故曰大訓 孔書

墳典 三墳五典粲然如列宿落落如連珠也 顏師古 賈逵云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延篤曰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為人防五典五帝之常道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諸家各以意言 春秋正義

三墳之目見於孔序漢志不載元豐七年毛漸奉使京西得之其書以山氣形為別山墳謂之連山氣墳歸藏形墳坤乾與先儒言三易異其中有姓紀 一名皇策 篇 政典篇合為三卷皆依託也 中興書目

論事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商之弟子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忼慨矣 尚書大傳 孔叢子

古文 杜林字伯山從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衛宏徐巡皆受林學出古文示宏曰林離流兵亂常恐此經將絕何意衛子徐生復能傳之是斯道竟不墜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頗諸生無悔所學古文遂傳於世 東觀記

皋謨周誥 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 三國志

改頗為陂 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誼三復斯文若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為陂則文亦會意為頗則於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簡編墜缺傳授之際差舛相仍宜改頗字為陂仍宣示國學 唐玄宗詔

百二篇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緯書）

詩

言志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藝文志）

喻志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也（藝文志）

志之所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

天中記　（八之二十七卷）　八

於中而形於言（毛詩序）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淡為心思慮為志故詩之為言志也（詩說題辭）

天地之心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詩含神霧）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春秋說題辭）

四始五際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詩推度災）翼奉云竊聞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注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前漢傳注）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孔氏）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白帖）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戹其咎如此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雅之始（漢後）

六情詩含五際六情（演孔圖）六情即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宋均注）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也（釋名）

物化物正夫風雅者体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

天中記　（八之二十七卷）　九

我正則謂之雅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周續之解）

集微揆著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宋均注）集微揆著者綿綿不絕人之物生揆其如是必將至著有天下也（含神霧）

言情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也（劉歆七略）

春秋

志在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孝經鉤命決）

寶書閔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

春秋考異郵說題辭 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西狩獲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為周亡之異漢興之瑞故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又聞端門之命有制作之狀乃遣子夏等云云公羊說

思存前聖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

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四傳公穀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藝文志

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論六藝 左丘明張本繼末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公羊高親受子夏辭義清雋斷決明審穀梁赤師徒相傳文清義約是以三傳並行莫能孤廢范甯穀梁傳

操戈 何休字邵公作公羊傳解注妙得公羊本意作公年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鄭玄別傳

囊括古今 丘明之傳本據春秋傳物盡總囊括古今表衆人事晉書荀崧傳

太官 □□公仲善於春秋公羊時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以左氏為太官廚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論會辯於繇短繇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時訴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為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公服爾公羊未肯也魏略

若雲若海 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北堂

相斫書 賀循字子牙魚豢嘗從問左氏傳循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左氏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魏略

經傳表裏 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亦為春秋殘略

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桓譚新論

婦女讀詩 劉子正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下至婦女讀誦上 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新論

道聽塗說 公羊高道聽塗說之書欲以鄉曲之辯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表上論

詭辨之言 杜預云公羊穀梁詭辨之言又非先儒所說也晉王接書

備聖經 文備三聖之度春秋說題辭

考符 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春秋握成圖

國之建本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
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
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
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
也說苑

禮

得事禮禮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得名禮者體也履也統之
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體之謂聖履之謂賢禮緯
得天中和禮者體也人情有哀樂五行有興滅故立鄉
飲之禮終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
有體王者行禮得天中和[illegible]若天中而有威儀王者法而為之是亦得天之中和也

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陰陽滋液萬物調四時和動靜
常用不可須臾惰也春秋說題辭
國之幹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
有禮禍莫大焉乃止襄三十年
天經地義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
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上
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昭
人之幹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

無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
必屬說南宮敬叔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
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昭七
可以為國陳氏厚施而民歸之晏子對景公曰惟禮可
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私利公曰吾今而
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
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
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
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
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
上之昭二十六

御民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
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
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弒其君
子力多則弒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
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
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說苑
不法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謂其不
習于禮者晏子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
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反此禮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
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俯

歷階上禮以及泣也君授玉卑故踰以下之且吾聞之
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
之禮反命門弟子曰不法之禮惟晏子為能行之晏子
禮之所起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
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
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
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
三本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
師者治之本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
是禮之三本也上
人道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

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上
禮之時義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
終體之乃人情之欲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
廷正逸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
故曰人之所生禮為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
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道貴兩極義乖四術
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
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禮聞錯總
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禮正義序
容典[illegible]伪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
小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典容蓋多闕矣

後傳書寢論
脩外孔子謂子夏曰禮以脩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禮緯
命敍脩外飾容貌也脩內蕩滌心性也宋均六經之道同
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脩外而為
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
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禮樂志
有序天地位日月明四時序陰陽和風雨節群品滋茂
萬物宰制君臣朝儀尊卑貴賤有序咸謂之禮故曲禮
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
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
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

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
明禮正義禮記
崇讓合敬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禮者序尊卑之制崇
讓合敬也春秋者古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鄭玄藝論
紛澤太公對文王曰禮者理之紛澤六韜
橘柚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雖其味相
反而皆可於口也莊子

孝經

至德要道曾子撰斯問曰孝文手歎不同何予曰吾依
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託權自
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之言以開[illegible]

曾子撰輔詩書以合謀孝經鉤命決

赤烏𢣪雲 孔子作孝經文成而天道立乃齋以白之天玄雲涌北極紫宮開北門召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曰玄神辰奇孔丘知元命使陽衛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學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之得十七字餘文二十消滅飛為赤烏翔摩青雲 孝經中契

孝感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天尊消滅景雲出遊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怪草秀水出神魚 孝經援神契

萬事之紀 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務本莫貴

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 呂氏春秋

孝名 天子孝曰就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為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而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為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畜也畜養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援神契 唐書禮志

史

史官司籍 班彪云唐虞三代詩書所及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 後漢 華覈上疏曰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 吳志

太史令 夏太史令終古見夏桀迷惑暴亂也乃泣執圖法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呂氏春秋 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

歲而霸王者出焉 周秦二紀

司典 荀躒如周籍談為介景王謂籍談曰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汝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 左昭十五

書法不隱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左宣二

古之良史 崔杼者齊之相也弒莊公止太史

及□太□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
又□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
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欲書
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新序節上
良史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
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昭十二
習於春秋晉平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樂問以德義對曰諸
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
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 語 春秋紀人事之善惡
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
注 申叔時對莊王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

天中記 卷三十七 十八

以戒勸其心 語 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 生
三□史之為務厥途有三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
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
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
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史通
太史公 漢武時司馬談世為太史談死子遷以世官復
為太史公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序事如古春秋法司
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
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下遷蠶室
有怨言下獄死 西京雜記 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
職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

述其書遂宣布焉 漢書
非誼士 永平十七年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揚名後
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譏刺貶損當代非誼士也
班固 魏明帝問王肅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
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王肅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
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
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
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
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 魏志
大敝傷道 班彪繼採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司馬
遷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

天中記 卷三十七 十九

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
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
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 後漢
固曰史遷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
貧此其所蔽也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
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夫唯大雅既明且哲
能保其身難矣哉 前書
自賤 司馬遷班固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
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其能成名也固傷遷博物洽
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嗚呼古人所以致

論以已紐也燰後

非良史 班固漢書因父得成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
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
事實非良史也 傅子

後漢紀序 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偏駁不倫薛
謝之作疎謬少信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
也 袁宏聘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愧良直而王喬鳧履
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
焉 史通

國志 隋內史李德林者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
而抑魏為漢賊按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逆主

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晉忌害
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
居漢宗伏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
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董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
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
之君中朝所嫉故典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
向劉疎魏而親蜀也 上 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
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群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
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蓋
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 上 志稱王崇補東觀許
慈掌禮儀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
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
誣諸葛乎 上

文義典正 毛脩之位次崔浩下浩之以其涉獵書傳與
共論說之次及陳壽三國志志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
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
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
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
過美之譽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
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
入巴蜀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
以趙佗為偶而以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脩之謂浩言
為然 北史

晉漢春秋 桓溫覬覦非望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
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
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
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
力強也 晉書

穢史 魏收撰魏史恩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
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時論
收為爾朱榮作傳以榮比韓彭伊霍者蓋由得其子文
略黃金故也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脩國史得陽
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

魏收[illegible]雲為中尉李平所彈獲[illegible]
云固為北平史有曲收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
重群口沸騰勅魏史且勿施行號為穢史北史二國略
五難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
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
不勝質五難也史通
三長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劉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
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
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
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
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

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
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
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
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為知言唐書
史通劉知幾求罷史任奏記於蕭至忠因為言五不可
至忠惜其才不許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
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時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
論史策之體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嘗云居史職者宜
置此書於座右上
良史古所謂良史者明周萬事之理道適天下之用智
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

立言[illegible]有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自
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
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
也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
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雕龍
述往思來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
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
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脩
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此人皆意
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漢書

漢書載子長云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
蜀世傳呂覽按呂氏廣招辯士輯以千金則當時宣
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君欲引以自
喻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乎蓋識有不該思之
未審耳史通
窮愁著書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
卿弃相印乃與齊間行亡歸[illegible]以信陵君疑未決齊
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
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
之曰虞氏春秋史記索隱
尸子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

法理民未嘗不與侯規也五刑君被刑恐併誅乃亡入
蜀作書二十篇凡六萬餘言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以
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其仁意篇述太平之
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
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
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
春為發生夏為長嬴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
正此之謂永風

韓子韓非者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人或傳其
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
與之游死不恨矣（史記）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

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
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為哉（論衡佚文）

新語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
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
聖之言不能過增（案書）

夢龍入懷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
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西京雜記）

字直百金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字挾風霜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
言大明禮教號為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皆挾
風霜揚子雲以為一出一入十設

太玄揚雄少而好學博覽無所不見欲求文章成名於
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
言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
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
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
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雄卒大司
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
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
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
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
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自雄之沒至今

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漢書）

擬經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讀太玄經知子雲特
極陰陽之數也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
二百歲卒乎玄四百歲其興乎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
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陸績云平
子云漢元四百其興乎漢元至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
（陸績述玄）

吐鳳揚雄著書有人語之曰無為自苦玄故難傳忽然
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西京雜記）

不觀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
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畫工好畫上代之人太

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北齊
賤鄒鵠遠而貴鷄近也楊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
肯壹覩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生周世則伯松以
為金匱矣論衡 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
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
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泣也雖有斷
馬蹄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
之藥猶謂不及和鵲之所合也抱朴子 雖有超群之人猶
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
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玄見蚩薄
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

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
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
所患矣抱朴子上同

太玄經 揚子雲才智開通卓絕於眾漢興已來未有此也
劉子駿曰何以言之答曰通才者皆以百數唯太史公
為漢之餘皆缺殘小不能比之子雲所造法言太玄
也人貴所聞賤所見也故輕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
玄為五經也新論桓譚
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
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董仲舒說
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論衡

子雲人 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
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
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
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
來未有此人論衡超奇

新論 桓譚曰余為新論術辨古今亦欲興治也何異春
秋褒貶耶今有疑者所謂蚌異蛤二五為非十也譚見
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為新論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
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絕亦猶為妄作故世人多
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間莫明於聖人莊周等雖虛誕
故當採其善何云盡棄耶新論

素相 世間為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
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孔子
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
於新論者也論衡定 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
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論衡超奇

新論 甲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
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為甲上董仲
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
山莫上也論衡 桓譚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楊雄有太玄經
楊泉有太元經金樓子

洞歷 會稽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

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紀載與太史公表紀
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
謂鴻儒者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
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
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
章雖奇論者猶謂稚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
古今者差殺哉 超奇
七序梁敬叔竦以經籍自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
見而之稱曰昔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
序而竊位素餐者慙 後漢書
度越諸子 王充好博覽而不守章句閉門潛思絕慶弔

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 後漢書 充作論
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至吳始得之歎其文
高度越諸子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
或搜求其帳中至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將去伯喈
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抱朴子 邕入吳得論衡恒
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
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
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 袁山松書 充一代英偉所著文
時有小疵猶鄧林枯枝滄海流芥未易貶者 抱朴
蹤近六家之書篇三千篇增益四消惡制從橫拓驅役遊
懷鬭使自歸正道焉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

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心
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
誠也論死訂鬼所以使俗薄葬也 自紀
自紀 王充性恬淡不貪富貴為讀古文甘聞異言好結
友雅徒不氾結俗材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
之書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
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揆世之言皆於品俗呂氏淮南懸
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二氏之文不無累害所由
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
讀之者懼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或譏充仕
數不耦而徒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者夫達者未必

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
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
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
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
卑而祿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為累也士願與憲共廉
不慕與蹻同貪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蹻比迹高士所貴
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
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為雙吾榮之身通而
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為榮於我為累偶合容說身尊
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載於一
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雖喪而

沛乃發溢筆瀧瀧而雨集言溶溢而泉出富材羨知貴
行薄志醴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賢也或有
難兄者繁重云王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
固爲神荅曰文多勝寡財富慾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
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爲賢也 上未篇
見虎一毛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
其書今在者二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
斑 金樓子
中論文帝與吳質書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
以名節自立而徐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
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

傳于後 魏志 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矣而人
多不强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
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
與萬物遷化斯亦志七大痛也孔融等已逝唯幹者論成
一家之言 典畧 通志畧儒術云中論六卷 魏徐幹撰 典論五卷
魏文帝撰 徐氏中論六卷 魏太子文學徐幹撰
其編次之說論云隋志最可信緣分類不致故亦有
重複者是不校勘之過也以防志尚且如此後有編
書出於衆手不經校勘者可勝道哉於是作書目正
訛 [illegible] 通志公自製也魏豈有二偉長各作中論三十
卷耶重複之謬固古人所以致論于目睫也

辭論杜恕著體論八篇以爲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
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
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
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其書宋權書云恕以年五十
二不見廢棄頗亦遺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
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
說 杜氏體論
摛藻脫牙 余家遺火與籍蕩盡困於無力不能更得故
抄撮衆書撮其精要用工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
博或謂洪曰流無源則乾條離株則悴吾恐王肩盈車
不如金璧余荅曰泳源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荊嶺者拾

玉而棄石余之抄畧譬猶摘翡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
牙 抱朴
未成爲恨 稽君道問二陸優劣抱朴子曰朱淮南嘗言
二陸重規沓矩無多少也一手之中不無利鈍方之他
人若江漢之與潢汙陸子十篇誠爲快書者其辭之富
也雖覃思不可損也其理之約者雖殘筆屬豪不可益
也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君軍中嘗在左
右說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
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
昌言未竟而亡後繆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
固爲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讚成陸公子書 上

抱遺符朗家雁楚朗棄千金之劒抱符子而趍曰夫重
金之劒利劉之所在焉符子之書大道之所存焉 符子
類苑 劉峻字孝標安成王秀雅重之及爲荊州引爲户曹參
軍給其書籍使抄合群事類名曰類苑未及成後高祖招
文學之士峻以不得入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峻忽請紙
筆疏十餘事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類苑
成凡百二十卷帝即命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 南史 梁書
劉之遴與孝標借類苑書曰聞闕足下作類苑括綜百
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群
言之隱賾鈔摘既畢綴緝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群分述
征之妙揚班傳也擬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

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
尚自非沉鬱澹雅之思安能閉志經年勤成若此吾嘗
聞爲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
書苑標答曰凡冬有陳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
若夫禾慮應於細統闔微言於殘竹盐餘嘗液咀嚼英
華不知地之爲與天之爲蓋曆劑迴塘莫辯與馬爲足
以口口是用渦沉覽素辞觀圖諜捃管聯冊纂茲英奇
資博之謀止於書意思周之計利在衛翼故略集斯文
蠡勺蒐其扁耳豈曾藏之名山播於士大夫哉 藝文
何思澄字元靜少勤學工文章結交入華林撰遍略
分四部書實删校定而終日造謁畢八方之對 南史

雕龍 劉勰字彥和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流
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
盛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
命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梁書
高才不遇 劉晝字孔昭撰高才不遇傳三篇自謂博物
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
景公之千駟也 北史
自敘 余著書 或謂余曰子何不消之有識共著此書何爲
區區自勤如此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緻密羹
藜含糗者不足論大牢之滋味故服絺綌之凉者不知
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暖者不知至寒之悽愴予之術

業豈賓客之能聞斯蓋以莛撞鐘以蠡測海也予嘗切
齒在南不帝之書謂爲窗遊所製每至著述之間不令
賓客窺之也 金樓子
修文御覽 初齊武成令宋士嘉錄古來帝王言行要事
三卷名爲御覽置於齊王巾箱陽休之創意取芳林遍
略加十六國春秋六經拾遺錄魏帝史書以士素所撰
之名稱爲玄洲苑御覽後改聖壽堂御覽武平三年如
晉陽祖珽等上言觀書貴博博而貴要省日兼功期於
易簡前者修文殿令臣等撰錄斯書編成三百六十卷
昔漢時諸儒集論經傳奏之曰白虎閣因名白虎通
錄所撰仍曰修文殿御覽上呈齊主命付史閣 修

賓曰此可謂床上之床屋下之屋也三國典略言曰校
六籍奴婢 劉貴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而
非上聖撰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奴
何貴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
耳後人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賈氏談錄
更撰千文 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
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希烈問之曰
有添換乎逖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
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唯此兩字依舊
右相曰若如此還未盡逖逡巡不能對上
梁高祖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使周興嗣為文高祖撰

善加賜金帛梁書 武帝取鍾王真迹授周興嗣令選不
重復者千字韻而文之興嗣一宿而上鬢髮皆白大
被賞遇後興嗣目疾武帝撫為之合藥御覽引梁書
千字文有王右軍書者始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
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
敘武帝乃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云尚書故實
太宗嘗幸秘閣出草書千字文為賜李至勒石上曰
千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
無足取若有資於教化莫若孝經也宋史李至傳
意林 梁庾仲容取諸家雜說雜記凡一百七家五
抄其要語為子鈔三十卷馬總以其繁略失中增損成

三卷且有戴叔倫柳伯存兩序讀書志 叔倫序曰上以防
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
廣博衆學有倍之五英無所放拘刻激蔽郁蕩之
籍敦欽人所不見之時而乃先諷其名又得其語頗足
以廣聞見助發揮何止嘗鼎一臠嘆鷄跖也陳氏曰頃
群言之歷浚微六藝之芳潤唐常袞日月如合璧賦云
貫衆詞於百氏淑芳潤於六籍是應錢為子略
太和初李景讓典貢年有李復言者納省卷有纂異記一
部十卷牓出曰事非經濟動涉虛妄其所納仰貢院驅
使官却還復言因此罷舉南部新書
化書 譚景昇於終南山著化書出授宋齊丘曰是書之

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齊丘將酒灌之沉酒
以牛皮裹縫拋於江中後為漁人所獲刳開見先生膽
約約不止復入頗久方覺乃曰宋齊丘奪我化書墜我
于江今天下須行矣齊丘何在因留詩化風起去不見
清同雜作長江扇作天觀鞋拋向海東邊送來信道無
多地只祥譚生杖杖前
初學記 徐堅撰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
學可為終身記春明退朝錄
白帖 牛羊日曆以白居易六帖為不語先生談助
迂書 司馬光手抄諸子名曰徽言所鈔自國語而下八
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雅無一筆不謹陳

文章

如綺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
文繡然也 釋名
不朽盛事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
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
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典論
生於精神 夫宇宙[redacted]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
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
稟性五十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
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

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文心雕龍
宣明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
以究萬物之宜者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
其名有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
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勵休
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
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
戒得失謂之箴猗遷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
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叙而推
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
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帝王之言

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
謂之詔制由上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
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
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
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
謂之令時而戒者敕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
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
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
者說也評者評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纘而述焉
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
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

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
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
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
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俾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
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於公上也牒者
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
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詞綺靡經緯以相成者
總四六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 詩話 七國言事於王皆
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
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
情議以執異 文心

文章骨髓五經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 上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 顏氏家訓

孔子言鄭子產獻捷于晉士莊伯不能詰仲尼曰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左襄

美言不文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法言

畫脂鏤冰內無其實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鹽鐵論

造化之淵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攝筆於翰墨之末乃貴其造化之淵禮樂之盛也 陸景典語

以氣為主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典論

不自見天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上

任勢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

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 文心

辭理 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 顏氏家訓

防慮 凡此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

當一句清巧神驗大寧忘姿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
傍人加以砂礫所以然於乎訛剔之禍速乎風塵深
宜防慮以保元吉 上
文筆鳴鳳 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
無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筆才力有似於此
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
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 雕龍
悅目 今之俗也縉紳稚齒閭巷小生句氣成章貴在悅
目龍首豕足隨時之宜牛頭馬脯強相附會夫把酌道
義寡聞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之也 今按
過秦論 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

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 典論
文之烏獲 世稱力者常褎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
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
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 論衡
異用 枚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
長卿首尾溫麗枚皋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
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
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
弘麗 以敏為賊則為弘麗之文為質則大司馬長卿揚
子雲是也文膽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
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

之分無益於崇實之化 論衡定賢
顛狂 漢明帝楊后花面甚美絕有顛狂病發則殺人左右
內傳孟子為文章哀志后每讀之顛狂則必醒時人語
曰孟子文章差顛狂 獨異志
繡囊 馬浩勤學夢見一林花如錦繡夢中摘此花食之
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為繡囊 獨異志
曹操欲殺禰衡衡亡走投荊州牧劉表表欲作書
與孫策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
援共圖中國使諸文士立草書思而不得表意乃示
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牀刀見視之者此可用爾
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擲地表悵然有慚

色謂衡曰為了不中芸鋤乎惜之也索紙筆便更書之
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
還表表以還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比校之無一字
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不停綴表甚
以為佳而施用焉 排擲 表嘗作上事極以為快衡見之便
試披地曰作此筆者為食飯不 傳別
孔融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
衡之箴斯可謂之文也 抱朴子 論
衡曰不宜以遠大為本不以華藻為先若曹子建之表
可謂成文矣諸葛孔明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
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上

譏彈世人之著述不能丕病未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
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
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
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歎此達
言以為美談（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江南文制欲人譏彈知有病累
隨即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
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為悔汝曹必無輕議也（顏氏家訓）
瑕病古來文才異世爭驅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
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
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
豈其當乎（文心雕龍）

天中記　三十七卷　四十二

閑習王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
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典略）
愈病陳琳為曹操管記室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
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數加厚賜（上）
馬上具草曹操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
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操操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
能增損（上）劉先主叛走曹操使阮瑀為書與備馬上立
成以此為能者吾以為兒戲耳（金樓子）
假論嗣宗鍾士季嘗向人道吾少年時一紙書與人云
是阮步兵書皆字字生義既知是阮不足消也（上）

陸機天才秀逸詞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
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
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
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
贍英銳飄逸亦一代之絕乎（晉書）制曰機文其詞深而雅
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
而已（上）
雲霧潘安仁之為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李充
翰林論）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儕於賈誼先達方
之士衡（晉書）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續文章志）孫興公
云潘岳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機文若排沙簡金往

天中記　三十七卷　四十二

往見寶（世說）機文喻海韞蓮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
而增絢（詩品）王勃滕王閣序末云請灑潘江各傾陸海云
爾（摭言）
頁銘孫綽為著作郎於時才筆之士綽為冠故溫王郗
庾諸公之薨必須綽銘而後刻石（晉書中）
行可知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
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
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世說）
夢吞色羅含夢吞五色鳥自後頗有文章（晉書）
夢筆如椽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
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武帝崩哀冊諡議皆珣所（上）

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譏
時語言必以元封為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為口實
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
以貴乎時也 北齊書
才盡 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為臨川王義慶所知賞文
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
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才盡實不然也 宋書
寄人籬下 張融為問律自序云夫文豈有常體但以
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
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
天中記 卷三十七 四十四
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政以屬辭多出其事不羈
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
未極亦已極其所矣吾豈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
獨逸耳臨終又戒其子曰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不能
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有異哉不寶家雞自
名集為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以玉比德海崇
上 南齊書
夢錦 江淹字文通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
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
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illegible]懷中得數
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illegible]謂

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
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
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
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南史 淹夢神人授五色筆識者
謂為五臟神 [illegible]
當時無筆 任昉字彥昇王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
為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于任子若孔門
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
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凡
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時琅邪王融有才儁自謂無對
當時見昉之文怳然自失既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 梁書
天中記 卷三十七 四十五
三易 沈隱侯約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
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
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
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
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
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
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顏氏家訓
隱侯斟酌二南剖陳一變擷淵雲之抑鬱振潘陸之風
徽俾律呂和諧宮商輯洽不獨子建總建安之霸客見
擅江左之雄 舊唐 文粹
永明體 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

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 南齊陸厥傳

吳均體 吳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斆之謂為吳均體 南史

宮體 徐摛字士秀為晉安王綱侍讀王入為皇太子轉家令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此而始 上簡文帝篇章辭賦操筆立成然傷于輕艷當時號曰宮體 梁史

徐庾體 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為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東

天中記 三十七卷 四十六

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 北史

一代文宗 徐陵為一代文宗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于周齊 南史

後進所宗 劉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 上

魏公藏拙 梁常侍徐陵聘于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錄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還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為魏公藏拙 隋唐嘉話 國朝傳記

韓陵片石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朝野僉載

傷子凡士 溫子昇字鵬舉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梁使張皐寫其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子北土恨我詞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子昇足以陵

天中記 三十七卷 四十七

顏轢謝含任吐沈揚邊彥作文德論以為彬彬然有德素 魏書

模倣 魏收每陋邢邵文邵嘗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之乃言曰邢常於沈休文集裏作賊何意道我偷任語 三國典略 收言及沈休文集毀之徐之才怒曰卿讀沈文旱不能解何時事論其得失謂收曰未有與卿談收忿之 上

共人生活 祖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illegible]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為己用 北史

月露風雲 李諤字士恢能屬文文帝時以時文

薄流宕忘返上書曰自魏之祖更尚文詞江左齊梁
其弊彌甚遺理存異尋虛逐微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
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揃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
師祖久而愈扇 上

文章體式 隋杜正藏為文迅速有如宿搆曾令數人並
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為當時所
異又為文章體式二十卷論為文體則甚有條理後生
寶而行之多資以解褐大行於世時人號為文軌乃至
海外高麗亦共傳習謂之杜家新書云 北史

馬誤不覺 褚遂良為太宗哀冊文自朝還馬誤入家而
不覺也 國朝傳記

王楊盧駱 楊炯華州華陰人少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
鄰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
號為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
議者亦以為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
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
照鄰則可企之楊盈川之言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
之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
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唐書

腹藁 王勃每為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
援筆書之初不點竄時人謂之腹藁 談藪

點鬼簿 楊炯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談
略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
之號點鬼簿 朝野僉載

笑博士 駱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
宮三十六時人號為笑博士 上

口占五題 王勃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
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redacted]在列方知闕
禮宰相相顧失色勃立召書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寫
一時俱畢辭理典贍人皆歎服 唐書

三變 唐有天下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沿江左餘風
絺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覇玄宗好經術羣臣
稍厭雕琢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正

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
宗元李翺皇甫湜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
上軋漢周唐之文卓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
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策則常袞楊[redacted]陸贄
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
劉禹錫歌詩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
時冠其可尚已 唐書

青錢學士 張鷟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四參選判策為銓
府之最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選萬中未
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為青錢學士是時天下知名無賢
不肖皆記誦其文天后朝中使馬仙童陷默啜默啜問

仙童曰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貶官[illegible]
人而不漢無能為也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
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
澀體 徐彥伯為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為鷃閣龍門為虯
戶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岳以竹馬為
篠驂以月兔為魄兔以風牛為炎犢後進效之謂澀體
新語
富吳體 富嘉謨與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
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
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富吳體 唐書文苑
偶冊不覺 崔融為司農作則天哀冊文用思過苦下直

馬遇其門不覺文就而卒時人以為二百年來無此文
西京記 新傳
鬻文獲財 李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
衣冠及天下寺觀多賚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數百
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
如邕者 其韓公行狀洪州放生碑批當下源謚議文士
推重之 舊唐書
文體溫麗 李華文體溫麗少宏傑之氣蕭穎士詞鋒俊
發華自以所業過之疑其誣詞乃為祭古戰場文燻汙
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
詞之 問此文何如穎士曰[illegible]可[illegible]當代秉筆者

於此 穎上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華著論二篇
下可磨通人當其言 上
思苦 求業李翰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居楊濯為文精
密用思苦澀嘗從楊濯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
樂神逸則著文曾撰張巡姚誾等傳兩卷士友稱之 上
揮翰 李白從弟令問嘗醉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
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也 本集
捷書 無如李晟破朱泚德宗覽收城露布之文云臣已
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
左右六宮皆嗚咽論者以國朝捷書露布無如此者于
公異之辭也公異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

經一卷棄坎而終 國史補 唐于公異為李西平改作京城
露布云肅清云云如故人以為工然傳季札為宋公劉裕
作謁五陵表云山川無改城郭為墟宮廟頹殘鐘簴空
列又宇文周平高齊詔曰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
南傳檄可定公異蓋出此也 緗素
發於羈旅 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 韓詩序
儷花 閒業李翱祭退之文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儷花
鬬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關合惟駭驅濤[illegible]
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學者有歸大變于文 李文
元和體 元和已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
行則學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

易學涯素與元貞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
曆之風尚怪國史補
元和主盟唐初以文館高宗禮賢才廣許置價於前餘
李馳聲於後淵色之文成布編集然尚古者傷於大僻
狥華者或至不經辭獻者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衛
若呂調待慶楊權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有如元白
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
于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舊唐書元白傳論
見詞必以白傳與贊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紳之
餘未嘗開劉三復或請之曰見詞偏則廻吾心矣南部
此作師懷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元稹之辭學謂稹曰

嘗覽足下製作所根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
予懷稹因獻其文唐書
文理貴中李德裕鎮浙西劉三復在幕一旦令草謝御
中表謂之曰立構也歸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
速贊皇以為當南部
名馳戎夷定初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
寫諷念定所為黑水碑畫鶴記常侍之使西蕃也見
其所舘寫定商山記於屏障其文名馳于戎夷如此唐傳
二十六體李商隱初為文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
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
式俱用是相誇號三十六體本傳

新體[illegible]大中四年進士[illegible]中文[illegible]
識新羅國起樓厚賚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詩話
獺祭魚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談苑
錦繡堆蘇廷皓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摭言
擘霆裂月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擘霆裂月劫作者之
肝膽亦當吾言之無怍也司空圖集
上水船宋梁時姚洎為學士一日梁祖問及裴延裕曰
頗知其人思敏洎曰向在翰林號下水船帝曰卿便是
上水船洎甚愧摭言又號急灘頭上水船[illegible]吳淑頗字可
鑄天復初進士後為吳翰林學士少有詞藻琴棋皆臻

妙場中語曰下水船言為文敏速無不載也著贊書十
卷自序極其誇誕
玉堂集五代劉贊文思遲乃禱乾象乞文才一夕夢吞
小金龜自後大有文思孟氏朝為學士有玉堂集一日
吐金龜投水中不久卒開談錄
西江集周王仁裕少夢剖出腸胃引江水浣之見水中
沙石皆為篆籀文因飲之自是文思益佳有詩百卷號
西江集五代史
文思敏速徐鉉幼能屬文文思敏速凡所撰述不喜預
作有欲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而來請往往執筆立就
未嘗沈思常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疎緩本傳

立天才縱逸凡建碑碣皆其為文命集成
八分書之題載常以紙塞其鼻曰其詞穢且臭
艾燻　穿鑿故性好譏浪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炷艾燻之
俟來嗅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上
宵寐匪禎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
歐公思有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闥洪
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
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霆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
止今所謂震霆不及塞耳者係再改
佛頭著糞　陳師錫序五代史荊公曰釋迦佛頭上不堪
著糞

衲被　楊億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檢出處每段用
小片紙錄之輙粘所錄而書之時人謂之衲被呂氏家塾記
四對　言對為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
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駑為右服也若夫
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踸踔而行也文心雕龍
遲速　人之禀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
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
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
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皐應詔而成賦子
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
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賦

敷布其義謂之賦也釋名
登高能賦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
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與圖政事故可以為列大
夫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
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孫卿及楚臣屈
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
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
衍之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
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
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漢書

古詩之流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為賦者有
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
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
之作則屈原儔也摯虞文章流別論
上林子虛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
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
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
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
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
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
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西京雜記

大人賦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為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以
為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疋
神化所至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
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
至邪子雲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井上
以遲　漢武好詞賦每所行幸及鳥獸異物輒命司
馬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賦成初不留思
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每嘆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
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
耳上大笑而不責　漢武故事
賦託　相如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

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西京雜記
浮遲　或問屈原之騷相如之賦孰愈曰優游宏衍屈原
之尚也浮豔漂遲相如之長也然原話譬喻其意周旋
綽有餘矣長卿子雲未能及之矣　典論
不如　相如枚皋為賦善於東方朔上有所感輒使賦之
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
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
言為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
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
不甚閑靡　漢書
古詩同義　宣帝令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

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
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
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
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
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　上
發病　余少時愛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
追及嘗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
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為之卒暴倦臥夢其五臟出地
以手收之覺大少氣病一歲余素好文見子雲善為賦
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為之矣　桓譚新論　先是
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

常擬以為式　漢書　揚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為文有反
胃之論言勞神也　金樓子
壯夫不為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
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
蠹矣　吾子　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
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為壯夫何如也昔劇秦美新妄
投於閣周章怖慴不達天命董子之為耳桓譚以勝老
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　顏氏家訓
不亞　見大巫　張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
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
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北

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吳志

三都賦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作三都賦十年乃成門庭戶席皆置筆硯遇得一句即便疏賦成時人有譏訾思意甚不愜後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請序皇謐謐見之嗟嘆遂為作序於是譽者莫不欽衽前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為不能加也 世說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上

天中記 三十七卷

班張之流 左思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為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賦成讀書之家競相傳寫都城為之紙貴張司空見左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晉書

屋下架屋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世說

獨秀 宋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群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賦畢示希逸希逸賦亦竟淑見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神助 貞元中杜黃裳知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憑几假寢夢人謂之曰君賦甚佳但恨未叙珠來之意爾藻悟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恩黃裳謂曰唯林生叙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 閩川名士

結繡成金 張登長于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繡穿金之狀 史 權德輿為之序以公幹景陽比之

文字見命 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世言文字可以見分命之優劣 因話錄

天中記 三十九卷

詩

六詩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 文章流別論

六義 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

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
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詩品
古律蘇李而上爲簡古漫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
謂之律詩源辯體
歌行蘇李亭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
行放情曰歌行間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風俗
謠委曲盡情曰曲詩話學
動物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
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
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
義夐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
天中記 三十七卷 六十
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
矣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
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
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
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
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
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詩品
入室魏陳思王曹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
華茂情兼雅怨體[illegible]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
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
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

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
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上
[illegible]陳思王植七步成章號繡虎玉箱雜記魏文與陳思王同出
遊見兩牛在墻間鬬一牛墜井死詔植賦詩不得言牛
不得言鬬不得言井不得言死百步要成四十言不成
即加罪植應口即成曰兩肉齊道行頭上帶凹骨行至
陰上頭欻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勝一肉卧土窟非是力
不如盛氣不得泄步猶未竟又作自然詩一十六曰煑
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萁在釜下燃豆向釜中泣本是
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敏如此尚書故實
以莛叩鍾魏白馬王彪詩魏文學徐幹詩白馬與陳思
天中記 三十七卷 六十二
答贈偉長公幹往復雖曰以莛叩鍾亦能閑雅矣詩品
兒女情多張華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奇
巧用文字務爲研治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
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上
爛若舒錦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如
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
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
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爲勝翰林篤論故謂陸爲深余常
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挽歌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横之
客皆爲生者悼往衰苦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

言詩格既繇此例又乖製作本意（贊氏宋剛）

讀文神超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世說）

見孝弟性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上）

犯即此詩　溫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小詩示溫溫曰汝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虎的野定）

一詩之宗　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楊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

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續晉陽秋）

鼓吹來思　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語林）

詩言以風　蜀李壽於成都興上方御府稱乎參倖百姓思亂其臣龔壯作詩七首託言應璩以諷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觀書錄記）

華綺之冠　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為華綺之冠殷不競矣（詩品）

潘陸顏謝　顏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勑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redacted]繡亦雕繢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南史）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詩品）

都邑競寫　謝靈運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遠近欽慕不動京師（宋書）齊武陵王曄

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陳太祖曰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南齊十六）

風人第一　謝惠連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為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詩品）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故嘗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錄）

五言冠冕　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redacted]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詩品）

好誦還詩婁不合口辨宋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
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
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
知生為久別離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誚木
有不遇其敵者

善製 鮑照字明遠其詩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
陽之詭說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延
年然仍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
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
俗者多以附照 詩品

感激頓挫 謝朓字玄暉詩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

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
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
銳而才弱也至為後進士子之所嗟慕朓極與余論詩
感激頓挫過其文 上 朓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
無此詩 南史 梁高重朓詩常曰三日不讀謝朓詩便覺口臭 談藪

劉孝綽當時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
几案間動靜輒諷味何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 [illegible]訓

打鉢立韻 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
齊竟陵王子良嘗夜集賦詩約四韻刻燭一寸文琰曰
頂燒一寸燭為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江等共打
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南史王僧孺

文獨絕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
幽江南以為文外獨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
孝元諷咏以為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
詢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 家訓

雅言 齊蕭慤字仁祖嘗於秋夜賦詩其兩句曰芙
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邢子才曰蕭仁祖之斯文可謂
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
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
應相詭顏黃門云吾愛其蕭散宛然自目而盧思道之
徒雅所不愜箕畢殊好理宜固然 三國典略

日限為詩 張率字士簡常日限為詩一篇有虞訥者見

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字
字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南史

十步 後魏彭城王勰從幸上黨有大松十步而賦詩曰
汝可作詩至吾行所而令就也時勰去帝十餘步至帝
所而就詩曰問松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 本傳

妻子不容 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輕薄邢魏
諸公衆共嘲弄虛相稱讚必擊牛釃酒延之其妻明鑒
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
路 至死不覺 家訓

限詩得綵 李德林為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
豪侈後房婦女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 [illegible]

旦日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雋秀素
惜之曰聞汝善為詩可作詩自敘若稱吾意當貰汝死
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妻與之并資從數十
萬（國朝傳記）

燕語得禍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
由是得罪因後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煬帝
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筆帝每銜之
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
作此語否（國朝傳記　隋唐嘉話）

力敵造化盧黄門云陳拾遺橫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
一變至今尚有陳梁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並盡今

古文集遺而不行惟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
歟（李陽冰序）

江山助張說既謫岳州而詩亦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

非世間語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
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
不能求麗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為艷傷麗病者即南
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是業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
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非
世間語者有李太白（皮日休文藪）李陽冰云太白多天仙之
詞凡言多諷興自風騷之後馳騁屈宋鞭打揚馬千載
獨步惟公一人而已

得古體勢杜子美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
吞曹劉掩顏謝之孤標雜徐庾之鮮麗盡得古人之體
勢（元稹）

詩人多蹇天寶之末劉希夷王昌齡祖詠張若虛孟浩
然常建李白杜甫雖有聞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誕而
然也（明皇雜錄）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
剝至死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
十終協律即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

樹取人句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致高遠得宋之問輞
川別業山水勝絶今清涼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
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

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黄鸝李嘉祐詩也（國史補）

天心月脇遠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穿天心出月脇意
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也（皇甫湜顧況集序）

掃塊李端工詩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
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
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
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
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有端先獻警句云薰香
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
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搆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
姓為韻端即裂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

未上弦新開金將教坊寫舊賜銅山許鑄錢選以上食
工也起等始服子虞仲舊唐書唐人讌集必賦詩推一人擅
場是會也端擅場送丞相王縉之鎮幽朔韓翃擅場送
丞相劉晏之巡江淮錢起擅場國史補
賂求供奉李益長於歌詩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
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
篇好事者畫為圖障迴樂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
霜之句天下以為歌詞舊唐書
規諷時事元稹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
禁中上見而悅之召為翰林學士元稹為集序曰雞林
賈人求市頗切自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甚偽者
天中記〈三十一卷〉六十八
宰相輒能辨之本傳李戡嘗曰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
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多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
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
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李戡墓志或云樂天
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
則不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至於俚墨客揮犀
令淡生活裴令公居守求各夜宴半醉公索句元白有
得色踞公為破題次至淡上曰小小園亭無艷伎此時
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遂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
淡生活元頓曰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唐記
探驪得珠長慶中元微之夢得韋楚客同會樂天舍論
南朝興廢各賦金陵懷古劉滿引一盃飲已即成曰王
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江流而
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白公覽詩曰四人探
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唐詩紀事
鑄銅像事李洞字才江諸王之孫慕賈島為詩鑄銅其
像事之如神詩人多笑其僻澀不貴其奇峭惟吳融稱
之唐書
小杜杜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本傳
味出酸鹹司空圖論詩云梅止于酸而鹽止于鹹味當
在于酸鹹之外謂其詩棋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之句
[illegible]〈二十一卷〉六十九
為得之又云戴容州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
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目睫之前也一鳴集
掘得玉匣湖南天策府學士劉昭禹字休明婺州人少
師林寬為詩刻苦不憚風雪嘗與人論詩曰五言如四
十箇賢人著一字如屠沽輩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匣
子有蓋有底但精心求之必得其寶郡閣雅談
目昏耳聾魏明好作詩詞多而格下嘗攜近詩詣韓熙
載熙託以目病請置几案徐覽明曰侍郎目昏請自為
吟之熙曰耳聾加劇切恐不聞南唐近事
不在杜之下吳僧法海好作惡詩華成帙求劉從事為
詞書曰師雖習西方之教頗有東魯之風因命為

集然師之詩長於譬喻動有風騷昔唐小杜既爲昔
之次令師又在小杜之下 倪生堂甫抄

釋

驚采絕豔 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

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文心雕龍

鬱陶苦悶 離騷經若鬱淵奮湍鬱閉而不得流若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蔽而不得出 楚辭之

騷離 以盛王爲卓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矣對曰君國者民之與處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 楚語 騷愁也離畔也

天中記三十七卷終

天中記三十八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著
四明屠 隆緯真甫校

書

敘奎 奎主文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畫字宋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蒼頡視龜而作書則河洛之應與人意所性同矣 孝經援神契

鬼哭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兎恐有取毫作筆之害及之故哭 淮南

文字 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作書契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說文

六書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

託事令長是也上

八體　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新六書　七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太公孫字　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釋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隱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

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時（經今）

春申君銘　梁顧野王太學之太傅也同訪字原出沒不定詖王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春申是周末六國同時隸文則秦伊之日也（尚咒林伏）

掣肘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魯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呂氏）

百世大式　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為古遠人多不詳今刪略繁者取其合體參為小篆斯著書自趙高已下咸見伏焉刻諸名山碑璽銅人並斯之筆書秦皇紀功石乃曰吾死後五百三十年當有一人

替吾迹焉（[illegible]）斯妙篆始省改之為小篆著蒼頡篇七章古文可為上古大篆為中古小篆為下古三古為實草隸謂筆妙極於筆者義猷精窮其實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為璽令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及秦望等碑並其遺迹亦謂傳國之偉寶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書斷）

七日十旬　王羲之書論云昔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嘆患其無骨蔡邕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張彥遠要錄以為衛夫人筆也）

禿筆　藁廟何蕃篆籀為術畷成章恩三月以題其額青如流何使禿筆書（羊欣筆圖）

草聖 弘農張伯英芝性好書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
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
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四庫 書斷
亞聖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尤善章草書類伯英時人
謂之亞聖 王僧虔書錄
草賢 崔瑗字子玉駰子也善章草書師於杜度媚趣過
之點畫精微神變無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
於水也王隱謂之草賢 書斷
行書 後漢劉德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世以造行書
擅名雖以草創亦甚研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
繇並師其法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天中記 三六本 日
也 上
神授 蔡邕字伯喈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
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今古又創造飛白妙有絕倫女
琰亦工書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一素書八角
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
大叫喜歡若對數十人喈因讀誦三年便妙達其旨伯
喈常居一室不寐恍然一客厥狀甚異授以九勢言訖
而没伯喈自書五經於太學觀者如市 羊欣筆陣
懸帳 梁鵠字孟皇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書
知名靈帝重之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曹操募求鵠
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操甚愛其書嘗懸著帳中又以

壁玩之謂勝宜官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于時邯鄲淳
亦得次仲法
三體 鍾繇書有三體一曰銘石正書最妙者也二曰章
程書三曰行押書謂行書相聞者也 王僧虔名書錄
三絕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古
勒字皆須妙手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劉賓客嘉話
手筆 張紘字子綱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
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
如復見其人也 吳書
一臺二妙 衛瓘伸習文藝晉武帝時與索靖俱善草書
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
天中記 一八文 工
英筋靖得伯英肉 晉書
善學人 鍾會是荀勖從舅荀有寶劍可直百萬會善
書學荀手迹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 世說 會善學人
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
傲多自矜伐又由此被誅也 上
妙參 鍾索李充母衛氏充幼孤母聰明有訓又善楷書
妙參鍾索世咸重之充從兄成亦善書 晉中興書
晉文苑傳止云充從 冊府筆札云充善楷隸書蓋因
晉書之誤
寶翫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飛白祖述
張[illegible]法將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翫之遺亂

嘉劭夕四疊綴衣巾以應江之今蘭州郭泉令豆盧嵩
得之爭叫猶在吳中王家虞善書自羲之嘗謂右軍門術事不定
法惟書耳可以晉明帝師其法右軍學其書劉賓客嘉話
天台神降 晉帝時祭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筆入木
三分三十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皆記空中有
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文人自言真勝鍾繇
羲之書多不一體書法要錄 虞世南筆髓云王羲之山陰
寫黃庭經感天台神降
小人亂真 羲之曾自書表與穆帝帝專精任意帝乃令索
紙色類長短濶狹與王表相似使張翼寫一毫不異乃
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後更詳看乃歎曰小人亂真乃
爾

賤家雞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
不忿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
書須吾下當比之
變格難儔 李嗣真論右軍書每不同以變格難儔書樂
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
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鴈賦迹遠趣
高有拔俗抱素之氣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
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獨研
小聖 右軍書樂毅論與子敬[illegible]云書賜官奴竟能極妙
入聖筋骨緊密不減其父故謂之小聖官奴子敬小字

也法洗
郗氏工書 王羲之妻郗氏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
玄之凝之徽之渙之操之亦工學隸凝之妻謝道韞有
才華亦善書甚為舅所重書斷
掣筆不得 王獻之字子敬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
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山人披雲 王獻之於會稽山見一人異身披雲而下左
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姓字
復何游筆討奚施答曰吾象外為家不變為姓五常為
字其筆跡豈殊吾體耶獻之佩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
三載竟昧其微 虞世南筆髓

書凌雲臺 晉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
為萬世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凌雲閣忘題榜乃
使韋仲將懸橙上題之比下鬚鬢盡白纔餘氣息還語
子弟云宜絕楷書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
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尤以知
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乃不復逼之宋明帝文章志 劉瓌之善
八分大令既不肯書太極榜謝安遂令瓌之以八分題
之黃伯思帖刊誤注
自云勝父 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固當勝
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
寫易真本 王僧虔云王子敬上表亦作中書雜事

靈運竊寫易其真本相與不辨

第一 瑯琊王僧虔博涉經史兼善草隸齊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矣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為詞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麒麟賞鳳尾 齊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使舍於張氏年四歲好學書張家無紙筆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畫塵上學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南史

百濟求書 蕭子雲善草隸為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其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敬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非各倫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過于卿

袁昂書評 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其答啓云奉勅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委臣斟……非謹品字法如前今淳化帖貮五卷知果書此一……為梁武評書中興館閣書目亦然誤也勅旨云俱如卿所評 宣保錄入觀中覽 伯思法帖刊誤同

名亞子雲 蕭子云王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往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 周書

老不憚勞 崔浩字伯深仕魏太武監秘書事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浩盡體勢及其先人不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為楷 書譜 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

在東宮勅法會侍書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眾然未有如崔浩之妙 上

書諫與弟 趙仲將淶子也雖見妻子亦未嘗怠慢然日繳然學涉群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即似相輕忽若當家卑幼又恐疑其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 南史

筆勢翩翩 蕭引善隸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翼耳 陳書

下真永草 陳永欣寺僧智永師遠祖逸少歷紀專精攝齋升堂真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書入妙行書……

智永工書丁覘亦善隸時人云丁真永草[illegible]智[illegible]
於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國史異纂
工模寫冀儁字僧儁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周文引
為記室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儁偽為魏帝勅書與
費也頭令將兵助周文討悅儁乃改舊勅模寫及代舍人
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周文大悅費也頭見勅不以為疑
遂遣兵受周文節度北史
退筆頭智永嘗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
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法書要錄
呼為博士張景仁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
與魏元標韓毅袁買奴李超等齊名天保八年敕教太
天中記 卷三十八 十
原王王紹德書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後主愛之呼
為博士後進位開府侍書如故秦贈司空自倉頭以來
入體取進一人而已北史儒林傳
郡志細書隋大業中命虞世基等修十郡志其圖上山
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即率更令詢之長
子攻于草隸為時所重大業拾遺
方丈隋東都內慧日殿揚修欽院喜王書大筆寫方丈
字天然勁逸時號書仙北史其筆勢縱如劈可長三尺東
都門額皆院所題隨意賦筆更不修飾高僧傳
字類高祖寶應善書字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唐書
常侍登床太宗貞觀十四年自書草真屏風以示群
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嘗召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
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
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
洎登床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
常侍登床尚書故實
戈字逼真太宗工隸書師虞世南常患難于戈法一日
書戩字乃空其落令世南填之帝以示魏徵曰朕學世
南似盡其法唯看之徵曰天筆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
臣下所可擬倫仰觀聖作惟戩戈字逼真上笑公其識
太先
善臨飛白唐臨川公主太宗女也下嫁周道務善篆籀
天中記 卷三十八 十一
能屬文其妹晉陽公主字明達文德皇后所生善臨帝
飛白書下莫能辨年十二而薨後有房陵妻高氏嘗書
石刻字畫聚媚書斷
書名遠播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險其體筆力
險勁為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為楷範高
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
播夷狄彼觀其跡謂其形魁梧耶舊書儒林傳書斷云博貫
古今書則八體盡能云云
絕藝歐陽率更不擇紙筆而皆得佳趣蓋其所寄者心
耳論者謂其飛白冠絕有龍蛇戰鬥之象雲霧輕飄之
勢真行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至使和永奪氣盡絕藝也

古碑宿傍歐陽率更嘗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
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
宿其傍三日而後去今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乃
歐陽率更書也(云史見集 隋唐嘉話)
古今書聖龍朔二年上自為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
曰許圉師嘗自愛書可于朝堂開示圉師見而驚喜私
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迹多矣魏晉以後惟稱二王然逸
少少方而妍子敬妍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絕二王鳳翥
鸞迴實古今書聖(會要)
自重其書歐陽通詢子善書瘦怯於父嘗自矜能書必

以象牙犀角為筆管貍毛為心覆以秋兎毫松煙為墨
末以麝香紙必須堅滑潔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
辟純隨亦効歐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書斷)
字直五萬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
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若此者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
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
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
而退(國史補 隋唐嘉話)
不擇筆墨裴行儉工草書用高宗嘗以絹素百卷令草
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匹行儉嘗謂人曰
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惟

余與虞世南耳所撰草字雜體數盈萬言並傳于代(唐書)
三葉嗣名徐浩父工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
屏八體皆備所書多文選五言詩其翻風動欲草逾馬
有解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為精絕或綴小簡于其下
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下視碧落矣尤為可愛
則所寶愛(新唐書 宣和書譜)滿溪云唐之工書者多求三葉
嗣名者惟徐氏云徐師道字太真精于翰墨子嶠之字
惟嶽能承以世名家
賞鑒不誤高正臣廣平人習右軍之法唐宗愛其書張
懷素之先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或憑書之高嘗為
人書十五紙張乃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再看不誤客

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是張公也乃審詳之得其三
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辯高正臣嘗許人書
一屏障逾時未獲其人乃出使淮南館別大悵恨高曰
正臣故人在申州正與僕書一類可便往求之遂立申
此意(書斷)
書中仙手李邕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冰謂
為書中得仙手(書法)
細看未辨李邕宗不許唐誠書肅乃詐為古帖令紙故
暗特示邕曰右軍真跡邕欣然云是真物平生未見誠
以實告遂復取視日細看之亦未能好(甘氏見聞錄)
誤卧碑下李陽冰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

縣邑不足言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
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為怪異李陽冰見之寢臥其
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
落二字時人謂之碧落碑出國史補

仙篆
絳州碧落觀有天尊石像光焰灼然高丈餘上有
文云神仙所篆莫之測也古老相傳云唐龍朔中刺史
李諶為母氏太妃追薦所造也李使君即高宗之子其
文未刻之前忽有二道士詣李使君聞君欲篆刻其文
我二人即天下之善篆也請為使君成之乃于懷中出一
森然紆縈殆非人功也使君尤異之後約院內四面封
閉不得令人窺視只我二人在中候三日即畢矣使君
從之但見二道士挈一小囊自關其門余無所覩至三
日使君命開之只見白鴿一雙自門飛去及視文篆已
畢餘有一及字但有一畫不成而去使君與道衆悲嘆
思神之後李陽冰于此碑篆凡十二年終不得妙捨之
而去至今為天下絕式出洽聞記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
韓王元嘉四男訓誼譔撰為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
知者皆妄有指說出尚書故實
書中有李陽冰字者冰或作凝與李夫人書云其意在
古篆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
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文物衣
冠得揖遜周旋之體於眉目口鼻得喜怒慘舒之態於

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拉擺咀嚼
之勢隨身萬變任心所成出書斷時人號陽冰為筆虎一
作書中虎

王琦篆
議者謂李陽冰嗣于李斯乃引筆書其志行下
以保明其為珍寶也不謬詞云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
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千年無人篆
止於斯嗚呼後人為吾寶之出許元與篆志

鬼哭
陽冰篆鄂州上有四口空中鬼為之哭出鄂州圖經

張旭
張長史旭初為蘇州常熟尉上後數日有老
父過狀判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
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觀少公筆跡奇妙貴為篋笥
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得家書答曰先人愛書兼有
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
之妙冠于一時出幽閒鼓吹後華言筆札者歐虞褚陸或有異
論至長史無間言出國史補

三人
韓擇木當唐代世以八分得名時號雲卿以文顯
李陽冰以篆顯擇木以八分顯天下欲銘其先人功者
不得此三人不得言孝出尚書故實

金剪
唐司馬承禎字子微爲篆隸為一體名金剪書出仙傳

連綿書
唐呂向字子回草隸求巧能一筆環寫百字
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出譚賓錄

八分
梁昇卿游學工書於八分尤工歷廣州都督

書東封朝覲碑為時絕筆
五雲體 韋陟字商卿封郇公性侈縱常以五彩牋為書
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陟唯署名自謂所書
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illegible] 陟書如[illegible]
穿書木鳥踏花枝 呂評
古釵腳 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于鄔兵曹或云張長
史見蘇大娘舞劍得低昂回翔之勢兵曹有之乎懷素
以古釵腳為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魯公腳公
復問師何所得對曰貧道觀夏雲師之又遇壁圻之路
一一自然 法書苑 顏太師嘗學折釵股謂得古人書法隱處
王容碑為世絕藝 廣川書跋

魯公書 顏魯公書觀中興頌則閎偉發揚狀其功德之
盛觀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其承家之謹觀仙壇記則
秀穎超舉像其志氣之妙觀元次山銘則淳涵深厚見
其業履之純餘皆可以類考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鉤如
屈金戈如發弩縱橫有象低昂有態自羲獻以來未有
如公者也 書譜後序
田舍漢 江南李後主書評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後主
曰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腳田舍漢
耳 [illegible]
未嘗草書 蔡襄與弟晉俱以詞藻見稱而襄性尤謹雖
與子弟書蹤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

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襄曰細猶不謹
而況巨耶 [illegible]
紙穿 陸羽撰懷素傳云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
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靡不書之貧無紙乃
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又漆一盤一方兩盤板皆穿
[illegible]
筆塚 長沙僧懷素學草書自云得草書三昧棄筆堆積
埋于山下號曰筆塚 國史補
一代能名 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
難工此兩人一代草書之能名也 上
曰書謝狀 柳公權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至御前

書真草行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
過筆賜錦綵瓶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
尤奇惜之 柳當時大臣家碑志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
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嘗書京兆西
明寺金剛經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 唐書
書甚惡 李郁荊南從事將赴京寓屬自京寓書書蹤
甚惡李寄詩戲曰華緘千里到荊門章草縱橫任意論
應笑鍾張虛用力都教羲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為珍寶
不敢傳留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教吞
[illegible]
蕭字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

存焉李約渴產自江南買得東洛建一小亭以歡號曰蕭齋國史補約壁上無字贊云崩雲委地游霧索空澄樹勢動慓姿氣拂昆池駭鯨孟門鬪龍抱素日潔含章內融遠擬方外縱在矩中龔寫造化比象無窮竹坡文錄

鍾王不如 楊少卿凝式有材自負多佯狂自稱遊寺觀遇水竹幽勝之地吟咏忘歸墻壁之上筆跡多滿僧道愛護真不粉壁光潔以俟揮掃遊客嘆賞故馮瀛王次子少言題壁下曰少卿真跡滿僧居祇恐鍾王也不如爲郭遠公須愛情此書書後更無書安鴻漸題曰端溪石硯宣城管王屋松烟紫兔毫更得孤卿老書札人間無此五般高書苑

入口記 三十八卷 十八

金錯刀 南唐後主李煜字重光自稱鍾峯隱居又略其言曰鍾隱後人能文善書書作顫筆摎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 宋書希雅學後主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神有餘

文翰古傑 石延年字曼卿志氣豪邁與世齟齬於是嗜飲以自放古篇寶墨多得于酒中真一代文翰之雄也正書入妙品尤善題壁不擇紙筆自然雄逸嘗艤舟於泗州之龜山寺僧請題壁傍殿榜乃劇醉卷氊而書一揮而三榜成使善書者雖累旬月構思以爲之亦不能及也范文正誄之曰曼卿之筆頹筋瘠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

昭陵取書 鄭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十五南唐書

善寫細字 廣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如一錢上寫心經又於麻粒上寫國泰民安四字江南野史

元和腳 柳公權在元和間書有名故劉禹錫詩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薑芽斂手徒集廬山詠徐仙書肯學黃家元祐腳註徐清逵來女官詩效謝疏書效山谷妍妙可喜

換羊書 黃魯直跋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侯鯖錄

矢中記 三十八卷 十九

草聖不工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詩索筆疾書滿紙使其姪錄之當其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不早來問致吾忘之冷齋夜話

學書換書 朱子少時曾學曹操書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朱以字書古今誚之共父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朱默然無以應

梵書 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

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法苑珠林梵書左旋其勢向右
書右旋其勢向左隋志六安息國書革旁行為書記
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
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漢書西域傳

筆

不律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言之成公綏曰筆者畢
也能畢舉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墨藪云筆者意
也意到即筆到焉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
謂之筆也
削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
之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困學紀聞

陷文太公陰謀筆之書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
活
筆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
抱河洛書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孝經援神契
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也世稱蒙
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柘木為管以
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非謂古
筆也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
事故以赤管言以赤心記事也古今注
天子筆管以錯寶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
路扈為之以雜寶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西京雜記
飾筆綴珠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
珠文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非豐狐之
柱必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傅子
筆端傳曰鳥之美羽句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
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
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
敬矣讒言其興韓詩外傳
齧筆司馬相如作文把筆齧之似魚含毫
持筆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年見謂忠謹漢書
筆橐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記

投筆班超字仲升家貧為官傭書寫嘗輟業投筆歎曰
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
事筆硯乎東觀漢記
弱翰揚雄誦天下上計孝廉會即把三寸弱翰油素四
又以問其異
漆血桓斑字擬平平零陵賊為荊州刺史趙凱橫奏檻
車徵之乃齧其筆硯乃嚙臂出血以簿中白毛筆漆血
以書帛上具陳破賊之形勢及言為凱所誣以付子弟
詣闕詔原之謝承後漢書
丹筆盛吉拜廷尉每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
筆相向垂泣會稽典錄

削刜任末十四時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屋
削荊為筆刻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闇則縷麻蒿以
自照 拾遺記

惡筆 路粹字文蔚少學于蔡邕為丞相軍謀祭酒曹操
令枉狀奏孔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惡
其筆 [illegible]

點額 孫權常夢北面稽首于天帝顧而見日俄而日墜
為三片忽見一人從旁以筆點額流血于前懼而走之
状以飛者伏隆于地覺以問術士熊循循曰吉祥矣大
王必為吳主王者人之首領者人之上王加點主字也
在前而來王者之群臣也雖上意未至而群下自通矣
血流在前殺令明白當從王出也權乃論之大臣遂絕

天中記 八十八卷

于魏 [illegible] 齊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王曇哲賀曰王當
作主

琉璃筆 陸士龍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
筆管此其騎也

麟角 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賜麟角筆以麟角為筆管
此遼西國所獻也 拾遺記 王勃春日孫學士宅宴序且傾
鸚鵡之盃聊舉麒麟之筆

炙筆 左思為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置筆硯十稔方成篇
恆令人納薪以炙筆硯

筆答 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答之見其游刃

洪筆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答曰吳府
君聖朝之老成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 [illegible] 理物之至
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 [illegible] 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
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
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凡此諸
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
理為豐年 [illegible]

鼠鬚筆 王羲之得用筆法于白雲先生遺之鼠鬚
筆又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綠沉 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

輕便重則踣矣近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
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為貴乎余嘗
自作筆甚可用謝安石庾稚恭每就吾求之某而不與
王羲之 [illegible]

[illegible]筆 東[illegible]年洛[illegible]公孫[illegible]遺[illegible]紙筆就門下寫三
國志 王隱晉書

赤筆 王檄病有異于其家得赤筆十餘所于席下曰可
使大筆之出入群[illegible]聚[illegible]皆[illegible]

牙管 庾宏字幼簡侍中衣服雜物之贈鹿角書格蜂硯
象牙筆管 [illegible] 范[illegible]字[illegible]寶濟陽考城人每居常以廉潔
自稱為晉陵太守遊牙管一雙猶以為費

縛筆一門 禎少孤常以縛筆□爲業壽爲習討由是學
名玉海訣
打骨宋雲以魏神龜中至烏萇國又西至本梓迦往自
作因名磨休王有天帝化爲婆羅門形語王曰我甚知
聖法須打骨作筆剝皮爲紙取髓爲墨王即依其言逮
善書者抄之遂成大乘經典今打骨處起爲瑠璃 行記
胎髮南朝有老姥以胎髮作筆胎髮者尤佳又有筆工名鉄
頭能瑩管如玉 筆紀聞
退筆塚傳智永于樓上學書有禿筆頭十甕每甕數石
人求題門限穿穴乃以鐵葉裹之謂之鉄門限後取
筆頭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志
尚書故實 二十八卷 二百
麝香筆虞世南學書尋精中宵之間麝香筆後若在
冒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斯源也 釣磯立談
犀角管歐陽通論之子善書瘦怯於公常自矜能書必
象牙犀角爲管貍毛爲心覆以秋毫松煙爲墨末以麝
香紙必須用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也
管子夫李林甫爲相初年有一布衣清癯之自稱口業
八體書生管子文謂畢求退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
山中一石洞其人尋亦入石洞遂不見生惟有故舊大
筆 其人持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筆置於書閣焚香拜
祝 其久筆忽化爲五色禽飛然不知所之 大書奇書
高揖筆侯中尚揖揖者古之肅拜也故有臺揖筆每舉
事必舉筆當須有不能下筆者人號爲尚揖筆往往自
臺拜他官執筆亦誤作臺揖者人皆笑之 對說史
管刻人馬王使君有筆管中間刻從軍行人馬毛髮屋
木山水無不精絶每一事刻從軍行一句殆非人功成
云用鼠牙刻 盧氏雜說
宣城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
帖後子孫猶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于宣城先與二
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如退還即
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爲不入用別求恣與常筆陳
云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乎之遠矣 文房四說實錄
作宣州諸葛氏 柳公權謝人惠筆帖云近蒙寄筆雖毫管甚佳
天中記 三十八卷 二十五
而出鋒太短傷于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
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
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頃年曾得舒州
青練筆指揮教示頗有靈性後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
二即爲妙矣 法書錄以考
紫筆起舞杜昭遠將失寵幸多妖物書見向作鷄鳴常
一日架上雙筆起舞相對回旋不已杜因既爲崇能自
書乎右一筆倒視中凑其學於案上大書于案上其年
杜隨大破 錄異
衣袖代筆盧相裴休早絶榮于河內之太行山後登顯
位建寺于彼因爲化城寺旋授太原節鎮由是寺寺

之僧粉額陳筆硯侯裴公親題之裴公神情自若以文
袖濡墨以書之尤甚遒徒遂歸倚婢訝其雷渥裴公曰
向以之代筆求
班竹管 李德裕寓居郊外舍中有湘州守贈以班竹筆
管奇采爛然愛玩不足因為賦以報之（英華）
筆洲翰林盛事云【又】勃所至請託為文金帛豈積人謂
心織筆耕（翰林志）
足乃左齊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
寫乞錢欲書時先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曾無失落
書跡尤楷（酉陽）
夢筆 石晉朝丞相趙瑩布衣時常以窮通之分禱於華
天中記 【八】三十八卷 二六
嶽曰是夜夢神遺以一筆二劍始得未寤既而一踐廊
廟再擁節旄
五色筆 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
一束以與之謂曰子才可以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
九登進士第（五代周史）
二筆 劉長裔孫杓為河中從事因郡赴闕宿於邏店其地
有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待以優禮手授以筆一大一
小覺而異焉及為翰林學士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
筆之應也洎入中書與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
所受者（□□）
書□循始至魏州晉王大悅明日獻蓋曰筆三十管

鹿毛 宣城之筆雖管至妙而佳者亦少大約供進或
達寮為之則稍工又或以鹿之細毛為之者故晉王隱
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蓋江
邊亦少兔也往往商賈齎其皮南渡以取利今江南民
間使者則皆以山羊毛馬鬃中亦有用羊毛為筆者往
往亦不下兔毫也【又】宣城歲貢青毫六兩紫毫三兩次
毫六兩勁健無以過也嶺中亦有兔但纔大於鼠比中
者其毫軟弱不充筆用是知王羲之歎江東下濕兔毛
不及中山【又】鹿毛筆晉張華嘗用之不下兔毫
石鼠 蜀中出石鼠毛可以為筆其名鼪
人鬚 嶺南兔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
天中記 【八】三十八卷 二十七
懼因剪己鬚為筆甚善更使為之工者辭焉詰其由因
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異物志）
狸毛 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為筆嶺外尤
少兔人多以雞雉毛作筆亦妙故嶺外人書札多體弱
然而筆亦利其鋒至水乾墨聚之後斂毫無如畫馬（博物）
狸鼬 鄭公虔（云磨毛筆）一管寫書直行四十張狸毛筆
一管界行寫書八百張
羊鬚 陶隱居號丹封點用羊鬚筆
貽髮 弗媪多以小兒髮為筆柱鄭虔云蕭祭酒常用之
又帝仲將筆【又】方云筆柱或云墨池亦曰承墨又有鄉
筆皮筆鐵筆

五色 番禺諸郡如嶺右多以青羊毫為筆昭州擇鷄毛為筆其三覆鋒亦有圓如錐方如鑿可抄寫細字者惟溪源有鴨毛筆雀雉毛間之五色可愛微其事得非入江淹夢中者乎

雙床 搜神記云益州西有神祠自稱黃石公祈禱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先聞石室中有聲便具吉凶不見形也南朝呼筆四管為一床梁簡文帝答徐摛書云時護書幌仍置筆床甲令云寫書必一拔一萬字

毫錐 白樂天與元微之將應制科各有纖鋒細管筆携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為毫錐故贈元相詩曰策目穿如札毫鋒銳似錐

胡盧 黃上題襟集有段成式寄溫飛卿胡盧筆管往復書二首

鬼取 今之筆故者往往尋不見或會府吏千百輩用筆至多亦不知所之或云鬼取之判寘

擲空 昔有僧惠遠製涅槃經云既訖呪其筆曰如合聖意此筆不墜乃擲于空中卓然不落唐越州法師神楷造維摩經疏亦然後飛入 長安

筆端舍利 唐法師焚香刺血寫經筆端常有舍利

刀筆 古者吏以必帶刀筆今亦有藏刀于管者

毀筆 今之職官斷大辟罪者署案訖必毀其筆蓋彰其惻隱也醫工常取之燒灰治傷風及童子邪風

毛錐子 漢史洪肇位方鎮兼中書令洪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為卒弘肇謗常拓落蘇逢吉以為不可恨之會飲竇貞固第洪肇屬舉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洪肇默然

筍筆 上元縣尼棺寺開南門有雙筍開之忘記成月會吳中部折浮圖因開有筍竹餘頭藏書秘中有生白藤紙頭為南部烟花錄僧志徹得錄及焚澤氏郡僧經人惜其香軸爭取紙尾折去視其軸皆有魯郡公名題云手寫是錄即前之筍筆可思而知也 以上並清異錄

銀管 韓定辭酬馬彧詩曰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

雪兒歌彧問銀筆事曰梁元帝著書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雪兒者李密愛姬寶於文章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

筆僊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家至曉開戶而出面筆裝貨以竹筒如引水者或人置二十金則一管躍出十筆皆盡雖勢要官有督之亦無報也其人可勢一嘯吟嘯于道宮佛廟酒肆中至夜鼓暢而歸其所嬪亦怡然自得復為十管來晨貨之如此三十載後婺寧從居者不知所詣人有後數十年復見者顏色如時人 清異錄

硯

硯 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釋名）石背謂之硯字從石見（說文）

墨海 昔皇帝得玉一紐治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

硯銘 硯銘云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得無汙白（太公金匱）

孔子硯 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製甚古朴蓋夫子平生時物也

范蠡硯 洞庭湖一陂有范蠡石床石硯（[illegible]）

玉硯 廣川王發晉靈公塚得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潤如新王取為盛書滴器

天中記 卷二十八 二

玉硯 天子玉几以酒為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為硯亦取其不冰（西京雜記）

同硯 張彭祖少與漢宣帝微時同硯席帝即位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漢書）曹爽與魏明帝少同硯席（世語）劉弘沛國人常寄居洛陽與晉武帝同硯書（梁元帝思臣傳）

方界 辭官為左馮翊性審靜有思省吏職求其便安至於用筆硯皆為方界利用而費省也

遺硯 范喬年二歲祖馨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便結硯帝哭（晉書）

鐵硯 左生欲歸河內舍人劉子璋與[illegible]以[illegible]條硯

隱來謁贈先生楊雄[illegible]硯并四皓庵前攏（洪崖先生傳）

銅雀硯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之為硯甚工而貯水數日不滲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濾過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與眾瓦有異焉即今大名相州等處士人有作古瓦之狀硯以市于人者甚衆

青鐵 張華博物志成晉武賜以麟角筆管遼西所獻也青鐵硯用于闐所貢鐵為之也（拾遺記）

風字硯 會稽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石揚休以錢三萬得之（諸硯譜）

天中記 卷二十八 三

蜂硯 庾翼少為侍中袁家所重贈以鹿角書格蜂硯象牙筆管（晉書）

城池 王羲之筆陣圖以水硯為城池

魚研 桁道支于水側見一浮班取為研狀形象魚有道家符識及紙皆為魚研中常自隨二十餘年忽失之夢人云吾暫遊湘水過湘君廟為二妃所留今復還可于水際見尋也道支詰旦至水側見常者得一鯉魚買剖之得先時符識及紙方悟是所夢人棄之俄而雷雨屋上有五色氣直上入雲有人過湘君廟見此魚研在二妃側（述異記）

翔鳳硯 [illegible] 梁武帝將有司奏性純儉只令[illegible]備鑄盤龍

火爐翔鳳硯盖詔禁錮終身 南史紀
之生東魏孝靜帝登上銅硯
殺墨硯 杜叔元藏許敬宗硯後官杭與人於浙江網一
銅匣鑄許敬宗硯兩方足匣有容足處即敬宗物叔元
子遺孫莘老莘老贈其人求得之端石也潤如玉發墨
如風微窪真四百餘年物匣在唐謹處當合 東坡雜說
銀匣 景龍文館記云中宗令諸學士入井露殿其北壁
列書架上見其所學士等名新序說苑鹽鐵潜夫等論
架前有銀硯一碧鏤牙管十銀函承紙數十種
稠桑硯 稠桑硯始因元和初李濟翁叔祖宰虢之耒陽
邑諸子溫清之隙必訪山水以遊一日于稠側見一紫

石憩息于上佳其色且欲紀其憩山之迹既賞偶鑴其
隨至自勒姓氏年月遂刻成文後無刊缺乃曰不頑不
麸可琢為硯矣既就琢一硯而過但惜其重大無由出
之更行百步許至有小如拳者不可勝紀遂令從者挈
歟之而出就縣第較琢有寶性巧請斷之遂請解胥精
于是吏斷開席于大路厥利騾肥後諸李爭經稠桑鑴
者必相率致硯以報其本焉稠桑石硯自此始也 集賀
碧玉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吧入一府女郎請
書之海賊碧玉硯銀水瓶黎為匣 東坡大集樂天陽君王
陶泓 毛穎者中山人也秦皇帝使蒙恬賜之湯沐而封
諸管城號曰管城子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

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 韓文
結隣 李衛公多與勍絕者曰結隣言與硯為隣
朱研孟丹 罷淵記帝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
令容論訴前拙被屈刺史詣府陳訴及廻日諸縣
令悉遠迎所訴者燕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謂朱研孟
丹矣刺史笑曰列公便是研朱萁子也
作聲 鄭朗以狀元及第覆落甚不得志其几案之硯忽
作数十聲鄭愈不樂因洪法師仲坐曰硯中作聲有釐
價之象朗後果入台判斯吉水也矣今直閣范令人
果言頃目大著直館于史閣中與諸學士清話間范公
几案之上所用硯或作聲十數聲于然甚駭之既獨

内喜逾半月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撲硯 僖宗時鄭畋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
王鐸嘆云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唐書 攜與畋為相不
相得議黃巢事爭盧拂衣而起擲硯相投 唐書
栗岡 李白酬殷十一贈栗岡硯詩云殷侯三玄士贈我
栗岡硯灑染中山墨光映吳門練天寒水不凍日用心
不倦携此臨墨池洗如對君面
琉璃硯 李白自漢陽歸時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
常枯槁
鴿添水 藍田王瀾山悟真寺有高僧寫涅槃經群鴿飛
空中銜水添硯水留至今 聞啟山僧傳云 亦見

得百餘書法

補硯 近人事之際閑右有處士者放達之流也能盡馭羅後能補端硯至百碎者費歸旬日即復舊爲如新琢成畧無瑕纇世莫得其法也

鑄鐵硯 桑維翰或令其改姓維翰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姓卒以進士及第 五代史

玉硯 周世宗征淮南先鋒劉重進得異搨溥玉硯以獻

石虛中 石虛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也器度方圓中心坦然隱遁不仕因採訪遇之端陽拜即墨侯與宜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褚知白同出處 文嵩石中虛傳

金線環 殷丞崔岷硯金線環匝池中有金魚心有金雲

唐

金月 按理錢仙芝二硯一中有金月下有雲異之一有金斗星二雲左右之色頗青 上

黃石 後主青石硯墨池中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之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哭其衣振臂就取後主請以寶玩爲謝陶不許後主曰惟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奈曰要當好之不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龍尾石 江南故老云李後主所用龍尾石爲天下

研山 李後主常寳一研山徑長十餘尺前聳三十

晉大猶手指左右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研山流傳士人家後爲米元章所得蘇仲容弟以丹陽美宅同王彥昭與米易之米後號海岳菴者是也 漁陽石譜

蒼碧 龍尾山在婺源東南開元中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見壘石瑩潔攜歸刊成硯溫潤過端溪持獻令令訪匠琢爲硯南唐元宗時歙守獻硯爲置李少微權硯官 新安志

龍尾石產水中極溫潤性堅密叩聲清越婉若玉與他石不同色有蒼黑者青碧者 硯錄

泓水 丁晉公自海外徙宅光臨終以一巨篋寄郡帑中上題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分付開之至是歲有丁僑者來二郡政即晉公之孫計其所留年

月尚未生啓視之但一黑匣貯大端研一枚上有一小竅以一蓋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無有歇時溫潤之甚不可名狀丁氏子孫至今寶之 揮麈錄

熨斗焦 陳公密鎮未建時嘗之端州端溪部內有富民蓄一研奇長至破其家得之研面世所謂熨斗焦者成一黑龍奮迅之狀可畏二鸜鵒眼以爲目每遇陰晦則雲霧輒興公密及歸于張仲謀詢政和間流登金門被廢置于和殿爲書府之用 王鞏隨手雜錄

月狀 三衢徐氏有龍尾溪石研近貯水處有圓暈數寸許正如一月狀其色明瑩謂月益彰

金龍 何持之勝君敏外生也有一端硯形正圓

八寸渾厚無瑕下馬肝色中盤一金色龍頭角爪尾藻
鬣畢具會有知十分砌歙遊錄
紫龍卵 崔生居端巖于後磨百丈坑得紫龍卵造硯長
尺廣減尺之四度重粹潤眼暈六七重無纖瑕近手潤
澤可劇墨 蔡君謨硯記
紅絲 唐彥猷嘉祐中守青社得紅絲石於黑山琢為硯
其理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或如山峯或如雲
霧花卉石自有膏潤浮泛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彥猷
作硯錄品為第一 唐氏硯錄
雲霞 宋謝堅知徽州嘗于龍尾溪取石其理宗柳坑上常
有五色雲如錦衾郡撤隨取所親處斫之得佳石有白

文繞兩船宛轉如二龍既發為硯而雲氣不復見矣
鸜鵒 端溪硯工見有鸜鵒躍入潭心因令沒人視之網
得一石石既登岸轉灰之君有涵水聲研工曰是必有
子石剖之得一石于泓水中大如鵝卵色紫玉也剖為
二研郡守以其一遺丁謂之甚喜
斗星 歙汪氏避水窩茫尸硯工家夜有光起于支脈之
石異而取之使鑿為研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涵金星
七布列如斗宿昧轆呈形馬因名之為斗星研
端溪 鄧公權論硯云青州石為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
言端石世傳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其石為硯至妙益墨
而至潔其溪水中出一等墨草可愛匠琢範乃用其草

養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也噫亦非天使之然耶
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
猪肪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世謂之鸜鵒
眼或脉理黃者謂之金線文尤價倍于常者也其山號
曰斧柯山即觀甚之所也昔人採石為硯必中半除之
不爾則雷電勃與失石所在[illegible]其次有將軍山其硯已
不及溪中及斧柯者 端硯 端所出有四岩石多甲然岩石
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別圓暈相重黃黑相間翳
睛在內晶熒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
淚眼形容畧具內外皆白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
勝死眼死眼勝無眼[illegible]下巖石色深紫襯手潤叩之聲

清遠有清綠暈圓小而緊謂之鸜鵒眼珠於水底最貴
重之 中巖石有黃瞭胞絡暨去方見硯材所謂子石 端硯
岩山有自然圓石剖其璞得焉謂之子石 端唐 眼石縝密
溫潤端人謂石嫩則多眼凡青脉必有眼脚石腰石多
青脈眼之別有鸜鵒眼雀眼鸚哥眼貓眼菉豆眼辨綠為
上黃赤為下 端溪硯譜 眼生於墨池外曰高眼生於池內曰
低眼高眼尤所愛尚以其不為墨所漬也 端硯譜 宋高宗謂
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不必以眼為貴 翰墨志
丹石硯 唐林夫遺丹石硯瑩然如芙蓉出水殺墨宜筆
唐氏譜天下硯不如丹石
鐵硯 青州熟鐵硯發墨[illegible] 青州鐵硯 [illegible]

磨硯 古人有學書于人者數年自以為藝成矣告辭而去師曰吾有一物可附于其廢硯之下發無所付人封願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此人方知其師風之所用者也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是知古人工一事必臻其極焉

紙

平凡紙 紙也平滑如砥石也 釋名 方絮曰紙 廣韻通俗文 紙者絮也昔字從糸氏聲蓋古人書於帛故裁其邊幅如絮之一苫也 說文

赫蹏 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 應劭曰赫蹏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 顏師古曰赫音兄弟鬩墻之鬩

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為閱蹏 鄧音應說是也師古曰孟說非也今書本赫字或作擊

蔡侯紙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于人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後漢書 耒陽縣北有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 湘州記 蔡侯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故魚網名網紙 東觀記 [illegible]漢桓帝使桂陽人蔡倫始搗故皮以造紙 事物紀原 和帝稱曰桓誤

左伯紙 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業[illegible]之決非得紈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之筆左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千言 三輔決錄 左伯字子邑又能為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

古今紙 王隱晉書曰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云紙今紙則其字從巾古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沓即名幡紙字從糸此形聲也後漢和帝元興中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搗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系巾為殊不得言古紙為今紙也

側理 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側理紙萬番南越所貢漢人言陟釐與側理相亂盖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

縱橫邪側因以為名

蜜香 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文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泰康五年大秦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當陽侯杜預令寫所撰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以進未至而預卒賜其家令上之 稽含南方草木狀

蠶繭 羲之永和九年製蘭亭乘春興而書用蠶繭紙

風骨[illegible]遒媚勁健絕代更無

桑根紙 雷孔璋曾孫穆之猶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也

王右軍為會稽謝公乞牋筆庫內有九萬枚悉與之 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王右軍竹篋帖 張水人[illegible]

製紙謂光緊潤膩便於行筆（蜀川書訟）
藤角紙古有藤角紙范寧教云土紙不可作文書皆令
用藤角
五綵箋石虎詔書以五綵色著木鳳凰口中令銜之飛下
端門（鄴中記）
桃花箋詔令平准作青赤縹綠桃花紙使極精令速作之（桓玄偽事）
雨絳羅張仲舒在廣陵晨夕輒見行側有赤氣後空中
忽雨絳羅於其庭周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箋紙纏之
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快經宿仲舒暴疾死（述異記）
供御不及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
天中記　卷三十八
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宋書）
鏡光紙江寧縣東十五里有紙官署齊高帝於此造紙
之所也常造鏡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紙也（丹陽記）
綵箋陳後主常令八婦人襞綵箋製五言詩
設空紙司馬消難不知書常於坐上設空紙時人云黃
紙五經赤軸三史
五色斑紋箋織抹那麻紙作五色斑紋紙（水經什久）
銷金唐初將相官告亦用銷金箋及鸞鳳紙書之餘皆
魚箋花箋而已
金花箋明皇與貴妃賞牡丹於沉香亭命李龜年
持金花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篇作合歌作李

延年錄
德宗朝有夫人常號王母擊其清揚及其
孰鳥所捐宮人皆以金花箋寫多心經薦其冥福（杜陽編）
薛濤箋松花箋代以為薛濤箋誤也元和之初薛濤尚
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剪之乃命匠人狹
小為之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後減諸箋亦如是特名曰
薛濤箋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資暇錄）
松花箋成都薛濤先微之使蜀屢贈詩笑元稹后於松
花紙上寄詩云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
於浣溪種菖蒲故有是句紙魚沙紙流沙紙
彩霞紙金粉紙龍鳳紙近年皆勝掛十色箋綾紋紙尚
在（陝號）李義山送崔珏詩小肆至今多寂寞濁壚從古
天中記　卷三十八　四一
擅風流宜花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
玉葉紙象與武公業妻非煙以金鳳箋寫玉葉紙題
詩相贈答（小說）
謝公箋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謝司
封景初師厚師厚創箋樣以便書尺俗因以為名謝公
有十色箋深紅粉紅古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
綠淺雲即十色也韓溥詩十樣蠻箋出謝公之謂乎
雲藍紙在九江出段成式造雲藍紙既乏左伯之法全無張
永之功輒分送五十枚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
得裹相思待將抱被重抄了寫盡襄陽播掿詩（段成式）
（寄雲藍紙與溫飛卿）又溫飛卿詩云分飛卿等中表採砥詞恐播掿

字誤

琅玕 東都龍門前一家相傳裴成子所居也天寶中進
禪師居於此庭多古桐華時有異蜂聲如人吟禪師
諦視之異體人也乃捲竹幕巾呪而獲焉置於紗籠中
意者桐華林置其傍忽有數蜂翔集隔籠相慰勉一曰
子與青童君莫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當為我寫星子
詞語皆非人世事僧乃舉籠放之 賦苑

霞光牋 蜀王衍賜金堂縣令張蠙霞光牋五百幅霞光
彩疑即今之彤霞牋亦深紅色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為
靡麗 元費著蜀箋紙譜

會府紙 江南李主常較舉人畢放牓日給會府紙一張
天中記 三十八卷 四十二
可長二丈闊一丈厚如繒帛數重令書合格人姓字[illegible]
紙出則繕被者相屬有望於成名也

蔡倫紙 蜀中盡用蔡倫法牋紙有玉板有貢餘有經
屑有表光玉板貢餘雜以舊布破履亂麻為之惟經屑
表光非亂麻不用於是造紙者廟以祀蔡倫矣廟在大
東門雪峯院雖不甚壯麗然每遇歲時祭祀香火[illegible]
不絕示不忘本也 元費著箋紙譜

玉屑 蜀中多以麻為紙有玉屑屑骨之號江浙間多以
嫩竹為紙北土以桑皮為紙剡溪以藤為紙海人以苔
為紙浙人以麥麵稻稈為之者脆薄焉以麥骨油藤紙
推之者尤佳

香皮紙 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柜柳其花白而繁其
葉如橘皮堪作紙名為香皮紙灰白色有文如魚子牋
雷羅州義寧新會縣率多用之其紙慢而弱沾水即爛
遠不及楮皮者 劉恂嶺表錄異

澄心堂紙 蜀志云澄心堂紙取李氏澄心堂樣製也蓋
表光之所輕脆而精絕者中等則名曰玉水紙最下者
曰塗金牋以供乏使

雙流紙 雙流紙出於廣都每幅方尺許品取下用最廣
而價亦最賤雙流實無有也而以為名蓋隋煬帝始改
廣都曰雙流疑紙名自隋始也亦名小灰紙

凝霜 歙績溪界有地名龍鬚出嘉紙蓋新安之水清澈
天中記 三十八卷 四十三
見底利以漚楮故紙如玉雪者水色所為也紙有墨光
白滑冰翼凝霜之目 [illegible]

[illegible]幅枚 簡文帝集謝啓謹奉紅牋二千幅陸倕有謝安
成王賜西蜀箋紙一萬幅啓文帝又云持送四色紙三
萬枚湘東王會稽云晉宋間有一種紙式一幅長丈餘
言紙中松花也謂藤紙又云張載紙銘並稱紙為蕃

廣都 廣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榮三曰冉村
四曰竹絲皆以楮皮為之其視浣花牋最清潔凡公私
簿書契券圖籍文牒皆取給于是廣幅無粉者謂之
山南狹幅有粉者謂之假榮造於冉村曰清水[illegible]

漢細竹紙蜀中經史子集以此紙傳印 蜀箋譜

蠻紙 唐中國未備多取於外夷故唐人詩中多用蠻箋字亦有謂也高麗歲貢蠻紙書卷多用爲襯日本[illegible]松皮紙又南番出香皮紙色白紋如魚子又苔紙以水苔爲之名側理紙薛道衡詩昔時應春色引綠泛青溝今來承上管分字轉銀鉤又扶桑國出芨皮紙今中國惟有桑皮紙蜀中藤紙越中竹紙江南楮皮紙南唐以澂心堂紙得名若蜀箋吳箋皆染擣而成蜀箋重厚不佳今吳箋爲勝 新譜紙

蠲紙 溫州作蠲紙潔白緊滑大約類高麗紙東南出紙處最多此當爲第一烏程由拳皆出其下吳越錢氏時大以爲貢 天中記卷 四十四 供其紙者蠲其賦役故號蠲紙云 閩中記

墨

陰象 今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墨陰象也自陰顯於陽也 釋名 墨者晦也言似物晦墨也 釋名 書墨者黑也字從黑土墨者煙煤所成土之類也古人灼龜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乃吉 說文

墨刑 尚書有涅墨之刑注于六代筆和墨晉公墨綠色其來久矣

寶墨 張儀燧蘭溪寫生遇聖人之文則以墨汁染之學及服墨以記之 拾遺記

隃麋 東漢刑尚書郎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漢官

石墨 陸士龍與兄云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燒此消復可用然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

贈墨 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墨一丸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野王輿地志

數蠡 石崇奴券曰張金好墨過市數蠡并市豪筆備郎寫書

童子研墨 義熙中三藏佛馱跋陀住建業謝司空寺造護淨堂譯華嚴經堂下忽化出一池常有青衣童子自池中出與僧洒淨研墨 天中記 二十八卷 四十五

皆墨 西天釋迦佛爲磨休王時剝皮爲紙析髓爲墨寫大乘經 宋書記

樊槐 陶隱居云樊槐皮水漬以和墨青色不脫 本草

楯鼻磨 潁川荀濟與梁武有舊而素輕梁武及梁受禪■入北嘗云會於楯鼻磨墨作文檄梁

畫眉 周宣帝令外婦人以墨畫眉禁中方得施粉

鎮庫墨 任道源家有唐高宗時鎮庫墨重二斤許質堅如玉石銘云永徽二年鎮庫墨 清異錄

上谷墨 唐玄宗修國書創集賢院大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 藝文志

墮池仍推爲寶。南唐某孝能謂書孟氏召入甚佳又
頡悟逐鋤之本　以墨一丸後家僮誤墮於庭下盆池
中後數年重植金中與美堅復之堅硬光膩仍舊或云
傳宗朝所用之餘者
墨官　昔祖氏本易定人唐氏之時墨官也今墨之上必
假其姓而號之大約易水者爲上其妙者必以鹿角膠
煎爲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聞於天下今太行濟源王
屋亦多好墨有圓如規亦墨之古製也有以枯木烟爲
之者尤粗又云上黨松心爲之尤佳実之未者爲上
雨溼不燬　西域僧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好墨中國者
不及也云是雞足山古松心爲之僧嘗獲貝葉上有梵

字數百墨倍光澤會秋霖爲窓雨溼因而揩之字終不
滅
刃可截紙　常侍徐鉉云建康東有禿山西有石墨親
常使之又云幼年常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方如
筯與其愛弟鍇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
磨處邊際有刃可以截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超
即廷珪之父也　唐末陶雅爲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
李超云尔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
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爲
道池不燬　唐末墨工李超與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居
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廷珪始名廷邽故世有奚廷珪

墨又有李廷邽墨或作庭珪者僞也其弟庭寬子承
宴承宇文用皆能世其業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庭珪
爲染飾　有貴族嘗遺一丸于池中踰月臨池歎又墜一
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
閒覺
其墨於様　李氏至歙州以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
其墨有劍脊圓餅而多爲龍紋仁宗宴近臣於群玉殿
嘗以此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旨賜者皆廷
珪墨爲龍様尤爲嘉品　澠水燕談
李氏故物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丸不爲文理質如金
潘谷見之而拜曰眞李氏故物也我再見矣又有張遇

墨一圓而爲盤龍鱗鬣悉具其背有張遇麝香四字毅
遇后詳供備使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
衰
四和　相州韓家有李廷珪一墨曰廷珪四和墨
白墨　近歙聞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迨研訖即與常墨
無異即未知所製之法
石墨　黟縣南一十六里有石墨嶺一名石墨山土人多採以
書有石墨井是古人採墨之所今縣水邊亦數其井轉
益深　南昭州江中有石墨色軟膩可屑爲揩得
近年因齋廣官廣州其嫂以娠爲胎此石墨遂傳云可
治婦人血疾今土人以錯解成片吏人上書牘小兒摩

成皆代以爲墨不知以蛇何以知也（蚺蛇）懷化郡抵蜇
得石墨甚多精好可書今山中多出朱石亦可以入朱
硯中使（□□記微異）

雷公墨 嶺表有雷墨并雷州廟中雷雨勃起人多於野
中獲得石狀如黳石謂之曰雷公墨也扣之鎗鎗然光
瑩可愛（表劉恂錄異）

噴墨 海人云明魚即秦王等筭袋魚也昔秦王東遊棄
筭袋於海化為此魚形一如筭袋兩帶極長墨猶在腹
人近之必噴墨昏人目也其墨人用寫券歲久其字
滅如空紙焉無行者多用之也

螺墨 尤數 陸雲與兄書今送墨二螺婦人集漢太子妻

李與夫書云致尚書墨十螺梁刊律御墨一量十二丸
皇后妃一量一百丸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
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宋元嘉中格寫書墨一丸
限二十萬字（錄此戶）

墨水 北齊朝會儀諸郡守勞訖遣陳土宜牢有課試
及書跡濫劣者必令飲墨水一升（開寶通禮）

價不一 貴墨者滕公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
求墨不計多少與之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
日發狂忽走投井死人下視之蓋蹲坐井中手尚持
數券也張元明說（林下）

不藏花墨日日用之一歲續藏中書者萬金不換（紀錄墨）

科舉

進士科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
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以至歲貢恒不
減八九百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
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倜儻之才變通
之術蘇張之辯說荊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
畫弘羊之書算方朔之詼諧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
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恨故有詩
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摭言 國史）

時尚 李肇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人由此出者
終身為文人故爭名常切為時所弊其都會謂之舉場

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
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
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
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
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
題名大讌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
（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離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
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
執業以出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者
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
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

魯山張雄號子馬劉開元代有焉上

四科 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志節二曰經通行脩三曰明[illegible]令四曰剛毅多畧才任三輔劇縣令 漢官論

飲墨水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挍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 通典

一門三秀 杜正玄舉秀才試策高第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乃以策抵地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等五篇素讀數遍大驚曰誠好秀才 北史 隋時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杜正倫一門三秀才

天中記 二八卷 五十

雕蟲小藝 隋書侍御史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澆離愈窮 隋書

隋進士 [illegible]從[illegible]且資之隋大業中進士甲科位至侍御史諸葛穎外知[illegible]之生法以須學龍蔡名動京師亦舉進士自此察御史為會稽令 [illegible]

唐制 唐貢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少以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武德以來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薦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 通典

糊名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 張說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諶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

天中記 三八卷 三一

覆試 崔沔擢賢良高第不中者譖之武后勅有司覆試對益工遂為第一

殿試 則天永昌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於洛城殿前殿試自此始

覓舉 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遂搜馳驅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欬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為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詞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是見矣 唐書

【過夏】長安舉子自六月已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
多借静坊廟院及閑宅居住作新文章謂之夏課亦有
十人五人醵率酒饌請題目於知己朝達謂之私試七
月後投獻新課并於諸州府拔解人為語曰把花黄舉
子忙 南部新書 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黄句引蟬聲送
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家諱】凡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即託疾下將息狀來
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謹牒如的暴疾亦
如是 上
【主文家諱】進士犯主文家諱雖音同字不同亦不敢入
試如崔蕘殷知舉以父名龜從則歸仁澤不敢試 [illegible]
天中記 一百二十八卷 五十二
【内出題】開城中高鍇知舉内出霓裳羽衣曲賦太學創
置石經詩進士試詩賦自此始也 [illegible]
【帶蝌蚪帖】常衮為禮部判雜文牓後云他日登庸心無
不鋭通宵絶筆恨即有餘所放雜文過者常不過百人
飽祭酒防為禮部帖經各人亦甚時謂之常雜飽帖 [illegible]
【燒燭三條】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黄未貼試
日先畢作詩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
巷幾時開吉説棘籬何日卸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九
轉成丹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云
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才唱第三條燭盡
南宮風月畫難成而借此亦言舉人試日已晚 [illegible]

德輿於為下試云三條燭盡燒殘學子之心而舉子處
各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故國史貢(?) [illegible]
夜試以三燭為限晉長興二年改令晝試正因以短晝
難成奏復夜試周廣順中竇儀奏復用晝 [illegible]
文星照人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星暗科場當有
事沈詢為禮部甚懼乃求二科盡覆試宏詞趙柜等
皆落史即以沈詢除祭酒 [illegible]
題名 神龍已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
推 善書者記之他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
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為添前字故昔人有詩云曾題
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衣 [illegible]
天中記 一百二十八卷 五十二
【科舉之弊】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齒而不
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
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此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
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没以成俗驕損國風
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物浩穰又簿書
雜亂此命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
有三四赴官非其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 趙匡選舉議
【弊風】江陵項氏門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
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
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
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再

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焉前曰贄曰某人上謁者嗟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

請孟學科 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為學科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今國家有業莊列之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則深而爲科也未正伏以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同不報

五老榜 昭宗天復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祕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上所下別敕放進士甚責特授官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承寵命時謂此舉為五老榜摭言

排斥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貴要束手德裕嘗為浙西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簡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後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此德裕志在排斥玉泉子

唐科 夫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於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逢堯負羊千之類是也有隱逸而召用如陽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於辟舉如韓愈之出於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於延譽者如吳武陵之薦杜牧之是也張安世叢

主試

不成令器 正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文華然體性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

別頭 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

訪問名士 貞元七年杜黃裳知舉聞尹樞時名籍乃微服訪之闈場中名士樞唯唯黃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惟得一人其他不能盡知敢以為請樞欣然謝云既辱下問敢有所隱即言子弟有崔元畧孤寒有林藻令狐楚數人皆當大旨其年樞狀頭及第試珠還合浦賦藻賦判憑几假寐恍惚見人語之云君賦甚佳但恨未叙珠去來之意既寤視其草乃足四

句其年摘綠及謝恩皆以沈曰惟梓生房珠去水之濵
君有神功去濵名珠之上也山無色兮氣霧去寶澤無
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也川有媚兮祥風習習地有潤
兮生吟折折見蕭陽文集也
龍虎榜 唐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
真人異移陳羽歐陽詹李博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
劉遵古許季同侯紓穆贄陳錡命溫商庾承宣員結
胡諒崔羣邢冊裴光輔焉是年一榜多天下名為倫傑
之士號龍虎榜 科第記
二戸苑 崔群自中書舍人知舉其妻李氏因暇嘗勸
樹庄田以為子孫之業笑曰予有美庄良田遍在天下

夫人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群曰吾前歲放春榜
三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君非陸贄相門生
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札不令
就試如君以為良田即陸氏一庄荒矣群慙而退累日
不食 唐語錄摭異志
玉笋 李宗閔為中書舍人典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
沖薛庠袁都等時謂之玉笋 語錄
冬烘 鄭薰侍郎主文誤以顔標為顔魯公乃取之後非
是遂為舉子賦詩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顔標作魯
公
題詩被刺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
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
今日須前心及牓出為無名子削為五言以譏之 倫 南部新書
放座主 令狐峘為齊映所擠貶衢州別駕衢州刺史田
敦峘知舉時進士門生也於峘嘗貢部放榜日貶遠與
敦不相面敦聞峘來喜曰始見座主迎謁之禮甚厚月
餘參之亨以春峘峘在衢州殆十年 唐書
鸞鳳集門 貞元中奉部考定不徵五澤之士果名者十
七人及禮部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鸞鳳杞梓畢集其
門而公所擢登輔相者十人 攀附後撰
流澄一氣 崔沆審權大中十二年知舉放盧處權有獻之
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可謂權不失權又乾符二年崔

沆放崔瀣謂者稱座主門生沆瀣一氣 南部新書
同硯主文 劉虚白昔與裴坦嘗同硯席及公主文虚白
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曰絶云二十年前此夜中
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中表不退 歸沫與沈詢尚書中表詢怜終不與成事如
是歷四五年太夫人又念之復累付於詢詢知舉大中
九年也自第二人還迹改為第七人方定及放牓惧為
羅沫後詢見歸沫未嘗不深嗟其命 南部
衣鉢 放牓後狀元以下到主司庭謝名曰謝衣鉢衣鉢
謂得主司名第或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大衣鉢也
摭 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第時名

次處之不以甲乙爲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於魯與凝皆同世以爲異也（仕味 黄氏）有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錄例 氏）

放榜　和凝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諠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徹棘開門而上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

學說　桑維翰亦裴皞之門生容謁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答曰皞見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皞於私第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重其取介（邵氏聞見錄）裴皞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入拜相桑維翰嘗正問張礪馬裔孫（五代史記 卷二十八 五十八）

清泰二年馬裔孫知貢舉綠放榜謝恩引諸生詣座主宅詣拜裴公以詩示之曰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者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以爲榮

主司肯定　陳蜀字丈郁唐乾符五年及第初夢神人謂曰當在山下木邊及第至是主司乃崔瀣着豈非前兆乎（鬼董）

歸夫子　韓熙載初知貢舉人皆以爲巨題熙載是夕自試五首以視諸生皆有可觀及著格言五十餘稍時輩罕及誘掖後進號韓夫子性好諧浪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炷艾燻之俟來更曰下之卷軸可多艾氣也（江南野錄）

二天雞　淮南張佖知舉進士試天雞弄和風佖但以文選中詩句爲題未嘗詳究也有進士白試官云詩非題天雞輸天雞天雞有二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釋並有鶾天雞小並黑身赤頭一名鷩雉一名樗雞釋鳥有鶾天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江士人深於學問有如此者（見談）

題勅　陳彭年大中祥符中同知貢舉有試榜出有甥不預選怨之其第舍彭年未來於几上得黃勅乃題其背曰彭年頭似太東烘眼似朱砂鬢似漆縱繆李昉三字內荒唐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至公千百孤寒齊下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怒抱其（大中記 卷三十八 五十九）勅入奏章聖見而不悅然釋其罪（江南野錄）

問疑事　楊大年主文舉子上請堯舜是一事爲復事否云如此疑事不須用也得（清波雜志）世傳歐公當閑舉子問堯舜是幾種事公曰疑事不用使此乃南唐湯悅楊夔問答見鄭文寶江表志又載鷰詩云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鶯（西清詩話）鄆州進士李矩赴公試問同人李演云堯舜可對天地否演曰似此疑惑事切不可用（文昌雜錄）

朱衣點頭　歐陽修知貢舉日每遇考試卷坐後常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其文入格不爾則艱但與考官疑待吏及回顧之一無所見因語其事於同列爲之三

嘆雪有句云作頳未衣一點頭 侯鯖錄
冊頭永叔知舉大學生劉幾試卷判紕繆俄有開歲詔
幾懼改名煇是年永叔在詳定所升作狀元劉原父云
永叔有甚愿語 志

獻詩 孟賓于獻主司詩云堪兩後更鳴瑒溪隔重湖路
七千慙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主司得詩自
謂得賓于之晚 詩話

託孤 王仁裕知貢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
幼弱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與夫人偶坐受諸生拜二
知兒孫禮然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牋曰二百一十
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衰翁漸老兒孫小它日知誰
略有情 錄話

獻金魚 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授金紫時門生李石
先於內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
拜獻座主 摭言

勝帖一人 王鎔知貢舉司空圖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
年訝其名姓甚籍成事太速有浮薄者號之為司徒空
王知有此說因召一牓門生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切忝
大柄今年勝帖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圖聲彩
益振 摭言

座主[illegible]門生 [illegible]舜卿[illegible]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
命入[illegible]鄉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澀及試吾

題不[illegible]因託改題秉筆當時識者以為座主學門
生同光初 仕

謝賀門生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為狀元時年
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暨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
歸班年纔四十二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忌嘗以詩
賀溥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白麻驟降
恩何[illegible]黃髮初聞喜可知跋敕按前人到少築沙堤上
馬歸從立班始得還相見涕冷爭知未貴時溥在位每
仗必留仁裕從容終日盡唐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
厚

父子知舉 父子知舉三家高鍇子湘湜子郜子允躬崔

郾子瑾唯崔氏相去只二十年 南部新書

門生知舉 李瀚及第於和凝榜下後於座主同任學士會凝
作相瀚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子堂轍開和相舊閣
悉取前日[illegible]器玩留一詩於榻曰之盡去座主登庸歸鳳
閣門生批詔立鰲頭巨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
不

竊題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
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
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視乃揚雄優於劉向論
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
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

叔幾於閣筆及折號披意兜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六名
文意與兜相似乃章竟披失色二十名閒一卷頗可觀
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特山谷下預校
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
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人歎恨作詩送其歸
謂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慙不出君大
笑行止皆天予何責者兒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
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illegible]）

三古字 淳熙中汪藻起知貢舉將行有一知友屢黜於
禮部乃約其會于寓舍午後語之曰省試程文易若
用浮字可用三古字說關卷果有三古字者遂置前列
（天中記）▲二十八卷 六十二
及拆號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及友人來見藻而慙責
之友人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非敢相負也既而
以古字得者來謁藻詰其故曰其來就試假宿富陽某
寺中與僧閑步廡下見 指僧曰此一宮貞女也覽此
十年矣是夕夢一女子謂曰官人省試頭場冒子中
可用三古字發料幸勿相忘使於僧得早入士遂用前
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以訪其女矣（王山叢[illegible]）

恩賜詩 開成二年高侍郎鍇試文思賜詩題曰霓裳羽
衣曲二年復前詩題為賦題太學石經詩並辭入貢院
日延陽大中中都尉鄭顥知舉放榜上以紅箋筆札一名
紙云鄉貢進士李顥以賜顥（[illegible]）

登第

鴈塔題名 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
同年中推一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
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為添前字故昔人有
詩云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衣（摭言 國史補）韋肇
初及第偶于慈恩塔下題名後進慕効之遂成故事（南部
新書）佛在世時有比丘見群鴈飛乃念曰此鴈可充我之
食佛曰此鴈王也不可輒食乃為營塔（[illegible]）

探花宴 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為探
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秦中記）
選最少者三人為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illegible]筆錄）唐大中
以來禮部放榜有姓氏稀僻者曰榜花（南部新書）
（天中記）▲三十八卷 六十三

燒尾 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
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謂獸若有虎變為人唯尾不化
須為燒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受如虎得為人本尾
猶在體肌既合方為焚之故云燒尾一云新羊所羈不
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真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以羊
事對（[illegible]）又說魚躍龍門化為龍時必雷為燒其尾乃
得化（[illegible]）唐進士宇文翃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
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璠年
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凍議臣有氣焰能為人致科第
翃聘女與璠璠為言元北果有所獲相國崔公沆即具

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遭火焚燒物樞家人云
老鼠尾曳火入庫因而延燎京兆尉宇文口應升化造
雷為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譏之 紀
鬼謠 錢起吳興人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
有錢郎天寶十載試湘靈鼓瑟詩登進士初起從鄉薦
居江湖客舍聞吟於庭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視之無所見矣明年崔暐試湘靈鼓瑟詩起即用為末
句人以為鬼謠 唐詩紀事
泥金帖子 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
報登科之喜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文
宗朝遂寢削此儀也 天寶遺事
大中記 二十八卷 六十四
日五色賦 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物出試
揚於陵見其賦首破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
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遂
之以詣主文亟命取程所納而對不差一字主文因擢
為狀元前時不復放矣程後出大梁聞浩歷舟應弘詞
從試此題破虜浩愈於已甚馳一介取既至將啓緘尚
有餘色及觀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吉曰李
程在裏 [illegible] 至末韻從晚水以芒勁備寒山而秀發程
大笑曰李程賦且在端日何為到夜秀發由是皆 [illegible]
能變通 [illegible]
破天荒 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
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荊解及第號為破天荒[illegible]
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略曰三[illegible]
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北夢瑣言
報羅 羅玠貞元五年及第閱窦曲江及舟身死玠以為
死後有関試前卒者謂之報羅 上
九劝 盧肇赴舉至京師先達或問所從來曰某袁民也
或曰袁州出舉人耶答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沉江出
九劝着絺 上 會昌三年肇為狀元及第 宜春傳
錦標 盧肇袁州宜春人與同郡黃頗齊名頗富於產肇
幼貧乏與頗赴舉同日遵路郡牧於離亭餞頗而已時
樂作酒酣肇策蹇郵亭側而過出郭十里駐程候頗為
大中記 二十八卷 六十五
侶明年肇狀元及第而歸刺史已下接之 大慚恚會延
肇看競渡於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
錦標歸 上
所向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為試官末送肇有謝啓云
巨鼇屓贔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限以人數擠排雖
獲卻展深慚名第奉浼焉得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
明公垂問大凡頑石在上巨鼇載之豈非首冠耶一坐
聞之大笑 宜春傳
新郎君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
下綴行而出時進士團司所由輩數十人見逢行李
蕭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囅然即遣一介語之

莫貧相阿㚈三五少年時也多面不塗西抹來上
不俾上州文宗曾一日進士之盛宜相對曰鄉貢小盛云
鄉貢進士不俾上州刺史上笑之曰亦無奈何唐摭說
酷愛進士宣宗酷愛進士及第每對朝臣問及第苟有
科名對者必大喜便問所試詩賦題目併主司姓名或
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嘆惜移時常於內自題鄉貢
進士李道龍上
紅綾餅餤僖宗幸南內興慶池泛舟方食餅餤時進士
在曲江有聞喜宴上命御厨各人數各賜紅綾餅餤所
司以金合進上命中官馳以賜故徐演詩云莫欺老缺
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洛中紀異
天中記 六十八本 二十六
賜花懿宗開新第宴於曲江乃命折花一金合令中官
馳至宴所宣口敕曰便令戴花飲酒無不為榮
劉進溪身許宋晦年登第嘗自得　第筋骨輕健
于少年則知一名乃訝逸之遲丹耳余事
為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
士擢第妻族為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席
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于後閤湛無難色其妻忿然
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君甘此復何為容湛感其言
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嘗侮之矣時伉方跨長
耳縱遊于郊外忽有家童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
故袁人謔曰湛賁登第彭伉落驢摭言今袁州西有落驢橋

即其地也宜齋傳信錄
洗眼李紳鎮揚州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花飛處處
飄粘自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
銷及及第後寄紳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鞍鍍了出長
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為報時人洗眼看紳以一絶戲之
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
第何須空腹用高心唐詩紀事
江神世情庾有孚元和十年登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
昔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鬬鱗白浪高于天今日
步青雲還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唐詩紀事
雲邑廣錄載馮京度江題詩同末二句
天中記 六十八本 二十六
第五崔偃以進士東都吳武陵謂偃曰公方為天子求
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偃讀之乃杜牧阿房宮賦
也客皆驚武陵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偃謝
已得其人至第五偃未應間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
見還偃曰如教牧果異等唐言鄭穀夫自負時名國子監
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司啓云李廣事業自謂無
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又云騏驥已老并駑馬以先之
巨鼇不靈因頑石之在上紫筆
三頭武翊黃府選為解頭及第為狀頭宏詞為勅頭時
謂武氏三頭唐語林崔元翰晚年取應咸為首捷宋北解
頭禮部狀頭宏詞勅頭制科三等勅頭新唐書張又新時

號張三頭同年言裴次元制策宏詞同日勅下並為勅頭時人榮之（南部新書）

王老　唐王播五十始登第同年陳通方年最少因戲拊播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日暮途遠從同贈官也播曰擬應三篇通方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王銜之及為相通方竟為所困而終（之傳成名）

泰山送榜　廣明年中鳳翔副使鄭昌圖未及第前有親表家僕過京洛於穀水店邊逢見二黃衣使人西來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榜之使也自太山來至金天處押署其榜子幸相遇僕遂請竊視其榜後者曰此年狀頭姓偏傍有卩名兩字下一字在口中榜尾之人姓偏傍

乙口記　二　三八

亦有此卩名兩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記之記之遂辭去鄭公親表頗異其事昌圖其年狀頭及第榜尾鄒希回也姓名點畫皆同（玉堂閑話）

錦上披莢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褾子上有莎衣（摭言）蔡京以進士舉登學究科時謂好及第惡科名有錦上披莢之誚焉（唐詩北書）

東翅鶚子　李藹應舉粉勤敏妙絕倫人謂之東翅鶚子咸通二年及第（雜說）

夢鳳　宋鄭澥自說應舉時曾夢看及第榜榜上但見大書鳳字大中元年冬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貢試紙之首假設凡字至東都試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其但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以第焉

馮陶　馮宿之三子陶韜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作登宏詞科一時之盛代無比焉當大和初馮氏進士及第者海內十人而公家兄弟叔姪八人（摩載撫實）

張環　張環兄弟七人並舉進士（賓退錄）

茫茫以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為茫茫隊言其無藝也（盧氏雜說）

三元　淳化二年孫漢公（何）宋進士自開封至南省廷試皆第一咸平五年王沂公（曾）青州南省廷試皆第一慶曆二年楊寘賢（寘）皇祐元年馮京

黃裳　元豐中淡上舍趨一公夢參事殿中見御座前揭

乙中記　三十八卷　二九

一牌箔金大書黃裳二字意必貴兆也因改名黃裳明年御前唱進士第剨黃裳為第（第本讀無）鄉直者泉州人最異僧授以要旨能預言未來或問之曰今歲狀元何姓名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複口亦知其名乎乃舉衣裾以示人後數日捷音至乃黃裳也（夢覺讀書）

四元　政和中張伯紀綱以三舍釋褐徽宗御崇政殿賜之及第顧知舉吏部書張克公等曰人言祖宗時有三元今綱係四元果何如克公等對曰綱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校定上舍合格次升內上等上舍皆第一人前以京師有五元之目上曰可謂得人自來止有

承黨綱五處作魁必不是偶中當優獎之遂

士綱論畫人其後立朝有大節為世名臣（坦齋筆衡）

四克　張奎字汝璧登汝霖丁未進士初除興乙酉諸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深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試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為經旨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九場中畏程三畏屬辭曰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矣冊存之畏為解首（桂苑）

制科　宋制科至宰相者富弼一人孝宗時復制科止得眉山李垕一人垕字仲信為南北史批說（四朝紀聞）

下第

千佛明經　張倬東之之孫數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頂上戴之曰此千佛名經（摭言）

白臘明經　張鷟號青錢學士謂萬選萬中時有董方九舉不第號曰白臘明經與鷟為對（僉載）

宋五坦率　德宗夏中微行兩明寺宋濟爲巾犢鼻抄書上曰措大茶未一碗濟曰鼎水方煎可自瀉之上又問作何事業是何姓行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須臾聞呼官家濟皇恐起拜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一本上問曰今上詩何如曰聖運難測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榜上問有濟名否使回云無上曰宋五又坦率（盧氏）宋濟老于文場試賦失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禮部上甲乙名德宗曰宋五坦率否（國史補）

招飲大言　許孟容與宋濟布衣友善許知舉宋不第招宋與飲謝之酒酣許復大言曰今年為國取卿相為狀頭姚嗣卿是也後數日姚卒宋往見許曰國家不幸姚令公薨（盧氏雜說）

花樣不同　盧氏子合不中第步出都門其日風寒頭甚投宿逆旅有客續至附火吟曰學織繚綾功未多亂投機杼錯抛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又曰如今不重文章士莫把文章誇向人盧愕然憶是白居易詩因問其姓氏曰姓李世業織綾離亂前舊隸東都官錦坊後宮錦要近以薄技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樣與前不同不謂伎倆兒以文采求售者不重於世如此且東歸也（上）

下第詩　元和十三年士人下第多為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庾承宣詩曰積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棲閣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歐陽澥亦作燕詩獻鄭愚侍郎云翩翩飛燕盡堂開送古迎今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為誰歸去為誰來（古今詩話）

棄置　孟郊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而後及第有詩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日之間花即看盡何其速也進取得

安盖亦常事而時亦不弘至於如此何其鄙耶唐遺史
空囊賈島下第詩云下第唯空囊如何往帝鄉杏園啼
百舌誰醉在花傍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豈
易孤棹負三湘
夢裡贏輸李山甫咸通中牧累進士被黜從流落河朔
為樂彥禎從事多悲朝廷之社政嘗有詩云勸君不用
誇頭角夢裡輸贏揔未真詩話
姮娥羞隱沈嵩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主公出妓衆稱
殊麗似是姮娥嵩曰姮娥甚隱安可及主公驚曰書記
識姮娥否曰嵩兩度到月宮折桂何為不識嵩欲譏隱
故有是言北夢瑣錄 隱在浙幕沈山捴得新榜示隱題其末

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矢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
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鍾陵妓雲英隱舊見之一日識
隱猶未第隱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
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illegible]江南李氏嘗
遣使聘越越人問見羅給事否使人曰不識亦不聞名
越人云四海聞有羅江東何拙之甚使人曰為金榜上
無名所以不知事小
錦衣睢月沈彬字子美高安人為詩天才狂逸少孤西
遊以三吳為約嘗夢著錦繡衣貼月而飛識者言雖名
播天下身不入月終不及第洪州解至長安兩眾落第
第三舉贈劉象一首云曾應大中天子舉四朝風月與

蕭疎一枝何事於君惜仙桂年年半有餘劉象三舉登
成孤寒主司覽彬詩其年放象及第五老榜即洪崔逸
彬乾符中值四方多事家南遊湖湘及嶺表二十餘年
却廻吳中過江南受僞命官至吏部侍郎致仕退居高
安 [illegible]
為僧僧可隆善詩高從誨閱其卷有覩拱句云萬般思
後行一失廢前功從誨謂可隆曰吾師此詩必因事而
得隆答曰某本姓崔容與桑維翰同學少負志氣多愁
維翰維翰登第以至入相某尤在場屋頻年敗衂皆維
翰所挫也因削髮為僧其句實述前事而露意焉從誨
識鑒多此類也天定錄

蟯蜋推屎高湜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箇蟯蜋
推一箇屎塊不上詩話
衣錦井中費綸應進士舉夢衣錦在井中覺自言曰及
第衣錦之後非鄉井爾或曰此非佳夢衣錦井中文章
未顯之兆來春果下第茅亭客話
集古詩石曼卿下第集句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
天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
下雖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朱衣騎
馬是何人西清詩話 年年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
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場王詩話
康了柳冕應舉多避諱謂安樂為安康以避落字也忽

闘榜出遣僕視之須臾僕還曰秀才康了也遯齋閒覽
綱官 蜀人石揚休屢披鄉薦常屈春官蜀人比之綱官
蓋謂牙校部上貢入京師只空歸也倦遊雜錄
同年
期集 會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狀元與同年相見
請一人為録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
以其年辟之摭言
有情 李絳相德宗元義方言其私同年許季同德宗問
之曰人於同年有情乎絳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
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兄
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唐紀

阿孩兒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
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又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
二人常列題於西明寺東廊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
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禮部侍郎摭言
題詩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
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
看姚曄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于京官青箱雜記
紫雲 進士科始隋盛於唐借升者謂之同年唐人尤喜
期集曲江大會長安坊市為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通
榜之士意氣相予甚厚否則有紫陌青雲之譏

天中記三十八卷終

天中記三十九卷

胡陵陳耀文晦伯甫著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生辰

啓脅生 吳回生陸終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妹謂之女嬇
孕而不育三年啓其母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帝系
化石生 啓禹治洪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
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
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
北方而啓生淮南

生于空桑 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
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
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
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
故命之曰伊尹呂氏春秋 伊尹母孕行汲水化為枯松其夫
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帝世大長有賢德殷
以為尹曰伊尹也水經十五
觀白虹 周昭王慶子食采剡山夫人觀白虹而有娠生
子兩手壓拳不開昭王嘆之即開左手有文曰公右手
有文曰羽遂賜姓翁氏說郛
夢蘭 鄭文公有賤妾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儵
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左傳

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幸而有子僖…
致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
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宣四
熊虎狀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子良曰必殺之是
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
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
戚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
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子越為
司馬將攻王楚滅若敖氏上
豺狼聲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
甚惡叔向懼不敢娶乎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伯石始

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
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昭
象牛聲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子虎目而豕喙鳶肩而
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又叔向曰晉有羊舌鮒者叔
魚之母弟瀆貨無厭亦將及矣
生而白首李母祠在老子祠北二里祠門之左有碑文
曰老子聖母李夫人碑老子者道君也始起乘白鹿下
託於李母胞中七十二年產於楚國淮陽苦縣瀨鄉曲
仁里老子名耳星精也字伯陽號曰聃[illegible]老子母
懷之七十歲乃生時剖其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號老
子神仙傳老子既生廣顙大目踈齒方口額有三

雙柱足蹈五字手把十大[illegible]
絳霄繞身關令尹喜內傳尹喜母夢絳霄流繞其身遂
生喜雙光若日飛流滿室良久乃散
文成相里昔子產初生執拳而出啟手觀之文成相里
其後因而氏焉唐高僧傳
黑帝感生孔子母顏氏徵在游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
己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
空桑首類尼丘山故以為名孔廟圖
明珠感孕西子母浣帛於溪有明珠射體感而孕又夢
有翠鷁五色自空而下久之化為鷁飛去[illegible]
夢神乘雲孟子生時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

于嶧母疑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有五色
雲覆孟氏之居焉
初度屈原離騷云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
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
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感星蕭何昴星精張良感孤星生樊噲感狼星生
遇龍雜記云漢廷尉扶嘉朐腮人也初嘉母于湯溪水
側遇龍后生嘉長占吉凶巧發奇中高祖為漢王時與
嘉相遇嘉勸定三秦高祖以嘉志在扶翼賜姓扶氏為
廷尉食邑朐腮嘉臨終有言曰三十年對馬嶺不出貴人
出鹽井方輿勝覽

太白星精　東方朔母田氏寡居夢太白星臨其上因有娠田氏歎曰無夫而娠人將弃我乃移向代郡東方里為居五月旦生朔因以所居里為氏朔為名渕生一月而母田氏死鄰母收養之朔生五歲忽失經年乃歸問之朔曰兒至紫泥海紫水汚衣乃過虞淵府浣明盥中還何言經年乎（洞冥記）　朔父張夷字少平（今本）

神光照社　後漢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見之以問卜者曰此天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有名至場七世通顯（孝子傳）

天練昇天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天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謝承書）

賜杖　唐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嘗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皆吉以杖當子力矣

天人授書　張道陵母夢天人自魁星中以蘅薇香授之遂感而孕（鶴鳴道）

雙珠　老蚌　韋元將吊謂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渊才亮茂雅度弘毅濟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子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白鵲徵兆　吳張承家有白鵲巢雲占者曰鵲是延上之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當使子孫位極人臣名揚江表若生子可以名曰鵲後承生昭至輔吳將軍（吳錄）

胞聲震外　闞澤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會稽先賢傳）

藍田生玉　諸葛恪少有名孫權見其父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香浴　葛尚書年八十始有仙公一子時有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仙公起居注）　仙公生始數日沙門見而禮拜曰當游仙道白日昇天（靈寶法輪經）

真英物　桓溫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曰溫嶠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晉書本傳）

墮地便坐　太原溫磐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覆面牙齒皆具（異苑）

額創兒出　鞮與李宣妻樊氏義熙中懷妊過期不孕而額上有創兒穿之以出長為將今猶存名胡兒

靈產　譙郡胡發之娶婦李氏十年無子而婦卒哭慟云竟無遺體遂此緊何婦忽然起坐曰感君哀如我不朽君可瞑後兒就依平生陰陽當為君生一男

卧覆之如言不取燈燭闇而就之交接後嘆曰已人以
無生理可別作屋見置聽視滿十月然後瓚爾來（明出）
身微燥如未七既及十月果生一男男名瓚（出博物）
旗鈴落懷任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
五色采旂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
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遂生昉年十二從叔晷
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南史）
褚淵嘗謂暹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
一不為少
天人執爐陶弘景母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
而有孕生弘景（本傳）又雲笈經云陶隱居初生母夢日精

在懷一天人手執金香爐降
腹啼南史王曇旭母晝寢夢雷鳳集身因有娠又聞腹
中啼聲僧寶誌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雜記）
滿裾北齊竇泰母夢風雷有警期而不產大懼有巫云
渡河滿裾必易生因至水所忽一人云當生貴子可徙
而南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為御史中尉（北史）
浮磬之精高琳母嘗祓禊泗濱見一石光彩可愛遂持
歸是夕夢人謂曰此浮磬之精若保之必生令子俄而
有孕生琳（北史）
遺奴徐孝嗣聿之子也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
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床投地者無算又以搗[illegible]
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南史）
石麒麟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
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有寶誌上人者世稱其自道陵
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illegible]
喜鳳集王遠知生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本傳）
湯餅唐明皇王皇后寵衰一日訴曰三郎獨不記何忠
脫新紫半臂換一斗麵為三郎生日湯餅耶上戚然憫
之（雜錄）[illegible]劉禹錫送張盥詩云爾生始懸弧我作坐上賓
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本事）
玉燕投懷張說母一王燕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
孕生說果為宰相其至貴之祥也（天寶遺事）

九鶴集張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于[illegible]遂生九齡（家傳）
長庚李白欲生其母夢長庚星遂生白（本傳）
七十生子三原縣南董橋店有董嫗者自云吾年二十
六嫁與張詧為妻後為汾陽所任常在汾陽左右詧之
親暱相類吾及詧卒汾陽傷之吾遂偽衣丈夫衣冠投名
為詧弟請事汾陽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
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歸
獨還嫁此店潘老為婦還來復誕二子曰滑[illegible]
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見也貞元卞[illegible]
古物錄中李宴鎮青州表兄武恭性嗜[illegible]

留古物遇寢生日嬰兒翫遺乃箱筆一故皂製子與家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襆頭尚書功業一似丙令家以書謂之後值恭生日亦以箱筆一被襆頭與公衆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 因話錄

興門 柳公綽字寬始生三日伯父子華視之謂其弟子温曰保惜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興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之為公綽字 唐書

夢楓生腹 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遂生志和 本傳

鳩集 王庭湊始生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長驍勇歷居戎職值亂殺田洪正推為留後子孫相繼為鎮

一百年 唐年補錄

異人求嗣 崔慎由鎮西川有異人張叟曰君四十無子為公求之終南翠微寺有僧絶粒五十年君遣以服玩受之則其嗣也果受之僧尋卒遂生子叟復相曰貴則過公恐不得其終因字曰衲僧又曰緇郎即崔繹也 [illegible]

五臺山靈 蜀主孟知祥生時有火光照室隣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之曰此五臺山靈也 蜀檮杌

白雀棲堂 閩王延彬王之子審知姪也嗣士封泉州初生頓兵至泉州舍于開元寺始生延彬于寺之堂既生有一白雀棲于堂中迨延彬之終方失所在凡二十年歲豐稔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侍郎

文武秀氣 杭州新城縣羅江樵嘗有二氣亘于江上終晝夜不滅及杜建徽羅隱生而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為文武秀氣焉 吳越備史

家寶 廣南漢主劉隱乃次室段氏所生初長母韋氏居家甚妬聞產隱常伏劍於門令抱來將殺之家人不敢匿及見劍墜於地跪而接之曰此我家之寶三日段氏亡韋鞠為己子后為偽漢高祖 [illegible]

勿傷僕射 崔仁冀父詢善射仁冀方娠而母病詢欲飲以藥母一夕夢人謂己曰勿藥恐傷僕射及覺以語詢詢疑其誑弗聽自搆火煮藥見鐺上有蛇蜿蜒然遂覆其藥而沒後果遷左僕射 九國志

僧獻玉筆 吳越錢元瓘先是有胡僧以玉筆一獻于鏐曰得此當生貴子元瓘果以丁未歲生 上

陶公山神 王承肇雅州人蜀王宗侃之子母崔氏夢陶公山神降祥遂生後一僧見之曰山氣減半乃孕靈此子耶後節制洋州為洛行軍司馬

授五色筆 宋范質母張氏夢人授以五色筆而生

仙授字圖 李至母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覺猶若有物在胸中未幾生至

宣聖拊背 王沂公之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以重吾字紙之勤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

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後果狀元及第 牧豎
懷玉山人 楊大年祖父文逸為南唐玉山令大年將生
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兆褐秀爽斯須遽失
公遂生後三十七為學士晝寢於玉堂忽夢道士來謁
稱懷玉山人故出一牌閱之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
非數乎許添乎道士命筆一點為四十七字其數果卒
玉壺清話 大年初生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仙託化既
生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
間世之人其生必異如姜嫄有棄簡狄有契乃追至江
濱開視之則鶴蛻而嬰兒具焉體尚有紫毳尺餘經月
乃落 詩存 春渚作祖母啓視

天赦 富弼字彥國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
有天赦已而生弼 太史
滅燭復明 章得象字希言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
玉像及生父與侯夢家庭積笏如山 上 閩中惟建劍汀
邵武四處殺子上大夫家亦然章郇公建州人生時家
婢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於梁者曰相公家
人遽甚遽收養之 孫公談圃
煑藥鼎覆 吕公弼申公之次子始秦國妊娠而疾將去
之醫工陳遜煑藥將熟已三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再
煑再覆又煑而加火焉困甚就榻夢神人衣金甲持劍
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汝何人敢以毒加害懼而驚
以止相國後生公弼熙寧中位樞密使 括異志
玉筯食羹 邵康節母李氏其姑張氏遇之甚嚴一夕欲
自盡夢神人令一王筯食羹一杯告曰無自盡當生佳
兒後生康節 聞見錄 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霞
間見大黑猿有感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人以為瑞是
生康節七歲戲於庭蟻穴中別見天日雲氣往來也 錄本
攜文選 宋郊母夢朱衣人畀一大珠受而懷之既寤猶
覺暖已而生郊後又夢前朱衣攜文選一部與之遂生
京文故小字選哥 賓錄
手書與字 韓億將生其父夢人手中大書一與字示之
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蓋取畢

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太名之意也 捫蝨話
摘餌蓮花 韓億夫人王氏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
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摘五葉餌之後生綜絳繹維縝
五子皆貴顯
羅剎鬼 之道嘗言秦侍郎華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
身子馬首或肩輿之前若先驅者或前或卻問之從者
皆無所覩華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禬皆不能遣既久
亦不以為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
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子纍纍精之語
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着潭州海藏神云 毋
西 貫酸餡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卞主

初既死辰沙[illegible]三十[illegible]而戊亦應於此耶 曲洧舊聞

生立於膺 李暐忠允世輔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劒矢置母傍即生已而果生頸忠立於膺咸異之 宋史

內拂得現 李儀王仲湜生有紫光照室及視則內拂刃劃紋得嬰兒請康時大軍欲推立之伏劍以卻其徒曰自有真主某徒猶未退則欲伏劍死大軍遂與王爲以待月而真主不出則王當即大位王陽許而陰欲其期未幾高宗即位于應天王聞問而詣上受嘉歎之主參濮王 杭州志

優曇華 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疏云優曇華鉢名瑞應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 法華經

七枝秀草 西域有七枝秀草若羅漢聖人生則此草生清淨之地第三祖和修生時九枝秀草應時而生 續[illegible]

白象入門 第十祖脇尊者生時父夢白象背有寶坐上有明珠入門乃生 傳燈錄

甲申庚 裴晉公有遺以槐瘿者郎中庾威在坐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問郎中年甲對云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illegible]

小戊子 程文惠與龐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爲小官常戲龐曰君乃小戊子矣後龐大拜文惠[illegible]大戊子卻爲小戊子矣 東軒[illegible]

前身

瑗[illegible] [illegible]張衡之初死蔡邕母始懷孕二人[illegible]類時人云蔡邕是衡之後身 [illegible]

桑中金環 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乃訪鄰人李氏東園桑樹中探得之主人大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乃知李氏子乃祜前身 晉本傳

蛇精 杜預醉臥齋中人竊窺之見一大蛇垂頭而吐 [illegible]

黑精 郭璞嘗時有人見形變黑云是黑精 文選注

胡沙門 中書令王珉字季琰相識有一胡沙門每瞻珉風采甚敬悼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爲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也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小弟子項六沙門病亡亡後歲餘而生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奇珍銅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即能名之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胡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爲大名云 宣驗記

羅剎 齊太宜欲殺僧稠稠預待之帝愧悔躬負稠身謝[illegible]問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剎王是以今欲殺即以鉢水令帝自視見其影羅剎像焉 續高[illegible]

夏許詢與沙門支遁同建浮[illegible]

詞后身爲岳陽王鎮越州[illegible]

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illegible]

決ヲ人稷王恍然悟前身 高僧傳
濟前五 傅大士名翕惠婺州人南齊將降于傅宣慈
家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梁武帝時人
笠一僧達磨號嵩頭陀謂大士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
誓出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圓光
寶蓋大士笑時有法師聞法悟辭言我師彌
勒應身耳大士呵之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㜸林寺
行道人滅 傳燈錄
玄是袁盎 彭州什知玄於一夕有一珠自左足下流去
若楚萬端諸視其珠中明有晁錯二字乃知玄是袁
盎也曾因七國反盎奏斬錯以謝吳楚諸王故為嬰挑
三口記 八卷二十九 一四
耳一云玄前身名知玄漢州三學山講十地經感地變
琉璃馬 宋高僧傳
徐陵後身 處州釋知感姓蔣氏天與多能富有辭藻時
傳為徐陵後身 上
房公後身 開元中房琯為盧氏宰道士邢和璞來琯敬
禮之暇日同出城因至夏谷村一廢寺松竹森映和璞
坐于下以杖叩地使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婁師
德與永公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洒然悟其為僧
永乃永公後身也因語琯終身事無不驗 明皇雜錄
諸葛後身 韋皐南節度使韋皐既生一月其家召吃僧
食有一胡僧覲甚陋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

視其壽胡僧忽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
眾皆異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也後身耳君昔將
在劍門與此子有善今聞降於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
氏因以武侯字之後韋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在蜀門
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 宣室志
蛇入懷中 李公垂少將讀書列州天宮佛寺一日晝
寐舍中丹李奈方實有黑蛇據其二會僧至驅之蛇入
李懷中忽不見及覺問之答曰適夢在樹間食奈甚美
僧大奇之 雲溪友議
西華和尚 袁滋微時居汝州青溪山因貢藥得見異人
曰此人大以西華坐禪和尚屬前亡來四十七年矣開
天中記 八卷二十九 一五
成以年適四十七 宣室志
盧老 崔錄佐李抱貞為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曾
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過往未來之事嚮洞姻集
遊客數錢之于家一旦辭去日曰我死當與君為子因
指口下黑子願以為志及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
盧老也公即以盧老字之後累官大都督觀察使自此
至暮與賓僚痛飲恒醉不醒傳領推積夜分省覽剖折
決斷無留滯之者胥吏以為神人太和八年卒 盧氏雜說
白儲尚書 鄭愚因歸眼左右見一白猪 北夢
三生 劉三復者以文章見知於李德裕在浙西
求試及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

曾湯望窮而斷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夜來馬夢泣
地為緣經有石必去之其家不置門限慮傷馬蹄而不
子鄭劫則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朱崖靈柩歸葬名
中報先恩也士大夫美之（北夢）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
歲忽謂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
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狸即奴身也見辭得走入古冢後
為獵人擊壹見閻羅王王以罪輕得人身遂生海州
為乞人子吾飢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
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illegible]）
兩世夫婦劉立者為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
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為托曰他日美美成

太口記　卷三九　十八

長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及罷官寓居長葛已
十年矣有縣令某者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先去舍趙
長官莊行二三里見二杏園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
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臨垣中窺立至趙長官
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
疾所以不果奉迎然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
內聞趙公嗟嘆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為長葛尉娶楊
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箏乎曰然趙又歎息驚
異旋有人喚秋箏入宅中見一女涕泣謂曰美美否
對曰無恙也僕亦許之徐問趙曰某來省與君相[illegible]
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得

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時
父之房史縣令亦至衆客俱集趙白其事裴房史之言
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官願與小娘子畢陽生之好
衆共成之於是成婚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illegible]）
蹤跡一燚武肅每夜令老姥監直更聽一宵銀板燈有大
蜥蜴[illegible]油缸翁之將竭倏然不見亦不為怠明日王曰
昨作夜夢飲麻膏充腸而飽是何祥也宮中或有對者
王微哂而已（錢傳）
廟蛇之精梓橦縣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
嵩州張生所養之蛇因而祠之人謂之張惡子其神甚
靈蜀王建世子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牙齒常露多

文口記　卷三九　一二

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視蛇眼而黑色兇惡鄙褻通夜
不寐竟以作逆伏誅就誅之夕梓橦廟祝亟為惡子所
責言我不再川今始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由
是蜀人乃知元膺為廟蛇之精矣（北夢）
靈運來謁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夢謝靈運持刺來謁
自稱前永嘉守修髯秀眉骨清神竦所披衣巾輕若煙
霧曰欲託君為父子須當浙西飛來峯翻譯金剛經有
未合佛旨處願生君家刊正慎勿以葷膻啖我七歲放
我出家為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貌類夢中者父[illegible]之
小字康樂成童聰明堅求出家其父不允以葷迫之
冠強為娶妻後嗣主愛其博雅累用之而柔懦寡

好釋氏物故從平建州唯務全活人號燈明菩又
俾人號邊菩薩及帥潭政出多門絕無威斫者人此、
人號邊和尚 王壽 清話

夜叉精 高澧夜叉精也嘗請太學博士丘光庭校書於樓中澧亦屢往視之一日澧而登光庭不之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撫之曰謹勿言之以是驗非其人 吳越 備史

北平王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為武寧軍核仁裕母方娠夢傳[illegible]北平王來歸生紫氣光庭 白南

顏延之 潘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為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只誤傷白龍為

人中記 卷二十九 十六

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朝游滄海東暮歸何太速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果以其歲罪死 緗山 唐

夢牛相來 劉亢曾祖景洪番揚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玕者稱太守略景洪州湖南仍許之復以歸行密遂不任物景洪曰我不從彭玕則洪萬餘人後必隆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流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流[illegible]流赴舉有老人云公自是羅浮山王源遷若

貴停 [illegible]禹 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漢鄧將鄧禹也祖禹是日生公遂以名初字夢得温公以俾稱鄧禹篤行淳備改字淳甫 宋 傳

琅琊僧 張安道自禁林謫守滁州暇日遊琅琊精舍記然省記前生句作寺僧手寫楞伽經四卷使入來佛屋梁間後紀承發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夙附集全蓋琅琊山僧後身也遂託東坡書此經入金山寺印施 宋蘇籀 欒城遺言

戒和尚 元豐中東坡謫居黃州子由亦遷高安時雲菴居洞山聰夢與子由借出迎五祖戒禪師覺而異之遲明以語子由既而聰僧禪師來曰我祖夢吾三人同迎戒和尚此何祥也子由大驗歎曰世豈有同夢[illegible]耶與二士俱行二十餘里而東坡至東坡曰某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云先妣方孕時夢一僧眇而來託宿驚聰曰戒陝右人失一目暮年棄五祖故於

人中記 卷二十九 十七

大愚逆數蓋五十年矣後坡謫英州與僧書曰戒和尚又墮此也 冷齋 夜話

降鄒陽 何遠一日謁米華居士錢濟明文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參東坡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其偶然雖綿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米華笑曰此老夫所為者因請降鄒陽者米華云元祐初劉貢父舍至一官府窮閱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為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為鄒陽遣如皇帝時為大師周朝為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春渚 紀聞

前身女子 黃山谷初與東坡同見清老于涪州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云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

詳語后日學士至涪陵當自有一者山谷意謂涪陵非
還謫不至閤之亦似憒憒既坐黨人果遷涪陵未
一女子云其生誦法華經而志願後身為男子得大知
惠為一時名人今學士其前身也學士近年來所患腋
氣者緣其所葬棺朽為蟻穴居於兩腋之下故有此苦
今此居後山有其墓學士能啓之除去蟻聚則腋氣可
除也既覺果訪得之已無主矣因改去之而腋氣果除
上
秦王後身王介甫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
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介甫云一第未就
矣暇問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叡言此老僧云曾坐
大中記 八 卷二十九 二十
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 集賢耳
贊皇公至趙駙馬生時其母夢舍紫僧人入其室前有
贊引者喝曰贊皇公至夫人驚悟彷彿若有所見未幾
而駙生馬其后仕宦功名多與德裕合德裕自東都分
司貶潮陽而駙亦自四明以散官安置于潮陽德裕明
年貶朱崖而卒駙亦卒于朱崖[illegible]年十二
萬年鬼王王萬年副都統因貽書峨山物中和尚和
尚不答書但云傳語太尉早歸人至閤有書否堅不肯
說王云我已知了你直說久而方云和尚請太尉
二日后與潋聞即逝人間物中云王太尉是第六
年鬼王所以姓王名萬年 賢耳

作成後身王十朋將誕矣祖夢其族叔之師嚴伯成閱
黎至家遂生後有僧見十朋云此即嚴伯成後身也
叔十朋石橋絕句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曾同夢裏
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
百尊羅漢洞口也 叢說
仙奄道人建寧浦城有道人於山間結奄煉丹將成忽
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謹勿輕
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叩門者曰我知汝師已為異不
所錄留之徒臭腐耳童子不悟為魔遂舉而焚之道者
旋歸繞舍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適有老
僧聞其說屬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其聲乃絕
天中記 卷三十九 二一
時其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産德秀 齋東野
婺女星胡寅夫人翁氏容州司戶撥之女也生之前一
夕其祖母夢有通謁者曰吾婺女星也當生君家翌
日而翁氏生紅光滿室母撫曰此必清貴而壽者也長
歸于寅以婦德聞見玄孫者三封太原寧郡太夫人 傳
夢龍文天祥其母將誕夢有龍降其家公遂生其所居
之傍有潭成巨浸自公之生潭水日淺長讀書 水山
中往來中途有客店一夕店主夢龍蜿瓜于門外石上
道曉開戶見公脫屨於石少憩而去又公好與客奕水
中客不能勝公鎮日怡然自若及公在[illegible]
國王唐長休為于闐王 北齋 南唐後主為 師子國王

秦諜 晉代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記異

漢宮人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內事說之皆有次叙郭后崩哭泣過禮遂死

博物志

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 搜神記

張明友奴 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

天中記 人 卷三十九

世說 漢末發范友明冢奴猶活友明霍光女婿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 博物志

崔涵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沙門達多發冢取甎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堂以為妖異使黃門侍郎徐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還具以實聞后遣送涵回家毋魏把桃杖逐之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逵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 洛陽伽藍記

生食荷葉 隋開皇三年京師西北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夾貯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使蘇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驗慶不復能食務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

昭宗初年鳳翔

天中記 人 卷二十九

釋甯師者忽暴終而蘇云初為冥司所誤也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無祿召吏檢之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注于簿自此甯每斷中惟荷葉湯而已咬下覺入冥和尚法慶先欲食時先以爆木令灸濕方食之

三百年復生 寶建德常發一冢中一基無他物開館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絕麗可年二十餘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還卑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隋文帝宮人隋亂皇后在此郭死葬於此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寶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太宗所戚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已三百年非寶公何以得見今日死乃其分

恨而卒帝甚傷之（神異記）

粥餅宋之末姑蘇賣餅家檢所鬻錢得冥幣因怪之每粥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啓塚見婦人臥柩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為人所覺必不復出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祐猶在後數年方死（元吾衍子行閑居錄）

壽

考老考也（說文）老朽也老而不死曰仙（釋名）

期頤五十曰艾艾治也治事能斷割芟刈無所疑也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七十曰耄頭髮

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也或曰黃耇鬢髮變黃也耇垢也皮色驪悴恒如有垢者也或曰胡耇咽皮如鷄胡也或曰凍梨皮有斑黑如凍梨色也或曰齯齯大齒落盡更生細者如小兒齒也百年曰期頤頤養也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於盡養道而已也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下云）五曰考終命（洪範）

四事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列子）

大齊楊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上同）盜跖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莊子）

長生黃帝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八百彭祖姓籛名鏗堯臣封于彭城在商為守藏史在

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自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仙傳　世本）莊子曰夫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又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周王壽文王祖父壽百二十而沒王季百年而沒文王壽九十七而沒（太[illegible]）

八十八文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驚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

尤爲望〔注〕其異〔史上〕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
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
〔秦策〕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九辨〕天問云師
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王逸曰言太公鼓刀
在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
喜載而歸〔楚辭〕淮南云呂望使老者奮太公鼓刀釣魚年
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
于齊〔說苑〕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已者超然乃舉太
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為嫉妬耶即太公七十
二歸然而齒墮矣〔韓詩外傳〕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
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

〔說苑 韓詩〕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
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說苑〕
遯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其謝啓云少伏
生之八歲多太公之二年未見所出而人遂皆云太
公八十遇文王豈相沿之誤耶然國史及朝野雜記
俱云灝中狀元年二十三非八十二也
九十為師鬻子名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
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
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鬻子〕
世傳鬻子九十餘始遇文王而書乃成王賜曲阜
篇目次第皆錯亂不可曉蓋殘闕者也

史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
事文王早卒其武王能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
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今書云
昔者魯周公又曰周公使康叔往封于殷皆文王後
事也其為偽書無疑而無以證之者
出入百歲文王九十七而崩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
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
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
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傳稱邵公百八十高宗享
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
四十歲矣〔論衡〕

交儆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
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
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
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
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
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
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今
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懼曰
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楚語〕
壽年 魯叔孫僑如 公孫歸父家皆修劉康公告定王曰

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若皆早世猶可若登年
以載其毒必亡國語趙簡子曰雀蛤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
能哀夫竇犨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財哀名之不令不
哀年之不登晉語

自養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
對曰吾有子九人韓詩作三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
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新序作五桓公微服而行于民
間有鹿門稷者年七十而無妻問管仲令宮中女子
未嘗御出嫁之韓子十四

麥丘三祝　齊桓公逐白鹿至于麥丘見邑人問曰叟年
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與之飲曰盍以

叟之壽祝寡人邑人奉觴再拜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
金玉是賤人為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
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
者得入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曰祝
主君無使群臣百姓得罪于吾君無使吾君得罪于群
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此言者非復前二言之祝叟其
革之矣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
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
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
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
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韓詩新序

二毛　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不禽二毛公傷股子魚曰
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
僖二二

無能為　秦晉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
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
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語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隣之
厚君之薄也夫晉何厭之有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
伯說與鄭盟僖三十

七十三　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
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
不知年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
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
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襄三十

種種　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
余奚能為子雅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
九月放盧蒲嫳于北燕昭三

七十欲學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
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以為戲君師曠曰臣聞少
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
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說苑

恭士　魯有恭士名曰機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

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
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曾君問曰杌子
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杌泥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
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少矣吠一
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更嚐今若泥所謂幸者也倒木
能自必鴻鵠飛沖天豈不為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
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
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泥者何釋恭為 以上
恭敬待命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
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
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

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
首曰君子哉
色若孺子南伯子綦問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
子曰吾聞道矣 莊子
三顧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
王賜之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拜又賜無役
發諸老復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疑而問之對曰來見大
王所望者三願賜臣壽賜臣富賜臣貴王曰天命有長
短非寡人所則無所壽也倉粟雖盈以備災害無以
富先生大官無闕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曰所望
願王選良吏臣少可以得壽焉使民以時役無煩苛此

臣所以得富焉使少者敬長長者敬老此臣所以得貴
焉王賜臣田不租倉庫將虛賜臣無役則官無所使非
所望也王曰賜先生為相可乎先生曰臣得三願足矣
安用為相 說苑 先賢 御覽
春秋高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
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
以教文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
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
何暇老哉噫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
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
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

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
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
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韓詩 新序
善飯廉頗奔魏趙王思復得廉頗使使者視頗尚可用
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
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
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臣與坐頃之三遺矢
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本傳
食乳張蒼身長大肥白如瓠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免相
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
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史

逸學益命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兩
目皆盲文帝奇之問何能服食而至此邪對曰年十三
失明父母哀之教使鼓琴日講習以為常事臣不能道
引無所服用也譚以為少之目恒逸樂所以益性命也新論
九十授書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文帝時聞其能治
尚書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使鼂錯往受之
漢書漢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聞大猷濟南伏生年過
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尚書序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
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
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衛宏古文尚書序
蒲輪申公魯人少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武帝初即位

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
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
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
詞見申公對默然漢書
治詩轅固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武帝初即位復
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
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
無曲學以阿世上
三世不遇上嘗輦至郎署見一老翁鬚鬢皓白衣服不完
上問曰公何時為郎何其老矣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
人也文帝時為郎上問曰何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臣

好武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老是以三世不
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漢武故事
九千歲東方朔元封中游鴻濛之澤忽遇老母采桑於
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吾妻託
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千餘
歲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
洗髓三千年一剝皮代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一代毛矣
洗沐漢石建為郎中令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
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
浣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漢書
矍鑠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

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
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
是翁也遂遣援後漢書東觀記瞿鑠哉是翁也字書矍勇貌
手自校書向朗字巨達少時涉獵文學以吏能見稱自
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
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
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
蜀志揚同軌陳壽與譙周別周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
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
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
知之假此而言也蜀志

鍾鳴漏盡 田豫為并州刺史徵為衛尉屢乞遜位司馬
懿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
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稱篤疾年
八十二卒 魏志
不倦書籍 胡昭外同乎俗内秉純絜心非其好王公不
能屈年八十而不倦于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 子傳
鹿仙 辛孟年七十與麋鹿同群世謂之鹿仙 中記
命在日制 劉寔字子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自少及
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不離手歷吏部尚書封循陽
子懷帝復授太尉固辭以老不許乃遜上言曰太尉寔
遜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臣聞老者不
以筋力為勞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聖詔殷勤斷章敦

喻謂宜聽寔所守詔賜几杖不朝歲餘薨時年九十一
晉書
高其優禮 劉毅字仲雄為尚書僕射以峭直不至公輔
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後司徒舉毅為青州中正尚書
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孫尹表曰昔鄭
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
前為司隸多所按劾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
禮令去事實此為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由是毅遂
為州都 上
特更贊皆 劉弘字和季為荊州刺史嘗夜起聞城上柝
吏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
之乃譴罰主者遂給韋袍[illegible]帽轉以相付 上
百三十歲 羅結魏主太武初以河內鎮將選侍中外都
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魏主以其
忠懿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卧內因除長信卿年一
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為居業并為築城即
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焉年一百二十
歲卒 魏書
知足 [illegible]玩之字茂瑤以文官年疾告退曰四十仕進七
十懸車壯則馳驅老宜休息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為性
不慚惰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冀睛精積聊不支

步喘不續氣朝露本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
矣 南齊書
陰德陽報 高允字伯恭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晝夜
常執書吟詠尋見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
說舊事了無所遺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
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
其弟燮字季和每詔徵辭疾不應恒矣允屈折久官栖
泊京邑從容于家
歸老 劉模高允選為校書郎允修撰國記與俱紆著述
所成篇卷頗有功焉正始初為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
矣而歸老鄉年餘禁自效 允傳

賜杖致珍刁雍字淑和性寬柔好尚文典書不釋書皇
與中雍與隴西王源賀中書監高允等倂以耆年特見
優禮賜几杖劍履上殿月致珍羞焉子遵字季因年七
十志力不衰嘗經篤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是福門
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年七十九
御覽引致珍羞焉下即接嘗經篤疾是混父子為一
事也誤
跨鞍躍馬源懷賀子也正始初蠕蠕入寇詔加懷使持
節侍中出據北蕃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矟一枚懷拜
受訖乃于其庭跨鞍執矟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
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

廟勝之規抱驍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時年
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 魏源
跨鞍舉衆叛齊明帝殺廢帝子棠投兗州刺史降魏後
後為兗州徵還京師年已七十鬚髮皓白而氣力未衰
跨鞍馳騁有若少壯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衆敬與成
陽公高允引至方山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
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其珠襦刺虎
矛等物文明太后引見於皇信堂賜酒饌車馬勞遣之
十九 魏書 四
白首彌勤趙逸字思群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
手不釋卷 北品 史作 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制御
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游于市里所經之處多
記舊跡掘之皆驗號為聖人汝南王悅問其異之拜為
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
然長壽郭璞常為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
步挽車一乘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 伽藍記
誦老魏中山王英以義陽傅永為將軍自將馬步千人
南逆齊將馬先璟璟將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大
破之時年七十餘三軍莫不壯之後除恒農太守 非心所
樂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illegible]首見拘此郡後
為南兗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常諱言
老每自稱六十九 十九 魏書 五

四皓徐伯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
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家甚貧兄弟四人皆白首相
對時人呼為四皓 南史
恭身靜默沈麟士字雲禎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
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絶其在
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織簾誦書口手不息
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宋齊徵皆不就守操終老讀書不
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反故抄
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
靜默所致 南史 隱逸傳
頭有肉角梁蕭綜為北徐州刺史及徵將還鍾離人獻

息遠捉义行部伍中联見其甚老使人問之對曰年一
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唯小者已
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朕大異之召賜之
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
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以俸
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 南史
晉孫媪乳 晉簡中北侵攻穰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
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
帛
留洗 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
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七人入
洞中記 卷三十九 三十八
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
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 上
齒宿意新 李百藥以年老致仕太宗嘗製帝京篇命百
藥並作上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
之宿而意之新乎百藥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
流莫不宗仰藥卑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談賞
以舒平生之志年八十二卒 舊
武振高風 蕭德言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下詔曰頃年以
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齒已衰教
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卧以高風使齊南伏生重在於
茲日關西孔子故顯於當今拜秘書少監 [illegible]

厚
不伏致仕 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勅令致仕
知一乃詣朝堂跳躍馳[illegible]以示輕捷時謂執一不伏致
仕 朝野
霜刺滿頭 朱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霜
毫生鬢雪刺滿頭求歸耕養築墟歲穴樂太平之世允
荷聖朝 開元遺事
百二十八 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龍者年一百二十
八歲精爽不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矣自
北來詣闕引見上勞之曰老人無拜禮伯龍曰臣神堯
皇帝之臣也荏苒歲月得至今日復事郎君臣之幸矣
洞中記 卷三十九 三十九
郎君明聖功成封岳不以昏老千里而來上笑而憫之
乃賜紫袍牙笏及優恤有加伯龍自言隋仁壽年生說
大業末事了然可見
似古友 蕭穎士嘗出灞橋道左逢一老人眉髮皎白狀
貌甚奇古蕭甚異之老人瞻顧蕭蕭問之老人云公似
吾亡友耳蕭固請言之老人曰吾與鄱陽王恢善君甚
類之乃穎士六代祖蕭問其所來不應而去 傳載
氣海常溫 柳公度子華子也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
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illegible]氣佐喜怒氣海
常溫耳 唐書
貴當嚴綬 才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過為時所稱

柔自特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臨三鎮皆
所辟士親睹爲將相者凡九十人其貴壽如此元史
九老白居易暮節惑浮屠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
嘗與胡杲等燕樂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
唐書洛陽貴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
九十五白居易序
一門壽考蕭倣字惟恭梁宰相俛之子也初倣之曾祖
倣唐德宗朝入相接客之次倣爲兒童倣傚傳呼之聲
倣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爲喜所幸爽世壽考吾今又
有曾孫左目前矣及歷長事父母以孝稱後爲兵部郎
卒之時年七十餘母猶在堂一門壽考人罕及者矣唐史
二百餘歲五代王仁裕家遠祖母二百餘歲
九代祖李守忠爲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道逢
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其居見其父曰
外遐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
語次見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
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洞微志
覺翁邵伯溫言洛陽有老人曰覺翁者賣藥洛水北南
市行步甚快自言五代清泰中嘗爲兵經事柴太宗有放
停人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裝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
者皆不答元豐中不知所在覺翁在清泰中已爲兵則
巳不下二三十矣計其壽當一百七八十餘

陳恩姑呵劉類爲弘農太守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
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
道右類望見呵其兒曰川是死人來見我其兒人無禮
皆此類也晉書吏傳
四方人壽東方極豪林之墟名呵羅提濟人壽四百歲
南方極洞陽之野其國人壽三百六十歲西方極浩素
之墟其國人壽六百歲北方極句陳之庭名句羅之國
人壽三百歲上方上清陽所空之內其國人高上至皇
萬聖帝真惟劫爲年下方極大風澤名寶真無量國人
壽一千二百歲拾遺記
三老人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其一曰吾年不可
記但憶少時與盤古有中外一曰海水變桑田吾輒下
一籌已滿十屋一曰吾師食蟠桃棄其核崑崙之下今
樹與崑崙齊矣東坡志林
更老孝文詔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山陽公尉元
鴻臚卿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之著英風老數
雅迹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
充五更之選雖更老非官宜加殊養魏書
鄭玄注文王世子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
仕者也注樂記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
明堂論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
誤以爲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爲叟以知應爲叟也

共坐洞下蘇子訓與一老翁共摩挲銅狄人相謂曰適
見鑄此物而已近五百歲 後漢傳
共歸壽者百二十過此不死為尖歸祅怪 博物志

不壽

秀不實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
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 天下
觀仁者 俗傳顏淵年十八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
係白馬 顏淵所以命短孔子 年也 聖
爽暗高蹤秀不實振芳風 徐勉子 為客喻
云秀而不實君父為之嘆息

賦鵩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為
河南守聞其秀才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
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文帝悅
之絳灌等盡害之迺為長沙王太傅有鵩飛入舍作賦
以自廣後為梁懷王太傅而死時年三十三 史記
賦靈光王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
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
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
年二十餘 後漢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筭
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 文考一字子山也
稱知七日陸續字公紀幼有儁才數博學多通
舊德名盛麗統荊州令七年長於績共為交步

林太守自知七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陸績幼敦詩
長玩禮易南征遘疾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
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 吳志本傳

可言天人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
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傅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
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正
始中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司馬師嗟嘆累日
婦亡神傷荀粲字奉倩彧子也常以為子貢稱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
糠粃粲兄俁難曰易六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
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
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
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
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
又論父彧不如從兄攸彧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
不治外形慎容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
能迴也妻曹洪女有美色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不
哭而神傷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
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
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何劭為粲傳
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
修行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

朝野亂慨魏舒子混字延廣清悲有才行年二十
舒卒朝野咸為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以
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以
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但然為
之嘆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四望
牛車歲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本傳
荊州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
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
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世說萬子有大成之風
苗而不秀上
陳梁散衛玠字叔寶有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群伍之

中有異人之望祖衛瓘見介五歲曰此兒神異聰令與
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耳本傳及長好言玄理親友將
謂一言與不咨嗟以為入微以天下大亂移家南行永
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
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
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
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
行為偶繁羊秉字長達少有令譽仕參撫軍將軍事將
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皆
李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
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肖是何行善而禍繁也崔駐非

生之寸 蚤年推為黃門侍郎侍御文宣帝問曰夏
湛竹羊彖叔絕可想是那何物有後不樵荅然對曰七
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
嗟慨久之世說
韓禮麈尾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
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著
柩中因慟絕上
年齊古人王脩字敬仁小字苟子蒙子也明秀有美稱
善隸行書號曰流奕清舉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
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熙乃嘆曰無愧
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文字志

不可無年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我家領
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世說東亭轉臥向壁嘆
曰人固不可以無年上
祝予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
寄暴疾而殞祝予之歎如何可言上
蘭王風凋謝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才思富捷彭城王義
康修府城得古冢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
文為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
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蝻恨其以
婣故長繼未騁子詩
鳳竹王墨育太保弘之弟也武帝至彭城大

藝[illegible]文先成帝問弘曰卿[illegible]何如[illegible]
如[illegible]官門[illegible]何[illegible]帝大笑為文帝鎮西長史武[illegible]
帝曰[illegible]祖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後乞吳郡文[illegible]
貴有欲[illegible]廣而過其倮梁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
嘆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赴侍側
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 南史
後世領袖 王訓字懷範幼聰敏有識量後拜侍中入見
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敬容曰少過
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
為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 上

昧泗 王勃字子安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
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聰警絕衆文章遒捷下筆則成
尤好著書為虢州參軍坐罪除名父福時以左遷交趾
令勃往省道出江中為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
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 唐書
奴僕命騷 李賀字長吉韓退之皇甫湜聯騎造門賀總
角荷衣而出賦高軒過援筆立成杜牧之序其文蓋騷
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生二十七年死世皆曰使賀
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神會天出 邢君實恕子也自少有逸才尤為蘇黃諸公
所稱許而不幸早死作秋風三疊時年未弱冠[illegible]
出如不經意同時之士名好古字[illegible]

富

[illegible]不移[illegible]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
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
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
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
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
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說苑
[illegible]闘且曰昔闘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卹民故
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
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
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
死非逃富也 楚語

富淫 齊慶封奔吳吳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
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
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
聚而殲旃 襄二十八
幅利 齊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
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非惡富也
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
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
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上
恬富 子產聘晉叔向問子晳于行人[illegible]對曰[illegible]

無禮而好陵、恃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說苑
[富得罪]戍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
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
愈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
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叔聞
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家語
[陶朱公]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
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范蠡爲越相三江五
湖之間民富國強卒以擒吳功成而弗居變名易姓之
陶自謂朱公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
散與貧乏 越王論

[遊宮]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聞笑術者萬人收四海
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爲器銅鐵之類積如山阜
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宮
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拾遺記
[猗頓]猗頓魯之窮士聞術于朱公乃畜牸于猗氏之南
以富興于猗氏故曰猗頓 孔叢子
[君子之富]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
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
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
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說苑 昔楚頃襄王問
曰君子之富何如云云 後漢馮衍傳論

[趣時]白圭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白圭樂觀
歲熟取穀與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趨時若
猛獸鷙鳥之發 史記
[卓氏]卓氏用鐵冶富程鄭富埒卓氏 上
[以貨稱首]卓王孫家僮千數程鄭各八百人而郁公從
禽巷無行人簫鼓歌吹擊鐘肆懸富侔公室豪過田文
漢家食貨以爲稱首孟以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
華陽國志
[銅山]臨邛有古石山有石鑛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
支鐵甚剛因置鐵官漢文帝時以鐵銅賜侍郎鄧通通
假民卓王孫歲取千疋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錢亦
盡天下王孫女文君能鼓琴時有司馬長卿者臨邛令
王吉與之遊王孫家文君因奔長卿 上

[茂陵富人]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
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
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
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爲洲嶼激水爲波潮其
中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
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廣漢
後有罪誅沒入爲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 西京雜記
[高貲]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
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孫大卿

下高肯漢覧遊傳
〔輩觟〕思玄賦或輦觟而遠東今孕行產而為對注云昔有周輩者窮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子錢可以借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利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子夫夫曰生車間可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以貧困喜曰見鬼神志搜神記

〔富擬封君〕湖陽縣有樊重碑重居湖陽能治田殖至三百頃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羸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其

興工造作無窮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受業資送甚至世祖即位追封樊侯詔湖陽為重立祠水經注書鈔同

〔金穴〕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為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廚金穴拾遺記

〔守錢虜〕馬援嘗謂賓客云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凡殖貨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本傳

〔散施〕折像字伯式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自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後漢書

〔寶庭〕糜竺字子仲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巨億蜀志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瓶設大珠如卯散滿於

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時三國交鋒軍中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氈罽積如丘壠駿馬萬疋拾遺記於蔣國遭賴此復振志

〔鐵賴〕以濟刁逵字伯道彝子也隆安中為廣州刺史弟暢為始興相[redacted]為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為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貲稱是桓玄篡位為所用玄敗並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劉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頼之以濟焉晉書十九

〔鑄金為龍〕齊時長沙王晃傳業富厚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莫有見者蕭衍伐

取此寵以充軍實南史

樓榭富饒元魏時洛陽有劉寶者最爲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疋至于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疋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于王者伽藍記

流星入櫃北齊後主武平初邑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爲婚載羊酒欲就親家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晴見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來著車輪牛即不動見者並怖其妻遂下車向而再拜張裙引之便入裙丁昇車還家觀之乃真金遂盛于庫櫃每至良辰

恒以香火祈恩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至春其庭生一桑樹枝葉異于衆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奇禽異鳥莫不棲集其家大富將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終後麥朝有白鳥似鷺飛至桑樹側吐血久之墮地而死日午後西北大旋風漲天而來旋遶此樹疎其枝柯如掃篲之形不經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繼家資耗盡及開櫃取金唯見螢火蜣蜋腐草之餘耳廣古今五行記

金舸自隨蠻酋馮盎族人子猷性豪俠貞觀中入朝載金一舸自隨許敬宗嫁女與盎子多納金寶爲有司所劾左授鄭州刺史卒袁思古議謚曰弃長子於荒徼嫁少女于夷落聞[illegible]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黷貨[illegible]

田彭侍中平恩公許圉師即郝俊之舅早同鄉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貨殖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疋特授奉儀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郝富如田彭[illegible]

鄒駱駝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至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觸之即翻塵土涴其餅駝苦之乃將钁劚去十餘磚下有瓷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於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駙馬子善時人語曰蕭佺駙馬子鄒昉駱駝兒非關道德合只爲錢相知朝野僉載西京懷德坊南門之東有富商鄒鳳熾肩高背曲有似駱駝

時人號爲鄒駱駝其家巨富金寶不可勝計常與朝貴遊邸店園宅遍滿海內四方物盡爲所收雖古之猗白不是過也其家男女婢僕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時驚異嘗因嫁女邀請朝士往臨拜席賓客數千夜擬供帳備極華麗及女郎出侍婢圍遶綺羅珠翠垂釵曳履尤艷麗者至數百人衆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婦矣又嘗謁見高宗請市終南山中樹估絹一疋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窮事雖不行終爲天下所聞後犯事流瓜州會赦還及卒子孫窮匱兩京記

居貯畢伷先流北庭無復名檢專居貯五年致資[illegible]降胡女爲妻妻有萬金駿馬牛羊以[illegible]

人自北庭覩京師多其客詞帳朝廷事聞知十□
摭言
元寶 玄宗嘗召王元寶問其家私多少對曰臣請以絹
一疋係陛下南山樹盡臣絹未窮又玄宗御含元殿望
南山見一白龍横亘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
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横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
貴臣啓曰何則臣等不見玄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
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人以錢文有元寶字
因呼錢為王老 獨異志
地癖 李憕豊于産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自都至閔口
田疇彌望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鄭
天口記
嚴天寶中為少府監田莊亞于憕 唐書忠義
多田翁 玄宗命宇文融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
者必加證譖寮奏以盧從愿有田數百頃帝素器重亦
倚為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婚宦最重於一時故帝亦重
言其罪但目從愿為多田翁 明皇雜錄
京師高貲 胡証拜嶺南節度使李廣有船具奇寶証厚
殖財自奉養奴數百人營第修行里彌亘閭陌車服器
用珍侈遂號京師高貲 唐書
多藏為鑒 李叔明素侈在蜀殖財廣地舍田產及數年
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為鑒
足穀翁 相國常甾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八

萬頃膏腴穀稻如坻皆為滯穗咸通初授嶺南節度使
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甾從容奏曰江陵
庄積穀尚有七千堆固無所貪矣帝曰此所謂之足穀
翁也 北夢瑣言
打鍾 百下京華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鎮州王家
有一兒俗號王酒胡居于上都巨有錢納錢三十萬貫
助修朱雀門上又詔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
齋乃十撞新鍾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擊之上
曰有人能捨錢一千貫文者即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
醉入來徑上鍾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貫
入寺 玉泉子
天口記
寶稱 王處回積鉅萬計蜀中富家罕與比在太原家甚
貧善相者周玄豹每指謂知祥曰此子寶稱也它日當
大富果如言 九國志
積錢有聲 五代袁象先子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
如牛以為妖勸其散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者
求其類耳宜益以錢聞者以為笑 本傳
王石乞兒 李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
妓妾百數嘗讒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為□
可笑可笑 蜀檮杌
代輸 宣和間朝廷收役錢雲科增郡縣免夫錢□□
仁縣有楊秀才妻劉氏獨與子居而家饒于財□□

萬緡代下戶之輸縣令欣然籌運庫藏為空 貿以問
庫中之錢復滿每緡首有青麻二字觀者異之或
青州有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家本姓
青州踪跡之果有麻氏失錢劉氏請歸錢于麻琳以為
天授辭焉劉氏乃悉散施之其後家益富云 春渚紀聞
民悉 劉德字路叔寬厚好施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
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悉也 漢書
玉豚 歙杭人洸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得一玉豚從此
所向如意田桑並牧家遂大富 金明
金牛 增城東北有牛潭洞深無極此岸有石周廻圍三
丈許漁人見金牛自水而出盤於此石義熙中增城縣
天中記 卷三十四 五十六
人常安到此渾於石中山縣得金鎖大如指尋之不已
俄而有物從水中引之極不能禁忽斷得數尺遂致富
年登上壽其後義與周雲甫當見此牛宿伏石上傍有
金鎖如索繩馬雲甫素勇壯捷此牛擊斷其鎖得二尺
許遂以豚雄 家宇鋼
罔虎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賚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
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
載 法言
三患 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之機
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
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貴之所致

也 呂本生

貴盛

歸仰 貴歸也物所歸仰也汝潁言貴聲如歸往之歸也 釋名
近危 錫常言洪範五福獨不言貴者以近於高危禍
之自至循宜儆動柰何枉道以邀之 晉書
物禁太盛 李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
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
令皆月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而嘆曰嗟
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
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
天中記 卷三十九 二十七
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史記
位盛辭祿 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
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為公侯食邑
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
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
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 前漢
金張 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左思 史漢書金日磾贊曰
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
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
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
近貴寵比於外戚 選 七葉珥貂見崇西漢

許史郭集金張館舂宿許史廬。左思魏都賦 曰上卩
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試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
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
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 注本傳鄭昌上書頌
寬饒語曰寬饒言誤 江淹雜體許公張服點見許史
乘之軒
天湯淵何比千字少卿經明行修兼法通律為汝陰縣
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郡尉獄無寃囚進
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于在家
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
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
出門乃謂比千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
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
比千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筭言訖出門不復見比千
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何氏家傳比千敞文高六世祖也 續漢書
天中記 天中記五十八
一組楊侯懐鉩黄璽三組師古曰僕主爵都尉又為樓
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 漢書
五侯成帝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
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
之五侯 本傳 元后群弟世權更特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
都 讚 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
五將秉政天下輻輳自效傳 五將世權謂王氏五大司
馬鳳音商根莽也 六海鯨纈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
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 涿郡西山光武即帝位
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
才新市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故其舊
居世以為五大夫城俗又以為五公城岳讚云五王
在中龐萌建績者也 水經 譚稱病不肯事鳳不輔政而夢
子仁嗣仁素剛正莽内憚之令人奏就國后遣使迫
守令自殺 本傳 祖孫可謂中立不倚者矣云謂不同莽
政誤
七貴西征賦窺七貴於漢庭譸一姓之或在注七貴謂
天中記 天中記五十九
吕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
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盡敗大白詩昔在長安醉花柳五
侯七貴同杯酒 史丹男九人皆以丹任並為侍中自
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
窮富極貴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 漢書
與漢興衰耿氏自中興以後訖建安之末大將軍九人
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
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 東觀記
四世三公袁紹字本初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
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魏志 安章帝時為司徒子
敞為太守京京弟敞為司空京子湯為太尉湯子

弟隗皆為公晉書逢孽于紹出後伯父成於會逢子術
校尉諫袁先主為豫州先主云袁公路四世五公海內
所歸可以州與之孔融謂主曰家中枯骨何足介意
司馬彪書曰安桓帝初遷太尉有二子逢成隗逢字
周陽靈帝時為司空隗字次陽獻帝初為司空似誤
天下盛族諸葛氏之先出自葛國漢司隸校尉諸葛豐
以忠彊立名子孫代居二千石三國之興蜀有亮吳有
瑾魏有誕名並蓋海內為天下盛族
大世九公惟我之先生于有晉人物翳衣冠肆六
世九公不亦偉乎磊落瓌奇才昭合向已獨坐於古今
拊萬姓而駭之矣中興丞相王公歎曰自入龍以後榮
天中記　卷二十九　六十六
寵莫二為天下貴門荀氏家傳
故昔沈公沈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之後見者皆
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
勸學所致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以輔國將軍除
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集邑老乃
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
二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
之元魏書林傳
四貴觀德王雄高祖族子也貴寵冠絕一時與高熲虞
慶則蘇威稱為四貴隋書
象笏百人隋高祖受禪李穆以不賀高祖降坐禮之公

門移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
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隋書
一榻執笏崔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群從數十趨走省
閣每歲時家宴組佩輝映以一榻置笏疊於其上開元
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其福壽隆盛如此東都
私第門戟與弟太子少保珪光祿卿珙俱列棨時號三
戟崔家唐書
旗旐成陰高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朱輪接軫旗旐成
陰
酒囊飯袋馬氏奢僭諸院王子僕從烜赫文武之道未
嘗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江南野史
天中記　卷二十九　六十七
公子行王建居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令口誦近詩時
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
華手擎鶻閒行氣貌多輕忽稼穡不知五帝三
王是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蜀檮杌
貧賤
貧病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為病也不惟形色羸
瘵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詬讓非靡
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譏憂患莫若懷古之士當
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
之中用此道也庾敬延年論
十盜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太公曰為之

竊而不害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為盜也公曰討貌不
默一公也長和不將五盜也聚婦無能三盜也喪及太
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
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然
燈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 太公六韜
推車 寧戚衛人也欲仕齊家貧無以自資乃傭為人推
車至齊國桓公出郊望見車駕乃於車下飯牛扣牛角
而歌桓公聞之撫手曰異哉此人乃非常人也命管仲
迎之以為上卿 史記
立錐 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死其子無立
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 上

憂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
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
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
慎其憲則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
吾亦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
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也 國語
苫蓋 范宣子數我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
以來歸我先君 正義曰爾雅曰白蓋謂之苫 孫炎曰白
蓋茅苫也 郭璞曰白茅苫也 正義曰被苫蓋言
可依唯草苫也 左襄十四 廣絕交論漸含山子以
子苫蓋

仕之常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
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
已得為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為貴吾既已得為男是為
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
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列子說苑
無財謂貧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
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
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
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
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
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子華

曳縰而歌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
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
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上
貧不願仕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
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
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
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
之意 上
二旬九食 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
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
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

餓斃 日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方來遇群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為子告急于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于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 說苑

緯蕭 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 莊子 緯織也蕭荻蒿也 陸龜蒙解蕭志云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然蕭緯二字尤奇 輟耕錄

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約緯蕭以充糧粒之費 顏延年靖節誄

天中記 卷三十九

胡叟救沙門法成于死成感之遺其珍物叟曰緯蕭何人能弃明珠 魏書

夫緯蕭不獨見蟹志陶以為奇詎未讀莊子耶

分餘光 甘茂亡秦奔齊蘇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子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願君以餘光振之 史記

齊徐吾者在海上貧婦人與隣婦人李吾之屬合燭相從云云 列女傳

史通云甘茂會績之云蓋戰國游士寓言設理以相□□向古為此婦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何其妄哉

貸布 蘇秦如趙逢其隣子於易水上從貸一布□金隣乎不與 □典

繩樞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 過秦 窮巷之賓繩樞之士 文選論

禮記儒有蓬戶甕牖 註曰繩樞以繩為戶為樞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長於蓬茨之下徐幹詩顧念蓬室士江淹上書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劉孝標辨命論土室編蓬未足憂其虞□席寔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席門 陳平少時家貧為人長大美色戶牖富人張負獨偉視平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漢書 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有好事之客 □□書

天中記 卷三十九

家徒四壁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居貧愁懣以所服鷫鸘裘就市人楊昌貰酒遂相與謀還成都貰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耻王孫 西京雜記

都養 兒寬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 漢書 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

庸作 匡衡字稚圭好學家貧庸作以資供用 □□□□

無隣燭 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

亦清之 西京雜記

阿街卒列 嘉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断金契貧無
養親傭為阿街卒遺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懐道李伍
不亦病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揚肆卑下之位古人所
不恥何病之有故其讃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厮
役挺秀含芳 華嶠書 水經

結草而居 范丹桓帝時以丹為萊蕪長不到官後辟太
尉府自以狷急不能從容常佩韋於朝徒竹弊服賣卜
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依宿
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閭里歌曰甑中生
塵范史雲釜裏生魚范萊蕪 續漢書

併日而食 郭林宗家貧物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
錢乃遠至成皋從師授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盡
幅自障出入入則讓前出則掩後 有道別傳

冬月無被 孫晟 晟字允公家貧不仕居杜城中織箕為
業明詩書為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薪一束暮卧旦收之
三輔決錄

排草入室 葛洪字稚川風失庭訓躬執耕穡承星履草
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貧無僮僕籬
落頓決荊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霤披榛出門排草
入室 抱朴子

北門之歎 李弘度充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貧而問
君肯屈志百里不荅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
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世説

為鬼所笑 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
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
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
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南史 劉敬同郡宋人也

仙見 王智深字雲才少從謝超宗學屬文家貧無人事
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
其衣食 南齊書文學

主人擔粉 瑯琊諸葛氏兄弟三人寓居晉陵家甚貧乾
寄乞自給藏在囷中計日用米應盡而早已空始則故

謂是家中相竊盜故復書檢題識而耗如初後有宿客
遠來至巷口見數人擔從門出客借問諸葛在不荅云
悉在客進語訖因問卿何得大糴于主人云告乞乞口
云何糴之客云吾向來逢見人擔穀出為是何事人兄
弟相視竊自疑怪及看書題宛然如故試開囷量視無
一許斛始知前後所失非人為之也

餓死空谷 元德秀退居安陸去家数十里值大雨水漲
七日不通餓死空室虛齋為誄曰誰為府君大必噉肉
誰為府僚馬必食粟使我元公餓死空谷 錄異

屑榆作粥 陽城少好學家貧無積值歲飢屏跡不出
干求惟屑榆作粥而已

窮鬼 邪鄧羆樂陽尉窮居京華時覩問常有二物狀如
猿猴出入無不相逐所造必問如碑撫棘病于患始其
數年百計莫之能絕一夕其坐忽來告別云共久逐君
屯邅[一]不相離今將詣曆某坊王氏散其金帛鄧究門
其事云先得[illegible]安品于鄧言于表弟張生未甚信王
素昚富一日與賓從同過鳴珂里見婦人覩掑倚門悅
之遂召同列命酒為歡時張生與共未頃以為異密問
之則安品子也品子善歌王氏悉以金帛贈之自是資
貸日騰其門匆歡洽酒酣畢無所憾未經數年遂至貧
困 錄異記

隨僧飯 羅吏君向廬州人不事産業以至困窮常[一]福

泉寺隨僧飯而[illegible]寶慶二十年間持節歸鄉里及
境至僧房中書壁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
歸故時賓從論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圍野老共遮官路
拜沙鷗遥認隼旟飛春風一宿琉璃殿唯有泉聲愜素
機 鑑戒

赤貧 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
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遺類耳漢書注以為流血丹
其族[一]謬

貧窮 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
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也 荀子大略

天中記三十九卷終

天中記四十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隱逸

王政所先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歸心焉是以洪崖先生
創高於上皇之世許由善卷不降唐虞之朝易有束帛
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歎春秋顯子臧之
節故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尚讓之士王政
所先 高士傳序

許下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
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史記

委位 舜王天下皐陶佐政比人無澤深隱不見禹王天
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 論衡

虛無堂 李耳著道德五千餘言為道家之宗以其年老
著子故號其書曰老子居亳今亳州南宮九龍井井前
有昇仙檜再生檜老君鍊丹井井北有虛無堂石壁鐫
道德經 高士傳

五往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
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助萬乘之
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
乃得見之 韓非子

[illegible] 亥唐晉人也高洛寡索晉國卑之雖蔬食菜

叕平公每為之欣飽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
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髀痛足痺不敢伸
向勃然作色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
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
乎士傳私康號

顏闔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
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
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呂氏

立倦不息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

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
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
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呂氏

歸眞反璞齊宣王見顏斶云願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
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
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
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
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遂辭
而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眞反璞則終身不辱 國策

鶡冠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敝履穿以鶡爲冠
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煖常師事之煖
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煖絕 隱逸傳

灌園陳仲子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
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
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
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
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
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
與逃去爲人灌園 高士傳 齊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曰
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
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
殺乎 國策

鄭長者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十篇言道家事韓非稱
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爲名 皇甫謐高士傳

淮陽一老應曜本自周武王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
也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
人謂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八代孫應劭集解
漢書云 白帖五 淮韻休魚

隱侯盧元明嵩山記漢王玄奕者隱于此山景帝每徵
不屈遂就山而封侯因以爲名宋鹿鯀山詩王奕拜隱
侯

閒居士摯峻字伯陵與司馬遷交好隱于岍山遷以
勸峻進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伏惟伯陵材

人於其志水清玉潔不以細事從累然未為太上人
所病也峻報曰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
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
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二人自是
各從所欲遂果以悔吝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於所所
人立祠號所居士傳高士

鄭樸 鄭樸字子貞隱于谷口高節不屈耕于岩石之下
名震京師時人因子貞所居名為鄉泉[illegible]谷口鄭子
貞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
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貞子貞遂不詘而
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其業給蜀人愛敬至今稱焉

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梁齊
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貞不
詘其志而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
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
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兹以旃不亦寶
乎不暴由卽夷矣何爲欲之有前漢書揚雄問明蜀有富人羅沖
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為君平
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
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
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
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
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
足耶沖大慙君平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
我身竟不仕高士傳

通志畧云臣謹按類說云云並未見高士傳耶

梅真 嚴平避漢于廛肆梅真隱淪乎市卒[illegible]四明餘
姚之南七十里仙尉梅子真之隱也福彷入山見多
龍穴神蛇毎吐氣成樓閣雲雨梅與尾有石庫內貯仙
藥神仙經籍貞元十二年釋法常寄宿于房夢神人謂
之曰石庫中聖書懸記既往將來之事受之者爲地下
主不然爲帝王之師傅矣唐高僧傳

三徑 杜陵蔣詡字元卿爲兗州刺史以廉直爲名王莽
居攝以病免官歸鄉里荊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
求仲羊仲從之游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爲業挫廉
逃名時人謂之二仲三輔決錄詡爲兗州王莽爲宰衡詡奏
事到灞上移病歸杜陵荊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
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高士傳惟開蔣生
逕永懷求羊蹤謝靈運詩

都尉擁門 龍丘萇吳郡人篤志好學王莽篡隱居大山
以耕稼爲業公車不應徵更始時任延年十九爲郡東
部都尉折節下士鍾離意爲主簿自請萇爲門下祭酒敘
曰龍丘先生清過夷齊志慕原憲都尉洒掃其門猶懼

辱之仁召之有讖書 東陽有高山班固謂之九□□
後漢書 丘長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栢望之五采亦□綠
人若□□ 山有九石特秀林表色丹白遠望之狀若美女
故一名九峯巖山漢龍丘萇隱居于此與嚴子陵友善
終年百歲山際有三□巖穴外如窗牖中有石床東陽記
蜘蛛隱龔舍初仕楚王非其欲見飛虫觸蜘蛛網而死
嘆曰仕宦亦人之網羅也遂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隱
金樓子 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両龔皆不録也高士傳序
隱屠肆胡剛清高有志節値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
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閒後漢書注
清高士牛虫字君直世祖為布衣時與□遊夜講說讖

言云劉秀當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
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
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真
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者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
郡守是以無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荅詔
命高士傳
析菱鄭敬字次卿汝南人閑居不修人倫都尉逼為公
曹辭病去于蟻陂之陽隱處精學同郡鄧敬公為督郵
過存敬敬方釣魚於大澤因折菱為坐以荷為肉□□
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世□□□□
陰就虞延並辟不至謝承書 折菱葵枯此□□□

物斷家事向子長字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
山採薪賣以供食飲嵇康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
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而去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
喟然嘆曰吾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
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
死也於是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
不知所終高士傳
存神養和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
為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
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曰孝威君身如是甚苦如何佟
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

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後漢
蓬蒿沒人張仲蔚平陵人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
身不仕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唯開一徑閉門養性
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高士傳
玄德先生法真字高卿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凡辟
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之順帝虛心欲致前後
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
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而聞
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
之師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上
有道大夫李恢字仲興李□佐車十四世孫也□□□閒

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先賢士傳）
二代不仕陸著字文伯漢桓靈間府州交辟不就悵然
積匿言戒諸子弟云吾少未嘗官于世四十餘年以
汝等必以義勿苟仕濁世子孫奉遵舊遺訓遂二代不
仕皆有令名（吳地記）
劉彥公沙孚字允慈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
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后相見以爽違約劉
席而坐（北海耆舊傳）
設東面坐徐稚恕察祿陳蕃欽其高行以禮詔請署為
功曹及師友祭酒又特為設東面之坐重席假巾几以
候之稚辭疾不到（語事記）

天中記　卷四十　八

歎門蘇門先生嘗見採薪於阜者先生嘆曰汝將以是
終乎哀哉薪者曰以是終者我也不以是終者我也且
聖人無懷何所為哉聖人以道德為心不以富貴為志
因歌二章莫知所終（表叔真傳）
采桑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
至見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
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
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
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
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所以忼慨
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

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
識其音響也（世說）
釋耕壠上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
如賓劉表數請之德公不為屈乃就候之表曰夫保一
身孰若保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
得所棲黿[redacted]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舍行止
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
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
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後漢書）
龍穉龐德公子魚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去官
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

天中記　卷四十　九

里中化其德謙少壯皆代老者擔（東陽記）
清高不仕高陽許詢字玄度丹陽許玄字遠遊並清高
不仕詢有才藻能清言玄山居服食志求仙道遊會稽
臨海山嘗不歸家乃與婦書令改適後入剡深山莫知
所止或以為昇仙（晉中興書）
玄度巖許詢徵司徒掾不就乃策杖披裘隱于永興西
山憑樹構室蕭然自致至今此地名為蕭山常與沙門
支遁及謝安石等同遊往來至今阜屯呼為玄度巖（會稽志）
竹中高士張廌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
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逃避之竹中不與相
見一郡號為竹中高士（永嘉郡志）

充隱 桓玄謀逆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已獨無乃徵
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若皆令辭免
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充隱 晉書六十九

潯陽四隱 晉翟莊字祖休湯之子以孝友著名守父操
州致禮命並不就莊子矯亦高節家居無事好種竹辟
命屢至嘆曰吾焉能易吾種竹之心以從事於籠鳥盆
魚之間哉竟不就矯子法賜節槩尤佳武帝以散騎郎
召客勸之就聘乃正色曰吾家不仕四世矣使白璧照
丐可乎亦不從之祖父子孫皆有行義世稱潯陽四隱 南康志

三叠肥遁 桐廬縣東有大漢溪九里注廬口溪南通新

安東出富陽青山綠波連霄亘壑昔徵士散騎常侍戴
勃遊此自言山水之極致也勃字長雲譙國銍人父散
騎侍郎逵字安道弟子常侍國子祭酒顒並高蹈俗外
三叠肥遁為海內所稱 輿地記

三隱 周續之字道祖閑居樂志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
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
命時人謂之潯陽三隱宋高祖甞稱續之曰心無偏吝
真高士也 宋書 或問續之時踐王庭何也笑答曰心馳魏
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岩谷耳 廬山記

人外之遊 孔淳之字彥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
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與徵士戴顒王弘之王
敬弘等為人外之遊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
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郡淳之笑曰潛游者不
識其水巢棲者非辯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
往甞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每巽
盤桓極日輒復宿忘歸披襟領契自以為得意之方也
崇乃嘆曰緬想人外三十餘年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
至後淳之別於[illegible]歎曰浩然之氣猶在心目山林之士
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謂乎 宋書 高僧傳

真隱傳 何尚之為尚書令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賦以明
所守而議者咸謂其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redacted]義恭詔
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於是

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 南史

祿如腐草 衡陽王義季問宗炳曰欲屈先生以重祿可
乎曰祿如腐草盛衰幾何 廬山記

愛竹酒 辛居士名宣仲截竹為罌以酌酒曰吾性甚愛
竹及酒欲令二物並耳宋巴陵王休若謂之呼見取豹
皮下五文錢貫爪 南康州記 辛居士隴西人大明末寓居襄
陽縣西六里多植松竹棲遲其下林中起一草廬容膝
而已善彈箏與淮南胡陶京兆洛惠度同志為友常共
談集此林陶能吹笛惠度工歌竹林下管絃滔韻時人
謂之公樂 襄沔記

今之臺尚 杜京產字景齊與同郡顧歡同契于始

山開舍授學齊高帝遺劉瓛入東為武陵王曄講授……
性與之寺曰往生今之臺尚也南史　朱冲字巨容……
書至即逃入深山時人以為梁管之流晉書
朝隱　王逵子僧祐字徹宗雅為從兄儉所重好擊古磬
老莊不尚繁華亭然獨立不交當世劉瓛上書薦之册
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
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將何點王思遠
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于侯相未嘗與一人游
南史　王康琚反招隱詩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
不受黜　劉先隱士字雲禎居貧高尚織簾誦書張永為
吳興欲請為功曹麟士曰必欲節渾沌以蛾眉冠越客
於文晃走雖不敢請附高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
黜剔永乃止南史

箪腹度形　宗測字敬微炳孫也豫章王嶷兩徵之測答
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今髮鬢已白豈容課
虛責有限魚慕鳥哉魚縱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
曰尋山採藥畢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
豈容當此橫施南齊書
北山移文　周顒字彥倫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
南齊書　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
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名山茨……孔
德璋移文云世有周子儁俗之士……如

務光……不能儔至其紐金章綰墨綬使我高霞孤映
白雲誰侶列壑爭譏攢峯竦誚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
京雖情投于魏闕或假步于山扃豈可使碧嶺再辱丹
崖重滓宜掩雲關截來轅請回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鍾山在都北其先周彥倫隱于此山後應詔出為海
鹽令欲却過此山孔德璋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
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呂向注
齊書曰顒字彥倫汝南人解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
出為剡令建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
國子博士卒于官未嘗云為海鹽令也呂之云云豈
杜撰耶

披褐先生　東莞臧榮緒與友河東關康之俱隱在京口
時號二隱榮緒敬愛五經常以宣尼生庚子生陳五經
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南齊書
求海織業　字文雅東海蘭陵人世亂將家避地海濱不
以避世為悶不以窮居為傷荒衣濯冠以俟　義隆傳
阮居士　阮孝緒幼有至性與群兒游戲便以穿池及冠
父誡之孝緒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
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所居一室雖家人亦罕窺其面
人……呼為居士天監十二年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不
至衣峻謂曰往古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
道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

絢繶羽山林為仁由巳何關人世南平王偉聞其

書之不淑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

縻何以異夫騕褭 南史

神人 劉訏字彥度隱居求志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不就主者敦召訏乃掛檄於樹而逃於族兄歊並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曾與歊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小築宇與寺東間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頴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見嘗著穀布巾披納衣每遊山澤輙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人 南史

月食四斗 梁武初詔何胤為光祿大夫遣王果之以手勅諭意并徵謝朏果之先至胤所恐朏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床受詔就席伏讀及果之從謝朏所還問胤出期以應乃答果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果之失色不能答

樵書棄產 李謐字永和鄉黨有神童之號屢辭徵辟志守中素結宇依巖憑崖鑿穿耽學守道不悶於時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卻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窺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業張生之忘食未足為喻而祐善空聞年三十二暴疾而卒詔諡貞靜處士 魏

物外司馬 王晞字叔朗閑談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良辰美景嘯詠遊遨登山臨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 北齊

逍遙公 韋夐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一見徵辟皆不應命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為居士周太祖備加禮命竟不能屈明帝禮敬愈厚為詩以遺之夐答帝詩願時朝謁帝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陳使周弘正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 周書

假隱 杜淹字執禮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為不仕者文

帝惡之謫戍江表 唐書

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德者能之故謂之退藏于密 文中子

天隱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貞約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 南史 或問東方朔人隱者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 文中子

泉石膏肓 田游巖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高宗幸嵩山親問之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後出仕宦坐於裴炎交結特放還山 唐書

逍遥谷　潘師正居嵩山逍遥谷服松葉飲水而已
召見問山中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下不乏
續世說 高宗幸嵩山至逍遥谷見室中大瓠問潘師
子真答曰中有青餌昔西城王君以南燭草為之服食
得道上乃命道士葉法善往江東造青餌飯 說郛
隨駕隱士　盧藏用字子潛與陳伯玉趙貞固友善隱居
之日頗以貞白自衍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目為
假隱自登朝奢靡淫縱趑趄詭佞專事權貴時議乃表
其醜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驩州 談賓錄 初隱山時有意
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
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
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 唐書

白雲記　司馬承禎善辭還山勑賜寶琴花帔遣之工部
侍郎李適賦詩朝士咸屬和散騎常侍徐彥伯撮其美
者二十一首為製序名為白雲記 唐語林
見山合眼　任敬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
入京中訪問有朝士戲贈詩云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
京來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後登
補袞 幽閑鼓吹
疎況方外　顧況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
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
事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後吳中
皆言況得之也去 尚書故實
煙波釣徒　志和字子同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
煙波釣徒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曰太虛為室明月為
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志和謁顏
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
泛宅往來苕霅間嘗撰漁歌憲宗寫真求訪之不能致
李德裕玄子記云漁父賢而名隱鴻夷智而功高未若
玄真隱而名彰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其嚴光之比歟 唐書
刺史顏真卿與陸鴻漸等共唱和二十五首
江湖散人　陸龜蒙字魯望居松江甫里不喜與流俗交
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床
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

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 唐書 天隨生宅荒
少牆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盃案至夏枝葉老
硬氣味苦澀猶責僮兒采掇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
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
古賢遺言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
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 杞菊賦序
遺名子　大曆中處士朱渠年隱鍾山號遺名子顏真卿
題其所隱之室曰遺名先生三教會宗堂 金陵志 常與兄
沈陸鴻漸杼山僧皎然為方外之侶沈真博約為
久而不名一行不滯一方故其曳羽衣也則

方袍也則曰塵外披緇服也則令之名字著焉（楊軾之文序）
離俗陳瑕鴻之子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銓于徐性
耿介有所不合挈家居芙蓉山平居焚香習禪與妻子罕
面惟沆瀣寺長老與之接欸臨行留一章與其僧云行
若獨輪車常畏大道覆止若圓底器常恐他物觸行止
既如此安得不離俗乾符中第北佐薛能幕於徐瑕自
丹陽掉小舟與相見能重其人延入城不可曰某已有
誓不踐公門矣薛後舟赴之話道永日不宿而去（王讜）
三高石晉鄭雲叟本名遨棄家入少室山閒西嶽有五
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居華陰與李
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為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

天中記 卷四十 十八

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無所不至雲叟目擊其事而
不求（續說郛）吳興長興縣西南有玉實深廣皆二尺色緋
碧味甘唐處士鄭遨與羅隱道士李道殷築屋泉石[illegible]
三隱
詠詩張令問本唐興人隱居不仕號天國山人與杜光
庭詩云試問朝中為宰相何如林下作神仙一壺美酒
一爐藥飽聽松風白晝眠[illegible]孟蜀辛酉歲有隱迹於陶
沙者文谷禮遇之嘗詠詩曰九重天子人中貴五等諸
侯閫外尊[illegible]似布衣雲外客不將名字掛乾坤
絕意出仕史虛白字畏名南游九江築落星灣家焉[illegible]
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元宗南巡至蠡澤訪白泊[illegible]
道傍元宗勞問令誦近詩曰風雨撥却屋全家醉不知
元宗愛其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illegible]
可屈盍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illegible]
遺事明主[illegible]訓貧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
敢以累公鉉越嘆（江南別錄 南唐書[illegible]）
荊臺隱士梁震唐末登第開平間歸蜀過江陵高季昌
愛其才識留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季昌甚重之以為
謀主呼曰先輩後從誨時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
嗣王囑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
矣遂固請退居從誨為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荊
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家（五代史）

天中記 卷四十 十九

灌園蘇雲卿少與張浚為友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
灌園人莫測也浚為相屬豫章帥及漕親為致之帥漕
密物色得灌園蘇翁因更服入其圃家上有西漢書意
是雲卿也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翁當識之
曰然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
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張今何官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
了此事翁曰恐未便了得在客起致張意因出書幣翁
意色若自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以詰朝上謁旦伺之
翁已遁矣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悔作箴識之（宋[illegible]）
畏休楊萬里退休十有六年寧宗初與朱元晦同召[illegible]
不起朱與書速之楊決意不出有江風山月之贊

醫

【赭鞭】黃帝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號神農皇帝 搜神記 神農摭赤鞭而鞭草 場州圖序 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 帝王世紀 岐伯祖世之師曰僦貸季 素問 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于岐伯 理論咸

【巫咸】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 郭璞巫咸山賦序 劉聰信用王沉等誅王琰等陳元達等諫曰陛下心腹四肢無處無患後誅巫咸戮扁鵲臣恐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 載記 巫彭作醫 呂氏春秋 古醫曰苗父 說苑

【腠理】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病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

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 韓子

【刺骨】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安危

【上池水】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長桑君過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傳與公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盡書與扁鵲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為醫或在齊

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扁鵲以醫術名聞天下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 史記

周禮釋文云史記扁鵲姓秦名少齊越人然扁鵲對號中庶子云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是自言也而釋文引史何所本耶

【血脉】治晉昭公時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病扁鵲曰血脉治也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 云云 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云云 史五見天

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敘此事亦在定公之初

能生死人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宮門下曰臣能生
之中庶子入報虢君出見扁鵲扁鵲曰太子之病所謂
尸厥者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使子豹為五分之
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
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
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
之起耳史記
索隱曰案傳玄云虢是晉獻公所滅先此百二十餘
年此時安得有虢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
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 春秋郭公在莊二
十四年晉之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在僖五年安得虢

後改郭也
說苑扁鵲過趙太子與虢太子事同然頃公十三年
簡子不知人定公十二年毋卹為太子時別無趙氏
扁鵲又有別適耶
醫之好利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
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
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云云事與蔡桓同
索隱曰案傳亦同是時齊無桓侯裴駰云謂是齊侯
田和之子和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
簡子晉頃公九年在位與田常同時和田常曾孫始
至和子桓公午一百二年安得相當也

病在耳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
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
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
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
舉而亡國矣策秦
按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至是百三十年矣注
昆弟善醫扁鵲兄弟三人並善醫魏文侯問曰子昆弟
三人孰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
故名不出門鵲鍼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鶡冠子
矣扁鵲而所載互異史世家扁鵲傳更先後乖舛
韓非去簡子未遠止云古醫故冥諸首云

膏肓醫緩晉景公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
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
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
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
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左成
醫國晉平公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
是謂遠男而近女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
國其次醫人固醫官也語國 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
之左傳
良藥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
曰丘之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

飲酒不醉醫曰是良藥也公孫尼子

三折肱 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瘳齊君會大夫慶之梁
賓復獻攻虺之方寧我曰諸夫子意欲復有虺害當用
之乎弟坐默然寧我以告夫子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
折肱為良醫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
之方之優劣也孔叢子 荀寅范吉射將伐晋厲公齊高強
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成十九
折臂而成醫令吾今而知其信然楚辭九章

傳士已疾 文摯齊人也齊威王病發使召文摯摯至謂
太子曰王病怒則愈王若即殺臣奈何太子曰無慮我
當救之文摯於是不時來見王及來不脫履而登牀以

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將烹之后及太子
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
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
王使之覆之文摯乃死呂氏至忠

委治 尸子曰醫竘者秦之良醫也為宣王割痤為惠王
治痔皆愈張子之背腫命竘治之竘曰背非吾背也任
子治焉醫治之無不愈竘誠善治疾也張子委治焉夫為
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以委治然後治矣又[illegible]

四難 郭玉少師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測之術
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玉仁愛不矜雖貧
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療治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
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
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
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
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
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
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
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
其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後漢書

仲景方 南陽張機字仲景總角造何顒顒謂曰君用思精
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卒如其言顒先識獨覺言無虛
發王仲宣年十七嘗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

湯不治且成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貰長遠不治
也後至三十果疾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在京師為
名醫於當時為上手時以為扁鵲倉公無以加之何顒別傳

脉經 王叔和性沉靜好著述考覈遺文採摭群論撰成
脉經十卷編序次張仲景方論編為三十六卷大行於
世高湛養生論

刳破腹背 華佗字元化一名旉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
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
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
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
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

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閒
皆平復（後漢書）虢中庶子曰上古俞跗治病不以湯液乃割
皮解肌湔浣腸胃漱滌五藏（史記扁鵲白當作云說）越人救虢太
子於既殞胡巫活絕氣之藥武淳于能解顱以理腦元
化能刳腹以滌胃文摯衍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納
赤餅此但醫家猶能若是（抱朴）
出眼瞳司馬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
眼瞳割其疾而納之傅藥（晉書）
巴豆杏子丸程據為太醫令武帝初受魏禪改元為太
始而據貢雉頭裘帝以奇伎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
前據以醫術承恩出入禁闥因為賈后合巴豆杏子丸
害愍懷太子遂就戮焉（晉中興書）

自利利人于法開深思孤發妙通醫法或問法師高明
剛簡何以醫術經懷荅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
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高僧傳）
八毒丸許永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
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
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
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
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
大利所病即愈（續搜神記）
一方劉涓子於丹陽郊外較射忽有一物高二丈許
因射而中之走如電激聲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日率數
十人尋其蹤跡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小兒曰主
人昨夜為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誰答
曰是黃父鬼乃依小兒還未至聞擣藥聲遙見三人一
人卧一人閱書一人擣藥即齊聲叫哭而前三人並走
遺一帙癰疽方并一臼藥時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征
有被創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聖人作事天必
助之蓋天以此授武帝也涓子用方為治千無一失演
為十卷號曰鬼遺方（劉涓子鬼遺方序）
通靈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宋太湖游橋東夜聞空中呻
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為如此
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斛

斯平昔為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知
先為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
但縛芻作人按穴鍼之秋夫如其言為鍼四處又針肩
井三處設祭而理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
為設祭除飢辭疾感惠實多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靈
秋夫宋元嘉六年為奉朝請（續齊諧記）
天使神授孫法宗忽苦頭痛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
來相謝何創本不關善人使者誤相及但取牛糞煑傅
之即驗一傳便瘥一境賴之（宋書）
徙癰薛伯宗善徙癰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為氣封之徙

豊麥前[illegible]上明日而癰消樹遂便起一瘤如拳大稍
稍長二十餘日瘤大潰爛出黃赤汁升餘樹為之痿損
南史
靈府許智藏高陽人少以醫術自達陳亡入隋使詣揚
州會[illegible]後有疾上馳召之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
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柰
何明夜後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
藏至為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
言俊數日而薨 隋書
名手別脈許衍宗醫術若神或謂曰公何不著書以貽
將來衍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微苦其難
[illegible]記 八卷四十 二十八
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別脈脈既精別
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
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
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
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疎乎假令
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
以難差諒由於此脈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
於[illegible]不能乎述矣 舊唐書 諸[illegible]
醫[illegible]醫王子姓[illegible]名古字老師亢是昧勤國
得[illegible]也身被黼袍腰懸數百葫蘆頂戴紗巾手持蘇
杖[illegible]大同[illegible]行壽年五百餘歲[illegible]開[illegible]中[illegible]

月有人疾患[illegible]因而[illegible]心存目想逕晉造樂王
無不痊平親[illegible]便愈後乃圖形供養皇帝敬[illegible]樂
王喜陸神仙傳云昔堯舜之時殷湯之際周秦以[illegible]大
漢至唐凡五度化身來救貧病其大化為黑龍背負老
師冲天而去 名醫錄
福醫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
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
者飲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效者 [illegible]
六氣六淫虞少卿洮蜀之上醫也長興初佐蜀董大尉
璋久患渴疾遣求醫孟蜀遣虞卿而往董公曰璋之所
患經百名醫而無徵差何也虞卿對曰君之疾非消渴
利中記 八卷四十 二十九
疾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
時董公有面南之志虞卿故以識之又曰洮闐天有六
氣降為六淫淫生六疾攻於六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
明也是以六陰隨焉六疾者寒熱末腹惑心也是以六
腑隨焉故脾為雜宮胃為水藏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大
此視聽[illegible]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
兵煩則反[illegible]煩而損耳五色煩[illegible]損目滋味煩而生
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君今日有萬思
將有萬機樂征於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董
公疾既平後於[illegible]禮歸之 [illegible]
筆頭藏[illegible]王公主患候癰數日痛腫飲食不下緩召

到□言以鍼刀開方得潰破公主聞用鍼刀哭
治□水藥不入忽有草澤醫曰某不使鍼刀只用藥
頭蘸藥攤上雲母使潰公主喜令召之方兩上藥遂
潰出濃血一盞餘使覺兩日瘡無事令供其方醫云乃
以鍼繫筆心中輕輕劃破其潰散耳別無方言醫者意
也以易取效耳 名醫錄

不用古方 張元素字潔古學醫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
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治病不用
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
自為家法云 金史

選名姓 唐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

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之古之用醫必選名姓
之後其能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
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
原疾疢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達幽不失細小
如此乃謂良醫且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
尚溫以血脉以煖通徒知其大趣不達其細理不知剛
柔有輕重節氣有多少進退盈縮有節却也名醫達脉
者求之寸口三候之間則得之矣度節氣而候溫冷
脉理而合輕重量藥石皆相應此可謂名醫醫有□
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醫必參知而□
物理論

異名 □□人參也天豬菖蒲也天牛雖黃也天羊雄黃
天鼠防風也日精□母也地髓地黃也道人頭蒼耳漆
吏別名秋子古人 韓木為山精兒縷兒絲也 錄異 胡王使
者羌活也 異秋 井草市語名國老 杭州小說 假君子牽牛也含
光使者花椒也九日三官吳茱萸也時美中蓨蘿也鬼
去疾阿魏也骨鯁元君草麻也野父白頭翁也王虛飯
龍腦也黑龍衣鱉甲也沙田髓黃精也無聲虎大黃也
草共巴豆也琥珀孫松脂也一寸樓臺蜂窠也八月珠
茴香也吉祥杵桔梗也丑寶牛黃也化米先生神麯也
混沌蟆蛉寄生草也 清異錄 丹山環雄黃青要女空青 目醫

不周遍 于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

篇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注名言之江南
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 唐書

藥籠中物 元行沖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
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术芝桂
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
乎仁傑笑曰此正吾藥籠中物也

樂疾 夫三牲五穀與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
所以養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强若乃藥劑餌者所以禦
疾豈常進之餌哉 豢龍□

對脉 宮中以診脉為對脉 大中遺事

桐君門 擅桐君之術家傳葛氏之方 白枯葛 亦有金匱方

卜筮

龜筴 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 曲禮 蓍者龜者禽獸草木之久而能吉凶也 洪範五行傳 乾草稿骨衆多獨以蓍龜何龜之言久也蓍之言耆也 白虎通 大卜官各以牲剎龜策塗以牲血謂之釁者 [illegible] 田所以卜也蓍草所以筮也 [illegible]

法天地 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援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定國必先龜策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

爻而天下治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 史記

三兆 太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周禮 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

始筮 宓羲氏作始有筮 古史考 伏羲得神蓍而定皇策 [illegible] 傳曰 古司惟主卜 尤命巫咸作巫 世本

飛燕 [illegible]殷元帝洞林序去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illegible]名[illegible]非[illegible]根之山卦有容雲能推西郊之集[illegible]

占于 [illegible]筮伐有扈而枚卜占于筮或云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 歸藏

遇太公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 齊世家 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編曰卜田渭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彪兆曰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 太吉 [illegible]千字文呂望非熊或者以為誤豈止據史記耶

卜居 昔周成王之卜君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 說苑至公

決疑 楚伐鄭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於蒲騷 左桓十一

筮短龜長 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弗聽立之生奚齊 僖四 韓簡告惠公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十五 杜注云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遷繹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

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
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
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
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文十三
為祟弗祭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
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
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哀六
偶筮得旅 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
於商瞿氏曰子有聖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
鳳鳥不至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訖而息志 [illegible]

乘舟而來 孔子使子貢往久外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
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
鼎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也子貢果朝
驗如顏回之言 衝波傳
鼎折足 吉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
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
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衝波傳
筮賁 愀然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
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
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
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 [illegible]

閭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說苑
孔卜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
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illegible]
陽豫 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illegible]
均云夏殷卦名
靈龜攻策 趙常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
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
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
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
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上不得意而死又
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 韓非

詐卜 鄒忌與田忌不相善公孫閈謂鄒忌曰何不令
人操千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
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卜者驗
其辭於王之所鄒忌從之田忌懼無以自白遂率其徒
攻臨淄欲殺鄒忌不勝而奔 [illegible]
法天象時 司馬季主卜于長安市宋忠賈誼謂之曰何
居之卑何行之汙季主捧腹大笑曰二君曰夫卜筮者世
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
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
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 季主曰夫
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棋

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藏之不用府庫然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卜哉 史記

賤業惠衆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 漢書 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探天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閎浩大尊寵錫[illegible]

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怪琢寶金玉珠璧利深得豈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天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驕長溢困民貪國擾濁精神使心多欲殃天逆道爭為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莫大乎貨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亡德不居神明不留天命以絕天不能收失名失貨亡道德是祐神明是助明顯自然富貴天用故細身大名未可與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 君平老子指歸

此以非卜筮事以所見者少故附之

青蓋入洛 陸抗之克步闡孫皓意張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乃常有窺上國之志 吳志

自二 晉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遇享二百年自丁丑至劉裕禪之歲年在庚申止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三數僕盡以百二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也其驗如此 晉書

改元 庚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立始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庚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立始建元也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帝崩何充改元為永和庚翼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

自卦知凶 郭璞每自為卦知其凶終嘗行建康柵塘逢一趨步少年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此人乃受及當死果此人行刑傍人皆為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為之歔欷哽咽 晉書璞傳

別龜甲 稱世喻王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旋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南齊書

鬼賊所晉 梁武昌太守朱買臣聞元帝議遷都入勸梁王云建鄴舊都塋陵攸在荊鎮邊疆非王者宅願陛下

勿疑致後悔也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但恐是臣
貴非陛下富貴耳乃召卜者杜景豪決去留遇兆不
吝曰未去景豪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三國典略
後生可畏 釋曇選俗姓王氏年十三物學於舅氏權會
授以周易隨言即曉始學其半餘半自通有一嫗失物
詣會決之得兌卦會令選試辨之選曰若如卦判定送
金釵嫗驚喜曰實如所辨選曰兌是金位字脚兩垂總
於釵象可畏曰更依卦審系益着曰夫者西家
白色女子奉口總角可年十可得之矣
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選曰兌少女之位五色
方西為白也兌字上點表總角之象內有尖形表奉口

之相推測而知非有異術焉乃釋策而嘆曰方驗後生
可畏宣尼不誣矣續高僧傳
筮遇乾鼎 宋景業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兼文宣
相在晉陽還至并州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
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
吉日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
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天子無後下期當得不終
於其位帝大悅北史
三錢並 明道上者善陰陽曆數尤
攻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弘正時王廷湊為都將遣使於
新語 明究平生泰卒為卜之卦成而三錢並

靜良久方定而六位俱坐道士曰此卦純乾變為坤坤
土也大夫將來乘旄不遠乘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將集
矣宜速歸乎及還家未軍民大變弘正為亂兵
所害士大夫將校共推廷湊既立甚有治聲在位
十三年子孫繼立至趙王鎔凡五世六十一百餘年哉
物延湊之立也遣人就鄴迎五明置於曾從容問已
將來禄壽道人曰二十年須明公竭節勤王保神當氣
必享殊壽後裔兼有二王春秋所謂五世其昌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公曰素無勳德敢望因以數百
金為壽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鎔為趙王也耳目記
胡盧生 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胡盧生筮卦以質官禄生

變瞀卦成謂劉闢曰自此二十年禄在西南然不得善
終闢留束素與之釋褐從韋皋於西川至御史大夫軍
司馬既二十年韋病命闢入奏東川如開元初之
制詔未允闢乃微服單騎復詣胡盧生筮之生揲蓍成
卦謂闢曰吾二十年前嘗為一人卜乃得無妄之隨今
復前卦得非昔賢乎闢聞之即依阿唯諾生曰若審其
人禍將至矣闢甚不信乃歸蜀果叛憲宗擒戮之記
易聖 昭宗時人也因避地來涉河
游趙家於常山以卜筮為業而言吉凶必效時人謂之
易聖公留歲會諸之以成備器然勿以
春日為恨物不睹其遊避之謂也耳目記

龜精鍰元懿以年六十六物元懿之爲新定有士者生
時人號爲龜精字號卜辭以貽元懿曰太一接天河金
華實貝多君侯六十六別處下經過至是皆如其言 趙氏備史

精誠 陸龜蒙雜說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
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
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
自卜況吉凶也人乎

龜卜 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之困竹以爲人龜卜
傳說自給 春秋後語

雜卜 卜之流雜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鳥卜

雞不法於蓍龜亦有可以稱者 北户錄 邕州南有雞卵卜

卵卜 嶺表凡小事必卜名雞卜卵卜米卜蓍卜牛骨卜
雞卵卜田螺卜茂竹卜 嶺表錄異

雞卜 時滅南越越人勇之言越人俗信鬼昔東甌王敬
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
祠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 史記郊祀志 武
帝令越巫立越祝祠而以雞卜上信之誤

謀及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
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
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蓍也
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漢書藝文志

汾州前兆 汾州有易生非卜筮而前知柳公綽嘗問之
易曰僕射只怕八丹 僕果於并州遇疾 柳氏家存

日者 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
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
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 墨子 古人
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 史記注

命書 李虛中字常容 四字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以人
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囚相斟酌
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
說汪洋奧美 韓愈墓誌 學者就傳其法 昌黎集

厄在白馬 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日者說曰公他日

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而爾及登相位雖親族中亦未有
畜白馬者會昌初入相時學士詩因楊嗣性多忌刻當金
之士有不爲者必遭讒逐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懼遂諷
給事中崔弘禮上言請府不令兼領三司錢穀專政大
權武宗以其權之及宣宗即位自内庭登庸出德裕
爲荊南節度使旋屬湖南李拙有吳汝納之獄上刑部
侍郎爲植黨翻其事蓋得德裕黨爪之迹因是坐罪貶
南海殁而不返所在白馬其信乎 錢氏要錄

按實 太尉衛國公爲汴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
人者詣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實也公初未之
奇因請正容備凡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伺之生

與公偕坐於西廡下覘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遂請歸覺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掖之年（[illegible]錄）

〇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句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頹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旻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

欲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鄰里共視其閒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錄狀又方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乎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辯雪誠遇明即活之効也（茅亭客話）（[illegible]）

驗於事後自至和嘉祐以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皆之嘗謂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東軒筆錄）

字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徽宗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黔而遂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害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姙過月手書一也字令

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眾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閤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閤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為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閤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為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姙過月方為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

宵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竪下一畫爲十三
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
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
虫爲蛇字今尊閤所娠殆蛇妖也然不見蟲盡則不能
爲害謝石亦有壽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
中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百小蛇而體平
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春渚紀聞
太字 欽宗令中官齎東宮書一字來乃以太字進又問
石石曰此天子也左右爲大懼上詢謂何石曰太子點
微揣此必太子也他日移置諸上豈非天字耶上以金
帶錫之 鐵圍山叢談

問字 徽宗書問字筆勢兩直飛開令一隸特往石處于
側緘付之戒其到家方可發封隸歸奏上存讀乃曰左
看是君右看是君聖人萬歲遂補承信郎有道士聞其
事亦以問字占石曰門雖大只有一口道士愕然蓋所
住觀無他黃冠唯董僕數輩猶未以爲而後書器字倩
俗人往占曰人口空多皆在戶外 於是大服之
乃字 謝石既歸蜀有士人文覺成以乃字爲問謂其無
可拆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石在徽宗時嘗
特稱承信郎後因范覺民作相討論追奪一日謂石我
亦能拆字石請之則曰你姓謝所謂身在訐論之中石
曰終身右□能出頭問者大笑 二老堂雜志

杭字 高宗未登杭時用杖跳地上書一字令則曰土上
一字王字也終王天下議都杭州書杭字曰兀木又幾
兀朮金國大酋也後果再至 紀江聞
春字 高宗一日寫春字命相之其上半體墨重石曰春
頭太重壓日無光時秦檜專權秦字春頭也日君象也
檜聞其言以爲爲己發恨之求其罪竄遠州
拆謝石字 謝石既以相字著名嘗遊丹陽見道姑竹市
中執一扇其上大書拆字如神石笑曰此術豈有勝我
者何物老嫗敢爾呼入室書石字示之姑曰爲名不成
得召 遇郊 逢皮則破遇卒則碎石視之不樂然心服其言
明日訪所在無識之者蓋異人也建炎中石爲剌□一

尉武將王進邀之飲使拆其名石曰家欲走君圖事必
敗將進以謀叛結黨欲發不以其語爲然將起亂之久
亂媼論垣告官逮捕下獄始嘆息曰悔不用謝石之言
郡守疑石同謀而知反不告亦逮治坐削籍編配連州
後詢王進鄉里乃滄州南皮且起於卒伍悉如道姑言
石赴配所道遇之隨道姑靠山而立令石相之人
倚山而立豈非仙乎道姑批其頰曰爾以多口致累將
復然乎自爾無盡蹤
可空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
哥字術曰公相之志不諧矣道哥又不可道可又立不
成賈默不語禮而遣之恐洩其事使人害諸 □ 子華本

冢相元翊哥遂相元名桑哥拜相後延術者書桑字令測曰今巳作相但欲知相位日月久近曰木字十八字也上有三箇十字在相位當有四十八箇月相哥不滿遂更名相哥復書相字令測曰目字横看又是四字若是則横直只四十八箇月至元辛卯正月敗時其言果驗

五星【□】五星【日】而慧善辨寶玉能別婦人妍醜聞其聲咳扣門數語即知其人美惡情性裁信相巫相亭俾置姬妾并玉器云 癸辛雜志

巫

以舞降神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也象人兩褎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 說文 天中記【八】卷四十 四六

巫覡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 國語 周禮以巫掌舞雩之政令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 有男巫女巫

桑田巫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成十

愚婦人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 禮記

信巫 晉楚靈王驕逸輕下信巫祝之道躬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 桓譚新論

何不告祀 衰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說苑

鄴令沈巫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斂百姓錢為河伯娶婦巫行視小家女好者娉之河上行數十里乃沒鄴至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更求好女送之使吏卒抱太巫嫗投河【□】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趣之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凡三投弟子復投三老河中 史記 天中記【八】卷四十 四十七

神巫 鄭有神巫曰季咸云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列子

巫咸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離騷 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 注

巫陽 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乃下招曰魂兮歸來此 宋玉招魂

求馬頭巫　班超使西域于闐王廣德聞超至禮意甚疎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就超請馬超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送廣德因辭讓之 東觀漢紀

市卦應口　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都言祈求福利言從卓求布帛卒無布有手巾言曰可用耳便取書手巾上作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衆謂卓曰慎此也卓後為呂布所殺 [illegible]

丹珠　夏統字仲御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裝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擊鼓撞鍾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

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假竹統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迴舞靈談鬼笑飛觸挑柈酬酢翩翩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 晉書

育教無感巫　義熙五年宋武帝北討鮮卑大勝進圍廣固軍中將佐乃遣使奉牲薦幣謁岱廟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縣索氏之寡妻也能降靈宣教言無虛唱使使者設禱因訪克捷之期秦氏乃稱神教曰天授英輔神應所擬有征無戰蕞爾小虜不足制也到來年二月五日當克如期而三齊定焉 述異記

楊婆　鬱林王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歌蓋此徵也武帝有疾又命楊氏日夜祈禱 齊書

刻期得魅　宋高祖永初中張春為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忽便失性出外毆擊人乘自云已不樂嫁俗人巫覡是邪魅將女至江際擊鼓以術咒療春以為欺惑百姓剋期須得妖魅翌日後有一青蛇來到巫所即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後見大龜從江來伏于巫前吏以朱書龜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中出作沉浮向龜隨後催逼鼉自分死冒來先入幔與女辭訣女慟哭云失其好姻自此漸差或問巫曰魅者

歸於一物今安得有龜蛇巫云蛇是傳通鼉是媒人龜是其對所獲二物悉以示春春始知靈驗 幽明錄 廣五行記

笑神賜符　宋文帝時務本業使宮內皆蠶欲以風勵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為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所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並信惑之號曰天師後遂為巫蠱行弒逆而敗 南史

誡有暴禍　魏道武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先是有神巫誡云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夜恒變易寢處人莫

能知惟愛貪名萬人知其慶萬人與門子清河王私通
應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為內應夜伺開獨廢殺之開詰
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 宋書宋孝傳

妖妄 顏之推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
為妖妄 家訓

瀆衣 瀆衣為信袁君正字世忠昂子也少聰敏以貴公子早
得時譽為豫章內史性不信巫有師萬世榮稱通術為
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
衣為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
北十君君王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為亂政即刑于
市而焚其神一郡無敢行巫 南史十六

瀆鬼 瀆鬼為厲衛昭王奭討突厥明年徵為納言高祖甚重
之未幾奭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為厲奭
令左右驅逐之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
斃其夜奭死 隋書

邪道 肅宗重陰陽鬼神之事或命巫媼行郡縣為厭勝
之術有被人王璵遂以左道為相代宗亦篤信之凡所
修築動牽禁忌而奸人黎幹得以左道尹京又內集梁
工編刺珠繡為御衾既成而焚以為禳除且無虛月 唐書
分祈山川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王璵乃遣女
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傳而行上令
中使監之因緣為姦所至干託長吏以邀賂遺一巫盛

年而美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為蠹弊與其徒宿於黃
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啓震破鎖而入
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
震籍以上之仍請贓錢貸貧民租稅其中使發遣歸京
肅宗不能詰 上

月明致雪 州方先鋒兵馬使南陽郡王白元光與回紇
合兵於涇州靈臺縣西共破吐蕃等十餘萬衆初白元
光等到靈臺縣欲探知賊勢為月明思少陰晦遂俾使
師巫祈風雪及陸明戰吐蕃寒凍弓矢皆廢披氈
徐進元光與迴紇隨而殺之 上

天師 天師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為政州境亢

陽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
有監軍勢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告歸遂號天師
既而亢旱滋甚境內莫知所為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
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主帥親自為請巫者許
之惟謙迎自私室躬為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饌自旦
及夕立於庭下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為爾飛符于上
帝請雨三日雨當足矣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
土灾沴亦由縣令無德為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引
罪於巳長一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宋惟
謙白夫師已為百姓此來更乞祈禱勃然怒罵曰庸瑣
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為惟謙謝曰

明日拜此 相送遲明郭將賂有禮一無所設坐於堂上
大怒惟謙 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逐此焉敢言賂
叱左右曳 出神堂前杖背三十枝於潭水祠後山有松高
處令設席 焚香端笏立於其上闔縣駭云長官打殺天
師馳走之 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惟謙俄起四合
雷震數聲 其擘大樹數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
下州將以 專殺巫者初亦怒之既而嘉其精誠有感與
監軍表言 其事制書褒曰狄惟謙剡邑良才忠臣華胄
覩此天厲 將彈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于巫郭縣躁山
椒之畏景 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遂使旱
風潛息甘 澤旋流是天心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褒

善特頒朱 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賜章服拜
錢五十萬 後歷絳隰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illegible]
狂巫大僕 御常覲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
忽詣之欲 為禱祝常不知其詐擇日為壇手書官銜一
道與之巫 即大叫曰常覲有異志者大懼凡所玩用財
物盡古之 時崔侃充京尹有府因奴詣巫者是其一
輩里胥詰 其衣裝忽異巫情窘乃具言其事既當申奏
宣宗召覲 至殿前獲明宣狀後召宰臣論曰常覲城當
盛族昧為 求官遂招誣謗與金飾吏加之罪憫巫便付
京兆處死 覲貶潘州司馬雲溪友議
為人延筭 唐長道縣山野間有巫曰權師善巫卜至於
辨魅鬼怪隱伏逃亡地秘山藏生期死限罔不預知之
或人請命 則焚香呼請神僊仆於茵褥上奄然而逝移
時方喘息 瞑目而言其事一日卧於民家瞑目斡卜指
云筭天下 死簿數其還遍州縣死數甚多次及本州村
鄉亦十餘 人合死者內有處士張夫子名行儒與鳥人
有急告行 儒者聞而懼遂命之至謂張曰可以奉為牒
閻羅山免 之於是閉目於紙上書之牛如篆籀祝焚之
既訖張以 令貽馬奔奏之巫曰神只許其免子即奉還
以俟異日 所言本州十餘人筭盡者應期而殁惟張行
儒免之及 牝誕駒遂還其主其牝呼為和尚云此馮曾
為僧不了 有是報自爾為人延筭者不少為人搜取隱

下隱伏者 亦多言人筭盡者不差晷刻以至其家大富
取民家牛 馬資財遍山盈室玉堂閒話
禳災 有里人為隣巫所惑謂當有災宜謝神乃殺家犢
醞酒聲鼓 以祀時官禁屠牛私醸法甚峻又當國忌不
合動樂併 犯三罪為吏所擒家長隣保皆抵重罪連及
數十人此 乃禳災適所以致災也其愚如此[illegible]
斬巫絕火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閭輒數處火起居
民頗憂恐 有巫楊媪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後當火皆
如其言民 由是竟禱之元懿潛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
火也宜殺 之乃斬媪于市自此火遂絕吳越備史
燃為神語 錢俶年十八出為湖州刺史有妖巫登衙門

大樹恣為鬼神語人皆警畏借口妖由人興命王孥而
射巫果請命因鞭之州人咸服 上
命狗命子孟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為樂將欲祭也
狗入室果呼之曰富出巫曰不祥也家果大禍 衣子死
哭曰樂乎而不似悲也 子厂

靈山大荒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
禮巫抵巫謝巫羅十人從此升降百藥爰在 山海經

何婆唐張鷟在江南洪州聞土人何婆善琵琶[illegible]共同
行人郭司法質馬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
柱和聲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
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品少者官高品
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或一品明年或二品後年或三
品更後年或四品忽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朝野僉載

來婆榮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閉鷟往觀之
見一將軍下一匹細綾請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
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
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告請甚多必
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即隨意支配 上

神巫天寶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顔魯公妻黨之親
也魯公尉于醴泉詣范尼問命曰某官階盡得五
品否顔笑曰鄰於一品顔卽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
階盡五品着緋衫帶銀魚兒子補齋郎某之望滿矣尼
指座上紫絲布單曰顔卽於衫色如此其功勞名位
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竟[illegible]尼
卽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及魯公為太師使于蔡州
不歎曰如范師姨之言吾命懸于賊必矣 戎幕閒談 常侍言旨

蔡

射丁侯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
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云祟在周丁侯恐懼乃遣
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為臣虜武王許之歸為太師尚父
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遣人來
降勿復過也比使者歸子之君所自愈矣使者辭去尚

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
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及至丁侯
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慴谷以其職來貢越裳氏獻白雉 太公金匱
六韜止有甲乙丙丁戊己日拔箭云

變人劉安書周藥及符能令人含笑則為婦人蹙面則
為老夫踞地則為小兒 抱朴
令人自縛宣帝時有鄭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人自
縛見形常開而役之曰吾欲下夜光後宮有數人絳衣
披髮持杖相隨菅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消耳 為
使三人為之侯劾三人頓卧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鬼
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後漢 神仙傳劉平子同

不禁無刃 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棓彼山賊恃其善禁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賊禁者不復行所擊殺者乃有萬計 抱朴

禁目鏃出 陳顯達討桂陽賊出杜姥宅大戰被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南齊書

刃傷不怒 張文詡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

禁之遂為刃所傷至於頓伏床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遣之 隋書

奏章

朱書墮地 唐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皆黜落甚悒憤乃齋宿于茅山道士葉處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處中年九十餘瓊為奏之其章隨香煙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年瓊果得暴疾終 廣異志

探懷得文 李翱判合淝郡郡客有李處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合郡肅敬翱不信巫覡處士來謁命械繫之明日夫人背疽內潰迎召醫藥無少瘳女十人嗟咦而泣自歸咎 呼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不得已解縲紲而叩之則曰皆手翰一文俟夜當祈之又誡曰慎勿竊易鉛槧公叩翳手草祝語繕札精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既逾時劑弄符以焚焚畢呷吟頓臧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見免猶謂遲遲誡公無得漏畧何為復注一字公曰無之生曰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夕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慚謝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往 闕史

奎宿奏事 熙寧實錄宮醮延常親臨之一日啓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也上歎訝之

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為此宿者蓋本朝之臣蘇軾也上大驚 東坡詩話

宋華命 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虛道錄竹持唐素以袪奏精虔著名伏壇出神上至層霄忽被罡風吹擊遂排神馭氣方得至魔王界內且為天拋下墜所壓復努力作法直造天門三天監門大神叉竹揮下乃默叩祖師張真君真君曰曾聞上帝勅命不許受宋國章表但其辭意哀切不可抑遏乃命有司引唐請玉帝前適逢議下界公事稠疊中見真官引致二神人衣紫皆如天帝但替下辦髮耳後有卜數人各荷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還土盡

一竹汝神人看乾拜樹雲而返荷青冊人皆隨之傍觀
夫丁謂唐某說宋國人夢盡矣汝韋之不達有由也唐
爵祖師遷伸不敢彰露丙子革命後方與人言 續夷堅志

返魂

少翁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 武紀 封禪書
王夫人漢書作李夫人桓譚新論同少翁新論作李少君拾遺記作董仲君

營陵人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即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奄忽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列異傳 搜神記 江淹擬潘岳詩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

血淚 許至雍妻早亡雍每感嘆悲泣一日忽覺有人行吁嗟聲良久聞語云乃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見遇趙十四每借三貫六百錢自此常記其言後數年至蘇州將謁吳太伯廟遇男巫趙十四具陳懇切之意遂邀其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趙生曰可去矣許相隨涕泣曰願息一物可以為記妻泣曰幽冥惟有淚可以傳于人代令許雍汗衫懸樹枝掩而大哭而去許取汗衫視之皆血痕也許痛悼數日不食趙生名何蘇州人皆傳其事 靈異記

金衣 京兆韋選士納洛妓顏感之五年而卒生悲咽痛悼棄萬而寐意其夢覩有言嵩山任處士有返魂之術韋固求見之任曰須得一經衣之衣以導其魂韋搜得一裙之金縷者任為致之無異平生任曰溷珠櫳韋不必多懷遂去韋為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得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 唐闕史

八十不返 徐肇者徐溫諸孫也蘇德哥為返祖先魂云亞經八十一年以上即返之不可也 洞微志

幻術

立興雲霧 鞠道龍善為幻術嘗云有東海人黃公少得為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 西京

佯死 方士董仲君以事繫獄佯死目陷蟲爛故知以功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聳眉動目荊州有鼻飲之蠻南城有頭飛之夷非為幻也 桓譚新論

九賓樂 安帝時作九賓樂舍利之獸從西方來戲於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魚嗽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燿日光 漢官典職

大幻 悅般國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

喉腙令斷人頭入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藥爇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魏書）

渡汾止雨　由吾道榮琅琊人也初晉陽人某大明法術為人傭力無識之者道榮聞之訪得其人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謂道榮曰我本恒岳仙人有罪為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河水暴長其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道榮嘗從晉陽至遼山中夜逢猛獸以杖畫地即成火坑猛獸遂走（北齊書）

變池　崇仁縣有鹽池相傳陳司空黃法𣰰有奇術常欲變置鹽池於家山之下幅員六十餘畝至今水味獨鹹於他水而湛然清澈禽畜不敢觸之（臨川記）

致婦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蠱異術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煬帝寵使竊之素宅深邃和朝奏詔夜便竊以送[illegible]帝奇其能詔素賜之（兩京記）

弄幻　弄幻之士因時而作殖瓜種棗立起尋策拔芳送臭賣黃售白鹿天輿雲露畫地成江湖（孔帖七引）

吞刀　元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奇伎（漢

天中記四十卷終